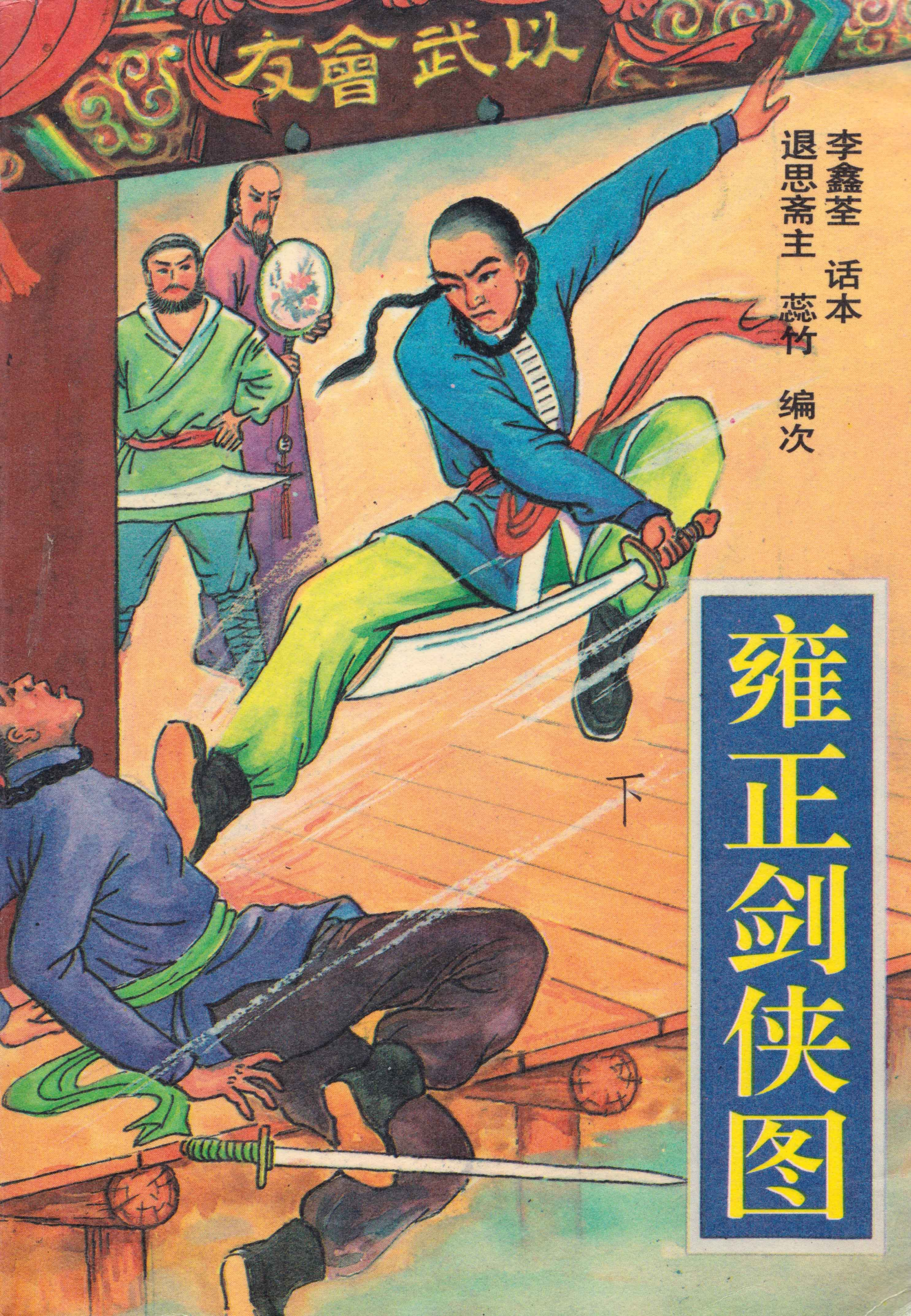

以武會友
李鑫荃 话本
退思斋主 蕊竹 编次
雍正剑侠图
下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石家庄





雍正剑侠图

下

李鑫荃　话本
退思斋主　蕊竹　编次

第五十回 丧良心燕雷打甘虎 丢烟壶童林斗三侠

上回书说到，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师弟霹雳狂风甘虎，陪同燕雷来到孝顺胡同西胜镖局，伙计往里面通禀，鲍古、鲍图弟兄二人出来迎接，刘俊抱拳通名说："燕师傅由于初次来京，不识道路，误至双龙镖局，我师父童海川命我弟兄把燕师傅给您送来。"鲍古一听："噢，原来如此。那么二位少侠客请到里边喝碗茶再回去吧。""离着很近，我们说话就到家了，我们跟您告辞了。"甘虎搭茬了："哥哥，人家镖主看得起咱们哥儿俩，让咱们哥儿俩进去坐一会儿，怎么能说拒绝呢，还是坐一会儿吧。""是啊，你看，这位傻呵呵的少侠客都说话了，刘少侠客还是请进来坐一会儿吧。不然的话，我们心有不安。"刘俊没法子了，说道："好吧。"大家伙儿一块往里来到东客厅。进来以后请燕雷坐下，刘俊、甘虎也坐下，鲍氏昆仲侧坐相陪。"来呀，献上茶来。"燕雷喝了一碗茶，鲍古问："二弟呀，你怎么后头又赶来了？""可不是嘛，我打四川来，走到北京，不认得你们这里，我误打误撞的，到了双龙镖局，我就让人家陪着来了。"燕雷也知道，吃饭没钱挨揍这是寒碜事，所以他没说。哪知道燕雷刚说完，甘虎蹦起来了："不是这么回事，他胡说八道呢。姓燕的来到北京城，找我师父和我师大爷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他在饭馆吃人家饭不给钱，叫人家给揍的跟烂酸梨一样。这样我师父跟我师大爷才把他领到双龙镖局热情款待，给他衣裳，让他沐浴更衣，跟他说好的，跟他愿意交朋友。他却小儿长小儿短，说了很多蛮不讲理的话，我师父派我师哥送

他，我自报奋勇，我惦记走到半道上给他来个倒拿毛，教育教育他。我师哥老拦着，这样我没得手，到这来，我把这事跟你们提提，这姓燕的不够朋友。”甘虎这么一说，这下子燕雷可恼羞成怒了，喊道：“嘿！畜生，你敢污辱燕二爷，你出来！“打垫步拧腰就来到当院。甘虎一瞪眼，道：“小子，你不叫阵我还惦记着揍你呢，教育教育你。”这鲍古最阴不过，他不管，因为他知道野飞龙燕雷好能耐，到底这能耐好到什么程度上，鲍氏弟兄没看见过，要借这个机会看看燕雷的本事。刘俊可说话了：“师弟呀，你这是怎么了？”“我说师哥，你甭管哩，你瞧个热闹。”甘虎垫步拧腰一阵风似的就窜出去了。甘虎根本不傻呀，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野飞龙燕雷向左一滑步，立手一挽甘虎的腕子，伸左手刷的一下，乌龙探爪，直奔甘虎的面门。甘虎一瞧燕雷的掌来了，双插手，拿这两只手，吧噔一锁他，反背撩阴一锤。燕雷闪身形躲过去，跟甘虎就打上了。六七个回合，甘虎才有了破绽。举单拳单锋贯耳，燕雷往下一矮身，右脚走扫堂，左脚当轴，甘虎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燕雷往前一弓右步，褪左腿刷一转身，左手巧摘天边月，就是甘虎的胸口窝上。嘣！左腕子一较劲这掌就打上了。“啊！”甘虎往后一仰身，觉得心里一难受，五脏六腑一翻个，一张嘴，“哇”的就喷出一口血来。刘俊站在这里瞧着，心想，怎么样，你输了，我过去也白费。这怎么办？我要是被人家也打了，谁把我两人弄回去？师弟啊，你不听哥哥的话呀。燕雷一瞧甘虎吐血了，洋洋得意。“哎，姓刘的，你怎么样？”一指刘俊。鲍古，鲍图瞧着不管。人家刘俊一摆手：“二师傅，你吃饭没钱被人家饭馆污辱，我师父给你付了饭帐，把你请到双龙镖局，给你沐浴更衣，款待你吃饭，又派我弟兄把你送来，够朋友了。我师弟天真烂漫，傻傻呵呵，他不懂什么，我刘俊

天胆也不敢跟您动手，因为我师父是惦记交你这么个朋友，没想到你是一位言而无信之人，你把我师弟打了，我回去禀明师父，自有我师父前来跟您讲理，我刘俊哪能跟你动手啊，师弟，跟师哥回家吧。”鲍古这么一听呀，这小孩有点意思，明知道自己打不过燕雷，燕雷这里点手叫他，您瞧刘俊说这话，不是我怕你，我这么一来对不起我师父。不卑不亢。这小孩将来准能成名。刘俊把甘虎背起来回去了。来到大栅栏双龙镖局门口，镖师们全看见了，“哎哟喝！少侠客爷。”忽啦啦都过来帮着刘俊架着甘虎，一直来到南客厅挑帘栊进来，把甘虎放好。海川过来一问，刘俊实话实说，哎哟！海川的脸刷一下子就苍白了，气也上来了。剑眉双挑，虎目圆睁，用手点指：“燕雷啊，我姓童的看你不错啊，你张口小儿闭口小儿，可我姓童的对你没有失礼之处。众位哥哥，如果海川要跟姓燕的一瞪眼，你们会指责我胸无城府，不能容物。我怕众位哥哥瞧不起我，让各位兄长寒心。爱屋及乌，看佛敬僧，他明知道是我的徒弟还要打啊，咱不管以前的事情，那么打狗看主人，他是瞧不起我童林。众位哥哥，哪一位也别管，我找燕雷辩理去。”海川伸手就要抓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老侠于成伸手一拦：“等等，海川你别去，你拿他当朋友，是你瞎了眼了，我早就瞧着这小子不地道，我就惦记着把兔崽子摔死。”老侠于成往外走，海川伸手一拦：“哥哥，这事情是我的，您不能去。”这个时候，北侠等众人呼啦啦全过来了：“海川你先等等，不能操之过急呀。”“哥哥，这八个徒弟，他燕雷打了哪个，我都不往心去啊，唯有打了这个傻孩子，我不能不动心啊，因为从白马河甘家堡临走的时候，甘凤池老哥哥拉着我的手，说我跟你嫂子年近古稀，只此一点骨血，交给你我们两口子放心。没想到孩子让人家给打吐了血，生死未卜，万一要出点事，我童林用什么话对兄嫂去

讲啊。哥哥，这事你别拦着，我跟姓燕的磕了。”说完了，海川转身形还要往外走，老头于成捋胳膊挽袖子地说:“海川哩，你别去，你去了针尖对麦芒，我去，我到那就把小子宰了。”老侠侯振远过来一拦:“哥哥，您先别恼。海川，我有两句话说，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有什么话就说吧。”“我想甘虎是个天真烂漫，胸无城府的傻孩子，可他为什么还要说倒拿毛，半道上要把这燕雷弄个跟头教育教育他，为什么知道到了西胜镖局当着鲍古败坏燕雷呢？这里头有人挑拨，物必自腐而后蚀，海川，头一件事我得清理内部，你先别着急。”其实于爷的喊，大家伙儿的劝，都在给海川泄火气。但老侠侯振远这个办法更好，这就给海川泄气了，不能让海川找人家去啊。侯老侠一摇头:“海川，你听我的。众位都坐下，于老哥哥您也坐下。”大家伙儿全坐下了，把徒弟们都叫进来，这一下可全有了：阮和、阮壁，徐源，邵浦、闫宝、鲍信、侯俊、侯玉、张旺、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连同李勇、李宽、小莲花于秀，这人可就多了，是小辈儿的全进来了，都站在这儿。老人家侯振远按着剑把，看了看这些人厉声说道:“谁挑唆你师弟甘虎到西胜镖局办这事，你们给我说出来，如果你们不说，我要查出来，可别说老夫变脸无情，马上手到剑落，要你的项上人头。说出来，斟酌情理，我也可能不杀，说吧。”大家伙儿面面相觑。老侠侯振远这么说是有目标的，他看孔秀，因为他知道孔秀这孩子坏，老侠一看孔秀，用威慑之气这么一瞧，孔秀很自然:“唔呀，这是哪一个办的，我是没有说的。”老人家侯振远知道不是孔秀了。抬头再看坏事包张旺，心说，就你们俩，没有第三个。果然张旺嘴唇发干，正用舌头尖舔嘴唇呢。侯振远可厉害呀，把脸往下一沉:“张旺。”这一叫，张旺的汗就下来了:“弥陀佛。”他从师兄弟当中往前

走，跪在老人家侯振远的面前:“师伯。”“是你挑拨你师弟甘虎到西胜镖局被打的吧？说实话。”“没有，弟子天胆也不敢。”“嗯?!”老人家蚕眉倒竖，虎目圆睁，就这么一按剑把，张旺吓坏了:“师伯，我说，是弟子办的。”侯老侠身上有一股力量，小弟兄看见他就心怵的慌。侯老侠一沉脸:“讲。”“是!”

燕雷一来，童海川一招待，张旺的耳朵多好使呀。师大爷侯振远跟大家伙儿把这事情的经过一说，张旺就生了气。张旺准知道象燕雷这样的人非揍不可，不打他，他不舒服。张旺心说，我师叔完了事要派人给他送往西胜镖局全始全终，唉呀，谁能治住燕雷啊，张旺一想，只能是甘虎，他知道甘虎有能耐，又听他的话，事情容易办到。但张旺失策了，他并不知道燕雷的本事十分高强，甘虎根本抵不过。张旺把甘虎叫到一边:“师弟，这姓燕的对你师父那么不礼貌。”果然甘虎生气啦:“我说这小子不地道，惦记揍他。”“好！你惦记揍他，也得找个机会，待会儿你师父把他招待完了，还要派人送往西胜镖局，派人时，你搭茬，半道上瞅冷子给他来个倒拿毛，呱唧一下子给兔崽子弄个狗吃屎。如果办不到，到西胜镖局当着鲍古那些人这么一说实话，他也得臊死，这不就解气了吗?”“对。”“可是这么着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说出是哥哥我教的你。”“这你放心，我怎么能出卖朋友呢?”事后，甘虎被打，张旺这后悔啊。一瞧这事情闹大了，师叔童林急了眼，张旺也傻了眼，直到现在，师大爷发现了自己。他知道侯振远是杀人都不带眨眼的。你别看老头这么和气，分跟谁了。张旺跪在这儿眼泪都下来了:“师伯。”便把自己所办的事从头至尾一说，然后痛心的说道:“师伯，弟子我一时糊涂和气愤，才让师弟甘虎办这事，我认为我师弟甘虎的能耐总能赢了燕雷，没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师弟被打，弟子我追悔莫及，请师大爷您饶恕我这一次

吧。”老人家侯振远捋着银髯，用手点指：“张旺，当初你投入我侯家的时候，我就不乐意，是你师父说情才把你收下的。要说这多年，孩子，你也办了不少的好事。可是自从你师叔童林一到山东，邀我老弟兄把你们带着往江南一走，你看看，杭州擂的事情你在擂台上杀人，致死了浪里蜉蝣高俊，灯前粉蛾南宫桃，你在铁善寺又挑拨是非。看起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今天我决不能再容你了！”一按剑把，嚓楞楞龙渊古剑一离鞘，没把坏事包张旺吓死：“师伯，千不好，万不好，念其侄儿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我追悔莫及了，求师伯息怒，您只要不杀侄男我，怎么着都成。您可以随便打，随便骂。师伯，饶侄男一命吧。”正在这个时候，海川过来了：“哥哥，您要杀张旺也不太好吧。您杀了张旺，王爷知道了都不乐意啊。您忘了王爷赏他大斑指了？”侯振远想起来了，杭州擂王爷把翡翠斑指都赏给张旺了，我怎么能把张旺杀了呢。再看坏事包张旺一副可怜相，老人家侯振远长叹一口气：“唉！”把宝剑撞入剑鞘说道：“张旺，是你师叔讲情，我也想到王爷很喜欢你，但是我侯氏弟子之中不要你了，把你逐出门墙，轰出镖局，永不听用，你走吧。”“师大爷你别价，您还是饶了我得了，我哪能离开您哪。”“不！再若多说，定斩不饶。”海川也知道老哥哥生了气，便劝张旺说：“听你师大爷的话，你走吧。”张旺无法：“哎，师大爷，小侄遵命。”

张旺站起身形，热泪往下流，自己的嘴不好啊。挨着排的行礼，行到侯杰这里：“师父唉，您疼了徒弟一场，我给您磕个头吧，师哥们好好的孝顺师大爷跟师父吧，我不能在您的跟前尽孝了。”侯二爷挺喜欢张旺，秃老头眼泪下来了：“你没事尽出馊主意，今天又挑拨你师弟被打，你师大爷怕你将来捅漏子。孩子，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混呀。”张旺又恳求侯老侠道：“师

伯，我要走了，弟子今天凭唇齿惹下了大祸，师伯您把我逐出门墙，那么将来弟子如果凭唇齿立了盖世之功，您还要弟子不要?”“这不是你师父，你师叔和众位师伯都在这儿，王爷看着你都不错啊，说真的，我怎么能不要你呢?只要你将来立了奇功，你师父不要你，师大爷我都要你。”“得了，师大爷，记住咱们爷儿俩今天的话，我给您磕头。我走了。”童林说:“等一等，黄灿，到柜台拿五十两银子给你师哥。”黄灿拿了五十两银子来:“师哥，您带着吧。”“我谢谢众位。”张旺行完礼后，看了看甘虎，自己转身形往外走，阮和等众人一直往西给送到观音寺了。张旺难过地说:“师哥们、师弟们，回去吧。”大家伙儿看着张旺怪可怜的，洒泪分别，张旺从这里徜徉而去。后来张旺立功劳了吗?张旺立的这功劳大了，他和师兄弟们分手之后，到了四川的剑山蓬莱岛，至于如何，暂时先不提。

师兄弟们送走张旺回到大厅，海川一瞧把张旺这件事情办了，自己心里多少消了点气，便说:“哥哥，张旺的事情完了，我可要上西胜镖局了。”南侠司马空过来了:“无量佛，海川，我先拦你。你现在上西胜镖局去，到底怎么样咱先不说，虎儿被打这事管不管?哥哥我是个大夫，咱们把孩子治一治啊，尽顾了给报仇，虎儿要耽误了呢?”哎哟!道兄，我忘了，我拜求您，您赶紧给孩子治治伤吧。”大家全过来了，等到了跟前一瞧，把虎儿小子的衣裳撕开了，一看正打在华盖穴上，都肿起来了，黑紫黑紫的。南侠知道要给他挑破了麻烦，他的金钟罩铁布衫就没有了。南侠马上拿出药来，敷上后弄一张布给他贴好，然后把内服的药让他吃下去，又给他把血迹擦干净。这个功夫可就不小了。傻小子于恒过来问道:“道哥，那么虎儿好得了吗?”“傻兄弟你放心，好得了。”“把我们虎儿打这样，老牛可不干呀，你们都甭管，我找这雷小子去。”傻小子于恒急眼了。

老侠于成一拍他的手:“兄弟，你别管，你那边呆着去。你们众位全别去，我一个人找他去，海川，我去不要紧，你不能去。”“老哥哥，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去呢。”于老侠说:“好吧！既然你认为哥哥我不能去，咱们大家伙儿平心静气的坐下来谈一谈，你要说得有道理，能说服哥哥，我就不去。”海川想了想说道:“哥哥，您想过没有，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到西胜镖局去，听说剑山蓬莱岛来了不少人，您一个人去，打不了燕雷，咱们双龙镖局必须再派人去帮助您打燕雷，西胜镖局那拨人也必是帮着燕雷和咱们动手，你也约人，我也约人，双方争斗起来那就是不到亮镖会咱们就亮了镖，给几位牛街住着的前辈们打乱了阵脚，对不对?”于老侠笑着答道:“海川哪，你说得太对了。不要紧，跑不了他，他不惦记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吗？兄弟，你要听哥哥我的话，让他再活几天，距离明年三月三才有多少日子了？到了亮镖会瞧兄弟你的。”大家伙儿这才明白西方侠于爷这位老人的苦心。“哥哥，你说得有道理。”“要是那样，那么就听哥哥我一句，西胜镖局咱暂不能去，说句俗话叫搁着他的放着咱的，到了时候咱们再揭开瓦瞧活，对不对?”“哥哥，您说得对。刘俊呀，你们几个人先在这侍会候着你师弟，为师我先回家，我们在这儿两天了，我得看看王爷去了。你们完了事也回家吧，到家后不要跟你师叔、师婶、师爷、师奶奶提甘虎被打的事。”“这我们知道。”这时，于老侠对海川说:“海川哪，定个日子吧。我们大家都从江南带来了土礼，准备看看老爷子、老太太去。”说真的，人家西方侠于爷一百零两岁了，就是海川的父母也才六十岁的人哪，比人家于爷还差着四十岁啊。于爷说出来了，谁要我们跟你是朋友呢，那你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得尊敬。海川连连的作揖，给大家道谢:“我替我父母谢谢了。哥哥，您老人家道高德重，是寿过颐龄的人，我父母

年岁还不到，怎么敢劳哥哥和众位哥哥到寒舍去呢，我把这意思说了就可以了，哥哥，真不敢当啊。”于爷也知道海川这是心里话，便说:“海川，那么老爷子、老太太挑礼你给担着了，礼物我们就让徒弟们回去的时候带到家里得了。你先替我们哥儿个问个好吧，到年下再给二老拜年去。”于爷想得多周到呀，把大家伙儿的意思都表达了。海川跟众位哥哥告辞，大家伙儿一直送到大栅栏口，于爷他们才回来。

海川溜溜达达地从双龙镖局可就奔五牌楼了。顺着东河沿，一直往东来，到了哈德门，往家中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过午了。到富贵巷，顺着阿斯门进来，来到王府的门前。海川一看，门口既没轿也没有马，可能官员们没有到这里来，或是来过，叫王爷给挡驾回去了。对！我应该趁这个时候给王爷请安。海川想到这里，刚要进王府，大管事何吉正从里面出来，瞧见童林就作揖:“哎哟！我的爷你可回来了，府里要出人命了，您上哪儿去了？都急死我了。”“我到趟前门，大管家，有什事?”“您看，您可真沉得住气，您快进来吧。”何吉伸手揪住海川往里跑，过了垂花门海川一瞧，院里头八十多口子人，磕头犹如捣蒜，咣、咣、咣，跪了这么一院子。二管事何春站在北屋的台阶上面，王爷站在台阶的当中，面沉似水地说道:“完不了这事，我非得调杆，这些日子我不在家，你们偷了我多少东西了？你们可没少偷我啊，我按帐查。”也不知道王爷丢了什么东西，这么发火。王爷抬头看见海川来了，便道:“哟！海川哪，昨儿你干什么去了?”海川过来就磕头，王爷直说:“得，得，得，你快起来，快起来。”海川说:“等等，咱们爷儿俩说话儿有的是时间，我先得问问您，怎么生气呢?”“我没生气。”“没生气？这当院怎么跪着这么多人?”“唉，真是的，都滚！”王爷一摆手，这些人如同大赦，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大管家何

吉、二管家何春俩也在想，打王爷回来会客，丢了东西到现在，折腾了多长时间，我们哥儿俩把嘴皮子都磨破了，王爷还是不听，非要调杆儿打出几条人命来。你看人家童侠客爷就这么一句话，王爷就传出话去“滚！”把这些人都放了，事情就完了。

海川问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得跟我说说啊。”“你先坐下，我这等你吃饭呢。哎呀，你知道我在江南的事吗？你上大栅栏那儿去，他们老哥儿几个都跟你提了吧，我可学了不少的能耐。”海川说：“您的事情我都知道，等一会儿再说。我先得问问您为什么生气？”“唉，提起来我就生气，我这一次跟你下江南，多少日子不在府里了。当然我回来以后，有很多好的、厚的王公大臣都到我这来了，跟我见了面，也问问江南的一些风景。年庚尧也来了。”“噢！”海川知道，这是王爷的大舅子，礼部侍郎、年侧妃的兄长，王爷的二福晋就是年庚尧的妹妹，所以跟年庚尧两个人特别近。又听王爷说：“大舅哥来了，我不能不见呀。我派人把他叫进来，由打一清早起来吃着饭，我们俩就谈话。说来说去，我心里闷得慌，就让何春把我的烟壶拿出来了，不是什么忒好的，明朝开了片的贡货，但我很喜欢这个盖儿，这盖儿是子母绿的，我用它闻点儿洋烟。吸完烟我把这烟壶就搁在桌上了，他到下午才走，我说我送送你，你平常不来，他还直拦我。但我还是把他送出去，送到仪门，又送到府门，他走后我回来了，就这么个工夫，再找烟壶没了，你说这一年来他们得偷我多少东西？明天我就查帐，把他们全都找来，我让何吉跟何春先调杆儿。”什么叫调杆啊？原来，这府里一共有八根竹竿，在这竹竿里头灌满水银，两头堵死，拿这个东西当刑具打人。府里头人犯了法了，就用这个打。这个东西打人不响，可真疼，能把人活活打死，什么时候你开口说实话

了，就不打了，海川听完了说道:“爷怎么知道是他们拿去了？咱们走了已有一年来的光景，他们全拿东西咱这府里早拿净了，您回来四旮旯都空了，所以说不可能啊。”“你别给他们讲情啊，这事情你来了，咱们就算完了，一天云雾散，咱们不再提了，丢了烟壶我也不在乎。”“不，我得给您找找。您跟年大人说话直到年大人走，您动没动地方啊？”“我没动，我哪也没去啊。”“屋里头其它东西动没动过？”“也没动啊。”“噢。”海川看这八仙桌。“唉，你别看了，这八仙桌上搁着烟壶我瞧不见吗？”海川又看那架几案，看来看去这紫檀的架几案上可有点发黑，黑的上头要盖个红戳，一般人的眼睛瞧不清楚，就在这架几案的犄角上，有个红戳，上头是个老寿星脑袋，海川的眼睛得趴在这架几案上平着看，才能看出来。王爷说:“海川啊，一会儿咱们爷儿俩吃饭吧，你跟他们爷儿几个见着了，说了些什么？你在北京这么长时间是怎么过的？我都惦记听听呢，我现在可会了不少的剑法了。你以后得给我收拾个把式场，咱们爷儿俩得下场子好好练啊，我不能把功夫搁下。”“您先别忙。”王爷直说:“你别瞧了。”海川摇头:“我瞧见点东西。两位管家大人过来，你们瞧瞧这个。”“教师爷看什么呀？”“就看看这个。”海川用手指这老寿星印。“我们两个看不见。”“你们哥儿俩那么看，哪看得见啊，这紫檀的又不反光，您得横着瞧。”“噢！有一个戳子。”“对了。这戳子上头有一个老寿星脑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的？”“说真的，教师爷，爷不在家，这屋里头共有八个人，黑夜白日侍候这屋子，一天擦几遍，什么也没有哇，这个东西要有，也是刚有的。”王爷急了:“胡说，你怎么说刚有的。”“爷怎么了？”“怎么了?！我跟年侍郎在这说话，你们不是不知道，打闪的这么个工夫，谁弄个戳搁在这儿，你们说？”海川说:“王爷，您别疑惑两位管家大人，这是刚有的。”“你怎么也

说刚有的?""不是刚有的，您的烟壶怎么没了？他把您的烟壶拿走了，留下点痕迹，这是外来的夜行人干的，不过他是大白天来的。王爷，看来您错怪大家了，您也甭查帐，府里的物件什么也丢不了。丢了首先您得找我，因为我是本府的教习，我负责给您看东西的。"王爷一听直发愣:"冤枉他们了?"海川一笑:"那可不冤了，不过这外来人留下他的姓名了。咱们先不管这人是谁，但是可以肯定不是自己家里人办的。您怎么还要打人呢？爷您自己生气不说，还把家人给误赖了。"王爷有点后悔:"唉，你看，我还不如等你回来再说呢，这一来多不合适。吉儿，去告诉他们，每人到帐房领二两银子。""谢谢爷。"每人不但没罪，反而赏了钱。一会儿，这七、八十位进来了:"谢谢爷赏！谢谢侠客爷。""得了，都给我滚出去，别提了。"王爷敬佩的对海川说:"海川哪，吃饭吧。"这样爷儿俩坐下，底下人进来调摆桌椅，爷儿俩吃饭。海川就把头出前门，巧遇铁木金，怎么来怎么去；二出前门拿林宝巧遇神龙手欧阳钧、清风羽士任元，有人在天坛给我大褂下摆上拴城砖、掐辫穗，我怎么追这溜城墙的人，从头至尾细说一遍。一直说到僧道俗会筛海爷，赴会护国寺，抛钺亮剑；夜间杜清风行刺，被一位老道爷拿着筛海爷丢的单只点穴橛，如何打了杜清风。王爷听完，佯装嗔怒地说:"海川，我可得罚你罪，老仙长送你宝剑，你怎么不告诉我?"海川解释道:"一来，时间不久我就解着囚车回北京了，没有工夫跟您谈；二来师伯说，等我练熟了以后再禀明王爷。因为这个，您没跟我在一块儿，我也不能写信告诉您。"这样海川把宝剑拿出来，王爷看了，夸奖了一番。说真的，王爷很喜欢宝剑哪！海川又把商家林截囚车的事情也提了，喝！这么一说，王爷才知道海川也经历了一番风险。"海川哪，你看，你在江南被困镇海川，还记得二位恩师的教诲吗？象护国寺这

事，你真不应当一个人去。”“是啊，刘俊也跟我说来着，可是您说我不应当一个人去，带着几个徒弟管什么呢？奇怪的是，不知道谁在我耳朵边提出‘抛钺亮剑’的招法。”王爷也说：“是啊，今后再有这事啊，你得加点小心。”“王爷您说得对，童林今后一定得加小心。”爷儿俩谈笑风生吃着饭，饭后，王爷一路劳乏，想休息了。就说：“海川哪，我想早些休息了，你也休息去吧。”“好吧。”这样王爷回到里面休息。

海川怎么敢睡觉啊，夜行人进府偷了烟壶，这里头有事啊。海川提着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拿着茶壶、茶碗来到西院的假山头里，这里正是海川练功夫的地方。海川把茶壶、茶碗放在一个石头桌上，把钺包袱也放在这里，围着假山周围转了个圈，然后把包袱皮打开，双钺亮出来了。

满天的星斗，海川月下一下腰，子母鸡爪鸳鸯钺走行门、展过步，八八六十四式；八法神钺，套着三百八十四爻进命，连环钺施展开了，好俊的功夫，好快的身法啊！时间不大练完了，收住双钺包好了，把落叶秋风扫宝刃亮出来，又练剑术。光灿灿冷森森，如同一片剑山相仿。这剑法慢中显着快，快中透着稳健。刷啦啦啦啦，展开身法尽情挥舞。练完后他把自己绒绳上的软剑鞘摘下来，宝剑撞上，围好了。这时海川想喝点水，便到假山石前的石头桌旁边，拿起茶壶来，“咦！”茶壶底下压着个纸条，旁边放着烟壶。海川赶紧把茶壶搁下，纸条、烟壶揣起来，拨腰上假山，站在假山的上头，往四外观瞧。海川明白了，可能来的这夜行人是访我的。白天进府他没有加害王爷之心，王爷送大人走，他从后窗户进来，发现了烟壶，作为标记。贼不走空，他打上戳子拿走了，晚上又给我送回来。如果他要想杀人，那王爷的命早就没了。这人是什么人啊？海川从假山上下来，借着星月的光华拢目神一看这纸条，纸条上面

也打着一戳子，上头有个老寿星。有几个字：明晚恭请阁下莅临九公主坟，见面畅谈，知名不具。就是说，明天晚上我约您到九公主坟去，咱们二位到那里再谈，也许是口谈，也许是手谈。海川把这纸条带好了，拿着烟壶自己回来。

正赶上王爷的内书房里点着灯，王爷还没有睡着呢。海川在王爷的书房门口瘀嗽一声。声音很低，王爷就听见了："海川吗？""是。""你有事吗？""王爷，有点事儿，禀报您。"王爷把门开开了，"您看看这个。"海川一伸手把烟壶掏出来了："这是不是您丢的那个烟壶啊？""啊！不错阿，你看，这个烟壶并不值钱，但我很喜欢这个盖。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得的？""嘿，我捡的。""在哪儿捡的？""我在西花厅那栏杆头上捡的。""海川，你欺骗我了，我从回来根本也没上那儿去，再说现在天挺凉的了，我跑花厅干什么去呀？你跟我说说，到底在哪儿捡的。""我在西院假山的石头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在那练趟功夫，练完了这个东西就在那儿摆着呢。不瞒您说，这个夜行人到府里来，可能是访我的。贼不走空，他拿点东西作为标记。这样，他晚傍晌又给送回来了。咱们府里的人，没有敢拿爷的东西的。""这可倒也是。没有别的？"海川其实应当把话全说了，夜行人约我明天到九公主坟。但海川没说，他这个人哪，也有点艺高人胆大。请王爷休息，海川出来。到二更天以后，海川回到王府自己的教师住处去休息。

一夜无书，第二天清早起来，刘俊跟师兄弟们由打前门可就回来了，并且带来群雄送的礼物，海川也回到自己的家里，见着父母问了安。二老对王爷送来的礼物有些过意不去，就对海川说，我们老两口子惦记着让你兄弟过去替我们给王爷请请安，因为你没回来。海川摆手说："不用跟王爷客气，王爷冲着我给爹娘的东西，您该用的就用吧，也不用去道谢，王爷不计

较这些。”爷儿几个说了会儿话，刘俊告诉师父，师弟甘虎已然见好。我们要请傻叔叔家里头来，可傻叔叔说不来，傻叔叔说到这呆不住。海川说：“你傻叔叔要能来我就请了，他确实是不能来，他在咱们家里受不了一些规矩。”刘俊一想：“也是的。”便问海川：“师父，家里有什么事吗？”“什么事也没有，你们还去练功吧。练完功咱们吃完饭，我带着你们到王府去，给王爷请请安。”这样吃完饭以后，爷几个才来，连吴成都过来给王爷请安。王爷一看，海川又多了这么一个徒弟，很高兴，问了问吴成的一切，吴成完全都说了，王爷更高兴了：“吴成啊，将来咱们爷几个下场子练功，你可得把你这手靠山背教给我。”“王爷，好吧！我一定教给您。”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天已经快黑了，海川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包袱包好了，搁在手底下，陪着王爷吃完饭，天就全黑下来了。海川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提着自己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出离王府往北，稍微的一拐弯，进了成贤街，穿过成贤街来到了安定门里。海川站在这里发愣，旁边有个老人说话了：“哈哈哈，这不是童教师吗？”“唉！这位老朋友，您还没歇着哪。”“说话也就快歇着了，我这不是奔家走呢吗。都快关城门了，您有什么事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咱们安定门外有个九公主坟吗？”“有，您打这出去一直往北就到了。您上那儿干什么去啊？九公主坟比地坛那一带还瞎摸啊。”“噢！我就是打听打听这么个地方，倒不是为了上那儿去。”“反正一直往北走，一大片树林，那就是九公主坟。”“好吧。”人家老头回家，海川可就奔安定门外来了。过了关厢，海川看了看四下无人，脚底下趱劲，沙沙沙沙，施展开飞行术，可就一直往正北下来了。真是离城越来越远，天也越来越黑。好在满天的星月上来，照得大地一片金黄色。微风摆动，万树摇头，影绰绰，才看到前

面烟笼雾绕，有个大树林，这就是九公主坟。

海川来到九公主坟，一进树林看见了周围的花瓦子墙，当中坐东朝西的栅栏门。栅栏门上头有一块横匾，横匾上有四个大黑字：公主佳城，这就是公主的坟地。周围都是花瓦子墙，里外都是参天的古柏。海川飞身形起来，单胳膊肘一撑花瓦子墙，右手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一护自己的哽嗓，闪二目往下看，没有动静。一飘身形可就下来了。海川往里走，当中石头铺的甬路，顺着甬路再往里，前头有个牌楼，顺着牌楼进来再往前走，看真了，前面是灵恩殿，就在灵恩殿的当中，有一个井筒子，横着再往里，才能奔这坟头底下呢。公主坟，高极了，灵恩殿头里有石头供桌，供桌上头是五供蜡阡，周围都是大树。就在这甬路的当中坐着一个人，这人脸冲着西，盘膝打座，闭目吸气养神。海川借着星月的光华，看得真而切真。啊！这人确实象个老寿星，个儿不高，大贲儿头，有皱纹，堕子脸，厚嘴唇，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寿毫微长，搭拉着眼皮，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垂轮，颌下一部白胡须，白剪子股的小辫，一身米色绸长衫，煞着绒绳。白棉绸裤子汗衫福字履鞋，白绫高腰袜子。好象老头睡着了，坐在这里纹丝不动。海川提着包袱在旁边瞧这老头，看了一会儿，老头气息调匀，海川才往前来，到了老头的跟前，伸左手一拍老头的肩膀，海川心说，我要拍上你的肩膀你还不动窝，那你就是老饭桶，我防你干什么使呢。果然人家老头不能让海川沾上。海川的手都快到了，老头把眼睛睁开了："哈哈哈！"一叠身起来了。"噢，童侠客。"海川攥着包袱一合手："不错，正是童林。老朋友，您留下了字简约童某来至此处与阁下相逢。""不错，不错，蒙侠客不吝金玉，不以老朽为秋萤之火，野马之尘，移尊下教，真的前来应约。不失信于老夫，老夫感恩不浅。"海川大

笑:“哈哈哈哈，老英雄你太客气了，你昨天到府里去，我童林不在，你晚上来把烟壶归还了，又留下字简，我童林就得来呀。”“童侠客真是信人，我们二位坐下一谈吧。”“好。”两个人彼此都坐下了。

“请问老英雄，您贵姓高名啊?”“侠客爷，您问在下，我祖居在四川，复姓诸葛单字名建字表宏图，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人称赛南极。”海川听了可就一愣啊，“噢!”自己在卧虎山学艺的时候，未出师门，就听说江南有这么一位成名的人物叫赛南极诸葛宏图，哎呀，难道说就是他吗？没错。一看诸葛建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看得出来，这是个老一辈的人物。海川真不敢疏神大意，也不敢怠慢，赶紧举着钺包袱，左手一搭，连连恭手:“原来是老前辈，诸葛老英雄，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这是缘在三生。老英雄，您折简相邀我童林来到九公主坟，一定有所教益。不过您是位老英雄，我童林敢问，你要打算见我，就应当拍门找我，直呼直令地叫我童林，可你怎么到王府去，鬼鬼祟祟，可和你的身份不大相符啊！哈哈，老英雄，你看在下说得对吗?”赛南极诸葛宏图脸一红，人家海川批评他太对了，你诸葛建要打算见我，你就拍门叫我，我就是诸葛建，我童林也得对你十分尊敬；你怎么鬼鬼祟祟，又偷又摸，你找我这是干什么?“童侠客，老夫有难言之隐，一会儿我便要相告。我不敢直接的去找您，老夫在江南就听说你这新出世的人物了，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品德高尚，交朋友义胆侠心，实令残年人钦佩。童侠客，你请坐，我们见面就有缘。有这么一句话，江湖无辈，绿林无岁，您口口声声唤我诸葛建为前辈，我可实在的不敢当。今日星月皎洁，你我到底能促膝长谈，实在幸会。哈哈哈，童侠客，请坐吧。”

海川也不客气，就在诸葛建的对面，把包袱放下，也坐下

了，毕恭毕敬地说：“老英雄，您这是从哪来，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方便不方便，找我童林不知有何教训？”“童侠客，听说你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当然你阅历丰富，老夫身旁有一条军刃，多年来，我始终不敢叫上名来，请您给我看一看。”海川一听就不乐意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新出世的英雄，你不捧我，相反的你惦记把我撅了，那么你这次来，是好意呢是歹意呢？“老英雄，请你把军刃亮出来，童林看看。”人敬人，鸟抬林，你对我没礼貌，我童林又何必非对你有礼貌不成哪。赛南极诸葛建坐着，一撩长衫，拿出一条鞭来，海川这么一看，很新奇，纯钢打制，罩着亮银衣儿，刨出这把儿四寸多长以外，鞭身将近四尺来长，从这把儿往前数，一寸一截、一寸一截，纯钢打制的，一共是三十六截。他这只军刃拿起来从上不能往下落，只能跟长虫一样，左右来回的摆。您要打算上下落，您得要起来一斜，这鞭才能缠呢。剑前头是个蛇头，也是一寸长，张着一点嘴，里头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针，这蛇的两只眼睛是镶上去的两粒钻石，闪闪夺神。右手一拿一摆，哗楞楞楞，就跟一条蛇走一个样。“哈哈哈，童侠客，您看看。”“老英雄，我不用接过来了，您这个鞭，我童林没有见过，我也不一定知道。当我在卧虎山跟老师练艺的时候，老师提过，江南赛南极诸葛老英雄掌中有一条三十六节蛇骨鞭，这蛇口里头含着子午问心针，专破金钟罩铁布衫，招术精奇，大概老英雄你这条鞭就是我恩师所谈的三十六节蛇骨鞭了。”“哎哟喝！童侠客，不错，不错。”海川一笑：“哈哈，在下也有一对军刃，您看看。”拿过包袱皮来打开了，双手一托，哗楞一响：“您瞧。”诸葛建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不是人家传言说童林使鸡爪鸳鸯钺，我诸葛建长这么大岁数，也没见过人家这对军刃，现在一看，十分出奇。“噢，童侠客，您这对军刃叫子母鸡爪鸳鸯钺。老夫在武林

多年，我可没看见过这对军刃，这是属于内家使用的军刃，不是人家传言，老夫我也不认识。哈哈，童侠客，看来你这个军刃很出奇啊。”“老英雄太客气了。”“老夫我这一次由打四川来北京，主要的还是为访问访问童侠客爷您，真没想到您如此的仗义，您赏脸，真到九公主坟来了，老夫心里十分荣幸，你我可以畅谈。”二位坐在这可就开了口了。

谈的不过是武林中的佚事以及各门之长，不由得双方都把自己的功夫谈出来让对方听听。海川听完诸葛前辈的叙述还是很钦佩的。“老英雄，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可要跟您告假了?”因为童海川并没有认为诸葛建跟自己采取的是敌意态度。“您有时间到我家去坐着去。”“等一等，童侠客爷，我跟您只是经过了口谈，还没经过手谈，诸葛建不才，愿意班门弄斧，打算讨教讨教童侠客三招五式，这是增长我的本领，让我得以开阔眼界。”海川一笑:“老英雄，有这么句话：文不加鞭，武不善坐。你我口谈就可以了，咱二人房不连檐，地不连边，没有仇恨，当场动手，各凭已能，万一失手伤了对方，多有不便。老英雄，你可比较我岁数大得多，我认为，不致于当场较量啊。”“童侠客说得是。我跟您讨教纯粹是游戏二字，点到而已，决没伤害之心，我只是讨教讨教您的功夫，让我开开眼就得了。”“好，既然如此，老英雄，请吧。”海川把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子母鸡爪鸳鸯钺怀中一抱，顺着这个明堂可就往西来了，走出去不远，周围都是大树林，这个地方绿草如茵，十分的宽绰。在草地上动手不是很好吗?海川子母鸡爪鸳鸯钺嚓楞楞左右一分，赛南极诸葛宏图倒提着三十六节蛇骨鞭可就过来了。二位彼此道请，当场动手。

诸葛建左手晃面门，上右步单手一摇三十六截蛇骨鞭，哗楞一响，对准海川的胸前便点，就跟一条蛇对准自己的胸前咬

来一个样。海川岔右步，一闪身，左手的鸡爪啪就搭上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不动手怎么着都可以，动上手那可谁也不能含糊。你的鞭打伤我，那我就得拿钺也照你的致命处上打来。别看诸葛建的蛇骨鞭节儿多，但这要让海川的鸡爪给抓上，也麻烦。只见赛南极诸葛建往回一收鞭，海川上右步一斜身，刷的一下，金猴戏月，对准诸葛建的太阳穴就抓过来了。赛南极诸葛宏图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鞭走扫堂，海川就式大岔步，一闪身躲过他的鞭，然后双钺左右交叉，上下一错，右手钺对准诸葛建的肋窝子就砍来了。诸葛建心里头佩服啊，人家童海川小小年纪，身手不凡哪！赛南极诸葛建不敢疏神大意。他长腰出去顶四尺，往后一撤步，单手一摇鞭招架住了。海川又一分双钺两个人当场动手，钺鞭并举，打在一处。海川把双钺施展开了，脚踩八门，八八六十四式，一招接着一抬，双钺舞动如飞，刷刷刷，挂着风声，如飘瑞雪啊！诸葛建这么一瞧，哎呀，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啊！海川上中下走三盘，招术精湛。两个人一场鏖战，虽说互相都没有敌意，但是动手这个东西，人家鞭该奔你的眼睛就奔你的眼睛，该奔你的嗓轴子就奔你的嗓轴子，绝不能似是而非。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几个回合就开出去了。说真的，海川晚上这顿饭由于要提前出来他可没吃好，到现在，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针锋相对，招术加紧，一动手看管定式，二目凝神，精神满提起来了，但吃得饱、吃不饱，吃得合适不合适，这很有关系。海川感觉到自己肚腹有点空得慌，才知道这饭没吃好。不过，面对着诸葛建动手也不能说呀。这样，海川勉强把三百八十四爻子母鸡爪鸳鸯钺法施展开了，刷啦啦啦，大褂兜起风，如同蝴蝶相仿，不慌不忙招如泉涌。

跟诸葛建一动手，海川心里就有底了，心说，你赛南极诸

葛建份儿再大，要打算趁虚而入，把我赢了，办不到啊。可是海川赢他也费劲。诸葛建的本事确实是不错。两个人二十几个回合、三十几个回合开出去了，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就听这树的枝叶上刷啦一响，飞身形由打上面下来一个人，身轻似燕，脚尖一点地，嚓楞楞一控宝剑："无量佛，小儿童林啊，我与你仇深似海，今日狭路相逢，诸葛老英雄你休得撤招，山人来也。"说着往西抢步，左手剑诀点面门，刷的一下，宝剑就到了。这个人一下来，海川可就楞了。心说我看诸葛建这人面带忠厚，不象是个坏人。他约我前来，我瞧这意思也没有什么歹意，可为什么把这个人给我藏在身旁？你不知道我跟他仇深似海吗？护国寺赴会，我与丑面佛马宝善比武试艺，云侠道士杜清风硬要与我交手，他逼我童林抛钺亮剑，我才削了他的道冠。现在杜清风胶粘道冠，墨染发丝又来与我挑战，我岂能容忍！好啊！诸葛建，你把姓杜的埋藏在这里，打算俩人打一个，致我童林于死地啊。海川想至此，提足精神，要与这两位决一死战。

这个时候，只见诸葛建的鞭奔自己的前胸点来，海川的左手钺轻轻一托挡了过去，杜清风的宝剑又在后头奔自己的顶梁击来了，海川一个大鹏展翅，一支他的宝剑，左脚就势回来，顺着自己的右腿又过去，踏中空，走行门，左手一沉肩，右手钺在底下往上这么一翻，来了个白马刨泉，对准杜清风的小肚子就扎，这可就得拼命了。云霞道士杜清风往后一矬腰出去，说道："无量佛，小儿童林，山人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相逢，小冤家你想活就势比登天。"说罢，往前一赶步，宝剑到了。赛南极诸葛建也往前一抢身，鞭奔海川来了。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场动手，招术加紧，力敌二勇，面无惧色。云霞道士杜清风实在是了不起啊，他恶狠狠的疯狂进招，海川

只照顾杜清风一个人都费劲，何况要照顾他们俩呢。但是，在海川有闪躲不及的时候，诸葛建的鞭就不奔海川而奔杜清风去了。杜道爷这气："无量佛哟，咱俩是一头的，你不帮我的忙，怎么帮他的忙呀?"这样，杜清风反而要分神躲诸葛建的鞭，这给海川多少还腾出一点轻来。两个人，两调角围住海川，亚赛正月十五的走马灯。这一来，海川就更感觉到自己有点难堪了。唉呀，怎么我没想到今天会这样呀。

正在这个时候，蹬着树梢捷似飞鸟，刷的一下，从树上头飞身又下来一个人，喊道："喝！姓童的，按理说你俟了我的饭帐，又请我吃了饭，咱们俩人有个不错，无奈你的弟子甘虎在我的宾朋面前败坏于我，被我将他打伤。童林哪，今天你走不了。"嚓楞楞，日月双轮左右一分，野飞龙燕雷燕子坡站在面前。海川一见燕雷，哎呀，怒气上冲。海川说这个，燕雷啊，知恩不报你反为仇，你算哪道的英雄啊。赛南极诸葛建鞭走扫堂，云霞道士杜清风剑奔海川的脖子，燕雷月照云龙刷的一下，双轮就到了。海川一抬左脚，右脚扎根，往下一矬腰，啪这么一反身，左脚一抬一迈诸葛建的鞭，海川的脸冲地，这左脚扎根，右脚反起来，一踹诸葛建的胸口窝，来了个倒踢紫金冠，紧接着右手钺夜叉探海，这一来，不但躲过诸葛建的鞭而且也躲过了杜清风的宝剑，同时也躲过燕雷的双轮。然后海川对准杜清风的足三里穴上就扎，同时，一掉脸左脚扎根，右脚踹诸葛建，跟着一个鹞子翻身，双钺一推，对准燕雷的小腹就扎来了。这叫一招破三式。燕雷往后撤步，三个调角都是劲敌啊，把海川团团围住了。海川双钺加紧，变更门路，一咬牙，这劲儿就使过力了。

人用自己的力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两种力不能使，一种力叫"努"，强努不成，非把身体努坏了。再有一种力不能

使，叫“过力”，力气太过了，同样有害于身体。看来海川今天既努着又有些过力啊。力敌三勇，幸亏诸葛建多少有些偏向海川，不然的话，海川早死多时了。海川动着动着手，时间一长，就觉着自己身体有些发软，从打两肋窝的边上腾来一股热气，往上这么一走，觉得两肋十分刺疼，海川心说，坏了，我努着了，赶紧用茹气之法往下压。这个茹气，就是一种调和气。把这口气慢慢地往下顺，不让这股子热气上来。可是这一来，坏了！你往下压的力量越大，底下的这劲儿反的力量越强，就形成了反作用。这使海川更加难过，冷汗也下来了，步眼也要乱。现在两个仇人在这里，暂且把赛南极诸葛建刨出去也是危险万分了。

就在这个时候，海川的耳朵里头突然有了声音，就跟通了电话一样。“冤家童林，力敌三勇，危险已至，你还不抛钺亮剑，等待何时。”从语气里头多少有些责备，可跟护国寺的那个语气不一样啊。海川一想，对啊，他刷这么一斜身，左手钺照着燕雷面门就打，杜清风可喊上了：“无量佛啊！上回在护国寺他就是这手，你二人可留神啊，小儿童林要抛钺亮剑！”话音刚落，只见海川左手钺奔燕雷，右手钺奔杜清风就来了。两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嚓楞，嚓楞，海川两只钺就落在地下了，海川一撩自己的长衫，一吸气，一按剑把，扑噜，落叶秋风扫宝剑亮将出来，一按剑把顶碰簧，嚓楞楞楞楞，一条金龙相仿。海川往前这么一赶步，哎呀，他的心里头太难过了，他力不从心了，这脚往前一迈就跟四两棉花一样，踩着地就软了，天旋地转，胸口窝一发热，噗！这口热气就喷出来了，海川当时昏死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大的工夫，慢慢慢慢，海川把眼睛睁开了，觉得心里头很难受，肚腹里头很空，嘴角这儿滴滴嗒嗒，看来是血，软剑鞘在旁边扔着，自己的宝剑也在旁边扔着。原

来自己在地上趴着，眼前头出现了一片血迹，哎呀，我这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海川一看周围的情景，一阵的发楞啊。眼前头是燕雷，张着大嘴，脖子都粗了，脸都憋紫了，提拎着双轮，两只眼睛瞪得跟鸡蛋一样，动不了劲，就好象叫人家给定住了，左腿弓着，右腿绷着，瞧那意思因为自己已经躺下吐了血，燕雷惦记过来双轮一举，把自己给扎死，还没等他举起来呢，脚底下刚要使劲往这里蹦，他就动不了劲了。赛南极诸葛建在自己的北边，提拎着三十六节蛇骨鞭，哎呀，脸上显出十分婉惜的样子，他这么一抖手，叫人家给点上了。云霞道士杜清风在自己的右垂手，举着宝剑，瞪着眼睛恶狠狠的看着自己，但也叫人家给点上了。这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出气入气上不来下不去，在那发愣。海川心说，这是谁救了我呀？

也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童林哪！”“啊！”海川抬头这么一看，哎呀，正是几次搭救自己性命、手拿单只点穴撅的那位世外高人，武林的老前辈。海川往起一站，感到头重脚轻，四肢无力，浑身发软，心中乱跳。只得双膝点地往仙长跟前一跪：“唉，老人家两次三番搭救弟子性命，弟子感恩非浅，生当殒首，死当结草啊，晚生给您磕头了。”老仙长点点头：“无量佛，童林哪，要说你小小年纪离开师门，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武林之中不落人后，为师门增光啊。你是门户中的一个佼佼者，确实难得呀。话虽如此，孩子，在你身上也看出来有很多不足之处，你还记得当年你在玲珑岛被困镇海川吗？自己轻生涉险胆大妄为，不是你二位恩师跟你的师哥赶到，焉有你小小年纪的性命？吃一堑长一智啊，难道把师爷教育你的话就当作耳旁风吗？不尊重老师对你的教育吗？上一次丑面佛马宝善的师弟焦秋华被你所打，当然，我们相信焦秋

华、马宝善都是好人，但是人家约你到护国寺去，你不想一想，你把人家师弟焦秋华打吐了血，人家喇嘛是要报仇哇。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尤其是在武林之中，即使人家真是好人，自己也应当有所防备，不是你抛钺亮剑，化险为夷，焉有你的命在。这一次赛南极诸葛建把你约到九公主坟前来相会，前门外大栅栏镖局有你众多的宾朋，你应当带上几位一同前来，怎么能够只身来此。这不是属于胆大妄为，轻身涉险吗？今天不是山人赶到，童林哪，你的命就没了，你一死如同草芥，难道说，你就忘记你二老爹娘了吗？忘了王爷对你的恩德了吗？忘了你师父在卧虎山玉顶玉皇观耽误他的悟道，参修，一十五年心血费尽，培育于你吗？你小小年纪初入江湖就如此恃才妄作，将来还了得吗？一定要记住山人的话，今后再不可莽撞行事了。”老仙长一句一字都是价值千金啊，说得海川匍匐在地：“老人家啊，责备童林之言，童林一定谨记。”老仙长接着说道：“你来看，赛南极诸葛宏图虽然没有坏心，冒然间把你约至此处，但不应当带着杜清风，燕雷至此，他三人今天惦记把你毁于一旦，竟被山人治住。来吧，你想如何发落，致死他们三人也未尝不可。”赛南极诸葛建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他真要掉眼泪啊。他想，我不是这个心啊，这两人我惹不起啊。

赛南极诸葛宏图也是剑山蓬莱岛二十名站殿将军之一，你别看都是站殿将军，这里头有好样的、有受尊重的，也有不受尊重的。赛南极诸葛宏图是四川一带武林的前辈，也是英王一个揖一个揖把人家请到剑山的，虽然是站殿将军，人家的份大。这一次，把诸葛建带往北京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赛南极诸葛建欣然同意，他来北京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也许到那天他上台，或许他不上台，他主要是听说北京

城有一位雍亲王府的童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我就为访访这个人，小小年纪到底有多大份！奉师命下山要兴一家武术。这样，赛南极诸葛宏图才跟着一块儿来，住在北孝顺胡同西胜镖局。鲍古鲍天机、鲍图鲍殿元对于这些个人当然得高看，不但给老军师找好的地方，幽静之所，象诸葛建这些人住的地方也非常的讲究。诸葛建住好了以后，他来得早，每天出去玩玩逛逛，其实他就是打听打听王府在什么地方，最后有人告诉了：在北城根，由打北新桥一直往北奔城根，那儿就是雍亲王府。赛南极诸葛宏图连着来了三次，把整个的雍亲王府都查看了一遍。

这一天，他来了以后，从北面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打城根这边越墙而过，要说诸葛建真有胆子，蹑足潜踪可就往南来了，各处窥探。天气可还没黑呢，刚隐得住身子。这时，他听见客厅以内有人高谈阔论，诸葛建在房上慢慢地往下看，最后就是年庚尧告辞，王爷正往外送，赛南极诸葛建长腰到了后窗户，往里一看，一个人没有，发现了一个烟壶，赛南极诸葛建飞身形进来，一脚蹬在案头上，然后把这烟壶拿起来，掏出戳子，啪！往几案上头一戳，然后长腰从后窗户再出去上了房，赛南极诸葛建就走了。他来至在前门外，到了镖局自己的住处，写好了纸条，约童林明天到九公主坟见面。因为他来的时间长了，北京的一些地理位置也就记住不少了。这九公主坟他也查看了一遍，这个地方十分僻静，这样约海川在那儿见面。

当天晚上赛南极诸葛建来到雍亲王府，发现海川在假山石那儿练功夫呢，本事确实是好，诸葛建很是钦佩。蔫蔫地把纸条和烟壶放在石桌上，然后撤身形悄然回去了。到镖局后，他拉门一进来，幌火折子点灯，啊！云霞道士杜青风跟野飞龙燕雷在他的屋呢。诸葛建一瞧：“二位，你们哥儿俩怎么在我这

里?”燕雷一沉脸:“啊，老义士爷我问问你，来到北京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是一件保密的事，你怎么天天出去，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今天你又上哪儿了？说实话。”诸葛建心说，幸亏我没有大摇大摆的去拍王府大门找童林，要是那样的话，说我勾结雍亲王，在剑山我受得了吗？人家军师还不把我宰了。所以，他不敢直呼直令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地来。现在燕雷一问他，他傻眼了，杜清风一摆手:“无量佛，老英雄，你我都是站殿将军，咱们互相都有监督的责任，这些日子你到底有何公干?

第五十一回 除旧岁师徒同献艺 过新春师兄巧相逢

上回书说到，诸葛建邀海川九公主坟相逢，等到他回到西胜镖局自己的屋中，万没想到杜清风、燕雷都在他的屋中。燕雷质问他，诸葛建支支吾吾，不敢说出详情。杜清风口诵佛号:“无量佛，老英雄，我们都是绿林人，只要不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件事情说出去，那么旁的没什么关系。”诸葛建无法，长叹一口气:“唉，杜道爷、燕二将军，您要问这么回事，我惦记访访童林，我约他明天晚上在安定门外九公主坟见面。”“无量佛，你约别人可以，你知道我杜清风跟童林有仇吗？他抢走了我的小徒弟，打伤了我的二徒弟，还要打死我的大徒弟，抛钺亮剑削了我的道冠。老英雄，您要去可以，您得把山人带上。”“杜道爷，这个可失了咱们武林道的规矩了，再说您是武林道的老前辈，你要找童林报仇，童林住家在什么地方谁都知道，您应当去。我约童林出来，是光明正大约的，武林之中就是交换交换本领，交流交流武艺，我没有别的心。至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事我只字不提，我就是访访童林，我要把您带去，人家童林说我诸葛建算是什么人。”“无量佛，我管不着，老英雄，你不带着我，咱们就得一块见见老军师，见着我师哥燕普咱们说说。”“杜道爷，您这就有点发赖了。”杜清风真是无耻之极:“无量佛！我就赖了，你不带着我不成。”“那我带着您，咱们可是这么着，我跟童林论武的时候您不能跟童林论武，那怕人家童林跟我论完武没事了，您也不能出手。但要童林走半道你劫他，这我管不着。还有我跟童林见面您可不能露

面。”“无量佛，我不露面。”“唉，带着我吗？诸葛老头子，我也去。”“二将军，您有什么脸面见人家童林哪？您吃饭不给人钱，叫人打得体无完肤，人家候您的饭帐，恭请您到大栅栏双龙镖局沐浴更衣，请您吃喝已毕，派徒弟给您送到西胜镖局，可您把人家徒弟打吐了血。二将军，您还有什么脸见童林哪？以我良言相劝，二将军，您可不能去啊。”“少说这个，我见童林，我怎么不敢见他，他让他徒弟败坏我的名誉，我就跟他势不两立。”“二将军，人家既然有让徒弟败坏您的心，干么还要把您带到镖局，请您吃饭更衣啊。”“那个，我不知情。你带我不带我？你要不带我去，反正我是犯了法了，犯了咱们的山令了，我也豁出去了，不过临死我得拉个垫背的，走！咱们找我哥哥说说去。”这时，杜清风对诸葛建说：“无量佛，老英雄，您把二弟燕雷也带着去，他帮着我，您看好不好，反正您见童林我们不露面。”“好吧，二将军，我真是没法子。”“唉，明天咱一块去。”第二天老早的吃完饭，他们三人就来了。诸葛建对他俩说：“你们二位在树林里头瞧着，我跟童林见面谈话，然后我们试艺比武。等我们俩人交完手，童林一走您二位再露头，这比什么都强。”“行了，行了，咱们就这么办了。”两人到树上头藏了起来。

月到中天，海川来了，这才跟诸葛建见面。谁知他们俩人看了一会儿就受不了了。这不是杀童林的好机会吗？杜清风出来，燕雷也出来了，当场打在一处。没想到海川努伤吐血，扔宝剑往前一栽身倒下了。当他昏迷不醒的时候，三人却被点住了。一位老仙长对童林说：“你瞧见没有，这三人我全给拿住了，你怎么处置他们都可以，杀了他们都可以。”要象赛南极诸葛建，童林决不能杀，云霞道士杜清风，海川也不能杀。主要这燕雷太坏了，我童林一口一个燕师父叫着你，给你候了饭

帐，让你沐浴更衣，我打发徒弟给你送到西胜镖局，让你们宾朋见面，你却把我徒弟打吐了血。若此时童林心地狭窄，致燕雷于死地，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但人家童林可没有："老仙长，这三位今天在九公主坟追我童林抛钺亮剑，这也是武林之中交流武艺许可的，既然是老人家把他们三人治住，任凭老人家发落吧，您说怎么好就怎么好。""无量佛，好。"老仙长攥着这铁条走过来，用点穴镢一指诸葛建："诸葛建啊，诸葛建，你也是江湖路武林道的前辈，你要想跟童林见面，就不应当鬼鬼祟祟，你把童林正大光明的约出来，跟童林交换交换武艺，彼此都有好处，这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带着杜清风跟燕雷来呢？当然看得出来，你们四个人在这动手的时候，你有意袒护童林，不然的话，童林早死多时。话虽如此，你这叫什么呢？约童林来，你的心术不端，山人本应当手起镢落，击碎你项上的人头，念其你八十岁的老人闯荡江湖十分不易，武林之中到你这份上就很可以了，希望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激流勇退，闭门思过。自己找处深山老峪一忍，以乐晚年，不再出世，这便才对啊。得了，你走吧。"拿这铁条轻轻地一拍诸葛建的后脊背，啪的一下，诸葛建缓上气来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这位老仙长，又看了看杜清风跟燕雷，尤其是转身形看了看童林，满腹的话说不出来，只能冲着童海川一躬到地说道："唉，童侠客，诸葛建有口难分说，将来再会吧。"说完作了个揖，进树林走了。老仙长又对杜清风说："你的弟子焦秋华、马宝善本都是好人，约童林也没有什么大的歹意。论马宝善的本领，要害童林也办不到。童林刹手打伤了焦秋华，已是追悔不及，你作长辈的就应当把仇恨给化解才对，可你反而要将童林致于死地，还说要给你徒弟报仇。试问你徒弟焦秋华有这个心吗？他们都不见得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童海川抛钺亮剑斩了你

的道冠，你便迫不及待地要报仇。试问，童林既能斩你的道冠，为什么不能斩你的六阳魁首？这是童海川手下留情。谁知慈心生祸，你恩将仇报，反而到镖局子行刺，幸亏被山人发现，已然教育过你，可惜你置若罔闻。山人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听，今天晚上又投井下石趁人于危，到九公主坟来助纣为虐。山人本应当致你于死地，唉！念其你我都是出家的道长，三清弟子。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在江湖路也实非容易。得啦，你逃命去吧。"老仙长把这点穴镢倒过来，用这粗头朝前，抡圆了对准杜清风的后脊梁，啪就是一下。他喘过气来了，可出去了一溜滚啊。起来之后，猫腰捡起了宝剑，长叹了一口气，又看了看打人的这位仙长，掉过脸来走了。老仙长一看，最后剩下燕雷了，便迈步往前恶狠狠地用镢点指："小畜生，你是皮包血肉十个月怀胎的人，而不是披毛带掌的衣冠禽兽啊。你到北京城没了银两路费，吃人家饭不给钱还跟人家打架。这么多的人打你，人家童林与你水米无交，不相识，看你是个练武的，候了你的饭帐。嗳！这在武林之中本不多见啊，你不但不领人家童林的人情，反而小儿长小儿短的还执意要跟童林比武，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人家童海川把你带回大栅栏双龙镖局，也对你很不错，派弟子把你又送到西胜镖局。作为甘虎傻傻呵呵的傻孩子来说，要说你两句也未尝不可。但你恼羞成怒，把甘虎打吐了血啊。讲人心，比自心，你这种以怨报德的人，决不是好人吧。到今天你还有脸面来到九公主坟，跟海川动手，待山人击碎你的头颅。"老仙长唰一举这点穴镢，没想到老仙长把这点穴镢举起来刚要打，童海川跪在这里央告："老人家，暂息雷霆之怒啊，晚生童林有下情上禀。""无量佛，童林哪，山人欲把燕雷致于死地，你还要给他讲情吗？""唉，有这么一句话，遇见文王讲理义，燕雷不讲理，不讲信义，这是他

的人性。但老仙长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您是个静悟参修的前辈，何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呢。既然把杜清风诸葛建都放了，以晚生良言相劝，您把他也就放了吧。”老人家听了点点头:“燕雷，小畜生，你听听人家童林，在这个时候还要给你讲情，得了，既然童林给你讲情，我也不能违背童林的善举，好。”老仙长往起一带点穴镢，这个劲头就打的足了，小起码得有八成劲啊，照着燕雷的后腰上，啪！把燕雷也给打出一溜跟头去，当时后脊背就肿起来了，疼得燕雷直转腰子，把日月双轮捡起来，飞身形上树也走了。老仙长回来，把点穴镢插在背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红葫芦，把红葫芦盖儿打开，真是异香扑鼻。一共倒出三十粒药来，然后说道:“童林哪，你努伤吐了血，不给你这三十粒药吃啊，恐怕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你就不能登场。不过，你应该完全吐净，你的身体里边还有淤血，将来遇见急怒，恐怕你还要吐血，你先吃三粒，从明天起你每天服三粒，再服九天，这十天吃完了之后，你自己慢慢调息你的气息，你又会武功，很快的就能痊愈，把药吃下去吧。”海川心说，按理说，我跟仙长素不相识，人家两次三番搭救自己，苦口婆心相劝于我，而且又是我本门的前辈，我怎么能不吃呢。“弟子谢谢老人家了。”海川说罢，便把三粒药吃到嘴里头，用唾液浸化。这三粒药一下去，海川的精神倍长，不象方才那么四肢无力了，然后把这二十七粒药揣到怀里头放好。老仙长关心地问:“你自己能走吗?”“老人家，弟子能走。”“要是能走，你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吧。”“是，老人家，两次三番搭救弟子性命，感恩不浅啊。临别在际，您老人家把您的名姓告诉弟子可以吗?”“无量佛，童林，你要问山人我的名姓，唉！满天星月访贤良，不遇空回亦感伤，若问山人名和姓，三月三日必登场。”说到这儿，左手一撩自己的道袍，脚尖一点地，抱元守

一，一长腰，飞身形上树林，蹬着树梢，捷似飞鸟，转眼之间，踪影不见了。

海川站起身形，自己转了转，拿汤布手巾擦了擦自己的嘴，落叶秋风扫宝刃捡起来撞好了，围在腰中。子母鸡爪鸳鸯钺拿起来，把包袱皮包好了。自己摸了摸药，有点劲了，慢慢的顺着甬路一直往前走。夜静更深，想起今天晚上这一幕，自己也真是后怕的不得了，幸亏老人家赶到了，万一老人家赶不到，我童林的性命何在？看来今后，这种事情我可得加点小心了，不能轻身涉险，胆大妄为了。英雄想到这儿，抬头看，已经到了关厢，飞身形越过了护城河，来到城墙根底下，施展狸猫登树枝的功夫，就上去了。到自己的家东墙外，越墙进来，来到自己的房中，慢慢地把灯点亮，收拾一下，觉得自己浑身发软，漱了漱口，把药放起来，这样调匀了气息，把灯吹了，稍事休息。

天还没亮，三更左右刘俊就起来了。叫起师弟们后，便来到师父的房门外，把灯点亮："哟！师父，您昨儿什么时候回来的？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噢！怎么了？""您瞧瞧。"拿过镜子来让海川一照，海川瞧着自己的脸啊，真跟五更天的窗棂纸一样煞白煞白的，师徒爷俩过心，海川就把昨天九公主坟的事情从头至尾全说了。最后问刘俊："刘俊那，你看看，这位老仙长到底是谁？几次搭救为师的性命，这有二十七粒药，今天再吃三粒，一天一天我连吃九天，身体也就好了。"刘俊这才知道师父吐了血。海川说："这是努伤吐血，你不要害怕，是我自己努着了，不是外力促使我吐的血，这你放心。不过，听仙长说，血没有吐净，恐怕将来啊，遇见过力的事情还要吐血。"刘俊听完了道："师父，那您好好的休息吧，我带着师弟们练功去了。"这样，刘俊可就把灯吹了，让师父休息。刘俊暗含着来到

王府见王爷，就把师父昨天的事情提了。王爷吓了一大跳，赶紧跟着刘俊来到海川的屋中:“海川呐，你看，这一晚上的事，我刚才听俊哥跟我提了。”海川笑着说:“这孩子，又跟爷提什么呢，真是大惊小怪，惊动爷驾操心。”海川要下地，王爷伸手扶住了:“你呀，好好的养养吧。你看，这个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哪能一个人去啊。上次护国寺的事情，我听了之后都后怕，何况这一次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老仙长这话，说得太对了，你好好养养病吧，啊。”“王爷，您待我童林恩重如山啊。真没想到我有这么点事，您老人家的大驾还来到我的家里看我。您的恩德我童林怎么报啊。”海川说到这儿，心里有点发惨。王爷忙问:“海川，你怎么了？咱们爷俩不是有交情吗？你要说那个，我怎么谢你啊。你不但有保护我的性命之责，本府的生命财产都由你来负责，我也能挂在嘴头上吗？这个事情，不要紧着提，提出没有意思。好吧，俊哥，你回头上我那边去，到帐房要它二两人参给你师父炖点人参汤喝。”海川拦了:“唉，王爷，这倒不必吧，因为我的身体不是……”“补一补好，咱们不能误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老仙长的话是对的。刘俊，呆会儿，让你师父想着吃药。”爷俩说了半天的话，王爷走了。

海川努伤的事儿，大栅栏的人也都知道了，西方侠于爷带着老哥几个，带着一部分礼物，前后全来了。一来是看望看望海川，二来是看望看望海川的父母。说真的，象西方侠于爷这就甭提了，北侠不都八十好几了吗。镇东侠、南侠、连二爷侯杰，都八十多岁了，见着人家父母，那海川是弟兄也没法子，也要行礼，尽管老夫妻不敢当。

海川一边用着功，一边吃着药将息着，十天过去了，半月过去了，就基本上恢复了原状。海川又带着徒弟们下场子练

功，师徒更加紧了。眼看着上了大冻了，地表鸣风，天心欲雪，一年易逝，又报岁残。声声腊鼓敲愁旅客之魂，阵阵寒鸦唤醒征人之梦。两府都要过年了，人家王府过年那就更不得了啦，擦铜器，擦灯泡，置办年货，买挂起，贴对联，到处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海川的礼物到了大栅栏，大栅栏的礼物也到了海川的府上，到了王爷的府上，互相都有问候。很快就到了年下了，王爷当然是忙一点，但忙里偷闲跟海川也要见个面，也要到大栅栏去一趟。眼看着年三十，该辞岁了，海川在家里头给父母行完礼，徒弟们也都过来给师爷爷、师奶奶行礼。这顿年饭，不上王府吃去。居家大小，海川带着八个徒弟连同父母、自己的兄弟、弟妹一家子吃这顿团圆饭。饭吃完了以后，知道待一会儿接神呢，爷几个出来到前厅坐下。海川说道："咱们爷几个今天也要过一个好年。这么办吧，咱们就在这客厅里头，桌椅板凳完全都靠后搬一搬，你们把这几年练功夫练的得心的，每人都练一手，师父看看，师父也给你们练手功夫，让大家伙看看。"这徒弟们多高兴啊，桌椅板凳完全都搬开了。海川看弟子们兢兢业业练功不辍，都有进步，十分喜悦。这时刘俊说："师父，您练一手功夫让我们大家伙瞧瞧。""好吧。"海川自己往这屋里面一站，双手下垂，两只手掌平放。海川就这样双足提膝而行，嚓、嚓、嚓，在这屋里头一步挨着一步的走。但是刘俊他们还没领会到，这是海川的基本功啊！当年在卧虎山学艺，就在卧虎山玉皇顶玉皇观的山门外头，有两棵槐树，一棵大的，一棵小点的，都有几千年了。海川绕树行功，就练了三年。徒弟们见师父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海川的姿式是越走越往下。走来走去，其快如风。徒弟们的眼睛也搭着跟不上，就跟刮了一个旋风一样，瞧不见师父了。唉哟！真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啊。等海川掐住了姿势不走了。鼻孔之中

一省力，徒弟们都过来了。大家伙儿都羡慕地问："师父，您这身法怎么这么快啊？吾都看不见您了。""慢慢来。为师我在卧虎山你师祖面前练艺，绕树行功，昼夜不停就三年哪，今天为师给你们练的第一手就是咱们八卦掌的第一手，我再把八卦掌给你们练一趟，你们瞧瞧。"海川把三百八十四爻，八八六十四式，尽命连环掌练开了之后，海川的脚就好象离开了地似的。其实离开地这么一点，就如同整个的身子不在地上走，都瞧不见脚印，这就是登萍渡水、踏雪无痕的真功夫。等海川把这一趟八卦盘龙掌打下来后，刘俊便对师父说："师父，这套掌法实在是奥妙无穷。"海川夸奖着说："你这孩子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就是你这作师哥的比你师弟们强，等知道了它奥妙无穷了，那就分明自己已经置身其中了。你已经进了这个掌法里来了，你的师弟们可还办不到。反正这一套掌法，要说一气练下来也真不容易，你记三招，他记五式，为师不在的时候，你们大家伙往一块攒，往一块练，为师在的时候给你们指点，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这样，爷几个练完了功，大家伙都换了新衣服，外头鞭炮响起，该接神了。里边童缓的妻子煮了饺子端出来，爷几个都吃了点，海川带徒弟们到上房见父母，这才拜年。老夫妻都拿出几吊钱来给孩子们分分，师弟、师婶也都给了徒弟们一些压岁钱。这个年过的十分欢喜。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就到了初五，初五上午巳时，还没到吃饭的时候，海川带着徒弟们穿好了衣服都到王爷这边来了。海川来了以后，大管家何吉跟二管家何春正出来："哟，教师爷您来了，我们两人正要到东院去请您去，王爷会着客呢。""噢！王爷既然会着客，我们爷儿几个就回去了。""别介，正因为王爷会着客呢，才请你们爷几个来。快到上房去吧。"说着话往里来，王爷在客厅可就喊上了："海川，我这儿派

他们正找你去呢。你来了，太好了，这有朋友，我给你介绍介绍。”海川进来，一看，王爷在那站着，这个朋友也在那站着。只见他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四十多岁，黑白净子脸，三柳墨髯，穿着一身便服，一条大辫，外头的衣服、帽子，可能都在衣架上放着呢，一看，就知道这人有身份，起码是朝廷的一品大员或二品大员。“海川，这就是我跟你提的礼部侍郎年羹尧啊。老年，你老说你会把式，海川不在我这里的时候，你尽跟我吹，海川在我这的时候，你吹的工夫少了。今天让你开开眼，瞧瞧我们海川的功夫。这是我的教习，我就是跟他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的。他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哎哟喝，童教师，年某给您拜年。”童海川赶紧过来磕头：“大人，王爷尽提起您来，我给您磕头。”“噢，可不敢当。”真的，什么叫爱屋及乌啊，童海川不过是个王府的教师，别看王府的教师不在品级，头品官也不敢接受。年羹尧赶紧抱住了：“得了，得了，别客气，咱们互相致意，就算完了。”孩子们都过来给王爷行礼，给大人磕头。王爷道：“坐下，坐下，喝着茶。我这儿饭快得了，我正让何吉跟何春他们两人赶紧到那院子叫你，老年今天还放一天假，明天他就得上朝了，所以呢，有点时间。”童林知道，年羹尧号叫亮功，亮功跟王爷不是一般的关系，两人可以说交成莫逆，尤其是年羹尧的妹子就是王爷的侧福晋，他跟王爷至亲至近，童海川怎么敢小瞧呢。

年羹尧家住在东单三条胡同的东口。他父亲叫年嘉林，母亲杨氏。没生闺女，前后有两个儿，长子叫羹尧，次子叫熙尧。两个孩子都十分聪明。孩子大点了，就得要请专馆的先生教他们读书。年嘉林官居到礼部尚书，后来告老致仕回到家中就算抱着胳膊忍了，叫闭门课子。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是个大财主，您想官宦人家要招聘西宾，这还不很容易吗？但是年

羹尧这个小孩子他不爱念书，一听说念书他脑仁疼。结果有一位饱学的秀才，张老先生到这应聘来了。老大人年嘉林把张老先生接进来，一看就知道是个饱学之士，二位这么一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没有人家老先生不通达的。老大人乐意了，把两个孩子叫出来，举行拜师典礼。把圣人的牌位写好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三炷香，两只蜡，白毡子铺地，拜罢了老师。

熙尧好好地读书，年羹尧就不然，趴在桌子上傻瞧，也不念。赶到了时候，老师叫他们俩人停住了，先要熙尧来背书，老师把竹板往旁边一放，那就准备要打人啦。熙尧规规矩矩把书本冲着老师放好了，背过脸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嗳，啪啪啪，背完了。好！又给上了几堂，打发熙尧出去了。羹尧拿着书来了，攥着书在老师跟前一站，“背。”“老师，我背这玩艺干什么呢？我背这玩艺能背饱了吗？不是一会还得上内宅吃饭去吗？你呀，就当到这儿来蒙顿饭吃完了，你甭管我念书不念书。”老师一听，这象话吗？“年羹尧，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玉不琢可成器啊。”“你甭跟我背这三字经，我不爱听这个，我耳朵里头磨出茧子来了，我不爱念。”“你不爱念，好！你背的过来背不过来？”“我背不过来。”“背不过来上外头站着去，背不过来不下你的学，你不能吃饭去。”“不吃就不吃。”打发年熙尧吃饭去了，年羹尧站在这儿，不让吃饭。您琢磨琢磨，熙尧一回去他母亲就要问啊，熙尧便说，我哥哥被老师留下了，让他背书，他不背。老太太赶紧派婆子出来央告老师。老师也只可打发年羹尧回去吃饭了。吃完饭以后，年羹尧奔花园来，花把式金三在里头正锄草，“大少爷，怎么样？公子爷，这回野鸟入笼您够呛了吧？”“金三，这老师还真厉害哩，他让我弟弟吃饭，不让我吃饭，饿着我，幸

亏我妈派人出来了，他没办法才让我吃饭。咱们得想想办法啊，把这老师给赶跑了。”金三一听道:“想办法把老师赶跑？我还真有主意。”“怎么个主意?”“您这来。”把年羹尧带到他那屋里去了，他这桌上有一大玻璃瓶子，里头装着好些个乏茶叶，乏茶叶上头养着好多个大青蝎子。金三对年羹尧说:“您瞧这个没有，拿这青蝎子就能把老师给蜇跑了。”“金三，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给他蜇跑了?”“嗳，蝎子叫护背虫，您打开盖，它爬不出来，您拿双竹筷子把它加出一个来，搁在先生好摸的地方，按住了它别撒手，它就护它这脊梁背，您拿点乏茶叶往上一堆，盖上它，它就不动窝。什么砚水壶里啊，笔筒里头啊，先生的桌上啊，你都放上，他要一扒拉就得蜇他。”“金三，好主意。”他到书房，果然，先生刚睡完中午觉，要出去解手去。年羹尧蔫蔫地带着东西来到先生的桌前头，他一瞧这不错哩，先把笔筒里头放上蝎子，加出来搁在里头，拿乏茶叶给盖上，一共搁了俩。砚水壶的水倒出来，把里头放上一个蝎子，拿乏茶叶堆上，然后就在桌上搁上蝎子，拿乏茶叶给堆上，一切都准备好了。拿着本书跟兄弟比划着。老先生回来了，两个人上午写的仿，孩子们读书的时候，先生要给号号仿，横平竖直，看看两个孩子写的字有劲没劲，哪应当改正，得给判判仿。老先生坐好了以后，嗯，一瞧桌上有两堆乏茶叶，心想乏茶叶怎么在桌上放着？他慢慢地扒拉，这蝎子就出来了。老先生一哆嗦，手就一动，把后面那堆茶叶也扒拉开了，可了不得了，两个大蝎子就咬住先生的手了，“哎哟哟哟”，疼得先生直哆嗦，脸色也青了，哆嗦着用手拿笔筒里的笔，惦记把这蝎子夹开，没想到他这一动窝，这笔筒里头有蝎子，顺着笔爬上来了，老先生受得了吗，一拍砚水壶，啪的一下，砚水壶拍碎了，里头的蝎子没拍死，呼，又一钩子，把先生这手全给蜇肿了，疼的

先生直哆嗦啊。年羹尧在屋里头哈哈大笑，老先生眼泪都下来了，汗也下来了，右手托着左手，一推门到了年羹尧的跟前，用手点指："公子，这是你办的吗?""没错啊，是我！那还有错吗，蝎子是我搁的，你想饿着我，我就要蜇你。""好好好好。"拉着年羹尧去找老大人年嘉林。张先生掉着眼泪把事情一说，大人赶紧请大夫给先生治伤，敷上药，止住疼后，张先生对大人说："您的令郎我教不了，您给我算帐吧。"老大人怎么挽留，张老夫子不教了，没法了，给算了帐，多给先生几个钱，派管家年盛给雇了个车，把人家先生打发走了。老员外爷来到书房，年羹尧就知道不好，撒腿往后跑，来到内宅见着母亲，把事情可提了："妈，我爸爸非揍我不成。"老太太说："你放心，他不敢，有娘呢。"年老大人从外头进来了，气冲牛斗，用手点指："羹尧啊，玉不琢不成器啊，为父我好容易请了这么一位饱学的张老夫子教你弟兄二人，不想你弟弟还好好的念书，唯有你，用蝎子把人家老师蜇跑了。小冤家，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为父死不瞑目，我也对不起年家的祖宗。"说着话往前一赶步，伸手抓年羹尧要打。老太太一拦："等等，这样的先生饿着我儿子，书没念出来把我儿子饿死了，这你管吶?请先生要请那能教的，反正他没能耐。他要有能耐还至于让我儿子不念书了?要设法让我儿子喜欢念书，连你这做爹的都一样，要循循善诱。值不值你就打，孩子怕你都怕不过来，见你就哆嗦，还念书呢，这你甭管。"敢情老大人有点惧内，"噢好，你就这么溺爱吧。"一赌气，年大人出去了。可静坐了一想，两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荒废学业，还得设法请先生。最后年盛又给请了一位告老的知府姓刘叫汉文，这位老知府为什么告老不干了？就因为寒腿，动转走路太费劲，等把刘老先生请到大人的书房，二位一谈，嗳，虽不说是一榜同年，同科同甲，但是，老二位都叙

得上来，谁在前科谁在后科，谁在前甲谁在后甲，谁在二甲谁在三甲，这都能说得上来。老大人陪着刘老先生来到东院，请老先生住下来，让书僮侍候着。第三天头上是黄道吉日，带着羹尧、熙尧来了。老大人已经告诉刘老先生了，我这二儿子熙尧还可以，羹尧有些不听话。刘老先生当过知府，有点杀手，给两个人教了书，让他们念去。念了以后让他们俩人背，熙尧背下来了，羹尧不背，刚要说话，刘先生把羹尧的手攥住了，拿竹板照着年羹尧左手上，啪、啪、啪，打了三板。年羹尧可抓瞎了，他真打我，怎么办呢？哎哟！自己着急又找金三去了，"金三，我再给你十两。""您还给十两？""嗯。""你要给十两，我就想办法帮着您，把这老先生也给治跑了。""怎么治啊？"金三道："你瞧，管家大人刚才告诉我信了，在咱这大茅房里头立根棍。这老先生是寒腿，蹲下站不起来，解完大手之后他往起站呢，让我给立根棍，他两只手一攥这根棍，借劲使劲他站起来省事，这个就能把他治跑了。""金三，这棍怎么能治他？""唉，咱们把这棍啊，底下拿锯给他拉了，等他快拉折了，咱们把它埋在他眼头里，这棍的锯口正擦着地皮，等他解完手往起一站，他一定要抱这棍，他一抱这棍一使劲，准折，不就把他掉到大茅坑里去了吗？让他洗个屎澡。""嘿，金三，这要成了，我多给你十两。""大少爷，您赌好得了，咱就这么办了，我这就做去。"金三马上找了鸭蛋圆的这么一根小木棍，用锯给它锯了，距离这棍子底部，剩下这么一尺多点开锯，拉来拉去，拉的连着一点了，然后刨坑，刨完，正好棍杆到里头一尺多点，埋的很结实，拿浮土把锯口一盖，也瞧不出来。金三说："咱两人找一地方藏起来，咱们瞧瞧这先生怎么滚屎蛋。"两人藏在一片破瓦垛后面瞧着。果然，老先生解手来了，拄着棍啊直哼哼，来到茅房，一看棍给埋好了，知道这是为自己准

备的，就褪下中衣来解手，解完了，擦抹干净，一提中衣，往起这么一站一使劲，右手一搬这棍，也快站起来，这棍折了，咔嚓，喝，刘老先生这个乐大了，正掉在这大茅坑里，扑喳一下，弄了一身的屎，寒腿起不来，“来人啊，来人啊。”金三往这里跑，年羹尧站在这儿乐：“哈哈哈，真好啊，让你打我，我让你滚个屎蛋。”金三也不顾他臭了，把刘老先生给搀起来：“好啊！好啊！年羹尧啊，年羹尧，慢待师尊，天诛地灭啊，你，你敢出这主意。”说着，拿着这棍儿，让金三跟着往员外爷的书房来了。金三也傻眼了，心说要坏事。

老员外爷正在书房读书，见门帘一动，“啊！先生，你怎么如此这般？”“哼！年大人，你身为朝廷的一品命官，而你的令郎年羹尧却如此可恶，他慢待与我。走！咱们俩是一场官司，我告你纵子欺师。”年嘉林也吓坏了：“先生，先生，犬子无知到如此地步实在可恨，实在对不起您。我这儿给您作揖了。”刘老先生道：“我这么大的年纪，也教不了您的孩子。得！您给我算帐，我回家了。”年大人也不能再挽留人家了，马上准备了钱，给先生归置好了，雇了车子让年盛给送走了。这一来不要紧，年府上连辞了两位高宾，南北城都轰动了，年大人家里头大少爷年羹尧往外打先生，凡是应聘的西宾都不敢来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之间过了两三个月，为自己的俩孩子，老大人发愁啊。吃完早饭自己在屋里坐着，管家年盛进来：“老员外爷。”“嗳，什么事？”“外头有一个出家的大师父前来化缘。”“啊，可以。化粮化米化布匹化灯油钱，你让帐房先生给他们写了缘簿该给多少给多少。”“不，这位老师父惦记跟您见个面。”“唉，跟我见面干什么？”“嗳，说化什么不说，先得跟您见个面。”“噢，那么请进来。”管家年盛出去了，一会儿的工夫，“唰”，一挑帘子：“弥陀佛！哈哈哈，老大人。”合掌打问

讯。年大人抬头这么一看，这个和尚跟一般的和尚不一样，大高个，宽肩膀，灰僧袍，圆领阔袖，煞着绒绳。“大师父，您来到我的寒舍有事吧?”和尚点了点头:“老员外，贫僧身怀文武两科技艺，欲得传人而授之，我听说您这里招聘西宾，因此前来应聘。”“高僧，您看得起下官，我这已经走了两位饱学的老师了，一位张老夫子，一位做知府的刘汉文刘大人，我这两个孩啊，二孩子还可以，唯有这长子羹尧桀骜不驯，兼受他母亲的溺爱，对于先生唯恐有失礼之处，我愿意您在我府里头教教孩子，可我又害怕，我这孩子到时对不起您。”“哈哈哈哈，弥陀佛，老大人，这无关紧要，您要认为贫僧行，贫僧愿作西宾。可有一样，您得应我三个条件，有这三个条件，我才教呢，没这三个条件，您给我十车紫金，我也不教。”“高僧，您说说看。”“第一，清静之所派专人侍奉，供应贫僧一年四季的僧衣，我只是吃素，您派个大师傅给我做的，吃好吃坏没关系。再派一个书童侍候着我，这是头一件。”“行，我办得到。”“第二，十年为限，不到十年，九年零十一个月，您不准过问，到十年头上，我教不出您的孩子来，那个时候，贫僧我愿受罚，咱们得十年为限。”“唉，十年寒窗苦，铁砚磨穿，行。那么这第三件呢?”“第三件，凡是我教孩子们需用的东西，不管我这字条上写的什么，您府里没有，外头给我买去，您必须得给我买来。”“高僧啊，这三件事下官都能应允。”“要是那样，就很好啦。”“那么高僧您贵上怎么称呼?”“这个贫僧我要教出令郎，我当然有名有姓，教不出令郎，说出来没有益处，老大人您不必再问了。”“好。”陪着高僧到东院。年盛重新又给安排一番，东屋里头是先生住的地方，单给先生准备厨房，派一个大师傅，派一个底下人侍候着；北房五大间，是先生教书的地方；还有东边一个单间，先生在里屋，推门出去，外间屋四间一通连，

就是两个孩子读书的地方。一切安排就绪，到了第三天，老大人过来问:“高僧，您在寒舍还住的惯吗?”“啊，很好很好。”“那么，我马上带着孩子来，让他们两人拜师吧。”“行行行。从今天起，咱们这三个条件就要遵照执行。”“高僧，这您放心。”把羹尧、熙尧带来之后，给老师行完礼，老大人带着总管年盛走了，告诉年盛，要什么给买什么。金三已经暗含着告诉年羹尧了,“大少爷，又来个一脑袋的疤瘌和尚，长得寒碜极啦，而且瞧着凶啊。”所以年羹尧心里也在琢磨，如何把这和尚弄跑，敢情和尚一教课，年羹尧高兴了:“你们俩人谁爱念书，谁不爱念书啊?”“师父，我爱念书。”这是熙尧的声音。“你呢?”“我不爱念书。”“不爱念书啊，陪你弟弟那儿坐着，我教你弟弟一人读书。”给上了几行书，让熙尧外头读去了。年羹尧随便呆着，随便玩，但不能出书房。过了一会儿，让熙尧背书，背完之后又给他上了几行书，到了时候下课吃饭。老太太问:“羹尧哇，我问问你，这个师父怎么样?”“母亲，这个师父不错，就给我弟弟上课，不给我上课，让我在旁边瞧着，让我一人儿玩，不然的话，我还得想办法把他弄跑了。”“孩子，你就先在那儿圈两天，等你的野性没有了，到了时候，你也就该读书了。我跟你爹说过，先生有能耐，自能把你教出来，先生没能耐，怎么也教不出你来。”

每天如此，只教熙尧一个人，不教羹尧。过了十天，先生写了个条子，买一只九节箫来。总管年盛这么一瞧，马上到前门外乐器铺给买回来了。和尚给熙尧上完课，让他在外间屋自己去读书了。老师父拿起箫来了，在里间屋，呜呜呜这么一吹。嘿！老先生吹的这箫可太好听了。声音十分悲壮呀，让你这么一听，手舞足蹈。真是如泣如诉，年羹尧听着听着就陶醉了，赶紧一拉里间门进来:“师父，您会吹箫啊，我也喜欢，您

教给我得了。”老和尚也不理羹尧，接茬还吹，羹尧越听越爱听，等老和尚把这一曲吹完，年羹尧说：“师父，您教给我吹箫，好不好?”“弥陀佛，你愿意学吹箫啊?”“啊”“坐下。”“唉。”羹尧坐在这了，和尚沉得住气：“你想吹箫？你知道这箫产生在何年吗？古代的箫什么样？今天的箫什么样？上头有多少个音符？怎么个按法？怎么个吹法？怎么个气口？你都懂吗?”“我不懂，师父，您教我。”“我不教，你这孩子没常性，我教你两天也教不出来，所以我就不教。”“师父，我有常性，我要跟您学就要学好，学不好半途而废我不学。”“真的假的?”“真的。”“好吧。我给你讲讲这箫。当年黄帝造乐，命他的大臣伶偏取竹于昆鸡之野，取来这种竹子把它编得了，跟那凤凰翅膀一样，长短不齐有许多管，现在咱们捧的这个笙，两边都是竹管编的，吹出来也特别好听，真跟凤凰叫似的。非常的悦耳。后来就取一根吹起来，声音也非常的协和，也非常的好听，才管它叫箫，就是现在吹的这九节箫。”哎呀，这年羹尧听得很留神。敢情年羹尧这小孩十分聪明，三天他就学会了，由打这起，爷俩就吹上这箫了。呜呜，这好听啊。等年羹尧学会了，老和尚瞧出来了，他要烦，马上又改了，改成吹管子。管学会了，又教给他学吹笛，然后又教给他捧笙，接着教给他打堂鼓，教给他打钹、打镲，一样一样乐器，年羹尧全都学会了。这回可热闹了，教给年熙尧读书啊，年熙尧两个手指头杵着自己的耳朵，“子曰……”，摇晃着脑袋读。现在年羹尧不在内宅住，已经搬到书房，跟老师住在一块去了。爷俩昼夜不离身。嘿，年大人这高兴啊，看起来人家这位大师父确实是高啊。“年盛。”“唉。”“你看大少爷都不在内宅睡了，搬到东院里跟老师住在一块去了，看来这个老师父是高人啊。”“是啊，哈哈哈，太高了，比老高都高。”“你这叫什么话?”“奴才说这话，我不是讨

您窝心脚，将来您跟老夫人死了，咱们都甭请和尚念经了，咱们家里就够一棚经，连放焰口都可以了。”“唉，你这叫什么话?”“您听听去。”年盛带着老员外爷来到东院，到月亮门往里这么一听，这俩打上河西钹了，一边打着河西钹一边敲鼓，一边吹着乐器。年盛对老员外爷说:“您看热闹不热闹，您瞧是不是放焰口哪。”“我让他教你家公子爷读书，他怎么教给放焰口呢。”“谁说不是呢，哈哈！我刚才不是跟您提了吗，明儿您死了，咱们不外请和尚。”“胡说！这不把我的孩子耽误了吗?”“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可不敢说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年盛安慰老员外爷:“您别着急啊，咱们跟人家大师父有话，只要条子出来，要什么给什么这是您答应过的，奴才不敢违背。”年大人捋着胡子，呲牙咧嘴，勃然大怒:“和尚，你误我的子弟!”老大人怒气冲冲往里走，年盛心说，这回和尚您有个乐儿了，您真想在这儿念经念长了，这办不到。我们老大人是有钱，但是不花这冤钱。没想到，刚往里走两步，年嘉林停住脚，蔫蔫儿的又退回来了。哎！年盛心说您这老头儿怎么回事，虎头蛇尾呀。年盛忙问:“大人，您怎么又退回来了！让他们这么样儿的欺骗咱们?”“年盛啊，此事非汝所知哇！老师父要什么，只要条子出来，你就给买，供应无缺，你别管啦!”年盛说,“和尚吃你，你心里痛快，老道吃你，你心里痛快；明儿姑子来了吃你，你心里更痛快！这大人什么毛病!”年盛没法子了。不止是音乐年羹尧学了，甚至于养鸟、养花全学了。而且刻戳子、调印泥，各种的赌博工具全会。最后，老和尚开出一个条来，什么尺寸什么样子的大枪。年熙尧当然要好好的读书，唯有年羹尧跟老师已经耳鬓厮磨离不开了，过了几天，年盛派人把大枪给送来了，老和尚在院子里“啪”这么一颤大枪，“扑噜噜，走行门开过步一练，这条大枪吞吐撒欢。年羹尧在

旁边看着，等老师练完了，爷儿俩回到书房，年羹尧惊奇地问:“哟！师父，您会武哇?”“哈哈哈，弥陀佛！为师不会武，而是精通武艺；精通文学，文武两科都好。可惜没有一个传人，我想把我这身能耐教给他，将来能使他居万人之上，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提刀定太平，作为国家的干城之将栋梁之材。”“师父，弟子愿做您的得意门生，您把文武两科教给弟子吧。”“羹尧啊，为师是有此心，通过咱们爷俩这一段接触，你聪明颖悟，实在有超人的天赋，这是为师所喜欢的。但是相反的，我看你爱而不专，这件东西你喜欢，只要你会了时间一长，你不往里深究它的奥秘；你就把它扔在一旁，只能观其大略。孩子，这可不能成大事啊。充其量只能落个多学少成。要想走金马步玉堂，佐天子以正百官，恐怕不容易呀。孩子，你家里世代书香，你父亲官居一品，应当有个克绍箕裘的主儿，年熙尧中人之资，你兄弟不能成其大事，飞不高也跌不重，唯有你，确实是一块很好很好的材料，正如你父亲当初跟我讲的，玉不琢不成器。空是一块美玉。要不把它琢出来成为一件珍玩，它不能成为美器啊。孩子，你要让为师象教笙管笛箫那样教给你大枪，为师绝对不教。”羹尧可就愣了:“师父，为什么呢?”“唉，我教会你骑射，大不了你也是张飞、赵云之流，怎么能成为七擒六出的诸葛丞相？你要打算跟为师我学能耐，只能学七擒六出的诸葛，不能学血战长坂的子龙。为相可以，为将可不成；因为你家世代书香，你父亲官居一品，为这个你应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师父，弟子愿意学。”“孩儿啊，这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时间再长，只要师父肯其教，弟子就愿意学。”“好孩子，要是那样，就正式的拜师。”这样，写好了武圣人的牌位，又给老师磕了一个头。“咱们这些武圣人的老师，你仔细看了吗?”“弟子没有。”“他可不是旁人，正是前七国孙庞斗

智、后七国乐毅伐齐的无极真人孙膑，他是咱们的祖师爷。你知道啦?”“哎，我知道了。”“好吧，从今天开始单日习文，双日习武。”单日习文是哥儿俩，双日习武是一个。这样二五更的工夫可就真搁上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屈指算来，将近十年了。年羹尧都十八、九啦，大高个，小伙子浑身是劲。一身的好武功，一肚子好学问，真是满腹经伦。年熙尧也读出来了。这天爷儿俩吃完早饭，正要继续练功。老和尚对年羹尧说道:“羹尧啊。”“师父。”“今天不练啦。”“哟！怎么了师父?”“把你父亲请来，我要说两句话。”“是。”羹尧规规矩矩来到前厅，面见天伦，和以前判若两人。“师父不教孩儿了，请父亲去，要跟父亲说两句话。”老大人年嘉林明白，这位高僧教年羹尧是由邪引正因势利导。现在把儿子教出来了，老大人感激得是无以名状，赶紧来到书房，道:“高僧啊，犬子说您呼唤下官，但不知有什么吩咐?”“当年跟老员外爷提过，教令郎以十年为限，这日月如流，已经是十年了。令郎刻苦用功，不使这锦绣年华如水流逝，结果功夫和学问出来了，我想，我该走啦。”就这一句话，年羹尧扑通就跪下啦，泪“唰”就流出来了:“师父，难道说弟子有慢待师尊之处吗？您老人家怎么能走哇?”“孩子，你这是什么话？我一定得走啊，因为我江南还有事情呢！这个不用求。来的时候不是你父子相求而来，走时你父子再挽留我也该走了。我在此无益，教你也没得教了。年大人，羹尧、熙尧都出自老僧之手，熙尧只是一般的才华，唯有羹尧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我才以文武两科之技传授于他。”“哎！高僧，我先谢谢您。您一定要走，您是个出家人，身如闲云野鹤，我挽留也挽留不住，明日我给您准备饯行。”

第二天，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席，恭请高僧吃饭。爷儿四

个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大人年嘉林一躬到地："高僧啊，蒙您的春风化雨，将来能使孺子成才。不但身受者感德无涯，即是老夫也承恩不浅呀！""弥陀佛！大人过奖了。令郎才华出众，也是您二老夫妻之荣，年门的德厚，贫僧何功有之？但愿他将来雏凤胜于老凤声，立朝刚正不阿，做一个清廉之官，那您也高兴，贫僧也高兴。""高僧，您说得太对了。"吃完饭以后，年羹尧跪下了："师父，您一定得走了吗？"和尚点头道："你我师徒缘尽于此，我到江南去还有些事情。"年羹尧恳求地问："十年之久，与弟子耳鬓厮磨，把文武两科技艺相传弟子，尚不知恩师上姓高名？十年来老师不言，弟子不敢动问。临别在即，您还不把名字告诉我一家吗？""孩子，起来。我告诉你，为师我俗家姓顾，名启字肯堂，人称东山先生。出家的名字叫宝如和尚，我自起的名字叫癞头僧。不瞒你们父子说，我也是十年寒窗苦，铁砚磨穿。但是，我连考了三次九年，都没进了学，真是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人家试官不中咱，这叫文到福不至啊，因为我很失意灰心。这样，我愿意出家为僧，不再考了。自己就云游四海到处为家，走到江南巧遇江湖武林两位出家的仙长，他们是江西省贵溪县卧虎山上玉顶玉皇观的两位观主，一位是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一位是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他们哥儿俩爱为师我的文学，我十分喜欢他们哥儿俩的武学，这样，我打算拜他们二位为师，两位仙长只收一个出家僧人为师弟。为师把文学相赠，他二人也把武学相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数年之后，为师我离开了江西，闯荡江湖至今几十年了，才落出这么个号来，叫宝如和尚。贫僧我来到北京旧地重游，我在一个茶馆里头喝茶，听了许多闲话，但不便跟你父子去讲。"年老大人再三央请，老和尚才简单提了为什么要来应聘。

原来，老和尚在东单口外头一个茶馆里喝茶，很多人高谈阔论。北京人坐茶馆，喝上两碗之后，先说山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海子城门骆驼象，什么大说什么。就有人说了："嘿！你们听说这口儿里，哈哈！这位老大人……咱们可说着啊，他们家德性差。""怎么回事？闲谈莫论人非，你说这个干什么？""他们家那大少爷把两位先生都给赶跑了，一位先生叫蝎子给蜇跑了，一位掉茅房滚屎蛋了。人家先生要告他，幸亏本家老员外爷说好的，不然的话，咳，都打上官司了。""哎哟，真是那样吗？""那还有错！真没想到啊，年嘉林年大人一辈子养活这么个桀骜不驯的儿子，怎能成材呢！""别说啦，来啦！"奔窗户外头一瞧，由打东单三条胡同口里头，年羹尧出来了。老和尚瞧着，喝！这个小伙子好身板啊。那俩人说话了。其中一个说："您瞧见没有？现在小鸟又没笼头了，满处去跑啦，谁还敢上他们家去呀。"宝如和尚仔细地观察年羹尧，心说，唉，老师没能耐啊！这可是一匹千里驹呀，可惜！又一想，对！我闲着也是闲着。老和尚这才来到年羹尧家里应聘。到了现在，老和尚把这件事情这么一提，最后说道："没想到老大人您腹能容物，容留贫僧在这里呆十年，幸不辱命，所以我把令郎成全出来了。"老和尚接着又对年羹尧说："羹尧啊，我走以后，你当然要科举。这个为师不拦你，不过我告诉你几句话应该牢记。"羹尧跪下，眼里含着泪："恩师有谕，请告诫弟子。"和尚点头道："孩子，由于你的福德深厚，高官显爵不难至也。但有一条你必须记住，功成者退。孩子，到了你功成名就的时候，激流勇退。""师父的话，弟子当铭之肺腑。师父，分手以后弟子什么时候还能跟师父再见一面呢？"老和尚安慰说："有缘总能见着，无缘想见也难。贫僧去也。"一家人往外送，直送到大门口看着老和尚走远了。

老大人回来叨谢了祖先，年羹尧，年熙尧两个兄弟趁当年风华正茂，大比三年都进学了。三年登科，六年登甲。年羹尧殿试中在二甲以内，也搭着妹妹当了雍亲王的侧妃，这样，年羹尧一帆风顺，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现在官居礼部侍郎，颇受皇帝的青睐。

酒席筵前，年羹尧当着海川把这事情从头至尾一说，海川可就愣啦。王爷鼓掌大笑:“哈哈哈，哎呀！老年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本爵提过这些事。海川，瞧见没有，你们俩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王爷，您说得对。”年大人愣啦:“王爷，您这是什么意思?”王爷说出一番话来。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上回书说到年羹尧出世、他本是高僧宝如和尚顾启顾肯堂东山老先生的高足，顾肯堂拜江西省贵溪县卧虎山尚道明、何道源为师兄学的武艺，尚何二仙长跟和尚学的文学。王爷听完鼓掌大笑:“亮公啊，你和海川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哪。哈哈哈你老师的师兄，就是海川的两位授业恩师啊！你们是师兄弟啊。想当初童林被困京师，要饭都没地方去，现在又攀上这么一个二品大员的师兄，这不是该着的事吗?”“哎哟！是啊。海川，咱们哥儿俩比王爷近。”王爷一听忙道:“等等，还是海川跟我近，你别往你那边强拉。”王爷痛快，“海川，见过你的师兄。”海川赶紧躬身施礼，趴地下磕头。没想到海川跟年大人又攀上了师兄弟。

这几天来，有时候王爷跟海川在一块儿，有时候海川教徒弟，有的时候带着徒弟们上大栅栏双龙镖局跟众位师长见面。正月里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初十前后。这天海川在自己的家里，大管家何吉叫来了，原来年羹尧在这儿，爷仨一块儿喝茶，吃点饭、说点儿闲话。越说越投脾气。“老年，海川，今儿都初十啦，眼下就灯节啦，你说咱们哪天逛逛灯去呀?”年大人一想，说:“这么办吧，让海川说，他说哪天好咱们就哪天。”“王爷，您瞧我来北京也好几年啦，经过好几个灯节了，可还不知道灯节一共有几天。”王爷告诉海川:“咱北京的灯节是三天，十四、十五、十六。十五是正日子。”“那样好，咱们就十五到灯市口逛逛灯。”“老年你听见没有，到那天你早点儿

来，到我这儿吃晚饭，咱们一块儿走。”年大人说：“好吧。”说着，年羹尧告辞走了。

转眼之间就到了十五。众人随着王爷不骑马、不坐轿，遛遛达达的走，把两府的官衔灯全都掌出去了。年福的四盏官衔灯都是铁丝儿拧的气死风灯，多大的风也刮不灭。上头有红字：“礼部侍郎年府。”朱红油漆的笼头杠儿挑起来。雍亲王府的四盏官衔灯在前头，比年府的灯就高得多，大得多了。也是朱红油漆，不过是绿头的笼头杠儿挑起来，上面写着：“雍亲王府”。王爷当然穿一身皮衣服，天寒地冻，正月十五还是正冷的时候。年大人也是一样，虽说是便服，但都穿得比较暖和。海川可就不然了，依然是土黄布裤子粗蓝布大褂儿，煞绒绳，搬尖儿靴鞋白袜子。因为成名的侠义都是寒暑不侵的真功夫，多冷也不冷，多热也不热。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宝刃。爷儿几个由打府里出来，出王府大门往西一拐，等到了富贵巷西口，往南这么一瞧，直奔北新桥，喝！都是过街的焰花呀。两边对着放，当间儿一条火胡同似的。人已经挤不动了，绿女红男，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不过王爷跟年大人他们这儿就比较好走一点儿。看见官衔灯了，不用赶，老百姓自动的就闪开。赶到了北新桥往灯市口这么一看呀，就好象正南方一条火龙宫。真是火树银花，鞭炮震耳，热闹非常。两旁边的铺户叫买叫卖，悬灯结彩。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星斗之光为之而夺，因为城里头灯火通明，月亮的光华都小下来啦。两边儿铺面房悬灯挂着许多谜语，叫“打灯虎”。也有用灯笼打灯虎的，也有用字条打灯虎的，各种都有。门口外头放着大八仙桌，搁着一份儿一份儿的元宵。这是怎么回事？“打灯虎”给彩头，只要您打中了，就送给您一份元宵。本柜上的老人儿在一旁看着打灯虎。海川一瞧，这药铺的门口贴着这么一条灯虎儿：“亚”，旁边写着一

行小字:“打俗语一句，猜中者赠元宵二斤。”王爷跟年大人是打得上来的，海川不行，海川得琢磨琢磨。这时，由打人群里头出来一个小孩，也就在十二、三岁。带着缎帽垫儿，穿着一身棉裤棉袄，由下人陪着就进来了。这小孩站在老头儿的跟前说:“老师傅，您这‘亚’字，打俗语一句，我猜了两个，可不知道哪个对。”大家伙儿一瞧，这个小孩挺聪明。这位老先生就问了:“嗯，学生，你猜什么呢?”“一个就添个‘口’字，叫有口难言，再一个就是‘恶心不善’，‘亚’字底下搁一‘心’字，不就成了‘恶’了? 就这么两句俗语。”这老先生点了点头，“学生，你这第二个谜打上了，就是‘恶心不善’。得，回家煮元宵吃去吧。”把这份彩头就拿过来了。又走到一个买卖铺户门前，那儿也有谜语，海川一瞧有这么一条儿，门口格子上挂着一个小孩儿玩的唱戏的假脸儿，旁边还有两吊钱，也是打俗语一句。猜中者不但这两吊钱归你，还给你二斤元宵。大家伙也都在猜。海川也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一位穿着羊羔儿皮袄，系着青褡包，带着老毡帽，穿着老毡疙瘩，迈步进来了。说道:“掌柜的，这条儿谜语我揭了。”“噢，好啊，爷台，祝您春节快乐，您来吧，揭这个吧?”这人到这儿一伸手，把这两吊钱摘下来，转身就走。走到人群这儿一回头:“老师傅，我打上来了吧?”老头儿乐了:“哈哈，这元宵也归您。”他把这两吊钱拿了，元宵也拿了，分人群走出去了。大家伙就问啦:“嘿，老头，他怎么打上了? 到这儿把钱拿走了，您还给他元宵。您给揭一揭，这个叫什么?”老先生笑着说:“诸位，您瞧这儿有钱，还有假脸，这句俗语叫‘要钱不要脸’，他把钱拿走了，把脸搁在这儿了，不正对了吗。”大家伙这乐呀，连王爷都乐了:“好! 这个谜语编得好。”

再往前，又碰见打灯虎的了。这儿上头红纸写着黑字:“铁

打一只船，金子两镶边，一脚踢碎了，还须用线连。打四个地名。”有一个文墨人儿说：“老先生，这个灯虎儿要打上来，有什么彩头哇？”“您瞧见没有，四斤元宵，两吊钱。元宵您回家一家子煮着吃去，两吊钱您打点酒买点儿菜，回家喝二两。这个不好打。”“这个我打上来了。”“您当着大家伙说说吧，说对了，您把彩头儿拿走。”这位说：“好吧。我打这头一句‘铁打一只船’是陈州，‘金子两镶’是贵州，‘一脚踢碎了’是苏州，‘还须用线连’是杭州。不知道对不对？”“您打对了！”把这元宵和钱全拿走了。海川还纳闷儿呢，这位打得很脆呀，后来自己这么一想，噢！对了，“铁打一只船”船就是舟，那还不沉吗。“金子两镶边”，拿黄金把两旁边镶起边儿来，那可不是贵重吗？值钱哪贵州！“一脚踢碎了”，把这船给踢碎，不就“酥”了吗，苏州哇！“还须用线连”，拿这针一缝这不是“杭州”吗。高！

年大人陪着王爷指指点点，说说笑笑，拥拥挤挤，可由打北新桥走十条，奔钱粮胡同口，过东四牌楼，奔灯市口来了。越走越近，很快就进入灯市口了。爷几个正在那逛灯呢，猛然间，灯市口一阵大乱，“哗——”就像开了锅一样，人群波开浪裂。就听有人喊：“不得了啦，有人拖人哪！这人胆儿可不小哇！听说是皇上的孙子抢人哪！”又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救命啊！”还有人喝喊着：“打、打、打！”年大人听完了就一怔，王爷听完了把脸沉下来了。正月十五逛灯，天子与民同乐，大家伙正在高兴的时候，繁华之地，怎么有皇孙抢人哪。王爷忙说：“海川，快过去瞧瞧，不管他是谁，把他给我抓来！”王爷说了话了，海川敢管了。英雄马上分人群往前走，老百姓四散奔逃，海川挤到现场，抬头一瞧，海川可是一愣。一匹白马鞍嚼环鲜明，马上坐着一位公子阿哥爷，迎顶镶着一粒明珠，身上穿着紫色宫绸皮袍，外罩火红缎子的斗篷。看年纪也不过二

十来岁，手下有二十几个恶奴，都是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每人身上别着一根檀木斧把，抢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姑娘，这个老太太撒野打泼地喊："救命噢！抢我的女儿啦。"一个恶奴过来照着老太太胸口就是一脚，"这是你们家的造化，不识抬举。抢你们闺女算什么！"海川一想，真有这事？千人瞧万人看，随便抢人家妇女，海川不由得勃然大怒，不用说王爷有话，没话我也得管哪！海川垫步拧腰，燕子三抄水儿，飞身形过来，来到马前伸身一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天子与民同乐，你们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擅抢良家看热闹的人们！"旁边有人说："这老乡，你逛灯就逛呗，见着这事躲远着点儿，你管这事干吗？"旁边又有人搭茬道："二哥，您甭说，今儿这场事，这老太太家里有德性，碰见这位敢管，换个主儿，真没人敢问。""哟喝！你认得他？""多新鲜哪，我凭什么不认得他呀。不认得他咱们就敢说话了吗？""哎哟喝！那么他是谁呀？""你们听着吧，别人能管吗？这位是北城根儿雍亲王府的教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把旁边这位吓了一哆嗦："怎么着？童教师？大名鼎鼎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就是他？""对啦！别人谁敢管？""你怎么认得他？""这你就甭打听了。""你们俩人饭馆一块儿吃过饭？""没有。""茶馆一块喝过茶，还是一棵树底下避过雨？""哈哈！你甭废话，反正我知道他。""噢！我知道啦。一定是你媳妇被人家抢了，叫童教习给救回来了。"

海川真把这位阿哥给拦住了。他是九皇子九贝勒爷的儿子，阿哥弘涛。这位阿哥仗着他父亲的势力，仗着是皇孙，在北京城里做尽了坏事。没人敢惹他！今天他带着恶奴们到这儿来，也是为了寻欢作乐。他手下有四位教师爷，一位教师爷叫土蛛蛛何立，很有本事；一位教师爷叫神拳无双赵有来，一位叫铁头李四；最厉害的叫赛燕青周兰。这赛燕青周兰也是江洋

大盗，通过赵有来把他介绍到九贝勒府，在九贝勒府当了教师爷。他是少林弟子，有很好的功夫。

没想到这次童海川要管这闲事，阿哥弘涛勃然大怒，“什么人！乡下人竟敢管闲事！来呀，给我把他打死！”阿哥爷传下命令，土蛛蛛何立可就过来了，大胖子小短脖子小脑瓜儿，晃晃悠悠往前走，一撇嘴儿：“嘿，乡下人，放着灯不逛怎么多管闲事呀？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九贝勒爷府的阿哥爷弘涛。别说抢一个大姑娘，抢个十个八个的，那是他们被抢家的造化，你在这儿挡什么横儿呀？”童林这么一听，真是皇子府里的皇孙，哎呀，那我也得管哪！身为侠客不能见义勇为，瞧见这种不平之事不能说一说公理，那算什么英雄？这时，海川一壮英雄胆，说道：“不管你是谁，抢人犯法，把姑娘放下！”“你打听打听，你家教师爷叫土蛛蛛何立，我要你的命！”说完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海川一叨他的腕子，伸左手一托他的二棒子，左手往起一抬，右手往下一按，嘎叭一声，海川就把这土蛛蛛胳膊给掰折了。弘涛一瞧，“啊！真把我的教师爷胳膊给掰折了！”老百姓可就更乱了。正这个时候，由打阿哥弘涛旁边噌的又蹿过来一位，一晃脑袋说道：“打听打听我铁头李四是什么人物？你敢拦阻我家阿哥爷抢人，我要你的命！”举双拳泰山压顶嗡的一下就下来了。海川一撤右步，伸左手往下一压，一抬右手，说：“你叫铁头李四，我试试你这脑袋有多大劲儿。”说完照着脑门子上“啪”一掌，卟！这口血就喷出来了。“甭说你这脑袋，铁背罗汉法禅僧那脑袋多棒啊，一巴掌我都让他吐了血！”两位教师都受伤了。神拳无双赵有来垫步拧腰过来用手点指：“你这乡下人真乃大胆！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认识你家教师爷神拳无双赵有来吗？”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攥拳，单风灌耳，海川上右一滑步，褪头

一躲，立右手一叨他的二膀子，就这么一拧他，一伸左手“啪”，拿左胳膊往下一插，一掌把赵有来的右膀子给砸折了！阿哥弘涛可就急了，气呼呼地大喊道：“给我上！”二十几个恶奴就呼啦啦往上冲。三位教师爷全都伤了，他能不急吗？恶奴们各自把檀木斧把抽出来，“你这乡下人是找死，我们二十几个小伙子每人一条檀木斧把，一个人给你一下就二十多下，把你砸死！你敢管这个闲事？你问问北京城谁敢惹我呀？”海川一瞧，窝子狗全上来了。您别看他人多，这些人在海川眼睛里，什么都不是。这都是马勺苍蝇混饭吃的主儿。英雄就使了一手儿金刚八式掌的“虎抱龙拿”，又猛又狠。“哗”的一下子，恶奴们的斧把抡起来往下盖，海川就这么一矮身，一个旋风脚，啪啪啪！就踢趴下四五个。反崩一拳，叭叭叭，打得这些人鼻肿眼青，王八吃西瓜，连滚带爬，落花流水。正在这个时候，马后头有人高声喝喊：“什么人？竟敢拦阻阿哥爷抢人，你真乃大胆，认识九贝勒府的教习赛燕青周兰吗？”其实周兰和海川是同等的人物，不过，从两人所处的环境，依仗的势力和他本人的为人都大不一样。九贝勒爷允祖虽是皇子，但他却只是个贝勒。雍亲王就不然了，他是封了亲王的，贝勒封了亲王就不一样了。二者说周兰不是好人，海川是正人君子。周兰不是侠客，海川是鼎鼎大名的童侠客。这怎么能一样呢？海川一瞧周兰，三十多，黄白净脸，穿一身青，腰里煞着青褡包夹裤，外头套着皮套裤，搬尖靴鞋，白袜子。垫步拧腰过来，左手攥拳在先，右手攥拳在后，四平的架子一站：“我叫周兰！”海川说：“你是武林的败类！空有一身的武功，你助纣为虐不能用于正途！今天要管教管教你。”周兰一听撇嘴：“你也配！乡下人，休走看拳！”左手拳唰一变掌，一个引手上脚踏中宫，右手拳以掌下往前发，直奔海川的胸口。海川用左手掌的后溪穴就这么一

捋，一斜身右手就插到了。周兰往下一矮身，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海川一瞧，心说，你的能耐也就这样了。你帮着皇子府内的皇孙胡作非为，擅抢良家妇女，你不能主持正义，这个武艺算白学，你是武林之中的败类。这样我就要把你废喽！赛燕青周兰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海川双手一挽他的腕子，进步曲腿。好么，飞踹在赛燕青周兰的右脚脚趾头上，啪！这脚后跟一蹬，搬尖靴鞋全都开了绽了。"哎呀——！"赛燕青周兰一声惨叫，底下的恶奴就给架跑啦，阿哥弘涛用马鞭子点指："好你个乡下人，伤了我四家教师！家住哪里，姓甚名谁，通上你的名来！""哈哈哈，阿哥弘涛，好大胆量！没有点儿来历，在北京城也不敢管你。问某家，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童林！"海川一通名姓，灯市口的老百姓亚如波开浪裂，"哗！"——阿哥弘涛险些把马鞭子扔掉。他知道这是四伯父府里的教习，皇爷爷都知道他。阿哥弘涛吓得把人家姑娘，老太太放在那儿不敢抢了，呼拉拉分开人群，推马就跑。这老太太哭着喊着过来："哎呀！这位爷爷，我们给您磕头啦！教师爷呀，晚一点儿我们娘儿俩的命就没啦！"海川一瞧姑娘，眼泪汪汪吓坏了。她也就在十七八岁，长得确实好看。海川伸手把老太太搀起来问："你们是母女啊？别害怕、别害怕。""哎呀，这位教师爷、侠客爷，不是您小女子也活不了哇！""不要往心里去，这不算什么。你们娘儿俩在哪儿住啊？""我们母女就住在附近第三个门。""噢！你们的家离这儿很近，驴驹胡同路北，搀起你母亲来，我送你们回家。"母女二人千恩万谢。姑娘搀着母亲，由打这儿一直从人群里头穿过去。

海川把她们母子俩送至驴驹胡同到了第三个，姑娘说："您看！恩人哪，这就是我们的家，请您进去吧，我们家里头寒

苦。”“姑娘，不要客气。”“那我们母女二人应当怎么样感谢您呢?”“不需要，我时逢恰巧路过这儿赶上这事。不过姑娘，我要劝你母亲和你一句，象这种热闹场所，你母亲这样大的年纪就不应该来，即便来还可以，但不应当带着你这个年轻的姑娘来，因为你得预防坏人哪。人这么多，这么拥挤，你这姑娘家到这个地方来就很不适宜，你说对吗?”“您说得对，我们谢谢您了。以后再有这事我们也不来啦。”看着娘儿俩进了院，把门关好，瞧着四外没人。若有人跟着，那海川就得过去问问，怕这是皇孙还派人监视，跟到人姑娘的家，等我童林走了以后，他们还可以抢。这样海川出了驴驹胡同口，找王爷，可是，王爷跟年大人都不在了。海川想，也许他们已经分手各自回府了。我也回府吧，这样就奔了北城根。

来到雍亲王府奔里走，王爷早回来了。海川进来问:“年大人呢?”“他回家啦，到底什么人抢人?”海川一想，这不太好说，“得啦，事情过去啦，我把人家娘儿俩给救下来，这事情就完了。”王爷心里头明镜似的:“海川，你告诉我，不要紧，不管他是谁，你也应当告诉我。”“据说好象是九贝勒府的阿哥弘涛抢人，我把他们的教师爷都给打了。”“海川，因为是我九弟的孩子，我的侄子，你就不敢说吗?”王爷唤何吉:“吉儿，把杨师爷请来!”王爷有个师爷，就是私人秘书。这人姓杨叫杨有芝，很好的学问，海川在王府里呆着，跟杨师爷学了不少东西。时间不大，杨师爷到了,“唔呀，王爷，有什么事吩咐?”“你写个折子，奏明我的皇额玛九皇子纵子行凶，光天化日之下在灯市口擅抢良家妇女，他手下有教师爷某某，某某人，助纣为虐。把这写清楚了，明天一清早让何吉交到奏事处去。”“好吧!”杨师爷把折本写好了，让王爷看了看，又用了王爷的堂号私印，然后交给何吉，准备送往奏事处。

事情可就过去了。爷儿俩说了会儿闲话，王爷休息。海川回府，跟徒弟们一块儿练功，到时候大家伙都休息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早起来，海川吃点东西正要奔王爷府来，底下人进来了，“侠客爷，外头来了一个人，打算拜望拜望您。”“噢！这人多大岁数？”“有五十多岁。”“噢，有请。”海川跟着往外来，等来到门口一瞧，个儿不高，身上穿着夹裤夹袄，外穿老羊皮的皮套裤，皮坎肩儿，腰里煞着青褡包。脚底下牛皮靴子，头上戴着卷沿儿大毡帽，由于口外的风硬，吹得两个颧骨里黑黑的，黄白净子挺精神，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闪闪夺神，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颌下的胡须有几根白的。“侠客爷！”这个人，过来就要行礼。海川伸手相搀：“老英雄，初次见面，我可不敢当，请进来吧。”“好好好！跟您借步坐。”这样，海川把他带到客厅，让底下人献上茶来。这位老英雄坐下了。老英雄把卷沿儿大毡帽摘下来。海川这么一瞧，喝！锃明瓦亮的一个大秃子，一根头发没有。海川问：“老朋友，我跟您素不相识，怎么一旦之间来到寒舍，一定有事吧？”“啊”这老头儿一抱拳：“侠客爷，昨天您在灯市口行侠仗义，不避权贵救了我的姐姐跟我的外甥女儿，我特地前来道谢。”“哎呀，老英雄，这么点儿小事，何足挂齿。老英雄，我看您到我府门口，两只眼睛往四外寻查，您八成有案吧？”“侠客爷好眼力，我在北京有人命案。”“不要紧，您在我这儿犯不了案。请问老人家贵姓高名？”老人躬身施礼，备叙前情。

这个人姓武，叫武云飞。师父给起的外号叫虬首龙，就因为他脑袋上一根头发没有。家境贫寒，父母都死了，是永定门里的人。永定门里二条胡同住着一家姓张的，就是海川救的这个老太太的父亲，名字叫张善张佬儿，是买豆腐的。这个老头儿就是武云飞的亲娘舅。由于父母都没有了，云飞就跟着舅舅

在一块儿，帮着卖豆腐。武云飞跟表姐岁数差一点，表姐生日比云飞稍大。这样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顿，起五更睡半夜的，也实非容易。因为家境太穷，有一年武云飞脑袋上长秃疮治不起，就落了这么一个大秃子，所以一家老小都管他叫秃子。武云飞天生好玩，没事了，五冬六夏他就跑到永定门城墙的外边，跟一帮孩子爬城墙。武云飞爬城墙可爬得快着呢，由打外边扒着砖缝儿一会儿爬上去，谁也爬不过他。天都大黑了，人家都被父母喊回家去不爬了，武云飞还爬呢。谁找他呀？他舅舅也没那工夫，见面也不过是骂几句就完。有一次爬城墙玩，都爬到城墙半截儿上了，突然间打上边下来一口粘痰，“啪”，正吐在武云飞的秃脑门上，武云飞一害怕，险些没扒住。如果脑袋瓜朝下一看，掉下去非摔死不成。这孩子气大啦，他翻起眼睛一看，上边垛口堆儿上坐着个人，这粘痰就是他吐的。武云飞紧爬几下上去了。武云飞一瞧，这人也就在四十上下岁，三绺墨髯，赤红脸儿酒糟鼻子。那鼻子特别红，两道浓浓的眉，一双虎目放光，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垂于脑后，一身蓝，煞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云飞一瞪眼：“嘿！老头儿。”“哈哈，小孩儿。”“我这脑门子是痰桶吗？”“天黑了，眼睛花啦，我拿你这脑门儿当痰桶啦。”“有拿人脑袋当痰桶的吗？幸亏我爬惯了城墙，我要一害怕一闪手，掉下去还不得摔死？”“你真要往下掉，老头儿也抓得住你，一长腰下来，比你快得多。抓住你，你也死不了。”“要这么说，好像是我的不对？”“可不是您的不对吗，不过这倒没什么。”云龙拿手抹了抹这口粘痰，往自己的破衣服上蹭，他要走。老头拦住了：“我问问你，别的孩子都不爬了，怎么你还爬呀？”“人家有爹有娘有人疼，我没爹没娘谁管我呀。”“那么你怎么活着？”“我跟着二条胡同我舅舅张善张佬儿卖豆腐，饥一顿饱一顿，反正就这么

儿口人。除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我舅妈算我一家四口人。”“噢。你应当学点本事，将来帮着你舅父舅母改换门庭。”云飞翻了翻眼睛道：“您看您说的容易，我，我练什么本事？认字？家里请不起先生，也上不起私塾；练武？谁那么缺心眼儿教我这穷人家的孩子？”“哈哈，你说的对。你看我这人就缺心眼儿。”“怎么回事？”“我就惦着教教你。”“得了，您教我什么呢？我给您拿不起钱，甭说没钱请您吃饭，连住都没有地方。”“住我自己找，饭我自己吃。”“那我也不能学，我还得帮我舅父、舅母做买卖呢。”“不耽误你帮着做买卖，背着你舅父、舅母学能耐，我非教你不成。”武云飞一听心说，还有这事儿呢，我不学他非要教。“那么您会什么？”“你就看这手儿。”就看这老头儿一长腰，嗍！蹦起老高，打了个旋风脚，然后脚扎实地。“你瞧这手儿怎么样？”“这手倒挺好，我愿意跟您学。”“来吧，给我磕个头。”“买不起香。”“就这儿磕就行了？”“行行行。”“师父在上，弟子武云飞在下。”“孩子，你把我领到你家后院去，每天晚上没有事了，你们家收工了，我来，人不知鬼不觉，咱们就在后院练。等到你会蹿会蹦能走了，然后你到师父那儿去练。”“师父您在哪儿住啊？”“我在下洼子陶然亭住。”“好吧。”武云飞行完礼以后，同着这位老头来到自己二条胡同家门口，转到后院，一个破栅栏墙外头说：“您瞧，要练就在这儿。”“行了，咱们风雨无阻，我什么时候来，你得什么时候在这儿等着我。”“这个您放心。”老人家蹦进院子里，看了看，然后打发武云飞回家了。打这天起，每天老人来，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都来。真是风雨无阻。给武云飞盘腰窝腿站架子，教给他小巧之艺。拳脚军刃一齐学，一晃就是三年。武云飞也有十四、五岁了，脑子也开化了，他可就奔了陶然亭。每天晚上刻苦学艺，从不间断。这也没有妨碍他帮助舅父干活，而是干得更多了。除去

干活，就刻苦练功。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十二年，武云飞都二十好几了，个也高了，秃脑袋更亮了。他使一口单刀，会打十二只铁莲子，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之间打香火，百发百中。这天老师跟他说:“云飞呀。”“师父。”“哈哈，你看咱爷儿俩感情不错，一晃十几年了，我到北京指望逛一逛，没想到发现了你，我瞧你这孩子有点儿出息，把能耐教给你，我给你个外号叫虬首龙武云飞。”虬首龙的意思就是秃脑袋。“行啊，师父您给我起什么我就叫什么。”“好极了，这儿有个小包袱，一口单刀，十二只铁莲子，另外有散碎银两十两，给你做个零花儿，我知道你家里穷。”“对了，不瞒您说，家里不但穷，而且我表姐要出门子了，嫁到驴驹胡同西口路北第三个门，表姐夫是个读书人，还可以。表姐很快就要出阁了，家里去一口人，剩下我们三口儿，舅舅、舅妈一天比一天老。师父，您给孩子我这些东西，您要干什么呢?”老人家一笑，“我要回家。”“哎哟，师父，弟子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师父我家住在山东泰安州于家坡。我姓于名庭字子玉，人称醉仙翁。”就起根由头说了一遍。

原来于家坡有五老。这五老可只有两头儿是亲兄弟。当中这位姓“于”，但不是一个“于”。五老大爷就是这个老头，因为他一生就好喝酒，所以火烧中宫，鼻子都喝成酒糟的了。他的二弟叫“九疑翁”余让。这个“余”是伍余元卜的余。三爷叫“镜湖翁”虞湘，虞万支柯的虞。四爷叫“白云翁”俞谦俞伯陶，是俞任袁柳的俞。五爷是干勾于，于富于松林。跟大哥于庭是亲哥俩儿。哥五个中能为最好的可数这俞谦俞伯陶了。这五个人是把兄弟，人称泰安州的五老。功夫可都了不起。这一次，于大爷上北京是来逛逛京城，天子脚下永定门巧遇武云飞，结果

把能耐教给武云飞了。

师父把自己的情况跟云飞说明之后，爷俩洒泪分别。于大爷走后，武云飞只能把师父给的银子、刀、铁莲子，用一个镶牛皮的口袋盛着，蔫蔫的带回家去了。等帮着舅父、舅母把表姐的事情办完了，武云飞可就开始认真的练功了。每天都要练。老头张善就纳闷儿，这个孩子一天到晚的他怎么老练呢？我瞧他身子骨儿跟一般人也不一样呀。有一次，武云飞出去了，老两口子一检查武云飞的行李，发现了刀跟铁莲子，还有银子。"哎呀！这个孩子一定不学好，勾结江洋大盗，这是断道劫财得的钱哪！我们二老虽然穷，君子安贫，我们卖豆腐钱来得正道。"老头子直生气，等武云飞回来，张善喊："跪下！"武云飞吓了一跳，赶忙跪下："舅舅您怎么啦？""怎么了？哼！我打你。"云飞忙追问："舅舅，孩儿我怎么了？""我问问你，你这刀哪儿来的？铁疙瘩哪儿来的？你那银子又是哪儿来的？你给我说实话。""舅舅，……"武云飞没法子就把十二岁上爬城墙巧遇老恩师，后院练艺，最后陶然亭又练艺十二年，练就了一身好功夫。接着又说："一口单刀、十二只铁莲子，还有钱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还给我起个外号叫虬首龙。我有一身的功夫，您不信您瞧着。"说完，一拔腰噌的上房了。"下来！那不成大飞贼了。""这是师父教的。""你师父也是飞贼！不管怎么说，学了能耐也要走正道。"其实，老两口子倒是很高兴。舅父说："你姐姐也出阁了，家里就剩你了，孩子，要好好的支应门户。"云飞应允。

五月节，舅母把云飞叫过去："你都二十好几了，你看，过节了，怎么着也得让你今个儿歇一天，我这儿有两吊钱你拿着，你自己也有钱，愿意带着就带着，你可以逛逛庙去。愿意逛哪儿就逛哪儿，我不管，你去吧！"云飞一想，舅母既然这么

说，好吧，自已带俩钱，穿着长衫，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嘿！光头不戴帽子，晃着秃脑袋。云飞打家里出来，从永定门奔天桥，走前门五牌楼、隆福寺很热闹，做买做卖的很多。云飞东张张西望望，行无定所，这叫瞎逛。头层殿、二层殿、到三层殿的院儿里头，前头有这么一个月台，周围都是条石，四五丈见方。当中用小铁锹把这块土地儿完全都翻出来了，十分喧腾。北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茶壶、茶碗儿和钱盘。周围放着儿条“扎脚子”板凳，这板凳上头放着骆驼毛绳儿，搁着几身褡裢，周围站着些人。云飞一瞧这是个跤场儿呀。在板凳上坐着几个大个儿和小个儿。大的膀大腰圆，小的瘦小枯干挺精神。一个大个儿站起来，把衣服脱了，穿上褡裢，系上骆驼毛绳儿，一个年轻瘦子枯干的也把褡裢换好了，辫子盘起来，也穿上刀螂肚的靴子，两个人可就下了场子了。也甭管是活跤死跤，反正看的人是很多很多。两个人专讲究使绊儿，大绊儿三千六，小绊儿赛牛毛，摔跤、练武虽然不是一个行当，但道理是一个，你要用这个绊儿摔人家，人家就能因势利导借着你这个绊儿用那个绊儿来摔你。相反你也可以利用他的绊儿来摔对方。摔跤讲究蹦、拱、踹、豁，倒、爬、拿、里、刁、勾。有这么句话，长怕拿腰短怕薅，胖子摔跤怕转悠。转悠三圈儿他喘啦，你再摔他那就省劲啦。武云飞瞧着瞧着，大个儿跟小个儿喳上了。几下一转悠，大个儿一伸手把小个儿就给抓住了，唰的一下他惦着把这小个儿给扔出去，没想到小个儿这么一盘，盘上了，大个儿把他扔不出去了。小个儿抡着大个儿转悠，三圈过了，大个儿直喘。这时候，大个儿手一发软，小个儿的往下这么一站地，伸右脚就是一个别子，“啪”，把大个儿摔了一个大跟头。大家伙喊好给钱，武爷不给钱，一晃秃脑袋，他死气白赖喊：“好嘿！小个儿把大个儿给摔了，哈哈哈！

大个儿是水梢没梁，饭桶！”本来摔跤这个东西很难说，你说你身大力不亏，不见得能把小个儿摔了。你别看个儿小，不见得摔不过大个儿。大个儿叫小个儿摔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心里就有点不痛快，武爷一晃秃脑袋，在旁边这么一嚷嚷，“大个儿饭桶！”这大个儿脸上有点儿不挂了，站起来冲着武爷一指：“朋友，你看我是饭桶啊？”“啊！不错您哪，哈哈哈。您有点儿象饭桶，怎么着您哪？”武爷一梗脖子一晃秃脑袋，不含糊。大个儿一招手：“看来你是行家老师父。”武爷一撇嘴：“不敢当，多少明白点儿。”“请上来咱们二人摔一跤。”“行啊您哪，没关系。”武爷一拔腰上来了，往场子里头一站，“怎么摔您说话吧。”大个儿一指：“那有褡裢，您穿上褡裢，摔倒人白摔。”“好哇，还有这么一说呢。来吧！”武云飞不脱衣服，穿着大褂儿，伸手拿过褡裢也穿上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说坎肩儿不是坎肩，说马褂儿不是马褂儿，这寒碜呀。连看热闹的都嫌，说这位真不怕丢人。武云飞拿骆驼毛绳这么一系，系好了，一晃秃脑袋往这儿一站：“朋友，穿上褡裢摔死白摔，哈哈哈！来吧。咱们二位过过汗儿吧。”这大个儿拿手往嘴上这儿一送，这叫焖焖指甲，别掰了。只见大个儿脚踩黄瓜架，一晃身就过来了：“朋友，好哇！咱们俩来一下子。”这大个儿想什么呢？小子就冲你这相儿，你也不会摔跤。我给你来个脆的，我上步一夺你的偏门子，伸右手一捅你的小肚子，给你来个大背胯倒口袋，摔不出你蛋黄儿来那你不是鸡蛋！大个儿有两下子，他往前一赶步，伸左手一抓武云飞的偏门儿。这摔跤跟武术是两码事。您看，摔跤是不沾上手无法见跤，你非得抓着对方，对方再抓着你，你能使绊儿，他也能使绊儿。那么就看谁的手快，谁的绊儿麻利，谁的绊儿有功夫。这武术可不同了，武术是不让你摸着，摔跤是非摸着不可。武爷一瞧他抓自己来了，上左一滑步，立

右手一拨他，顺手牵羊借劲儿。他往前栽身儿要抓武去飞的偏门儿，而这时候武爷一闪身，一揪他的二棒子，一立右手，照着大个儿的脖子“啪”就一切。看得出来，您那不是跤绊儿，您这是武术。如果把式真练好了，摔跤的老师父赢不了练把式的。武云飞这一下，大个儿的乐儿可就大了，噔噔噔，往前赶步，脑瓜往下这么一栽，啪的一下，脑袋正栽在石头帮子上。啪嚓一下，万朵桃花开，脑浆子迸裂，这一下把这大个儿给摔死了！看热闹的人可就乱了。武爷往这儿一站说：“哈哈哈，穿着褡裢，摔死白摔！”可是武爷心里也含糊了，您别看这么说。人家旁边过来好几个人劝说：“朋友，你是摔死白摔，不过到底是摔死人了，你先别动，马上把地方找来。”时间不大，地方来了，一瞧，问：“这是谁呀？”有人告诉了，说：“这是那雷，镶蓝旗的旗人，住在东四五条胡同。他家里有媳妇。立刻派人把那雷的媳妇找来，那雷的媳妇哭三溜，喊三溜，哭天抹泪，恳求官府作主。可人家跤场的这些师父们都是证明人，说得按跤场规定办事。地方细问武云飞：“朋友贵姓啊？”“我姓武叫武云飞。”“噢，武爷。您跟那雷摔跤来着？”“那没错儿，你看看，还穿着褡裢呢，那雷这死鬼跟我提了，穿着褡裢摔死白摔。哈哈哈，这没关系，还哪位咱们再来来？你是地方，赶紧把死尸挪挪，我们接茬儿再摔。”地方心说，哪儿有这事儿啊，人命关天还摔哪！便说：“武爷，不错，摔跤的穿上褡裢摔死白摔，可是有一样，你这是用跤绊儿摔死的吗？”“嗨！什么叫跤绊儿不跤绊儿啊，谁倒下谁算输呀。”“那可不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官司你得打。”“打官司，没关系，反正我穿着褡裢呢。”“对，您哪，到了县衙门，经过大老爷问问，也只不过就是罚您个三吊五钱，给死者一出殡。”武爷一想，这个可就容易多了，其实，人家地方蒙他呢：“这官司你得打呀。”“当然我得打。”“好

吧。”地方一伸手把脖练儿拿出来了:“先得给您使上点儿国法。”哗啦啦，武爷一揪，得！锁上啦。地方派了人看着尸场，然后连跤场人，再从人家看热闹的里头找出两个证明人来，还有那雷死鬼的媳妇儿，地方全带着，由隆福寺可就奔大兴县了。

来到交道口南大兴县衙门，一问:“众位办差值班?”大家伙儿一瞧，喝！这带差事来了。就说:“啊，今天是张头。”时间不大，班房里的张海张头出来了:“哎哟喝！众位辛苦辛苦。”“张班头。”“什么事?”如此这般，隆福寺跤场出了人命了，摔死的是镶蓝旗的旗人，名字叫那雷。这是他媳妇儿，这是本跤场的负责人，这位是摔死人的凶手。就把武云飞带进来了:“你摔死的人啊?”“那一点儿不错。”“好吧。”把手铐脚镣子拿出来，给武爷三大件儿全带上了。武云飞可不在乎啊，他有硬功夫啊。但是他想官司我得打，犯国法受王章嘛。张海张头儿打这儿后院来，见到堂役就说:“您给回大人一声，有一个案子要禀报大人。”堂役来到了书房，跟大人一回禀，大人叫他进来。快壮皂三班人役喝喊堂威，各持鞭排锁棍，老大人升了大堂。“来呀，带地方!”时间不大地方进来了。“地方孙三给大人磕头。”“孙三，隆福寺跤场上如何伤了人命，你从实讲来。”“禀大人，下役孙三等知道信儿，到了隆福寺跤场，死者已经咽了气了。凶手并没逃走，他身上还穿着褡裢。据他说好象是死者让他穿上褡裢，说摔死人白摔。据目睹者说他是用武术摔死的，而不是用跤绊儿摔死的。再说摔跤他也是外行，哪有穿着大褂儿，上边又穿褡裢的。”大兴县知县姓齐名字叫齐光甲，三顶甲出身，很有才能，你想想在天子脚下一府二县，没两下子是呆不住的。齐光甲险些乐了，穿着大褂儿再穿褡裢，这真是天下少有。地方的话说完了，师爷、誊录生把地方的原词完全都写好了，让地方签了字，这就是原始材料。把材料放在这儿。“来

呀，带证人。”把几拨儿证人带到，人家跤场上的一部分证人说，武云飞摔死那雷用的不是跤绊儿，而是武术。旁边的证明也这样说。大人让他们押了供，取了保，然后让这些证人全回家，又把那雷死者的妻子带上来。女人跪倒磕头：“小妇人给青天大老爷磕头，青天大老爷作主，我爷们儿无缘无故叫人家给摔死了，我指着什么活呀？请大老爷让他抵偿兑命。”问了问经过，“好吧，下去吧。”安慰一番也让下去了。“来呀，带武云飞。”时间不大，武云飞进来了，一拉脖练儿往堂口一跪，大人一瞧，这人还穿着褡裢呢。“武云飞。”“在。”“你家住哪里？”“城南马家铺。”他不敢把舅舅那儿说出来。“你到北京城干什么来啦？”“启禀大人，我到北京城来逛一逛，到了隆福寺我发现这跤场摔跤，小个儿把大个儿摔了，小民这么一乐，大个儿有点儿破门帘子挂不住了，他往上叫我。不瞒您说，草民也会一点儿，这样我上去了，穿好了褡裢跟他一摔，一时失手，我把他给摔死了。禀大老爷，穿上褡裢，摔死人可白摔。”“武云飞，你真乃大胆！”“哟！”武爷一晃秃脑袋，心说，要坏！大人说道：“虽然说穿上褡裢摔死白摔，但是那也得根据事由。我问问你，你用的是跤绊儿吗？你用的是哪一个绊儿呀？”“这个跤嘛，我是外行，我会一点武艺，哈哈哈，反正我一揪他，他往前一栽，拿巴掌一切他脖子。”大人这么一听，这哪是跤绊儿呀，摔跤里有切脖子吗？只有夹脖才是摔跤里的绊儿啊。知县原来摔过跤。“噢！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吗？”“不敢蒙哄大人。”“好，你抬起头来，我来看看你。”“有罪人不敢抬头，冲撞大人的虎威。”“掌面。”“是！”秃武爷一抬头。大人一看武云飞是个正人君子，不像坏人。但是你有人命啊！“来啊！”把三大件的刑具撤去，把他的褡裢脱下来，标好了牌子，马上又把三件儿砸上，然后把武云飞禁入监牢。

武云飞被押入死囚牢内。进了牢门这么一看，武云飞就含糊了。这里头臭味难闻，囚首垢面，一个个犯人都是三大件儿上着。这个牢头也就三十多岁，一脸的横丝肉。先搬个凳让他坐下："朋友贵姓啊？""我姓武，叫武云飞。""哈哈哈，你来到兄弟我这儿了，没别的，你放心，绝不能让你受委屈，你这个案子是摔死人了，你还是够朋友。""是，您夸奖了。""你府上什么地方？""马家铺的人。"牢头接着说："噢！我可跟你说，咱们这大牢以内吃的喝的一切，你得听我的。咱们牢前不种黑豆，牢后不种高粱。钱嘛，得由您自己掏啊，您还是提个朋友吧！"武云飞就明白了，噢！这是要在我身上生财呀，我舅舅卖豆腐这么多年还是卖豆腐，就是把那点豆腐本儿全拿来，也不过十两八两银子。我能把舅舅说出来吗？武云飞跟牢头商量着说："朋友，我家里头日月也很不好，你看我的穿装打扮也不象有钱的人。但是我武云飞是交朋友的人，我看牢头哥哥您就是我的朋友。只要姓武的打牢里头滚出来，我有一份儿人心。相反的，哥哥您要打算给我来点儿私刑什么的，那你可就不够朋友了。""哟喝！给我狗掀门帘子——要嘴儿呀。行啊，看来你这秃爷爷还够意思啊。那好吧，先让你来点小三灾儿。来呀，让他蹲会尿桶！""是！"这牢头把脸蛋子一耷拉，狱卒赶紧拉着武云飞脖练儿，脚踩黄瓜架，趟着镣往前来，走到大牢的犄角儿上。说真的，这蹲尿桶的滋味儿可不好受，这个大尿桶有三尺来高，犯人谁都朝这里撒尿。这尿桶都使了多少年了，滟臊滟臊的。狱卒拿着脖练，拉着武云飞过来了。顺着这个大木梁穿下来，底下有个小铁钩，把脖练儿往铁钩上一钩，武云飞打算不往这尿桶里头探脖子不行，这练短，抬不起头来，武云飞两只脚紧靠着这尿桶边儿一站，骑马蹲裆式，两只手一揪短练儿，脑袋、嘴都在这尿桶上边，正闻尿味。喝！真臊！武爷心说，

嘿！长这么大，我还没闻过这种味儿呢。最要命的是人家犯人还到这儿来撒尿，人家哗哗哗往尿桶里一尿，这尿往起一溅，溅得武云飞一脸一嘴！武云飞心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打死人，出大差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痢，我姓武的不含糊。你这私刑，姓武的可以不受哇！好在武爷有功夫，自己只当在这儿耗功呢。哎呀！这滋味可真难受。到了晚上，吃饭了。窝头咸菜条，泡点溜锅水儿。牢头问武云飞："朋友，怎么样啊？哈哈哈！"武云飞心里头咬牙，嘴上可说："嘿！哥们儿，这尿桶蹲着可很舒服呀！""嘿，哈哈！"敢情这牢头外号叫小刀子，十分凶恶阴险。"好吧，让你歇会，给他放到鞭床上去。"武云飞心说什么叫鞭床呀！等他叫人拉到这儿一瞧，武爷可就咧嘴了。本来这炕上躺十个人，现在已经躺十八个了，人挤人，挤在一块儿，腿腕子这儿是一根横木头棍，由这头往下一压，那头儿一锁，把你腿腕子压住了。脖子这儿一根长棍压住了，你想动根本不可能。武云飞可没有越狱的心，他只想着自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或者是斟酌情节我可以不死，熬几年我能出去就完了。没想到这私刑实在凶恶！"来来来，给他腾个地方！"这犯人已经挤不下了，这狱卒会一手功夫叫刹车。什么叫刹车？就是用脚一蹬墙，拿他的屁股一拱犯人的脑袋，硬拱出一个缝儿来，让武云飞往这儿一躺。等武云飞一躺的时候，他一起来，人一挤，武爷"噔"又出来了，这横木棍拉不下来。武云飞三次都没躺下，这个罪过就实在不好受了，狱卒拿着鞭子啪啪叭叭就是一顿抽打，打得犯人呲牙咧嘴。牢头在旁边站着："给我打！""武云飞秃脑袋一晃，双手一错，嘎啦啦，把手铐子错折了，跟着一猫腰，两手一错镣，三下把镣给揪掉了，连铐带镣用手一攥："你们这私刑武大爷可不受！"犯人们一愣神，狱卒一瞧，了不得了。这牢头转头要跑，武爷上去"啪！"就拿这铁手

铐、脚镣，照他脑袋一下，把牢头就给砸死了，回手又一下，把狱卒也砸死了。武云飞飞身形起来上后看，后窗户都是拿大沙木插的，说真的，太结实了。武爷伸右手“叭”一砸这沙木的窗户棂，由打这后窗户“蹭”的一下就蹿出去了。长腰上狱房，狱里头呛啷啷，犯人一阵大乱。“了不得啦！有人越狱啦！”武云飞一想得啦，一直就往永定门来了。连夜来到自己家门口，越墙而过，舅父、舅母都刚躺下。武云飞在窗户外头一叫：“舅舅、舅妈。”老夫妻两个一直等着，不见云飞回来。这一听叫门，急着问：“云飞，你上哪儿去了？”“您别点灯，把门开开再说。”门打开了，云飞进来趴地下磕头：“我惹祸了。”就把今天的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舅舅我可要走了，我不能给你们二老抓把土埋了，养老送终都得看我表姐了。但我也不能把祸给你们留在家里，我走了。”老太太没吓死：“孩子，你怎么打死人哪？”“这没法子啦。”行完礼磕完头老太太拿出二两银子，武云飞一摆手：“我不要。”来到自己屋中，连军刃带十二只铁莲子完全都带好了，远走高飞！出离家中越城墙，举目无亲。干脆出口外吧。云飞这么一想，踩脚绕走北京城，可就奔了昌平县进关沟，出居庸关就奔口外了。

武云飞半道上做了几号买卖，赚了点儿钱，银两路费足啦，自己换了衣服，干干净净。来到口外，真是景物全非，风土人情全变了。来至在塞北，往前走跟人打听，前边有个大镇甸，叫沙雁岭，因为北边有一片大山，就叫沙雁岭。这个镇甸起码得有五六千户，是个通衢大镇。武云飞溜溜达达进了镇，一看路南有座大店，黑匾金字：“何家老店”。敢情这店姓何，在宦行台，安窝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看得出来，这个店很大。这时打里头出来一个伙计。二十来岁，剃得黢青的头皮儿，能说会道的。“客人住店吗？咱们何家老店吃喝也便宜，

做出菜来也很有味道，您就住这儿吧。”“好吧，我住下。我问问你，有跨院儿单间儿吗？”“有啊您哪，爷台，您跟我来。”武云飞跟着伙计往里走，来到三道院儿往东，东边有个月亮门，进去往北，奔北房，三间，确实很干净。“您瞧这三间房，爷台，好不好？”“很好很好。”武云飞进去，把小包袱放下，军刃也放下。擦脸漱口，沏上茶喝茶。武云飞问伙计：“贵姓啊？”“我姓何，我叫何小三儿。”“噢，你跟本店的掌柜是本家？”“不错，掌柜的是我本家一个大老。咱们这店是老店，三辈子啦！”“好啊。你们这地方叫沙雁岭？”“啊，我们这儿北面有座山叫沙雁岭，所以这地方也叫沙雁岭。”“噢，是这么回事。”伙计伺候着，武爷到时候喝点儿、吃点儿，想着自己已经不能回关南了，一阵的难过。来到口外举目无亲，我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啊。我看这何家老店店也大，这伙计何小三儿也挺和气，咱就不如在这儿住下来。这样武云飞就不想再走啦。白天出去遛遛，各处逛逛，晚上回来，每天如此，在这儿一住半个月。武云飞不断的拿出几两银子来给何小三。时间一住长，显得闷得慌。这天，何小三对武云飞说：“爷台，您还是外头逛逛去吧。”“哎呀，你们这一带我全都逛到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风景，我早逛腻了。”“爷台，逛腻了您也出去逛逛去。”“你这是什么意思？”“您在店里头呆着不太好。”“为什么呢？”“爷台，您是关南人，您总给小子我点儿零钱花，我感谢您。您在店里住下一闷，您瞧西院里有宝局，您极容易走上这个道儿，一上了这赌道儿，恐怕您带的这点东西很快就得输在这儿。”“哎哟喝！你们这儿有宝局？”“有啊！所以我愿意您外头去遛个弯儿，晚上回来吃完饭一睡觉，明天您出去还遛弯儿去，比什么都强。”“那么你们这儿这宝局？”“噢，我们这宝局一共是四股儿，再加我们掌柜的。掌柜的是胳膊股儿，因为借他的地方。这四股的

头一股姓王叫王强、王大爷，人称坐地虎；二一股就是朱三爷，他的外号叫铁算盘朱三，就是我们店里头的写账先生，手笔很好；三一股儿是净街神孙利孙三爷；四一股是我们掌柜的四兄弟，叫铁胳膊何四。他们哥儿四个加上我们掌柜的大爷，一共是五股，我们掌柜的不拿钱。说真的，这些位都是站着能打，躺着能挨，抓土扬烟儿的主。哈哈！您瞧宝局这个行业，好人没人干，赖人干不了哇！说真的，每天可不少进钱哪。”“噢！好吧，你带我到那院去看看。”“您别去，我瞧您是个好人。武爷，您不能走这条道儿。”“唉！我闲着也是闲着嘛！”“您要去那就让您随心随意得啦。”云飞跟着何小三奔里走，进了西跨院。武云飞要跳宝割肉，威震沙雁岭！

第五十三回 跳宝局威镇沙雁岭 三月三齐赴松棚会

上回书说到武云飞伤人命逃出北京城，来到塞北口外，住在沙雁岭何家老店。伙计何小三说出西院的宝局，那是毁人的炉啊。武云飞一时高兴，叫何小三领着自己，往西里院而来。进了月亮门儿，北边是三合房，搭着大天棚。进院子的北屋，就是宝局。何小三一挑帘栊，武云飞跟着就进来了。喝！里边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哪！有坐着的、站着的、靠墙的、蹲着的。看那表情，舒眉展眼的、双眉紧锁的、长吁短叹的、顿足捶胸的，还有挤眉弄眼龇牙咧嘴的。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当中长条的宝案子蒙着白布单，正中一个茶盘里放着四四方方的铜宝盒儿，人群后边还有登着大凳往里探头看的，宝案子本家有五个人，一个掌柜的，就是这“净街神”孙利。他们几个人每天轮流倒替。今儿个是孙利。还有四个伙计，您瞧，四个伙计每人把两只手都放到案子上，一共是四个人八只手。唯有这“净街神”孙利只把右手放在案子上，一共是九只手，按人家宝局的意思，就是你来上这儿押宝来，九死都没有一生，看起来宝局这个赌钱场实在亏心。当然这个宝案子应当后面拿布搭起个篷儿来，宝官儿在这里头做宝。宝盒冲着自己胸前这面的是四方，这就是么。冲着右手下垂手的就是二，对门的是三，末门的就是四。里头这宝籽儿成个红月牙儿，这个牙冲哪边就是儿，这个不能错。这个帮宝的也不见得准是打开盒盖抠这宝籽儿，底下有个机关，拿手指头一动，这个宝籽儿在里边就得跟着动。这个宝官可不是做明宝。他在宝案后头高凳上一坐，不

怕你瞧出红来。什么叫瞧出红来？就是他做的宝他知道是几，您要押得注小，当然他不在乎，比方说，他要做的是4，您压五千块钱的4，他动心不动心哪？他只要一动心，在他浑身上下某一点上就有反映，这就是漏红。有这么一件事，据说有个好宝官，这些好押宝的跟了他好几个，没有发现他漏红在什么地方。最后发现了，他的后脑勺争嘴窝儿当中有颗痣，痣上头有根毛。您要是押的是大注，又押在他做的这个数上头，他这根毛就动，一动就知道他动了心了，正押在他做的数上。那样，这宝官就得赔，这叫漏红，可了不得。

这位宝官是大宝官，口袋里做得了，把宝盒子掏出来往这儿一放，不动了，您随便押。大家伙儿七哩咔嚓，注下得都特别大。您要押十两银子，您就得搁十一两，那一两是头钱，您压二十两，就得多搁二两。1、2、3、4这是四门，随便押。您如果说押孤丁，一个赔三，一般的说都是两门赌，押大拐就是3、4，押小拐就是1、2，押红拐就是1、4，押黑拐就是3、2，押单穿就是1、3，押双穿就是2、4，都是两门儿赌，不见得准得输，没准儿的事。

武爷瞧完了之后，那儿可喊“押、押、押”！大家伙儿下着注，武爷上来了。“众位，我押一注。”“押哪儿，您哪？”武爷对这玩艺儿根本是外行，但是多少他也懂点儿，一伸手掏出五十两银子，再拿五两做头儿，一共是五十五两。“我押大拐！”大拐就是3、4赢，1、2输，人家伙计一喊:“免了啦！”因为上头注大，有五十两银子呢。有过来揭宝的，啪这么一撕宝，铛儿一见响，真那么巧，真“3”啦！武爷可就赢啦。五十两银子，当时兑过来。武云飞一瞧，头一宝押赢了，自己连本带利往怀里一揣，他想久赌无胜家啊，大家伙儿一瞧武云飞这个押宝的可邪兴，头一宝押赢了抹头就走，不押第二宝。

何小三还在院里等着他呢。“怎么样武爷?”“嘿! 我这头一宝就押红了，五十两银子，给你二两。”武爷回到东院自己喝茶去了。到第二天这时候又来了，不用何小三带着了。那儿正喊着“押啦、押啦，开宝了——”武爷分人群进去:“众位，我押一注。”五十五两银子往这儿一搁,“我押大拐。”一揭宝，又是3啦! 武爷又赢了。跟着兑银子，拿起就走。大家伙一瞧这位可好呀,“黑脸赌”! 马上人家又接茬儿押了，武云飞回到自己的房中喝茶。到第三天上又来了。由打这天起，是每天到这时候准押一宝。正赶上都是三，您说多新鲜。一个多月武云飞的钱可就赢了不少了，白花花的银子就一千多两啦。把银子搁在自己的房中，到了时候就来，还照样押“大拐”，五十两银子。这铁算盘朱三可就琢磨上了，晚傍晌儿一收柜，本来他们这个宝局每天除刨净剩，也就是五、六十两银子，叫武云飞这一注就给弄走五十两去，他们这四股儿分，甭说还有大爷何光五股儿，一个人就剩几两银子了，朱三对哥几个说:“嘿! 我说哥儿几个咱们得想点儿办法。这武云飞、武秃子一个多月赢了咱一千多两银子去，进门就押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咱们这宝官儿怎么到这时候一定就做‘3’呢?”朱三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商量上了。朱三先说:“哎! 要不这么办，咱们月亮门这里，给它安个眼，这秃武一来，您就咳嗽一声，咱们这屋里头赶吧揭宝，该赔的赔，该搂的搂，等到下一宝绝不再做‘3’，咱们改成2、4、1都可以。如果这宝咱们做的根本不是3，那咱们干脆就等着他，外头一咳嗽，他到这儿一押‘3’，这宝他不是就输了，咱们得设法把这笔钱赢回来。”大家伙儿一听铁算盘朱三这手儿还真高，那么谁去呢? 这时铁胳膊何四说:“这么办吧，我在外头当个眼线吧。”大家商量好了。

第二天，琢磨着武爷快来了，何老四就在月亮门这儿站上

了。果然，吃完早饭没什么事儿了，武爷也喝足了茶，揣着银子来了。到了月亮门儿，何老四就咳嗽一声，这一咳嗽，屋里头这一宝正是3，马上就揭了。注不齐就揭，该赔的赔，该搂的搂，下一宝不做3了。武爷等着下一宝做得了以后，分人群进来，“我押大拐”。五十五两银子往这儿一搁，一揭宝不是3，武爷扭头就走。心说，我没押红，押黑了。到了第二天，武云飞又来了，刚一到月亮门，何四咳嗽一声。他这么一咳嗽，武云飞不感觉，自己挑帘儿进来，这宝做的根本不是3。因为人家一听咳嗽就等着了。等武爷的注押上了一揭宝，不是3了，武云飞又押黑了，自己转身形出来了。第三天又来了……日复一日，每天五十两，每天五十两，一个多月，把银子全部输净。银子输净了，武云飞恍然大悟！噢，看来这个毛病是在月亮门里头放上“眼”了，“铁胳膊”何四一咳嗽我再进去，里头就变了。嘿！他们这开宝局的实在是损阴丧德。武爷这么一想，自己二十多岁正年轻，应该教训教训这帮赌徒。可自己没带着单刀，就把匕首刀放在靴子里，吃完早饭喝点儿茶，由打东屋里头正喊呢！“押押押！开宝了！”这何四一瞧武云习来到，他刚要咳嗽，武云飞一抬腿，把匕首就抽出来了，一伸左手，照着何四的胸口窝上“嘭！”就是一拳，然后一把把他给攥住了，一晃秃脑袋，目露凶光：“你咳嗽？你咳嗽我就捅了你！”这何四没敢咳出来。“你给我滚到外头去，你要一出声儿我就穿你！”何四蔫蔫的由月亮门里头出去了。武云飞晃着秃脑袋，脸子一耷拉，右手把刀掖在袄袖里头，来至在北屋，挑帘拢进来道：“众位等一等，宝还没揭呢吧？”大家伙儿一瞧，哟喝！秃武爷来了。忙说：“这儿等着您呢，哈哈！没揭呢，没揭呢！”掌柜的“净街神”孙利这么一瞧，心说，何四怎么在外头没咳嗽呀？这宝是几可不知道呢，再看人家武云飞进来了，瞧了瞧注都押

下了，武云飞站在天门这儿说；“我说孙掌柜的。”“哎武爷，您玩儿来了？”“啊，你们这宝局都赌什么的？”孙利就知道这里有事。忙道：“哎，武爷，金赌银还，押什么赔什么。”“那好了，你等一等啊！”武云飞一抬左腿，把这左腿就蹬在宝案子上了，一撩自己的裤脚儿，在大腿上最厚的这地方，一伸左手啪这么一抓肉，拿匕首刀就旋下一块肉来，“哗——”押宝的人们就知道，这叫“跳宝拉肉”，看起来武云飞今儿个要跳宝！不过人家宝局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可不在乎这个。血哗哗流出来，顺着秃武爷的脑袋滴滴嗒嗒直冒汗，掂了掂这块肉，说道：“我手头没多大准儿，也有四两来肉吧，”啪，带着血往天门上一拽，拿这把刀子“唰——”就剁上了。然后说：“我押三孤丁！”这回可不押“大拐”了。押“三孤丁”，开的就是“三”，就是说，你一个赔我仨。武云飞怎么想的？今天就是押“三”了，看你这宝局敢不敢做“三”，如果这一宝不中，我下一宝接茬儿拉，把我武云飞拉死为止，我也押“三孤丁”不押“大拐”！说真的，押宝的人有点含糊了，但人家“净街神”孙利没含糊。嗨！我开宝局要怕这个，那就甭干了。这做活儿的伙计可晕了，嘴唇儿都发青了：“咱、咱、咱还喊宝吗？”孙利这么一瞧，“哈哈哈，这算什么？揭宝、喊！”“免一——来三，不要二——，别来四——。”啊？撕宝的过来一看宝，这宝正是“三”。武云飞自己想了，反正押不上“三”我一刀一刀拉，拉下来我就押“三”。没想到这头一宝进门闯三，就闯上了！武云飞大笑：“哈哈哈，哎呀，想不到红啦！叫你们掌柜的来，我拉你们掌柜的三条肉，找戥子去，看看我这块肉多重，差一钱一厘都不行！”大家伙儿面面相觑，都看着“净街神”孙利。孙利心想：叫做活的，该赔的赔，该搂的搂，赔的搂的全完了，就剩武爷这个三，孙利正要派人把掌柜的找来，铁胳膊何四早到柜房把“坐地虎”王强跟“铁算盘”朱三

都找来了。他们进门一看，瞧武云飞正攥着攮子，腿上血直流，知道他拉肉跳宝了！王强便强装笑脸地说道:“哈哈哈，众位！没什么。武爷，好兄弟，你知道这宝局是我们的?”武云飞一翻眼睛，上下看了看王强:“你不是坐地虎王强吗?”“不错！嘿嘿，咱们认识，熟人。”“好啊，你看见没有？派人把戥子来，称称我大腿上这肉有多少？你们孙利说了，金赌银还，我不要他的肉，他的肉不值钱，要你坐地虎王强的肉！照这样你们大腿上给我拉下三条儿来，差一钱都不行！”“兄弟，你这是怎么了？跟哥哥我怎么闹起小脾气来了？不要紧，有什么事？你先跟我到外头来。”“到哪儿也是一样，不给钱不成。我就住在这儿了，攮子也在这儿放着。”“兄弟，你别这样。来呀，赶紧拿上好的刀伤药去。”时间不大，伙计哆里哆嗦，拿这么一个小笸箩，里头满满当当的全是细白面儿的药。王强说:“兄弟，您自己先上上药。”武云飞伸手这么一摸，哎哟！武云飞心说好损啊，碱面儿！武云飞伸手接过这碱面儿的笸箩来，笑呵呵的说道:“哈哈哈，这药可是上好的刀枪药啊。”伸手就抓起一把来，这把碱面照着自己的伤口上就这么一捺一搓，嚓嚓两下，一把碱面儿全搓在伤口上了，杀得这伤口往外冒黄油儿！嘿哟！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个疼劲儿没法说。脑袋刷刷的顺秃脑门往下流汗，嘴唇儿发青，直哆嗦，但是武爷不含糊:“哈哈哈，好药好药！”跟着伸手又是一把，嚓嚓又是一搓，把笸箩往伤口一扣，拿这笸箩底双手一压，把那些押宝的看热闹的吓得目瞪口呆。武云飞哈哈大笑。坐地虎王强一瞧，得了！一拍武云飞的肩膀头道:“口外算有你这么一号了，来吧！点到就算有，划道儿当河走，咱们先上你那屋里去吧。”“不行！哪儿去？王强你看，武大太爷我含糊没有?”“武爷，有您这一号了，好样的，没含糊。”“那得了，赔我肉！”“来人哪，赶紧准备

净水。”甭说上碱面儿疼，就用这凉水一洗这碱面儿都够呛！武爷这汗哗哗的流着，身上都透了，但是，他没“哎哟”出一声来。这就是好样的。把碱面全部洗净，拿过上好的金枪药来，给武云飞敷上，止疼，拿布条给他捆上包好了，让武爷把大腿裤子撩下来，然后把腿放下。这时王强又问了；“得了您说吧，我们哥儿四个都在这儿，你瞧！打算怎么办吧？”“王强，我姓武的没含糊？”“没含糊。”“哈哈，好了，这不是你说到这儿吗？应我姓武的三条，少一条不成！”“那您说吧。”“好吧！第一条，你得记住了！我武云飞由关南来到塞北，沙雁岭举目无亲谁都不认识，没有别的，宝局！姓武的干两天。”大家伙儿一听，得！要把这四位给赶跑。王强说：“武爷，您，您往下说。”“哈哈哈，如果你们弟兄四个人舍不得，行啊！咱们一条肉赔三条，把你王强的大腿肉拉下三条儿来，对上我的分量，姓武的尘土不沾！你看这好不好哇？如果这两条你们都不能应，那对不起，凭本领，姓武的把你们这帮小子赶出沙雁岭！”“铁胳膊”何四脸色儿都变了，“姓武的，你有什么能耐？刚才我不理你就是了，你这条件太苛刻，何四爷我要你的命！”他把刀都拿出来了，攥着刀垫步拧腰来到当院。喊：“姓武的你出来！”往外这么一叫，看热闹的都跑到墙根儿了，谁也不敢动。武爷连匕首都不拿，一个箭步就蹿出去了，“何四，你也敢论武吗？”“姓武的我要你的命，还告诉你，哥儿几个没两下子也不敢在这儿开宝局！会个三绞毛儿、四门斗儿的，姓何的不在话下！哪儿走吧你！”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就给武云飞一刀。武云飞微然上左一滑步，立右手一叼他的腕子，一托他的胳膊肘儿，“去你的吧！.”嘎叭！这一下子把“铁胳膊”何四的胳膊就给撅折了。云飞往前一抢身，这么一拽一抖他，“哎——哟——！”跟杀了猪的一样，当时铁胳膊何四就死过去了。坐地虎王强这么一瞧，“来呀，赶紧把老四搭走！给我到后院儿把打手

们叫来。”二十几个打手每人一条檀木斧把，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过来之后，王强喊道:“给我打!”武云飞一看，喝!真跟我动武的。二十多人往上这么一拥，各自使斧把抡起来就砸，武云飞微然这么一撒欢儿，打得这二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脑眼儿青肿，王八吃西瓜，滚得滚、爬得爬，一阵大乱!

正在这个时候，从正院儿角门过来人高声喊:“别打了!”武云飞抬头这么一看，打手们呼啦啦往外撤，托着肋帮子，架着胳膊的，蹲着、坐着、趴着、跪着、蹶着的，什么样儿都有。云飞瞧这人，大高个儿赤红脸儿，连鬓络腮的花白胡子，花白小辫儿，新剃的头，光头没戴帽子。身上穿着纱袍儿，腰里系着凉带儿，左手托着药碟，右手在药碟上头捻着明目散，往自己嘴唇儿上头一放，一个劲儿的吸。喝!何家店的大掌柜何光何焕文是谁叫来?正是何小三儿。何小三儿怕武云飞吃亏，赶紧来到前头报告了掌柜的。何光何焕文这才来到这儿一瞧，二十多人打不过人家一个受伤的，一伸手拉住:“别打了。”大家伙儿不打了。何光问:“王强啊，怎么回事啊?”“您要问是这么回事，武云飞拉肉跳了宝!”“兄弟，来吧!一切事情朝我何光说，咱们这边儿来。”带着武云飞来至在东院，到武云飞的屋中挑帘栊进来，何小三儿把茶准备好，让武云飞坐这儿喝茶。“敷上药了吗?”何光关切地问。武云飞点了点头:“敷上了。”“噢。这买卖有我一份儿，但是我不拿本钱，我就拿胳膊钱儿，因为他们借我店里的地方开的宝局，咱们不能说这个宝局日进斗金，买卖确实还不错。兄弟你有眼力，跳这块宝还是可以的。你说吧，你说出来哥哥给你作主。”武云飞一想，强龙难压地头蛇，他们都是地头蛇，真把他们打跑了，我武云飞也干不了。何光可是个人物，他既然来满应满许，那我也得就坡下。便说:“大哥你也知道我武云飞是关南人，来到塞北举目无亲，我

跟谁也不认识，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我冲着何大哥，这事儿算完了。但是，这个院儿几间房得归我，我好有个住的地方。”何光何焕文点头:“这没关系。”“再有，我不管您这宝局赔和赚，每天给我送过二十两纹银，就算完了。这二十两银子姓武的不白要。如果有人出来搅闹宝局，从私面儿上来说，姓武的为宝局遮风挡雨，别的条件我没有了。”何光何焕文一想，我给他几间房不算什么，但一样，我们这五股分也就一人分个十几两银子，他再要二十两去，一个人也就落个七八两银子了。若不答应，我何焕文这么大的人物，让人家看不起呀。便道:“好吧！兄弟，咱们一言为定了，你好好养伤吧。何小三儿！”“嗳!”“这个院子里不准让客人来，归你武二爷一个人的，他是我的兄弟，一切你好好照顾。你从现在起，就听他一个人支使，武大爷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通过这场事，何小三儿更佩服武云飞了，姓武的两眼一抹黑，来到塞北，每天要有人给送二十两银子供奉，而且还给这么几间房住着，冬暖夏凉的，没两下子成吗?

何焕文当天晚上在柜房把朱三王强这些人全叫来一商量，何老四的胳膊是折了，但是他让先生给接上骨头敷好药后，也来了。何光把这事儿一提,“我可答应下来了，你们哥儿几个认为不行，这钱我得拿。说真的，我姓何的在口外也算是个人物，我不能说了不算。”朱三说:“这也没法子，这一来，打不成黄鼬闹身臊，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不如天天让他赢点儿，这到底是比那个少点啊。”

大家伙认啦！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每天给送去纹银二十两。一天二十两，十天二百两，一个月就六百两，一年可就一千多两啊！白花花的银子，何小三儿给武云飞腾出东房两间是专门儿放银子的，由何小三儿掌管。何小三儿这人还真不

错，武爷说:“我用这么些钱没用，小三儿，我每月给你一百两银子，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谢谢武大爷。”武云飞吃饱了没事买了个鸟笼子，成天遛弯儿，到时候西院给送过二十两来，何小三给收下。武云飞不但拿钱买通了何小三，成天介武爷长，武爷短，怎么支使怎么成。而且整个店里的伙计连厨房的大师傅，都拿钱买通了，见着这秃爷就是鞠躬作揖，爷长爷短，见面就请安，您怎么说怎么是，说半夜里头四更天厨师傅都睡头觉了，武爷有点饿，打算做点儿夜宵，一扒拉就起来，给武云飞现炒菜现烫酒。嘿！可把铁算盘朱三这些人给气晕啦:“秃老武哎，你可真有出手儿的，你拿我们的钱买通了底下人，你到成爷爷了。”喝！这朱三咬牙，最后，朱三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当天晚上，连何焕文都在内，把自己的想法一提，“您看怎么样?”何光何焕文摇了摇头:“老三哪，咱们可都是抓土扬烟儿，外头跑腿儿的，人家姓武的由打关南来到关北举目无亲，混到这份儿上不容易，首先说这是条汉子，何况又为咱们何家店这宝局遮风挡雨呢？你要这么样儿一暗算，暗算成了还好，暗算不成好像对不起朋友，将来谁都不敢沾咱们了。”“哥哥哎，一天二十两白花银子全给他啦，不瞒您说，我心疼。成不成咱们也得来一下子。”后来大家伙儿决定了，“既然老三你这么说，干脆你办一下咱们瞧瞧吧。”“好吧。”当天晚上，朱三拿着二十两银子来到东院，“武爷，这是今天的二十两银子给您。”云飞喊:“小三儿呀，把银子收起来。”朱三心说，何小三儿，你吃大爷喝大爷的，你跟大爷是本家，到现在你到成了武云飞的人了，嘿！真有点儿意思。“您吃饭了吗?”“老三，我吃饭了。”朱三长叹了一口气:“唉——您看，我给您这钱哪，说真的，咱这买卖也快干不了啦。”“嗯？怎么回事？为什么干不了?”“您知道，咱们这镇为什么叫沙雁岭？跟您提过，正北五

十里地那片大山就叫沙雁岭，所以咱们这镇名也叫沙雁岭。沙雁岭山上有三家寨主，大寨主姓焦名字叫焦亮，有个外号叫独角鬼。二寨主名字叫达拉森，掌中一条熟铜棍，棍沉力猛武术高强。三寨主叫孤独也罕，掌中一只八棱紫金倭瓜锤，锤也沉、力也大，确实了不得。他们手下的喽罗兵有四、五百人，就在沙雁岭打家劫舍、杀生害命。说真的，这是咱们沙雁岭本地的一害，任何人也惹不起。武爷，您在这儿每天挂钱儿拿二十两银子，这么长的时间了，人家沙雁岭知道了，今天白天大寨主独角鬼焦亮派三寨主孤独也罕来了，带着几个兵丁到柜房一坐，我们掌柜的何焕文这么一交待，人家也说得好:‘关南的人到这儿每天能拿二十两银子挂钱儿，难道我们沙雁岭就不能拿上吗？你们既然有钱给他，就应当有钱给我们沙雁岭。沙雁岭不跟你们多要，每天你们给送三十两银子。愿意，那咱们没得说，关系继续保持。不是这么着，没别的，这宝局给我关张！’掌柜的说了很多的好话，请人家吃了饭送走了，掌柜的发愁啊！武爷您也知道，咱们这买卖一天能进五六十两纹银，刨去给您二十两，我们哥儿几个一人弄几两。如果沙雁岭再分了一份儿去，干脆咱们就弄不着钱了。弄不着钱，我们哥儿几个白受累呀！您说这怎么办呢？我们也得养家呀，上有老下有小，得吃饭呀。掌柜的实在没辙了，才让我找您跟您商量商量，您得给想个办法。”虬首龙武云飞一听，哼！这是你铁算盘朱三的坏！拿这沙雁岭压着我，我要一含糊，我这二十两银子就不能要了，没那事！我能不要吗？听完了一笑:“哈哈哈，好！沙雁岭真是找邪茬儿啊。买卖不能关，我记得我武云飞当初跟你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白拿你们这二十两纹银，要为你们遮风挡雨。既然沙雁岭出了这事，那得瞧我的。”“武爷您打算怎么办？”“明天凭着我掌中一口刀，十二只铁莲子赶奔沙雁

岭，我把这些寨主全都宰了，给你们地方消去一患，好不好?”“武爷那真谢谢您。”“还是的。朱三哪，如果我武云飞要是能力不够，叫沙雁岭的寨主把我宰喽，你不也一天省二十两银子吗?”朱三心说，这秃子，一句话他都不吃！只听武云飞又说道:“哈哈哈！朱三哪，你一蹶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甭跟我武云飞使这个。”“不！武爷，确实是这么回事。明天这么办，我们跟您一块儿去，您看好不好?”朱三鼓着腮帮子，跟真事儿一样。武云飞一摆手:“用不着。”其实，朱三用的是反间计，激将法。“我们大家伙儿给您摇旗呐喊助威，您看好不好?”武云飞摆手:“不用!”

第二天吃完早饭，武云飞收拾利索，把自己的厚背雁翎刀带好了，十二只铁莲子放在皮囊之中，由打店里出来。铁算盘朱三从柜房里蹦出来:“怎么着武爷？您去啊?”“啊，去啦，朱三，听信儿吧。姓武的到了那儿有了好信儿，我就把他们制死，有了歹信儿，从今儿个起，这二十两银子就没人跟你们要了。”“武爷您别说这个，您说这个再去就不大好了。好象我们从中有什么诡计似的，我们确实没有。”“甭管了!”武云飞从镇甸出来一直往北，越走山越多，山岭重重，大片的树林呈现在眼前。又走了一程，来到沙雁岭的山口。当啷啷一阵锣响，出来十名兵丁，卒巾号坎，打裹腿，绢帕缠头。每人掌中一口刀，“呔！干什么的?”武云飞到这儿冲着兵丁一摆手:“你们都是沙雁岭的喽兵吧？我姓武叫武云飞，有个外号叫虬首龙。听说你们沙雁岭有几家寨主为非作歹，胡作乱行。没别的，姓武的今天要宰你们这几家寨主！你给我通禀一声。”“你候着!”兵丁顺着山道往里走。武云飞为什么不提何家店你们要钱，我也要钱的事情？要是那样，人家说我们没有，打不起来了。明明是朱三说瞎话嘛，激我上这儿来的。我要一问那个，我呀，没吃

过豆面儿，没长过豆虫儿。我根本不问，我就是宰你们来了！时间不大，山里头锣声响了，呼啦啦往外撞出喽兵不下一百名，雁排翅。为首者一家大寨主，正是独角鬼焦亮。这家伙是个大个儿，一身青绢帕缠头，脑门子上真有一个大肉包，跟犄角一样，要不他怎么叫独角鬼呢！黑紫黑紫的一张脸，黄眉毛似有如无，一双怪目圆翻，金睛叠抱。大狮子鼻翻鼻孔，鼻须出来都有一个手指头长。大嘴岔儿，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儿牙。薄片子耳朵，青黄胡子茬儿。喝！手里头攥着一口刀，往这儿一站："呔！什么人？竟敢来到我沙雁岭撒野，认识你家大寨主独角鬼焦亮吗？"武云飞一阵大笑："焦亮啊，你在沙雁岭打家劫舍，胡作非为，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姓武的就是穿你！""好小子！"独角鬼焦亮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举起厚背刀来盖顶就剁！就在这时，只听呛啷啷啷，又是一棒锣响，好嘛，两家寨主，二寨主达拉森攥着熟铜棍，后边一个人举着八棱紫金倭瓜锤，带着兵丁也下来了。武云飞可就一个人啊！这个时候，拉达森攥着熟铜大棍过来了："哥哥，闪过一旁待我来！"武爷跟焦亮这儿正动着手，焦亮一抬头看到二弟来了，便跨步闪身躲了过去。武云飞是山东五老中大爷醉仙翁于庭于子玉的真传，好功夫！要比独角鬼焦亮他们强得多。说着话达拉森过来了，举熟铜棍盖着武云飞的顶梁就砸，独角鬼焦亮刀奔胸前一扎，后头棍又到了。武云飞上左滑步跟右步，拿刀背往前一挂，顺步就截，焦亮往后一撤步，云飞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奔达拉森腰眼儿上便砍。达拉森往后一撤身，两个人两调角儿把武云飞围上了。一口刀、一条大棍，棍沉力猛，碰到哪儿都骨断筋折呀。武云飞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力敌两家寨主。武云飞心想，嘿！俩打一个，那可对不起，往前一赶步蹦起来，给独角鬼焦亮一刀，焦亮往后一撤

步，武云飞就这么一闪身，刀交左手，拿刀尖子照着达拉森肋窝子上一扎，上右前一斜身，探囊中，就把这铁莲子捏出俩来。什么叫铁莲子？干脆说就是鸭蛋圆儿的跟枣儿那么大，纯钢打制，上头没有刺儿，圆的钢蛋儿。两粒铁莲子扣在自己食中二指下，上右一斜身，右手刀尖一点达拉森，右手一扣腕子，就奔焦亮的面门了。唰！两点寒星一闪，就到了。独角鬼焦亮打算躲，躲不了啦！“哎呀！”扑！两粒铁莲子正打在焦亮的眼珠子里头，叫金凤夺窝。铁莲子进去了，眼珠儿出来了。嚓楞楞，撒手扔刀，往后咕嗵！一躺，武云飞蹦过去举刀就剁，惦着把焦亮给剁死。达拉森一瞧，“哇呀呀——“怪叫如雷，举起熟铜大棍迈着大步蹦过来，照着武云飞的后脑海就砸下来了。云飞心说，你这条熟铜棍多大分量啊。就往旁边一闪身，没扎焦亮。但这熟铜棍下来正砸在焦亮的前胸，啪嚓！胸骨完全都给砸折了，七窍蹿血，转眼之间，独角鬼焦亮绝气身死！达拉森这气呀，这棍子这么大劲没砸上武云飞倒把我哥哥砸死了。武云飞抹腰一转身，跟旋风一样，刀就到了，达拉森一看刀奔自己的双腿来了，脚尖儿一点地往起一蹦，武云飞的刀空了。跟着一反身，刀又回来了，耳轮中就听“咔嚓”！把达拉森的两条腿都给砍折了。达拉森往后一仰身躺下了，武云飞捧着刀就扎，扑哧，一刀把达拉森给扎死了，孤独也罕一瞧，“哎呀——，”迈大步往前来，涮起八棱紫金倭瓜锤照着武云飞的脑瓜顶儿就砸。武云飞一调脸，伸左手一搭他的锤杆儿，右手的刀就到了。唰！斜肩带背，云飞想着要把孤独也罕也制死。但云飞又一想，不能！留着他，回去好跟朱三算帐。武云飞抹腰一脚把孤独也罕就踹了一溜滚，飞身形过来，脚下一用劲儿，“你动？”刀尖对准他脖子上一支。“噢！好汉，饶命饶命。”“你叫孤独也罕哪？”“不错。”“我饶了你，你依然在沙雁岭当寨主，要打

算断道劫财，你离开沙雁岭远着点儿，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不准在山前杀人断道，行不行?”“我绝对听您的。”“好了，我住在山前的沙雁岭镇，我姓武叫武云飞，我住何家店，你每天派人给我送三十两纹银到何家店来，你这山就干下去，不然的话我宰你!”“钱，咱们沙雁岭有的是，您要多少给多少，您一天要三十两我就给三十两，您别把我杀了。”“好吧。”武云飞一抬腿，孤独也罕起来了，叫人把独角鬼焦亮跟达拉森给埋了。本来他们三人就不合，孤独也罕有个好朋友叫黄蜂鬼燕凯，他总想着把燕凯给介绍到沙雁岭来，就是焦亮跟达拉森不干。现在武云飞把这两个人一宰，孤独也罕当了大寨主，他本身有权了，谁也管不着了。结果就把好朋友黄蜂鬼燕凯叫到沙雁岭当二寨主来了。

武云飞把一切事情办完了，武云飞回来了，朱三他们这些人都在柜房呢。武云飞进来道。“啊，哈哈哈，众位，幸不辱命，我把大寨主二寨主全给宰了。”朱三这才知道，武爷真有能耐。看来不宰我们，还是对我们不错。“我让他们每天给咱们何家店、给我这儿送三十两纹银，你们的二十两纹银也不能取消。哪天他们没送来，你告诉我，我找他去。”“哎哟武爷，这您放心得了。”何焕文一听心说，朱三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不但没把他宰了，相反的他一天又多来三十两。武云飞回到自己的房中，把事情跟何小三儿一说:“没有别的，小三儿，你就给我当先生，别的什么都甭干。你每天给我收这银子，侍候我就得。”何小三儿说:“好吧您哪。”

就这样，过了将近三年。三年以后，武云飞才跟何焕文商量:“我这三年的银子可是不少了，我打算在咱们草地沙雁岭寨北一带闯荡闯荡，三年五年的我不定准儿回来，我委派何小三儿给我收银子，到了时候你们两下里给钱。”何焕文说:“这您放

心武爷，错不了。”武云飞带着单刀铁莲子，就在塞北这么一闯荡。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二十多年哪！武云飞大名鼎鼎，威镇塞北！谁都知道虬首龙。武云飞再回到何家店时，何光这些人都成了白胡子老头儿了，何小三岁数都不小了。这银子可了不得啦！东房两间都快盛不下了，还给呢。何小三儿把这帐一交待，武云飞说：“明天你到沙雁岭送信，告诉孤独也罕别给了。”现在孤独也罕收了仨徒弟，金咕都、银咕都、铁咕都、在沙雁岭也发老财啦。“再告诉何焕文、王强他们，这二十两我也不要了。”武云飞让何小三儿往外盘银子，真没少盘，盘出半屋子来，给整个何家店的伙计们分完了。云飞说：“何小三儿，你盘你们家去，买房子置地，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何小三儿可发财了。剩下这屋子银子交给了何焕文，并告诉他，南来的北往的只要是穷苦人困在咱们口外，到店里寻钱，要三十两给五十。咱们办点好事！修桥补路，惜老怜贫，本地的贫苦人如果到了冬天过不去冬，咱们就给衣裳、给吃的。

说真的，多大岁数了？不瞒您说，这里头有一点儿事，也就是当武云飞学出能耐来那年是 24 岁，他师父于子玉回家。回家以后老头儿又养活个闺女，这个闺女现在都二十六了。武云飞在塞北的年头可不少了。关南给转来信了，是由师父那儿来的。让武爷回山东去，是从山东还要上四川去。武云飞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些想家，我离开北京城三十多年了，难道还至于旧案重翻吗？把这意思跟何焕文一提，何焕文说：“这不可能了。”云飞点头：“对！看来主要的还是那姓童的，他的朋友在铁善寺杀死了沙雁岭的二寨主燕凯，还有大寨主孤独也罕和他的三个徒弟。现在沙雁岭没有人了，只是些二头儿们在这儿当大王，这姓童的怎么这么凶啊？我也得访访他。”何焕文说：“这件事沙雁岭给我来信，说这姓童的是王府的教师爷。这王府是皇

上儿子的府，势力大极了。”武云飞说：“好吧。不管怎样，我也得访访这姓童的。同时呢，我也确实有事。得了，哥哥你们几个多受累，给我看着这堆银子，回来不回来的，反正由你们来支配了。”“好吧！兄弟，你走你的吧。”给武云飞多准备了路费，把白银又给他兑成了黄金，真没少兑。武云飞带好了钱和单刀、铁连子。在口外快三十年了，口外的风硬啊，把颧骨完全都吹黑了，大蝴蝶似的。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打居庸关进了关沟。顺着关沟穿过去奔北京。这可不是一天，算计着日子好像要到年前能赶到北京，没想到赶不到了。到了正月十五的灯节才来到北京。武云飞先奔永定门，打听自己的舅父、舅母，早死多年了。姐姐还在驴驹胡同住，武云飞一边儿逛着灯，一边往东四来到灯市口。武云飞也在这儿逛逛。“哗，”这么一乱，他发现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姑娘被皇孙所抢。他瞧这老太太怎么着也象他的表姐，不过那个时候表姐才二十来岁，现在三十来年不见面儿了，怕认错了，心说，可能这个姑娘是我的外甥女。武云飞这么一瞧，真有心亮刀过去，可无奈一节，北京大兴县，我有两条人命，又越了狱呀。隆福寺月台以上我有一条人命，这样，北京城有三条人命。旧案重翻，我不但救不了姐姐跟外甥女，相反的我得把这条老命搭上。不管？骨肉之情，我就这么一门子亲戚了，难道说我眼睁睁看着姐姐跟外甥女儿叫人给抢走？武爷有点儿为难。正在这个时候，人群内“嗖”的一下蹦出人来，武云飞一看，嗨！一副土打扮。武云飞心说，我都不敢管，你一个乡下人敢管？老百姓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说认得，那个说知道，武云飞这才晓得此人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噢！他就是童林。为了燕凯的死，孤独也罕师徒四人的死，我来到北京，还想着访访他呢，没想到童海川不避

权贵!”只见童海川过来把恶奴完全都给打跑了，把四位教师爷也给打伤，最后一声喝姓道名，威震灯市口，惊走了阿哥弘涛。武云飞心说，姓童的是朋友。敢情人家童海川办事有始有终，把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一块儿送到驴驹胡同的家门口。云飞一看，这个门儿还不差，就是姐姐出阁的那地方，直到现在，自己还能仿佛认得出来。那么姐姐家里还有什么人了呢?海川打这儿可就走了。这娘儿俩刚到院里头，母女俩儿正掉泪，门口外头轻轻叫门，可把这母女吓坏了。“娘啊——!”吓得母女直哆嗦。武云飞也知道，她们俩儿受惊了。便轻轻地喊:“姐姐，我是武云飞呀，您还认得我吗?姐姐您开门来吧!我是您兄弟。孩子，我是你舅舅。”老太太一听，“哟，你舅舅来了，你有个秃舅舅，我不是跟你提过吗?多年不见面儿，他打死人命了，你姥爷跟你姥姥不都告诉过你吗?”娘儿两个哆里哆嗦到门口。老太太问:“你是兄弟呀?”“姐姐!”老英雄武云飞把门关好了说:“咱们先到屋子里去。”借着北屋的灯光一看，家里头仍是很穷。云飞趴地下给姐姐磕头，姐弟抱头痛哭。“兄弟，我听娘和爹说，你不是逛庙去打伤人命了，又听说你越了狱了。这一晃都二十好几年三十来年了，只当你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老爹老娘临死的时候还念叨你呢。真没想到，你，你怎么到现在又能回来呢。你可要加小心哪!”老太太掉着眼泪，武云飞也落着泪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因祸得福，遇难呈祥，我在口外有了立足之地了，这一次来到北京，就为看姐姐跟舅父舅母，这才知道二老早就死了。我惦着到姐姐这儿来，我走到灯市口了，发现这皇孙要抢外甥女儿，没想到你们娘儿俩在这种危险下，人家童教师把你们的命给救了。”“是啊，舅舅，您快坐下吧。”外甥女儿给舅舅预备脸水，擦脸漱口。“姐姐，姐夫呢?”“嗨!打生下你外甥女来，到五岁，他就死了，所以全凭

为姐的十指，给人家缝缝连连，洗洗涮涮才把他埋了。他家里又没有三亲六故的，就剩下这么一点儿骨血、爹娘也没有了。我万般无奈，凑合着活了这么些年。”武云飞说：“不要紧姐姐，我带回钱来了，足够你们娘儿俩吃这后半生的，连姑娘出阁都够了。”武云飞把包袱打开，把黄金拿出来摆在这儿，足有几百两。武云飞拿点散碎银两让姑娘到外头买点儿元宵，一家子过团圆节。吃完了饭，娘儿几个说话都说到天亮了，稍微休息。早晨起来，武云飞就出来了。把单刀、铁莲子都放在家，自己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来到雍亲王府一打听，海川这才接进去，二位到里头，海川才问他：“您有案吧？在我这儿犯不了案，请您说说吧。”武云飞把自己的卷沿儿大毡帽摘下来，才看出是个大秃子，到现在武云飞把自己威震沙雁岭的事情从头至尾叙说了一遍。最后说道：“童侠客爷。没有别的，您救了我的外甥女，救了我的姐姐，我感恩不浅哪！”“哎哟喝，武老英雄，您太客气了，这么点儿事情算不了什么，适逢恰巧。”“童侠客，在您的身上也可能是个小事，在我武云飞身上看来，您不避权贵颇合侠义之风，不然的话，您小小的年纪怎么会成这么大的名啊！我武云飞给您道谢。我还有个不懂之情。”“您说出来。”“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我高攀你这朋友。”“大哥，那我童林求之不得。”

哥儿俩真就在屋里头拜了把兄弟了。当然武爷岁数大为兄。海川说：“哥哥，既然咱们近了一层了，那么姐姐那方面您告诉我，她们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在北京城这儿还说得起。”“兄弟你放心，我从口外带回不少黄金来，都给她们留下啦。打这儿到趟山东，我可能从山东还要上趟四川，将来咱们弟兄再见面。你给我拿五十两银子的路费。”“行啊。”海川马上就拿了五十两银子路费，交给武云飞。哥儿两个真是洒泪分

别、武云飞告辞走了。

海川送走了兄长武云飞之后，这才见王爷。行完礼了，王爷才问:“怎么回事儿啊?”海川把武云飞的事情都说了，“跟我交了朋友，我这哥哥去了山东，由山东奔四川。”王爷失望地说:“哎呀海川，这样的人物你怎不给我介绍介绍?”“王爷，他有旧案，他不敢见您。”王爷点了点头:“噢! 海川你再瞧瞧这个，刚从宫门抄回来的底抄，大管家何吉抄回来的。皇上有个御批。”敢情王爷写好了折子；参奏九贝勒爷和他的儿子的事，皇上看了。皇上很恼，御批的大意是：九贝勒爷教子无方，竟敢在上元佳节与民同乐之时，其子弘涛擅抢良家妇女。九贝勒罚俸三年，在府中思过三年。皇孙弘涛本应重责，念其年幼，在御书房管教。所有助纣为虐的教司一律发往云南充军不回。“海川你瞧瞧。”海川看完忙说:“哎呀，万岁爷天资聪睿，洞察秋毫，一点儿也不袒护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真是一位明君哪。”“海川，这你就知道了吧。”爷儿俩这儿说着话准备吃饭，年羹尧来了。三个人说话吃饭，年羹尧说:“您上次跟我说的三月三亮镖会，您可想着到时候给我请帖，我好告假，陪着爷您一块儿去看。”“老年，你不去我还惦着让你告假去一趟呢。这请帖你放心，我一定让双龙镖局的给你补发一份儿。不瞒你说，你到那儿开开眼去，净我说不成。”“是啊。”说着话，吃完了饭，年羹尧走了。没想到不过半个月，大栅栏儿双龙镖局的请帖来了，这个请帖可发出不少去。王爷、海川这是爷俩，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再往下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春芳、铁罗汉吴成，一共十二张请帖，都下到雍亲王府来。王爷一看这请柬还十分讲究，就是没有年羹尧的。便对海川说:“海川那! 你看，这怎么办呢?”海川说:“不要紧，我马上让刘俊到大栅栏儿去一趟，让我哥哥他们赶紧给大人补一份

儿来。”“一补就仨，他还带着两个管家呢。”“这我知道。”海川马上叫刘俊赶紧到前门，又要了三份请柬来。

到了三月初二，早早的大家伙儿都归置齐备，等年大人带着年福、年禄到了，吃完了中午饭以后，王爷吩咐外面准备。他们爷儿几个要走啦。徒弟们给海川提溜着子母鸡鸳鸯钺的包袱，海川腰里头围着自己的“落叶秋风扫”。王爷摸了一件便服，大人也穿的是便服。年福、年禄，何吉、何春也都穿的是便服。他们爷儿几个一同打王府起身形，一路之上说说笑笑往南来。出前门到了大栅栏儿的东口，刚一进铁栅栏门儿往里走，由打镖局子里头呼啦啦出来人可不少。紧头里走的就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跟北侠秋田秋佩雨，再往后西方侠于成他们，大家伙儿可就都来了。海川跟王爷一瞧，大部分都是这次下江南、两次杭州擂、又到八卦山的这些个宾朋。给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王老侠去了请帖，但是王老侠直到今三月初二都没来，大家想，可能就不来了。给云南八卦山哥儿五个都写了请帖。李昆、李太极把自己的四弟、五弟、七弟葬埋以后，自己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很难受。派人照顾玲珑岛，自己现在哪儿也不愿意去。这一次请帖来了，李昆一想去了之后，面面相觑，多不好哇。但不去人也不大合适。这样，就派自己的二弟胡庭胡元霸带着八弟“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布，让他们哥儿俩带着几个随从人等，也来到了北京。西方侠于爷还很爱田八爷这人，显着特别的近乎。田八爷对西方侠于成，那也确实是唯恭唯谨，特别的尊敬。

陆陆续续的三月初二以前，人们就全到了。西方侠于爷一抱拳:“王爷，哈哈哈！算计着贵宾今天就该来了，您看看，这些日子山南海北的、咱们江南所遇到的宾朋差不离都到了，就等着王爷您啦。”“哈哈！老侠客爷，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怎么能

不来呀?”海川也过来跟大家伙见面。大家伙儿给王爷行礼。王爷招手:“老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样王爷便把年大人介绍给西方侠于爷和大家伙了。彼此见礼。于成高兴地说:“哎哟喝!连年大人都来了,这一次真为咱们三月三亮镖会增光助威。”当然,老侠侯振远派二爷侯杰告诉徒弟,晚上可得留点儿神,因为王爷跟年大人都在这儿。等大家伙都进来镖局之后,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黄灿、潘龙这些人也上来见过年大人,见过王爷,见过海川。大家喝茶,王爷知道年大人急于要知道亮镖会的事,这才细问:“秋老侠,于老侠客,您还得跟我们说说,这三月三亮镖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每年一办吗?”北侠抱拳:“王爷,这个三月三亮镖会呀是应该一年一办,不过,人们都懒了;还因为有各种的事儿吧,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就不一定了。因为当初咱们有十三省总镖头,在江宁府设立松棚会,十三省有十三省的分会。这十三省总镖头是专保国家的粮饷,专做国家的御马快。这个好象是跟您提过了。自从神镖将胜英胜子川这位老前辈死了以后,他的弟子黄三太再有能耐,也顶不起这摊儿来,结果十三省总镖头也就无形解散了。那么同行同业的要办事怎么办哪?这就是每年十二家镖局每一个值一年,十二年一换。为什么说应该年年办一次亮镖会呢?年年办一次,就是同行同业中有什么事情、花了多少钱,到时候报报帐就成了。不见得年年都有徒弟们造得了花名册,在镖棚以内梅花圈上练练功夫、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将来有个失业什么的,你不要我还要用。后来呢,镖主们越来越懒,就不怎么办了。三年五年的不办一回,这一次不是不办,也不是想办,是非办不可了。因为有同行同业的怂恿,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个失误就在咱们双龙镖局。按理说他们这是两号,金龙镖局、飞龙镖局,这两号合成一号了。这个

改字号就没通知同行同业，人家抓住这一机会，就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局总镖头。这样呢，人家各镖局都得请来人，谁都惦着当这十三省总镖头。其实，谁当谁麻烦，胜三爷胜子川一辈子当十三省总镖头，那也够麻烦的。”王爷大人都点头：“噢！原来是这样。老年，你听见没有？”年大人点了点头：“王爷，老侠们所说的，我都听见了。”“好好好，众位老前辈们谈谈武林轶事，我们听着特别的新鲜。”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就这么说起话来。这里头确实谈出不少事儿来，尤其是这一次西胜镖局勾结剑山蓬莱岛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有关朝廷大事呀。年羹尧说来这么多高来高去的人物，到北京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没有镖行绿林的同业同道，说真的，他们会肆无忌惮的。大人也知道这事儿很悬。直到第二天一清早起来，伺候王爷跟大人梳洗已毕，四位总管大人也都梳洗完了。于爷说：“咱们可该走啦。”外头鞴好了马，镖师、伙计以及随行人等。各把军刃包袱完全都带好了，多少匹马都在大门外。“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过海乌龙展大旺、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铁戟将高林高元甫，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神行赛罗宣普妙、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望潭庄的二老陶润陶少仙、陶荣陶少华，全来啦！英雄云集北京城。小弟兄们也各自背着包袱，都往外来。甘虎早就好啦，一点儿毛病没有了。他们跟随着傻叔叔于恒，吴成见着，这是最对劲儿的人，又说又笑。大家伙儿陪着王爷众星捧月到了镖局子门前，海川问张雄：“那匹马是王爷的。”张雄一指，海川过来拿镫比了比腰际，认为王爷骑着合适，才对王爷说：“请爷上马吧！”王爷跟于老侠他们都抱拳：“僭越僭越啊，我先上马啦！”“王爷您请吧。”王爷上马。把大人的马拉过来，比比镫也合适，请年大人上马。再请四位总管家上马。伙计小弟兄都在后面跟随。黄灿、潘龙在后头也上了马。

由大棚栏儿出来往北，顺着东河沿一直往东。“三月三，蟠桃宫”，据说这是王母娘娘的庙，而且后院还有一棵梭罗树。总而三月三，北京城内蟠桃宫十分热闹，卖豌豆黄儿的特别多。哎呀！做买做卖，真是人烟稠密，拥挤不动。一溜一溜的大棚，绿女红男，很多很多人都来逛蟠桃宫。他们爷儿这些人可没心思逛这蟠桃宫，直接赶奔亮镖会。这个亮镖会的镖棚也叫松棚会，坐落在蟠桃宫正门的对过儿，占地有几十亩地。东西南北四个扎起来的大花牌楼，悬灯结彩，彩绸随风飘摆。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布满了松枝。为什么叫松棚会呀？就跟这松枝儿有关系。四个牌楼周围，都是大条的晃绳，拴马的绳子。还有草笸箩。单有这么一部分人管这个事，马匹到这儿给人家摘了鞍垫嚼环、刷饮喂料，给喂好了。群雄陪着王爷大人完全都下了马，只有本镖局安排的人把马匹拉走。大家伙儿转到西北角上才知道这一共是四个牌楼四个门。这四个门儿可不正，就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东边单棚有一个大厨棚。这个厨棚可就大啦，有回教棚、有汉教棚、还有素菜棚。因为有出家人，人家吃素菜，人家清真就吃清真的菜，这些早都计划出来了。

王爷他们随着西方侠于爷打东北角儿这门往里走，看真了整个大棚。这个大棚搭起来很高。当中有天井，有气眼。北京城三月的风，刮起来也刮不到那儿去，而且这个席棚也非常的厚实，风也进不来，下雨也能挡几指雨，上头完全都插满了松枝。说真的，就松枝儿这笔钱可也不少呢。门口有值年的镖旗，一共是两杆，上垂手一杆蓝缎子旗面儿一丈六、白蜈蚣走穗白头焰儿、白飘带、葫芦金顶、白缨子，上头有字：“杭州双龙镖局南号”，底下一个“黄”字。下垂手就是双龙镖局北号，一个“潘”字。大家一瞧，就知道这是值年的标旗。目前是双龙

镖局南号值年，实际上合为一号了。大家伙儿可就进来了。王爷进了亮镖会的松棚，抬头一看，四面席棚团团围住了当中的梅花圈，什么叫梅花圈呢？也就是用木板搭起来、木桩子栽下去的这么一个练武的地方，方圆得够十丈，四面有台阶，周围有护心栏杆，护心栏杆上也插满了松枝儿插满了鲜花，显着非常的好看。因为是梅花形，所以叫梅花圈，就跟五个大花瓣攒在当中一样。十丈见圆，正居中有个油灯在这儿悬着，如果白天完不了，晚上也可以点上灯，接茬儿练。一面儿三家镖棚一共是十二家。每一座镖棚也都不一样。由打东北角西方侠于爷、南北二侠、侯镇东侠陪着王爷、大人、海川往里这么一走，往西一拐，北面一拉溜儿三家。路北紧东头把角儿这家就是黄灿的，这是值年的镖局。谁值年谁在这儿。双龙镖局南号、口面很大。靠东面有个楼梯，楼梯口这儿斜牵着一口镖旗，这杆镖旗是一丈二尺长的杆儿，蓝缎子旗面，白蜈蚣走穗儿，白飘带儿，银枪罩顶白缨子上头有字：杭州双龙镖局南号。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这儿有一把椅子，按理说，老侠侯振远就应该在这椅子上坐着，这是侯振远替徒弟办事。但是侯老侠忙啊，不可能坐在这儿，所以这个椅子空着。这口面很大，前头有道栏杆，再往里是一张一张的金漆八仙桌，摆着干鲜果品、茶壶茶碗，单有茶房侍候着。后头有不少的桌子，再往后还有个屏风，屏风后头还有地方儿，因为爷儿几个没进来，不知道里头是干什么的。西方侠于爷就陪着王爷跟大人，由打双龙镖局南号这儿往西来，挨着双龙镖局的三间口面，也是一道护心栏杆，里头有桌椅板凳有屏风，屏风后头可能坐着人。敢情刨出他们爷儿几个刚来的外，人家都按部就班的早来了。在楼梯口这儿，也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位老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老头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花白胡子，两道残

眉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闪闪夺神。在这镖棚的正面儿里头桌后头也坐着几位，当中大高个儿，生铁牛朴鹿。上垂手三爷铁禄铁木金，下垂手神行无影伍金堂，连镖师带伙计喝着茶，谈谈笑笑也是有这么四、五十口子人。其实，屏风后头可有四位高人哪，谈笑清居无极子老剑客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还有丢了点穴镢的老筛海爷金元。人家都有军刃，只有筛海爷空着双手来的。老四位正在这儿坐着，喝着茶谈着话。由屏风挡着，往外瞧可以看得见，外边往里瞧什么也看不见。鼓上飞仙丁瑞龙丁大爸站起来了，挨着排儿的给西方侠于爷、南北侠以及镇东侠所有的群雄都见了礼。说了几句寒暄话，于老侠说:“丁镖主，您忙着，我们爷儿几个往那边看看。”海川也过来跟丁瑞龙见了面，跟铁三爷他们大家伙儿都拱拱手。大家看着他们老几位众星捧月陪着王爷跟大人又往西来。这就是北面的三家。尽西头路北的这家，也是三间口面的席棚，在这楼梯口这儿，斜插着一杆镖旗，一丈二，白缎子旗面蓝蜈蚣走穗儿，蓝火焰、蓝飘带、银枪罩顶、蓝缨子上头有字:“汉口利盛镖局陆地仙狐上官伦、玉面小灵狐上官瑞。”在栏杆里头桌子后头，椅子上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以及外请的武林同行同道。大家伙儿嗑着瓜子喝着茶，谈笑风生。这时见于爷领着一班人接踵而至，上官伦，上官瑞赶紧站起来了，给众位老侠客爷见礼，西方侠于爷也寒暄一番。王爷好在认得他们，上官伦、上官瑞过来给王爷也行礼，王爷伸手相搀:“哎哟喝，两位镖主，你们都早来了啊，本爵我没有很好地招待，等咱们亮镖会完了，本爵我置点儿酒席要请请你们哥儿几个。”“王爷，怎么敢讨扰您呢，这儿招待得挺好，我们一来到北京，所有一切花费我们大家伙摊，每年或者三、五年都有这么一次。”“好啊，忙着忙着。”于爷说了几句话，大家伙儿

再往前走，可就调头往南了，也就是西面的三家镖棚的紧北头这家。三间口面，栏杆里头桌子后头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以及一些外请的人。楼梯口儿这儿有三把椅子，坐着仨人，为首的这位赤红脸儿，岁数大点儿，花白胡子白的多黑的少了，穿着一身银灰，扎着绒绳，脚底下福字履鞋没带军刃，这就是单鞭将边老桥。二一位就是二爷金老寿，三一位是三爷侯老佩。这是远东镖局关东三老。海川在后头看得也很清楚，大家伙儿跟三老致意，三老过来连王爷这些人都见了礼。好在这些人都是熟人。说了会儿话之后，大家伙儿可就由打这儿往南来了。走到西面的正当中，西方侠于爷可不走了："王爷，大人，你们注意看看，只有这家镖局最要紧。"五间口面后头有二十四扇屏风，二十四扇屏风后头有什么看不见。前头跟别的镖局棚子也不一样，都有桌椅板凳，这儿完全都是大方桌。大方桌与大方桌挨在一块儿，搭起一个大高台来，这个大高台上头都有棕团，没有椅子，在正居中坐着一位老仙长，站起来身高得在七尺向开，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上穿银灰色儿的绸子道袍，掐着杏黄口，系水火丝绦，左搭丝绦扣、双摆灯笼穗，肋下佩着宝剑。银灰色的中衣儿、厚底儿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抬头往脸上看，这么大的年纪面如冠玉，又似三月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一脸的宝色。两道修眉雪霜白，寿毫多长，遮住了二目。眼皮儿耷拉着，看不见眼神。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对元宝耳，连鬓络腮、一部白胡须扇满前胸。顶都谢没了。挽发长冠，金簪别顶，拂尘插在背后，棕团上打座。他就是驰骋武林、叱咤风云的剑山蓬莱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

第五十四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恶斗野飞龙

上回书说到亮镖会，西方侠于成等群侠陪着王爷、年大人、海川绕场一周，从北面三家镖局转到西面当中，才发现这位老仙长稳坐在棕团之上。西方侠于成暗暗地跟王爷说：“看见没有?”王爷点了点头：“我看见了。”“大人跟海川看见没有?”海川点头：“我看见了，哥哥。这是谁呀?”“哈哈！今天这场闹事儿的总头儿就是他，这就是剑山蓬莱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西方侠于爷那个意思呀，也暗含着示意大家伙儿，你别看这么多的镖师伙计，连你我都在内，大家伙儿合在一块儿，也干不过他！这个人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燕普燕云峰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他发怒的时候，脸上带不出来；他高兴的时候脸上也带不出来。众人再往两旁看：赛南极诸葛宏图、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圣昆仑欧阳致正、玉面童子白昆、插翅灰鹤左金童、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风、秃头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金头龙赵登、铁银龙赵亮，再往下天海神鳖班窦生、闭目金蝉班窦佛、拦江蛇顾忠、横江蟹周义、九尾龟谢文丑，镇江狸谢文治、闹海金甲何清泰、海底金虾何阳泰等。不下六七十位，全在这儿坐着呢。在上垂首楼梯口儿挂着一杆镖旗，红缎子旗面上有字：“北京城前门外北孝顺胡同西胜镖局镇西方闪电神”，底下一个“鲍”字。王爷看得挺清楚：上垂首这位花白胡子大个儿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下垂首也是位大个儿，花白胡子说不上，但是有几根儿白的，也十分雄壮，叫闪电神鲍图鲍殿元。等大家伙

儿再住前走，过了西胜镖局，路西又是一家镖棚。楼梯口儿一把椅子，一杆镖旗。上头有字：“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李。”李国良这儿坐着呢。王爷可认得他，当初王府那位教师爷神枪花逢春，就是李国良给介绍的。李国良赶紧过来给王爷磕头请安，后跟西方侠于爷这些人见面。“国良啊，怎么两次杭州擂你没去呀？”“老爷子，我不是要去嘛，就是太忙，顾不过来了。”“国良，我可要开镖局，跟你争点儿买卖。”“老爷子，您这是给我们镖局子里头添彩儿呢。您干这个我们大家伙儿都高兴，您争不着我的买卖，我不往您那边去。”

寒暄一阵以后，可就往东来了，就是南面儿的三家中尽西头路南的第一家。这一家大家伙儿都认得，原来是营口永发镖局，神枪张凯张四爷正坐在椅子上，这时赶紧站起来，跟王爷带西方侠于爷一块儿见礼。年大人心说，王爷这一次下江南可认识不少人，连这人物都认得。大家伙儿说了一会儿话，又往东来，这是南面的当中一家，也是三间口面，可没有西胜镖局那么大，镖师、伙计坐着不少，楼梯口儿一杆，红镖旗，杏黄的灯笼穗儿，杏黄的飘带儿，金枪罩顶，杏黄的缨子上头有字：“北京城前门外粮食店镇北镖局。”在里面椅子上坐着个人，这人是个大高个儿，前胸宽臂膀厚虎体熊腰，四方的一张大脸，黑灿灿的脸膛，五官端正。新剃的头皮儿黢青，油亮亮的。肋下佩着一口刀，这人就是塞北宣化府东北里忠勇义士古雷古镇北的师弟，叫镇北天尊罗雷。于爷跟他师哥古镇北有很好的交情。罗雷这个人性情十分爽直，但是也很古怪，嫉恶如仇，如果他知道你是下五门的贼，那你见到他就跑不了，非逮着你不可。而且逮住你并不拿刀杀你，也不刨个坑把你活埋了，而是左脚一踹胸口，两只手一抠下巴颏儿，非把脑袋给揪下来不成，下五门的贼人发现了镇北天尊，都捂着脑袋跑，怕

他把脑袋给揪了去。

于爷跟罗雷说完话，又带着大家伙儿往东走，这就是南面的三家最末一家，浙江绍兴府镇远镖局神镖手黄仙洲。王爷他们都认得。大家再往北来，也就是东面的尽南头这家，三间口面，里头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苏州阊门外镇海镖局巡府夜叉石伦石镖主，在椅子上坐着，他跟大家伙儿都认识，彼此见礼各道寒暄。西方老侠于成对石伦说："石镖主，咱们有时间再说话，我陪着王爷转转。""老侠客爷您转吧，王爷，过了这事儿，我要给您到府上请安去。""说着大家伙儿往北来，正中这一家是苏州胥门里镇南镖局，镖主是长臂仙猿陆永杰。所有的镖师伙计各就各位。陆永杰跟大家伙儿也都是熟人，见王爷、西方侠于爷，南北侠等众人，行完礼之后，大家伙儿再往前，就是最末一家，到了东北上了。东面紧北头这家是双龙镖局北号。蓝缎子旗面白蜈蚣走穗儿，白火焰儿、白飘带，葫芦金顶红缨子，上头有字："双龙镖局北号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这里是秋老侠的椅子，按理说秋老侠应该坐在北号，但是不行啊，得上南号那边去跟侯振远在一块儿。今天是他们哥俩儿，还有黄灿潘龙四个人的事情，得到那边儿商量。来到双龙镖局的南号，大家伙儿顺着楼梯上去，一看屏风后头有两张软榻，当中还放着一张桌。这时，老侠于成对王爷说："王爷我想年大人和您老二位要来，咱立这亮镖会弄不好就得挂晚了，我怕王爷跟大人累得慌，告诉黄灿、潘龙给你们老二位预备了两张床榻，累得慌就躺那儿歇会儿。"说着话就进栏杆里头落坐。正居中是王爷坐的，上垂首是年大人，下垂首是海川，挨着年大人的就是西方侠于成。这边儿就是司马空、甘雨、苗泽、张鼎、李源。这边儿的人最多。最后侯振远跟北侠老哥儿俩一商量，侯振远说道："我看哪，今天能压住，咱们就

把它压住。这样吧，让黄灿他们上去，让各镖局把所有新出世的徒弟们的花名册交上来，回头让他们练艺。”小孟尝黄灿这才来到梅花圈上道：“诸位同行同业们，我的老师跟师伯有话，咱们各镖局子把新教出来的弟子们的花名册统统交到双龙镖局南号，交到我黄灿的手里。”说完了黄灿可就回来了。陆陆续续，十几家镖棚所有徒弟的花名册一样一样都交来了，上头都有人家镖局的名字，里头是出师徒弟们的姓名、年龄、外号等。侯老侠看了看对秋老侠说：“哎呀，哥哥。”秋田秋佩雨瞧了瞧侯振远：“怎么着兄弟？”“往年他们这儿可是先练功夫后吃饭，干脆今年咱们给它改改，咱们就先吃饭后练功夫。大家伙儿吃完饭了，说真的，练功有爱看的，有认为与自己无关的，爱看的可能看一会儿，不爱看的，人家就走了。可您要老不吃饭，大家伙儿老在这儿盯着，非盯出事来不可。咱们要先吃饭呢，那不爱看的一走，越走人越少，再出事也就大不了啦。”“兄弟，你还是真有招儿啊，咱们就按你的办，潘龙你去说。”潘龙潘宏鼎来到梅花圈上，作了个罗圈儿揖：“众位，往年咱们三月三亮镖会都是弟子们报了花名，先练功夫，事情完了咱们再吃饭，由于今年的弟子多一些，这样我想改个章程，咱们是先吃饭后练。如有不爱看热闹的，没有他们镖局子什么事的，没有徒弟在这儿练功的，人家想走啦，那也随便。”大家伙儿都同意，然后潘龙传话，马上准备。底下人立刻调摆桌椅，厨茶两行一块儿忙。用清真菜的饭单有人家清真的厨房，有清真的师父、伙计；用素菜的单有素菜的厨房，素菜的师父、伙计；用大教饭的单有大教饭的一套设备。冷荤热素往上一端，大家伙儿畅怀痛饮，有吃有说，十分兴致。饭快吃完了，老侠侯振远这才让黄灿、潘龙把所有的花名册拿过来，那个意思可就要派徒弟到梅花圈上练功夫了。老侠侯振远很高兴：“哥哥您瞧见没有？直

到吃完了饭，没有一点儿出毛病的地方，这可就念了佛了；但愿得吃完饭，咱们平平安安的。徒弟们练完了之后，咱们一散，明儿一报帐就齐了！”秋田、秋佩雨反驳地说道：“兄弟，哥哥我还不这么看。”“哥哥您怎么看呀？”“恐怕这事情得闹起来，是疥子就得出脓。”这个时候王爷可就喊了：“侯老侠客。”“哎，爷驾。”“怎么还不打呀？”侯振远心想，这王爷干嘛盼着打起来，打起来就不得了啦。侯振远也大声回王爷：“王爷，但愿得化干戈为玉帛。”“唉！不打可没有劲。”“爷，指着您老人家跟大人在这儿一福压百福呢，您怎么先盼着打起来，这打起来伤人流血，又有什么意思呀。”王爷笑了，“咱们可以不伤人不流血，但是大家必须得正经练点儿功夫，我们好开开眼。”正说着呢，猛然间，南面的尽西头有人喊：“秋老侠客爷，侯老侠客爷！在下有两句话说，不知当讲不当讲？”秋田一听，便对侯振远说：“兄弟，你知道哥哥我拙嘴笨舌，我可说不上话来，要说话可得瞧你的。”老哥儿俩站在北面儿一看，永发镖局神枪张凯。这位张四爷说真的为人很讨厌。侯振远就问：“哎哟！张镖主，您有什么话说？”“徒弟们练功与不练功，不是要紧的，当着咱们所有的同行同道，我有两句话要问问二位，不知道该讲不该讲？”镇东侠侯振远冲他一笑：“张镖主，你也是咱们同行同道的老前辈了，干了一辈子了，有什么话您只管说，我弟兄洗耳恭听。”“侯老侠客，秋老侠客，当初两次杭州擂，我张凯可都在内，最后，有王爷出头给双方说和了。当着群雄，双龙镖局化干戈为玉帛，本是两号镖局，最后成了一号，也就是双龙镖局南号，双龙镖局北号。按咱们同行同道的关系，自从十三省总镖头没有了以后，咱们是十二家镖局。说你有钱要再开镖局，你得附属一个镖局，而不能出第十三个。同时，您这两号镖局要关了一个，出现一个富余字号，自有别的镖局往上顶。现在

这十二家镖局可就剩了十一家了。因为双龙镖局南北两号是一个东，一个西，归黄镖主和潘镖主哥俩办了，这件事情您知道我张凯也知道，但是您可没有通知众同业，这两号就改成一号了。我们大家伙也有心，背地里头研究研究，想找找您。后来一想，侯老侠、秋老侠都年逾八旬，是武林的老前辈，也可能事情多，把这事给耽搁了，您也忘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好意思的再找您了。直到现在徒弟们都要练功了，我总认为您应当当众说出这件事来。因为我张凯跟二位有交情，不然的话，我就不管了。现在我给您提出来，也不知道对不对?”

老侠侯振远一听，心说，张凯这人可厉害，明明的将我弟兄一军，到了现在反说跟我们哥儿俩有交情，真跟我们哥儿俩有交情，您就背地里告诉我们就成了，何必当着大家伙儿喊呢？一人作倡，众者相随，万一事情出来闹大了，你就是罪之魁，祸之首。“张镖主，请您慢开尊口。不错，双龙镖局是改了字号没通知众同业，但这是由于我和秋田我们哥儿俩要管我们的弟子黄灿和潘龙的事。我和哥哥虽然年岁已高，在武林道可谓知名的人物，但徒弟要听师父的，可师父对于这行里有规矩，并不完全通晓；就犹豫直到现在。要说这事情没通知同行同道，还是我弟兄之过，两个孩子到底得听我们哥儿俩的。我正要当着大家伙儿赔礼道歉，把这事通知众同业。可是张镖主你就发了言，哈哈哈……。张镖主啊，还真是的，幸亏咱们有交情，你当面质问侯某。要是没交情的话，你也许攥着刀，拍着我的门找我去。哈哈哈哈……。谢谢您多言了。”

侯振远可能说呀，回答的话也很厉害。张凯听完了侯振远的话，一看没人响应，这么多的镖局，没有一个帮着他说话的，他感觉到有点发怵，同时，脸臊的跟大红布一样。“老侠客爷，这算晚生张凯我多嘴，哈哈哈……，您多原谅。”

北侠秋田听完了心说，我这兄弟还行，这要是我的话呀，明明没理，硬要说出理来这可太难了。老人家看了看侯振远，冲侯振远笑了笑。侯老侠心说，哥哥，您别笑！您总认为这件事叫我一句话给说出去了，就能压住，我侯振远没那么大能耐。果然，正西方有人搭茬了："侯老侠、秋老侠，双龙镖局南北两号出现的这点儿错误，我看都因为我们十二家镖局轮流执年所致，如果要有十三省总镖头，双龙镖局改字号，人家总镖头必然要派人前往，马上通知众同业，就避免了这种错误。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恢复恢复当年金镖将胜子川胜三爷的那个制度，咱们还改为十三省总镖头吧。要是认为谁德高望众够这身份，我看我们今天以武会友在梅花圈上比试，为镖局都请了不少的宾朋，哪个镖局最后赢了，十三省总镖头就落在哪个镖局以内。侯老侠秋老侠，您看怎么样啊？"哥俩一看，正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

侯振远一听道："您的话，我不能同意啊。不是我侯振远多说话，我们在场众位，年高有德的武林前辈也有，但是，都不具备胜子川胜三爷那么德高望众的威信。他的弟子黄三太都不能维持，何况我们在场众位。万一到了时候一垮到底，不可收拾，还不如轮流值年的为是。"鲍天机听后，毫不让步："老侠客，我看，咱们大家伙儿就那么办吧，同行业们同意不同意凭武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西胜镖局可派人了。"

话刚落音，只听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地说："同意！"鲍镖主劲头十足地说："好！那就成立十三省总镖会，在江宁府设摆松棚会！我们今天以武会友，最后胜者就是总镖头。""哗……"可了不得了，大家伙儿都惦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侯振远再想拦，喊得声嘶力竭，再不管事了。在看西胜镖棚内"噌"的一下，出来人了。燕子三抄水，飞身行上了梅花圈。这一下，王爷在上

边可喊了,“振远老侠，佩雨老侠，你们老哥儿俩别费劲了，上来吧！别管了。”侯振远心说，冲这王爷也好不了，两次杭州擂都是王爷瞎嘀咕给嘀咕起来的。你看，咱们说话拦，王爷乐意打。嗨！打就打吧！是疥子就得出脓。

这个时候，十二家镖棚所有的眼睛都往梅花圈上看，只见上来的这个人，短矬墩儿，细脖挺儿，大核儿嗉，小脑袋，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在一块儿，两个绿豆眼儿滴溜儿乱转。只听他说道:“天下英雄听真，十二家镖棚同行同道听真，我在下姓班，名子叫班豆生，有个外号叫“天海神鳖”。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哪位上来咱们会斗三合，笨鸟先飞，我也知道凭我的能耐夺不了十三省总镖头，但是，我也惦记着为十三省总镖头，献一点儿绵薄之力，哪位上来?”

王爷一听,“你们老哥儿俩过来吧，这不是西方老侠于爷也在这儿么，您瞧这多好，干脆打得了，瞧瞧他们西胜镖局有什么出手儿的。老年、海川，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看看。”年羹尧点头同意。老侠侯振远心想，既然大家伙儿煞费心机准备了一年，都惦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哪个镖局都请了朋友，看来，只凭三句两句话，要把这事给压服住也不可能。这时，年大人也劝说:“你们老哥儿俩先坐下来，咱们大家伙儿看个究竟吧。”老侠侯振远只好点头。

这个时候，双龙镖局南号镖棚也就是王爷他们这镖内出去人了。海川一瞧就生气了，是自己的傻徒弟,“铁罗汉”吴成。海川用手一指说:“老哥哥，王爷您看看，这个孩子多气人。”西方侠于爷一摆手:“你别管他，这么大的场合儿，说真的，哥哥我象他那么大岁数，在京西北妙峰山爪打石我还闯过‘桃花会’呢。何况现在的年轻人，争强好胜的心都有啊，王爷您说是不是?”“于老侠客爷说得对，还是让孩子们上去，输赢不说，这

么经历一番。你说要总不出马，那什么时候都是小驹儿，出去试试，不成叫人打回来也算长了一志。”这样，海川也就不言语了。

“铁罗汉”吴成晃晃悠悠上台阶来到梅花圈上，“小子，你等着我呢？十三省总镖头是我的，哈……！不是你的。”

“天海神鳖”班豆生班大爷，可是剑山蓬莱岛青龙门的头一位大寨主啊，功夫很好，尤其是水性很好，而且这个人心眼还好，不是个坏人。就是他这外号不怎么样，“天海神鳖”，鳖就是大王八。班大爷一抱拳：“好啊，你是哪个镖局所约所请的？”“我是双龙镖局南北两号所约所请，‘铁罗汉’不敢当，你也甭磕头。”班大爷这气，谁给你磕头了？“好吧！朋友，你我都是人家镖局子所约所请，你请进招来吧。”“小子我看你半天了，细脖挺儿，大核儿嗉，小脑袋，你这外号叫天海神鳖，你就是有点儿道行的大王八呀。今天，我就要打王八。”班大爷这气：“吴成，你我当场动手，输赢无关紧要，因何讽刺你家大爷？请进招来。”“哎呀，你直管看。”

其实，“铁罗汉”吴成十年练了一手“靠山背”，只有这靠山背最有功夫，你别让他合了招儿，也别让他发了力。只要他合招儿，发了力，你还是非趴下不可。

班大爷久经大敌，能瞧得起“铁罗汉”吴成吗？他往前一抢步，左脚在前，左手晃面门，上右步，右手掌问心一下，对准“铁罗汉”吴成胸前便打。吴成只有一招灵啊，琢磨着怎么使这“靠山背”。一瞧班大爷这掌来了，心说，哎！这可合适，左手拳往下这么一立，拿二棒子一拱班豆生的这只胳膊，偏身用这左胳膊往右一挂，但是他挂的时候，身子可就往后转了，右腿往左脚后插，“唰”这么一转，又一拨班大爷的胳膊，可就转过去了。班豆生一瞧人家胳膊挂自己的胳膊了，刚要往回撤步，

吴成这一转身，跟班豆生正好是脊背贴脊背。吴成这叫合招了。“铁罗汉”吴成这么一发力，这班豆生可就受不了了，就这一靠给靠出七八尺去，往这木板地上一栽身，“腾”的一下，来了一个大前栽。好在脑袋小、脖子细，还能挺得起来。就这样，鼻子还给抢破，嘴唇流血，门牙松动，气得班豆生直骂：“哎呀呀！你，你这叫什么招儿？”“哗……”四面人都乐了。有那爱管闲事的人：“你下去吧！不成就得了，十三省总镖头不是你的。”班大爷脸儿一红，“我也没想得呀。”自己捂着嘴跳下梅花圈，回转西胜镖局，一声不言语的坐到那儿了。

“铁罗汉”吴成往这儿一站，“诸位，我受双龙镖局南北两号之托，黄灿潘龙所约所请，我叫‘铁罗汉’吴成。刚才这位大王八叫我给打了，还有哪位上来，我再跟他来来，如果没人上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就是我们双龙镖局的啦！”吴成一点儿都不傻呀。这时，猛然间，从西胜镖局内垫步拧腰飞身形出来一个人，长腰来到梅花圈上，用手点指：“吴成休出狂言，十三省总镖头是我的。”

吴成一看，这个人也是短矬儿，跟刚才那个人不一样的，就是粗脖挺儿，短脖子，嘬嘴巴，瘪腮帮子，扁太阳穴，一条窄脑门儿，两只肉杠子小眉毛，一对绿眼珠儿滴溜儿乱转。大爬爬鼻子，一对小薄片耳朵贴脑袋两边儿，一身蓝煞着绒绳，搬尖儿笳鞋白袜子，打着倒赶，千层浪的花绷腿，也是绢帕缠头。这人往这儿一站，吴成看了看说：“哎哟喝，小子，你瞧你跟个大蛤蟆似的，你叫什么？”“闭目金蟾我叫班豆佛。刚才你打下的，那是我哥哥。”“噢，你哥哥的外号叫神鳖，你叫金蟾。绿眼珠儿的蛤蟆，你来吧！我再来打打蛤蟆！”

其实就是班豆佛的能耐，也比铁罗汉吴成胜强数倍。真的一对一插招换式的动手，吴成绝对打不过人家。但是今天，他

脑门儿发亮，他就要赢。闭目金蟾班豆佛往前这么一赶步儿，双拳打虎式地蹦起来了。只见他照着吴成的脑袋上“嗡”的一下，人还没落地呢，双拳打下来了。铁罗汉吴成只有一手儿“靠山背”呀，别的他不行。这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要用自己这手能耐。吴成往这儿一站，招头儿一瞧他蹦起来双拳盖下来了，吴成左脚往右面虚滑，这样，身子可就斜过来了。往下一退右步，他跟闭目金蟾班豆佛就成了顺脸儿了。人家班豆佛的双拳往下砸，也是砸吴成的脑瓜顶儿，现在，是从后头砸下来了，你想他左脚插过去一掉脸儿，不就后背背冲着“闭目金蟾”班豆佛了么。他往下这么一矮身儿，一拱腰儿，还是“靠山背”的功夫，正挤在班豆佛的胸口窝里，班豆佛再想躲都来不及呀。猛英雄一发力“嗨！”双手一抱，往后这么一撞“当”！劲还是真足啊。把班豆佛摔出一条儿去，险一险儿把血吐出来。

老侠于爷这高兴啊：“海川，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哪。你说这个傻孩子，就这么一招儿靠还真灵。象班豆生，班豆佛，这都是久经大敌，绿林中的人物啊，会败在他这‘靠山背’之下，你看看这个孩子不是走着运呢么？”乐得王爷前仰后合：“海川哪，你这徒弟将来非给你光大门户不可呀。”海川说：“王爷，众位老哥哥们，千万千万别紧着夸这孩子，这孩子不经夸，你瞧着吧。”

这个时候班豆佛没起来，由打西胜镖局派上两个人来，把班豆佛搀起来。班豆佛脸色儿焦黄都给撞懵了，转了半天这口气才缓过来。“你赶紧下去啊！众位，这条大蛤蟆班豆佛呀，当然也差点儿，还有哪位跟我吴成来来？”

这刚下去，西胜镖局又来了人了。没有别的镖棚里的人上来的份儿，而且你也不敢上来。人家知道这是从双龙镖局里头出来的，双龙镖局里头的一干侠客都在这儿，认识童林这些人

的人太多了，只有西胜镖局的人敢上来。这人燕子三抄水飞身形蹬上梅花圈，用手点指：“猛汉，我来跟你讨教三合。”“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我是西胜镖局鲍氏昆仲所约所请，是西胜镖局助拳的，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而来。我姓周，名叫周忠，有个外号叫拦江蛇。”“哎哟喝，你这外号跟你这人差不离哩!”周忠细高条儿，真跟长虫一样。只见他穿一身蓝，绢帕缠头，搬尖筛鞋白袜子，往这儿一站。吴成戏耍地说：“噢！你是大长虫，行啊，来吧。”“拦江蛇”周忠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窝里发炮，“砰”就一拳。傻小子吴成只能往“靠山背”上找。按理说，这拳来了，应该上头一滑步，右手挂他的腕子，伸手还招。傻小子不会那一套。他想，我怎么使这手“靠山背”呢？我设得法把它给用上。傻小子猛的奔右面插右步，他就斜过身来了。拿这右手的胳膊一砸周忠的右胳膊，周忠往后一撤步；傻小子右脚往当中滑，用这右肩“靠山背”照着“拦江蛇”周忠的胸口窝上边儿一点儿，再这么一斜身，啪就撞上了。

“哗……”人都乐了。就这一手靠山背呀，一连气儿赢仨了。人群中可有人议论开了：“我要知道靠山背这么灵啊，我小时候练功就不练别的啦，也练这手靠山背。“废话！你不下这么大功夫，光练这‘靠山背’也赢不了人，其实这是招儿。”这时，气得云雾道士杜清风直念佛：“无量佛，无量佛，这个东西多可恨哪，十年辛苦我教他这一招‘靠山背’，他都跟我的人使上了。但他不敢往外说，说出来寒碜。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你教出来的徒弟，把你的人给横住了，这象话么。”

“拦江蛇”周忠晃晃悠悠地起来了，气得直哼哼：“你这叫什么招儿?”吴成大笑道：“告诉你，我这叫‘靠山背’，一招灵啊。”

拦江蛇周忠缓了缓劲儿，无可奈何地下去了。

周忠刚下来，迎着他就上来人了。傻小子一瞧："又来一个哩！"不过那个是细高挑儿，这个横宽。一身蓝，绢帕缠头，短脖挺儿，窄腮帮儿，大脑壳，大肚囊，罗圈儿腿，小脚巴丫儿。喝！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吴成嘲笑地说："小子，你怎么跟地排子一样啊？你叫什么名字？""问你家爷台，姓周我叫周义，有个外号，叫'横江蟹'。"这位也是青龙闸的八寨主之一。刚才那位周忠是他的哥哥。横江蟹周义往台上一站，吴成这个乐呀："小子，你过来跟我比比，你都没有我大腿高，你要和我一起走哇？人家非说你是我儿子不成。""好小子！"横江蟹周义这个骂："你胡说八道，当场动手各凭己能，你找我的便宜，你家大太爷我要你的命。"横江蟹周义往前一抱身，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单风灌耳"对准傻小子太阳穴就打。傻小子一看这小子蹦起来，举拳头奔自己太阳穴来了，就势往下一低头，右步顺着自己的左腿往前一插，他这个人就横过来了，而这周义正落在他的身背后，傻小子还能让他跑了吗？就势双手一抱，"嗨！"拿右肩头照着横江蟹周义的后脊背"啪！"就撞上了。噔噔噔噔……。被顶到边上把栏杆撞折了，脑袋也冲下栽下去了，险一险儿没把横江蟹周义给跌死。

眨眼之间就力胜四杰，青龙闸的四位寨主，一人一下，叫傻小子吴成给打下去了。王爷这儿高兴啊："老年哪，你到我那儿去，看见过这孩子，可你想到这孩子能耐这么好么？你看看，一连气就赢了四阵。"年羹尧对上梅花圈的人都很注意，因为年大人本身也精于此道。他认为上来的这些人，从招数、从身法，都比吴成强，为什么干不过吴成，主要的一条，就是看不起吴成。如果看得起吴成一点儿，也不致于输给吴成，这是第一。第二，年大人明白，吴成这"靠山背"用得是真熟，是地

方，发力也正合适。这样，你不用跟他沾身，沾身你就趴下。看起来不怕你千招儿会，就怕我这一招儿熟啊。年大人可跟王爷说："看起来吴成这个孩子自己知道用功啊。有这么句话，欲学惊人艺，需下苦功夫。您别看他这一手'靠山背'，他真是练得十分纯熟啊。""老年哪，你是个内行，连我也瞧出来了。于老侠，你们老哥儿几个说说呢。"老侠于成也很赞成："王爷跟大人所议论的都对。这个孩子，不但这手靠山背运用得自如，而且还有心。不见得人家对方进招儿的时候都适合你的'靠山背'，有的时候你这'靠山背'，根本就用不上，而他设法每次都能用上，这就很不简单。"于爷说到点子上了，大家伙儿点头称是，再看铁罗汉吴成，在梅花圈上一站："诸位记着点儿，我可弄趴下四个了。那么你们要是没人儿上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就归我们双龙镖局所有。"刚说到这儿，猛然间从西胜镖局里拧腰走上一个人来："朋友，这哪就到了要镖头的时候了？你不过刚赢了四仗，你即便再赢四仗，也不见得镖头就是你的，不才跟你讨教讨教。"

傻小子吴成一看这个人，忍不住也笑了。这个人跟天海神鳖班豆生长得差不离，肚大腰圆短矬墩儿，短胳膊小短腿儿，细脖挺儿，小脑袋，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得都太集中了。蓝色绢帕缠头，一身蓝衣服，煞绒绳。报名姓叫九尾龟谢文丑。"哈哈……，你叫九个尾巴的大乌龟呀，你跟那姓班的也差不离。来吧，咱们两个人较量较量。"

这吴成骂人，使得是一种战术啊，他刺激你，一骂你就生气，一生气，你这招术就失准。九尾龟谢文丑有两下子。说："我瞧你的招儿就是一手'靠山背'，我要不让你用上这'靠山背'，你这一辈子也赢不了人。小子瞧我今儿人怎么揍你。"

九尾龟谢文丑往前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当！"窝里发

炮，这双拳对准吴成的胸口“嗡”的一下，挂着劲风就到了。吴成一想，这可不好办，他两只拳头打来，我拿左胳膊管，我也管不过人家两只胳膊呀。右胳膊拱，也拨不出去，这可麻烦了！嘿，傻小子一着急，浓眉倒立，虎目圆睁，他也把双拳举起来，照着这谢文丑的两只胳膊往下这么一砸。只听“咔”的一声，吴成把九尾龟谢文丑的胳膊给开了。谢文丑一害怕，“啊！”的一声大叫，往后一撤步，一愣神儿，傻小子的这“靠山背”可就来了。傻小子就势往下一矮身，弓右步，用这右肩头，照着谢文丑这胸口就撞来了。“当！”他躲不开了。吴成气哼哼地说：“不让我使‘靠山背’，那哪儿行啊！”只见谢文丑噔噔噔往后退步，呱唧就来了个大仰壳。“哗……”十二家镖局，刨去西胜镖局的人外，大家伙儿全乐了。

九尾龟谢文丑一个劲的骂呀，骂吴成的招数太损。然后飞身形下了梅花圈回去了。镇江泥鳅谢文治一看他哥哥输了招儿，他火了。燕子三抄水，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用手指点：“笨汉吴成，认识你家师父嘛？我叫谢文治，江湖人称镇江泥鳅。”“好小子啊，你是一条大泥鳅，滑不溜秋的，来吧！”

老少群雄也是议论纷纷哪。刘俊带着师弟们在这儿瞧着呢。他说：“师弟们，你们大家伙儿看见没有，咱们这傻师弟的招数就是熟练。这和他平时刻苦练功分不开呀。咱们全歇了，他还练这手‘靠山背’呢。他来咱们家日子不多，可咱们家房后头那棵大树的树皮都叫他给蹭没了，看起来，他这手‘靠山背’还真灵。我们的功夫将来也要这样，我会一招儿，这一招儿就要磁实，就要用得好，不能贪多。”夏九龄、司马良这些人也点头道：“师哥您说得太对了。”老少群雄也在议论，于爷说：“这孩子，将来不可限量啊。现在不用说，再过几十年就他这一手‘靠山背’，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何吉何春，年福年禄坐在后

头小椅子上，也是瞧得惊心动魄。一对一的，人跟人都一样，为什么他能赢你就得输，这事可真新鲜。

镇江泥鳅谢文治往前一窜身“唰”的一下，双拳走双风灌耳就来了。猛英雄吴成抬头一看“双风灌耳”来了，这可合适，但是他知道，我就这一招，人家都给我看熟悉了。我要再用它恐怕不成了。傻小子也有心眼，他往下一矮身，就把“双风灌耳”给躲开了，拿这右脚“唰”就一扫堂。镇江泥鳅谢文治脚尖一点台板儿，长腰起来，打吴成的这右腿上蹦过去，正是吴成的身背后。吴成就引他这手儿呢。这扫堂腿呀是假的，“靠山背“才是真的。扫堂腿“哗啦”一扫，他蹦起来了，往吴成的身后一落，傻小子就式一长身，往后一仰，还是“靠山背”。“啪嚓”一下儿就靠上了。谢文治这个骂啊:“嗨，他用这扫堂腿，让我上这‘靠山背’的当呵。”只见谢文治噔噔噔往后一退，呱唧一个前栽，还算好，两只手撑在台板上了，没把前脸栽了。“小子，你还用‘靠山背’?”吴成哈哈大笑，道:“爷们儿，我就拿这手儿赢你。拿别的赢了你啊，那不算英雄好汉。”

海川在下面看着，心里很高兴，吴成这孩子，他还能在嘴上找点便宜。其实非用“靠山背”赢不了多少人，可他说了，我就要用“靠山背”赢你，用别的赢你不算好汉呢。这孩子嘴茬子还行啊。

王爷这个高兴啊，连老哥儿几个都很赞成。这孩子不过刚出世，年纪又小，用这招儿用得这么纯熟，而且知道有假招儿，有实招儿。我用什么招儿是虚，引出你什么招儿来，我再用实招儿赢你，这个可就不简单了。这叫闻一知十啊。谢文治输了招儿后下去了。西胜镖局里垫步拧腰又上来一位，自报名姓，叫闹海金甲何清太，青龙闸的第七位寨主。大家伙儿琢磨着这位可能行，想瞧瞧“铁罗汉”吴成到底怎么着才能输招儿。

“闹海金甲”何清太通了名姓，往前这么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唰”的一下，往下一矮身，照着吴成的小肚子，双掌就戳来了。其实吴成不会按套路还这个招数。但是，吴成有吴成高的地方儿。你双掌戳我肚子上，我不管了，我拿这双拳打你鼻梁骨。我够呛，你也够呛。何清太一想怎么还有拼命的？他往后这么一撤双掌，傻小子吴成来劲儿了，双拳往前这么一杵，上左滑步一调儿脸，这回变了，不是上右滑步了，而是向左让你防不胜防。这样，“靠山背”整撞在何清太的胸口上。何清太挨了一下重的，心里还骂哪：“小子，你又变了？”吴成换了招儿了。你不但输了招儿，还给人家取了笑儿。何清太在大家伙儿的笑声中站起来，红着脸飞身形下去了。这时，海底金虾何阳太蹦上来了。此人大高个儿是个弯腰，他外号叫海底金虾。何阳太活像个大虾米，两只眼睛滴溜儿乱转。上台来一报名姓：“我叫‘海底金虾’何阳太，跟你讨教讨教。”“小子，你这弯腰儿大虾米，来吧，我这一招‘靠山背’准能把你这弯腰儿给你治好了。”“好小子，你找我的便宜。”说着，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拳饿狼扒心“当”就一拳，对准傻小子吴成肚子就来了。傻小子吴成拿这右胳膊一压他，左脚往前一插，往下一压他的胳膊。“刷”这么一转身，吴成真跟旋风一样，拿自己的后脊背正压在何阳太的后脊背上。“我给你治弯腰。”说着拿自己这身子压他，“咔嚓”一下就把何阳太给压在台板上了。“嘿！我说你这弯腰儿治好了吧。”何阳太这骂呀：“治好了，我的命快没了。我说你起来，别压着我。”“哗……”四面儿的人都乐了，这回连西胜镖局的人都忍不住乐了。

等傻小子起来以后，再瞧何阳太直晃腰。“唉哟，唉哟，险一险儿把我这大弯腰给压直了啊。”说着慢慢儿下去了。

猛英雄在梅花圈上连赢了八位豪杰。猛然间西面有人喊

“嗨”！声音透着尖哪：“笨汉，我来跟你讨教讨教。”味道不同，一撇嘴，一百二十个地瞧不起吴成。他垫步拧腰就上来了。年大人对于这个人很注意。

这个人是个锃明瓦亮的秃子，只有在耳朵后头有这么一绺儿红头发。红眉毛似有似无，一双小红眼睛滴溜儿乱转。小鹰鼻子头，三角菱角口，一嘴黄板牙，一对锥把子耳朵，有点黄胡子。看模样岁数不小了。这是西川路的大贼——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他有一个叔叔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俊和马亮可不是剑山的人，人家两人是西川路的大贼。这是请来的。马亮跟马俊这可是老人物，尤其是马亮那可了不起。甭说赢一个吴成，赢十个吴成也手捏把掐儿。

吴成往这一站：“小子，你是个大秃子，秃驴你叫什么名字？”“红毛秃头狸子，我叫马俊。”马俊为什么上来了？马俊说，象赢你这样的，还用跟你动手进招？我能蒙你，就让你自己把你自己摔趴下。我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栽个跟头。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是为露脸来的。“小子，你叫马俊哪，马秃子过来，动动手吧。”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这个吴成一瞧，我使这“靠山背”可太合适了。非使这手儿不能赢你。打败天海神鳖班豆生不就这下吗？我用我这左胳膊往外一支你，上去一滑步，一调儿脸，双手一抱我这“靠山背”不就使上了。猛英雄吴成想到这儿，伸左手拿左胳膊往外这么一搪你，跟着“唰”一调儿脸。这马俊也挺机灵的，他就式往旁边一闪身，这儿瞧着吴成哪。马俊心说，我给你这招儿，就是让你使“靠山背”的。吴成刚要拿胳膊一撞马俊的胳膊，马俊收胳膊往旁一闪身。如果你这“靠山背”用上了，正是自己摔自己。

马俊久经大敌啊。傻小子双手一抱拢往后一用力，他正要

撞。可傻小子突然又一想，还是等等吧，我到他这儿是第九个了。说真的难道人家不懂我这手“靠山背”吗？还能让我用这招吗？他要躲开，我一发力，自己摔自己，我来个跟头，我不给众位取笑吗？傻小子双手这么一抱，往后这么一使劲。他没发力，他用这左眼角儿往自己的肩后一瞧，啊！这秃小子阴陨哪，他正站在那儿叉着腰看着我挨摔呢。好小子，嘿！我幸亏没发力。我要发了力，我这寒碜遭大了。

当初铁罗汉吴成叫石永石玉山，冯昆冯永志二个人带到王府来拜见海川。当把他们让进去以后，一个照面，吴成这“靠山背”没使上，不是让海川左右手一抄他小肚子，把他抄到窗台底下，撞碎了砖头，把他给镶进去了吗？傻小子吴成从那时起就爱上这手儿了。拜师以后，没事儿就问：“师父，您赢我这招儿是怎么赢的？您教给我，怎么个发步？怎么个站身？怎么个双手挥动？怎么个发力？海川对于这招儿教吴成就很磁实，吴成用得也很熟练。

傻小子一瞧，嘿！现在要用师父教我的这手儿，不是正合适吗？吴成想到此，双手从胸前往下一垂，一退左步一调脸儿。这马俊正瞧着吴成挨摔呢，，没想到吴成这双手从底下抄来了，照着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的小肚子上“砰”的一击！嘿，马俊的乐可大了，“咚——”一下托出去足有一丈多远，咔嚓又摔在地板上了。“哎哟，好小子！”他一转身起来了，差一点没摔死。“我说，你怎不用这‘靠山背’了？”“怎么能老用呀，这儿招儿是跟我师父新学的，嘿……给你用上了。”马俊这个骂。

老侠于成乐得前仰后合：“海川哪，你瞧你们家这孩子真有出息，人家是要摔他，他没上当，嘿！双手一抄，把这秃小子给抄下去了。”王爷也乐，年大人也乐，这可瞧出吴成的功夫真是不错，海川说：“你们爷儿几个不知道，当初石、冯二位啊，

把这孩子陪到咱们家里头，非要跟我动动手，我结果用这手儿把他托到窗户台儿底下去，镶到砖里了。我还认为把他给打坏了，实际上砖碎了，把他只是给镶在里头了。他这‘靠山背’确实有点功夫；衣裳碎了，他这后脊背一点事儿没有。后来他始终老跟我学这手儿，我教给他很仔细，今天在这儿用上了。”大家伙儿议论纷纷，又说又笑。傻小子吴成一连气赢了九仗。

这时，由打西胜镖局内长腰又出来一位，冲着马俊瞪眼："你这小子真是饭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一瞧，是自己的叔叔，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只见他垫步拧腰上来了。马俊说："叔儿，留点神啊，您也甭说我饭桶，您弄不好，也得吃他的亏。""没那个事！"马亮八十来岁了，大白胡茬，尖头顶，也是锃光喇亮的秃子，一根头发都没有。双肩抱拢，猿背蜂腰，瘦小枯干；穿着一身蓝绸子的衣裳，腰里煞着绒绳，脚底下五分底儿的缎镶缎的靴子。"小子，老太爷跟你讨教讨教！""喝！又来一个秃子，你叫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啊，我瞧你就不是东西嘛！""废话！老太爷叫秃头义士马亮。""噢，你叫马秃小子啊，刚才的那红毛秃子是你们一家吧?""一点儿不错，那是我侄子。""来吧，你既然敢上梅花圈，咱二位动动手。""不！你先进招。""不，你先进招。"吴成心说我不能先进招啊，我一先进招我就没招儿啦。人家马亮那是大行家呀，我不先动手，你先来。吴成急了喊道："嘿，你让我先进招！我的招使不上啊！"

大家伙儿都乐了，你怎么把实话都跟人家提了？马亮哈哈一笑道："小子！你要不先进招，就算你输，你给我下去，我再会会别位。"吴成心想，那我也不能就这么认输了啊。好吧，先进招就先进招。其实铁罗汉吴成还真没招儿，只见他往前这么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一抬右脚，照着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的小肚子上就踹。马亮一瞧，这我还能赢不了你呀？眼看着吴

成这脚踹来了，马亮就势往后一撤步，双手一合，兜吴成的脚后跟。马亮心说，你吴成的招数并不那么灵敏哪，你就是这"靠山背"一招好，我只要拿这两只手一抄你的脚后跟，就把你扔个大高吊儿。哈哈！小子，我当初闯荡江湖的时候，还没你这一号呢！我想赢你，那不是拿过来你就趴下吗。只见马亮往后一撤步，双手这么一兜，正把吴成的腿腕子给兜住。吴成一瞧，坏了，人家一扔我，可就把我扔个大跟头。吴成因为练"靠山背"，他的底盘功夫好，就跟那摔跤的一样，底盘功夫得有劲！他一着急，往回下里使劲儿一收腿，在马亮还没发力的时候猛的一蹬劲儿，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还不愿意撒手，吴成这劲儿又大了点儿，马亮就随着吴成这一夺腿，他往前一栽身，这秃脑袋正冲着吴成。吴成一想，得了，我揍你一下子吧。一伸右手，照着马亮的秃脑门上"啪"就给了一掌。只见马亮噔噔噔，倒退出七、八步，呱唧一个大屁股蹾儿。他这么大年纪，险一些没给蹾坏了。马亮觉着脑门子火辣辣的疼，屁股也疼，眼前头直冒金星，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一只手胡撸秃头，一只手胡撸屁股，咧着嘴说道："好小子，你这叫什么招儿？"吴成也说："你那叫什么招儿啊？干嘛单问我什么招儿啊？小子！你输了没有？输了就滚。"

人们这个乐呀，象赢马俊跟马亮的这招儿啊，都不是吴成赢的，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给整输了。马亮脸一红，"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瞧见这招儿哩！"胡撸着自己的秃脑门儿，顺着梅花圈上跳下去了。

吴成往这儿这么一站，"还有哪位上来？再没上来的，这十三省总镖头，可就是我们双龙镖局的啦！"猛然间，正西方西胜镖局内有人如燕子三抄水，一叠腰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等等，怎么能说十三省总镖头是你的呢？"这时，所有群雄老少，

王爷他们在双龙镖局的镖棚内，拢目神往梅花圈上看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这一下双龙镖局的人全都长了精神，因为谁都知道他打过甘虎，同时谁都知道海川对他真不错。

燕子坡大高个儿，浑身的键子肉；穿着蓝绸子长衫，腰里煞着绒绳，白棉绸的裤子汗衫儿，薄底儿的靴子，辫子盘在脖子上，黑灿灿的脸膛儿，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雄赳赳气昂昂，要说燕雷，那可有份儿啊！铁罗汉吴成一看是燕雷，就气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用手指点：“姓燕的，我师徒与你仇深似海，你打得我师哥甘虎吐血，今天我非要你的命！”“哈哈……！吴成啊，要我的命你今天拿了去，要不了我的命，你这小命儿就很难保了。”铁罗汉吴成往前这么一抢身，说真的，不是这种情况，他还是不能先动手，因为他没招儿啊。吴成伸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恶狠狠对着燕雷的胸前就是一拳。燕雷往左一闪向前一赶步，双手直奔吴成的两胁，就这一下，正挤到吴成的胸口上。“啪！”就把吴成震出有七八尺去，“叭唧”就摔在地板上了。猛英雄就觉着自己五腹六脏一翻个儿，眼前头一发黑，一咬牙，两只手一按台板儿要想起，就没起来。“扑！”地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当时往后一仰，就躺到那儿了。

野飞龙燕子坡，两只圆眼睛这么一睁，一瞪眼：“甭说你，就是你师父来了，他也不成。”刚说到这儿，梅花圈中落一个人来，身轻似落叶，往这儿一站，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英雄飞身形登了梅花圈，一阵冷笑：“吴成啊，在你练艺的时候，为师是怎样的嘱咐于你？练艺之时多加小心，要刻苦用功。你今天出头露面来到梅花圈上，领教天下的群雄武术，不过是逢场作戏，点到而止，又谁想你来到梅花圈连赢了几阵。所遇的还都是武林出众的英雄好汉。他们当中有的是有意

让你一招儿，而你就任意的猖狂吗？虽然说咱们师徒的武术平常，可是咱们爷儿们所学的都是光明磊落之技。要象那种以德报怨，仗势欺人，以多为胜，不伦不类，寡廉鲜耻的人在梅花圈上与你动上手，你就不应当让他，而是发招要准，打上他要狠，不怕失手把他结果了性命。那就算是他恶贯满盈，咎由自取。侠义道本着除恶人即是善念的宗旨也应当把他置于死地。据为师的眼光看，刚才被你打下去的这些人，屈指一算整整的十名。看他们的武术也都不是寻常之辈，可是竟被你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下了梅花圈！何况这位燕老师呢？显然你是让着他啦？你可别跟为师学啊。为师以前看这位燕老师父堂堂仪表非俗，认为他是武林之中的正人君子，也够个朋友。又谁想他的所作所为居心叵测，实在叫为师失望啊。得了，既然把你打吐了血了，你还不下去吗？"

这时候黄灿、潘龙早派人上来，把傻兄弟搀起来了。铁罗汉吴成心里头一阵子难过啊。师父的话自己哪能听不进去呢？自己输了招儿，师父还要给自己遮盖，不让自己丢了名誉。唉，猛英雄长叹了一口气。那个意思是，师父，我不能给师哥报仇了。我虽然被燕雷打倒了，但我也不能忒让人家看不起了。镖师、伙计们要搀他，黄灿、潘龙说："师弟啊，来吧。随着哥哥我走吧。"猛英雄摇了摇头，自己走下梅花圈。下了梅花圈可就走不了了。潘龙一下腰，把师弟就给背起来了，黄灿在后头扶着，镖师伙计们跟在后头，大家一直往北，进了双龙镖局南号镖棚。顺着楼梯上来，进到棚子后头，大家可全站起来了。连王爷，年大人都过来瞧。

南侠司马空过来把衣服撕开一瞧，老仙长就一皱眉啊！燕雷这个东西好狠啊，几乎就要把吴成一掌打死啊。老仙长赶紧拿出药来，先给吴成敷上，然后把内服的药让吴成服下去，止

住了疼。又给他漱了漱口，擦了擦嘴，有专人这里照顾着，大家伙才来到前面落了座，众人议论纷纷的谈这码事。再住梅花圈上看，海川可就过来了，一抱拳，“燕老师父，我弟子无礼，你多多地原谅啊。”

您别看海川脸上带着笑容，说话很和气，可海川已经蕴怒于心了。先打了我弟子甘虎，今天当着我的面又打了我的弟子吴成，这叫旧恨新仇。九公主坟你们三人打我一个咱们甭谈。今天没的说了，这么大的仇恨我只踹你一个跟头，扒拉你一个趔趄，你一翻身又站起来了，那叫天下英雄耻笑我童林无能。只要打上你，我就让你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么多镖棚的英雄，哪一省的人物都有，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往梅花圈上看。

燕雷心里头有点儿害臊，人家候了我的饭帐，又请我到镖局子里吃饭、喝茶，沐浴、更衣，还派徒弟把我送到西胜镖局。相反的，我把人家徒弟打吐了血，这一次我又把吴成打吐了血，好象对不起童林似的。不过再一想，我保的是西胜镖局，为的是剑山蓬莱岛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兴王爷的大业，别的我就管不着。想到这儿，燕雷一抱拳：“哎哟喝，童师父！”海川也抱拳：“燕师父，刚才的事情咱们就一片云雾散了，我记得我跟您初次见面您就说了，由打四川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原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至于说您赢了我童林，这镖头是不是就归您了，那要看看天下的英雄承认不承认。现在咱把这夺镖头的事情暂时先搁在一边，您不想打算讨教讨教我童林的武艺吗？今天希望您尽其所长。嘿嘿……，您看怎么样？”

老侠于成这个时候带着人可就全都下来了。来到梅花圈且近，关注着海川趋势如何。野飞龙燕雷一抱拳：“好吧，童侠客既然如此，燕某讨教。”

说真的，爷儿几个都为海川担心哪！当然海川见过大阵势

了，就拿法禅说，那块儿头就欺着童林呢。而今天的燕雷也是这样。人家燕雷往这儿一站就跟半截儿黑塔一样，从里到外都是结实的。海川就显着单薄多了。只见海川也一躬到地，“老师父，请吧。”燕雷往前一抱身，左手一晃面门，“唰”的一下，问心一掌。别看燕雷普普通通一拳不算什么，内外兼之，里外都好，真打上，海川也照样受不了。海川就势右手往前这么一叉，左手往回下一收，用右手这么一支燕雷的胳膊，猛的上左步，甩脸一弓身。“嚓”左手掌进步穿掌就到了，直奔燕雷的胃脘穴上就点。燕雷往旁边一闪身，用手一封，上步撩阴就是一锤。海川左脚尖儿一点梅花圈，向左一划步，左手丹阳手对准燕雷的太阳穴就打。燕雷往下一矮身，就势藏头躲，转过身去，一阵风儿似的抱拳封住门户。海川往后一撤步，依然是左掌在前，右掌在后，龙蘘虎坐，二人彼此道请，当场又动手，打在了一处。

第五十五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上回书正说到三月三亮镖会，铁罗汉吴成梅花圈上力胜十杰。野飞龙燕雷台上逞凶，打了吴成。旧恨新仇激怒海川，他飞身上了梅花圈。英雄心里在想，我两个弟子被你所伤、无情无义，以怨报德；我让你知道童林的厉害，所以二人当场动手才打在一处。

这西胜镖棚内可坐着高人哪！“云台剑客”燕普这么一瞧，海川用的这是龙门派的招数啊。打人用的是挤擦法，纯数于内家拳，这种五脏之力，后发制人，以气行动的功夫了不得呀。再说童林的功底又好，恐怕我这个傻兄弟燕雷今天要吃亏。不过，这样也好，童海川到时候虽然能赢燕雷，但是，不至于要了燕雷的命。燕雷这个人在剑山蓬莱岛眼空似海，目中无人，我不是不知道。借童林的手，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也让他知道知道天外有天。

老哥儿几个一看，海川慢慢地驾轻就熟，轻轻松松地把八卦拳施展开了。脚踩八门，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八六十四式，加上三百八十四套夺命连环掌，招如泉海“唰啦啦……。”把燕雷给围上了。燕雷也不含乎，他善长燕普所传二十年的纯功啊。搂打搪封，踢弹扫挂，运用自如。两人招数加紧各施平生所学，各展自己的绝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人家童川跟燕雷没动手的时候，各镖棚内的不少位自认为武功不错的主儿都还想上梅花圈显露一番呢，真有一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直到现在，海川和燕雷一交手，一看

人家的能为，“我还惦着上梅花圈呢?我啊，我忍了吧！即使上去我也得挨揍啊。”“是啊！人家童侠客的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真不愧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又一位也说道：“这个野飞龙燕雷也不错啊。”真是议论纷纷。只见两个人招数加紧，穿梭蝴蝶相仿。十几个回合，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海川就咬了牙了。

当然，凭一招一式赢他，也实在是费点儿劲。这个燕雷也不上当，招数甚好，功夫纯熟。身法又快，何况他有浑身的横链呢。两个人动手在三十个回合的时候，“野飞龙”燕雷上右步一斜身，对面上扶手，奔海川的左右肩膀上就这么一搭。海川一瞧机会来了，心说，我要不给你点儿便宜，我赢你费劲哪。这回我就给你个便宜。其实燕雷这个掌法来的并不快，但是，它去的这个地方是海川的左右肩井穴，他打这两穴，真要打上，海川的两个膀子就全都得废了。只见海川就势双掌往当中一横，类似童子拜佛。门户一收，燕雷的双掌够着海川了，海川的双手也就够的上他，但是海川猛的燕子分云，用左右手往两边一分。于爷都纳闷，海川哪，劲敌当前，你怎么这么大意。用这种招数，这不是取败之招吗？说真的，人家老侠于成是大行家呀。燕雷是从自己的胸前出手，够你的两肩，你猛地双手往左右一分，人家的手可离着你近了。而且，你的手要想打人家可就远多了。当场动手，呼吸之间见生死呀。燕雷一瞧这个招，便宜呀！童海川的前胸完全都露出来了。燕雷就势随着童林的胳膊左右一分，双手往下一拉，“嘿！”他来得快呀。一甩脸右手对准海川的胸前，“唰”的一下，这掌就到了。

几位老侠客都在台下聚精会神地看着呢，大家心里为海川急呀，因为这架式海川要输招儿，看来，海川再想回手封人家也来不及了。人家燕雷是从前胸出手，来的快，而你童林的两

只手在外头呢，等你回来的工夫，人家就打上你了。其实海川赢燕雷的奥秘也就是在这儿。海川并没有双手往回去搭，而是双手往回下一拉，就跟练形意的三元之式一样，双掌又回到自己的面前。这三元是：两个胳膊是一元，虎口张开是一元，前胸是一元。燕雷的手掌都按到海川的蓝布大褂了，才知道这蓝布大褂的里头没有胸口。海川用的这手功夫叫“紧背空胸”，你这手掌就打空了，你发不出力来，打人家大褂管什么呢？这时，燕雷知道上当了，但再想往回逃，那你可就没工夫了。只见海川往右面一偏脸，左手的后溪穴一挂他的右胳膊，上右步，进步穿掌，右手可就到了，迅雷不及掩耳，其快无比“唰”的一下，海川的右手插进来，右步前伸，左腿后绷，一看掌用上了，自己绷住了劲儿，由打肾眼儿把这口真气就提上来了。海川用的是丹田气，也就是所说的“气功打人”。这一掌要是击上燕雷啊，燕雷的五脏六腑在肚子里可就要张牙了。就看海川这么一甩脸，虎目圆睁，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海川当初在九公主坟不就给努住了吗？这回海川又把劲儿用过了。只听海川暗暗的说了一个“嘿！”字，“嘣”一掌出去，把燕雷就给打上了。燕雷随着掌声“轰”的一下就出去了，起码出去有一丈挂零。

燕雷应声“咕嗵”可就躺下了，海川就觉着自己丹田这口热气“喔——”地往上一撞。海川心说可坏了，公主坟我就努住了，蒙那位老仙长给我药吃，否则，三月三亮镖会我就上不了台。老仙长还告诉我，你的淤血未净，切务沾急沾气。过力，你还要吐血。看来我今天还得吐血。就见海川的脸色一变，英雄一晃彪躯，在梅花圈上就打晃儿了。西方侠于成怕兄弟躺下，那不栽了跟头了吗？你打人家，人家躺下，你也躺下了。老侠于成脚尖一点地，飞身形过来。伸左手避开他的嘴，因为

知道童林要吐血。然后一架海川的胳膊:“兄弟!”海川随着于老侠一搀，他往前一扑，一张嘴“噗!”这口血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于爷就势一伸手，把童海川夹起来，转身形长腰下了梅花圈。“野飞龙”燕雷随着海川这一掌躺下了，他两只手一按地,“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眉毛、眼睛、鼻子嘴面目痉挛，五官挪位，脸色煞白，黑脸蛋成了白的了。就看这燕雷鼻子翅一发颤，往后又躺下了，跟着往起再一起，这口血才“噗”的全喷出来。“喝!”台板以上两人的两口血，都喷到这里了。燕雷“咕嗵”又躺下昏死过去了。

云台剑客燕普马上命令鲍古、鲍图兄弟二人，急速派人到梅花圈上，把兄弟搀下来。心说就这一巴掌啊，半年好不了啊!时间不大，燕雷被人抬到西胜镖棚的后面。云台剑客燕普拿出药来先让兄弟吃下去，又立刻派人用软兜子把燕雷搭回西胜镖局。

海川也不省人事了。老侠于成抱着海川急速回到双龙镖局南号，然后放到为王爷准备的那张床塌上。只见老侠于成眼泪盈眶，捋着胡子往旁边一站。哭诉道:“海川哪海川，哥哥我百零三岁，日暮穷途，行将就木，不是为访兄弟你，哥哥我为什么背井离乡，远到江南。就因为兄弟你交朋友血心热胆，仗义疏财，颇合侠义之风呀，所以我才下交于你，咱们俩人叫忘年交。真没想到兄弟你今天会努伤吐血。兄弟，哥哥叫你，你怎么不说话呀?”老头儿于成老泪纵横啊!二爷侯杰也晃着秃脑袋掉着泪:“兄弟，兄弟。”二爷侯杰跟海川哥儿俩可是最近，老人家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老少群雄“呼啦啦”全过来了，长叹的长叹，掉泪的掉泪。

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虽然不懂得哭，但他也知道恨燕雷。傻小子气愤地说:“好小子燕雷!上回你把我们虎儿打坏

了，这回又把我哥哥童林气吐了血，我老牛非跟你玩命不成。”停了一下又对海川说：“林哥哎，你别叫他气着，我一定给你报仇！”喝！说出这番话来惨啊！往常傻小子要说这话儿，大家伙都得乐，现在大家伙顾不得乐了，谁听了谁难过。王爷心里头也是着急，但是他知道，这是打人努着了，跟那挨打的不一样。王爷便劝慰几位老侠说：“诸位呀，千万千万别着急呀。海川的血吐的是病呀，你们爷儿几个这么一哭，大家伙儿方寸就乱了，咱们这梅花圈的事情并没有完哪！哎，说你们哥儿几个跟海川近，我跟海川也不远哪。”年美尧也连连作揖说：“众位老弟兄，听王爷的话罢，我想海川是努伤吐血，是打了人自己吐的血。由于在九公主坟力战三勇，他淤血未尽，他吐的是病。当然暂时昏迷不醒，这是由于吐血所致。但是他不是被打的吐血，而是打人用过了力努住了。你们众位都是武林的前辈，比我年某可知道得多，诸位呐，要是挨打的又应该怎么样啊？”

南侠司马空也说：“海川吐的是病，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让他内心再发乱了。二哥，你一人在这看着吧，我们大家伙儿都往前头去。”南侠司马空叫侯爷看着，大家伙各自拭泪来到前面座位上全坐好了，再往梅花圈上看。

敢情这时候上去人了，永发镖局的镖主神枪张凯。按镖局里来说，老镖行张凯可是老人儿。您瞧大部分人都得管他叫四哥。但是张凯的为人并不太好，有很多的人不赞成他，首先说东侠跟北侠老哥儿俩对他印象就不好。那么张凯为什么上来？张凯认为，两次杭州擂，我登了擂台当众输招。现在童海川打这“野飞龙”双双吐血，这可是我张凯露脸的一个好机会呀。这样张凯把自己的枪帽一摘，提拉着蜡杆枪从永发镖局出来，来到梅花圈上，抱拳往梅花圈上这么一站，作了个罗圈揖：“众位，众位！大家伙可都看见了，方才这二位老师父身分都够好

的，我们镖局里的镖主、镖师、伙计要跟这二位动上手，都有天渊之别。现在我张凯上来了，在场众位有认得我的，有不认得我的，我在东北营口开了个永发镖局，我叫神枪张凯。我也不想夺镖头，真夺了我也干不了。今天只想以武会友，会的都是我们同行、同道各镖局的镖主。哪位如果不愤，可以上来，跟我神枪张凯走上三合两式。”

他说完后往东西看。因为东面当中这家儿，是苏州胥门镇南镖局“长臂仙猿”陆永杰的镖局。其实陆永杰跟张凯本身也不错，都是朋友。见面也是四哥长，四哥短。但是他们两人心里头有点岔儿，就是上一届三月三亮镖会闹下的矛盾。那次是陆永杰的镖局执年。张凯呢，也把自己本镖局的一些镖师、伙计需要报名的，报号的，连本屋的徒弟的名册儿都写好了，派专人给陆永杰送去了。希望三月三亮镖会上，自己的镖师、伙计、徒弟们也能练趟功夫，标名挂个号，让大家伙都知道。如果今后我这儿不用了，仗着同行同业的义气别的镖局照样收留录用。可是陆永杰的徒弟，大力士周清把神枪张凯他们永发镖局的花名册给弄丢了。等其他镖棚的人把功夫练完了以后，陆永杰吩咐一声准备酒席吃饭。神枪张凯可不乐意了。心说，陆永杰，这是怎么回事呀？十一家镖棚的镖师伙计、徒弟们都练完了功夫，标了名，挂了号，怎么单把我们永发镖局的这些个镖师，伙计带徒弟给我们免了啊？张四爷一生气，攥着扎枪找陆永杰来了:“陆永杰，你出来，四爷要问问你。”陆永杰赶紧出来了:“四哥，还没喝呢，您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十一家的镖师、伙计徒弟们都练完了功，为什么单单我永发镖局的花名册你不念？我这儿的徒弟们怎么不练功夫？不标名，不挂号儿？陆永杰你看不起我张四爷，咱俩就得干干。”陆永杰这才问自己的弟子大力士周清怎么回事？

周清吱吱唔唔地说:“嗯，我把永发镖局的花名册弄丢了，所以没念四伯父他们的名儿。”陆永杰这个气呀:“弄丢了也不要紧，你倒跟我说一声，我给张四爷道个歉去呀。你这样一来，叫我作师父的怎么办呀?”他来到张凯的面前请个安:“得了，四哥，这事儿是我错了，叫孩子们给弄丢了。”张凯一瞪眼:“不成!”张四爷得理不让人，幸亏后来让同行同道、大家伙儿给劝开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这一晃已经是五六年了，今儿张四爷的意思是，趁这个机会我要露个脸。那意思陆永杰，你来吧。没想到，这正南方当中的粮食店镇北镖局的镖主“镇北天尊”罗雷不愤了。

罗雷这个人性如烈火，十分的刚正，他跟陆永杰是很好的朋友。不但他们两人交好，他师哥“忠勇义士”古雷也跟陆永杰相好。“古镇北”告诉过罗雷，对你陆永杰、陆大哥要多多地关照。都是同行同业，而且他跟我也不错。罗雷说的好，跟你不错，跟我还有个不错呢。

“镇北天尊”罗雷一按刀把，由打自己的镖棚出来了:“张凯。”张四爷这么一瞧，“哎哟，罗爷。”罗雷飞身上了梅花圈:“上次的事情都过了五年了，你怎么还要找陆永杰的岔儿啊？我告诉你，我罗雷就不服你。”张四爷有点儿脸上挂不住了。但张四爷很怕罗雷。为什么呢？罗雷这个人的人性，大家伙儿佩服；同时罗雷的功夫也好啊。这是“忠勇义士”古镇北的亲师弟啊。张四爷说:“好哇！既然如此你亮家伙吧，我姓张的奉陪。”罗雷按刀把“嚓楞楞”一声响，把四尺二的刀苗子长刀亮将出来。刀鞘子往旁边一放:“张四爷，你进招来吧。”神枪张凯往前这么一赶步，“叭”一颤枪，“唰”的这么一下，枪走一条线，直奔罗雷的胸前。罗雷上左一滑步，拿刀背一挂他，顺水推舟。张凯一崩刀，两个人刀枪并举，当场动手，打上了。

他们两位在镖行里来说，还都是头份人物。张凯这条枪崩、砸、窝，挑，吞吐撤放，上下翻飞，没两下子能叫神枪吗？可是“镇北天尊”罗雷的这几刀也是真好呀，神出鬼没，防不胜防。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了十几个回合后，张凯枪奔上盘，往罗雷的哽嗓就扎。罗雷又右步，伸左手一穿他的枪，回身捉蟒，“嘭”的一下把张凯的枪就给攥住了。跟着，刀往枪杆上一压，“唰”的这么一推，四尺多的刀苗子冷森森的一来，你不撒手，你这拿枪的左手手腕子就完了。胸前你要挨了一刀，你还得死。张凯没法子，脸一红，撒手扔枪，一个箭步，“噌”一下蹿出好远去。张凯这个寒碜哪！我要输给人家双龙镖局南北两号的英雄侠义也可以，我输给西胜镖局西川路的这些人物也可以，可我怎么单输给我们同行同道的呢？他是镖主，我也是镖主，我找脸没找来，到现了眼了。罗雷这人本来就不好开玩笑，耷拉着脸子，张四爷红着脸说：“罗镖主，我输了。”“嗯，给你枪吧，甭逞能，您瞧是不是？”张四爷把枪捡起来一声不言语回去了。镖师、伙计都埋怨他说：“四爷，咱们这买卖做的也很不错，您三番两次的自己没事儿找事儿，这不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吗？要说杭州擂还可以，人家李源问您的话对不对？您是咱们镖行的老班大人物了，您干嘛不香两家，而要香一家臭一家呢？到了现在您又自己出去动手，您说，您寒碜不寒碜？”

东光峪镖局金弓小二郎李国良跟张凯不错，也许因为他们都是清真老表，反正这镖局里的事儿也很难说清。李国良这时一按刀把，飞身形上来了。他心说，罗雷，咱俩可都是北京的，是离这么几步儿的街坊，但你走河南镖，我走口外镖，咱俩人是两码事儿，南北两条道。我也不争你的饭，你也不争我的饭。不过，你也不能这么狂啊。你这不是教训人的口吻吗？

张四爷再不好，他也是咱们镖行同行同道的老前辈呀，他岁数在这儿哪。

李国良上来了，罗雷也知道李国良不服自已。“哎哟，李镖主”。“不错，咱俩人近隔咫尺的街坊，我打算跟你讨教讨教。”说着李国良把刀亮出来了，刀鞘子往背后一别，压刀夜战八方藏刀式。罗雷往下一矮身履背塌腰，也往这儿一站。两个人彼此道请，双刀并举，当场动手打上了。李国良脚踩八门，大褂兜起风来，如同蝴蝶相仿。小辫也没盘，来回的乱晃；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足有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李国良刀走迎风劈柳，对准罗雷一劈。罗雷左手一搭腕子，右步奔左上一横身，拿刀往上一找，这手儿功夫叫“麻姑献寿”，又叫“红云捧日”。李国良往下一撤步的时候，人家罗雷云盘刀走上盘，就这么一转腕子，“唰”就到了李国良的脖子上。李国良这么一矮身，人家罗雷跟身进去一脚正蹬在李国良的大胯上。“嘭！”李国良“噔噔噔”倒退二、三步，晃了晃身没倒。脸一红道：“罗镖主，我输了，回见，回见。”

金弓小二郎李国良回去了。罗雷一看，得了，我见好就收吧。没想到，西边有人说话。“罗镖主，街坊，你这功夫可不错啊！”罗雷仔细一瞧，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只见他飞身形上来把自己的长把大泼刀两只手一攥，然后往台中央一站。鲍古的这口刀，可不软哪，跟双手带风似的。双手一合刀“唰楞”这么一转，刀走拦腰斩，仙人解带。“镇北天尊”罗雷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长腰起来，“张飞大片马”捧刀一豁他，就势往前一赶步，犹如猛虎出洞，奔鲍古鲍天机胸膛便扎。鲍古鲍天机闪身形躲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上了。

镖行的人注目观瞧。自古同行是冤家呀，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你冲我拨份，我冲你拨份。你在背地里说我两句坏

话，我也在背地里说你两句坏话。坏事都在同行同道上。您看，这两个人，一个长把刀，一个短把刀。两个人一动手，一个在前门东，一个在前门西，二位还打了个难解难分。

“镇北天尊”罗雷这口刀不软，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罗雷刀一涮，反腕子一走扫堂，鲍古脚尖儿一点台板起来。罗雷又来一脚，来了个“犀牛望月腿，”“嘭”的一下就给鲍古踹出一溜滚去。同行同道都喊上好了:“好……!”“哗……”罗雷一压刀，鼻孔之中一省力:“鲍镖主，承让，承让!“镇西方鲍古鲍天机脸一红爬起来道:“啊! 献丑献丑。”说完，转身形下了梅花圈，回镖棚去了。

猛然间有人高声喝喊:“罗镖主，好功夫。”垫步拧腰飞身形上来，往台上这么一站，好威风。这是营口利盛镖局的二镖主，正面小灵狐上官瑞。小伙儿长得很好看，三十来岁，面似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一身蓝绸子，松三把儿一条大辫子，怀抱镔铁双镢，真漂亮! 罗雷认得他:“哎哟喝，老二! 你也惦记着跟哥哥动动手吗?”“哎，罗镖主，罗兄，那没法子。咱们这算窝里反，今天亮镖会，镖主跟镖主干上了，我看这是往年没有的事儿，也搭着我年轻。”说着话，分开双镢往这儿一站。罗雷点手叫:“老二，进招来吧。”玉面小灵狐上官捧双镢就点，“镇北天尊”罗雷闪身形躲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交战。

罗雷这口刀真不错呀! 而且好快的身法。十几个回合后，上官瑞双镢金龙吐须，罗雷退左步，怀中抱月，右手的刀往回下一找，左手的腕子往下一耷拉，然后左脚尖一点地“嚓”的一下，脚踏中宫走洪门，这一下就插到上官瑞的眼前头了。拿刀这儿“嚓的一抢，四尺二寸长的刀苗子，再加上胳膊就六尺多。你往后蹦，蹦不出去七尺，你躲不开这刀。上官瑞一看躲

不开这刀了，就急着喊上啦:“我……，罗兄罢了，罢了!”他怕人家罗雷把他的双脚砍了去。罗雷把刀收住，往后一撤步:“二弟，承让，承让。”上官瑞脸一红:“我输招了。”上官瑞这小孩都要掉眼泪了，自己回身形下梅花圈回到镖棚。

罗雷眨眼之间，会斗了七位英雄，都是他们镖局里头各镖局的镖主，全不成了，罗雷有点放份儿。也就是这时候，西胜镖局燕子三抄水飞身形上来一个人,“朋友，好俊的功夫，我跟您讨教讨教。”罗雷这么一看，这是谁呀?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长四方一张脸，头发有点金黄色儿，名叫“金头龙”赵登。

罗雷一抱拳,“好，赵师父，请。”人家赵登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这刀就来了。别小看了赵登啊，这是剑山蓬莱岛二十名站殿将军之一啊!赵登的刀一来，罗雷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刀走扫堂，人家赵登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鲤鱼跳龙门，过去之后，捧刀一豁。拿这刀纂照着罗雷的面门就是一戳。刀纂也在武术之内。因为它这里头套着招呢。罗雷一看刀纂来了，上左一滑步，闪身一躲;人家一耷拉刀,“嚓!”刀走上盘直奔罗雷的胸口窝，往下一矮身，人家抽刀献掌，在罗雷的胸口窝上“嘭”一掌就打上了。罗雷“噔噔噔噔”退出几步去，刀尖儿一点地没倒。“哈哈哈哈，赵师父，好功夫，我输了。”说完转身下梅花圈回去了。

“金头龙”赵登往这儿一站:“众位，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我叫金头龙赵登。我来夺取十三省镖局总镖头，哪一位可以登梅花圈，咱们较量三合。”猛然间，有人搭话:“哈……弥陀佛!”飞身形上来一个僧人，肋下佩着戎刀往这儿一站，合掌打着问讯:“赵施主，我看你的能为很好，贫僧不才，当场讨教。”“老师父怎么称呼?”“神形赛罗宣，贫僧普妙。”“好，普师父，请进招来吧。”

普妙一按刀把，戎刀亮将出来，刀鞘往后一别。普妙的能耐很不错。他原来叫“神行狸子”宋远智，现在叫神行赛罗宣。他是玉耳的师父。玉耳的左臂刀不是跟爹练的，而是跟师父普妙练的。这是火神爷呀！只见普妙往前一抢身，左手一个引手，刀走迎风劈柳，“金头龙”赵登闪身形躲过去，摆单刀相还。赵登跟普妙一动手，大家伙儿都认为确确实实还是真不错，两个人越打越快，展眼之间就二十几个回合。突然间普师父虚点一招，长腰往后一亮相，赵登正要问：“怎么着？大师父，胜负未分，就……”他以为普妙要走，可再一看，不对呀，这时就觉着胸口窝儿有点儿发热，他一低头“啊?”蓝火苗在衣裳上起来了。“唰！”他赶紧伸手往下这么一胡撸，坏了！立刻就是一片火啊！赵登撒手扔刀就在台上打滚。这时鲍古鲍天机赶紧派上几个人来帮助赵登灭火，好容易才把浑身上下的火完全都给拍打灭了。这时普妙说道：“弥陀佛，赵施主，承让，承让。”赵登这气呀：“你说你这个人可真差劲嘿！”说完扭头下了梅花圈，回去了。

普师父亮着刀往这儿一站：“还有哪位当场动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普妙把“金头龙”赵登赢了，还有他的兄弟“银头龙”赵亮哪。

赵亮打踮步拧腰，来到梅花圈上。“普师父这个火放得很高啊！神行赛罗宣，你把我兄长给烧了，你烧回我试试。”“您怎么称呼啊，施主?”“‘银头龙’我叫赵亮。”普妙一看，喝！比赵登还漂亮！一身蓝，绢帕缠头，少白头，所以外号才叫“银头龙”。赵亮探臂膀，“嚓楞楞”将银钢刀亮将出来，往左右一分：“我来讨教。”“唰”的一下，双刀往下就盖。普师父上右一迈步，肥大的僧袍一兜风，拿手一搭自己的腕子，用刀往上一挑，它下去走扫堂。“银头龙”赵亮脚尖儿点台板儿长腰起来，

双刀一抢脑后摘筋，对准普妙的后脑勺儿就剁。普师父推刀把上右步一调脸儿，刀走缠头裹脑，一封他的双刀，拦腰斩仙人解带。“银头龙”赵亮长腰出去，两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其实普妙的指甲身儿里头就有放火的药，跟绿豆粒儿那么大，弹上，一见风儿就着，厉害极了。银头龙赵亮跟普师父一动手二十几个回合，普师父肥大的僧袍的袍袖一挡“唰”的一下，刀走上盘。银头龙赵亮往下一矮身，双刀走扫堂。普师父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长腰出去，一调脸儿，左手的中指这么一弹，这放火药“啪”的一下就粘在赵亮的后脊背上了。普妙这时调过头来举刀又奔赵亮的后脑勺儿劈来了。赵亮往旁边一闪身，-双刀急架相还。没转三圈，他觉着后脊背一热，心说糟啦，把我也给烧了！他自己摔自己，往后一仰身，“叭”就摔着了，跟着就地一打滚儿，这火着得还真凶。鲍氏弟兄赶紧派人上来给赵亮拍打火势，等把火完全都给打灭了以后，赵亮站起身来，红着脸说：“我怕您烧我，结果您还把我给烧了。”“弥陀佛，承让、承让。”

赵亮刚下去，就由西面“唰”的一下，飞身形又上来一个人。此人是“插翅灰鹤“左金童。他是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手使双剑，能为也好。但是他这人出场的时次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火烧段家庄时，叫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给了他一刀，把左胳膊给削去了，再那以后他就销声匿迹了。左金童的功夫确实不错，只听“嚓楞”一声响，左金童报名姓以后，左手剑一晃面门，右手剑抽梁换柱对准普师父胸前便点。普妙往旁边一闪身，左金童一跟步，左手白鹤亮翅宝剑就到了。右手宝剑走一步斗，剑对准普师父的小肚子便点。普师父往旁边一闪身，摆刀急架相还，跟左金童展开一战。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是七、八个回合，普师父又想使放火药，但还没等用呢，人家左

金童的双剑顺风扫落叶就到了。普师父只得往下一矮身，左金童一坐腕子，往下一弓右步，双剑走扫堂。普师父一点台板，长腰起来，人家左金童往前一杵双剑，一调脸儿，来了个“十字摆莲”式，往外一合腿，正扇在普师父的脖子上，“啪”的一下，“神行赛罗宣”普妙踢出一溜儿滚儿去。普妙就输了。

普师父下来，一声没言语回到看台。“插翅灰鹤”左金童往这一站，刚要说话，好嘛！从正北方晃晃悠悠来了个大个儿。“哎，你就这两下子也想夺镖头啊？等一等吧，把镖头给我。”这大个儿是顺着梅花圈的台阶儿走上来了，不会蹿，不会啃。“插翅灰鹤”左金童一瞧：“哎哟，这大个儿哟。”只见他晃荡荡身高在一丈开外，膀大腰圆，腰里系着廷带，脚蹬踢死牛的豆包鞋，身背后斜插手，背着镔铁虎尾三节棍，这棍纯钢打制，鸭卵粗细。大个儿力大无穷，头如麦斗，绢帕缠头，上下一边儿粗。

刚才的几场对打，三爷铁木金、鼓上飞仙丁瑞龙、神行无形伍金堂、生铁牛朴鹿，他们几位在台下也瞧得清清楚楚。看着看着，铁三爷就“唉！”的长叹了一口气，朴鹿可就问了：“哎！铁三爷，你为什么叹息啊？”“唉，我想起往事。我铁木金在家里的时候，由于练艺，大家非要跟我分开过。这样一来，哥儿仨九顷六十亩土地分给我三顷二十亩，可我全都给练进去了。这样，我一赌气才来到北京城。多亏遇到了丁大哥，才有我铁禄的今天。我总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练艺，能为是很不错了。其实不然，今天我到这儿来可真开眼了。敢情我这点儿本事不上论哪，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朴鹿听到这儿，重复了一句：“你花了多少线？”“三顷二十亩哇。”“好！你瞧我的，我就是一个牛。”其实朴鹿的钱也没少花。朴鹿又说：“冲咱们哥们儿花的这些钱，我也要上去来来。”所以，他才晃晃悠悠的奔梅花圈

了。

左金童一瞧这位就有点儿发晕哪，“哎哟！”跟半截大塔一样啊，往这一站，五大三粗，那手跟蒲扇儿一样。朴鹿站稳了，看左金童，就问:“你叫左金童，你想做这镖头啊？一个月人家给你开多少钱哪？依我说，你就算了，把这镖头让给我。”左金童这气，你叫我这名字叫得这嫩。“朋友，你贵姓啊？”“我姓朴、叫朴鹿，有个名号叫生铁牛。哈哈哈……。你要打算动手，可我不是吹，我一脚能把你踢死。”“好吧，我宁可让你踢死，我也不能白白的把十三省总镖头给你，来来来，拳脚军刃都行。”“别亮军刃，亮军刃你趴下得快，咱还是动拳脚。”“好吧！”插翅灰鹤左金童取下了宝剑鞘，双剑入鞘，自己往身后一背，一抱拳道:“朋友，请吧。”

大家伙儿都在认真的观瞧着。只见朴爷双手往下一耷拉，说道:“来吧！”插翅灰鹤左金童左手一晃面门，上右步立掌“唰”的一下就到了，直奔朴鹿的面门。说真的“生铁牛”扑鹿的功夫十分不错，他让你左金童这一掌打在自己的脸上，他不在乎。这时，朴鹿一抬左手，“嘭！”把左金童的胳膊就给攥住，微然一用力，再一抬右脚，照着左金童的小肚子上“啪”就一脚，顿时，把左金童踢出一溜滚去。左金童老半天的工夫没有起来，大家伙都愣了:“哟！怎么，这是给踢死了？”鲍氏弟兄急忙派人上来把左金童搀起来，遛了半天，才缓上这口气来。“哎哟，他这脚怎么这么大力气啊？”左金童脸色苍白。

回到西盛镖棚以后，老仙长燕普说:“无量佛！金童，你的能耐不是不行，而是从你的脑子里根本就没看起他，所以你才输了招。这叫骄敌者必败！不信现在你再上去，你准能赢他，他一个傻小子，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全凭一力降十会。”“您说得一点也不假，我觉着我不用赢他，我算计他，都能把他算

计趴下。”

“无量佛!”云霞道士杜清风站起来了，他更不服啊，飞身形下了西胜镖局的看台，踮步拧腰来到梅花圈上。“无量佛! 杜清风一上来“哗”的一下，大家伙儿都乐了，道冠在脑瓜顶下是白的，黑白两色。杜清风往台上一站，用手点指:“朴鹿，认识山人?”“我呀，我不认得你呀，你这个老杂毛叫什么东西?”“山人‘云霞道士’杜清风。”“哈哈哈哈，你叫‘风儿’啊，小子! 风儿，有风儿你就抽吧。”杜清风这气，我跑这儿抽疯来啦。

大家伙儿没有不乐的，你说这傻小子还真能蒙事。“好! 老杂毛，杜清风，你进招来吧! 你也照样趴下，我拿你当我家的老槐树。”好嘿! 他拿左金童当老槐树，这又拿杜清风当了老槐树了。

杜清风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一攥拳头，照着朴鹿的心口窝儿“当”就一拳。这杜清风多好的能耐啊，别说一个朴鹿，十个朴鹿也不是杜清风的对手。连童林都很难赢得了杜清风啊! 杜清风实在瞧不起这朴鹿。他想，我要用真力打你，把你打死我也犯不上，因为我是一个出家人，跟你没仇没恨。但是我要用举力打你，如果不卯足了劲儿，你这生铁铸料，我也打不动。所以杜道爷这拳来得特别的猛，“喔”的一下，连人带拳就从正面窜过来了。“生铁牛”朴鹿没跟人家动过手，一看老道往前这么一欺身，拳来了。朴鹿就一退右步一斜身，很顺当的就躲过了这一拳。杜清风的这招使猛了，又没打着，这不是该着的事吗? 只见他往前就这么一栽身，朴鹿一看，心说这到不错，我不把你当我们家的老槐树了，你就当我们家的牛吧。他不是会托牛吗? 从小就练过托牛的功夫。当杜清风在他跟前头往前一栽，他一伸右手，就是杜清风的胸口窝儿，一伸左手，就是杜清风的小肚子，“腾”的一下，他把杜清风给托起来

了。杜清风这个骂呀，你怎么把我托起来了？“嘿！你真成我们家小牛了嘿。”他想起小时候来了。杜清风刚要施展鲤鱼打挺儿招术，想站起来，可是不成了，他给扔起来了，扔起一丈多高来。

“哗”四面的人都笑起来了，堂堂的“云霞道士”杜清风，叫人家给扔起来了。杜清风往下这么一落，不是拿他当小牛了么，朴鹿的两只手“噗”，又给接住了。“无量哎，佛哟！”杜清风刚要踹腿长腰出去，“日！”又起来了，底下人又乐了。杜清风往下一落，傻小子朴鹿伸手“噗！”又给接住了。杜清风刚要纵身儿，“日！”又起来了，不让你使上力，一点儿力气你都用不上。

杜清风这乐儿大了，“生铁牛”朴鹿一下，两下，三下，拿这杜清风扔着玩儿了。他每下都得一丈多，一连气扔了五、六下。西胜镖局的都臊得慌，别的镖棚的人都乐得前仰后合，连王爷都乐了。“哎呀，我说这个傻孩子是谁呀？比咱们这儿的老牛跟虎儿都厉害。”老侠侯振远在旁边儿站着呢：“王爷，您不认得他，上次我跟海川到清真寺去，见到过他。他还是海川的一个师弟呢，这是青云长老宝镜禅师的一个高足，在家里头净练踢槐树和托小牛儿就好几年，要不他怎么拿杜道爷当小牛托着玩呢。”“唉！那儿还托呢。”后来杜道爷一赌气想，得了！我也别费这力气了，你随便扔去得了，什么时候你扔累了把我搁下，我就一脚把你踢死，绝不留着你。你这东西让我输了招，还让我遭了寒碜！这样一来他不使劲儿了。

朴鹿也在纳闷儿呢，这要是拿他当牛犊我得托到什么时候去？我也不能把他弄到我们家去，搁到槽头儿拴上，好麸子好料成天喂着他呀。算了，再扔最后一次得啦。这最后一次，他杜清风也不用力往外逃了，傻小子朴鹿也不接了，“日！”快到板儿上了，傻小子一想，别这么便宜他呀，摔他一下子。他左脚

扎跟一抬右脚，拿这杜清风当足球踢大门儿了，“当！”这下子可了不得了，这杜道爷也一百多斤呢，正撞梅花圈的栏杆上，把栏杆给撞折了，从梅花圈上掉到地下。

“哗……，”梅花圈周围声音鼎沸，人群动乱。王爷笑得前仰后合：“哈哈！老年哪，这叫什么武术啊？真是开眼啊！怎么踢上了？”年大人连连点头说：“这个傻小子可真新鲜。”

杜清风被踢下梅花圈后，就觉着头疼得真厉害呀。“无量哎，佛哟！”他自己都要哭啊。慢慢爬起来，猫着腰在那儿到处寻找呢。原来，他的道冠给撞掉了，找了半天才把道冠捡起来。杜清风满头的短发都落下来了，往后一披散，真是丢人哪！人群中还有起哄的：“我说，这位是和尚啊，还是老道啊？这可是想当和尚当和尚，想当老道当老道。和尚、老道两掺和儿。”杜清风气得直骂呀：“这怎么能有两掺和儿的呢？小杂种！”自己慢慢的回到西胜镖棚来，“无量佛！”羞臊难堪哪！燕道长过来心疼地劝慰了一番。杜清风对燕普说：“哎！师哥，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自从小儿童林在月台上削了我的道冠儿，我的倒霉事儿就接连不断啊。今天，千人瞧，万人看的场面，那个傻小子还非把我的道冠撞掉不可，让我丢人现眼！他这一脚踢得我也真够呛呀！”燕普这时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哪位将军上去？一定要把朴鹿给我治住。”旁边有人答言：“军师爷，后将不才愿往。”正是玉面童子白昆。

白昆踮步拧腰出来，上了梅花圈：“哎，猛汉！”“哎，小白脸！你叫什么名字？”“‘玉面童子’我叫白昆。”“来吧，进招来。你是愿意当老槐树呀，还是愿当小牛啊？”白昆这气：“我全不愿意当，我愿意当我。朴鹿，休要口狂，你进招来。”“好啦！”朴鹿往前这么一赶步，上步举拳泰山压顶，一砸白昆，白昆没躲，他一上步，把左脚伸过去，勾住这朴鹿的脚后跟，往下一

矮身，双手一攥拳，照着朴鹿的小肚子上"当"就一拳，这拳就是打上朴鹿，他也不在乎。只见朴鹿往回一撤步，哟！坏了，人家白昆这左脚的脚脖子勾着自己的脚后跟呢。白昆"噔"的往起一扬，朴鹿"咕嗵"一声，来了个大屁股蹾；就跟倒了半堵墙一样。"生铁牛"朴鹿起来了："小白脸儿，你可把我赢了嘿！""好吧！你请回去吧！我还要会会别位。"玉面童子白昆转脸面向观众一抱拳："众位，这位叫朴鹿，他输了让他下去，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要在梅花圈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哪位打算来跟我讨教讨教，夺这十三省总镖头，我白昆奉陪。"

海川的徒弟们全在双龙镖局子南号，北号的镖棚里。大家伙一瞧朴鹿赢了杜清风，可就都想到了傻小子于恒。孔秀就对夏九龄说："唔呀，九龄师哥，你跟咱们傻师叔说说，让他也上去施展一下嘛。"九龄想了想说："好吧！"九龄就凑到于恒的跟前来了："傻叔叔。""唉，什么事儿？"牛儿小子心里明白，九龄是我的亲师侄，我应当疼他，爱他，做事不能让他为难，可这些他就是说不来。九龄这时挑唆着说："您看人家那个大个儿上去多露脸！""嗯！是挺露脸的。""人家回去吃馒头炖肉，因为人家赢了啊。""对啊！我也想吃。""您想吃馒头炖肉，您就得上去呀，不上去怎么赢呢？再说，再说，您是我傻叔叔，你赢了馒头炖肉，我也想吃哪。"说着，九龄马上要哭了。傻小子一看可急了："别哭，别哭呀！你等着，你等着，傻叔叔上台给你赢去。"九龄一听高兴了："哎！你是得上去赢两阵，这样您吃着气势，侄子吃着也气势。""好！我这就去，赶紧把牛肉先赢下来，那就踏实多了。""对，对，对！您上去吧。""好啦。"傻小子站起来往外走。这时候侯振远要拦也没拦住。

老侠侯振远没拦住。王爷却说："嘿！咱们这大个儿也上去了。"傻小子晃晃悠悠往台上一站："你是什么小子？""'玉面童

子'我叫白昆。""你是昆小子，你是牛肉吗？你是馒头吗？你给我留下，你想拿走不成！"白昆一听，这都是哪儿的事啊。"你叫什么名字？""哟！麻烦了，你是从头里问，当不间问还是末了问？""我当然从头问了。""家住在淮安府镖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原，师父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你、你叫牛小子？""哟，你怎么知道？""那你不是刚才跟我说的吗？""那我，我跟你不错，你可不能告诉别人。""牛儿小子。""哎，你给牛肉吃，""想吃牛肉成啊，不过，你我两个人得当场动手。""那随便打。"傻小子两只手一捂肚子，"来吧。""玉面童子"白昆往前这么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傻小子嘴里嘟囔："再来点儿，再来点儿。"他知道还招儿早了不成，他让再来点儿，赶紧往回一撤步："你喊什么呢？""让你再来点儿，你混蛋哪，还招早了，师父不给馒头吃。这都是饿出来的。"这时，"玉面童子"白昆往前这么一赶步，"唰"的一下，左手拳又来了。"再来点儿，再来点儿。"白昆的拳刚到，傻小子左手的胳膊往上这么一抬，正打在白昆的胳膊上。这白昆可就受不了了。啊的大叫一声。这时，傻小子于恒上右步往前这么一赶步，右手就到了，正是"玉面童子"白昆的卤脑门儿上，"啪"一下就拍上了。牛儿小子的本事可不比朴鹿差，虽说两人都傻，但于恒的功夫可就磁实多了。这一下就把白昆扇了一个大跟头。"玉面童子"白昆捂着脑袋起来问："小子，你这叫什么招儿？""牛肉，牛肉还有大馒头。"傻小子高兴了："快过来，谁跟我再比比武艺来。我在弄趴下几个，我跟我那侄子，我们爷儿俩就能足足的一块儿吃炖肉了。"敢情他还惦记着夏九龄这份儿呢。

猛然间，由打西胜镖局的镖棚之内，燕子三抄水飞形登上了梅花圈，往这一站。此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一身蓝白，

绢帕缠头，白素素一张脸，长眉朗目，鼻直口正，连鬓落腮的胡子茬儿，斜插柳背着刀，真是一副好样子。报名叫:“百步神拳”石天龙。“小子，你过来吧，咱们俩人干干。”“牛儿小子，你有何德何能？你敢如此的狂妄。石天龙我要你的命。”说着，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唰”的一下拳就来了，真叫快呀。傻小子于恒知道他这招儿叫:“金刚八式掌”。

这“金刚八式掌“是这样的：降龙罗汉力千斤，举鼎托闸抵万人。伏虎将军神威广，急提猛按莫因循。傻小子见人家拳来了，一着急，招儿就又忘了。他伸这左手“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叭”一封这石天龙胳膊。他应当使这第二下，可他一下子忘了，跑到第三下去了，来了个“立掌斜劈开山斧”，上右步一斜身，立着这右手“咔”给了石天龙一掌，打了石天龙一个跟头。“哎哟!”把脖子都打歪了。傻小子也急了:“您看看，你老着急，我这招用错啦。”老仙长尚道明，何道源隔着屏风往外瞧，这一切看的真而且实。傻徒弟还真急，因为他把招儿用错了，把举鼎托闸忘了，他使的是力掌斜劈。石天龙起来这骂啊:“嘿！好小子，你可把我打着了嘿。”傻小子于恒连赢蓬莱岛的站殿将军两阵，这可是好功夫啊。傻小子在台上转悠:“坏小子，我招儿错了，招儿错了，那位上来再给我找补找补。”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隔山打虎”石天凤踮步拧腰从西胜镖局出来，长腰上了梅花圈。这个仗打得时间太长了。一清早吃完了饭开始作战到现在，太阳都往西了，整打了一天哪!“隔山打虎”石天凤踮步拧腰上来以后，用手点指:“猛汉，我来给你找补。”“好小子，要不说你是孝子呢，你叫什么名字?”石天凤这气，他嘴里还找便宜。“隔山打虎我叫石天凤。”“好啦，你过来。”石天凤明白，象傻小子这个招数，错了一招儿，他自己先急，要让他先动手，他就没脉了。石天凤一抱

拳:“我想给你找补，可你得先进招儿来。”“那哪儿行啊？师父不让，得见招儿迎招，见势打势眼要准，手要稳，打上人要狠，哪能随便应招儿呢。”他把师父说的都记着呢。“你要是不进招儿，那咱们可找补不上。”“那、那怎么行啊。好！我先进招儿。”说完，傻小子于恒上右一划步，一攥右手的拳照着石天凤的顶梁“泰山压顶”就下来了，这可就没根没落了，石天凤上左这么一划步，微然往上一矮身，左手往下一穿他，进步撩阴就是一拳。正打在傻小子于恒的小肚子上。“哟！”“噔、噔、噔，卟！”来了一个大屁股蹾儿。“猛汉，你输了没有啊?”“输了。”“还是的，下去吧。”“好了，遵命啦。”傻小子晃晃悠悠下来了。

于恒来到双龙镖局南号的镖棚的内，王爷可问:“于恒啊，怎么样啊?”“牛肉挣下来了，有我吃的，有九龄吃的。”“噢！你上哪挣牛肉去了?”“对了，给我记着点儿，我们爷儿俩晚上没肉了。”“哈……”王爷这笑啊:“放心吧，连你带九龄的全有。”傻小子于恒坐下来了。

正这时候，“隔山打虎”石天凤在梅花圈上洋洋得意地说:“众位，这位叫叱海金牛于恒，所谓一下准的把式匠，他跟我石天凤比还差点儿。哪位还要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我跟你讨教讨教。”刚说到这儿，双龙镖局南号出来人啦，飞身形登上梅花圈。此乃八卦连环谱的八庄主“看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希。

田子希想，我不能等着二哥上来。我是他兄弟，这一次我大哥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接着请帖，不好意思到北京来，面面相觑见着不好看，所以让我们哥俩来了。既然到这儿了，也要登登梅花圈，动动手。输赢无关，那么也就算我们尽到一番绵薄之力了。我二哥的岁数大了，我得来。这才跟二哥商量好了，等我上去，您可就千万千万别上去了。胡二爷说:“好吧。”八爷

田子希稳了稳腰中的链子镢这才上来。隔山打虎”石天凤的脑子里头可有这么个人物，这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八庄主。“噢，原来是田八庄主，您也是奉朋友邀请来到梅花圈，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吗?”田方点头:“光看朋友你的功夫不算，我也技痒难挠斗胆讨教一番，至于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我也没那个能耐，我也没那个想法。来吧，军刃拳脚由阁下挑选。”“好，既然如此，我讨教讨教你的军刃。”“隔山打虎”石天凤探臂膀“嚓楞”一声响，把刀亮出来。八爷田子希一背身撩长衫“哗啦”一抖链子镢套住了皮腕手，左右一挑，“哗楞楞”一抖。田八爷好样子啊！中等的身材，细腰窄背，面似三秋古月，三绺短墨髯，一条大辫儿，一身蓝，煞绒绳儿，五分底的福字履鞋。他叫“小武侯”啊，敢比当年后汉的武乡侯。这个人有很好的学问。这时，只见他一抖自己的链子镢。“隔山打虎”石天凤往前这么一赶步，刀走缠头裹脑，顺风摇旗，“唰”的一下就到了。八爷田子希右手链子镢往起这么一撞，“哗楞”一声响，左手链子镢在面门一转圈儿反腕子一砸。石天凤往后一撤步，田子希的右手链子镢一摇，“唰”的一下，对准石天凤的太阳穴就打，来得很快呀。石天凤往下一矮身，颈藏头式擦着台板儿走扫趟，八爷脚尖儿点台板儿，身轻似燕起来，二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这可就凭的是本事了。“隔山打虎”石天凤那也是剑山蓬莱岛好样的，确实是好功夫。相反，人家田八爷的身份也在这儿，链子镢抖开，上、中、下走三盘，“哗楞楞”连声响，好是威风。两个人一场鏖战。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石天凤捧刀一扎，八爷向左一划步来了个“浪子踢球”，左手链子镢往上一翻，“哗楞楞”往前这么一撩，右手的链子镢随着自己右腿往上又一翻，这镢柄在下，镢头跑上头来了，再从底下一兜石天凤的刀，只听“嚓”的一声，把刀就给兜上了，“唰”的一下又回

来了，正打在石天凤的腿肚子上。其实，田子希还没敢使劲儿，要是使劲儿，石天凤就得受伤。只见石天凤脚步踉跄出去好几步才拿桩站稳。八爷田子希往回一撤身，链子镢一抖:“石师父，承认，承让。”石天凤脸一红:“阁下，好能耐啊，再见，再见。”“隔山打虎石天凤把刀入鞘，自己跳下去，回转西胜镖局。八爷田子希站到这儿刚要说话，猛然间从西胜镖局又出来人了，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田八爷这么一看:“喝!”这人个不高，矮身材瘦小枯干，两腮无肉、穿着蓝绸子长衫，白棉绸子裤子汗衫儿，薄底靴子，腰里系着绒绳儿，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空着双手往这儿一站，说出话来是江南口音。

“唔呀，我也要来会一会田八庄主的链子镢啊。”八爷田子希赶紧把双镢交于左手，“老英雄，你怎么称呼?”“我复姓欧阳，双名志正江湖人称‘胜昆仑’。”“噢。”田八爷听完可就一愣，欧阳志正在云贵川大西南一带可是颇有威名啊。田子希赶紧一躬到地:“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老师父。晚生田方久仰大名，想不到我们在梅花圈上遇见了。小子不才愿意讨教您的功夫，跟您学个三招儿两式。”“唔呀！哈哈……，我说八庄主你太客气了，令兄李昆也是我素日敬仰的人物。好吧，既然如此嘛，我就跟你讨教讨教。”撩长衫，“哗楞”抖出十三节亮银链子鞭。然后说道:“八庄主，你请进招来吧。”“恭敬不如从命，小子斗胆。”田八爷往前这么一赶步，一抖链子镢狮子摇头，盖顶就打。欧阳志正单手一摇鞭，一退左脚，枯树盘根对准田八爷腿就砸下来了。田八爷脚尖儿一点方板，长腰起来一摇链子镢，就奔欧阳志正的胸前便打，欧阳志正闪身形躲过去。两人当场一动手，都是链子家伙，看起来很不容易。两个人十几个回合开出去，互有爱慕之意。欧阳志正的功夫确实是不错。两人越打越快，走形门让过步，猛的田八爷双镢一

抖，对准欧阳志正的双腿一砸，欧阳志正单手一挑鞭，“哗楞”一声响，往下一盖。“嚓！”正把田八爷的双镢给搭上了，然后就势往前一赶步，并食中两指在田八爷的肩头上“砰”一点，田子希“噔、噔、噔……”倒退四、五步，“咕嗵”躺下了。八爷田子希脸一红。欧阳志正往前一抱身，垂着鞭，伸左手一抉：“哎哟喝，田八庄主，承让、承让，请起，请起。”把田八爷给搀起来了。

田八爷把链子镢圈好了，脸一红：“老师父，在下不敌了，您手下留神，容当后报。”说完了，田八爷回去了。

西方侠于爷很喜欢田八爷这个人，等田子希来至在镖棚门口，于爷就站起来了，一抱拳：“老八呀，功夫输给欧阳志正你不寒碜。”田八爷脸一红，挨着行礼：“叫王爷大人见笑，众位老侠客爷见笑。”人家于老侠都捧田子希，这些人也跟着捧：“老弟，可真不错，都说你功夫很好，今天我们大家伙总算开了眼了。欧阳志正是江湖路上的老大人物，甭说你，再比你高个一头半头的也不行。”

这时，欧阳志正站在台口儿上一抱拳：“我复姓欧阳，双名志正，江湖人称‘胜昆仑’！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的，哪一位要是愿意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话，还是要把我赢了为是。当然我的本领也不算太高，方才这位八庄主田子希是让着我呢，哪一个请过来。”

猛然间，眼前头有人说话：“哈哈……，欧阳师父，功夫实在不错，在下讨教讨教。”踮步拧腰就上来了，往这一站。“唔呀！”欧阳志正这么一撤步，上下一打量：老头儿花白的胡子、花白剪子股小辫，没有谢顶。赤红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称。一身米色绸衫，煞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报名字“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噢哟，原来是李老英雄

哪！想不到我学的这点本领会招惹得老侠客你登上了梅花圈。来来来。我来跟你讨教讨教。”“可以。”说完李源“啪”一撩长衫，“卟噜”就把藤蛇棒亮将出来了。

大家伙一看，李爷上去了。知道这是西方侠于爷长门弟子，都要捧捧场。“哥哥，您瞧，李源贤弟上去了，哈哈……，他要会会欧阳志正，欧阳志正恐怕还不成呢。”西方侠于爷知道，别的镖棚的人不敢上来，可西胜镖局的人也剩不下两三个了。因为燕普带来的人基本上都登台一战了。你想啊，“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赛南极”诸葛宏图，“玉面童子”白昆，“插翅灰鹤”左金童，“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凤、马俊，马亮，“闭目金禅”班豆佛，“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镇江泥鳅”谢文治、“九尾龟”谢文丑、“闹海金甲”何清太，“海底金虾”何阳太已经大部分都输了。现在连欧阳志正还有三位。你赢得了欧阳志正，诸葛宏图会上来。但诸葛宏图上来不准是个儿。那么再往后就是“云方剑客”燕普了。

这个时候，整个的灯光都掌上来了。哎呀！松棚以内，灯光照亮、光华灿烂，照如白昼。尤其是梅花圈上这盏大灯，特别的亮。虽然太阳还没下去，但棚内已经黑下来了。这灯光一照啊，真是太清楚了。眼下，西方侠于爷把下一步棋怎么走，都给算计好了，这时候，再看王爷和年大人，他们的兴致特别的高，看来是越打越高呀。“展翅金雕铁掌李”老侠客爷一伸手，鹿筋藤蛇棒亮出来，单手一攥：“欧阳老师父，请吧。”“唔呀，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声响，一字鞭对准李源的顶梁就打。几个回合之后，激怒了西方侠于洞海，于老侠欲登梅花圈，空手夺鞭，大战燕云风！

第五十六回 众群侠会战燕云风 老剑客亲临梅花圈

上回书说到亮镖会梅花圈上动手，虽说越战人越少，可也越战越精，武林前辈，风尘侠隐都在后边。西胜镖棚内也只有连云台剑客燕普在内的两三位了。这时候展翅金雕铁掌李、老侠李源登台会斗胜昆仑欧阳志正，群侠众星捧月，都围着西方侠于洞海纷纷议论。这么大的松棚内，灯火通明，照如白昼。李源明白，人家用的是链子鞭、兵刃长，我用藤蛇棒、尺寸短，跟欧阳动手，我要总往外跑，那就太吃亏了。我必须想办法让你这链子鞭施展不开，那只有在招术上运用短小精悍，干净快捷的技艺。想到此，李源往里这么一弓身，上右一跟步，鹿筋藤蛇棒"唰"的来了个"仙人解带"，照着欧阳志正的胸前便打。欧阳志正岔右步跟左步，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个青龙出水式对准李老侠的胸前便点。老侠李源闪身形躲过去，摆自己的鹿筋藤蛇棒急架相还，三十六手白猿棒，上、中、下走三盘，真是乌龙搅海怪蟒翻身，招法展开，捷似飞鸟。

欧阳志正的变招儿，那也确实是出人头地，"哗楞楞"长鞭响，两个人的长衫兜起风来，如同蝴蝶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往梅花圈上看。两位当场动手的十个回合，"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棒走上盘，欧阳志正鞭走底盘，一个底下扫趟。李源脚尖儿点台板儿，长腰起来，转棒盖顶一砸，欧阳志正腿往旁边一岔步，李源移左步跟右步左手一搭鹿筋藤棒的后把。这等功夫叫"渔公伐舟"。就是渔翁撑船呀，拿着船篙往船后头一杵，"哧！"船公就往前去了？这样一来，李源鹿筋藤蛇棒的铜疙瘩，正杵

在欧阳志正的屁股上。欧阳志正一哆嗦，“噔、噔、噔”往后退出好几步远去，晃了晃身子站稳脚跟说道：“唔呀！老侠客，你的功夫很好！你这鹿筋藤蛇棒杵了我的屁股，我跟你告假了。”“哎！欧阳老师傅，承让，承让。”李源把鹿筋藤蛇棒往怀中一带，看着欧阳志正提鞭下去了。

欧阳志正往下走，刚到西胜镖棚门口，由打里头往外出来一个人，很快来到台下，一拔腰上了梅花圈：“哈哈……李老侠，好功夫，欧阳志正不是敌手，我来讨教讨教。”这时，西侠于爷可就告诉王爷了：“您瞧见没有？上来的这个人，李源绝不是他的对手。”王爷仔细一瞧这人，矮身材、大贲头儿，坠子脸跟老寿星一样，雪白的白胡子，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一身米色绸，煞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王爷一看就很喜欢这个老头。王爷问于老侠：“哎呀，老侠客，这个人是谁呀？”“噢！王爷，我一提您就知道，你府里头烟壶盖被人拿走，约海川公主坟试艺，都是他‘赛南极’诸葛宏图，他就是剑山蓬莱岛的二号人物，他完了就剩一个燕普了。”“哎呀！这个就是‘赛南极’诸葛宏图？看他偌大的年纪，精神矍铄，面带忠厚，白发苍苍，倒不象个歹人。”“他本不是歹人。剑山蓬莱岛的客礼把他请进山中，对他不敢小瞧。他是江南的隐士，功夫确实不错啊，阅历大，经验也有，李源打不过他。”“是呀，老侠客，咱们好好地看看他。”赛南极诸葛宏图往这儿一站，说道：“我的朋友欧阳志正输给您了，不枉是一代名人弟子，出了名的英雄侠客。老朽赛南极诸葛宏图不才，我要当场讨教。”“老义士，请你亮军刃吧。”“好。”诸葛宏图一撩长衫，“哗楞”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往外一亮。王爷吓了一跳：“怎么他拿出一条长虫来呀？仔细一瞧，借灯光直冒亮，王爷才知道不是。

于老侠告诉王爷他这条军刃叫三十六节蛇骨鞭，蛇口之内

含着子午间心针，专破金钟罩。这是诸葛宏图的拿手功夫。

“展翅金雕”李源横着自己的鹿筋藤蛇棒也往这里一站，赛南极诸葛宏图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说道:“李老侠客，请进招儿来。”李源回道:“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藤蛇棒盖顶就打，赛南极诸葛宏图闪身形躲过去，摆三十六节蛇骨鞭急架相还。两个人当场一动手，走行门，让过步，叭、叭、叭就是十几个回合。只见李源这条拨风八打，三十六手白猿棒真不错呀。打到二十几个回合都还是棋逢对手，不分胜负，直到人家诸葛宏图展动身法施出绝艺，李源、李老侠才渐渐地落了下风。

这个时候诸葛宏图三十六节蛇骨鞭走上盘，李源缩颈藏头一躲带棍走底，一个扫趟棍。人家诸葛宏图就不躲了，一抬左脚“趴”把鹿筋藤蛇棒紧靠着铜疙瘩的这地方给踩住了。但是鞭可悠起来，盖着李源的脑顶上就来了。李源一撒手，往后倒步，出去有五尺。李源红着脸说:“哟喝，诸葛义士，我输招儿了。”人家诸葛宏图把棍给捡起来交给李源说:“嘿！老侠客，我再会斗别位，您请吧。”李源把自己的棍围上后，由打梅花圈上下去了。

“赛南极”诸葛宏图倒提着鞭，一抱拳:“众位，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江南人士、复姓诸葛，单字名健、表字宏图，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赛南极’。还有哪位登梅花圈，诸葛健奉陪您三合五式。”刚说到这儿，北面的梅花圈下有人乐:“哈哈哈诸葛健哪，奉陪三合五式你这话不大点吗？你奉陪人家三合五式，可你有什么能耐啊?”诸葛健心说，您的话大，还是我的话大呀？这时诸葛健抬头一看，老头儿一拔腰就上来了。原来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老侠于成。常言说，打了人家孩子，人家大人出来了。只见人家老侠客往这儿一站，一捋颌下银髯，这份儿太大了。诸葛健一瞧，哎哟，坏了！这是山西太

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李源的师傅。老人家偌大年纪精神百倍，诸葛健抱拳:“莫非是武林前辈山西太原府于老侠客?”“哈，哈，哈！正是老夫。老朽一百零三岁，要说老侠客嘛，也还有点不配。不过诸葛健哪，我虽然老了，但你这个能耐，若与老夫较量，恐怕还不行吧?”诸葛健心说，这老头子多狂啊！就问:“于老侠客，你到这儿来，大概齐也是被人家所约所请，也为了十三省总镖头吧?”“对了，哈……说为你十三省总镖头也可以，说为和你们那位道长也可以。诸葛健没别的，咱们两位较量两圈儿吧。”“好，老前辈，既然如此，请您亮军刃。”“什么?”“请您亮军刃。”诸位群侠以及王爷，年大人都往台上看，也知道老侠于成的份儿大。但是人家让您亮军刃，这也是礼之常有的啊，怎么跟人家愣愣眼儿啊?”让我亮军刃？诸葛健，哈哈……你还不配。”诸葛健心说，喝！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大的话啊！我还不配？便问:“老侠客，难道您还要空着手对晚生的三十六节蛇骨鞭吗?”说完，诸葛健拿右手这么一晃，蛇骨鞭“哗楞楞”这么一响，诸葛健也放份儿啊！于老侠大笑道:“诸葛健哪，老夫今天空着手会会你的蛇骨鞭，你留点儿神，我要把你的鞭给夺过来。”“老侠客，您还要夺晚生我的鞭?”“哈……，对！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老侠客，如果您在三十个回合以内，把我的鞭夺出去，我此次回转江南，埋名隐姓，不再出世了。”“多少个回合？三十个！诸葛宏图哪，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啦！我只跟你来一个回合。”就这一句话，“哗……”人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照面你就要夺人家诸葛健的鞭，老爷子您有多大能耐?”王爷的心“噔”一下就到嗓子眼儿了，急得直叹气:“唉!”老侠秋田、南侠司马空、侯振远这些人也都这儿瞧看。“怎么这老头子的脾气，越老越犟。”北侠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就这毛病。一个

回合夺人家鞭，是有那能为，但是也不应当放这么大的份儿啊。您岁数到了”。

诸葛健也是久经杀场老谋深算的人物啊！听了于老侠的话，就问:“老侠客，您是跟晚生我开玩笑呢，还是真的?”于老侠十分硬气地说:“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啊。岂能玩笑?梅花圈上是玩笑的地方吗?”“那么老侠客，要一个回合，您夺不过去哪?”“一个回合夺不过去，诸葛健，我一百零三岁抱着脑袋滚回山西太原府永不出世。”“既然如此，晚生讨教。”老侠于成一推颌下银髯，左手一捋，右手伸出去，往这儿一站:“来吧!”“赛南极”诸葛健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声响，犹如一道白线，这长虫脑袋直奔老侠的心口。鞭出去了，诸葛健有点儿后悔，他说这个老头子要说大话就得办得到，我这招儿不是给他送去了吗？老侠于成也乐了，心里说：诸葛健哪，你这叫什么招儿？我说一个回合，你怎么单给我送鞭来。于老侠左手捋着胡子，右手支出去，“唰”的一下鞭来了，眼看都到了长衫儿上了，于老侠左手一长，“砰!”真把诸葛健的鞭给攥住了。但是这鞭是滑溜的，跟长虫一样啊。人家诸葛健要是一夺啊，您也攥不住啊，因为人家那边套着手腕呢！但是，于爷不给他功夫，左手“砰”攥住这鞭后，弓右腿绷左腿往后一转身儿，就把鞭搭在自己的肩膀儿上了，一直往前拽。诸葛健一看，立刻明白了，他怕我夺这鞭，自己使不上劲儿，就跟我把方向顺成一致的。那可不成，我还得夺这鞭，想到这儿，诸葛健就反身一转，往回一坐腕子“叭!”一拽这三十六节蛇骨鞭，没拽动。其实这一切都是老侠的做派，跟下棋一样。我要夺你的鞭，我让你往我哪儿来，你就往我哪儿来。我要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也就是说于老侠争取了主动，“赛南极”诸葛健只是随着人家的意愿走。这时于老侠调过脸儿来，弓右步绷左腿好象要使

劲的样子，但你在后头往回一拖鞭，老侠于成这左胳膊跟着鞭走，因为于老侠这头儿没挡头。你一夺，我这手就跟着你往后走了，但是身子可就转过来，左手腕子就这么一挑鞭，上右步往诸葛健的胸口窝上一捅，要是一般人可就捅不着了，可于老侠是成了名的“通臂掌”啊，这胳膊由于练功，是比别人长出一截来。这会儿于成要想把诸葛健捅死那是太容易了，不过，老侠客没有这样，当诸葛健抖挽手往后撤步时，于老侠轻掌一击，“赛南极”诸葛宏图就出去一个滚啊。老侠于成提着这条蛇骨鞭，得意地问:“诸葛健，怎么样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这老头子脸一红，起来了:“老侠客，罢了，晚生服了，我认为，您能赢晚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您说一招夺鞭，晚生我真不信。现在真是话应前言，晚生我服您了。”“哈哈哈，诸葛健啊，你说得对，你捧了我，把鞭拿了去吧!”赛南极、诸葛宏图接过鞭来围好了，长衫放下来，脸倒是没红，西方侠于成把我给赢了，我红什么脸儿啊？你们来试试啊。我一下就交给人家了，恐怕你们连一下都办不到啊。说不定一口吐沫能啐你们个跟头。嘿！诸葛健还臭美呢。老侠于成捋着胡子站在这儿脸冲西:“道长，您看看，可就剩了您一位了，灯都点上来了，天可大黑了，道长您还耗着什么劲儿啊？哈哈哈……，请上来吧。”这不是点手叫嘛。随着老侠于成的手势和说话，大家伙儿都往西看，果然西胜镖局没人上来了，带来的人全输了。

“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往左右前后一瞧，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西方侠于成叫的就是自己了。“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那确实是有两下子，所谓折衡于樽俎之上，却敌于谈笑之间，人家一点儿都不着急，慢慢站起身来。从西胜镖棚到了梅花圈上，单掌打镖稽:“无量佛，于老侠客，寿至耄耋、依然如此强健，实令山人钦佩。敢问阁下，也是被人邀请来夺取十三

省总镖头的吗?”老侠于成见燕普，两位老人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于老侠抱拳说:“我并不是到这来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因为我与几位朋友到北京玩来了，十分恰巧赶上这事，甭说我不夺，就算众同行，看我于成不错，公举我为十三省总镖头，我都不干。但是，道爷您想干也办不到，因为你我的年岁都老了。”“云台剑客”燕普一听，知道于成这人十分的厉害，看来这个老头盛名之下无虚士啊,“老侠，贫道如要仰仗武力一定要夺呢?”“哈哈哈，除非于成三寸气不在啊。”“好老侠客，贫道久仰你的碧眼神桴鸡爪链子抓，能为高强，艺业出众，武林之中，成为魁首。好吧，既然如此，你亮军刃。”老侠于成也不客气:“恭敬不如从命，于成无礼。”老人家银髯甩在肩头，一撩长衫，哗楞楞楞，把自己的鸡爪链子抓亮将出来。

说真的，这种军刃纯粹得凭气功啊，尽指着这对链子抓不成，得跟自己本身的基础功夫合在一起才起作用。只见老人家左右手一晃鸡爪链子抓，大鹏展翅，为什么叫长臂昆仑?就因为使抓,“云台剑客”燕普虽然说自己身份比于成高，但是，这可是一只猛虎，不能拿老头于成当狸猫啊。燕普按剑把，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宝剑亮将出来，剑鞘子往背后一别，一挥宝剑，用剑诀点指:“于老侠，请进招来。”

练武的打来打去，梅花圈上打出这样的人物来了，十几家镖棚以内再有人想跃跃欲试，他也得量力登场了。这两人你赢谁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这样的本事，跟于老侠只一招，鞭就交出来了，谁也不敢上来了。但是，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真见过西方侠于成跟燕普这样的人物动手吗?那个实在太少，也许你在武林混了一辈子都没这事啊。老侠于成鸡爪链子抓左右一分，往前这么一赶步，哗楞，左手一抖腕子，这抓就出去了，直奔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试探性的攻击。人家燕普知道

你这招儿是假的，所以老道连看都不看，挥着宝剑，掐剑诀往这一站，岿然不动。老侠于成心说，今天我算碰上横的了。这燕普确实好功夫啊。于老侠左手链子抓啪这么一丢，“云台剑客”燕普连躲都不躲，于爷一抖腕子，这左手抓就飞起来了。紧接着右手抓也“唰”的一抖，来了个“巧摘天边月”，对准燕普的太阳穴，左右进击。燕普心说，这回可是真的，我要还不躲，被你这抓抓上，我燕普就得输招。只见老仙长一推剑把灯笼穗晃面门，就稍微的这么一斜身，这抓就抓不上了。燕普灯笼穗一挑腕子，直奔西方侠的面门。老侠于成微然一甩脸，灯笼穗回来了，燕普往前一滑右步，用这剑都照着西方侠于成的胁窝子上就点。剑也是武术啊。老侠于成点手换罗成，哗楞一声响，把抓揪回来，往下砸。你这宝剑不是来了吗？我抓你的手啊。这时，于老侠右手抓唰的一下，长河斩蛟，对准燕普的囟门就抓。老仙长燕普麻姑献寿，宝剑往前这么一支，等老侠于成往后一撤步的时候，红云捧日，剑奔老侠梗嗓咽喉就扎，老侠于成双抓一丢，上步一斜身，一抓你的宝剑，往回一反腕子，哗楞，奔燕普的面门就到了。“云台剑客”燕普纵身形出去了四尺，控宝剑，掐剑诀，老人家往后一撤步，双手一抖链子抓，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说西方侠于爷在铁善寺展开真功夫打了济源，那只不过是济源，于老侠的身份、武术、经验、阅历都欺着济源，哪样你也不成。而现在经验、阅历、武术、能为，人家燕普都比自己高得多。王爷聚精会神往台上看啊，这么一瞧，把海川吐血、自己心里烦的事都没了，急着对年大人说：“亮公啊，你看见没有，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时非经过不知难啊，我看过于老侠动手，那是在铁善寺掌打济源，而今天于老侠的真功夫才拿出来。就是打了济源，于老侠都没有把这么好的功夫拿出来，你

看，太好了。”群侠也都在王爷的身旁瞧着。老人家走行门让过步，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相仿，双抓三盘，哗楞楞动连声响，运用自如，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人家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道袍兜起来，如同乳燕穿云，剑招微然这么一加紧，身法转动，沙沙沙，就把于爷给围起来了。说真的，你的功夫不到，你的眼神不足，这就使你眼花缭乱，也看不出谁是谁来了，当然，群雄们看的还是真而切实。老侠于成并肩跟燕普一对一招的打了四十几个回合。这几十个回合开出去，老侠于成才知道，进招白费，人家的功夫实在比自己强，如若再贪功就要涉险，这样封闭躲闪，看管定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胜你办不到了，你要想胜我，我的经验阅历在这呢，也很不容易。云台剑客燕普点了点头，心说：无量佛，于成老迈年残，阅历宏富，甭说他还有这么一身绝艺，既便真是他一点能耐没有，他的经验，阅历也是宝贵的啊。老仙长燕普也就跟他耗着了，你不是不让我赢你吗？我也不想赢你，我就圈住了你，到时候你自动的就得退下去。这时候老侠说：“众位哥哥们，兄弟们，看见没有，于老哥哥跟他战了四十个回合，可能不成了。哪位上去替替？”旁边有人搭言：“众位哥哥、王爷大人，给我瞧着点，我来吧。”原来是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这样的人物，北侠、东侠愿意让他上去，当然赢不了燕普是一方面，相反的，你燕普要想把他宰了，也不容易。侯老侠嘱咐道：“贤弟啊，多加小心。”这样，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飞身形上了梅花圈。这时，老少群雄陪着王爷，可由打这看棚里头出来，站在梅花圈下。不只这一拨了，各镖局的镖主、镖师，伙计都叫台上动手的能为给吸引住了，也都逼近了梅花圈。从这儿往前瞧，因为这儿看的近。整个的松棚会上鸦雀无声，只闻动手的声音，甚至于帮忙的，侍候人的，厨茶两行，人们把围裙一解，往肩膀

上一搭，都站在旁边看热闹了。

苗爷飞身形上梅花圈高声喝喊："燕道长，剑术绝伦，哥哥，双抓精奇啊，二位，暂时先住手。"您看，双龙镖局就有人替换，燕普这边可没人替换，你琢磨琢磨谁替他呀，没人。干着急，干生气也没人替换。老侠于成用右手"唰！"一点"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左手抓哗楞扬起来，往后一倒腰，身体往外一纵，出了梅花圈。"哈哈哈，道爷您看，想跟道爷见个输赢胜负，水落石出，不想到常州府北门里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苗老侠客前来讨教，于某失陪。"老侠说完了以后，信步来到王爷和年大人站着的人堆里。大家伙恭维一番，"老侠客爷您的功夫真好。""好！大家伙儿还是看润雨的吧。"这时只见苗爷一按刀把顶碰簧，把自己的红毛宝刀亮将出来，把刀鞘子背后一别，苗爷过来道："老仙长，看我哥哥于成与仙长动手，我本不应当过来献丑，无奈，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去。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惦记跟您学几招，不才苗泽当场讨教。""苗老侠客爷也是武林之中的高手，何必客气，请进招来。""恭敬不如从命了。"苗泽上右步唰这么一跟身，左手一晃面门，刀走顺风摇旗。人家苗爷使的刀法，就是好啊，燕普冲这一招就得点头，只见刀走上盘唰一点寒光，直奔燕普的脖梗就垛。老仙长燕普燕云风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剑走顺风扫叶，唰的一下，对着苗爷的双腿扫来，苗老侠双腿一点地，长腰躲过宝剑递刀就砍。二位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大家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王爷跟大人关心这件事啊，因为这场战斗关系到社稷安危呀！"老侠客爷看看，苗老侠怎么样？"于老侠回道："爷还记得铁善寺吗？群侠会济慈？不瞒您说，咱这里头没有赢燕普的人。"于爷不能再往下说。因为辅胜镖局屏风后边那几位，也没有能赢燕普的人，但这句话于爷不

好意思的说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海川的两位老师、一位师叔和清真寺的老晒海爷，他们四位过来也不成，因为身份在那儿了。侠客们都明白，但是一般的武术匠就不明白了，再有点偏向的，象王爷跟大人呢，尚道爷出来就能把燕普宰了，但这不可能。于爷看了看台上就说:“苗贤弟时间长了不成，我看他的本领只不过在三十个回合。“果然，苗爷的本领在三十个回合，再想往里进招不容易了。苗爷心说这就是耗耗燕普的劲头儿。因为苗爷也知道辅胜镖局里头坐着高人呢，把你燕普的精力耗的不大离了，高人一出来就可能把你宰了。苗爷不往里进招了，天罡刀三十六路，脚踩八门，唰唰唰，冷森森，亚赛雪片飞来，跟燕普就能斗三合。风流侠铁扇仙张鼎一抱拳:“王爷、大人、众位哥哥，看见没有，我哥哥苗泽可不成了，当然，我张鼎上去也不行，但是我先把他替下来，呆会儿，上来人再换我。”这样，老侠张鼎张子美来到梅花圈上:“啊，道爷请住手，苗老哥哥也请罢战。”二位纵身形出去，苗爷把刀交与左手，抬头一看，便说:“燕道长，现有镇江瓜州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前来会战，苗某失陪。”燕普心说，他们还真知道剑山蓬莱岛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西方侠于成，侯振远童林在这不说，就连苗泽，张鼎这样的武林人物，说真的，你套上车，拉着两车黄金请人家，恐怕人家都不来，现在都来了，看来人家是对付我来的呀。这时，就听张子美说:“无量佛，老侠客，今天我是在众侠面前献丑，每位我都要讨教几合。请吧。”苗爷可嘱咐:“兄弟，加小心。”张子美点头答应，然后一伸手把铁扇子抽出来，“哈哈哈，道爷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我初入江湖，听我的师辈们就提过仙长您，今天有福，想不到能跟仙长见面，而且还要讨教三合，我张鼎增益不浅啊，老仙长请来进招。”“张老侠，你也是大名鼎鼎的江湖人物，只管请。”老侠张鼎左手剑诀

指点面门，唰啦啦，大铁扇子一扇，往前一赶步，对准燕普的前胸穴便点。燕普知道，张子美的扇子也好，左手的剑诀也好，专讲究点穴招儿。所以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举宝剑急架相还，跟张子美打在一处。

这会儿，可是三位侠客上来了，但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显不出耗下去，依然身法展动，矫若游龙，翩若惊鸿啊！使出招来美极了。王爷连看几阵，心里可感觉到，我们海川的老师尚道爷，何道爷以及庄道爷、谷道爷，虽然功夫也是一般人无以比拟的，但跟人家燕普燕云风一比，还是人家技高一筹啊！看来，今天这梅花圈上的事不得了哇！王爷提心吊胆，为国事担心啊！年大人也有这种看法，认为这个老道可了不得，剑山蓬莱岛，英王手下要尽是这样的人物，大清国的江山都有危险啊！不过老少群雄的想法，就是赶紧设法把燕普给对付走了，赢他，杀他都办不到了。这时，人家燕普招术一加紧，把张子美给围上了。三十几个回合就不敌了。司马空可答言了："无量佛，王爷，大人，众位哥哥兄弟，看见没有，子美可不成了，这么办，大家给贫道看着点，贫道我上去。"北侠看着南侠一乐："哈哈！兄弟，燕普非寻常之人可比，你可要多加小心哪！"司马空答应着，一按巨阙宝剑，撩道袍长腰登上梅花圈。"无量佛，燕道友，武术高强，世无其匹，贤弟，你暂时住手。"二位纵身形出去，张子美别扇子，捋胡须一抬头道："噢！燕道长，您看，现有扬州钞观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前来讨教，张鼎失陪了。"说完，张子美跳下梅花圈，回到人群中，这时，梅花圈周围的人是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挤了个水泄不通。双龙镖局除了侯杰那儿照看着海川和吴成外，人们都来到梅花圈下。

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打稽首，口诵佛号："无量

佛，燕道长，你我都是出家人，你身份比我司马空高得多啊，象这种地方不是燕道长你应当来的地方，好吧，大家跟你动手，咱也不必多言，请。”“无量佛，你是司马道友，亮你的宝剑，你我一战。”司马空把巨阙宝剑亮将出来，剑鞘往背后一别，控宝剑，掐剑诀，往这里一站，喝！两个人双剑并举，当场动手，在梅花圈上就打上了。这二位招术展开，南侠客依仗自己的剑法精奇。还算不错，但是打到三十四，五个回合，南侠也不成了。四、五位侠客跟人家动手，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没退下去。猛然间有人说话了：“哈哈哈，司马大弟，你暂时先后退。燕道长，老朽有两句话说。”二位各自纵身形出去，南侠把宝剑还鞘一看，心里很感动，正是老哥哥秋田来替换自己。我跟哥哥秋田在杭州擂上，我们哥俩翻过脸、瞪过眼，没想到现在，还是哥哥来替换我，这才是朋友之间交情。唉！南侠很感叹，便对燕普说：“无量佛，燕道长，看见没有，现有塞北秋林寨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佩雨秋老侠客前来求教，司马空失陪了。”南侠下来后，北侠过来道：“燕道长，你是武林的前辈，跟你动手的这些人包括老夫在内，我们都是晚辈之人，按理说你的身份在这里，我们不应当跟你动手，但是，你要非招惹着我们跟你动手，这就不能怪我们了。此地是凡尘之间，梅花圈上是非之地，燕道长你是个出家人，身如野鹤闲云啊，应该说，闭门思过，深山老峪之中一忍，以乐晚年，修他个长生不死，这才算对。没想到，你跑到这争一时之胜负，把您自个的身份都忘了，我未免为你可惜，不能保持晚节，不才秋田，我是双龙镖局的负责之人，您一定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秋田就有点不愤。哈！我来跟您讨教。”云台剑客燕普也明白，秋田本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今天逼着哑巴都说了话，看来，我树敌太多了哇！想到此燕普说：“无量佛，

秋老侠客，你说的对，不过，我燕普这一次来到北京蟠桃宫亮镖会上到底为的是什么？老侠客，这你也明白，你又何必多费唇舌呢?”秋老侠一笑:“哈哈哈，好，既然如此，你亮军刃吧。”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一控宝剑，老侠秋田把自己的辘轳大宝剑亮将出来，一顶碰簧，宝剑离鞘，一条金龙，寒光烁烁，剑鞘子往地下一放，大宝剑举在手中，还真有份儿。秋田往前一赶步，剑诀点面门，紫燕抄水直奔燕普。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两个人双剑并举，当场动手，打在一起。北侠秋田经验大，阅历宏富，不急不躁，稳稳当当，天罡剑三十六式施展开来，舞成了一座剑山相仿。虽然说个矮膊短，而宝剑长，以长补短。云台剑客燕普也知道秋田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当场一战。唉呀，这看热闹的太多了，也搭着没人管了，四面口都往里灌人，都说梅花圈这动上武了。那年头，人人都好武好练，外行人进来有多少都不知道数了，把这个地方挤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往梅花圈上瞧。这个时候灯就显得更亮了。秋老侠剑招加紧，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并不示弱，两个人当场动手，三十五个回合开出去后，北侠秋田也不成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旁边有人说话:“秋老前辈，你暂时先住招，燕道长您也暂时罢手，晚生有两句话。”十分谦恭和蔼。二位纵身形出去，北侠秋田一看，正是那位脾气古怪的人物，湖南桃源县三老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只见他胁下佩着宝刀往这儿一站。燕普不认识他，秋老侠一抱拳，介绍道:“这位是湖南三老庄桃源县管辖地界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他来与你讨教。”燕普心说，象秋田、司马空、苗泽、张鼎、西方侠于成，这五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燕普的脑子里都有数，至于这位洪爷，我没听说过。北侠秋田说完了以后，捡剑鞘放宝剑，自己下来了也往旁边一站，与王爷和大家伙儿合在一起往台上

瞧。左臂神刀洪炳南一抱拳:“老前辈，晚生洪利末学后进，我没有什么好武术，不过蒙恩师教赐一点功夫，我想在您的面前献丑，请老仙长不吝金玉才是啊。”“无量佛，太客气了！请你亮军刃。”洪炳南按宝刀把，嚓楞楞一声响；这是师父给的八宝电光刀啊。刀鞘子往背后一别，两扇刀拉开，往当场一站，燕普可就愣住了，他这口刀是宝刀，而且是左手拿刀，这个还没经历过。也好，试试吧！想到此，燕普往前一抱身，宝剑抢身，宝剑盖顶一斜身，左手刀往上这么一扇，唰的一下，左手一反腕子，刀奔腿三里就垛。燕普心说，这可新鲜，这是奔右面来的，燕普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洪炳南又用了两招，跟着一反腕子再一脚，燕普噌一下就蹿出去了。现在燕普才明白过来，人家洪炳南出来的招儿，全是左架，有些招数燕普还从来没见过，左臂神刀洪利把左臂刀施展开来，砍得燕普手忙脚乱。燕普心说，这可了不得，你本事再大，与他交手使不上啊！这时，燕普虚点一招，纵身形出去，洪炳南也往旁边一站:“燕道长，您看晚生的左臂刀如何啊?”“无量佛，阁下的左臂刀太好了!”“哈哈哈，回见!”西方侠于爷一看洪利要走，可急了，心说，他这是什么毛病？这洪爷可是真有两手的啊，只有你能使燕普手忙脚乱，可你怎么又回来了呢？连洪玉耳在旁边看着都生气:“我爸爸这是练的什么功夫，把人都撇下了，怎么能赢人家呢?”其实，这就是洪炳南的个性，他不敢赢人家。左臂神刀洪炳南把刀入鞘，下了梅花圈。燕普望着台下说道:“无量佛！方才这位湖南桃源县三老庄的左臂神刀洪老檀越招术精奇，神鬼莫测，贫道燕普生平不识此招，看来人家洪爷是高人，人家承让于我了。还有哪位上来?”老侠侯振远拔腰上来，拉出自己的龙渊宝剑，通姓名后，过来跟燕普一战，三十几个回合开出去，老侠侯振远也不成了。画地无形隐佚侠甘雨

甘凤池上来把侯振远换下去，二位打上了，也是难解难分。但时间一长，甘大侠也不是敌手了。王爷在下面看着，十分着急："老年，难道说只一位仙长就夺取总镖头，动摇我大清的国体吗？"年大人手拈黑髯："王爷不要动急，你细看燕普身法已渐稍慢，若再有前辈出现，定能化险为夷。"王爷点头："话虽如此，你看群雄们能耐大的，有名望的可全敌不住燕普，这可怎么好呢？"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道："南无阿弥陀佛。"所有梅花圈下的人，亚如波开浪裂，往两旁边一闪，僧道俗一共进来四位。王爷跟年大人这么一瞧可高兴了，青云长老宝镜禅师持亮银方便铲在前，尚道爷、何道爷和徒手的老晒海爷在后。

原来，鼓上飞仙丁瑞龙把梅花圈上的事情都报告了四位剑客爷，老晒海爷一听就急了："你们都带着家伙了，可我什么都没有啊，空着双手也得凑和呀。"老四位打镖棚出来分人群往前走，拔腰上来。"南无阿弥陀佛，燕道友，且请住招。"燕普虚点一剑，纵身形出去抬头一看，这气唰的一下就上来了，你们为什么也上这里来啊？西方侠于成这些人一张嘴说跟镖局有关系，因为人家是俗家。我燕普是奉剑山王爷之命来的，可你们众位到这儿来干嘛呢？要凭你们几个的能为，使我燕普不能如愿？哼！要说我跟西方侠于成这些人当场动手，我应当容让一些，那么与你们几位交手，我就不能客气。燕普看上去好象精力不减，实际上在身体里头也耗去不少力量，这是事实啊，这么长时间，燕普会了八位老侠，而且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所以燕普也确实有些累了。宝镜禅师迈步往前走，右手合铲，单掌打问讯："弥陀佛！燕道长。认识贫僧昌黎县青云山青云寺青云长老宝镜吗？""噢！原来是宝镜禅师，贫道我认识。""老僧本依三宝，秉教沙门，我不受任何人指使和请托，贫道这一次

来到北京城，就听说燕道长你要在梅花圈上凭自己血气之勇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想此乃是镖行之事，与你我都风马牛不相及。有道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燕道友，你一个出家的道长，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应当自己静悟参修，青灯古佛，你却要凭血气之勇，有意战败天下群雄显一己之能为。燕道友，你失去了出家人的宗旨啊。依老僧良言相劝，十三省总镖头落入谁家与你我都无干，燕道爷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尚可得保余年，使武林同道全都敬仰于你，你一定要黩武穷凶，嘿嘿，贫僧在此，你也不能得逞。”燕普口宣佛号，“无量佛，宝镜师兄，你在山人面前说大话，你尚且不配，赢你还游刃有余，不信，亮军刃你我一战。”“好。”宝镜的脾气并不好，自己住后一撤步，左手拈长髯，咔楞楞，把亮银方便铲双手一合，铲攥是个大月牙子，锃明瓦亮，刀刃飞薄，尖利无比。“燕道友请来进招。”“噢，和尚还是你先请。”这时，王爷可问了：“振远老侠客，这位不是跟海川的两位老师来的那位青云长老吗？”侯老侠忙回答：“对！这就是宝镜禅师，刚才踢杜清风的那个‘生铁牛’朴鹿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王爷一听可高兴了：“亮公唉，今天我们算是开了眼了，想不到这武林的前辈全到了。咱得好好瞧瞧，是不是宝镜禅师能把这燕普给杀了或着给打跑了？”其实，侠客们都明白，宝镜禅师的能为根本不可能打过燕普，只是耗去他一部分精力就是了。于爷心里明白，在场的众位没有赢得了燕普的。燕普的功夫太好了。

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一合方便铲往当场一站：“燕道友，贫僧无礼了。“说完，往前一赶步，哗楞楞楞，一推亮银方便铲，一转身，僧袍一拧，嘣，犹如一蓬大伞，兜起风来，好威风！这大铲一道光华，对准燕普的脖子就来了。云台剑客燕普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刚要递宝剑迎招，人家大和尚铲一变手，

对准燕普又往回一斩，燕普脚尖一点台板长腰起来，张飞大骗马，迈右腿跟左腿，从铲梁上过来。大和尚搬铲头，一掀铲攥，大月牙子直奔燕普的哽嗓咽喉戳来。喝！大家伙儿一瞧，和尚这三下可真厉害啊。再看云台剑客燕普上右一滑步，捧宝剑一坐腕子，灯笼穗晃面门，进步撩阴就是一剑，大和尚退右步，自己拿大铲往下一盖它，一搬铲头，一横铲，嗡的一下，大铲就立起来了，立劈华山，对准燕普的顶梁就砸。撩阴剑进不去了，燕普往回一撤步，大铲到了，燕普跟着往上一矮身，踏中宫，跟右步，宝剑走扫趟。大和尚飞身形起来，脚尖一点台板，大月牙子头里一攥，往下一盖腕子，来了个“夜叉探海”式。燕普鼻子尖着地一长腰出去，金鹏展翅，往这儿一站，一理颔下银髯，大和尚往后一撤铲，双手一合，怀中抱月，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这可看出人家宝镜禅师的份来了，同时也看到燕普确实是真高啊，大和尚蹿纵跳跃，身如灵猴，快似狸猫，滴溜溜地打旋，碾得台板见响，僧袍兜起风来，忽忽作响。云台剑客燕普不慌不忙剑招展开，道袍兜起风来如同穿花蝴蝶相仿，真是一场鏖战。和尚铲沉力猛，碰着燕普哪儿，燕普都够呛，燕普的宝剑跟和尚大铲比起来就吃大亏了，全凭展短小绵软之技，击刺合携。但人家燕普的功夫在那呢，不惧你呀，甭说你使铲，你就使八棱紫金降魔杵，象傻小子于恒那样的，人家也不在乎啊。剑招走开，你来我去，真是八十个，九十个回合往外开呀，这时，燕普确实感到身体有些力乏了，肚子里头也空了，燕普心说，要坏了！宝镜禅师不往里进招，但是也没人过来换，让宝镜把燕普耗了又耗，使燕普筋疲力尽了再换人。这是尚道爷、何道爷晒海爷老哥仨研究的。果然宝镜禅师把燕普耗的可以了，西方侠于爷告诉王爷:“王爷，宝镜高僧赢不了燕普，不过您还看不出来，他全凭

自己的功，耗着燕普，把燕普的力量耗得筋疲了，海川的老师们再上去，就能把燕普赢了。”“噢，这是一种兵法战术。”“对了，王爷。”年大人还算是个内行，看出来宝镜和尚不行。何道爷跟老晒海爷商量：“老晒海爷，您没有军刃就算了，我跟二哥说好了，我先上去，不成再瞧他的。”“何道爷，事到如今，只好如此。”老仙长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垫步拧腰，身轻似燕，落在梅花圈上一点声都没有。“无量佛，师弟，你二人大战百余合不分胜负，你先下去，燕道友，且请住手。”二位各自纵身形出去，宝镜和尚往后一撤步，大铲一戳，一捋颌下大银髯：“弥陀佛，现有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二观主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何仙长前来拜会于你，贫僧暂退。”那意思是，三哥，您不成我还来。燕普心说，你们这叫车轮大战啊，太不象话了。宝镜禅师下去了。老晒海爷跟尚二爷老哥俩才把这意思一说，宝镜说太对了，这不是三爷上去了吗，让三爷把他耗的没法再耗了，二哥您再上去就能把他宰了。尚道爷说我也不至于杀了他，总而言之，咱们得把今天这件事有始有终，不能十三省总镖头落在西胜镖局，目的就算达到了。

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一按剑把，捋颌下银髯打稽首，口宣佛号：“无量佛，燕道友，你我都是这个年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出家人。出家人就不管世间之事，乐林泉绝名绝利，隐岩谷忘辱忘荣，因为咱们是出家的道人，我希望你临悬崖以勒马，值歧路而停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山人我磨破了嘴唇恐怕你也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那么事到如今只好凭能为你我彼此一战。”说着话按剑把顶碰簧，何道爷也知道，累他嘛，就要接着茬累，不能只是说话，让你缓过劲来再打。那还成啊！何道源把剑鞘往背后一别，一捧宝剑。云台剑客燕普也明白人家的用心。就说

道:“无量佛，你是何道友吧，我也知道你们弟兄久在江湖，是武林的前辈。哼！你劝山人又何必多费唇舌呢，你我当场较量，赢得了山人擦肩蹭袖，我认输，山人即刻就走。赢不了的话，想让山人离开此地，我是决不离开啊。十三省总镖头就是我的，愿望没达到，我绝不罢休。”“无量佛，道友接剑。”老仙长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往前一上步，唰的一下，肥大的袖管往起这么一扬，跟一道白光似的，脚尖一点台板，往前纵起了一丈六七，来到燕普面门，唰！一坐腕子，宝剑就到了。剑走麻姑献寿，对准燕普哽嗓咽喉就扎，云台剑客燕普上左一滑步，老虎坐洞把门封，剑诀搭腕子，拿宝剑一贴你的宝剑，往后一撤步，灯笼穗晃面门剑走摘星步月，对准何道爷腿上便点，老仙长何道源往旁边一闪身，摆宝剑急架相还，跟燕普就打上了。这可看出来，何道爷不亚如欢龙活虎，蹿纵跳跃，身体灵便，剑招展开，舞成一座剑山相仿，罩住了燕普。唉呀，王爷高兴了，怨不得海川的功夫这么好，你看他的老师，在擂台以上真似生龙活虎一样，招术精奇。王爷忙问:“于老侠，何道爷能赢燕普了?”老侠于成一摆手:“王爷赢可甭想，只求不输就成了。”

人们把身体劳累忘了，也把吃饭这茬忘了，聚精会神地往台上观瞧。大家伙儿看二位在梅花圈上动手，就好象两个大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在梅花圈上乱转。何道爷的功夫实在是真好，这是第一次看见何道爷跟敌人动手，六十个回合，七十个回合、八十个回合，九十个回合，何道爷一看燕普，有点嘘嘘作喘，就知道他真累了。燕普心说，象何道源，宝镜这样的人物，再上来几位，我燕普非得累趴下不可，看起来今天的大事难成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跟西胜镖局一干人也都在台下看着，干着急没人换啊！能让老仙长歇一会儿多好，这又怎么能

办到呢？尚道爷跟老晒海爷商量："看起来，贫道该上去了。""对！尚道爷该您的了。如果您不成，那还得瞧我的，咱们真的给他来个车轮大战。"尚道爷心说，人家那帮老侠客爷跟他干了半天了，不然的话，就咱们哥仨，来回的转也得转几圈啊。"好，师弟，给我瞧着点。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正跟燕道长打得难解难分，老仙长尚道明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王爷对年大人说："亮公，你看，这是海川的第一位老师尚道爷。""不错，我认识他呢。"年大人心说，这是我的大师伯，我能不知道吗？果然尚道爷来到切近："无量佛，三弟，你暂时退下。"云台剑客燕普虚点一剑长腰出去，何道源往回一撤步，把宝剑还鞘，一声没言语下来了。"无量佛，燕道友，我的三弟跟你当场动手，我看你们二位是难解难分，因此我把他叫住了。知道劝你也没有用，你我只有在梅花圈上一战，燕道友你胜了贫道，十三省总镖头当然就是你了，你赢不了贫道，想得十三省总镖头，却也很难。"说着话，一按剑把一顶碰簧，不让燕普喘气，一控宝剑掐剑诀，尚道爷往这里一站，大家伙看着尚老剑客，仙风道骨，风采可爱，云台剑客燕普把他的脸往下这么一沉，一立宝剑道："尚道爷，你进招来。""好，恭敬不如从命，尚道明无礼。"老仙长往前赶步一抢身，左手剑诀一晃面门，灯笼穗哗啦啦一晃，宝剑往前一推，对准燕普腋下软肋上就点。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撤左步一斜身，宝剑走孔雀剔翎，往前一抢步，白蛇吐信，唰，奔尚道爷哽嗓咽喉就是一剑，老仙长上左滑步，宝剑一点燕普的外皮腕子。燕普坠肘沉肩一拉宝剑，老仙长往前一赶步，灯笼穗唰啦一晃，剑走仙人解带。燕普也真不敢疏神大意，知道尚道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何况自己身体也劳累了。燕普长腰一斜身出去有四尺，控宝剑掐剑诀，尚道爷也提宝剑，右脚扎根，抬左腿，往这一站，两人彼此道请，

当场动手就打在一起。

说真的，这个武术练到燕普跟尚道爷这份上，可就不小了。两位在一块作战，两口宝剑唰啦啦啦剑招展开，一招一式肩架姿势没有不好的，不管招法多快，招术出来都咬得十分磁实，没有一招浮萍了草的。两个人的迎招退招都相当好看。看得大家伙目瞪口呆。连西方侠于爷这些个老前辈都赞叹不绝。尚道爷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燕普更为出奇啊。真的，一辈子练武术能练到这个份上，那可真不容易呀。俗家人练功，今儿个跟媳妇怄气，明儿跟孩子怄气，你这功夫再能练，也不成呀。人家出家人就有优先条件，除了念经、烧香、吃饭以外，把这脑子完全都搁在武术上了，怎么能说不好呢？老二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比肩作战不相上下，也就是将近八、九十个回合，燕普一瞧自己不成了，大家伙儿也都看出来了，燕普的动作有些迟缓。可是人家尚道爷不然哪，正在精神倍长节骨眼儿上，那个身法展动开，形似猿猴、快似狸猫，一点儿都不显得拙笨和劳累，唰唰唰，剑招加紧把燕普就围上了。燕普一想，这可不好办哪，他尚道明是生力军，我已然力尽筋疲了，时间长了，如果一失招，不但说十三省总镖头得不着，王爷跟大帅的计划竟成了泡影，山人也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了。车轮大战，人家对付的也就是我燕普，我再有本事也敌不过这么多位武林高手的轮番迎战啊！我呀，来一个走后留招，看尚道明是什么举动，然后，我以奇招败之，再设法把他赢了。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思索至此处，唰！一个“长河斩蛟”，对准老仙长尚道明胸前便点。人家尚道明也是聪明人啊！你燕普没力气了，想急于速战速决，而我是生力军，我的目的是拿我的招数把你缠住，到最后你累得打不动了，自甘失败。你不愿意这么干，这是走后留招，想卷土重来啊！老仙长尚道明往旁边一闪身再

看，燕普一提宝剑，脚尖儿一点梅花圈的木板一长腰，噌出去一丈六七。尚道爷心说，你要是不走后留招，我见招迎招见势打势，你长腰出去那我就追你，看看你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招数。老仙长尚道明剑诀一搭，腕子一捧空剑，剑在前头，人在后头，脚尖儿一点地，口颂佛号:“无量佛，燕道友，胜负未分，你因何逃走?”人到声音到,“唰”的一下就来到燕普的身后，宝剑对准燕普的后腰眼儿，平着就扎。云台剑客燕普虚点一招，纵身形长腰出去。他听风辨物，后头尚道明连人带剑来到，燕普就势上右步一斜，身一反腕子，从打左肩转过来，一搭尚道明的剑也往前推。唰！燕普的剑在上，尚道爷的剑在底下，两口宝剑平着一搭，这回倒更不好办了。尚道爷的剑在底下，剑尖儿入了他的宝剑吞口以内。云台剑客燕普的宝剑在上头，顺着剑身也入了尚道爷宝剑的吞口以内，谁也拉不出来了。嚓！两口宝剑一见响，尚道爷就势把左脚往回一顺，左手剑诀一搭腕子，右手攥着宝剑，弓右步，打丹田一口真气提上来，拿自己的剑硬往前顶，这宝剑不是在剑的吞口以内吗，往哪儿顶？哎，就用这个力量把你的金剑往前顶。“云台剑客”燕普也是一样，左手剑诀一搭腕子，宝剑也往前走，两口宝剑唰的一下就崩起桥弯儿来了。这可就耗的是力量了，如果尚道爷的力量大，燕普的手腕子顶不住了，把这宝剑崩开，尚道爷这剑准把燕普扎死。相反的，尚道爷力量不足，人家燕普把你的宝剑崩开，也是一样。两口宝剑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就是必须有一个死才能有一个生。你要撒腿跑不成，扔下宝剑一跑对方宝剑正好把你扎死。所以谁也不能动，就凭自己的火候功夫。看到这儿，大家伙就这么一愣神，哗的一下子，都看呆了。谁能解决这个事呀？尚道爷跟燕普两人的份儿都这么大。

就在这个时候，顺着东南这个门进来个道爷，顺着大棚顶

上头施展蝎子倒爬，跟着一崩劲儿，嗍——，往梅花圈上落，飞将军从空而至，这么老高的棚，这个人从上头下来，一个云里翻的跟头，脚扎实地，落在台板上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口颂佛号:“无量佛”声音洪亮，离他们二位合剑的地方可还远呢，这声佛号念完了，这个人就来到二位的当中，右手擎着个东西。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仙长。西方侠于爷他们都认识，这位矮身材，身上穿鹅黄色道袍，掐杏黄口、系水火丝带，双摆灯笼穗儿，鹅黄色的中衣，厚底儿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面似三秋鼓月，皱纹堆垒，一脸的宝色，两道修眉斜飞入天苍、寿毫长到了唇边，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烁烁亚赛两盏金灯，鼻如玉柱、唇如丹霞，大耳垂轮，连鬓络腮，一部银髯苫满前胸，顶都谢没了，杨木道冠儿竹簪别顶，确实是一位仙风道骨、风采可爱的老仙长。只见他肩插拂尘，右手攥着的正是老晒海爷丢失的单只点穴橛。宝镜禅师跟何道源看得挺清楚，“噢，他老人家真来了。”这位老仙长是谁呀，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观主、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三、童海川的亲师祖父，尚道爷，何道爷的师父，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他深得太极八卦两门之长，武术通玄，那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前辈。当初，老人家把尚道明，何道源他们找到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老剑客张鸿钧曾告诉他们，明年三月三亮镖会，恐怕剑山蓬莱岛有不轨行为，才送他们雌雄二剑让他们走的。后来，天师又跟三爷张鸿钧见着了，请三爷必须亲自去一趟，恐怕他们得派能为高强的武林高手前往，这么着三爷张洪钧才打江西赶到北京城。多年不到北京了，天子脚下，帝王之邦，商贾云集，道都大邑呀，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人都云集于北京、那确实是跟外省别的地方不一样。三爷来到北京城，住在哪儿？就住前门外箭楼儿上，那个地方又没人去，也没人管，

在那上头一住，这多美呀。老人家张鸿钧到时候，天不闪亮就下来，找个树林一忍，天亮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吃喝游玩。听说自己的弟子收下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老仙长几次来到童林的家中，暗含着看看自己这徒孙。果然，童林的所作所为，很合乎本门的门规五戒，老仙长认为这孩子虚怀若谷将来准错不了。这一次童林出来，老仙长暗含着监视他。第一次，李铁拐斜街海川把王伦的手攥住可说大话来着，老仙长很不以为然，老剑客爷心说，你小小年纪住在北京，说人家王子延还禁不住你一个手指头，不管这是不是玩笑话，这让人怎么看你呢？那时老人家就有了管教童林的心。但是就这一点儿事，还不足为怪。二次童林来到前门外，碰见神龙手欧阳君捻槟榔，清风羽士任元捻欧阳君的纱袍，结果在醉月楼吃饭时人家两人从楼窗跳下来，童林也跟着跳下来。刚好老仙长正围着草市儿转呢。老仙长暗自念佛：无量佛，娃娃，你是北京城雍亲王府的教师爷，堂堂有名的侠客，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自己的本事，这不是哗众取宠吗？再说这种功夫哪能当着人从楼窗上跳下来。他们俩人算干什么的，他们俩完了事离开北京了，你离得开吗？由于老仙长有警戒童林之心，结果跟到了天坛。神龙手欧阳君跟清风羽士任元打起来了，童林在砖垛后头蹲着瞧，老仙长不满意了，他认为作为仗义排难来说，海川应该过去阻拦，给人家二位说合说合，这是身为侠客的天职，而你怎么能在这儿看热闹呢？所以老仙长这才过来施展蛇行术，草上飞的功夫，来到童林身边，暗中用半块城砖拴在童林的衣服底摆上，用辫穗扎好，然后隐蔽在树丛中瞧。神行无影伍金堂在砖后头一喊，一竖大拇哥。老仙长心说，你这是干嘛？剑客爷可就跟上他了。这伍金堂领着童林遛弯儿，在王子延的家中拿林宝。喝！老仙长这气大了，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其实老剑客

爷知道，这已经是三次遛弯了。老人家不离童林左右哇，结果第四次上，神行无影伍金堂领着童林遛城墙，遛到西南城角，伍金堂转弯儿过来，海川燕子三抄水，伍金堂抹头从里边城墙一跑，老仙长一搂伍金堂的脚脖子，他从上头掉下来，才把脸磕了。收吴成，老剑客爷也暗中观瞧了一下，还算满意。收下吴成之后，铁三爷约海川到清真寺，老剑客爷也来到清真寺，没想到在这儿僧道俗来了这么一场，老人家认为很不应当那样做。最使老人家不满意的就是宝镜禅师练定后把扣捻开了一个，你不是成心要让老晒海爷栽跟头吗？这样，仙长等老晒海爷扔这铁条的时候，施展夜叉探海术，把铁条攥住，然后手抄这点穴橛，由打前坡到后檐身法飞快，尚道爷那么快来到中脊上四外瞧，都没瞧见。这样，海川走，老剑客爷也离开了清真寺。海川回到家，掌震“竖背摘星”焦秋华，老人家认为童林的手重了，焦雨焦秋华不是个坏人，他也是个人物，你打他一下可以，不应当打得这么狠。在护国寺，老剑客爷不能不来。老人家心说这个小孩轻身涉险胆大妄为呀。你师父跟我提过，海川你就来过这么一手儿。结果护国寺与杜道爷一场恶战，海川险些失手，这时老人家告诉童林：“冤家，你还不撇钺亮剑！”老人家丹田提一口真气，让自己的气功把字儿吹给童林，不能让杜清风听见了。这是老人家的功夫哇！结果“撇钺亮剑”砍下了杜清风的道冠，老人家可就追杜清风去了，看杜清风怎么办？结果杜清风转一个圈又回来了，派人打听童海川的去处，半晚上镖局子行刺。老人家拿着点穴橛也来了。大家伙追他，往外一跑来到后院。老仙长用点穴橛把他点中后，责备了他一番，又拿这铁条把他给打了个跟头。杜清风走了，老剑客爷也走了。第二天海川、侯振远到了清真寺，打清真寺出来到牛街口遇见燕雷，老剑客爷也在这儿呢，给燕雷说好的约着走，老人

家可说这个，孩儿啊，你要把他带到镖局子以多为胜赢人家，你可不对。没想到老人家到大栅栏看，一会儿刘俊带甘虎把燕雷送走，回来甘虎被打，老人家又跟着来了，在树林里瞧着，很不满意童林的行为，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诸葛健是什么人，约你你就来。你身为侠客，怎么这么听话呀？你即便来也不要紧，前门外大栅栏镖局有这么多位兄长，你说一声让大家伙儿跟着你来。老仙长认为童林办事太莽撞，结果战三勇，最后告诉童海川二次“抛钺亮剑”！

第五十七回 分双剑惊走燕云风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上回书说到三月三亮镖会，四大名剑的三爷张鸿钧来到北京城，二救童海川，九公主坟叫他“抛钺亮剑”。当海川听到老人家的声音，亮出落叶秋风扫，再敌三勇时，不幸用力过大，将内血努了出来。这时，剑客爷展身法，把他三人点住，然后交给童林处置。童林不但不记私仇，反为他们说好话，真是宽仁大义。老仙长这才感觉到，我这本门本户的徒孙确实是不错呀，所以重打了燕雷几下，又赐了海川灵药让其安心养伤，然后老人家飘然而去。今日亮镖会老人家来得很早，在松棚的棚顶上面隐蔽观瞧。直到现在才从这东南角门进来，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一举点穴橛，照着这两口宝剑的当中一击，力量十分的大。燕普、尚道明手上要是没有劲儿，宝剑就得脱手而飞。老剑客爷分开宝剑，二位各自纵身形出来。燕普一看是张鸿钧，抹头跳下梅花圈就走。真可谓：“铁条分双剑，惊走燕云风”。

原来，燕普知道，今天这场激战，如果一开始，张鸿钧就上场动手，燕普不惧，因为两人力量相当呀。可是这会儿燕普瞧见张鸿钧就得跑。群侠会燕普，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要是再与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叫横，那准得输。没法子，自己带着人回到西胜镖棚后赶紧走了。可燕普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啊！这就引出了后来三爷张鸿钧六战燕普燕云风的事情。

燕普带着人呼啦啦打西胜镖棚一撤，大家伙儿可就全撤了。这时，尚道爷赶紧把宝剑插上，过来行礼。三爷张鸿钧给

搀住了，因为徒弟都这么一大帮了，哪儿能让这么大年纪的弟子磕头哇。宝镜禅师、何道爷也上来行礼，老剑客爷也给拦了。老晒海爷过来道:“哈哈哈，张老前辈，我这点穴橛是您拿走了呀!”其实老晒海爷辈儿大，因为他师哥是清真门的门长，跟张三爷是一辈的。听金元这么一叫，老人家张鸿钧不敢当啊。张三爷解释着说:“金老剑客，我本不应当说您，您跟道明、道源、宝镜，四位岁数都不小了，桃李满天下、弟男子侄一大帮，怎么能当着晚生下辈比艺呢？万一有一个人练不上来，你想过后果吗？你们几个人无仇无恨，怎么能朋友之间互相找茬呢?”晒海爷忙说:“三爷说得对，下次我们再也不干这个了。”张三爷看了宝镜一眼又说道:“尤其是宝镜，心术不端，怎么能解扣害人呢?”这时，宝镜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张三爷说完后，把点穴橛交给了老晒海爷。

尚道爷这才问:“您这些日子在哪儿来着?”老人家才把自己的事情从头至尾一说。最后三爷说道:“看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到底没有被西胜镖局夺去,燕普自甘认输跑了。”尚道爷也说:“让他们主管的人马上当众宣布，明年该谁值年，还是谁值年。”让各镖棚的镖师、伙计带镖主都退下，黄灿、潘龙当众宣布后。大家伙儿顺着梅花圈下来，王爷也过来了:“几位老前辈，本爵有礼。”王爷连连的作揖。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老晒海爷过来，跟王爷见礼。然后张老剑客爷也过去:“无量佛，贫道稽首，千岁!”“哎哟，老前辈，你的令孙童林在我的府上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爷儿俩的感情十分好，他保护本爵我的生命财产。老前辈，您来了，使本爵大慰平生。”

大家彼此见礼。不认识的都给介绍介绍，这个可就麻烦点儿了，一辈儿、一辈儿的都要见礼。北侠这些人都要过来，给尚道爷、何道爷、宝镜见礼，给张鸿钧见礼。一直到叱海金牛

于恒、刘俊这些人，大家伙各叙寒暄。老仙长说:“这么办，咱往里边来吧。”来到双龙镖局的镖棚以内，大家伙儿坐下，老剑客张鸿钧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这个时候王爷一抱拳:“老人家，您看看我们海川，他吐了血了。”张三爷说:“王爷请放心。当初他在公主坟，山人就跟他提过，你这个血并没有吐净，还留点儿病根儿在心里，将来遇见急、遇见怒，还要吐血。这回老侠于成、于洞海怕海川栽到梅花圈上，上去扶了他一把，使他这病根儿没吐完，还留下一点儿。将来沾急、沾累、沾气，还要有个三次吐血，但是不要紧了。”老人家来到屏风后，大家伙儿陪着，看了看海川，号了号脉，说他没有别的病。其实现在童林就有些苏醒了。张三爷拿出三十粒丹药来，刘俊过来给师祖行完礼:“您把药赏给孙男吧。”老仙长问了问，才知道这是海川的大徒弟，名叫刘俊。便把药交给他说:“一天吃三粒，慢慢将养自己的气息，很快就好。”刘俊刚把药接过来。旁边有人说话:“道爷，我们这儿还一个傻孩子呢，他也吐了点儿血，您那药再多给我们留下几粒吧。”原来是傻小子于恒。尚道明赶紧把于恒叫过来:“于恒啊，快过来给你的师祖磕头。”尚道爷又对张三爷说道:“这是我收的一个小徒弟，帮着他哥哥童林干了很多的事。”“啊！无量佛，天真烂漫，很不错。”于恒说:“您夸奖了，师祖，我给您磕头。”“起来，起来，你说谁有伤啊?”“我们那个小侄子吴成，叫人家打吐了血了。”老仙长又拿出三十粒丹药来，告诉刘俊，每天给他吃三粒，很快也就好。刘俊把药接过去，大家伙儿陪着张三爷又回到屏风前，自己落座。

天已经不早了。年大人这才过来与张三爷见礼，叙述自己的事情。由于是朝廷命官，简单说已就行了。张三爷坐了一会儿便说:“道明、道源、宝镜跟老晒海爷，我看你们几位把这事情给完结一下吧，贫道我要跟王爷、大人告辞，先走一步了。”

王爷一听忙说:“哟！老仙长，您别走哇，本爵惦着这儿的事情完了，把您恭请到我的府下，我跟您一块儿近乎近乎，以增教益。怎么您老人家就急着走哇?”“王爷，贫道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而且我还要追赶燕普他们。”这样，王爷不拦了，因为这于朝廷有利。“老人家，我可就不敢拦您了，什么时候您到我舍下去，我置办点儿素席请请您。”“王爷，来日方长，贫道告辞了。”大家伙儿往外送，送走了老剑客爷张鸿钧后，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和老晒海爷带着朴鹿，把西方侠于成，北侠秋田和侯振远都给叫过来了，尚道爷说:“这儿的事，我们不管了，你们几位照料一下吧，我们得回清真寺了。”王爷想留他们几位也是留不住，人家老几位也走了。侯振远和秋田这才吩咐，让人拿软兜子把海川爷儿俩搭起来，徒弟们跟着回北城根王府海川的家。又恭请王爷和年大人也回府，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然后大家伙儿回转大栅栏双龙镖局。这个亮镖会就此完结。

老侠客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回杭州了，还剩下一些人，估计三两天后，必要到安定门里北城根海川的府上去看看海川。刘俊这些徒弟们也不荒废学业，到了时候给师父跟师弟吃药，两三天后，海川就恢复多了。刘俊才把这场惊心动魄的事情跟师父都念叨了。师祖露面，铁条分双剑、惊走燕普，海川真后悔，这个事情自己会不知道。无奈！只得慢慢的将养着。几天后，老侠们来看海川，见他不要紧了，这才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西方侠于爷跟北侠秋田、侯振远、黄灿、潘龙说:“我在杭州跟你们提的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要办。在太原府我有的是房子，我要成立太原分号，双龙镖局南北两号的太原分号。让黄灿、潘龙把帐目结起来，你们拿多少钱我拿多少钱，咱们是三一三十一。”北侠说:“哥哥，这边有我们俩人照料着，山西有您

照顾着，将来这买卖都叫咱们做了。他们别的镖局子对您背地里能说好话吗?”“不管他，我是想让你侄子于秀阅历阅历，将来我一闭眼的时候我好放心。”

就在海川养伤的时间里，太原府的双龙镖局分号可就成立起来了。亮镖的这一天，老人家当众练了一套通臂掌。太原府的知府刘成刘大人亲自来给挂红贺喜。黄灿、潘龙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帮着开了张，跟小莲花于秀见着说:“这分号经理就交给你了，将来咱是一本帐清。”于秀也就答应了。好在西方侠于成不在乎钱。把一部分老成持重有经验的镖师伙计都给太原分号这边带过来了。因为这些人很有经验，能帮着于秀干点儿事情。于秀本人对这个还没有什么经验。

群雄散后，海川每日养伤，这天，吃完早饭以后，海川正带着徒弟们在客厅里谈论拳法。大管家何吉来了:“童教师，王爷请您过去。”海川回道:“好！我这就去。”“等等，带着所有的徒弟。”“行！让他们八个人马上收拾一下。”吴成的伤也痊愈了。这小伙子身体多棒呀，受点儿伤根本也不在乎。爷儿八个打府里出来，奔西院来到王府大门前往里走，敢情这里头有事啊。

原来，王爷和年大人参加过这次“亮镖会”后，王爷就让师爷杨友之写了一个折本，详详细细把这一次亮镖会的经过都说了，好让皇上知道。王爷特别提出，幸亏有这些个不吃国家俸禄的英雄侠义参加了这场事，才未能让剑山蓬莱岛得逞。如果让剑山蓬莱岛真得了十三省的总镖头，在十三省立分会，招的一些高来高去的武林高手；那可就增加了剑山蓬莱岛的势力，于朝廷有碍。皇上看见这个东西之后留中了。没想到，就在前两天，康熙天子驾坐养心殿，文武朝臣完全都在。上垂首是军机大臣达拉密，抱皇本的鄯启，下垂手是四司八处的都领事梁

九公。大殿内当中一块金匾黑字:“正大光明”。皇上升了御座，有两架龙凤扇搭起来，在后面这么一遮。一边一个小太监，拿着金锁、提炉。炉内檀香缕缕、轻烟缭绕。文武朝臣都在外头按品级跪下。军机大臣达拉密把所有折本都呈上康熙皇帝，该批驳的批驳，该批示的批示，该留中的留中。留中就是不发，皇上看完，就搁在他那里了，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看来看去，发现了四川巡抚赵家林的专人折本，这是外联官的折本，康熙皇帝要仔细看看。看完以后康熙就一皱眉。一件事，四川全省三年大涝，颗粒不收，老百姓都吃了草根儿树叶，也有饿死的。请朝廷派干员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还有一件事，剑山蓬莱岛皇兄富保臣势力浩大、羽翼丰满，整个儿的四川省从巡抚以下已经治不了啦，请皇上定夺。

满清以“孝”治国，我哥哥私离北京到了四川，因为他不满意我做皇帝，而应当他做皇帝。这是当年顺治死的事情，到了现在我怎么说呢？得啦，我充耳不闻，只当听不见。反正哥哥您在那里，小鳅不能翻大浪，您一个人在那儿折腾去吧，折腾到您死算完。没想到这一次赵家林的折本写得剑山十分猖獗，而且自己的皇子四贝勒胤禛也有过折本，提到蟠桃宫亮镖会，这两件事合起来看，剑山蓬莱岛的势力浩大，已经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皇上把折本往前这么一推，小太监捧起来交给八大朝臣的第一位，就是神力王额尔金。康熙皇上沉着脸说:“额尔金，你看看这个折子。”“是。”神力王打开折子看完了，举到自己的眉前，小太监跑过去捧上交给皇上。“奴才已经看明了。”康熙皇帝说道:“赵家林已经不是一次来折子提到这件事，朕原想我的王兄在四川，就是不算当年皇阿玛冥天之际废长立幼，越次传宗这件事，我做弟弟的也不好说什么。我们满清以‘孝’治天下。得啦，就让他任其自为吧。没想到，养痈成患，四贝勒

前不久也过了一个折子，我已经给你瞧了，蟠桃宫亮镖会有这么这么一件事，看来反迹已明，他们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欲成大事。”“是！皇上明鉴。”“额尔金，我想派个干员，一来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二来要查办剑山蓬莱岛。查有实据，立即铲除。当然，寡人不能过为已甚，但是这事情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你看谁去合适？”神力老王爷是朝廷的重臣，一言九鼎。他说出话来皇上就要采纳，但是从秦朝说，如果皇上让宰相举荐个人，称了职，宰相可能要得些赏，如果荐这人不称职，破坏了朝廷的事，就得杀了这宰相。历史上不是有这么一件事吗，范雎举荐郑安平伐魏国。郑安平是魏国人，跟着范雎一块儿来投奔秦国，郑安平在秦国做了官。范雎做了丞相，要派郑安平打魏国，郑安平故意打败了，又投了魏国。这件事情，就是丞相举荐郑安平，所荐非人。他破坏了朝廷的事儿，就把范雎的宰相大印夺过来了。可见这是一件大事啊。现在，康熙皇上问神力王，谁去合适？神力王要举荐不出人来，还算什么八大朝臣的掌班呢？神力王听了一愣神，认真想了一下，便道：“奴才想，礼部侍郎年羹尧到了四川可能有所作为，望我主明断。”康熙点了点头，琢磨琢磨年羹尧这人，认为还是可以的。“来，依卿所奏，让年羹尧进来。”“皇上旨意下，年羹尧随旨进殿！”小太监一喊，礼部侍郎年羹尧手捧朝珠来到殿中，不奉旨意您这三品官根本就进不来。年羹尧匍匐在御座前：“奴才年羹尧参见我主万岁。”“年卿，朕有意加封你为钦差，到四川开仓放赈，查办剑山，你可愿往？”年羹尧现在只不过是三品官，如果那么样一来，奉旨的钦差可就是头品官了，连升三级呀。但是年羹尧可知道亮镖会的事儿。“奴才将下情禀奏我主。”“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皇上让奴才到四川去开仓放赈，当然是赈济灾民。但是查办剑山实非容易，因为皇兄富宝臣在剑

山势力浩大，剑山的大将们在梅花圈上动手，奴才亲眼得见，这是一。再说奴才的官卑职小，恐怕到时候质问于他,他也不服，我压不住他。不知我主龙意如何?”皇上点了点头道:“年卿，朕给你一百名亲兵小队，全副仪仗，圣旨一封，金牌一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再赐你尚方宝剑。御赐三宝，三品以上拜本参劾，三品以下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下殿去吧。”说完了一摆手散朝了。年羹尧出离养心殿，坐大轿出东华门回家。年大人回来以后，文武官员有不少的前来道喜。年羹尧吩咐一律挡驾。

三天后，工部颁发下来了金牌。也就是八寸大小的一个鸭蛋圆儿，纯金打制。上头用着御宝两条龙，正当间儿八个黑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

什么叫巡狩啊？相传春秋时候的齐国，宰相管仲与齐桓公论政，提出皇帝每年要出去四次。一叫春蒐，以索不孕之兽，二叫夏苗，以除五谷之灾，三叫秋狝，行杀以顺气，四叫冬狩，围狩一告成功。所以叫巡狩。这金牌上还有一个黄澄澄的金链儿，可以戴在你的胸前。不久，尚方剑随着圣旨来到三条胡同年宅。年羹尧香案接旨，受剑,把三宝供好，重新见礼。然后，年羹尧把祖先堂打开自己烧香叩谢祖宗的庇护。这样，事情满完了。

年羹尧发愁，他不敢递谢恩的折子，一递谢恩的折子就要整理行装，择吉日上路开拔了。年羹尧在书房里发愁，我到那儿命就没啦，象燕普带的这干人来，谁暗含着给我一刀我也完。说死我不怕，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死得不值啊，白白的送命。这些事情既不能跟父亲讲，也不敢同皇上诉说，只有心里头难过。年福在旁边侍候着:“大人，怎么发愁啊?”“年福，你说我怎么能不发愁?”“大人，连升三级，身为钦

差‘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海外天子，站着的皇上，您有什么发愁的？”“你这个奴才，还跟我开玩笑，咱们爷们儿到了四川活得了啊？你不是没看见哪，亮镖会的事情你亲眼目睹。剑山只是来了这么十几个人，闹得北京城地覆天翻，惊动了我的师祖师伯，这事情才完。这你没瞧见吗？”“大人，奴才看见了。”“那你怎么说我为什么发愁呢，我就为这个发愁。”“皇上让您去您就得去。”“当然，既做忠臣绝不怕死，但是我死的不值，我不愿上那儿送死。”年福笑着说：“大人，依奴才愚见，我看，您这是官运亨通，国恩家庆。您不会借朋友吗？您借个人来，跟着您去。”“我借谁去？谁愿跟着我一块儿去送死？”“您哪，您就去雍亲王府，借您的师弟，教师童海川。三月三亮镖会，童侠客爷一个人招来多少宾朋，把他们家的祖宗三代都招来了，他师父他师爷全来了。您只要借童海川一个人，等于把童侠客的朋友、师父、师祖，也就是您这一门一户的前辈全借来一样。”“哎哟，一言提醒梦中人哪，年福你这奴才想得还真对，我要把童侠客借出来不是太好了吗？”“还是的，怎么会不成呢。”年大人兴奋地说：“马上备轿。”外头传轿，时间不大，大人换好了便服，带着年福、年禄往外走，拿着水烟袋，来到外边上了大轿。穿大街越小巷一直赶奔北城根，进了阿斯门，往里头一通禀，里头传出话来有请。时间不大，大人带着年福、年禄进来了：“爷，亮功给您请安啦。”“快坐下。”何吉、何春见过年大人，献上茶来，俩人喝过一碗茶后，王爷可说了：“亮功，我给你道喜呀。你这一步登天，连升三级，由礼部侍郎这一变为出京的钦差，海外的天子啦！”“爷，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我这儿正发愁呢。”“有什么发愁的事？”“亮镖会的事您也在场我也在场，只不过来了剑山的一个军师，带着几个人到咱们北京城就闹得地覆天翻，这一次要到了四川，亮功的命就没了。既作

忠臣就不怕死，为朝廷死也应当，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这么死比鸿毛都轻。”“你有这些事情怎么不跟皇上说?”“嘿嘿，亮功不敢。”“哪儿的话呀，这也是实情么。”年大人看了王爷一下，就说:“不过，危险不危险全在爷这儿。”王爷不解地问:“喝！你这叫什么话？你升官你发财，怎么危险不危险跑我这儿来了?”“多新鲜呀，我跟您借个人。”“你跟我借谁呀?”“反正爷准办得到，一点头就成。”“你说吧。”“我跟您借我的师弟，您府上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这——啊？借哪去呀?”“我保举他为随行委员办差官，帮着我到四川去一趟。”王爷一想，我可舍不得呀，这等于摘了我的心一样。但是我不能推辞，年羹尧提出的题目大，帮着他查办四川去，这我敢拦吗？拦他给我上份儿折子，皇上跟我要这人也得给。想到此，王爷就说:“亮功啊，这是海川的私事，本爵我不加可否，把他找来，他乐意去，就让他跟你去，他不乐意去，这个我也不管。”年大人心里明白，这是王爷有意推辞呀。年大人便对王爷说:“童海川吃着您的饭，拿着您的工钱，是您府上的教师爷，您让他去才能去，您怎么让我问他呢？我问他也好，您把海川找来。”“去，把海川带徒弟都请来。”大管家何吉把海川爷儿几个找到了。

海川带着徒弟们一到王府门前，庄园处出来不少的人，“哟！教师爷，您好啦？您身体复原了，我们正想准备一桌酒席给您庆贺庆贺呢。”海川连连作揖:“我谢谢众位，真不敢当。托众位的福，我的身体早就好啦。”何吉在旁边就给拦啦，“好吧，你们有这心哪，哪天对了机会，我陪客。”“何老爷，您要陪客赏我们大家伙儿脸，好好好。”说了会儿话，小弟兄过来跟众位见了见礼，一块儿往里来。何春把帘子挑起来，爷儿几个往客厅里头走，王爷说:“海川，你来啦!”海川带着徒弟们进来

给王爷行礼，然后见大人，给大人行礼。大人一看这些小弟兄，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精神。看得出来，这些日子功夫大有进步。小弟兄往旁边一站，老弟兄坐下了，何吉、何春献上茶来，也在旁边儿一站。

“海川，你病好啦?”“托您的福，好多啦。爷天天上那边去。”“是呵，我朝事太忙，没工夫看你去。海川，你知道王爷今天把你请来，是有点事跟你提提。”王爷在旁边搭茬啦:“海川哪，是亮功跟你有点儿话说，你好好的听听，作个答复。这件事情，我不能说什么。”海川纳闷儿:“大人，您有什么事儿啊?”大人把这件事情由头至尾一说。海川想，自己是个庄稼人，就知道春种秋收，土里求财，靠天吃饭。人家大人借着王爷的金面拉巴我童林，要是帮着大人查办四川之事完毕，皇上高兴，我就可能得个一官半职的。到那时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这可不错呀！但是海川知道这事自己不能答应，转脸看了看王爷:“爷，您说我能去吗?”年大人知道海川乐意啦。王爷心说坏啦，看起来这官儿真能引诱人哪！王爷只能点点头:“大主意你拿，你愿意去就去，你不愿意去就拉倒。”王爷那意思，你可别说去。海川听拧了，认为王爷暗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莫误良机。便痛快地说:“好！大人，您赏饭吃，我童海川受皇上雨露之恩，必当涌泉答报，谁让我会这几下子武艺呢?王爷也愿意我去，我就帮着您查办四川。”王爷脸一沉:“对，你答应得太对了。”海川明白了，王爷是不乐意。可覆水难收，海川赶紧找辙:“大人，我倒是愿意跟你去，为国家效力嘛。可无奈我这几个徒弟，功夫正在上进之期，我得好好儿的造就造就他们。如果我跟着您去，把他们扔在北京城，说真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大人比我童林明白。”年大人心说，童林哪，你甭跟我来这手儿，我年羹尧是干什么

的？你既然说出来了，这叫金打佛口出，说了就得算。“王爷，海川乐意去，我想您不能阻挡，徒弟们耽误不了学业呀，明天这就递本保举他们。海川作为随行委员办差官，刘俊作为副随行委员办差官，剩下的这些小弟兄，给您留下一个，把铁臂罗汉吴成留下，他家里头有钱，不在乎这个。其余的我都保举他们随行委员。将来事成之后回到北京，都要做官，您看这不很好吗？”王爷一想，得，不但把海川给拐到里头了，连这帮徒弟都给拐进去了。这可怎么办？当然王爷绝顶聪明啊，他想得也很多很远，借我府里的教习，教习不也吃着皇家的饭吗？如果年羹尧一张折子递到皇上那儿，皇上批准，我不也得让去吗？再说海川这不也为了朝廷大事吗？怎么能因私情而废国家大事呢？不如顺水推舟吧。想至此处，王爷就说：“我看这么办吧，亮功说得很好，保举你们爷儿几个为差官随行委员，大小是朝廷的命官，皇上批准的，好好的干，咱们就这样吧。把吴成留下，给我解解闷儿，陪着我练练功，好在我会这几趟剑术，几趟拳脚。亮功，你也不必多说啦，今天晚上回去修折子，明天奏明皇上就可以啦。”

年羹尧知道王爷说的是真心话。海川也明白王爷的心思了。“大人，您，您多提拔吧。不过我先要把家里事情安置安置，王府我也得安置安置。我走了就没人保护王爷啦。让大家伙儿多辛苦辛苦。让他们几个弟兄先走，我随后赶。大人您看怎么样？”年羹尧点了点头：“王爷，您还得借我个人哪。”“亮功啊，我这儿还有谁呀？”王爷心里不乐意啦，你怎么全给我借走呵？“我把您这儿的师爷杨友之给借走，杨师爷手笔很好，而且心路也快。”年羹尧想得很细，童海川跟杨师爷都是王爷的近人，借海川，通过海川借更多的人，海川会武艺。杨师爷紧随在左右，一举一动王爷都能知道，就是请王爷放心。这点儿王

爷没想到。“好吧，把杨师爷请出来。”时间不大杨友之来了，跟大家伙儿一见面，把事情一提，杨师爷也是义不容辞：“既然是大人赏饭吃，王爷，那么我就为大人辛苦一趟。不过我五十多岁了，长途跋涉是累一点，好在还有别人伺候嘛，可以的。”一切事情都说好了，年大人告辞，走的时候，让小弟兄明天一清早把简单的行李带着，雇辆车，赶奔东单三条胡同，到他的府里报到。

爷儿三个吃饭，千叮咛万嘱咐。小弟兄们高兴了。京师中哥儿七个做了官啦，这怎么能不高兴哪。回府以后，在家里安置安置。当天晚上师祖爷、师祖母给准备了一顿饭，为小哥儿几个饯行。第二天一清早，小哥儿几个各自带着行李，放到车上，来到东单三条胡同。到了年羹尧的府门前，不多时，打里头出来管家年福。“总管，我们哥儿七个来了。”“请进来。”吩咐底下人把东西都搬到东院儿，车钱开付了，带着小弟兄们一直奔上房。年大人昨晚上就修好了折本，一清早儿起来，梳洗已毕，在上房这儿坐着。小哥儿几个来到上房，跪倒行礼，大人一瞧，一个个容光焕发。“好，你们几个全来啦。”“禀大人，我们全来了。”“今后跟我一出北京城，就是公事啦，希望你们更规矩一些。”“大人，我弟兄明白。”“好吧。年福呵，你带他们到帐房，一人领四十两银子，让他们置办些东西。三年二年的不定准回得来，让他们有家的给家里头送些钱去。然后带他们到马号，让号头给他们一人挑一匹马。杨师爷到了吗？”“还没哪。”正说着杨友之来了，大人往外迎接，到堂阶前，把杨师爷请进来。年福带着小哥儿几个走啦，领了银子可都成“老爷”啦，这孔秀哪受过这个，“唔呀，我是孔大老姨夫了。”哥儿几个钱领到手，掖起来了，年福带着他们到马号去了。

“王兴啊！”号头王兴眨眼之间来到切近，单腿打千，“给总

管大人请安。您有什么事?”“这是七位老爷，随行委员。要帮着咱家大人查办四川，他们七位老爷都很有本领，大人每人赏了一匹马，你帮着他们挑去。”说完年福走了。年大人自己有一匹马，当年中举之后，家里的马匹不少，但是无论哪匹拉来之后，年羹尧用手顺着马的前三叉脊梁骨往后一捋，到后三叉这一使劲，一摁马的腰板儿，这马“哗哗哗”的撒尿，年羹尧很有点儿生气。有一天，他在东单三条胡同东口带着年福、年禄，这儿站着，往大街上看，突然马路上过来一辆盐车。过去北京城的盐包都是席包，老秤五百斤一包，等于现在的二百五十公斤，既不好装，又不好卸，既不好搬，又不好扛。这辆车满载大盐，那年头路又不好走，可只套了一匹黑马，喷着白沫子，在路上走得十分快。大人一眼瞧见，传话让这马站住。大人来到跟前，问赶车的:“你拉盐哪?”赶车的一看这是官儿呵，便道:“我拉盐。”“车是谁的?”“车是我自己的。”“马呢?”“马也是我自己的，我这马倒是真能干活儿。”“好，把车支上。”拿支车棍儿把车支好了。“把马卸下来。”赶车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让卸就卸吧。把马站住了，鞍子取下来，这马四蹄淌汗。年大人就用手顺着马的脊梁骨一捋，到马的后腰这儿“啪”一使劲，这马前蹄一绷后蹄一躬，竹签儿的耳朵一立，鬃尾乱乍，“咴儿咴儿”的叫，一声嘶鸣，马得其主。大人摁了三下儿这马也没撒尿。

“把式你姓……”“我姓张。”“噢，你家里拴着几辆车啊?”“就这一辆，一家六口人，指这一个车吃饭。”“噢。你这马卖给我。”“呦！我这儿拉着半截车，怎么能卖给您哪。”“不要紧，你上我的马号里挑去，都能干活儿。我给你两匹马，这好不好?余外再给你纹银二百两。”“哎哟，我这马才四十两银子买的。您给我这牲口的口儿要好一点儿。”“这你放心，你自个儿挑

去，什么口儿的都有。”“那好啦。”让年福派人带着他挑马去了。不但挑了马，而且把套都带来了，就势拴到车上，让帐房给拿二百银子。把这匹马拉回来，交给号头王兴。把这马刷洗干净，一连三天，细麸子细料，让王兴亲自照料，这马立刻改样儿了。等禀报了大人，年大人到这儿一瞧，鞴好了鞍子，上去一骑才知道，这马脚程真快，走起来跟一阵风一样。年大人给这马起了个名字叫:“立地滚风骓，卷毛狮子黑。”按说带“骓”字的马，都是黑白花，这匹马是黢墨乌黑。

现在，王兴给几位老爷请安,“啊，起来吧王兴，你领着我们挑马去吧。”“几位老爷都怎么称呼？贵姓啊?”刘俊他们各报名姓，王兴带着他们来到马号，夏九龄机灵，一眼就看见一匹十分神俊的黑马，头对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老兄，你把这马给我拉出来。”取了一份鞍辔，马上鞴好了。杨小香挑了一匹枣红马，杨小翠挑了匹青马，司马良挑了匹黄骠马，穿云白虎刘俊挑了匹银鬃马，洪玉耳挑了匹黑白花的马，大家伙儿都高兴，都要在背上试试脚步，那边王兴跟孔秀打起来了。

“孔老爷，您挑的这马不成。”“唔呀，你这是什么话，孔老姨已经看上这匹马了，这马就归了我了，大人都赏我马嘛，你是个使唤小子，你就不同意?”“嗨，您怎么说这个话呀，您挑的是大人的马，大人给您了，我有什么舍不得？可有一节，这个马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不行我也要骑它!”刘俊他们都过来了:“王兴，你怎么瞧不起我们孔老爷?”“不是您哪，您看孔老爷挑的这匹马。”大家伙儿这么一瞧，说真的，这匹马可真有个相儿，菊花青，头至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紧毛梢儿冒亮儿，细七寸大蹄碗儿。“王兴，这马不很好吗?”“这个马呀，把大人都给蒙了。大人带着几个人到骡马市挑马去了，一瞧这马真够意思，把马带回来。没想到让马把式一压，坏了，没走

儿，净颠，人骑上受不了。孔老爷非要骑，这不能骑呀！”“唔呀，你不要管的嘛，颠的我也喜欢。骑上还解闷嘛！”“那好吧，您喜欢我就给您鞴上。”大家都说，他自己喜欢就好。

小哥儿七个每人一条打马的马棒，马号大门开开，各个搬鞍认镫上坐骑，马上加鞭，喝！马走一团风，真有意思，顺东口一直奔东四牌楼就下来了。哥儿六个的马走起来跟一阵风一样，唯有孔秀这马只会颠，“唔呦——！把我墩含乎了，怨不得人家王兴说这马不成。”等哥儿几个回来以后进了马号，王兴带着人过来了，“孔老爷怎么样？”“王兴呵你说得太好了，这马没有走，它净颠，把我的屁股都给墩破了。”“您瞧我跟您说什么来着，人家行家给这马起了个名儿——墩蛋青。”“唔呦！打你个混帐东西！”大家伙儿这乐呀。把马都拉到槽头喂上，回来给大人道谢。杨师爷已经来了，大人正与杨师爷说话，一见他们进来，就说：“好吧，你们小弟兄玩玩儿去吧，两三天后圣旨下来就走。”

第二天皇上的旨意下来啦，所有奏折上保奏的一切人完全都批准了。择了黄道吉日准备登程。起程这天，场面宏大。一百名亲兵列队排好。三座皇亭子摆下，年大人又把小哥儿几个叫来参见行了君父大礼，然后参拜三宝，让刘俊、司马良、夏九龄三个孩子捧着三宝，安放在黄亭以内，圣旨、金牌、尚方剑各一个黄亭子。年大人，杨师爷等众人来到外面，大轿早已备好，小兄弟的马匹也准备好了。行李车在后头，一百名亲兵前呼后拥。“肃敬，回避”的大红牌在前，全份执事。大人上了大轿，“呛啷”十三棒金锣同响，人抬轿起，金锣开道，四面清旗迎风招展。刘俊骑着雪霜白的银鬃马打着顶马，洪玉耳为跟马，两侧有亲兵紧随保护。孔秀在后头压着行李骑着“墩蛋青”，穿大街越小巷，出彰仪门。敢情文武各官奉圣旨都在天

宁寺这儿准备给大人饯行。大人的轿来到天宁寺，下了轿，大家伙儿下了马，文武各官说了几句吉祥话，把酒献上来。大人立饮三杯，一摆手这才分手，文武百官回城。大人传下话去，撤大轿，换行轿，人马杂踏，顺着官站可就下来了。满清制度七十里地一大站，三十里地一小站。该什么地方打公馆在什么地方打公馆，该什么地方打茶间，在什么地方打茶间。

年大人按照官站，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小弟兄哥儿七个小心翼翼地保着驾，越走离京城越远。不日，来到了保定府管辖下的清源县境，离北京城三百里路。

清源县正堂，两榜进士出身，爱民如子，明镜高悬，姓丁叫丁开甲，带着手本，还有合城的文武举监生员，在道边跪接。大人把手本留下，问道:“公馆打在何处?”丁开甲禀报:“东门里一个大店房。”“既然如此，头前带路。”文武官员合城举监生员陪轿一直到东门里。大街上拥挤非常，热闹至极。东门里路北四层大殿，悬灯结彩，十分富丽堂皇。门口上垂首贴着金报，当中的大红纸:“查办四川钦差大人年公馆。”鞭炮齐鸣，大炮轰响，大人的大轿落平，三座黄亭子搭到正院，也落平了。亲兵小队里外接岗。小弟兄陪着大人往里走，一直来到上房。刘俊、司马良、夏九龄三个人把三宝请到上房供好，点燃檀香。大人先行罢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往旁边儿一站，小弟兄过来行礼。年福、年禄、杨师爷都有人照顾，小书童福儿在上房伺候大人。

大人传谕，所有清源县合城文武官员、本地士绅、举监生员，一律挡驾。单命清源县正堂丁开甲进厅回话。时间不大，丁开甲挑帘栊进来。“丁开甲见驾。”随之赶紧往后一撤步，正冠甩下互行袖子，往前一抢身，匍匐在地，肘膝前进，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清源县正堂卑职丁开甲，参见大人。”“贵县免礼

平身。来，看座位。”早有差人搬过了座位。“有大人在此焉有卑职的座位。”“坐下好讲话。”丁开甲偏身坐下。年大人上下打量，看过他的履历，这是两榜进士出身。丁开甲在五十岁上下，黄白净子，微留短髯，头上戴着红缨帽，腰里系着凉带，外罩马褂，四方的补服，上头是文补七品鸿敕鸟补子，五分底儿的靴子，真有个像儿。“贵县，本钦命这次奉旨出朝，到四川开仓放赈，蒙圣恩赐我圣旨、金牌、尚方剑，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三品以上的官员拜本参劾，三品以下的官员先斩后奏。准本钦命便宜行事，要代理民讼。如果你本地有不奉公不守法的贼匪顽民，势力攸关你惹不起的，跟本钦命谈一谈，本钦命给你做主。你懂吗?”“是，谢过大人。自从学生到任以来，仗着圣天子的洪福，年大人的虎威，咱们保定府清源县境界还没出什么大的案情，确实是安静如常。”“噢。那很好！贵县忠于职守，本钦命定要保举。看茶!”年大人的意思是“送客”。丁开甲站起来道:“卑职谢大人栽培。大人匍匐风尘，一路劳乏，您早些休息，卑职告退。”“好，贵县，回衙理事去吧。明日清晨，伺候本钦命登程。”丁开甲往外退，退到门口儿了，挑帘栊转身出去。

丁开甲回到县衙，晓谕武将兵勇，严加防范。年大人换好了便服，把师爷请来，一块儿擦脸、漱口、喝茶，预备吃饭。吃完饭说会儿闲话，办些例行公事。师爷他们告辞走了。这个时候，一挑帘儿进来仨人，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小哥儿仨进来给大人请完安，往旁边儿一站，十分规矩。”“喝！你们哥儿仨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奉我师哥之命恐怕大人您闷得慌，我们小哥儿仨来陪伴大人。”“噢？好哇！”大人问玉耳是什么地方人，答言:“我是湖南桃源县人。”“噢，你们那地方风景很好哇，世外桃源嘛。陶渊明老先生作的‘桃花源记’，说的就

是你们那地方。”“大人您知道的真多，不错！就是我们那儿。”天已经到了定更，年大人对他们说：“好吧，你们三个在外边，那儿有茶，我呢，到里间屋休息。”这样，伺候大人到里间屋。

小哥儿仨来到外间屋，把隔扇门对好，吹了灯。司马良在上垂手，夏九龄、洪玉耳在下垂首，在桌上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天交二鼓，突然间衣襟带风的声音，以西房上就下来了。仨人全把眼睛睁开了，彼此看了一下。再听院中“嚓嚓”有响动，直奔上房来了，有人亮匕首向隔扇门的插管。隔扇门并没插，慢慢的开了，这人在门槛这儿蹲着。仔细瞧这人，青绸子绢帕缠头，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纽儿，兜裆裤，绒绳勒住狮子绊，斜插柳背着纯钢三楞峨眉刺，脚下薄底靴子。这人蹬着门槛儿往里瞧，探臂膀拔下三楞峨眉刺，刚要往里走，玉耳低声说话：“大胆贼人，竟敢来到公馆行刺钦命大人，尔往哪里逃！”有这么句话，“强贼怕弱主。”这人才发现这儿有仨人，垫步拧腰奔当院，玉耳一伸手“喳楞楞”把刀就亮出来了，也跟着飞身形出去。司马良、夏九龄也蹿出去了。玉耳一亮刀，往前一扑身，这左手刀就到了。这个贼人上步一闪往下一矮身，递刺就扎，玉耳拿左手刀背一挂他，反刀一劈，贼人往下一低头，玉耳卧腰一脚把这贼人就踹出一条儿去。贼人好快的身法，就地十八滚，咕辘辘出去，鲤鱼打挺起来就跑。司马良“哗啦啦”一抖链子锤，高声喝喊：“你往哪里走！”涮锤就砸。夏九龄链子撅也拽出来了，“哗啷啷”一抖，三个人三吊角就围上了。“呛啷啷”报警的锣声响啦，官人呼啦啦往里走，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把大人这院里就挤满啦。

正这个时候，刘俊飞身形打夹道儿过来了，后头带着小哥儿仨，各自亮家伙，孔秀一攥摇山动在自己袄袖上背背，“唔呀——大胆的贼寇嘛，竟敢来到公馆行刺，孔大老姨父要你的命

哪!”蹦过来用摇山动奔贼人就扎。贼人闪身躲过去急架相还,小香、小翠各自亮刀,刘俊亮出链子橛,小哥儿七个把这贼人给围上啦。要说这贼人可不软,虽然刚才动手吃了亏,但他明白过来后,闪展腾挪,把这峨嵋刺就施展开了,真是瞻前顾后,闪左防右,指东打西,神出鬼没。

大人已经睡沉了,突然听见玉耳在外头喊,知道是来贼了,便穿好衣服,摸黑把剑摘下来,拔剑出鞘,也出来了。年大人借灯火之光一看,哎呀,小哥儿七个如同正月十五走马灯一样,刀光剑影、步履沙沙。这个贼人好厉害呀!大人瞧着瞧着,觉得这个贼眼熟。“噢!想起来了,三月三亮镖会,铁罗汉吴成力胜十杰,他就是第九个——红毛秃头狸子马俊。

原来,亮镖会上燕雷被打,回到西胜镖局,燕普给他治伤,叫诸葛健先带人回山,自己照看燕雷,由于伤势不轻,一晃就是半年哪。燕雷的伤好了以后已回四川去了,燕普也准备过几天回山。这时,鲍古得到消息,说童林师徒八人保年大人四川放赈,立即案报燕普。

燕普一想,他们师徒八人前往四川开仓放赈不过是一般的救济一下灾民,而主要的是,三月三亮镖会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没成功,我们叫朝廷给注意了,这对我剑山蓬莱岛十分不利。想到此,燕普把鲍古和鲍图叫过来说:“我走后你们俩人可要多加注意,你们邀请剑山的人来夺镖头,唯恐顺天府找你们的麻烦。”鲍古说:“不要紧,这您放心,我们有的是钱。不过,老军师,有一点儿事情直到现在晚生不明白。”“什么事情啊?”“现在燕二将军已经痊愈回山,您老人家的心也静下来了。晚生请问您,这亮镖会上您老人家一个人力敌群雄临危不惧。可后来来了一个道爷,您就带着我们跑回来了,他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呢?”燕普叹了一口气说:“鲍古呀,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吗？他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的观主，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弟兄四人他排行在三，他们是大清国护国的四大名剑。要说山人怕他，我并非怕他。可在当时，我已经跟众群雄动手多时，精疲力尽了，如果当时我不走，张鸿钧必要与我动手，那么，山人我是甘败下风。为此，激流勇退我才回来。”“噢，原来是这样。”

燕普身边没什么人了，只好把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一棵苗儿秃头义士马亮叫过来道:“年羹尧出都奔四川与我剑山大为不利，给你们爷俩一个密令，请你们协助办理。一路之上瞅机会最好把年羹尧刺死。”马俊、马亮答应下来:“老军师，你只管放心吧。”燕普这才回山。

这马家叔侄是燕普请的，他们不是剑山的人。燕普他们走得快，回山以后，当天晚上就在九兽鹤天亭内君臣密议，马上把这件事情禀明英王。云台剑客又派了四拨儿人下山。一拨儿是风中芙蓉南宫利、谢瓣莲花魏九成，云中风韩猛，直入陕西，设法沿途行刺年羹尧；第二拨儿，阴阳判官斐文带着花面判官斐武、矬脚兔子童威，在半路上打截，不让年羹尧进四川；第三拨，仙人手丁寿，玲珑手陆英、追魂太岁贺汝龙。这三拨走了，燕普还不放心，又跟自己的大师兄说:“哥哥，我派这三拨儿人，再加上马俊、马亮一共是十一个人。但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保护年羹尧，要置赃官于死地，恐怕也是力量不够呀。小弟打算请您亲自去一趟，如果您去陕西，年羹尧绝无生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点头:“无量佛，愚兄情愿前往。”第二天，万俟羽修把量天尺包袱往身后一背，一系麻花蝴蝶扣，戴好银两路费，老仙长从剑山蓬莱岛也下来啦。这一来，钦差大人年羹尧就万分危险了。

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一棵苗儿秃头义士马亮一商量:“现在

老军师已经回山啦，交给我们爷儿俩的事怎么办?”马亮说:“孩儿呵，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咱爷儿俩各行其事，就看咱们爷儿俩谁能成功。”“好吧。”爷儿俩从北京城也出来了。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手黑心狠，到了彰仪门外找个地方藏起来，等着年羹尧离开北京。果然没出几天大人离开北京啦。天宁寺饯行以后，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马俊总没得机会下手。今天到了清源县，马俊提前来到县城。

县城里很热闹，路北的公馆里悬灯结彩，戒备森严。路南斜对过儿，有个饭馆儿，马俊可就进来啦。伙计问:“爷台您吃饭哪？您上楼吧。楼上看座!”来到楼上靠着窗户，打开楼窗十分凉快，正能瞧见公馆门前的一切。马俊吃着喝着，时间不大鞭炮齐鸣，年大人到了，文武官员潮水一样迎接大人进了城。大人下轿，小弟兄保着往里走，马俊看得真。吃完饭，天已经黑下来了，马俊出了饭馆儿，围着公馆绕了一个圈儿，然后出城了，找了个大树林儿，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一觉醒来，初鼓已过。换的夜行衣，把三楞峨眉刺别上、匕手插进靴筒，奔城门来了。塌身形，走矮式，鹿伏鹤行，一直来到护城河，燕子三抄水飞身形过来，施展功夫上了城墙。顺城墙里边儿往下看，万家灯火已熄，百姓都入了梦乡。长街上三三两两巡更走夜，加班加岗，戒备很严。马俊飘身下来，隐蔽身形转到公馆后边，越墙而入来至西房上，扒中脊往下看，顺横眉子一瞧，年羹尧跟小弟兄三人正在说话。说完话大人奔里间屋，时间不大灯全灭了，三孩子他不在乎。来到西房后坡等了一会儿，轻簌簌、静落落。这才长腰下房、衣襟带风被三小听见了。当场动手，洪玉耳把他踹了一个跟头。他心说，哎哟，这小东西能耐不小哇。到现在七个人围住马俊，那力量可就大了。但这七个人都惦记着自己，就忘记配合了。马俊一看，就

要趁虚而逃。他瞧孔秀的功底不如人家几位，准备从这儿突破，只见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往下一坐腰，拿这刺唰一下，贴着地皮就是一个金龙搅尾。

大家纵身形出去，马俊猛一长身恶狠狠地奔孔秀扎来了。“唔呀！这个混帐东西奔我来了。”孔秀把摇山动往外一支，跨步闪身一躲，马俊就势一脚把孔秀踹了个跟头，拔腰上了西房。刘俊、司马良、洪玉耳也跟着蹭蹭上了房，再瞧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越脊后坡，眨眼之间蹿纵跳跃跑了。

刘俊他们没敢追。因为他们往前一追，马俊要返回来呢，就于年大人十分不利了。刘俊哥几个从房上下来，把军刃收拾好了，又问了问孔秀怎样，孔秀说:“没事儿，他只不过踹了我一个跟头。”

大人转身回了上房，把宝剑还鞘。这时有兵丁进来禀报:“禀报大人，清苑县正堂丁开甲在门外待罪，候谕求见。”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来啊！传他进来。”时间不大，丁开甲进来了，脸色苍白，大辫子在后头一垂，伸手把帽子摘下来。这帽子是官级，一摘帽子就等于乌纱帽丢失，这官就没了。丁开甲哆哩哆嗦跪在门坎里头:“清苑县下官丁开甲在大人面前请罪。”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丁开甲，本钦命昨日来时，也曾问过于你，你道本地面都是奉公守法之人，百姓安堵如常，那么，这个贼人是从何处而来?”丁开甲心说，您不来的时候，我们本地面没这事儿。他要刺我，我早死了。看来这是您带来的贼，您官大一品，您说什么是什么。“今给你半月限期，设法拿住行刺的贼人，将功补过，将来本钦命还是保举于你。如果逾限不能拿获贼人，分明尸位素餐，贵县你听参吧。”“是，下官遵命。”年羹尧一摆手，丁开甲下去了。

丁开甲立刻来到自己的县衙内，吩咐一声连夜升堂。呛啷

唧梆点一响，三班皂吏分立两厢。丁开甲秉公一坐，抓过扦来，唤过红名班头，啪一下这扦就扔下来了："今有大胆贼人，公馆行刺，给你们五天期限，必须要设法把贼人拿住。"说完一摆手，散堂。三班人役抓瞎了。转身下去，也别管是官衣、便衣，就在清苑县城里城外、庵观寺院、大小旅店、客商热闹场所明查密访，严厉查寻。

这时候，小哥七个都站在大人面前，觉得脸上无光。年大人看了看他们，就问："你们七个人看出这贼人是谁了吗？""禀大人，我们看他十分眼熟。"年大人点点头："对了！在梅花圈上你师弟吴成力胜十杰，那第九个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不就是他吗？"刘俊心说，这大人眼力可真好，记性也真好，没想到隔了这么长时间，他还记着哪。看来大人在梅花圈动手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注意观察啊。刘俊忙道："大人明鉴，确实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大人接着说："象马俊这个能耐，你师弟一个人胜了他们十个，可相反，今天晚上你们七个人就拿不住一个。看来，你们七个人都是酒囊饭袋。"刘俊的脸蛋臊得跟大红布一样。大人连连摆手："你们几个人下去吧。"给轰出来了。

小哥儿几个都觉得没脸见人了，回到差馆房。刘俊心说，我父母都没了，身无立锥之地。白马河甘家堡真假童林相会，我跟了师父才有今天，实指望这次随大人到四川，三年五载立点功劳回来，安家立业，没想到刚到清苑县就出这么大漏子。这往后离四川越来越近，贼匪猖獗，可怎么得了啊。师父在这儿我管不着，师父不在这我得管哪，我是随行要员办差官哪。

刘俊心里难过，夏九龄也难过，心说自己无父无母，跟着师大爷司马空练艺十二年，现在跟着师父，指望将来寒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我夏九龄查办四川回到北京，大小熬个官，光宗耀祖。看来前途蹭蹬，十分暗淡哪！

第二天早上起来，梳洗已毕，夏九龄跟刘俊商量:“师哥呀，大人看来走不了啦，咱们得拿那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别看大人让本地面的官人去拿，那是样子货，根本拿不着。我想咱们七个人分成七条道，咱们从正东来的，这条道就算了。我夏九龄奔西北找一找。”“唔呀，我奔正西找一找。”杨小香认承了西南，杨小翠认承了正南，洪玉耳认承了东南，刘俊认承了东北，大家伙分开了，各管一面。

单说夏九龄出了西关，带了点银两。他心说，看来昨天晚上的事老百姓都知道了。老百姓认不出来我我不寒碜，马俊能认不出来我吗？贼人不好访啊。九龄各地查看。一个上午离开清苑县城往西北走出近二十里路去。天交中午，走得又渴又饿。小英雄抬头看，前头出现了一个村镇。来到村东口，瞧见村口有一个石碑，石碑上有三个大字，“金官屯”。进了金官屯，路南有个两层楼的小饭馆，字号叫“蓬莱春”。夏九龄无精打彩，挑帘进去。伙计上来问:“少爷，您吃饭哪？您到楼上吧。”楼上南北楼窗开着，十分凉快。农村的小饭馆，有七、八个座可以了。夏九龄捡北边坐下:“伙计，你给我配几个菜，来半斤酒。”“您吃什么呀，爷台?”“烙四张家常饼就齐了。”时间不大全给端上来了。

九龄满满斟上一杯酒，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想起自己前途蹭蹬，心里很烦。刚做官没两天，就出了这么大的漏子，将来师父来了，大人一句话，还不把我们都打发回家呀。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还愿意在北京练功；有了这件事，再把我们送回北京，在王爷面前都不好交待。多丢脸哪。刚当了两天官，叫人家给休回来了。没能耐！给师父也丢脸哪。他把这酒杯往下一墩，“啪”的一声响，“唉！”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时候，旁边也有一位“啪”的一墩酒杯，“唉！”长叹一口气。夏九龄可就不乐意

了，心说，我在这小酒馆里，心烦，唉声叹气，你干嘛学我？你这是讽刺我啊。九龄这么一瞧，那边也坐着一个小孩，十八九岁，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梗，圆乎脸，尖下颏，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虎虎实实，看着就那么俏皮。身上穿着蓝绸子长衫，腰里煞着绒绳。白棉布裤子汗衫，薄底“福”字履鞋。看起来在家里养得很娇。

这个小孩摔了酒杯，叹气完了，他感觉到不大合适。人家在那摔酒杯叹息，我为什么摔酒杯叹息哪。一抬头看见夏九龄正瞧他呢。也是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梗，梳着冲天杵的小辫，一身宝兰，长得也很俊。自古惺惺相惜，这小孩脸一红。九龄一抱拳：“朋友，我摔酒杯叹息，因为我有心腹事，你干什么也摔酒杯，也叹息啊？又不是人家这饭馆有这种规矩，不叹息不算吃饭的。你这不是对我讽刺吗？”“兄台，您千万千万别这么想，摔了酒杯，我很后悔，因为兄台您有心腹事，不瞒您说我也有难言之隐啊，所以我摔酒杯，不由衷的叹息。这都是时逢恰巧，我对不起您。”“好，你有心事，我也有心事，咱俩为什么不上一块喝来？”“那好极了。伙计，把我这份端他桌上去。”

连酒带菜全端过去了，小哥俩坐到一块儿了。夏九龄问：“没请教你贵姓啊？”“我是本地人，在这儿往正北八里地，有个小村叫邓家堡。我们老家不是这儿的人，听我父亲说我们老家是山东平阴县人。”小孩通名姓，小英雄夏九龄大闹风云庄，捉拿马俊！

第五十八回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风云庄义结邓九公

上回书说到清苑县马俊行刺，夏九龄访案，在小饭馆吃饭遇见一个小孩儿。他说离此地不远有个邓家堡，他就是那儿人氏。他的祖先是山东平阴县人。父亲姓邓名龙字九公，人称宝刀手。老英雄有一个滚珠宝刀，在武林中颇有大名。小孩叫柳影邓玉，因为自已腿快。邓玉一提，九龄一抱拳："您原来是邓少侠客，失敬失敬。"邓玉也赶忙答礼："不敢当，不敢当，提起来为我父亲丢脸。"九龄细问："邓贤兄，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什么要摔酒杯长叹呢？"

"唉！别提了。因为我父亲最好手谈、好下围棋。离我们这儿不远有座大庙叫菩提寺。寺内有两位方丈。一位叫降龙罗汉宝阔，另一位叫伏虎罗汉宝月，还有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们都是好下棋的主儿。我父亲今天又到庙里下棋去了。我父亲养着一匹好马，叫'千里雪内一盏灯'，这匹马是白马，雪霜白，唯有在它脑门儿门鬃的下面有茶碗口大的一块黄月光。这马上谱，够八骏图之一，有千里的脚程。我乘父亲不在家，把这马拉出来骑了一骑。"其实邓玉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骑着玩一玩，兜兜风。他把马鞴好，扳鞍认镫上了生骑，一加鞭。这马不但跑得快，还稳当。一溜烟出去就十几里地，眼前出现一片大树林。马刚把步放开了，正有劲呢，走到这大树林边上，没想到从大树林里抛出来一件长衫，扑的一下把马头给蒙住了。"千里雪内一盏灯"正走着呢，突然一个黑东西把脑袋给蒙上了，这马一声嘶鸣，前蹄一立，邓玉猝不及防从马上就掉下来

了。邓玉爬起来一瞧，打树林里出来有二十多人。过来一人把这长衫拉下来，有人就把马拉到树林里去了。这个人把长衫穿起来，绒绳一系站在邓玉面前乐了:“哈哈哈哈，兄弟你好啊。”邓玉一看，是熟人。西南有个村子叫风云庄，庄主姓雷，在这一带很了不起。大爷叫“千里飞来”雷烟，那足够一位侠客的身份。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交朋友血心热胆，跟邓玉的父亲邓九公是把兄弟。老头为人公正。他有个亲兄弟，一母所生，可就不成了，叫紫面豹子雷普，专门结交贼人，而且背着他哥哥有些坐地分赃的举动。贼人作了案都得给他送些钱来。这些雷大爷确实不知道。雷普有个儿子，就是这个人叫铁爪貉子雷宝。二十多岁，大高个宽肩膀，一身青，大肚囊，黑脸蛋，青胡茬儿，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还确实有个像儿。

这铁爪貉子雷宝干什么来了？由于从小家教不好，他大爷没儿没女，对他十分娇惯。这样他经常背着他大爷在外头断道劫财。但谁也不认为他会干这种事儿，因为他们家是大财主，他大爷雷烟在这一带颇有名望。可是雷宝早喜欢上这“千里雪内一盏灯”了，今儿赶上邓玉骑这马，他把绒绳解开，长衫脱下来，一蒙这马脑袋，把邓玉摔下来，底下人把马牵走了。

现在邓玉一瞧:“哟喝！雷宝哥哥。”过来就行礼。“起来吧。哈哈，兄弟，干什么去?”“我父亲不在家，我把马鞴上，惦着骑上遛个湾儿，没想到碰上哥哥您了。”“噢，这马是你的?”“可不是我的吗。”“不对，这马是前几天我丢的，没想到你骑着呢。到现在我把马得回来了，才瞧见是你。嗨，你怎么偷我马呀?”雷宝把脸就沉下来了。邓玉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便急忙解释道:“雷宝哥哥，我父亲跟你大爷都是好朋友，咱们都是好弟兄，成天见面，马是我家的。我们家有这匹马的时候还没有你呢。”雷宝听了一要横:“这马脑门上哪写着是你们家的？我看

着好，就是我的。”“那你不讲理。”“我可不是不讲理吗，不过不讲理不是一天半天啦，早就不讲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马是我的，你给抢去不成。”“不成怎么着，还要动动手吗？”说着话把辫子盘起来了，把长衫往绒绳上一掖：“邓玉，来吧。”邓玉往上一赶步，右手一晃面门，“扑”就一拳。铁爪貉子雷宝一揪邓玉的腕子，一抖把邓玉就扔了个跟头：“哼！你还要动手，别说你，连你老子都不成。告诉你吧，这马归我啦。走！”柳影邓玉一想这可糟了，我背着父亲把马骑出来，要叫我爹知道准不行。相反的这马叫雷宝拉去，这是敲竹杠啊。有心找盟叔雷烟去，可是雷烟跟我爸爸在一块儿呢。这样，自己把土掸了掸，奔金官屯来了。

邓玉把事说完了，九龄问他：“咱们哥儿俩一见如故，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邓玉想了一下，说：“我想，我找他大爷雷烟是不行，因为他大爷跟我父亲在一块儿，叫我父亲知道我非挨骂不成。不如今天晚上我到雷宝他们家，把马偷出来得了。”“他们家离这多远？”“不算远，从这儿往西北，几里地就到，叫风云庄。”“他们家你认得呀？”“认得！我净去呀。”“这雷家全结交什么人哪？”“我这盟叔雷烟，他是一位老英雄，七十多岁，循规蹈矩。可是他二弟，就是雷宝他爸爸胡作非为。他们本身就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凡是贼人，背着雷大爷全上他们家去。当然雷大爷在家那是一正压三邪。可是雷大爷不在，他们可什么人都交。”“兄弟，咱们哥儿俩一见如故，我帮着你偷马怎么样？”“那我谢谢，我还没领教兄台您……”“我跟你说，你知道城里头钦差大人驻马了？”“听说了，奉旨的钦差年大人奔四川，开仓放赈。”“我叫多臂童子夏九龄。我跟我的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还有我的几个师兄弟，我们爷们都是随行委员办差官，保钦差奔四川。昨天晚上有大胆的贼人

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到公馆行刺。我访案来到这儿。你说说雷家能不能容留这马俊?”柳影邓玉点了点头说:“当然有可能。对了,马俊是不是还有个叔叔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夏九龄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他跟雷家有交情,这马亮当年还上我们家去过呢?”“噢!兄弟,这是真的吗?”“那没错。好吧!您帮着我把马偷出来,我帮着爷捕盗拿贼。”“好哇,兄弟。”

吃完了饭,夏九龄付了饭帐,哥儿俩从“蓬莱春”出来了。在街上邓玉买点东西,买了几根麻绳,一斤多棉花。夏九龄也不知他干什么。走出村子往北,有个大树林,这时太阳已经往西转了。两个人到树林以内,越聊越近。邓玉挺高兴:“夏哥哥,你是官人,我不应当高攀,但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九龄说:“兄弟你要瞧得起我,我愿意跟你结为金兰之好。”两人一叙年龄,九龄大点。邓玉跟九龄撮土为香,冲北磕头,结为兄弟。夏九龄把杭州擂、下江南这些事跟邓玉一提,邓玉都听直眼了:“哥哥,将来对了机会,您得帮着我跟您那位师爷、童侠客见个面,我也好立点功呀。”“好吧兄弟,对了机会我一定给你介绍。”

哥儿俩靠着大树稍微一迷登,天交初鼓,收拾一下东西,从树林里出来了。柳影邓玉只听夏九龄说,不知夏九龄的能为到底如何。但他知道自己脚程比较快,就说:“哥哥,咱们得快点走啦。”九龄一想,这把兄弟嘿,他还惦记着考考我。就说:“好啊。”邓玉画了一个道儿,哥儿俩站齐了,喊“一二三”就开腿。两个人一长身,嘿!蹿出去都有一丈七八。脚底攒劲,沙沙沙沙。没走出多远去,九龄一铆劲,就把邓玉给拉下了。邓玉越使劲,拉的距离越远。邓玉喊了:“哥哥,您站住吧。”“怎么啦?兄弟,刚跑上劲来,您怎么不跑啦?”“罢了!真不愧为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爷的弟子。小弟邓玉我总认为我腿

快，没想到跟您比一比，哥哥，您比我强得多，叫小弟望尘莫及。”“兄弟，只要下功夫，什么都练得到。愚兄这个能耐也算不了什么。”夏九龄很赞成邓玉这人，说什么是什么。

二人来到风云庄。东村口外有两条道，一条打金官屯来，是从东南上来的。还有一条道从东北方向来，也就是从邓家堡来的。这会儿，村里人差不多都睡觉了。路北是马号大门，邓玉不走了:“哥哥，您瞧见没有，再往西路北大门，就是雷宝的家。”门缝里透出灯亮来，他们家的家人还没睡呢。夏九龄一瞧，门前，一边有四棵门槐。邓玉告诉九龄:“这是他们家的走马门。我要在这儿进去，找找我那‘千里雪内一盏灯’。哥哥您往西，上房的时候您留神。我找着马，偷不偷都不要紧。我必到前厅去看看您。”九龄点头:“好了，兄弟。你多加注意吧。”

两个人分了手，各自上房。邓玉一打手势，奔了马房。夏九龄蹿纵跳跃，奔雷家来了。越过了几层跨院，来到了正院的北房，搭上中脊往二道院看，东西厢房各三间，有跨院、有箭道和角门。北院前出一步廊，抄手的游廊，朱红油漆的抱柱，这才是大客厅。廊檐下站着三四个家人。往下瞧，屋里灯光明亮，照如白昼。迎面是架几案，八仙桌两边有椅子。墙上有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八仙桌上首坐着一个人，大个儿，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小辫，紫脸膛，紫中透暗。花绞的眉毛，金睛叠抱，狮鼻阔口，大耳相衬。一身蓝，煞绒绳，搬尖洒鞋白袜子。下首坐着个人，夏九龄一看正是行刺钦差的要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在这老边坐着一个人，大高个儿，宽肩膀，黑脸膛，撇唇咧嘴。就听这老头儿说话:“雷宝啊，这不你马大哥也在这里，你这孩子办的这个事可不怎么样。你要好马，不会到邓家庄找你大爷邓龙，直接给他磕头:‘大爷，我喜欢您这马，您给我得了。’你大爷就能把这马送给你。因为咱们跟你大爷邓

九公有交情。说真的，你抢邓玉这孩子的马就不对。人家的马，你抢算怎么回事啊？前几天你大爷还跟我提过，说你这孩子背着我在外头劫道，干犯国法，这哪儿成啊。你比不了你马大哥，你马大哥有本事，敢在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年钦差。不过，他也是奉命而干的。你马大哥今晚在咱这儿落脚，明天就走。你呀，别给我惹事，明天把马送回去。”

夏九龄一听，噢！马俊在这儿呆一夜，明天就跑。我一定要想办法捉住他。再一看，就铁爪貉子雷宝跟紫面豹子雷普谈话，雷大爷雷烟不在家。这时候底下人进来禀报：“二爷，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老义士爷前来拜望您哪。”“有请。”院里头有人乐：“哈哈哈，二弟，咱们大爷在家没在家啊？”“没在家。”“那我就放心多了。”夏九龄一看不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来了。马俊在清苑县行刺这件事轰动了城里城外，马亮早就得消息了。他这通骂呀：“这混蛋，打草惊蛇。这不要了我的命吗？你宰不了年羹尧，反而让他有了防备，再下手可就不容易了。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啊。”这样他来到风云庄，他准知道马俊在这儿呢。他又怕雷烟雷大爷在家，那多麻烦。等他来到门口，门洞里有七、八个家人，都在这说话哪。有一位就说：“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家少爷抢了人家邓老侠客少爷的马，这不是招事吗？宝刀手邓九公邓老侠客爷跟咱们大爷是朋友，人家哥儿俩没的说，没想到他的侄子会抢了人家儿子的马。这还不如到邓家庄跟人要马去呢。咱们大爷没在家，他抢人家马这是漏子。您瞧见没有，这秃小子马俊来了，咱们大爷在家就许把他轰喽。听说他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去了。他行刺跑咱们家来，明儿官人来了一逮他，咱们家可就打窝主的官司。你说，咱们安分守己的家，招谁惹谁了。”“嘿，大哥，您说的还真不假。马俊这秃小子一来，那老秃小子就许跟来呢。”马亮在外头一听：

嘿！骂我哪。“这马俊不是玩意儿，那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更不是玩意儿。明儿他们爷儿俩老上咱们家来，咱们家就快倒霉了。”“一点都不假。”

啪啪啪！“谁呀？”“我是马亮啊。是你们众位骂的那位。”“哎哟喝！马老义士爷。我们这儿背地里说闲话哩，老义士爷您可别往心里去。我们骂那老兔崽子不是您哪。”“嘿！背着骂我还可以，怎么当面还骂我呀？”“不是，我们骂走了嘴了，老义士爷，您多原谅。”“大爷在吗？”“大爷不在，下棋去了。”“告诉二爷，我来了。”这才请马亮往里去。

马亮过了二道院来到院中：“二爷哎，哈哈，哥哥我给你添麻烦来了。”雷普、雷宝、马俊都出来见完礼了。“兄长，请请请。”来到大厅内，马亮一屁股就坐在雷普那儿了，雷普在旁边陪着，马俊和雷宝在侧座一坐。“来呀，给老义士爷沏茶。”家人们都不乐意侍候。

“马俊，我就知道你在你二叔这里住着，给你二叔添麻烦。你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去，咱们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可是你就没想到吗？要行刺就得猛鸡夺嗉，一战成功。你怎么打草惊蛇呀？你这一来不要紧，咱们爷儿俩行刺都费劲了。你这孩子一点经验阅历没有。”马俊低头辩解着说：“我打听到童海川不在公馆里，就他这几个徒弟算什么呀？没想到还真扎手。我险一些被擒住。我哪儿知道他们这么厉害。”马亮一撇嘴：“厉害什么？你要等着我呢？不就是童林那几个徒弟吗？哪个真有能耐？都是饭桶，马勺的苍蝇混饭吃。你不应该怕他们。这事儿，咱们爷俩得一块办，你给我巡风，我来下手才对啊。”马俊听完忙说：“叔叔您说得对！还是您智多会算，我听您的了。”马俊一捧马亮，马亮有点犯晕。一犯晕说出话来就没谱了：“他小儿童林算什么，他见着咱们也不敢跟咱们论辈儿啊。谁不知我

‘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跟他师父尚道明、何道源是朋友啊。哈哈哈，他童林是晚生下辈啊。”

夏九龄在旁边听着就有点儿生气，心说，你说我两句没关系，你侮辱我的恩师，什么我师爷跟你平起平坐。九龄气往上撞，哗楞一抖链子槊，从丹田一声喝喊：“呔！钦犯马俊、马亮，你二人背地里朗言大话，胡说八道，少侠客爷多臂童子夏九龄在此。”“啊！”屋里灯“扑”的一下就吹灭了，呼啦一下全出来了，嚓楞楞军刃作响。

夏九龄飘身下来，马俊一瞧：“好小子，公馆行刺围截我的就有他。一伸手将自己的纯钢峨嵋刺亮将出来，飞身一跃，捧刺就扎。九龄上右一滑步，左手链子槊哗楞一缠，右手链槊唰奔马俊的太阳穴就砸。马俊往下一矮身，九龄就势卧下腰去一个搬尖脚，正踢在马俊的下颏上。“哎哟！”险一些把这小子的下颏给踢掉了。其实，九龄的功夫很好，比马俊强多了。在公馆七个人拿不住马俊，是因为人多盖塌了房，大家只想自己立功，没考虑到配合捉贼。

现在马俊一输招儿，紫面豹子雷普把脸沉下来了：“哼！娃娃大胆，来到我的家中，竟敢伤我的宾朋。”九龄高声喝喊：“你窝藏要犯马俊、马亮该当何罪？哪里走，你敢拒捕吗？”涮起链子槊，哗楞——，奔雷普的脑瓜顶就砸了下来。雷普上右步一闪身，左手一叼他的两条链，右手掌在夏九龄的肩头一拍，“啪”的一下，一掌把夏九龄打了个跟头。飞身形过来，脚尖一点夏九龄的腰眼儿：“捆！”雷宝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把夏九龄给捆了，然后把链子槊往他身上一围：“爹爹，如何处置？”

“来呀，把他搭到跨院。”马亮过来了：“哈哈哈，兄弟，这夏九龄能往跨院搭吗？”“哥哥，怎么了？”“这是官人哪。官人和

咱们冰炭不同炉，不是咱们杀他，就是他杀咱们。逮住就得宰。”这雷普是个没有见解的人。要是杀了夏九龄，将来人家官人找了来，马俊、马亮拔腿都跑了，哪儿找他们去？你呢，躺着的地，站着的房子，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你是这村人，跑得了吗？所以雷普糊涂就糊涂在这个地方。雷普一听：“宰他倒是可以，不过，大哥不在呀，要在我们家里宰人，我哥哥同意吗？”马亮着急地说：“二弟，大哥要回来就坏了，还能让咱们把他杀了吗？咱们弟兄是英雄，在这个小小的官人面前还能栽了跟头不成？再说，等大爷回来了，把他给放回去，他带着官兵到风云庄来一抄咱们，那还不吃官司吗？这叫放虎归山，终久成祸啊。兄弟，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啊？”雷普点头：“嗯，倒也不错。”

雷家的家人，大部分受大爷雷烟的熏陶，跟雷二爷可就不是一个心。他们也琢磨，人家这孩子是个官人，是上咱们家来了。马亮他说宰，您就让宰呀？二爷您多糊涂啊！可是底下人谁敢提呢？这是二庄主爷。咱们说好了到没事儿，说不好，挨一顿骂不说，叫咱们卷铺盖，咱们就得走哇。家人只能是唯命是从，不敢多言。

这时，雷普又有些犹豫。马亮可催上了：“你听哥哥我的，没错。我什么时候给过你瞎马骑啊？”雷普一听，下决心了：“哥哥说得对。来人哪！”那几个家人走过来：“侍候二庄主爷。”“搭走！把他剁喽！”家人中胆大的可就说了：“二庄主，大爷不在家，您让我们杀人，我们不敢。”“什么不敢，让你们宰，你们就宰嘛。”马亮在一旁煽风：“兄弟，看看，你家这些下人，奴欺主哇。你让他们杀人，他们都不听，明天叫他们卷铺盖滚。”底下人心里这个骂呀，马亮这老兔崽子，到这儿兴风作浪来了。他非要把咱们家闹得家败人亡不成。这时，雷普把眼睛一瞪：

“宰！”“二爷，您散了我们，我们也不敢宰。得！刀给您，您要宰您宰。”“好吧！”雷普气哼哼的接过刀来，一脚把说话的家人踹了个大跟头。他来到九龄面前刚一举刀，箭道过来人啦，高声喝喊：“二弟，大胆！”

夏九龄视死如归，心说，我办案来叫贼人逮住了，宰了我，师父准会给我来报仇的。九龄低头不语，忽听有人大喊，九龄抬头一看，一个白胡子老头，年近古稀，双肩抱拢，中等身材。身穿米色长衫煞绒绳，河南绸裤子汗衫，挽着袖口。“福”字履鞋白袜子；赤红脸，白剪子股小辫，皱纹堆垒，精神百倍。正是大庄主“千里飞来”雷烟。

雷大爷在菩提寺，哥四个一块下棋。今天晚上怎么回来晚了？因为宝阔、宝月两位师父受人家的请帖，最近就要到山西去。这样，棋友们不知道两位师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多杀了几盘。下到半截上，邓九公心想：不成，我必须回家了。我离开家两天，邓玉那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回去看看吧。宝刀手邓九公站起来说：“雷贤弟，你接着我这半盘跟二位高僧杀杀吧，我得回趟家。”说完走了。雷大爷没下几着棋也琢磨，哥哥回家去是怕儿子惹事儿，可我们那一家子净是惹事的人，二弟和雷宝也好作事。想至此处，雷大爷就说：“二位高僧，我也不能奉陪了。”雷大爷也告辞回家了。

来到自己家门口，家人们在门洞的懒凳上坐着呢，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雷大爷刚要叫门，就听一位家人说道：“我说咱们家招谁惹谁了，咱们大爷怎么还不回来啊？哪儿有这么大年纪还是总往外头跑，要是大奶奶在，能成吗？家里都要出人命了，老爷子还不回来，杀官情同造反哪！”听到这儿，雷大爷赶紧叫门：“开开！”“哎哟，来啦！”雷大爷往里一走，底下人嘞啦啦都围过来了：“大爷，我们给您磕头，您快到里边瞧瞧去吧。”

"怎么啦?""'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跟他侄子'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到清苑县行刺钦差年大人，现在都跑咱们家里头来了。听说他们把官人拿住了，要杀官人。"大爷一听，真是气炸肝肺。

老英雄赶紧往里走，顺着前厅的箭道过去，正赶上雷普举刀。雷普一瞧:"哎哟!"马亮也吓晕了，赶紧过来行礼:"哥哥，您好啊!"又忙对马俊说:"马俊，你还不过来给大爷行礼。"雷大爷连理都不理，用手点指:"老二啊，你家里头有什么仗恃，竟敢杀官人哪？小小的风云庄雷家怎敢跟朝廷对抗啊？既然知道是官人为什么要杀？是谁给你出的这主意啊？这主意，是为你将来日益昌盛，还是要你全家刨坟锯树，灭门九族哇?"马亮听了忙解释:"哥哥，不是这么回事，我这儿正跟老二商量呢，我说咱们绿林人跟官人冰炭不同炉，咱们要捉住他就得宰他。我不敢给出主意，老二乐意宰就宰，不乐意宰就别宰。""来人哪！把这差官先押到东房去，捆在椅子上，回头再说。"家人把九龄带走了。雷烟看了看马俊说:"我听说马贤侄，你是条汉子。你在清苑县行刺钦差年大人。你有胆子刺杀钦差，我佩服！但我们哥俩没胆子把你们叔侄二人留在我家。请走吧。"

马亮忙说:"大哥，您多原谅！我们爷俩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今日打您这儿路过，到您府上来看看你们二老。哥哥，兄弟，我们明天就走，绝不耽搁打搅。"雷烟听罢也就适可而止了:"好吧！既然只住一宿，那么就请休息去吧。"雷烟又对雷宝说:"带你哥哥马俊睡去吧。"又转身对雷二爷说:"老二，你在客厅等我，我安排马贤弟也去就寝，回头咱哥俩有话说。"

这样，雷大爷同着马亮顺大墙往西来，从角门出去往后走，进了一个月亮门，来到一处花园式的客厅。大厅内灯火通明，格扇门开着。等进来到里间屋一瞧，雷大爷也乐了，这马亮直咧嘴。本来现在是盛夏，要说伙计们真向着马亮，怕他晚

上着了凉，在这床上给他铺了三层羊毛毡，还有狗皮褥子，羊皮褥子，最上头是棉布褥子，人往上一躺，就得把他埋起来，旁边还搁了五床大被子。雷大爷说：“兄弟，你瞧，这底下人多照顾你呀。马亮也说：“哥哥，要老这么照顾我，我真受不了。”马亮心说，损了嘿，干嘛弄这么老厚哇？这要把我捂死呀？“兄弟，你躺下吧。我给你盖上。这么大岁数，晚上着了凉也是麻烦事。”马亮说：“好啦。”马亮一件一件把衣服都脱了，放到木凳上。马亮躺下后，大爷一伸手把被子拿过来了，给盖得很严实，嘴还说呢：“还记得有一年，你在我这儿住着，着了凉很长时间不好。”马亮心说，那是什么月份，现在是什么月份。马亮催促着说：“大爷，您走吧，冻不着我。”雷大爷笑着说：“哈哈，我给你吹了灯，你呢，就好好地歇着吧。”“好了。”大爷说着话，把灯吹了往外走，隔扇门倒挂着。

屋里头一片漆黑，捂得马亮直出汗，真是遍体生津。马亮心说，姓雷的你待朋友就这个滋味啊？好嘞！有你好看的。他唯恐雷烟在外头没走。便假装打开呼噜了，他一边打呼噜，一边揭开被子把衣服穿好了。然后奔几个箱子来了。一伸手打开一个箱子的盖，往里这么一摸，只有两吊钱，他掖起来了。跟着把第二个箱子打开了，第三个，第四个。几个箱子里头都有压箱底的两吊钱。马亮把这些钱都装在身上，然后轻轻推门，来到院中。马亮心说，姓雷的，你待我就这样，我非叫你家败人亡了不可。我赶奔东跨院，把这多臂童子夏九龄给宰了！他是随行委员，钦差的官员。这样一来，我看你姓雷的有什么出手的？你非得刨坟锯树，灭门九族不可。一棵苗秃头马亮拔腰上房，蹿纵跳跃，施展矫捷的身手，来到东跨院的东房。九龄这会儿让人家拿绳子把他的胳膊腿绑到椅子上，动弹不了，现在屋里头一片漆黑。九龄一阵子难过，凭我夏九龄的能耐跟人

家庄主动手，一回合我就输了。看来我夏九龄还差得远呢？我死不要紧，我给师父丢人啊！我是奔西北这条道来的，若指望师兄弟救自己这是不可能啊，得了，听之任之吧！九龄一搭拉脑袋，慢慢睡着了。猛然间一阵凉风“唰”地把九龄给吹醒了。小英雄睁开眼睛一瞧：哟！“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从外头进来了，这个老家伙在梅花圈上和师弟吴成动过手，他跟“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爷俩是手狠心黑呀！刚才他就劝雷普宰我，幸亏雷烟来了，人家不让宰。看来这个小子要嫁祸于人。再瞧马亮三角眼滴溜这么一转，迈步往前来，一脸的杀气。“哼……哈哈……哎呀姓夏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姓马的要杀你！你别看他‘千里飞来’雷烟武艺高强，他救不了你，得了，你在老太爷的面前就认倒霉，闭眼吧！”他说着话一抬手，“嗖”把靴筒里头的匕首就亮将出来了，往前一赶步，唰！这匕首可就奔九龄的胸前来了。眼看就扎上九龄了，就在这个时候，马亮觉得有人把自己的脖子给掐住了，出不来气。“哟！”他没哟出来，跟鸟笼子似的让人家给提拎起来了。“当啷啷”一声响，马亮把这匕首扔了，这位在后头提拎着马亮出了门，往北这么一拐，来到东墙下边，啪！往地下一摔，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就是一个大前栽，险一些把他前脸给他挫平了。“这是哪位呀？”马亮回过头一看，哎，是他！吓得马亮六魂无主哇！原以为是“千里飞来”雷烟呢。一看这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土黄布的裤子汗褟，左大襟。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紫微微的脸膛，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小辫整扛着，大阳努着，眼睛鼓着，浑身气焰十足。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您是童爷爷！”他趴在地上鸡叨米一个样，磕头犹如捣蒜，摆尾无非乞怜呀。

那么，海川怎么来得这么巧哇？无巧不成书嘛？海川把家

务事安置安置，把事情禀明了父母，这一次王爷把我借给钦差大人年羹尧相办四川，八个徒弟我带走了七个，请父母放心，三年二载的我不定回得来。又托付了兄弟、弟妹："你们两个伺俸二老一定要尽心。"童缓两口子说："哥哥，您只管放心，家里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夫妻了。"把吴成叫过来跟吴成说："孩子，你的学业我可顾不了，我得出门。""师父您放心吧，原来的功夫我还练，跟师父学的那个我也绝不耽误。再说还有王爷。""对，你没事的时候陪着王爷去练功。"海川嘱咐好，安置停妥，又来到王府内，拜见了王爷。王爷也说："海川哪，我不能只顾咱们爷俩的私情，当然我不愿意你离开我，可是有一样，剑山的王爷造反，事关重大。要消除这个心腹之患，你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一切事情，本爵我会好好安排的。"海川感动得说："我就拜托王爷了。"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这些人准备了一桌酒席给海川饯行。海川次日成行。腰里围好秋风落叶扫宝剑，手里头提拎着子母鸳鸯钺的包袱，绒绳上搁着一块汤布手巾。英雄打北京城出来，可就顺着官站赶下来了。今天天快黑了，才赶到清苑县，跟一位老乡一打听，知道公馆设在了东门里。大人没走，海川就知道有事儿，海川进了城门，不远的路北边悬灯结彩热闹非凡，有兵丁在这把门。海川断定，这是大人的公馆。海川提拎着包袱往里走，人家本地的官军到这给拦住了："站住！""啊！"海川心说这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随便往里溜达，这是大人的公馆你知道不知道？"海川一想，大人的公馆？王府我也随便走哇。海川不能跟人家官人着急呀。就说："啊，我找个人。"这个官兵好闹着玩，姓王叫王三。王三一瞧海川这样，心说，噢，他可能找他媳妇。他媳妇在大人那当老妈子。"噢，你找你们家里的？上北京城公馆找去。大人现在是行宫，根本不带女眷，走吧，走吧。"海川这气："你这叫什么

话?”海川一生气刚要发作，刘俊从里头出来了。原来，上午大家分头出去，都没找到马俊，哥七个现在回来六个了，唯有师弟夏九龄还没回来。天已将明，大人催问了几次，大家伙也很着急。刘俊往外来是看看兄弟夏九龄回来没回来。哪想到师父来了，这一来刘俊可高兴了:“师父。”过来趴地上就磕头。官人这还横呢，一看随行委员伴着官老爷过来管这人叫师父，心说，坏了！这位可能是童侠客爷吧？要是那样可糟了。不过海川并不计较这些，伸手把刘俊搀起来问:“怎么大人没走哇?”“您往里来吧.”没人敢拦了。海川来到差官房，六弟兄都过来见过师爷，把这事情一提，昨天晚上“红毛秃头”马俊只身行刺，大闹清苑县，结果让贼人跑了，大人十分震怒。今天我们哥七个分七面，我师弟夏九龄奔的西北，我们都回来了，师弟没回来。海川这么一听:“嗨，你们这叫什么事呀？一个人怎么能去访案呢？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刘俊，你连执行公事的这个道理都不懂?”海川说完，把军刃包袱往桌上一搁:“如果大人问起我来，你就告诉说我回来了啊。我找你师弟去。”说完，扭头往外走，刘俊心说：师父，您一个人去，是公事还是私访呢？真为师父担心哪。刘俊一直把海川送到大门外。海川出西门，越过关厢，直奔西北方向，可就找下来了。

天已经大黑了。眼前头有片树林，海川老远地一看，打树林里头出来两个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有弟子夏九龄。两个人一比脚程，那个人还没有徒弟快，海川就在后头跟上了。其实二小来到风云庄，两人分开了，一个去盗马，九龄下院子，海川也跟着进院了。夏九龄藏起来瞧，海川也看见“红毛秃头”马俊、“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在这里。胡说八道海川并不生气，人家背地里骂我，那有什么生气的？谁让我听着呢？可是瞧徒弟有些受不了这气了，夏九龄亮家伙，抖丹田一声喊下

去，当场动手叫人家给拿了。心说：马亮出主意要宰，海川不着急，小子，动我徒弟一根汗毛，我让你们家立旗杆，伤我孩子一点儿油皮，我刨你们家祖坟！宰？我看着呢，你们谁动？果然这雷普让底下人宰，人家底下人不下手。雷普接过刀来要下手，海川正要过去，雷烟来了，责备了兄弟，把夏九龄押到了东院。海川暗暗地跟到东院看情况，他知道马亮被雷大爷撅了，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一会儿马亮来了，直奔东房推门进去亮匕首，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啪一举刀，海川过来一伸手鹰拿燕雀，砰，中指一使劲，掐住他的气嗓他就晕了。到现在往地下一掷道："看我是谁？""哎哟，童爷……童祖宗，您饶命吧，我这给您磕头了，小孙孙马亮给您磕头了。"海川这人心软，你要在海川面前发横他不怕，你说软话，海川就没辙了。马亮见海川软下来了，两手一撑地，他猛的往东墙上一长腰，"蹭"的一下就出去了。海川有心追他，又怕自己的徒弟再有意外，也就没去追他。

再说马亮越墙下来往正东，脚底下攒劲，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他怕海川追上来。马亮没走多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大片树林。他低着头往树林里跑。树林里站着一个人，大高个，黑脸膛，腆着大肚子，一身青。绢帕缠头，左右手拿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敞着怀，这肚子往前顶着劲。马亮低着头正撞在这个人的肚子上。马亮"噔唧"往后一仰，"叭叽"来了个大仰壳。他以为是童林，没敢抬头，"扑嗵"跪在这磕头："爷爷，您饶命吧，小孙子马亮给您磕头了。"这位乐了："哈哈……，师父您怎么管我叫爷爷？"马亮一抬头："小子，我怎么管你叫爷爷？"蹦起来抡圆了给这大个儿一嘴巴。大个皮糙肉厚，也不在乎。挨了一个大嘴巴到乐了。他把双铲往地上一插，跪倒了磕头："师父哎，您要生气您再打两下，您叫我一声

爷爷，您就给我一个嘴巴。哈哈……我给您磕头。”“起来！混蛋，你怎么在这呢？”这个人姓郭，叫郭福，有个外号叫黑脸阎罗。他是马亮的徒弟，专做黑道买卖，晚傍响出来半道劫财的。没想到今天在这蹲着碰见马亮了。他怕官人，他把马亮当官人了。郭福把双铲捡起来：“师父，您干嘛呢？这么急啊。”“别提了，到树林里头说吧。”他往后瞧，他怕童林追他。来到树林深处，马亮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全对郭福提了。最后又说：“姓雷的待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我想嫁祸于他，把这夏九龄宰了。我让他们老雷家刨坟锯树，灭门九族，没想嘿，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把我给逮住了。摔了我一下。我不叫爷爷？不叫爷爷我就跑不了啦。”“师父，您哪，真是混蛋。”“你混蛋！你怎么骂师父？”“不是我骂您哪，您放着有治死他的办法您不治，还管他叫爷爷，吓得撒腿就跑，这赖谁呀？”马亮一听：“什么？我有治死他的办法？小子，你可不知道，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多大本事？老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传奇的绝艺，结果都险些被童林给打死，养半年还没好呢。我惹得起他吗？”“师父，您身上带的那东西。”“什么呢？”“您看，您能忘了。紧背低头毒药钉，您为什么不拿这打他呀？这个您最拿手的，上打飞禽，下打走虎，您这功夫太高了，您打死他算什么呢？”“哟，孩子，我把这茬忘了。小童林不来便罢，若来必用这紧背低头毒药钉擒他。”刚说到这儿，树林的道上走着个老头，正听见这句，打这树林边就过来了：“马亮啊，不准你使‘紧背低头毒药钉’。十年前你跟我说得什么？”“啊？怎这么巧哇？”黑脸阎罗郭福也傻眼了。马亮也傻眼了，进来个白胡子老头，肋下佩着刀，一身蓝，白剪子股的小辫，一部银髯，形神潇洒，文绉绉亚赛教书的老先生一个样。这个人就是柳影邓玉的父亲，宝刀手邓龙邓九公，此人好能耐。

原来马亮在十年前跟雷普喝酒，喝着喝着，老贼马亮就喝多了。他对雷普说："兄弟呀，这一带要说功夫好，数你们弟兄了。"雷普一摆手："哥哥，我这能耐跟人家怎么比呀？要说咱们大爷还凑合。要比起这位来，"一竖大拇指："也不行啊！""谁呀？""唉，邓家庄的邓龙邓九公啊。使一口滚珠宝刀，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那可是了不起的老班大人物啊。"马亮一听就说："兄弟，你先给我热着酒，我去把他宰了。"他站起来就走，直奔邓家庄来了。来到邓家庄跟人家一打听，邓九公在西口路北住，他上前去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位老管家："找谁呀？"这个老头六十来岁，银白的胡须。"喂，这是邓龙的家吗？""啊，不错，是呀。""哈哈……你告他话，老太爷跟他借俩钱花。""噢，您怎么称呼呀？""姓马，名字叫马亮，有个外号叫一棵苗秃头义士！""您要借多少钱呢？""十万两。""您候着啊。"老管家转身形往里走，一直来到三道院客厅挑帘进来了。老侠邓九公正在屋里坐着呢，老管家把这事一说，邓九公就琢磨开了，这马亮会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打上人，见血封喉。这是四川路的大贼呀。一辈子做案多了，害死的人不计其数。此人心毒手狠啊！今天怎么拍门上我家来了？跟我借银子，哈哈！这是何人唆使的呢？想至此处，邓九公说："你出去，这么这么……告诉他。"老人家答应："好吧！"老管家出来了，到了门口满脸堆欢，连连的作揖："马老义士爷，我把您这名字跟我家员外爷一提呀，吓得我家员外爷抖衣而战，直哆嗦，说您甭说借十万两，借一百万两，只要有就借给您。他让我有请您呢。"马亮有些犹疑：我的名儿有这么大吗？不管怎样，我进去瞧瞧。进了大门，老总管"咣啷"一声响把大门关上了，这马亮有点儿照影子："你关大门干什么？""您想，您到我家来了，把我家员外爷吓得够呛，这要叫街坊、邻居知道，我们还怎么在这住哇？

所以把大门关上，就怕人家进来看见。没人的时候，我家爷给您磕头都行。”“嗯，这还差不离，走、走、走！”一进二门，咣啷一声响把二门关上了。“嘿，我说你关二门干什么？”不是磁实点儿吗？家人们进来也不大好哇！您说对吗？”“嗯……”对，对，对！”来到当院了，老管家对邓大爷说：“老爷子，我把马亮这老兔崽子叫进来了。”“哟！怎么到这儿变了？你？你敢骂我？”北屋里有人说话：“哈哈……马亮，今日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到老夫的家中。”“唰”一挑帘子，老人家捋着银髯，迈步出来了。按着刀把往马亮的眼前一站。马亮一瞧傻眼了：“啊！你是邓龙？”“没错。”“你不是吓坏了吗？”“谁说的？”“你家总管不是说，我这名……一报……你吓得……动不了劲了吗？借多少钱给多少钱，怎么你……你没有？”“噢，你这名儿一报，我当时给吓坏了，后来我一琢磨不就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这个臭贼吗？我干吗这么害怕呀？我一下又好了。”“嘿！不请大夫你就好啦？”“马亮，少废话！你到底见老夫干什么来了？”“真的，走到您这缺两钱花。”“缺多少钱花呀？”“什么……什么有个一万、二万的就成。”“一万、二万的够花吗？”“够，够了。我说要没富裕一千、两千也凑合。”“哈哈，一千、两千的？”“呵，一千、两千的拿不出来呢，三、五百两也凑合了。百八十两也成，实在没有了，咱也就算完了，我扭头就走，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哈哈，想走？不容易吧？要想走也成嘛，把两只脚留在这。”“别，你这什么意思？留脚我走得了吗？”“要不愿意留脚也成，把脑袋留到这里。”马亮一听生气了：“你打听打听，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老太爷也不是好惹的。”“好啦，既然如此，你我当场一战吧。”老人家一按滚珠宝刀，刀把“喳啷啷啷”金磕金的声音，龙吟虎啸，老侠的宝刀一离鞘，一道寒光，马亮的脖子后面冒凉风啊！马亮伸手把双镢

亮出来左右一分，上前一赶步，右手镢晃面门，左手镢唰就一点，邓九公拿刀一扇他，反腕子一扫膛，马亮脚尖一点地，往起一蹦。邓九公窝腰一脚，“砰！”把马亮就踹出一溜滚去，想起来，焉得能够？邓九公来到且近，用脚尖一点马亮的腰眼，“唰”这一下刀就来了，正挨着脖子。“哎哟！邓老爷爷，您饶了孙子我吧！我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我对不起您，老爷爷您饶命吧！”“马亮，无缘无故的到我家中搅闹，类似你这种臭贼，我不找你，你自己都得认便宜。你还上我这儿来？咱们是话应前言，你惦记留腿？你是惦记留脑袋？你要是想留腿，我就切脑袋，你要想要脑袋我就切腿，哪样好？”“您全给我留下，爷爷呀，我给您磕头了。我说我错了，我下回绝不敢来了。我哪知道您老人家这么好的能耐，您饶了我的命吧！”“你还借钱？”“我不借了，您白给我钱我都不敢要了。我有钱我应当孝敬您。”嗯，他说好话，老侠就下不去手了。“马亮你让我饶你，也不是不可以。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武林道上你也算老半大的人物了，你要不打算让我宰你，成！你的‘紧背低头毒药钉’从今以后不准使。你起个誓。”马亮心说起誓不是白玩吗？我起个誓。“起吧！”一抬腿，马亮起来了，往地下一跪：“过往神灵在上，信士弟子马亮今应老侠邓九公之约，我永远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今后不管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我要施展了‘紧背低头毒药钉’，我叫人把我活埋了。”“把门开开，让他滚吧！”马亮如同大赦一样：“我谢谢您啦，老爷子。”爬起来，趴地上磕头，抱头鼠窜，他跑了。

这件事情屈指一算，已经十年了。今天晚上，老侠邓九公从这里路过，回风云庄，正碰上郭福跟马亮说这件事情。准备施展“紧背低头毒药钉”。老头进来了，马亮一瞧邓九公：“哎哟，老爷子，您好。”“马亮，十年前你在我家里起过誓，不论

在何时何地，不准再使用‘紧背低头毒药钉’。今个背着老夫，你又要使用，你琢磨琢磨成吗?”“老爷子，十年沧海变桑田，时过境迁，这不是十年前啦，也不是您的府上，这是大树林里，依我说老爷子，马亮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不成了，这关过不去了。爷们，您高抬贵手吧!”“哈哈……那你得跟我说说怎么回事?”“您要问如此这么这么回事，现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跟我作对，他马上就追我来了，我徒弟郭福说了，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我过不去这关哪！爷们，您多原谅吧。”“那你可起过誓，你还记着你这誓言吗?”“老爷子，我早忘了。”老侠把脸一沉:“说!”“我要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我叫人把我活埋了。”“那好，现在你要使，我就得活埋你。”说着话一按刀把“喳啷啷”一声响，滚珠宝刀亮将出来。“您说活埋我，请问您，您拿刀宰我，这行吗？哈哈……您不能拿刀宰我，说的是活埋呀。”“那我活埋你!”“您不能拿刀刨坑吧。”老头一想，到哪儿找把铁锹去呀？这黑脸阎罗郭福在旁边搭茬了:“师父，哎……我这有哇。”马亮这气呀，怎么赶这时候你搭茬，抡圆了给郭福一大嘴巴:“小子，我抽你！你怎么到这时候搭茬呀?”“您瞧，这不是有铲吗?”郭福拿着短把追风荷叶铲。“这能刨坑也能埋您呀?”“小子，你怎么想得这么周到哇？我说这没有刨坑的家伙就完了，你怎么搭这茬呀?”这马亮要哭。老头邓九公也笑了:“哈哈……哎呀，郭福拿着铲倒不错呀，行了，刨了坑吧。”“好嘞。”马亮说:“哎，你怎么真刨坑呀?”“您当初不是说叫我将来抓把土把您埋了吗?”

原来这马亮教郭福能耐。一天，郭福请师父喝酒去，路上瞎嘀咕:“师父哎，您教我这黑道买卖，将来弄俩钱我好好地孝敬您。”“小子，我也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了今个，没了明个，只要我一闭眼的时候，你能抓把土把师父埋了，你就算孝敬。”

郭福记住这话了。马亮气得直哆嗦:“我是说，我死了以后埋我，我现在还欢蹦乱跳呢，你就惦记埋我，你怎么这么孝顺?”“活着埋，更来劲，哈哈……来吧。”嚓嚓嚓，黑脸阎罗郭福的短把追风铲很快，他又有力气，三下五除二刨了个坑，郭福叫他:“师父，您看这坑刨的合适吗?”马亮这气:“你准知道我要躺里呀?”老侠客邓九公这乐呀:“呵哈哈……，马亮哇，你徒弟太孝顺你了。”“好小子!”马亮把双镢亮出来左右一分:“姓邓的，我要把你赢了，我重新刨坑。”“行啊，可我要赢了你，咱们这坑可就合适了。”马亮往前一赶步，左手镢晃面门，右手一镢，“唰”地一下，奔邓九公的小腹就戳来了，老侠邓九公跨左步跟右步，一闪身，刀背往外一挂，转腰一脚，正踹在马亮的心口窝上。还真巧，马亮一咕噜，就掉到坑里去了。黑脸阎罗郭福立刻是铲土就埋。老侠邓九公宝刀还鞘，捋着银髯站这瞧着。正在这个时候树林的南头有人乐:“哈哈哈!”老侠客邓九公飞身形打树林里出来了，等到了树林南边，抬头往四外看，微风摇动树叶，不见人影。老侠邓九公纳闷：这人哪儿去了？自己可从树林外头又进来了。就这么一会工夫，到了坑前一瞧，马亮的双镢没有了，“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叫他徒弟郭福给救出来，爷儿俩逃跑了。邓九公从树林出来，琢磨上了，乐的这人是谁呢？这一乐不要紧，叫马亮溜了。不然的话我就在这看着，我也知道郭福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为救马亮也不容易呵!老侠邓九公离开树林直奔风云庄。回到家里头，家人还没睡呢。“老爷子您回来啦！咱们少爷白天骑着千里雪内一盏灯出去，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噢，哪去了呢?”“老爷子，我说这话您……唉，风云庄雷大爷的家人给送了信来，叫他们的少爷雷宝给劫去了。”“这叫什么事呀？好吧！我出去看看。”邓九公刚走到风云庄的街口，影绰绰看见街里头一个小孩拦着马出来，

是柳影邓玉。老侠说了一声:“邓玉。”哎哟，可把邓玉给吓坏了。

再说邓玉这小孩很聪明，他从马号进去，果然在牲口棚内发现了“千里雪内一盏灯”。雷宝不骑了，也把马拉到了家里槽头上，但是他家里有好多的马呀。好麸好料拌好，这些马都要吃，敢情那“千里雪内一盏灯”不让它们吃。谁吃咬谁，本家的这些马有些不乐意呀，大家合到一起踢它。没想到“千里雪内一盏灯”挺厉害，一抬屁股，一尥蹶子，噼呖叭啦把老雷家的这些马都给踢一边去了。这个时候邓玉来了，“千里雪内一盏灯”一看邓玉，那意思很委屈，邓玉过来给它胡撸胡撸脑门，然后把它那四个蹄一个一个抬起来，拿棉花一包，用麻绳系好了，不让马有响声，“千里雪内一盏灯”善通人意，它知道主人的心，慢慢的走。邓玉到马号把门打开，拉着马出来，一直奔家里走。老人猛地一喊，邓玉瞧见了:“爹爹。”“你这是干什么呢?”“您别提了，孩儿很喜欢您的马，趁着您今天不在家，我想骑骑，没想到，我正骑到风云庄的东北大树林儿，打树林里出来个大褂，罩着了我的马头，我摔下来了。是铁爪貉子雷宝。我过来一叫哥哥，给他一行礼，他硬说咱这马是他的，我说这马是我们的。我要跟他打，又打不过他，我这才想到晚上偷马。巧遇随行委员夏九龄，我们哥俩拜了把兄弟。“哼，为父不在家，你竟敢背着为父胡乱而行。回家吧。”“是。”邓玉把这棉花、绳都取下来，一骗腿上了光屁股马，自己回家了。老侠邓九公来到雷家门口，轻轻一叫门，底下人把门开了:“哎哟喝，邓老爷子来了。”“噢，你们家有什么事吗?”“老爷子您快去看看吧，谁不知道杀官情同造反，我们二爷竟敢作主杀官人。您说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很好的日子不能很好地过嘛!”老侠邓九公点了点头:“好吧，我到里头看看。”“您请

吧。”越过前层院，到北大厅挑帘栊进来，雷烟跟雷普这哥俩正说话呢。就听雷大爷说:“老二呀，你也是六十多奔七十的人啦，好和孬，是和非你也应当分清了吧？咱们不能得罪官人哪，马家父子在保定府清苑县行刺，人家官人跟踪至此捉拿要犯，你还要拒捕官差，要杀官人，这多危险哪！咱们可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我问问你，杀官情同造反你知道不知道？马亮叔侄安的什么心，难道你看不出来吗?”紫面豹子雷普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大爷这儿正数落老二呢，邓九公进来了。“哎哟喝，您来啦。”雷大爷过来行礼。雷普也行礼:“哥哥，您坐下吧。”邓九公摆手说:“先不忙。老二呀，我也劝劝你，你在风云庄一带跟着你哥哥，可以说是保障一方了，但是，类似‘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他绝不是好人。刚才我到树林边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随行委员办差官童林童侠客爷已经来到风云庄，咱甭说跟人家动手，跟人家一瞪眼，就是拒捕官差。一，咱们惹不起，二，咱们的家就完了。你跟你哥哥多年创这个家也不容易，再说回来，贤侄雷宝要看着哥哥我那马好，他可以要去，为什么邓玉骑着马走到半道上，他把马劫去呀！这是什么行为?”其实，这件事情雷普不知道，更甭说雷大爷了。雷普一听就火了，把眼一瞪说:“我说姓邓的，你怎么还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我儿子再不好，也不至于劫你的马呀？你们家的孩子淘气，到了现在嫁祸于人，说我们家孩子不好，你又跑到我哥哥这里挑拨我们弟兄不和。姓邓的，今后我的家你少来！”邓九公用手点指:“我儿子刚在你家把马匹盗走，鞍辔嚼环还在你家搁着呢，你怎么还不承认？子弟不良，你应当好好的教育，哥哥我从不护犊子。还有，二弟，咱们交朋友几十年啦，我什么时候挑拨你哥哥跟你不合了？你们两人的品德不一样。”“呸！姓邓的，你欺人太甚！来，看我的军刀！”说完，雷普来

到院中高声喝喊:“姓邓的，你出来!”大爷可喊:“二弟，你这是干什么呢？怎么跟哥哥这样无礼啊?”“哥哥，你别管，姓邓的，亮你的刀！二太爷今天斗斗你!”其实雷普是恼羞成怒哇!老侠来到当院往这一站:“老二，你还要动手?”心说我闭着眼都能赢你。“哗啦”一声响，雷普的三节棍盖顶就砸，老侠邓九公跨步一闪身，人家不亮招，也不还招，雷普头一棍就打空了。接着，雷普棍头往地上一打，一反腕子对准邓九公右面太阳穴反棍砸下来，老侠邓九公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棍又走空了。这棍头一点地,“啪”一抖腕子又回来对准邓九公左边太阳穴又打下来了。老侠往下一矮身:“你站住！雷普哇，我拿你当我亲兄弟对待，没想到你偌大的年纪如此不知好歹，愚兄让你三着不过是手足之情，再要动手，休怪老夫无礼!”“姓邓的休要口狂!”哗啷啷一抖三节棍。就在这时候，东角门边有人喊:“雷普，拒捕钦差，真乃大胆!”

第五十九回 夏九龄荒寺遭毒手 病太岁府衙显奇能

上回书说到风云庄捉拿马俊，宝刀手老侠邓九公在大厅内规劝老二紫面豹子雷普。没想到雷普恼羞成怒，手持三节棍蹦到院中，哇呀呀怪叫如雷，涮棍就打。正在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喝，嗓音宏亮，很有威慑力量，连“千里飞来”雷烟都吓了一跳。邓九公往后撤步闪身抬头观看，从东院走过来两个人。前边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后边跟着心爱的弟子随行委员多臂童子夏九龄。

海川看马亮跑了并没追，怕自己的弟子遭毒手。进了屋中，把九龄的绑绳解开。“师父！”九龄趴地下磕头。童林为什么不早早地救下九龄呢？海川要试试孩子的胆量如何。果然小小年纪真不怕死。海川很是高兴：“九龄啊，你怎么到这来啦？”夏九龄就把自己的事都说了。海川点了点头：“今后，你自己要多加小心。你在屋里来回来去走动走动，缓缓麻木，我得追贼去。”说完了海川转身形出来，飞身上墙头往东看，影绰绰马亮急急如丧家之犬，脚底下用力，如鹰脱勾，似箭离弦往东跑。海川脚底下攒劲，可就追了过来。追到树林的西边，隐在树后头往里看，这有一个人，就是黑脸阎罗郭福。他正给马亮出主意要施展“紧背低头毒药钉”。海川心说，你要不用暗器伤人则罢，但要施展阴毒暗器，那是你的末日已到，我非杀了你不可。没想到宝刀手邓九公进来质问于马亮。海川一看，这可是位高人，清苑县邓家堡宝刀手邓九公在武林已驰名很久了。海川由于站得很近，可就转到南面来，两人怎么说话，怎么动

手，怎么刨坑，最后怎么一脚把马亮踹到坑里，郭福又怎么埋，海川认为可笑，“哈哈……”这么一笑，才知道自己笑的不是地方，马亮有可能借机逃跑。邓九公往外来，海川跟他一转身，就跑到树林里头去了，藏在树后面。这一刻工夫，黑脸阎罗郭福把马亮拽上来，捡双镢逃跑了。

海川瞧着邓九公愣了一下，然后去了风云庄。越墙而过来到东跨院东房。九龄儿这会儿麻木已经缓过来了。“师父，您怎么来得这么巧哇？我跟师哥们定规是七个人分七面，我才追到这边来碰见柳影邓玉，我们俩人拜了把兄弟。”海川点了点头，把自己的事情一说。“咱们爷儿俩到前面看看去。”这样，师徒爷俩儿才往前来，没想到雷普恼羞成怒，举三节棍跟邓九公动手。邓九公确实是不错，让你三着。你要再动手，手足之情绝了，我可对你不客气。海川这才高声喝喊，踮步拧腰出来：“雷普你真乃大胆，拒捕官差，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在此。”海川一报名姓，这雷普有点儿害臊：“姓童的，你敢搅闹风云庄。”他蹦起来一甩三节棍“咯唧”照着海川的脑瓜顶来了一棍。海川也不客气，上左一滑步，立着自己的右手，一捉这三节棍，“砰”左手在三节棍上往前这么一推，“啪嚓”一掌就把这雷普给揍了一个跟头，然后飞身形过来，脚尖一点他的腰眼道：“雷普，想不到你哥哥、朋友们都是好人，唯有你不是好人，纵子行凶、拦路劫抢、隐藏钦犯、拒捕钦差，你有意作乱，除恶人即是善念，今天童某对你绝不留情。”一举三节棍“咯唧”一挑，这三节棍要是真的下来，雷普的命就没了。海川是成心吓唬吓唬他。“千里飞来”雷烟不敢奔人家童林跟前来，远远地“扑咚”跪下了：“哎呀，童侠客爷贵手高抬，草民雷烟给您磕头了，你饶我二弟一命吧。”邓九公也一恭拳：“童委员大人，手下留情。”海川听邓九公这么一喊，把三节棍扔了，气哼哼地说：“哼！不看在

你兄长、朋友的份上，童某决不容情。”这个时候，紫面豹子雷普也起来了，老实多了:“侠客爷，我给您磕头。”连邓九公过来都行礼。

恭请海川、夏九龄等人来到客厅内盛情款待。有家人把三节棍捡起来给雷二爷掸了掸土:“我说什么来着？您要把人家这位随行委员给杀喽，二爷今天这漏子就大了，您吃东西就不香了。”“别，别说了，谁知道这些事呀?”“还是的，您赶紧进去赔礼去吧。”雷普进来对海川和九龄说:“二位侠客爷，我错了。千错万错是我雷普一人之过，我给您行礼。”最后又安慰了夏九龄几句。这样，海川爷俩也就不再计较了。

海川爷俩把来意说清楚后，雷普站起来说:“那好，在下看看去。”等雷普来到后院一看,“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小子惊弓之鸟早跑了。只得吩咐厨房预备了夜宵，请爷俩吃点东西。

第二天天光亮，海川说:“得了，事情到此为止。我带着我弟子回去了。”邓九公连连地道谢。这个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大起来没边，说小了一句话全完，全在童海川师徒一句话上。比如说童林带着夏九龄回去说雷家是好人，贼人已经逃跑，我们没法捉拿，完了，如果童海川回去说风云庄雷家“拒捕钦差”。就这四个字呀，他这小日子就没了，恐怕命都得搭上。但人家哥仨对于海川师徒是千恩万谢。送到了村口，邓九公他们才回去。

这爷儿俩回公馆。擦脸漱口，梳洗已毕，让刘俊给回一声。刘俊来到上房:“禀大人，我师父带着我师弟回来了。”大人点头:“好，叫他们爷儿俩快进来。”海川跟九龄来到上房，见大人行完礼，参见了三宝，大人才问:“海川，你回来了，昨天你怎么不跟我见个面呀？本钦命很是着急，你上哪去了?”海川就把自己的事情由头至尾一说。“我要再去晚了一步，夏九龄的命

就没了，风云庄雷家是好人。而且我还结交了邓九公，这可是武林中的英雄啊。”年大人相信海川交的朋友，所以，对邓九公的印象特别好。现在大人听完之后，问海川这事怎么办？海川想了想就说：“马俊，马亮这些人是奉燕普之命，一路之上与咱们为敌的，我们爷儿几个多加小心就是了，也不能为这事儿再拖延时间了。大人，您去四川要紧。我看我们今天就启程。让杨师爷给备两份海捕公文，夏九龄一份，司马良一份；让这两个孩子在咱们大轿的前头按官站先走，一左一右，慢慢地明察暗访，然后，在太原府见面。”大人听完了，认为海川安置得很好，就传下话去，一切照此执行。等两个孩子走后，便传丁开甲，三座皇亭子放好了圣旨、金牌、上方剑，一百名亲兵前簇后拥。大人上轿，海川骑马相随。刘俊骑马在前头开路，行李车压阵，大家打清苑县起身，按官站直奔山西太原府。

夏九龄这一次又得了不少的经验。自己这一路之上单独行动，明查密访，格外小心。但由于贪功心切，恨不得一下拿住“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或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所以走得很急。

这天，夏九龄已经过井陉入娘子关，进到山西地界了。由于赶吃赶喝，天气炎热，他肚子疼起来，心说，我可能受寒了。再往前走，暮色苍茫，天际已晚。再看，前后都没有村庄，眼前头是一座大树林，在树林的北面全是沙土窝儿。在沙土道的西面方向有一座庙，前后三层大殿，孤孤伶伶。东北奔西南，西北奔西南，两条大道在庙前汇合，四股道斜纵交叉。九龄来到这里一看，此庙叫“灵佑三皇观”，也叫浮云观。按绿林道的规矩，孤庙不进。可九龄想，我肚子疼痛，无奈，就在这儿投宿吧！

来到角门，“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有人出来开门：“无量佛，您找谁呀？”九龄一瞧，是个十七八岁的小老道，长得眉

清目秀，齿白唇红，挽着发纂儿，扣着杨木道冠儿，竹簪别顶。身穿蓝道袍，煞绒绳，薄底的云鞋。这小老道挺精神的。九龄忙答道:“小道长，我肚子疼得厉害，打算在贵宝观投宿一夜，可以吗?”“您候一候啊。”小老道转身形往后走，时间不大从里边出来说:“我家观主说，您请进来吧。”九龄提拎着包袱，道童把角门关好后，领着他来到头层殿的东配殿，挑门帘进来，摸火种把灯点亮。靠东墙有架几案，后墙窗户支起来倒很凉快。八仙桌两边有椅子，靠北边是个格扇间，挂着茶青色的门帘。九龄一伸手就把这包袱放在几案上了，然后坐在这椅子上，捂着肚子说:“小道童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切点生姜，沏一碗红糖水？我赶赶寒气，我这肚子倒许好了，现在你让我吃什么，我也吃不下去。”“好吧，我给您准备去。”说着话，小老道先提了一壶凉水来:“您自己可以漱漱口，这有碗。”把这凉水放到案头上，小老道走了。时间不大给端出一碗姜糖水来，九龄一看，都是大片姜，又辣又难喝。没法子，还是“吸溜溜吸溜溜”喝了足有半碗，然后把碗往前一推，觉得自己的肚子里好点，不那么痛了。但是，怎么觉着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哪！往前一趴扑在桌上了。

原来这红糖水里有蒙汗药。这个庙叫浮云观，浮云观的观主叫浮云仙长马宗续。这个老道，在道门之中的辈分很高，能耐大小先不谈，但是他的品行不端，尽办些坏事。这会儿，他在鹤轩内，有两个人正陪着他说话呢。一个是他本门的师侄，也是个老道，姓陈名字叫陈道常，有个外号叫“采花羽士”。这位不是好出家人，品行败坏，胡作非为。再一个就是他本家的孙子，“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风云庄逃跑这儿来了，面见浮云仙长马宗续，他磕头说:“拜见爷爷，让我在您这儿躲几天吧。”马宗续口诵佛号:“无量佛，贤侄呀，你和你的叔叔马亮，你们

爷俩办这事都不怎么样。岂能打草惊蛇呀？行刺钦差要一下准。得啦！好在我这里与人无侮，与世无争，不招灾不惹祸。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当马俊来后的第二天，马宗续的这本家侄子，“采花羽士”陈道常也到了，也把自己的事情一说。“没别的，老人家，我在您这儿忍些日子吧。”马宗续答应了，又让马俊和陈道常认识了。从年岁上来说，马俊大些。陈道常听了马俊的事情就说：“马大哥，您放心，不就是行刺钦差这点儿事吗？再多大漏子，我给您遮风挡雨。在这住下吧。”这么着他们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老道说来了个人，如此这般，什么什么样儿，他肚子痛要在咱们这投宿。马俊一听就一哆嗦：“老人家，这一定是多臂童子夏九龄。哎呀，这怎办？”陈道常一摆手“无量佛！没关系，就说请他到前边配殿休息，问他吃什么喝什么？”一会儿小老道来了：“他肚子痛，打算喝点姜糖水。”“那太好了。”马宗续打开柜子拿出一包蒙汗药来：“把这个放里面。”这蒙汗药下到姜糖水里给泡好了，夏九龄喝下去，趴在桌上人事不省。

过了一会儿，打发小道童去看看，小道童来到前院东配殿，挑帘笼进来，见夏九龄纹丝不动，一伸手把包袱提拎起来，转身形出来一直奔后院，来到西跨鹤轩内，挑门帘进了北屋：“老人家，这个姓夏的小孩已经喝了多半碗姜糖水。这是他的包袱。”爷仨凑过来，把这包皮打开，里头有两身衣裳，一些碎银两，最重要的有捉拿马俊的海捕公文，上头有钦差大人的亲笔手喻。马宗续说：“无量佛！你看是不是？”跟着又给他包好了，陈道常问：“那您说，咱把他怎么办？”马宗续一想：“嗯，事到如今，既然他已到了咱这庙里，又喝蒙汗药，咱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否则，声张出去那就坏事了。我们只能把他活埋了，然后把这些东西销毁。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不知道夏九龄

到过咱的庙里。”

爷仨带着小老道打鹤轩出来，就奔前院东配殿了。等来到东配殿进门一瞧，大家都吃了一惊，夏九龄踪影不见。马俊急了：“哎呀，老人家，有人救他了。”“无量佛，赶快回去。”回到鹤轩，九龄的包袱也不见了，吓得马俊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时，院中有人喝喊：“浮云仙长马宗续，你竟敢窝藏行刺钦差的要犯，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多臂童子夏九龄在此。”马俊一听吓坏了：“哎呀，师爷！姓夏的来啦。”采花羽士陈道常一摆手：“没事，请放心，有我呢。老人家，咱们爷仨出去看看。”各自拉家伙往外走，直奔当院。猛然间有人喊：“陈道常，你往哪里跑？”爷仨抬头看，眼前站着两个人，上首站着多臂童子夏九龄，手拿着链子槊，身上背着包袱。在夏九龄旁边，也站着一个孩子。这小孩中等身材，细腰窄背，穿着一身宝蓝色的长衫，腰里系着绒绳，右手拿着一个大冰钏，三尺六寸长，纯钢打制。一尺六的三棱凹面大尖子，后头是圆棍。望脸上瞧，这孩子长得有点特别，一副大蚕豆的脑袋，梳着冲天杵的小辫，两道细眉似有似无，一对小眼睛滴滴乱转，透着精灵。

原来这小孩姓张，名叫张方，师父给起的外号叫“病太岁”。家住镇江瓜州张家庄。提起他父亲来，大有名气，就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他的师父是山西太原府尚家台人氏，人称“双钩无敌镇太原尚柄尚均衡。尚均衡有一个大闺女，跟张鼎一般大，张鼎出师就把大闺女给了他，徒弟就成了姑爷。尚均衡还有一个小儿子，比他那姐姐小了二十多岁。尚家老两口过世的时候，这个小儿子才几岁，全仗着张鼎夫妻抚养维持。小时候，张方常跟着父母到山西来，由于小舅舅跟张方差不了几岁，两人在一起经常打架。小舅舅姓尚名义，小名

二嘎子。姐姐教给他十八趟行钩，这都是尚家的绝门功夫，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银钩太保”。等长到十八岁，姐姐两口子又给兄弟娶了媳妇。

张方这孩子心眼多，也挺嘎的，他看小舅舅结了婚，觉得自己长得丑，怕找不到媳妇。说来也怪，风流侠银扇仙张鼎老两口都长得十分俊秀，怎么会生下这么一个丑孩子呢？张鼎心中十分不快。有时候，老两口子在屋里坐着，张方进来行礼：“老爷子，我给您行礼了。”他从来不叫爸爸。张鼎每次都说：“去，出去玩吧。”张方听了也很难过，有一次行完礼就说：“老爷子，我也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你跟我妈都长得俊，我长得难看，这能怨我吗？”老侠张鼎一生气，把儿子给轰出去了。老安人说：“虎毒不吃子，你说孩子长得难看，也不能总对孩子这样啊。不管怎么说，等我们老了也得让孩子抓把土把咱俩埋了呀。”张鼎说：“我觉得这孩子可能有病。我跟你商量商量，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观主、三清教掌教的道门门长欧阳修，精通歧黄，我跟老前辈有个不错，我想把孩子送往广东，让老人家给看看，号号脉，开个方子，给孩子治一治。”老伴一听，想了想说：“可我怕你走到半道上把儿子给害死。”“哎呀，这是什么话。你我夫妻只有这儿一点骨血，我怎么能害死自己的儿子呢？”多带了两身衣服，多拿了一些银两路费，爷俩就从家里头出来了。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一日来到广东龙门县的清源山，雇上船，渡过了寒风岛，来到祥慈观。“啪啪”一叫门，出来一个小老道：“无量佛，您找谁呀？”“镇江瓜州张家庄，我姓张叫鼎，来给欧阳老剑客爷磕头请安，您给回禀一声。”小老道转身形奔里走，时间不大出来了。老侠张鼎爷俩被带到二层殿东边的鹤轩挑帘栊进来。张家父子一瞧，迎面是八仙桌，上垂首的

椅子上坐着一位老仙长，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长四方脸，面似古月，红粉相间。两道残眉斜飞入天苍，寿毫长到了唇边。微抬慧目二眸子金光闪闪。颔下一部银髯扇满前胸。挽白发髻，杨木道冠，金簪别顶，背插拂尘。老仙长年岁很大了，但风采可爱，精神烁烁。

张老侠抢身抱拳行大礼："弟子张鼎拜见仙长爷。""无量佛！张檀越请起。你怎么这么闲在啊？"张老侠乐嘻嘻地说："晚生思念前辈，云天路隔，俗事见忙，总未如愿。这次前来给前辈请安了。""谢谢！快坐下。"张鼎带着儿子张方坐在了旁边。欧阳老仙长又问："张檀越，你们从哪里来啊？""老人家，晚生从家里来，也是为了我这个孩子。您瞧他净长骨头不长肉，脸色蜡黄，脑袋只长脑勺，象个大蚕豆，兴许这孩子有病。我们老俩口商量好了，带着孩子到您这来给老人家添点麻烦，您给看看。""噢，是这样。孩子，你过来。"张方赶紧过来磕头："老爷爷在上，张方给您行礼了。"老仙长伸手相搀："无量佛，孩子起来吧。"老剑客握着张方的手一看，他就想了，怎么张鼎长得如此俊秀，会生出这么一个丑儿子呢，这是张鼎的骨血吗？思索至此，脸上不觉一笑。这一笑不要紧，张方可说话了："老爷爷，你看我爸爸长得多好，可我这么难看，我可能不是爸爸的种。"张鼎一听可气坏了，老仙长心说，这孩子心眼多多，我想的也是这个，让他给说出来了。老仙长笑着对张方说："方儿不要胡说，我取个枕儿，给你号号脉。把脉枕拿来放好，老仙长一按寸关尺，闭着眼睛就号上了，过了好一阵工夫，两只手全号完了，把脉枕拿开。张鼎急忙问："请问这孩子有病吗？"老仙长笑着说："这个孩子不但没病，而且先天充足，此子是木形的格局，聪明绝顶。而且他是风骨，很适合练武。将来这个孩子可能比你强啊。""哎哟！"张老侠可高兴了："前辈您的话弟子我

完全相信，但愿雏凤清于老凤声呀！要是这样，我想把这个孩子放在您这儿几年，我给您留下足够的钱，您给我成全成全，您看可以吗？”老仙长想了想道：“无量佛，成全成全是可以的，但是我得正式收这孩子为弟子。”“老人家，那晚辈求之不得了。”“好！那就这么办吧。”张鼎掏出五十两金子放在几案上，欧阳爷一摆手道：“快拿起来，我收弟子不要钱。”

老侠张鼎在庙中住了几日，嘱咐儿子好好听欧阳爷的话，刻苦练功，然后就走了。

师徒俩送走张鼎回到观中，张方笑着对欧阳爷说：“我爸嫌我丑，不喜欢我，我妈倒是挺疼我的，师父，您也挺疼我的，跟我妈差不多。”老人家心说，这孩子真会说话。又听张方说：“来的时候，我妈还怕我爸在半道上把我掐死，叫我多留神。但这一道上他待我还不错。”爷俩在一块耳鬓厮磨地呆下来了。时间一长，老仙长更觉得这孩子聪颖过人，眉听目语。你这心里一想什么，要干什么，他马上就给你办到了。老仙长真是高兴啊！“来来来，我教给你一手武艺怎么样？”“老人家，您说吧，怎么练都行。”“好！站在我面前，两脚与肩同宽，肩跟胯一齐。”张方站好了。“两只手平着往前伸，手腕往下搭，胳膊肘往外扭，十个手指头往起立，吸臀挺胸叠肚下腰，有多大能为下多大功夫。”张方照老师说的这个架子就站开了。老仙长告诉他，这是三十六个架式的第一架。就这样，给孩子一个小架一个小架的教起来了，张方聪明，领会极快，掌握的也很扎实，再加上欧阳爷又没什么别的事，爷俩就把昼夜的时间合在一起，二五更的功夫就加上来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屈指算来就是四年。这四年来，张方的拳脚基本功扎得非常磁实，各种小巧之技也练得十分纯熟，可就是大榔子脑袋越长越大。一天，老仙长对张方说：“孩

子你想练点什么军刃呢?”“练军刃呀，我也想过。您说练枪吧，枪头过去了，也就没有用了。我想要有一种兵器，即能当枪使，又能当刀使，还能当棍使，怎么使怎么合适。”欧阳爷一想，这孩子就是与众不同哇。欧阳爷是武林的高手、道门的门长，掌管武林的一派呀，人家就给张方画出一张图来。张方一瞧，是一尺六寸的三棱大尖大冰钏。欧阳爷就说了:“这件兵器三面是刃，而且，每一面旁边这洼棱特别的深，三面都能当刀使，尖能当枪使，后头这二尺能当棍使。你瞧这个家伙好不好?”“好啊！您真高！这叫什么呀?”“这个？这叫三棱洼面吕祖锥。”老仙长就教这孩子上、中、下三盘三面三棱吕祖锥。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又四年，拳、脚、军刃的功夫与日俱增，一天一个样。然后老人家又教给了这孩子暗器——枣核镖。两头件，打六支枣核镖，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打香火头儿，白天能打银针落地。老剑客尽心的教导，张方是用功良苦，在这一呆前后就十二年呀。功夫学得不错了，个头可没长什么。没事欧阳爷就给这孩子梳上两个小辫来。“孩子，我给你起个外号，你叫病太岁。”“嗯，这外号我喜欢，人家一听就知我有病，拿我不留神，我好拿这大冰钏把他捅了。”“别，没那仇恨，你少杀人为是。”“您说得太对了，我一定按照师父您这谱走。”“方儿，你想家吗?”“您提这干什么？我八岁来到这，咱爷俩在一块十二年了，我先是想我妈，唉！您就当我妈了，我还想什么呢?”“可是你也应该回家瞧瞧去呀。”“我不瞧，我爸爸那样的人死了，我都不想。不过我还是想我妈。”“嗯，好吧，给你三棱洼面吕祖锥一条，六支枣核镖，再给你二十两银子作路费，你回趟家吧。如果不愿意在家呆着，你再回来。”“师父，您这么大年纪了，有今没明，如果我今一走了，您明死了，我想抓把土埋了您都不容易。”“无量佛，好东西，你盼

着为师死!”“这不是盼着，这也是事实呀，我倒愿意多伺候您几年。”“好孩子，有这份心就可以，不过你这个能耐，在江湖要想拔人头地，还不容易。我多送你一点儿东西。”张方一瞧，是一个竹筒，使得年陈日久了。紫红紫红的直冒亮，竹筒有八寸长，前后两道金箍。前头正中有个透眼，手攥在当中有个铜疙瘩，可能也是金的，后头是螺丝口。“孩子你瞧瞧这个东西。”“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三清教镇观之宝，它叫迈门弩。只有掌门的门长一代一代相传。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这里边的簧十分硬，一按这筒手的疙瘩，叭啦打出去，来人准逃不掉。我道门之中的人，谁都认识它。孩子，你拿着这个东西，你可以多添十分本领，遇见能耐再大的，你拿这迈门弩可以自己防身啊!”张方一听忙跪下说:“师父，这是您心爱之物，孩儿不能夺您的所好哇。”“孩子，拿去吧!就是到了外面，不准枉伤一人。在佛前明誓。”爷儿俩都明了誓，然后把三清镇观之宝——迈门弩给了张方。张方拿好以后，老仙长又给他带了两身衣裳。提着小包袱，银两放在内，爷儿俩来到祥慈观外:“孩儿，认认山道你回家吧。”“师父，孩儿今日分手，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与恩师相见。”“孩子，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师父呀，我走了以后，您自己多留点儿神，什么东西爱吃，别吃多了，该睡的时候睡觉，晚上您盖严实点儿，省得受了风，您要病了，谁请大夫给您瞧哇。”趴地上给师父磕了个头，爷俩洒泪分别了。

张方离了寒风岛，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从广东赶奔镇江，这可是非止一日。就是这样，来至镇江瓜州张家庄。离家十二年了，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到自己家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个底下人。二十来岁，把门开开了:“嘿，干什么的?往下站，找谁呀?”这个家人到这

儿才二、三年，不认识张方，一瞧张方丑模丑样，脏儿叭叽挺寒碜的，就往外轰他。张方一见，可火了："小子，你是干什么的？轰你家少爷做甚？把我轰走了，你好承受我们家的财产呀?""嘿！你这小孩怎么这样说话？……"正在这时，老总管张宏，六十多岁，溜溜达达出来了。"哎哟！少爷，回来了。老三哪，你不认得，这就是咱们家的大少爷，去广东学艺十二年啦。""哎哟，大少爷，我不知道，我来得年浅。""不知者不怪罪。老哥哥，您好哇?""噢，好好好，兄弟，你这一去十二年，大贲头还这么大，大洼拉还这么深。"张方嘿嘿一笑。老管家对开门的小伙子说："老三哪，咱家少爷本事好着呢，他小时候，打遍街骂遍巷，就这么一般大的，谁都打不过他。我想着我在张府上多少年了，我把少爷的坏劲都跟老侠客说了。老侠客爷责备了少爷，我呀也没往心里去。到晚上我睡好一觉，我要解解小手，我就把这夜壶拿起来。我这么一尿，我觉着我没尿到外头哇，怎么我这褥子都湿了，我把灯点亮了一瞧哇，我这夜壶的底上钻了个小窟隆。这是咱们少爷办的。"话刚说到这儿，让张方给拦住了："得了嘿，老头子，小时候事提他干什么呀？现在大了，都快娶媳妇了。""哈哈，倒是想的不错，可惜谁给呀?"其实老总管张宏也错了，人家张方将来娶个俊媳妇，而且很有能耐。

"老哥哥，我回来了，老爷子、老太太呢?""老太太在后面呢，老爷子在前厅呢。""我瞧瞧去。"老总管一摇头："你呀，我说你上后头瞧瞧老太太，老爷子正在气头上，你别去。""哟，干什么呢?"老总管张宏才把事情提了。

原来，老侠张鼎自从三月三亮镖会，事情完了才回家。他有两个徒弟，大弟子姓张，叫张开，二弟子姓李叫李豹。大弟子人称"神拳"。二弟子人称"铁腿"。他们俩人的功夫也很不

错。出师那天，张鼎对两个徒弟说:“为师我在咱们镇江瓜州一带大小有个名气。你们两个出师以后，给人家保镖护院去，或戳起大杆子来教场子。挣钱吃饭，师父我都能支持，到时候出漏子我为你们遮风挡雨。但是不能到六扇门里去当官差，咱们的能耐不是当官差的能耐。如果往那里头一巴结，可要出漏子。师父我当年要想往这六扇门里钻，是很容易的。有六张请柬来请我，我都不干。”这样，张开、李豹就答应了。哪知道镇江府知府知道张开、李豹有能耐。本地方有一些个不法分子不好办，请张开和李豹，但被人家俩人给拒绝了。这一来，知府三天两头的派人到张开、李豹家里来。张开、李豹说:“师父不让。”老侠张鼎这二年净在外头忙了。张开、李豹被官府催得没有办法，就把事情跟师娘提了。师娘想了想说:“老师不在家，你们也盛情难却，实在愿意干，那就干去吧。”有师娘这句话，他们俩人在镇江府当了八班总役。没想到最近，在镇江地段连出了十八家命案，杀害的都是少妇、长女、大姑娘、小媳妇，给人家家里头制造了不幸。镇江府知府李连甲李大人两榜进士出身，爱民如子。本地面出了这么多条命案，我这四品知府的乌纱帽保不住了。他立刻传堂谕，让瓜州知州府衙立即带领仵作书办，招房差役，到各地尸场去验尸，填好尸格才准许事主掩埋。并且答应人家，一定为死者伸冤、报仇。李连甲又升大堂，把张开、李豹叫来说道:“张开、李豹，你们都是本地人，常言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犬护三邻。现在，乡亲父老遭这么大的痛苦，本府我丢官不丢官不要紧，你们俩也得设法拿贼呀，尽管是无头案，也得捉贼归案给死难者昭雪伸冤。给你们俩十天限，本府所有的有用官人都可以听你们两人的吩咐、调遣，必须设法把贼人拿住，下去。”立即把公文给他们开好了，打好了府台大人的关防大印。张开、李豹遵命下去了，挑选了

精明强干，眼明手快的官人，就在镇江府所管辖的地界，城乡里外，娱乐场所、旅店客商，全要明查密访。这一晃，转眼之间十天过去了，黄鹤无音！到了正日子，李连甲升了大堂，快、壮、皂三班人役站立在两厢。“带张开、李豹。”神拳张开、铁腿李豹来到了堂口，跪倒在地：“下役张开、李豹给大人磕头。”“张开、李豹给你们俩人十天限期，可否拿获贼人？”“禀大人，下役无能，没处寻找贼人。我们把所有镇江府的地面都篦了一遍，没有发现贼人。请大人开恩，额外再给宽限几天。”李大人点头：“好吧，再给你二人五天限，下去。”张开、李豹下去以后，这五天很快就过去了。他俩傻眼了，哪找去，即便这贼人走到你面前，人家脑门上也没写字呀。大人升大堂，面沉似水，把张开、李豹叫上来一问，俩人还是那句话：“下役无能，请大人再宽限。”“啪”一拍惊堂木，李大人可就火了：“张开、李豹，当初你们俩人不错，是当地有名望的武术家，本府也曾下过请帖，请你二人，几次三番，你二人也确实是不愿意入我这官府，可现在你们到底是应了本府，你们两人是本府的大班头，捕盗拿贼的左膀右臂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十八条命案，人家尸主家里都在盼望着我们官府，我们束手无策，不能拿贼，怎么给事主家里报仇雪恨？来呀，把他们俩押下去重打二十大板。”“呼啦”一下子，堂口官人跪下一大片：“请大人宽限，请大人宽限，你要把二位班头打坏了，这贼人就更无法捉拿了。”法不责众，李连甲李大人点了点头说：“再给你们俩人五天限，如果这五天以内贼人还不能到案，死难者不能昭雪，我把你二人满门眷属全押入大牢，以做人质，何时拿住贼人，再释放你们。”张开、李豹一听吓坏了，急忙跪下说道：“大人，就是贼人站在我们哥儿俩面前，我们也不能伸手拿贼，这是无头案哪，请大人赏下您的名片，我们二人准备办件礼物，到张家

庄我恩师府上去一趟。听说我师父刚从北京回来，如果我恩师点头了，他身为成名的侠客，经验多，阅历大，胜过我弟兄。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大人听了听，也只好如此。

哥儿俩拿着名片礼物到了镇江瓜州张家庄。到了门口，他们俩心里也发怵呀，“啪啪”一叫门，底下人把门给开开了：“呦，二位大少爷。”“我师父回来了吗?”“老人家刚从北京回来几天，这会儿正在家里呢。”“我们俩想见见他。”“您二位先候着。”说完底下人转身形奔里走，时间不大，管家张宏出来了：“唉哟，二位少大爷。老爷子回来好几天了，你们哥儿俩都不来，八成是有事了吧?”“老哥哥，您猜对了。其实这事不说您也知道，大概我师父不知道。老哥哥，您给我们回禀一声。”“嘿嘿！老爷子听说你们来了，挺高兴。”老总管给提着礼物，哥儿俩整理一下衣服，然后来到了客厅。挑帘栊进来，一看老头满脸红光坐在这儿，哥儿俩赶紧行礼：“师父，有二年没见您了，您一向可好？我们哥儿俩给您磕头了。”“啊，起来起来，怎么还买礼物呀?”总管给说好话：“啊，这哥儿俩孝顺您，您瞧，给您买这么一份重礼。”“师父，弟子应当孝顺您。”“唉，客气了。你们二人先坐下，老总管，叫人给他们沏茶去。”

时间不大，茶端上来了，老总管告退。老侠这才细问：“这二年不见了，你们哥俩怎么样了?”张开先说道：“师父，您这二年总不在家，现任的知府姓李，叫李连甲，也是爱民如子。知道我们俩是您的弟子，为了维护这一地带百姓的安全，让我们两个人出任知府的班头。我们开始不见，李大人不但派有头脸的人登门相请，而且，亲自坐轿到我们家中，请求我们哥俩帮助维护本地的地面。”老侠张鼎显得不太高兴了：“你们既然已经干了这个，这与我张子美有什么关系呀？得啦，既然干，就给人家干好。”“不过最近咱们地面可出点事情。”“出什么事情了?”

"师父，一连出了十八条人命呀，全都杀的是少妇长女呀，您看，还是无头案。"老侠张鼎这么一听，把脸就沉下来了："当初我就跟你们说过，什么都可以吃饭，什么都可以养家，唯独不准进六扇门，现在既然你们已经进去了，又遇上本地面这件恶事儿，真让老夫骑虎难下呀。"张开、李豹一听，老侠生气了，就赶紧站起来说："师父，您瞧这礼物不是我们买的，是知府李大人给您买的。""不，这我可不敢收。""师父，您不收也得收，您看，这名片都来了。您要是不收，明天李知府准会亲自来。这次他就要来，让我们哥俩给拦了，我们说，我师父不好这个，您要是亲自去了，反倒是不好说话。"张子美把名片接过来看了看，放在桌子上说："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哥俩是办不到了，十八条无头人命案，知府的乌纱帽都难保了。要说李知府两袖清风，确实是一位好官，您可以跟本地面的老百姓打听打听。您刚回来，本地面出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冲他这清官来的，成心要把他这乌纱帽摘下来。我们哥俩是无能为力啊。人家大人是专门叫我们哥俩来请您。我们本不敢来，因为我们没孝顺您，尽给您添麻烦。"老侠捋着胡子左右思索，也真着急呀！他看了一眼张开和李豹，说道："人家李知府脸面很重。你说这事儿，咱们不管吧，显得咱爷儿们不通情理；管吧，咱就得把这事办好。我都是扔下六十奔七十的人了，如果办不到，我身为侠客，这跟头栽得起吗？"老人家这话匣子可就打开了，责备张开、李豹不应该进这六扇门，到现在，叫我也跟着你们栽跟头，整天坐卧不宁，你们这叫孝顺吗？就在这个时候，张方进来了。

因为老爷子在气头上，老管家想劝张方先别去惊搅。张方不干："我进去看看老爷子，到底怎么了。"张方仆仆风尘，提着小包袱，拿着三棱洼面吕祖锥，他转身形往里走，老总管跟

着，怕到里头老爷子打他骂他。来到客厅，一挑门帘进来了："呦！老爷子，您好！咱爷儿俩有十来年不见面了，我这儿给您磕头了。"父子天性，张方的心里还真是怪难受的，把包袱一扔，跪在前面给老侠磕头。老侠这么一瞧，嘿，十来年了，我儿子还是一出如故啊！前出廊后出厦，中间一个大洼棱，贲子贲，凿子凿，这蚕豆脑袋可更成形了，浑身埋汰，没有一点俐索劲。本来张老侠也想儿子，一看这样，可又生气了。他总认为，人家刘俊、马良、夏九龄、洪玉耳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个个招人喜，也指望张方能改一些毛病。现在张方这副脏样惹得老侠不高兴了："你，你真气死我了，到后头找你娘去吧。"张方就知道老爷子有这手，正要出去，低头一瞧，张开、李豹在那儿跪着呢。就问："二位师兄，这是怎么了？"这两人脸一红："师弟回来啦！您瞧，我们哥俩求师父点事儿。"张方就说："唉，我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刚才总管哥哥跟我说了。你们说这贼人作案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一个受本地老百姓欢迎的清官？根本不是！人家斗的是镇江地方上的人物，你们这里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风流侠吗，人家贼人要在你鼻子底下作十八条人命案让你瞧瞧，难道老爷子不管？不过，他确实管不了啦，英雄出于年少，他老了。你们哥俩起来，这事儿由我来办。"好嘛！没把张鼎给气死："奴才，你知道天高地厚吗？这个事情只要咱爷们一应下来，哎呀，兵连祸接，这漏子可就大啦！再说这绿林人，咱们也得罪不起呀。""老爷子，您这话还象一个老侠客说的吗？贼人在您的眼皮底下做出这样的事来，您都无动于衷！您还算什么侠客呀？二位师哥你们起来，请我爸爸他不是不出来吗，有我呢。"张开李豹心说，有你呢？你管什么呀，有你可就没我们了。"师弟，你？……"张方一看，两位师兄不相信自己，就说："你们甭瞧不起我，我在广东学艺十二年，现

在我就是少剑客爷，我的老师广东龙门县法源山寒风岛祥慈观观主，复姓欧阳，单字名修，三清教的总首领。十二年教我张方出了名，师父给起的外号叫“病太岁”。临别，师父赐了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我正想着回来没有施展能耐的地方呢，别跟我家老爷子在这瞎耽误工夫，他不爱理你们，你们也甭理他，他是老魔症。我到后面去看看老太太，然后咱们一块儿走。”说完，张方拿起包袱从门里出来往后走了。老侠张鼎的鼻子都气歪了。“孽障，孽障啊！你懂得什么？”张开李豹心说，我师父这人，还就得我师弟这样的人治他。人家做了十八条人命案是冲着李连甲来的？不对就是冲着你张鼎，你不敢出来，还算什么侠客呀？”

张方转身形往外走，他爸爸嚷、他爸爸骂，他全当听不见，自个儿往后来了。可巧，房中就老太太一个人，独自坐在里间屋的炕沿上正发愁呢，眼泪扑簌簌的暗念叨着：“方儿呀，你说你一走十好几年，你爸爸说你在广东学艺呢，这个，我也信，可你十二年没回来了，我想你呀。有道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唯恐迟迟归。莫非是你爸爸这老头子丧尽良心，他在半途把你掐死了，要是那样，孩子，你给我托个梦，我跟他拼命呀，你怎么就一点音讯也没有呢？”一挑帘，张方进来了。“妈！”张方这么一喊，老太太一高兴，往前一栽，差点没打炕沿上栽下来。幸亏老太太有功夫，一提腰，坐起来了，急切切地问：“你是方儿吗？”“妈，没错！您摸我这梆子头。”老太太喜泪满面地说：“儿啊，你知道我多想你啊！”张方也说：“妈，我也想您哪。您知道这些年我在广东学艺，我学成了。这不，师父给的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手。师父还给我二十两银子，让回家来看看您。妈，您看这大冰钏好玩不好玩？”老太太嗔怪地说：“我

没事坐在炕上玩这大冰钏，这象话吗?”“您看我还有二十两银子一分没花，一路上我白吃白喝白打架就蹭回来了。妈，这二十两银子全给您。您买点官粉擦擦，买点花戴戴，让我爸爸瞧着您喜欢，这就得了。”老安人这个气：这孩子，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擦粉、买花戴？你爸爸喜欢不喜欢又怎么着?”“妈，您别跟我叫真了，我也是想让您老高兴一下。现在您把我的衣服给收拾好，我两位师哥还在外头等我呢。”老安人急问：“刚回来又去哪儿呀?”张方说：“妈，咱这儿出了十八条人命案，我爸爸不敢管，孩儿我有一身能耐，咱们得管。我到外面先跟两位师哥见个面安排一下怎么行动，回头咱娘俩再聊。妈，您给我包饺子啊，我就馋您包的饺子呢。”说完，把三棱凹面吕祖锥往绒绳上一别，转身往外走。老太太说：“孩子，你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你，你也不跟我多说会儿话?”“晚傍晌回来，咱娘儿俩一炕上睡，有什么话，我都告诉您。现在我得找师哥去。”“噔噔噔”顺着箭道往外走。老侠张鼎正堵上他：“冤家！”“老爷子，这件事情贼人分明是冲着您来的，您又没这能耐，难道咱爷儿俩就这么栽跟头吗?”“冤家，你懂得什么？你给我站住，我好好跟你说说，你不能去，不能去呀！”张方这会儿可不想听老头絮叨，吱溜一下，从老头的裆底下钻过去了。“回见吧，您哪！”“冤家！”老头气得直跺脚。

老头往后来，一挑门帘子进屋。老太太这儿正拾掇东西呢。“你养活的这孩子，十二年不回家，他真气我。”“我养的这孩子，比你有出息！我跟你结婚，掐指一算，好几十年了，你净从家里往外拿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一个老钱？这可好，你一不在官，二不在商；又不挣米，又不挣饷。家里吃饭，外面打架，你算干什么的？我养这孩子有出息，他师父给他二十两银子，他路上一分没花，全都带回来了，还让我买点粉擦，

买花戴呢!”老头子这气呀:“哎嘿!没法跟你们娘儿俩说话。”气得老侠直哆嗦。

张方来到门房，老总管赶紧一挑帘子让张方进来。张开、李豹正在这儿坐着呢。“师弟，你来了。”“我来了，我把东西给老太太了，老头子还要拦我。这恶贼人分明是冲着我们爷儿俩来的，他都不敢惹。窝囊叼着一块肺。我不知道当初哪位瞎了眼，给他起了个‘风流侠’的外号，他算哪路的侠客?”老总管一听不乐意了:“我说少爷，你不能背着老爷子说他不好哇!老侠客当年叱咤风云，还没有你呢!”张方听完也不高兴了?“我知道你吃他一辈子了，你当然向着他说话。”张方转身对张开、李豹说:“好，咱们走吧!到了知府衙门跟李大人说，这个案子由我来办。”张开、李豹不知道张方的能耐，心中不踏实。但是人家大人拿礼物、名片来了，如果我们请不出师父来，人家大人还要亲自来请，这让我师父多为难啊。得啦，咱们就死马当成活马治，拿这少剑客爷搪塞一下吧，省得我们老少家眷，满门亲族被知府给押起来。张开哥俩这么一想，可就问起张方来了:“师弟，刚才在北大厅你可当着师父说你学成了，当真学能为回来了?”张方一听不高兴了:“什么话呀，我告诉你们，本人蹿高纵远，小巧之技，无不精能。因为我师父是高人，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道门门长，三清教的欧阳老剑客爷，当然了不起了。”“这就得了。我是老剑客爷之徒，能为还能错得了?现在老爷子不去，你们俩就带我去见李大人，要不，你们也别想交差。”张开点头道:“也只可如此了。兄弟，咱们走吧。”张方看出人家俩人瞧不起他，心中愤愤地说，到时候我要不叫你们出大汗，我就不叫“病太岁”。

三个人溜溜达达一直来到镇江府东门里路北的知府衙门口。值班的和班头全在门前坐着，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

老侠客一来，立刻全体出迎，鸣放三声大炮，闪开仪门、中门，知府亲自迎接。现在大家伙儿一看，张开、李豹领来一个这样寒碜的孩子来了，都挺纳闷的，这是干嘛呀？你们二位不是去请风流侠张鼎去了吗，怎么带来这么一个前出廊后出厦、中间一个大洼棱，梳着冲天杵小辫，浑身埋汰的丑小子呢？众人都在疑惑又不便明问，只说："二位班头回来啦？"张开、李豹说话了："众位都过来见见我们的师弟，他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我们师父的亲儿子、广东龙门县三清教掌门欧阳老剑客爷的高足，'病太岁'张方。"这些人一看张方想乐又不敢乐，都捂嘴偷着笑。张方心说，他们干嘛见我捂嘴呀？呆了一会儿，大家才都过来："参见少剑客爷，参见少剑客爷。""众位都请起来。"行完礼，大伙儿陪着张方来到班房。张开对李豹说："兄弟，你在这儿陪着师弟说话，我到里边去禀明知府大人。"其实是让李豹看着张方，怕这孩子嘴太损，闹起事来。张开说完往外走，一直来到书房。

书房在东院的一个四合院，五间正北房前后窗户支起来，十分凉爽。张开忙行礼："下役张开见过大人。""噢，张开，你带着礼物和名片到张家庄去，把张老侠客爷请来了吗？""禀知府大人，我师父刚从北京回来，身体有些不爽，他不能出来。"李知府一听就不乐意了，心说，本地区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就是一个老百姓也有责关心，甭说你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侠客了，我手下人拿着名片去见你，如同我亲自去一样，你怎么一点不理解呢？你应当出来呀。李大人刚要说话，张开把他拦住了："我师父老了，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师弟——我师父的亲儿子把这事全给接下来了。他今个二十岁，在广东龙门县三清教掌门欧阳老剑客爷那儿学艺十二年，师父给起的外号叫'病太岁'。使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还有三支绝门的迈门弩，

六颗枣核镖。我师弟办这事儿准能马到成功。大人，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年轻人富有朝气，他敢想敢干。”知府李连甲听完点了点头：“张开，此言有理。”刚说到这儿，门帘一挑，从外头进来一个人。张开一看，这人四十来岁，两肋无肉、瘦小枯干，细眉毛圆眼睛，鹰勾鼻子薄片嘴，透着能说会道。他穿纱袍系凉带，五分底的“福”字履鞋。腰里挂着烟袋荷包、眼镜荷包、槟榔荷包，花白剪子股小辫没留胡子。这是本府的师爷，姓曹，名叫曹志高，浙江绍兴府人。曹师爷很聪明，好手笔。但这个人心术不正、仗着和李知府的关系不错，背地里做了不少坏事，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的事情他全干过，但数目每次又不太大，总是三百五百的，大家伙对他很不满意，因为他手很粘，给他起了个外号“槽子糕”。

曹师爷进来就说：“唔呀，知府大人，曹志高有礼了。”“曹师爷来啦，张开有礼了。”“我说张班头，你和知府大人在谈什么?”张开就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时曹师爷问李知府：“大人，您听张开说得怎么样呢?”李大人不解地说：“我听张班头说得还可以。”曹师爷连连摇头：“唔呀，大人，你是太忠厚了，你不要叫人家捉弄了。看来，你的名片不顶用，这位瓜州的张老先生不买你的账啊！可他是本地百姓，既受皇家雨露之恩，就当涌泉相报。再说，他身为侠客，本地出了这种事情，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张班头把这位少剑客爷请来，无非是搪塞公事。”张开心说，这曹师爷真不是个东西。他立刻辩解道：“曹师爷，搪塞不也得办案吗？剜到篮里是菜，打着狼就是好猎手，咱们得看真能耐！”曹师爷听张开这么一说，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便对李知府说：“大人，我看这样吧，就在您这里召见少剑客爷，我们也看看他的本领，如何?”李知府一想，曹师爷是不放心少剑客爷的能为，试试也好。便对张开说：“本府邀请少

剑客爷到书房面谈。”张开答应着，便转身出来。边走边想，师弟呀，你要真有能耐就给他们露一手，杀杀他们的锐气，可你没本事，今儿咱们的眼就算现了。

来到班房，张开一看李豹正跟大家伙聊天呢，张方不在屋里。张开忙问:“李豹，咱师弟呢?”“嗯?不是刚才你出去，他就跟出去了吗?”张开一听急得直跺脚:“我让你陪着师弟说话，你脑袋是榆木疙瘩呀，他这是成心要咱们好看。”“怎么了?”“知府有请。他没了。”李豹一听，“呦!”也傻眼了。大家伙儿也全过来了:“哪儿去了?”“找!”知府大人下了堂谕了，有请这位师弟，现在他没了。张开、李豹可真急了:“师弟，你在哪儿呀?你让我们哥儿俩着急呀，你快出来吧!哎呀，祖宗，你在哪儿呢?”这时候，有人搭话了:“我在这儿哪，谁叫我呢?”这哥俩真生气了。大家伙儿一瞧，嘿!这小子可真嘎咕，他在院墙根的雨拍子底下盘膝打坐呆着呢。这雨拍子是什么东西呀?就是用木头做的架，上头钉上草席，下雨的时候挂在窗户上挡雨，不下雨时立在墙根下。大家忽拉全过来了。张开一看他这样，就说:“你跑这儿干嘛来了?”“这儿凉快。”“什么凉快，你看把我们俩急的。”张方也挺横:“为什么监视我呀，这是我给你们点教育。”“嘿!师弟，你真是一点亏都不吃，把我们哥儿俩给急坏了。现在府台大人的堂谕下来了。要请你去书房谈话。”“还有哪位?”“还有一位浙江绍兴府的师爷，姓曹叫曹志高。”“好嘛，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到书房去见府台大人。”您瞧这事儿，听说府台大人要在书房里召见少剑客，府衙里的人早就都知道了，这叫不胫而走。忽拉拉来了四十多位，众星捧月一样，陪着张开、李豹把张方带到书房院。大家都想开开眼。

大家伙一起来到台阶下，两旁人员都在旁边站下。“师弟呀，你先候一候，我到里面先回禀一声。”张开挑帘栊进屋:“大

人，我师弟张方来了。”“有请少剑客爷。”少剑客张方献绝艺戏耍曹志高!

第六十回 访贼人巧遇陈道常 三皇观搭救夏九龄

上回书正说到少剑客病太岁张方来到府衙，张开到里面回禀知府大人，大人吩咐，有请少剑客在书房相见。这时候衙门里的大小官吏来了不少，都在台阶下站着。门帘一挑，张开、李豹陪着张方来到屋中。

张方环视了一下四周，迎面摆着一张八仙桌，上垂首坐着知府李大人，四品皇堂，五十多岁，黄白净子脸，三绺墨髯，穿着便服，很有气派。下垂首是曹师爷。

张开、李豹往旁边一闪："府台大人，张方来了。"又忙对张方说："师弟，见过大人。""知府大人在上，小人张方拜见。"李大人差点没乐出来，天底下咋有长得这么丑的人呢，真是三分象人，七分似鬼，但这孩子身上别了一个大冰钏，倒是增添了几分精神。知府怕失官体，没敢笑。"哎呀，少剑客爷，不敢当，不敢当。"李大人双手相接。张开、李豹过来把张方扶起。张开对张方说："师弟，见过曹师爷曹志高。"张方一抱拳："嘿！槽子糕，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百多斤的槽子糕呢。""唔呀，你怎么这样叫我呀？你要吃了我吗？"大人忙劝："好了，好了！"张方心说，看你就不是好东西。张方坐下后，李大人说："少剑客爷，你是张老侠之子，也是本地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也有保护本府、保护黎民百姓的责任，以尽侠义道的天职。请问少剑客爷，你的本领如何呀？""禀大人，我自从八岁蒙父亲带我到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拜三清教的掌门主欧阳修老剑客为师，学艺十二年，真可谓卧

薪尝胆。绝门的三支迈门弩、六只枣镖，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李大人听得直点头，旁边曹师爷搭茬了：“吾说老大人听少剑客爷一说，真是将门虎子，不过咱们光听说还不成，既然少剑客爷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不能在这儿练练，让学生也开开眼界呢？”知府也明白：“少剑客爷，曹师爷要瞻仰瞻仰你的功夫，你能不能在这里练一练，让我们看看呢？”张方点头说：“当然可以，只是屋子里地方太小，练不开，还是到外面去练吧。”张方一伸手把三棱凹面吕祖锥拿起来。大家来到院中，李大人和曹师爷站在房檐底下的台阶上，张开、李豹站在第二层台阶上。院子里还有四十多位。张方站在台阶下边说：“好了，大人，既然如此，张方献丑了。”一伸手，把长袍撩起来往绒绳上一掖，两手一按地，“唰”地一下拿了一个大顶。曹师爷心说，凭这大顶能捉住十八条人命案的凶手哇？便对大人说：“这叫大顶，吾学生小的时候也会，大人请看。”“唰”地一下，他一伸胳膊也拿起一个大顶来，大伙“哗”地一声，全笑了。知府可说：“曹师爷，看少剑客爷在下面练功夫你不要打扰。”曹师爷这才站起来。张方拿的这个大顶，使了一手蝎子爬，拿手当脚走，两条腿微弯着，朝前往南爬。“噢，这叫蝎子爬，吾也会。”他也要练，被李大人再次拦住了。张开、李豹心说，师弟呀，你到底会不会练功？你要是会就练两手镇镇曹师爷，你拿大顶算什么呀，这谁不会。张方两只手倒着倒着，走几步，突然，他两只手的掌心离地了，用十个指头支撑着，仍然轻飘飘地往南来。走出几步，张方的大拇指突然离地，全凭着两手的四指支地，再往前走。李知府得意地问：“曹师爷，这一手你还会吗？”“这手学生办不到了。”“哼！”知府回过头来，哼了一声。张方走着走着，两个小拇指也褪回来了，但走得还是那么快。走着走着，食指也蜷回来了，全身的力量都压在两个

中指上了，走得还是飞快。“好!”张方这时候到了南房台阶下凭这两个指头上了台阶，到了东边这根抱柱边上，突然往上一贴，两腿往上一盘，双手一抬，脑袋冲下，就把这抱柱给抱住了。“嘿”，真跟蝎子倒爬一样。“哧哧哧”来到房檐儿这，两脚勾住房檐，身子一弯，两只手一绞劲，就到这椽子头了。“唰唰唰”往东来了，比猫都轻。到了东头返回来再往西，“唰唰唰”由东到西，由西到东，就顺着这椽子来回走开了，其快无比。“哗……”掌声如同爆豆，也听不见曹师爷嚷嚷了，大家都瞧直眼了。再看张方，一飘身，由前坡跃脊后坡，人没了。张开、李豹便喊:“师弟，府台大人赏识你的功夫，欣赏你的才干，快下来吧!”大家伙全都往南看。知府大人心说：曹师爷，这回，你不嚷嚷了吧?“少剑客爷的功夫果然十分超群，武艺玄妙，本府十分钦佩，快下来吧。”大人一喊，那些瞧不起大贲头的官人们也都跟着喊起来了:“您快下来吧。”这时，就听南房坡脊上有人大笑:“曹师爷，怎么样啊!”大家伙回过身来这么一看，曹师爷四马倒攒蹄，被人给捆上了。不知是从哪儿找来好些用过的手纸，把嘴给堵严了。“啊?”众人全都一愣。其实，这是张方办的，他故意跃脊后坡，把人们的眼神都引到房上头，他又从东房坡下来了。东房坡下头有个厕所，张方心说，小子，我得算计算计你。他从厕所里捡来好多用过的手纸，从书房的后头进来了。鹰拿燕雀一样，就把曹师爷拽到屋里来了。曹师爷想喊，可出不了声，连气嗓都给掐扁了。张方膝盖一顶曹师爷的腰眼，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捆好了。曹师爷心里这个骂!张方把曹师爷放在台阶上，顺原路回去，到南房坡一露面，哈哈大笑，飞身形下来，大家一看张方的技艺果然身手不凡，师爷让人给捆上了都不知道，张开对张方说:“哎呀，师弟，你把曹师爷给戏弄了?”“没有，我就是让他吃点好东西。”

等大家过来一瞧，哎呦，曹师爷的气嗓都给挤过来了，出得来气，说不出话。等曹师爷解开，塞在嘴里的擦屁股纸掏出来，“唔呀！”他喷着臭气就跑了。李知府把张方请到上房，大家分宾主落座。又命人请曹师爷，等了半天，差役回禀：“曹师爷告假不来了。”大人说：“好吧。”然后便跟张方聊上了：“少剑客爷，你的武艺不错，希望你能好好帮助本府把这件事办完，也算为本地区除去一害，我请曹师爷给你开份公文，一定要把贼人抓住。”张方很痛快答应了。知府又从自己的薪俸里拿出纹银四十两，对张方说：“得了，我也不给你拿官钱了，这些银子就算你我俩人的见面礼，拿着吧。”“谢大人。”然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张方。张方吃完了饭，把三棱凹面吕祖锥带好，公文、纹银也收好，告辞回家了。

回到家中，一直赶奔后院。灯都点起来了，老俩口这儿正吵嘴呢。老安人叨叨：“你说我儿子不好，我儿子他师父给他二十两银子，他一分没花，都给我带回家来了。你倒是一生行侠仗义，都是家里吃饭，外面打架，你有什么出息？”“你，你妇人之见，什么都不懂啊。这孩子一应这件事，从此我们家中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十八条无头人命案上哪去查呀，你什么都不明白。”“唉！我也这么想过，可我儿子有能耐，你甭管。”正在这时候，张方挑帘栊进来了。张老侠一见他又数落开了：“冤家，你真是小马初行嫌路窄，鹏飞云外恨天低呀，你有什么能耐应这件事呀？”张方不理他爸爸。“妈，这个公文您带着。”“我要这公文干什么用？”“对了，这是知府大人托我的，”如此这般他全说了：“这有纹银四十两，妈，您全拿着吧。”张老侠一见这样，也无可奈何了，就嗔怪地说：“小冤家，我们给你准备好饭了。”“我吃过了，是知府大人请的客。”老头张鼎一生气，又跑到外面呆着去了。娘儿俩到时候休息，张方把在广东学艺的事

都说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擦脸漱口已毕，张方喝了点茶就说："妈，给我做点饭。"吃完了饭，躺下就睡了。第二天还是这样，一连在家中睡了三天大觉。老太太还直说："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也得给人家访访案子去。"三天一过，张开、李豹可坐不住了。尽管知府大人没给期限，可时间长了也不行呀。哥儿俩打衙门里出来，到张家庄师父家门口，往里走，总管张宏也正好出来："二位少大爷你们俩干什么来了？""看师弟来了。""知府是不是让他访案去？我跟你们哥俩说，你们别拿武大郎当神仙，这可是两码事。""老哥哥，您这话什么意思？""他回来就睡了，黑天睡，白天睡，除去吃喝拉撒就是睡，他还访案呢，访个屁！""呦，真的？""那我还说着玩吗？"哥儿俩一想，这可不行，就往后院来了。到上房一看，可不是吗，张方正在那睡呢。哥儿俩赶紧趴在地上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一瞧是徒弟，"起来吧，你们今天怎么这么闲着呀？我听说头几天你们来找你师父了？""娘啊，可不是吗，今天是找师弟来了。""我听这孩子说了说，也没往心里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娘啊，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师父不在家，我们来了，就跟您提提，知府李连甲把我们俩给请去当班头，这一年多了，公事也还过得去。没想到咱们这儿出了十八件无头人命案，都是少妇、长女、大姑娘、小媳妇叫贼人给杀了，事主三天两头的到衙门哭诉，要求知府给他们做主，缉拿凶手，给死者报仇，知府当然依靠我们啊。娘，您是咱们绿林中的老前辈，您知道，这无头案上哪儿去访啊。我们哥儿俩才找师父商量。没想到师弟倒把这事给应承下来了，我们陪着师弟到衙门，当堂献艺。知府大人认为他技艺高超，给了他几十两银子做为赏钱，并写了一纸公文，让他帮着拿贼缉盗。现已分手三日，我们哥俩不知师弟

进展如何，所以来看看。怎么师弟大清早的就睡觉呀?”“这孩子打一回来就困，你们哥儿俩说的这事我不知道，他也没跟我念叨。这样吧，你们哥儿俩先回去，回头他醒了，我让他设法帮你们访案去。”哥儿俩道谢。其实张方在这儿也睡不着，正躺着呢。这时，一抬身起来:“呦，师哥来了?”“瞧你这孩子，没睡也不早点起来见过你师哥。”“怎么啦?难道镇江府又出了十八条人命案吗?”张开、李豹心说，你还嫌漏子小哇?这十八条就够要我们哥儿俩的命了。张方穿好了鞋下地，见过师哥坐下。“你们俩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我们找你来了。师弟，你离开府衙已经三天了，我们不放心，师弟，你访案没有?”“嗨!这案子还用得着我三天两头的去访?办大案的人，平时不访，一访就访了。我今天也准备动动，你们俩先回去等信儿吧。闹好了，我把贼人给你们扛去;闹不好，再有那么三天五天也就能办完了。”张开、李豹一听，哟!天底下有这事吗?无头命案，就是恶贼人站在你的眼前你也不能拿呀，因为你没根据呀。“师弟，十八条无头人命案，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大事呀。”“放心，放心。你们哥儿俩要是吃饭，让妈给咱做点饭，咱们一块吃。你们要是不吃呢，就先回去，等我吃完饭，就去给你们访一访。”“那好吧，师弟，我们给你道谢告辞了。”来到院子里，张鼎在这等着呢，瞪了这哥俩一眼，这哥儿俩赶紧过来行礼:“师父，您早起来了?”“我问你，你们干什么来了?”“师父，您要问，是这么回事，真没想到师弟睡了三天觉。”老人把脸一沉:“哼，你们俩让他去访案，问道于盲呀，让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呢?”“师父，没法子，谁让您不管呢。我们回去了。”给师父行完礼，哥儿俩回衙门了。

张方吃完了饭说:“妈，给我点钱。”老太太给张方散碎银子足有十好几两。又拿大蓝包袱把三棱洼面吕祖锥给包好了，六

只枣核镖在软囊里包好，三支迈门弩在身上掖着，收拾得全身上下紧趁利索，便从家里出来了。他也纳闷，这上哪儿访去呀？无头案哪！得了，我先出去遛遛。张方记得小时候，跟他爹逛过金山江宁寺，这里有世界驰名的罗汉堂，是个好地方呵。

张方来到了江边上，有很多的船都冲张方招手："少爷您上船吗？您到金山逛逛。""您这边来，这条船是新油刷的，您看看里头座位都十分干净。"张方看了看，这大江的水面上，来往的船只，一只挨着一只，采莲、画舫什么样的船都有。有的是善男信女坐着船去金山烧香叩头，拜佛求福；也有的是纨绔子弟携妓闲游，弹唱歌舞。两个年轻人，都二十多岁，浓眉大眼挺精神的。"少爷您上山吗。""噢，上山。你们二位是这条船上的？""不错，我们是亲哥俩儿。这是我兄弟赵青海，我名字叫赵清江。""好！我就坐你们的船吧。"张方站在船头游览着江景，来在金山脚下。

缆绳系好了，跳板搭上，张方上了岸说道："二位过来，你们俩人就指着这船吃呵？""不瞒您说，少爷，咱们就指着这船吃。""好。"张方一伸手掏出五两银子来给了船家。"哎哟，少爷谢谢您喽！您干嘛给这么多钱哪？我们十天也挣不出来，嘿嘿，该着我们居家大小换换季了。""等等，我还有事呢。今个儿你们这船有别的客人可不能应了，我包你们的了。完事儿我还要多给你们几个钱。""谢谢您。""好吧，你们就在这山下等着我，我什么时候下山不一定，你们要跑了，我找得着你们。""少爷您这叫什么话？我们一年到头都在这儿求财，上哪儿跑啊！您放心，我们就这儿等您了。您这号买卖是阔买卖，我们也不干别的了。"张方跟着人流顺山道一直向上走，越盘越高，青山叠翠。往下看去，大江的风景，十分美丽。张方来到金山

的江宁寺庙门外，三座山门全都开着。鹰不落的红墙虎皮石基，巍峨壮观！门上头蓝额金字，写着“敕建江宁寺”。张方顺着山来，看了看钟鼓二楼，左悬钟右挂鼓，周围都是参天的古树，无风自响。古树中间有一条甬路，两边摆着三足铁鼎，张方顺着甬路直奔头层殿，也就是哼哈二将侍立在上首的穿堂殿。顺着穿堂殿过去二层殿上是魔家四将，就是所谓象征着风调雨顺的四大金刚。一个个栩栩如生。坛前头是护法的伽蓝。再转过去来至在三层殿，这三层殿就是罗汉堂。哎呀，就是这三层殿招人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样儿的人都有。张方，没心思看这个，直奔大雄宝殿。殿上供得释迦牟尼佛，左有文殊，右有普贤，这就是三世佛。大殿里十分宽敞，迎面的翘头供桌上五供蜡扦全有。但张方不烧，在大殿里头转了一个圈出来，觉得自己有点口干舌燥，转过大雄宝殿往后走，进月亮门来到塔院，这里有一个大茶棚很讲究。张方进来坐下了，把茶牌子拿过来，张方点茶。他一边喝着茶一边往四外瞧瞧，心说，哪找这十八条命案的正凶去？是男的是女的，和尚老道还是上岁数的？自己没根哪！嘿！张方正愁主意哪，猛然间，从月亮门儿外头传来念佛的声音：“无量佛！” 张方听这念佛的声音，灵机一动，他两只手的手指头张开一点儿，露着缝把自己的脸捂住了。他顺着这手指指头缝儿往外看人，看的十分清楚；可人要看他什么长相，就不容易喽！张方一瞧，哟！打外头顺着月亮门儿进来一个老道，这老道也就在四十上下岁数，白煞煞地一张脸。两道眉毛斜飞入鬓， 一双大三角眼没什么眼神。东张张西望望，好象有点害怕。身上穿着蓝道袍，肩上插着蝇刷儿。张方一看这老道就知不是善良之辈。心说，莫非是他？

伙计赶紧过来给老道让座儿：“道哥，您喝茶？”“无量佛，

我喝茶。”正走到张方这张桌子的旁边，张方脸冲东，跟老道正对脸儿。老道快到张方这张桌子旁边，猛地，张方往起这么一站身，两只手顺着脸往下一落，把脸蛋儿露出来。他冲着这老道一举右手，一个食指伸着、一个大拇指张着，比划着八个冲老道一落手：“道爷，十八！”这老道心里一激灵，脸色儿一变，抹头往回就走。张方心说，这十八条命案就冲你说啦！我这一说十八，你就来个条件反射，我非追你不成！老道躲着人，顺着后面塔院一直往前跑，几层殿穿过去，来到江宁寺山门，他可就往西来了。金山寺周围都是大江，往西开始还有人，走着走着就没人了，张方在后头喊：“道兄！你怎么跑啦？兄弟我跟你有话说，咱们哥儿俩十八年没见面儿，您怎么跑哇？”“哎呀！”老道心说，刚才这个人冲我一晃十八，我还认为他说的是十八条命案！敢情是我有朋友，十八年没见面儿了。我别紧着跑了，也可能是我们同道的绿林人。这样，老道站住了。张方身后别着三棱洼面吕祖锥的大冰钏，来到老道近前说：“道哥，我的话还没说完，你怎么就跑了？咱们哥俩屈指一算，十八年没见面了，真想跟您好好叙谈一番。”道爷仔细打量张方，心说，这孩子也就二十来岁，他怎么跟我说十八年没见面儿了？“无量佛，你是谁？”“道哥，您连我都不认得了？咱们哥儿俩整整十八年没见面了。唉！自从跟您分手以后，我就得了一场大病，人的模样都走了形了，这病可把我折腾苦喽！道哥，我认得您，您不认得我啦。”“唔，兄弟，我真不敢认你了，可我瞧着你倒是面熟，你怎么称呼？”“我姓张叫张方呵，绿林朋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病太岁’，您怎么不认得我呀？”老道点头：“我记得你那时没外号呵。”“这外号是以后得的，不瞒您说，险一点儿咱哥儿俩见不着啦，道哥，您叫？……”“哎，你怎么也不知道我了？”“嗨！十八年的病使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瞧

着道哥你也特别面熟，可是我想不起咱哥儿俩当初……”“我不是探花羽士陈道常吗。无量佛，贤弟，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唉！您可不是陈道哥吗？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咱哥俩一块儿入江湖，你是男人群里不走，女人群里打幌幌。到了晚上，夜入民宅，你采花，我寻风，这您都忘了？”“无量佛，我想起来了，张贤弟。咱们俩人确实在一块过。不过我……哎呀！记忆还是有些恍惚。”张方一看陈道常入了圈套，便继续追问：“道哥，你好大的胆子，十八条命案做完了，您依然还敢在镇江地面上幌着，这一样我就很佩服您！您跟当初的性格一样啊。”老道陈道常这么一撇嘴：“无量佛，兄弟，你瞧咱这狠劲儿，所有这些采来的女的，我都把她杀了，不留活口。哈哈哈，你别看十八条，愚兄在镇江地面上游鱼得水，兄弟，你要做案，也得按我这方法。”“说真的道哥，以后我得好好跟您学，不过，我想不通您怎么敢在本地做案？”“唉，我斗的是风流侠张鼎，他身为侠客，与咱们为仇做对，我也叫他晓得咱的厉害！”张方听完连连点头称是，可他的两只手就往背后伸去，“唰”地一下就把三棱洼面吕祖锥撤出来了：“陈道常，这场官司，小子你打了吧！”“啊?!”无量佛！贤弟……”“是你祖宗！本人乃是镇江瓜州张家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老侠之子，小剑客‘病太岁’张方。我奉府台大人堂谕，捉拿你采花羽士陈道常！给死去的姐妹们报仇雪恨！”陈道常一看，自己上当了，气得直骂，他“唰”的一下撤出宝剑，直奔张方刺来。张方往旁边一闪身，斜着用尖子一支他手腕：“你还敢往下来？小心我把你手腕子扎折喽。”陈道长往后一撤步，张方也站着往前一上步。一调把，拿着这三棱洼面吕祖锥的后杆儿，照着陈道常的腰眼上，“啪嚓”一下，把他抽出一溜滚儿去，陈道常也顾不得疼了，鲤鱼打挺起来，撒腿往后山跑。张方并不追他，因为张

方有自己的打算，陈道常跑得再快，也只能是在这个岛上转悠，他要准备真的逃离镇江府，必须渡船过江。这就好办了。张方把军刃别好，顺着山道下来，直奔江边，一看赵家二兄弟仍在船上等着他呢。

清江、清海一见张方回来了，忙上前打招呼，张方问道：“你们俩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么？”“不知道哇。”“我是镇江府的官人。”“哎哟！您是官人，您……”“奉府台大人堂谕，身上带着公文哪，捉拿咱们镇江出的十八条人命案的主凶‘采花羽士’陈道常。他是个老道，四十多岁。你让你们同行同业这些船，马上都离开江边，只有你这一条船在这儿留着，老道下来必要逃跑，你让他上你的船，我隐蔽在船舱底下，到了江中心，我拿他。”“哎！成了您哪，少爷！”清江、清海赶紧答应。

时间不大，金山脚下江边的船只都远远离去，唯有赵家兄弟的孤船在此等候。果然，一会儿工夫，“采花羽士”陈道常从山上下来了：“船家！”赵清江一瞅他这副打扮和年龄相貌，断定是张方说的主犯。“道爷，您坐船哪？请上我这条，您看，所有的船只都载人走了，就我的这一只了。”老道上了船，赵清江立刻解缆绳、撤跳板，使向江心。

船走到半江之中，一打横儿不走。“无量佛！”陈道常是惊弓之鸟啊，“你们怎么不走了？”“哈哈，道爷，你忘了这么句话了么？‘船家不打过河钱’，您要到了那边岸上，给钱就和现在不一样罗。哈哈，您掏船钱吧。”“好。”‘采花羽士’陈道常伸手掏出五吊钱来。赵清江接过来：“您真大方啊！”“无量佛，你们快点把我渡到江岸，我有要紧的事情要离开此地！”“哈哈哈！”赵清江一抖腕子，“哗”把五吊钱都扔到大江里去了。“无量佛！你这是……”“道爷，您知道上我们这条船多少钱吗？”“哼，我们这有价儿，要渡一个女尼大师傅，就是姑子，纹银四十两，渡

一个和尚，纹银二十两，如果渡一个道爷，咱们这有价码儿，纹银十两，您还是最少的。五吊钱哪，您要在那山脚的时候，说给这么点儿，我们连渡都不渡，打算过去，您给十两银子。”“无量佛，你、你这是讹人。”“哈哈哈，讹人不讹人的呆会再说，您瞧这儿有一位朋友……”“啊?！什么朋友?”一撩舱门儿，啊——咚！吓得老道一头扎到江里，凫着水跑了。

张方见陈道常潜逃，也没有去追。他站在船头上思索了一下便对赵氏兄弟说:“你们俩人把我渡到江边去。”二人心中有些害怕，小心翼翼地送张方到了对岸。张方下了船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俩人是认打还是认罚?”“吆，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明白吗？大江之中，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拿人，光知道跟他要钱？认打呢，我把你们二人带到府衙，先押二年；认罚呢，把我刚才给你们的银子都还给我，咱们就算两清罢。”清江哥俩一听，急得直给张方磕头:“您修修好吧，千万别把我们送官府去，您这银子全在这儿，算我们哥俩认倒老霉，白干了一天。”拿出银子就要给张方，张方一看哈哈大笑道:“快起来！我跟你们俩闹着玩呢，今天这事儿怎么能赖你们俩？得了，拿着钱回家去吧。”“少爷，您修好积德，我们给您磕头了。”张方看着赵清江、赵清海上船走后，自己奔西北方向走去。

走出几里地后，雾景苍茫，天黑下来了。张方发现江边上有许多脚印儿，他一琢磨，这肯定是陈道常从水里头出来了。江边不远处有这么一片小树林，张方隐避着身形，就奔树林来了。越走越近，就听里面喊:“无量佛哟！小冤家张方诈出山人的实话，这地儿不能停留，如再久恋下去，唯恐性命不保！”一边念着佛，一边喊小冤家张方。张方就势儿趴在草地上慢慢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树林边上，拢住目神往里这么一看，

哟！有点意思哩！

原来"采花羽士"陈道常从船上跳下来，凫着水就往西北方向来了，慢慢地靠近江岸，把脑袋露出水面看了看，四下无人，赶紧上岸。喝！这一身的水啊。"叭叽叭叽"地他就进树林了。把云鞋解开，水倒出去，放在一边。他折了一根树枝儿，在两棵近的树上搭好，又把道袍衬袍、中衣、裤子、裤衩全脱下来也搭在这树枝儿上，宝剑放在旁边，光着屁股抖落着裤子说："无量佛——此地不易久留，我赶紧走哇。"声音不大，张方在树林边上听见了，心说，这杂毛呵，光着屁股还在念佛呢，他摸了一块小石子，一抖腕子，"啪！"正打在老道的屁股上。"无量佛——啊！"吓得陈道常魂飞魄散，光屁股撒腿就跑，来到江边，"咕咚"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

张方追到了一瞧，喝！小子，这回可有乐看了，我瞧你呆会怎么出来。张方回到树林一样一样的检查陈道常的东西，然后用包袱皮儿一系，拿三棱洼面吕祖锥一穿，往肩膀上一搭，走了！这叫金山寺四赶陈道常。

西山坡一赶，北山口二赶，密缝树林四赶陈道常。陈道常可狼狈透了。

张方溜溜达达回家。天全黑了，来到家门口儿，一直往里走，到内宅上房，灯光明亮。老俩口正抬杠呢。老侠张鼎气哼哼地说："这个孩子，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竟敢应人家知府去访案。这无头案拿什么去访呵？你还宠着他。""我不疼他，那就生下来把孩子掐死得啦！这事儿，你还甭管，我孩子就是有本事，办大案不用三访四访，一访就访着！一会兴许我儿子把贼拿回来呢！他就是比你强。"气得老侠直哆嗦。这时候张方进来："别吵啦！"老俩口子一瞧，这是怎么回事？只见张方肩膀上三棱洼面吕祖锥挑着个包袱，往方桌上一放，对老安人说：

“妈，您瞧瞧，道袍；衬袍，鞋、袜子都有。还有八十多两银子。”张鼎也纳闷：“银子哪来的？东西哪来的？”“嗨！老爷子，今天这算盘没打对，要不，我就把采花贼给扛回来了。”“怎么回事儿？”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贼人叫“采花羽士”陈道常。我把他一赶、二赶直到四赶，他跳江逃跑，我把他的东西得下来了，“妈，把银子都收起来。” 老侠张鼎一拉，“不，孩子，这东西咱不要。你明天一清早儿到衙门里头去，既然你知道‘采花羽士’陈道常，是杀人凶犯，他现在不可能还在镇江瓜州地面了。你让知府大人给你备一份海捕公文，可以越境捕盗。镇江地面上，爹爹我替你访访，你看好不好？”老太太知道，老头子明白儿子有能耐，“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咱吃饭吧。”

老侠张鼎这才有心把自己的事情都跟儿子提了。并告诉他童林在江湖路上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他还有七八个徒弟，与你年岁相仿，个个精明能干，学艺刻苦认真。你将来在江湖上也许能碰着他们，那是你的叔叔你的兄弟。张方点头道：“行啊，我都记住了。”

第二天，张方来到府衙，张开、李豹同着他一起见府台大人。大人才知道凶犯陈道常是个老道。张方把四赶陈道常的经过都说了。然后拿出那八十两银子和陈道常的衣物，知府大人一一看过后，连连道谢，张开、李豹这么一想，看来我师弟还真有本事。老大人让曹师爷给写了一份海捕公文，余外拿了纹银百两，张方辞别回家。

张开、李豹一直陪着师弟回到家中，把这件事跟老师说过，张鼎说：“家里的事有我。外头的事让你师弟捕盗拿贼。”张开、李豹很同意。可是老太太心里怪难过的。儿子十二年广东学艺，刚到家这么几天，又要离开娘了。大家伙儿吃了一顿团圆饭，老太太掉着眼泪说：“孩子，你要往北几省去，到了山西

太原府，我有几年不上你舅舅舅妈家里去了，你想着点，到家中看看。”“是不是我嘎子舅舅？”“对对。别叫小名儿啦！他都三十了。见到了你舅舅、舅妈，好好的尊敬他们。”“您放心。”第二天张方就奔北六省访下来了。

一来是访拿“采花羽士”陈道常，二来是游山逛景，先从镇江瓜州来至在苏北，淮扬一带，后又到了徐州，从徐州就入山东了。山东的风景名胜也是接目不暇，逛一逛泰山、崂山、济南府的七十二名泉，还有历下亭、大明湖等，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游罢山东，顺直隶可就入山西了，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穿山越水，明查暗访……

今天，天快黑了的时候，张方打算投宿。他发现前头有一个小孩儿，中等身材，长得很俊。斜插柳背着一个小包袱，一身宝蓝色绸子煞绒绳。两只手捂着肚子，看脸色很难受。小孩直奔孤庙走去，张方也暗中跟过来了。一瞧这庙的名字，叫“灵佑三皇观”。张方心说，这个庙可不是好庙。一叫门，打里头出来一个小老道，小孩报姓名，他叫“多臂童子”夏九龄。张方猛地想起，家父跟自己提过，师叔有个徒弟叫夏九龄，莫非是他？等夏九龄进了庙门，张方也拔腰上了墙头。他隐好身形儿，瞧着他们一直进了东配殿。张方就在东配殿的后窗户单胳膊肘儿跨窗台往里看，小老道提壶凉水进来让他漱口，跟着他要了一碗红糖水。张方心说，你真要是我叔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的徒弟，那你可就错了，孤孤零零一座古庙，不应该进来啊。既然你进来了那你就得处处加小心。当然，我知道这三皇观不是个好庙，可能你不知道。但是你拿过来就喝这姜糖水，怎么样，现在趴下了不是？

张方这儿瞧着，一会儿小老道进来，把夏九龄的包袱拿走了。张方抓紧时间，打后窗户鲤鱼跳龙门“蹭”地一下进来了。

拿起这凉水壶，自己含了一口，照着夏九龄的脸上一喷。夏九龄感觉着一股凉气儿，把眼睛睁开了。“啊?”眼前站着个怪小孩。夏九龄一瞧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哪?张方一抱拳:“师哥，我先跟您打听个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是不是您的老师啊?您中了蒙汗药，事不宜迟，咱们赶快从后窗户出去，有什么话外头说。”张方头一个出去了，夏九龄跟随也出去了。两人来到东配殿的后头，夏九龄急忙问:“哎呀，你是谁呀?”“不瞒您说，咱们是哥儿们，您是哥哥。我姓张叫张方，有个外号叫‘病太岁’，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学艺十二年，我的教师是老剑客欧阳修。我爸爸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夏九龄心说，我师大爷张子美长得多俊哪，这是他儿子吗?“噢，哈哈!原来是师弟啊。”“哥哥，我先给您磕头。”九龄急忙还礼。张方又问:“师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九龄把北京的事情全说了，张方把自己的事情也说了。哥俩恨相见之晚。“我的海捕公文和东西全丢了。”“不要紧，来。”张方拉着九龄，哥俩往北来，飞身形上了大庙的后坡，突然听到有脚步声，顺北大殿瞧，才知道马宗续这些人往东院去了。他们俩人直奔鹤轩，拿起东西来一看，一件不短，背好之后，又把军刃亮出来，上南房在此等候迎战。九龄说:“师弟，咱敌不过就坏了。”“师哥，这没什么。我问问你，我叔叔做高官儿，你们几个也做了官，咱怎么样?”“师弟，你有这身能耐，你们老爷子跟我们师父又是交情莫逆，没得说!还有，你们老爷子跟这位钦差大人也是朋友哇。我到时候一定把兄弟你举荐在大人面前。当然这得有我师父的话。”“通过我叔，我大小能来个官儿吧?”“这不成问题。”“好啊!”

哥俩正说得高兴，就见马宗续这些人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夏九龄飞身形一抖链子槊，高声喝喊:“大胆马俊你往哪逃!”采

花羽士陈道常一瞧马俊害怕了，赶紧壮胆说:“没关系，马大哥瞧我的!”刚要向夏九龄进招，就听又一声喝喊:“陈道常哎，哪里逃!”“啊?!”陈道常一听这声音，吓得魂不附体，心说，怎么？病太岁张方也来啦?

原来，那天在树林里，陈道常让张方给挤兑的光着身子跳江逃跑了，进了水里他就不敢出来了。一直耗到天黑，从江里出来，找大户人家进去偷了几件衣裳和一些银两。但穿在身上也寒碜哪！这样！便来到通都大镇。找店住下，先做道袍，后买宝剑。连着又做了几个买卖，手里有点儿钱了。陈道常一想，江南我不能呆了，干脆往北，找我师大爷，山西“灵佑三皇观”观主马宗续吧！这才来到马道爷这儿。见面行过礼，把事情一说，就在这里住下了，没想到“红毛秃头狸子”马骏也来了，两人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马俊岁数大点，陈道常叫他马大哥。今天晚上，他们正想着捉拿夏九龄，没想到被张方给搅了。陈道常本想替马俊叫横儿，谁知敌手出现在面前!

陈道常忙禀马道长:“这就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的儿子，名唤张方。”马宗续沉住气说:“不要紧。我认得他。”“啊?!您认得他?”原来，这马宗续在道门中是老剑客爷欧阳修的一个师弟。不过马宗续不愿去广东，也不敢去。因为他每次去，欧阳修都说他，教育他。在张方学艺的时候他去过几次，所以张方认得他，他也知道张方。这会儿，马道长高声叫:“你们干什么来了?”张方一看是马宗续忙说:“哟！是爷哪，您好哇！我这儿给您行礼了。”张方行完礼一指夏九龄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师哥，姓夏，叫夏九龄，就是你们用蒙汗药谋害的那位‘多臂童子’，他的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也是我的师叔。他们奉命保钦差，去四川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路经保定府清苑县，有贼人行刺。您瞧见没有，就是这秃小子。我师哥

是拿他的，而我是来捉另一个兔崽子的，这事真巧了，两个贼人都在庙里，一个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一个是镇江府十八条人命案的主凶‘采花羽士’陈道常。爷们儿，亮一面吧。”马宗续急忙拦道：“方儿，你要知道‘采花羽士’是我的师侄，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是我本家的孙子，他们俩人跟我有关系。你们虽然是奉公文捕捉他俩个，私下里的交情，你们也得让一面吧。起码在我‘灵佑三皇观’周围四十里，你们不能伸手捉人。”张方一听不愿意了，就对马宗续说：“您最好别管这事儿，我们也不把你算在里面。不然的话，定你个窝主罪，连你一块拿了。因为我们办的这是公案！”“无量佛！”马宗续也沉着脸说：“我要是不拿呢？”“哼！谅你不敢，否则，连你一块抓。”九龄一听，心说，我这师弟还真叫横。浮云仙长马宗续勃然大怒：“咱们爷俩可有关系哪！”“对！要让我拿贼，咱们没的说，可要不让拿，嘿！少跟我套近乎。”“方儿，如果咱们爷俩要抓破了脸，在庙里一动手，我想叫人知道了笑话。”张方满不在乎地说：“这没什么，我要拿贼，你袒护贼，人们只能视你为贼，我有什么寒碜的？”马宗续一看张方来势汹汹，琢磨了一下说：“那么，咱们在动手之前先动动口怎么样？”“行！动嘴也可以。”马宗续又说：“这么办，如果我要把你问倒了，你就不能在我这里动手，四十里以外等着去，我不管！”张方挺机灵：“马道爷，那我要把你问倒了呢？”“你要把我问住了，当然就在这里动手拿人，怨我没本事。”“好极了，说话算数。我是外来的宾朋，我先问你。我问的这一条你要是答得上来，我们就不拿贼了，任其在这里逍遥法外。”九龄一听，心说，师弟，这可不成啊，一个是行刺钦差的要犯，一个是背负十八条少妇长女被杀的主凶，怎么不拿了？你问他什么能把他问住啊？九龄也不能多说，在旁边瞧着。“好！我就问你一条，你跟我师父是什么关系？”“无量佛，

那是我师兄。""好了。我跟我师父是什么关系？上次，你到广东去住了半个月，我师父为什么不给咱俩儿介绍？你先把这个原因说说。""无量佛——"老道马宗续三角眼瞪圆了，脸刷一下也变了色儿，张着大嘴他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

原来，有一次马宗续去广东到祥慈观拜望了他的师兄欧阳老仙长。马宗续到欧阳爷那儿，师兄长师兄短，也问了问张方怎么回事。欧阳爷告诉他："这是我徒弟。"张方沏茶上来，刚走到鹤轩外，就听里头说话儿："师兄，我、我当然不敢挑您的眼，既然到这儿来了，徒弟就应该给我介绍介绍，您老人家怎么置之不理呀？您让这孩子拿我这师叔怎么看？""无量佛。我为什么不给你介绍，你是明白的。因为你的行为不正，近墨者黑。这孩子学坏了算谁的？要打算扭转别人对你的看法，就必须行端履正，光明正大做人。"欧阳爷教训马宗续的话张方全听见了。晚上，爷俩一块聊天，张方就问："师父，这是您师弟啊？""嗯""这您可不对呀，孩儿将来出了师以后，在江湖上我要闯练的，本门的师叔，您应该给我介绍，有一个师叔，到时候多一个帮助啊。""无量佛，他不是咱们武门道门里的师兄弟，如果是的话，我早把他杀了。因为他是个身染下流的东西，结交了下五门儿不少的贼人，胡做非为。提起这个，师父我管不着他。所以不给你介绍。"张方听了点头说："既然如此，也就算了。孩儿不打听了。"但是张方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了。今天在鹤轩前这么一提，马宗续恼羞成怒："无量佛！小冤家，你在山人面前如此无理，难道说山人我惧怕于你?!""道爷，我没说你惧怕我。但是姓张的也不含糊你！""既然如此，此地狭窄，我们到庙外一战。""哪儿我都不含糊你！师哥，走着！"

出了角门，来到沙土坡上，张方往这儿一站："姓马的，过来！"浮云仙长马宗续口喊佛号："无量佛！冤家，你既然是我的

亲师侄，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好话，你怎么都听不进去，非要动手呢？”“哈哈，马宗续，一派胡言！我是三清教掌门门长欧阳修的弟子，身带三支镇观之宝迈门弩。临下山的时候，师父跟我说了，要替为师整理门规。类似你和陈道常这样的人，败坏我三清教。我今天要替师父管教你们！”说完，“唰”的一下就把三棱洼面吕祖锥亮将出来，老道马宗续一看口谈无用，急忙撤出宝剑，两个人各自站好，两条军刃针锋相对！马宗续往前一赶步，左手剑诀点面门，直奔张方顶梁就击。张方好本事啊！他往右一滑步，拿大冰镩的三棱大尖一点马宗续的手腕，跟着往前这么一推，就是马宗续的迎面骨儿上。马宗续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张方一调脸，顺风扯旗，用这后棒照马宗续的腰眼上“叭嚓”一下子，险些把马宗续拍上，否则这一棍下来定死无疑了！

马宗续开始看不起这个其丑无比的小孩，几招之后，大感不然，他确实受我师兄欧阳修的点化，技艺高强，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张方把三棱洼面吕祖锥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连杀带打。喝！翻天三十六手“呜呜”挂着风声，招招迎战马宗续，使他措手不及。浮云仙长马宗续也豁出命去了，剑招加紧，舞成一座剑山，跟张方决一死战。

夏九龄抬头一看“采花羽士”陈道常和“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心说，既然师弟亮家伙跟这恶道动上手了，我奉大人的堂谕，捉拿的是要犯马俊，我也应当与他交战一番。可又一想，我一动，马俊和陈道常合伙迎战，我取胜可就不易了，不如先等师弟赢了马宗续，再合战二犯不迟。想至此，夏九龄就没有亮军刃。

沙土窝一动手，打来打去，马宗续显然不成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病太岁’张方可是精神倍长，力量十

足，口里还喊着:“老杂毛，你想跑哇？那叫万难！今个儿我非宰了你不可，你这助纣为虐的老东西！”老道马宗续一看张方更是来势汹汹了，急忙纵身形跳出圈去。张方一涮自己的吕祖锥，刚要说话，哪知马宗续已出去七、八尺远了，他往下一落一调脸儿，脚尖一捻……

这是怎么回事？在这灵佑三皇观的角门外为什么有一片沙土啊？原来，这些沙土都是马宗续从外面买来的，他有用。马宗续有一手功夫叫“足能化尘”，动手必须在沙土地上，他用那云鞋一捻，就是一个沙土大疙瘩，照你脸这儿一抬腿，“叭！”准能打上。马宗续想，我干不过你了，还差点儿被你打死。我得拿这足能化尘赢你。这样，马宗续长腰出去调脸儿回来，一团沙土蛋儿打过去，正中张方这头上。沙土面儿刷地就下来了，幸亏他这贲儿头离那眼睛还有一段距离。

这老仙长往外一蹦，“叭叭叭”跳着脚，上中下打张方的三盘。顷刻之间，沙土飞扬，迷了张方的眼。张方这个骂呀：“嘿！你个老杂毛！你这叫什么功夫？你这叫兔子刨沙！”这一下张方可手忙脚乱罗。其实，马宗续真没敢把张方怎么样，要不然张方早死在这里了。您想想，一个沙蛋打不着你，两沙蛋打不着你，“啪啪啪！”几个沙蛋儿往你脸一打，沙土一迷你的眼，当场动手，眼力没有，你可就完了。

夏九龄一瞧，也愣住了。自己伸手解下了链子槊亮将出来，高声喝喊：“马宗续，你身为三清弟子，况敢伤天害理！”夏九龄刚想冲将上来，张方高喊：“师哥，你可千万别过来！”张方明白，借给你马宗续点胆子，你也不敢把我姓张的怎么样，动我一点儿油皮儿，你都怕我师父给你宰了。可是师哥夏九龄要过来，就不行了，人家马宗续一宝剑就把你给扎死。

正在危险万分之时，打东北顺着大道往西南“沙沙沙”来了

两个人。“南无阿弥陀佛。马道友，你夜间与何人动手?”浮云仙长马宗续纵身形长腰出去。张方一听有人说话了，也长腰出去，一看，来者是两僧人，都是大个。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头如麦斗。前头这位是红脸儿，后头那位是青脸儿，黢青的头皮儿，明显露着六块受戒的疤拉；每人肩膀上扛着一柄九耳八环禅杖，又叫亮银方便铲。张方一看这两个和尚满脸的正气，便长腰过来了:“二位大师，老没见啦，您好哇。”这俩和尚纳闷儿，这哪来一个大贲头儿和我们套近乎。这前头走的和尚叫“降龙罗汉”宝阔；后头这位叫“伏虎罗汉”宝月。年大人路过清苑县,“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行刺，夏九龄、童海川大闹风云庄，书中都提到过清苑县境有个庙叫菩提寺，这两位就是此庙的方丈。宝阔、宝月不但文武全才，主要的还善于下围棋。所以“千里飞来”雷烟雷大爷跟“宝刀手”邓龙邓九公经常到菩提寺，他们老四位一起下棋。

现在，二位方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原来，他们受人邀请，离开保定府清苑县到山西太原府东南七十里地的七星山狻猊寨来当寨主正赶到这里。

第六十一回 小豪杰九赶陈道常 大魔庄巧遇亲娘舅

上部书中说到张方追赶陈道常，三皇观大战马宗续，菩提寺宝阔宝月二位高僧赶到。原来太原府东南七十里路，有座七星山狻猊寨。寨主叫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二寨主叫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哥儿俩一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寨主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粉蝶段士林，一个叫银粉蝶段士贤。二寨主段国柱有一个儿子，排行第三，叫段士宝，人称墨粉蝶。他们都娶妻生子了。二寨主还有一个老生女儿，名叫爱贤女段银娘，文武全才，长得俊。因为这两位还不满足，打算约宝阔宝月来七星山狻猊寨给儿子女儿加工练武。另外请宝阔宝月来，还有一点事儿，这点事儿虽很要紧，但暂时先不能提，等到了时候再说。

宝阔宝月接到请帖以后，哥俩儿不便再在庙里呆着了，这才带着亮银方便铲跟邓九公，雷大爷从庙里出来，直奔山西了。一路上不快走，而是游山玩水。白天走天气炎热，夜晚走倒凉爽。今天他们二位走到这个地方发现前头有人动手，老哥俩儿知道，前头不是灵佑三皇观么？三皇观的观主浮云仙长马宗续，是个老半大的人了，在他的庙外跟谁动手呢？越走越近，看真了，是和两个小孩儿动手。那边也有两个四、五十岁的人。浮云仙长马宗续正跟一个小孩儿动手。老哥俩儿很不以为然。“南无阿弥陀佛！马道友，深夜之间你与何人动手？”

张方看出了这两个和尚是好人，把三棱洼面吕祖锥这么一别，赶紧过来一躬到地：“二位前辈，认识我吗？”那个老和尚一

想，你这么年轻我怎么能认识?“哦，小施主，你是谁呀?”“我家住在镇江瓜州张家庄，我爹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我叫病太岁张方。提起我父子来名誉并不高，提起我的老师来，祖居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他是观主，三清教掌教的道门门长，复姓欧阳单字名修。”“弥陀佛！少剑客，失敬失敬。你父亲张老侠就是当代的英豪，将门出虎子。你的老师是武林道的前辈，受后人敬仰。少剑客，你这是干什么呢?”“您可别提了！您瞧这姓马的老道，外饰温柔之貌，内藏虎狼之心。您瞧那两位：一个是保定府行刺的要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一个是镇江府十八条命案的主凶采花羽士陈道常。我跟我师哥夏九龄都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的弟子，万岁爷亲封的随行委员。他是官人，捉拿的是这俩儿贼，没想到马宗续他不但不帮助我们拿贼！而且还要袒护。大师父哎，您要是好人，给帮帮忙儿！您可留神，他可会兔子刨沙。”宝阔一听：“嘿，少剑客，贫憎专管人间不平事。”“那可好极啦，瞧您的啦！”宝阔伸手把方便铲交给了宝月。降龙罗汉宝阔迈步往前走。来到马宗续身边，合掌打问：“弥陀佛，马道友，咱们可都有菩萨保佑，你挽发为道身在三清，出家人讲究无为二字。你我都应当清静无为。这俩人既是国家的要犯，马道友，你为什么袒护他们呢?”马宗续理就讲不下来了，他没法往外推，“无量佛，宝阔师兄，你我风马牛不相及，河水不犯井水，你归依三宝，我挽发为道，咱们是两码事。至于贫道为什么要掩护这两个人也与你无关。以我说咱们多年的交情，可别抓破了脸儿，你们两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里的事情我们是事有事在。”“不！道路不平旁人铲。我们二人管的就是闲事！人家少剑客张方所说的，难道有假么?”“无量佛，没假。”“既是没假，你就不应当袒护恶人！”“大师父，依我说，你趁早别管！”“不，贫僧

非管不可！”“无量佛，如果说，高僧你非要管不可，山人也与你见个高低。”“哈哈哈！不是贫僧说大话，你那一点能耐叫飞尘野马呀！好吧，你使军刃也好，你使拳脚也好，你请过来，我就空着手奉陪！”“无量佛”马宗续往前一赶步，左手剑诀一晃，“刷”一下，剑走顺风扫败叶，奔脖项上就来了。大和尚宝阔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儿，左脚在地上当轴儿，“刷”就是一扫堂腿，照着浮云仙长马宗续的腰眼上“腾”的一脚，就把马宗续给踹出一溜滚儿去。张方高兴：“打得好！老杂毛让你跟驴似的，你给我滚儿一个！”老道鲤鱼打挺起来：“无量佛——！宝阔，你真乃大胆！”就往前这么一凑和，脚尖一点地，“刷刷”地一下，照着和尚的面门就打。老和尚一甩脸，“好！”一个蛋没打上，左脚的蛋又起来了。“留神！大师父，他可会兔子刨沙！”和尚宝阔这么一瞧：“哈哈哈！马宗续你班门弄斧！”就见和尚往下这么一矮身儿，他蹲下了。他两只手抓这沙土，一抖腕子“啪啪啪！”也甩过去了。

马宗续这手叫足能化尘，就是用脚把这沙土化起来打人。大和尚宝阔会打土标。马宗续这手功夫要走在山地上就不行了，山地上土带不起来。可人家和尚走到哪儿都成。因为他手上有鹰爪力，山地也能抓起一块来打你。沙土窝也一样。打出这沙团儿来大得多。这个五指一插，往下一攒。两个人手脚齐忙，尘沙荡起。

正这时候，南边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音宏亮，张方纳闷，“哎呀嘿，怎么今个儿个又闹老道又闹和尚呵？”大家伙抬头看，打树林里走出一个老和尚来。这个老和尚的年岁可显得太大了。中等身材，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上穿黄僧袍，卡白护领系绒绳，黄中衣儿，黄云缎子僧鞋白绫的高腰袜子，十分讲究。空着双手，脖子上挂着一百零

八颗素珠。颏下一部银髯，飘荡在前胸，不散不乱。锃光瓦亮的头顶一溜三行，九块受戒的香疤拉，背插着一个马尾蝇刷儿，理着胡须。原来是北五省嵩山少林寺的方丈，赛达摩元修长老。嵩山少林寺在武林中，可是被人敬仰的地方。据说达摩老祖来到中国，渡江在北五省嵩山面壁十九年，才传下了武艺，才有了少林寺这个门户。前任嵩山少林寺方丈一园僧普静大师，就是王十古年轻的时候进嵩山，教给他人骨鞭和鞭图的那位老和尚。

一园僧普静年岁太大了，可他看了看手下的弟子，所谓两堂八院，八院三十二位院主，十二大弟子里头要说够当方丈的，他知道都不够格儿。这样，他外请来的赛达摩元修长老当了方丈。人家元修长老武术也好，经文也好，德性也好，到了少林寺以后，颇受众弟子的欢迎。自从赛达摩元修入主嵩山少林寺之后，办了很多的事，威信更高了。就在这时候，铁扇寺的两位和尚，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源，他们两个在铁扇寺九月九重阳会上，济源被老侠于成给打吐了血，王爷罚他们到少林寺学礼三年。·两位和尚就来到嵩山少林寺，把亚然和尚写的这封信呈交给赛达摩元修。赛达摩元修并不小看铁扇寺。因为铁扇寺也是武林聚汇的地方，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样，把所有的院主和各斋戒堂的老师父们都请在一起，和济慈济源见面，咱们就不细提了。

济慈济源深受赛达摩元修的垂青，有什么事儿都跟济慈济源商量。他们本来是好人哪，人家给赛达摩元修出谋划策，治理的嵩山少林寺越来越好，就保举他们俩人为戒堂老师。济慈济源在嵩山少林寺当了戒堂老师。赛达摩元修就能腾出一些时间，离开少林寺，访问一些旧日的宾朋。这次他打嵩山少林寺下来，直奔山西地面，打算访一些出家的高僧。

今天晚上走到这里，他发现前面有人动手，借着月亮的光华才看出来，这有不少的人。赛达摩一看有宝阔宝月，心想这是两位很有名的和尚，怎么在这里呢？他这才在树林里念佛。马俊、陈道常一听撒腿就跑。

马俊、陈道常一跑，张方急啦，“师哥哎，甭管和尚打老道，老道打和尚，咱们赶紧抓贼吧！”回头喊道：“陈道常你哪儿跑！”夏九龄脚底下攒劲，也追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顺着灵佑三皇观可就往西来了。也搭着夏天，青纱帐起，障眼地方太多，病太岁张方可急了眼：“陈道常哎，上天我赶到你灵霄宝殿，下水我赶到你水晶宫！你上哪儿跑哇？”张方这通追呵！“小子，我瞧你往哪儿跑！”这一来不要紧，夏九龄把马俊追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了。张方把陈道常追没了。他扳着手指头一算，都第五次追赶陈道常了。

张方是又渴又饿又劳累，往前走。前面有一个小村儿，路南有几棵大树。树下头，有个茶摊。一个老头正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在那儿扇火儿呢。张方来了，“哎唷，我说掌柜的，给我弄碗水儿喝吧，我实在太渴啦！”茶馆掌柜的道：“少爷，您得等一会儿，我这水没开呢。”张方点头儿心里在想，自打灵佑三皇观追赶采花羽士陈道常直到现在，师哥到什么地方，自己也不知道哇。陈道常跑到哪儿也不知道。张方正想着哪，只见陈道常由东往西边奔这小村儿来了。“嘿！陈道常！”得了，张方往下一伸腿儿，拿起一个荆苕子筐来把自己扣上了。睁着两个小圆眼睛往外瞧，“小子，这可该着啊！”

采花羽士陈道常一边逃跑，一边想：“无量佛！我逃到山西地面，你从镇江追来，看来我们是今世冤家，来生的对头啊！”陈道常又渴又饿，一见有茶摊儿，道：“你给我沏一碗茶吧。山人我很口渴。”掌柜的示意他坐下道：“您等一会儿，说话这水就

开。还有一位少爷呢。”

陈道常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他能不害怕吗，一听说有位少爷，忙往四外看。张方一抖荆苕筐儿，往起这么一蹦:“陈道常哎——”陈道常撒腿就跑,“噌”地一下脚底下用力，往北一溜烟儿下去了，张方跳起来就追。

直追了一天。天色晚了，眼前出现一座小破庙。张方想我到这庙里头忍会儿吧。我实在太困了，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我可受不了啦！哩啦歪斜地张方往前走，到了这破山门进去了。一看这北大殿神像前边有张供桌，他把这桌围子拿下来，抖抖浮土，桌子面上倒挺干净。张方一腿上了桌子，拿这桌围子一卷当枕头，往那儿一躺，大腿压着二腿，脸儿冲上一合眼，就要睡着。心说，我怎么能睡呢？我要刚睡着，陈道常来了可怎么办呢？得啦，我往这桌子下边睡去。他从桌子上下来，把那桌围子垫在底下，张方钻到供桌底下睡去了。躺下就要着哇，刚一迷糊,“无量佛——”采花羽士陈道常进来了。

陈道常实在叫张方给追昏了头，走道儿都不行啦，站到那儿，就合眼睡觉了。抬头一看，眼前一座小破庙，得了，我进去歇会吧。他从外边进来，走到供桌这里，拿手这么一抹，好！说真的，一点土没有。老道飞身形上了桌子就躺下了。张方您别看有能耐，有计谋，经验还差。他一着急由打桌底下上来啦。”陈道常哎——”这一喊差点没把陈道常给吓死！“噌”地一下，纵出去，出了破庙没命地狂奔。

“小子！你哪儿跑！”张方在后面玩命地追。就这一夜，都没闲着。直到天光闪亮，前头发现了一个坟圈儿，就听这坟圈儿里头有点打架的声音，张方走过来这么一找，在坟头后面坐着一个。仔细一瞧，敢情多臂童子夏九龄追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也追的够呛！躺倒这儿就着了。

“嘿！师哥哎，”张方一喊，“您在这睡觉哇？我在道边上都听见您的呼噜声啦。这还行？万一碰到马俊、陈道常，您还有命么？看起来，您是富生富长，没受什么熬煎。”“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师弟，我是这么追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来到这里。师弟，你怎么样啊？”“呵！别提啦。我碰上他两次，可都没捉住他。”“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哪？”张方说：“得了，咱们先找一个地方吃点喝点，然后再去睡觉。您睡觉我寻风，我睡觉，您寻风。”“师弟，这主意不错。咱们走吧。”

直走到天光放亮，眼前出现了一个小村儿，进村口往北边儿，风吹酒旗噗噜噜地响，三角旗有字叫“王家酒店”。路北栅栏儿门三间房，东西各一间厢房，院里头扫得很干净。哥俩儿就进来了，一直来到上房，挑帘进来，过堂风很凉快，屋里也很干净，有几张桌儿。酒馆掌柜的正在一张桌上收拾东西。

“掌柜的？”掌柜的一回头儿，“哎唷，您看看，刚走了二位，你们二位又来了。快坐下坐下。”夏九龄听这话就不走脑子，张方是善于动脑子的，问：“刚走了二位吗？”“小爷，您坐下，我这不拾掇家伙么。刚才来了一位，周围有点红毛不多，锃光刷亮一个大秃子。他身上没包袱儿，只是腰里别着这么一根……，我也叫不上名来的，噢，小时候听说书哇，说的是大宋朝五鼠闹东京。有一位翻江鼠蒋平蒋四老爷使的那个家伙儿。”“那叫三楞峨眉刺。”“哎，对对对。”“噢，还有谁呀？”“还有一位道爷。”张方一听“得！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采花羽士陈道常跑这儿来了。”

原来马俊叫夏九龄追得够呛，躲躲闪闪来到这个小村庄儿。一看风垂旗角儿，这是个酒馆。实在太饿了。他走了进去。老掌柜的一瞧，“哎哟，这位爷台，您喝酒呵？”“呵，您给我打二两酒来。”“您吃点什么菜呀？咱们这儿都是现成的：有

五香花生豆儿，还有几个老腌儿鸡子。”他一样一样全给端上来了。马俊一瞧这几个鸡子全都裂了，里面全黑了！“这鸡子还能吃吗？”“什么话。我这拿出来有好几个月了，您别看这样儿，虽然裂了，我是天天儿擦。”“这管什么事儿啊？擦就管事儿？得，我就喝干酒儿吧。”二两酒喝完了，就问：“老掌柜的，多少钱哪？”“哈哈哈，八百钱。”真是一个大钱，憋倒英雄汉哪！马俊身上一个子儿没有，说：“老爷子，我身上一个子儿没有带。”老头心说，今个可倒霉了，大清早起来头一号儿遇见一个蒙喝的，一分钱没有，说：“哎，你这个人可特别，阴天下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啊？没钱么你跑这喝酒来？”“掌柜的，这、我是又乏又困，又渴又饿，我喝您二两酒不要紧，这么办吧，我把这个给您。”伸手把那纯钢的峨眉刺拿出来。“买这个得二十多两银子，先押您这儿，明天我就来赎！”马俊一想，晚上我做号买卖，偷俩儿钱来，明天就可以赎回来。“不！我不要这家什。这是杀人的凶器，我要这干嘛？再说八百钱的酒您都拿不起呀？”“我只有这大衫儿了，要不我把这脱下来押给您……”“那更不成了。喝我二两酒就扒您的衣服哪？传扬出去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了？不瞒您说，我这酒没人来买，谁也不上我这儿喝来，我就应给几个大户，人家到时候来要酒，我就给家送去。一个月也能赚个三两，五两，有吃够花的，要您大褂干什么？”“那您看怎么办？我给您这东西算俩钱儿不成，我扒大褂您也不干，我酒已然喝了，要不我给您叩头……”“您给我叩头！可这……”

正在这时，帘子板叭哒一响，进来一个人。马俊吓了一哆嗦，他怕夏九龄张方追他们来了。还好，进来的是采花羽士陈道常：“无量佛——，马大哥。”老掌柜一看，心说，这道爷一定有钱，肋下配着宝剑，也象那么回子事似的。“道爷您来了。”

“您快来吧，贤弟。我这喝他二两酒正没辙呢。”“不要紧，掌柜的，您多给我们烫点酒，多给我们拿几样菜来。”“菜就别拿了。咱们就干喝酒吧，他这儿的菜没法吃。”

酒热好端来了，俩人喝着酒，细问来因。正在这个时候，当院里有人说话：“掌柜的，今天家里来客人啦，一会儿盯中午给我们送五十斤酒去。”“哗”一挑帘子，马俊抬头一看：“哎哟！贤弟！”“哟！马大哥啊！”赶紧过来叩头。陈道常一看这人，大个儿，宽肩膀儿，一身儿蓝，刹着绒绳儿，八尺多高！四方一张大脸短脖梗儿；有点炸肋帮儿，花儿绞的眉毛，怪目圆翻，绢帕缠头，过来给马俊行礼：“兄弟，请起请起。”马俊一转脸儿：“不认识吧？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兄弟，少庄主小丧门袁玉。这是我的朋友采花羽士陈道常。”小丧门袁玉一瞧他这模样儿，一听他这外号儿，就知道他不怎么样。“噢喃，陈道兄。你们二位怎么到这儿来了？”“唉，别提了。”把自己的事情前前后后这么一说：“你看我喝二两酒，我都给不起钱。”“得了，别给了。掌柜的，记着给我们送酒去。”“行了。少庄主爷我给您送去。”小丧门袁玉掏出银子来：“一共多少钱，连我哥哥他们的酒钱，这一块儿算了。”算完账，小丧门袁玉说：“走吧，到我那喝去吧。”马俊、陈道常跟着袁玉走了。老头见他们三人出去了，一吐舌头：“好玄哪！他们认识。”这才归置家伙，没想到这边张方和夏九龄又来了。

老头才说了一句：“刚走了那么俩儿，你们两位又来了。”张方问：“这俩人上哪去了？”“您不知道，由我这小店出去，一直往正南八里地，有个村子叫大魔庄。两位庄主爷。大爷叫花面魔王袁金标；小丧门袁玉是大庄主的儿子。二爷叫铁面魔王袁金豹。他们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少庄主叫我送酒，一会儿我还得给送去。”张方拉着夏九龄转身形就出来了。

俩人出了屋。“告诉你师兄，到我姥姥家门口了。我来的时候，我妈还给我交待过。”“师弟呀，你怎么知道是到了姥姥家门口了?”“我一听大魔庄，在大魔庄往东北走四里，就是尚家台我姥姥家。往西南走四里地，有个石家镇我有个大伯父在那儿住。行了行了，哥俩儿先找个地方……上袁家坟儿。”“你怎么知道袁家坟儿?”“唉，小时候我舅舅就带我去玩儿，这大魔庄又叫袁家坟儿，知道啦?”小哥俩儿脚底下攒劲，来到正南八里的大魔庄。

大魔庄的街道十分整齐，当中东西一条长街。南北的店铺坐买坐卖，人烟稠密，什么店都有。街上还没什么人，走到西面路口，张方拿手一指，“这就是魔鬼头的家。”好阔的房子。阔亮的大门，上下马石一边四颗，龙爪槐树，磨砖对缝的墙，过街的影壁，东面的走马门，还真讲究。哥俩儿看完了，就往东了。出村口不远，一大片树林。树林里头有花瓦子墙。“师哥，就是这儿，这就是袁家坟儿。”哥俩儿越墙而过。钻过草地，走到明堂，可就干净多了。北面有几个大坟头。正居中这祖坟前头，有个石头供桌。跟一个放大了的石头凳一样。供桌上头摆着石头的五供蜡扦儿，张方全给扒拉下去，掸了掸挺干净，周围还有坟头，还有围墙。“师哥，您在这呆会儿，可别睡着了，我买东西去。”“可得买点能解渴的，解饿的，再弄点酒最好。”“放心，我全给您办来。”张方跃花瓦子墙出去，穿树林，一直往西。进了大魔庄的东口。就这么会儿工夫，街上这人也多起来，街上的人见到张方都要看他。

张方来到烧饼铺：“掌柜的，给我四十个烧饼。”“新打的，您给钱，您拿走。您有家伙吗?”“我没家伙。”“没家伙您怎么拿走?”“您给我找根绳儿，把烧饼都串上，我往脖子上一套，您瞧这好不好?”“少爷，您这主意不错。”掌柜的叫伙计找根干净

的绳儿，把烧饼个个儿中间捅一眼儿穿好给了张方。张方交了钱，把这四十个烧饼往后脖梗儿上一套，跟那和尚的素珠似的。走在街上，有人瞧见就乐，“嘻嘻，瞧这小孩，嘿，脖子上挂着四十个烧饼，这叫什么事啊？”

张方遛遛达达再往前走，发现了个酱牛肉铺：“掌柜的，您给我切四斤酱牛肉。”“行啊，少爷。啊！您拿什么家伙拿着啊？”“您给我包好用绳一系，我往脖子上一套。”“好。”用长绳一系。张方往脖子上又一挂，再往前走，就是山货铺。卖日用杂品什么的。人家掌柜的伙计一瞧他脖子上挂着烧饼，问：“少爷，您买点什么？”张方看着一种东西，觉得新鲜，就是男人用的便壶，上头有个圆窟隆眼儿。“掌柜的，你们这便壶是不是新的？”“咳！少爷您这叫什么话，我们这儿怎么能卖陈货呀。”“多少钱一个？”“六百钱。”“唔，要俩儿哪？”“一吊二。”张方给了一吊二百钱：“您给我挑俩儿不漏的，再给我试试，涮干净了。”人家让小徒弟给涮好。张方闻了闻，一点味都没有。又跟人家买了一根绳，往兜里一掖。把这两把尿壶提拉着，由杂货铺出来。走在街上，人们看着新鲜：“怎么回事儿？大清早起来了，你这小孩子提着两把大尿壶干什么？”说着就奔了酒铺。

“掌柜的，给我来壶酒。”他把夜壶往柜台上一撂。掌柜的一瞧：“你这个小娃子怎么这么坏呀？哪有用夜壶盛酒的？你这夜壶往俺这柜上一放人家的酒壶还往上放不放啊？”“掌柜的别着急呀，我打酒也一样给钱。”“你给钱也不成啊！不是我们做买卖的不和气，你拿个夜壶放在柜上！快拿下去！”“我这夜壶是刚从山货铺买出来的。”“那也不行啊！”“凑合着点儿吧。我们路过你们贵宝地，想喝，没东西盛。”“那、那就卖你一壶儿吧，小娃子，到后面给他打一壶儿去。”小伙计提拉着夜壶走了，给他打了一壶。张方给了钱，提拉着一壶酒就出来奔了茶

铺。

茶铺里有下叶子泡茶的，有打白开水的，一个跟着一个。张方把夜壶往锅台上一撂："掌柜的，给我下包叶子。""嘿？你这小孩儿怎么开玩笑?! 咱这是茶铺，你怎么拿……唉！快拿走快拿走！""我这是新的。""新的，也寒碜哪！"别的买茶的也乐了，说："新的也没有使夜壶泡茶的呀！""没法子。咱是路过贵宝地，渴了。得了，您给下包叶子吧！"跟人家对付半天，算给下了包叶子，给他倒了壶茶。张方提着出来，用那根绳儿把俩夜壶这么一拴，往肩膀上一搭，一个是凉的酒，一个是热的茶。走到大街上。

打东口出来，脚底下攒劲。赶到了袁家坟，到了祖坟石头大供桌上："师哥，这……""哟，我说你这算怎么回事儿?""怎么啦?""你，你怎么弄两把夜壶回来呀?""新的！要不然拿什么盛呀？喝完了一扔，这个便宜呀。""唉！""唉什么，全来啦！这壶是酒，这壶是茶，这包是牛肉，还有这四十个烧饼。"他一样一样往大石供桌上一放。俩人翻身上了石供桌，这些东西放当间儿，张方伸手把那夜壶茶拿起来了，嘴儿对嘴儿"吱喽"一声："师哥，你喝。"夏九龄端过来，也嘴儿对嘴儿喝上了。

喝了半壶，俩人不喝了。牛肉烧饼吃了足足一半。看起来俩人这几天是真饿坏了。"师哥，您是太困了，我给您挡着点风，您先睡吧。"夏九龄点了点头："师弟，你多受累了。"他找了棵大树，找点叶子来铺在底下，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觉儿醒来，太阳就往西转了。

疏疏落落，星月上升。哥俩儿再想喝茶是没有了，又喝了几口酒，然后把牛肉烧饼一吃，把供桌上的东西都扔了，只有这半壶多酒舍不得。"师哥，咱哥俩吃饱了，喝足了，稍做休息休息，今晚咱们大魔庄走一趟。"夏九龄很佩服张方。"好哇，师

弟，咱们不就是来拿贼人的么。”二人稍事休息，初鼓已过，张方把浑身收拾了一下，九龄也把浑身收拾好，围好了链子索。张方和夏九龄小哥俩儿打这坟地出来。夏九龄一跃过了花瓦墙，张方双手捂着夜壶，脚下一点地，一长腰也过了花瓦墙。

从树林出来，银河耿耿，玉露冷冷，草虫鸣叫，灯火已熄。大魔庄的老百姓都睡了觉。街上除了三两声犬吠，任何声音都听不见了。小哥俩儿进了大魔庄，在北边沿着墙根儿，遛遛达达往前走，眨眼之间，过了十字街，来到了袁家的大门前。

“就是这儿。”张方说，小哥俩儿飞身形起来，单胳膊肘挎墙头儿。张方往下看了看，黑洞洞没有人影儿。夏九龄扒拉一块灰皮，“啪”地扔下去，也没引出狗来。他一打手式，小哥俩儿翻身儿进来了。再往里走，飞身形上房，蹿纵跳越，来到三道院的南房。打后坡上去，扒着中脊，往北头看。

这是个四合院，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五间南房五间。北房里头灯火明亮，从外头借着灯光看得很清楚。廊檐下站着三四个垂手而立的家人。屋里头八仙桌两边有张椅子，上首坐着位大身材，红脸膛儿，脸上有一块一块的白圈儿癣，花白胡子，花白的小辫儿；身上穿着一身银灰，煞着绒绳儿，挽着袖面儿的老头儿，很精神。下垂首这位大个儿，宽肩膀儿，八尺多高。巴斗大的脑袋，黑渗渗的脸膛儿，连鬓络腮的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花儿绞的眉毛，怪目圆翻。大蒜头鼻子，大嘴叉儿；一双薄片子耳朵，穿着一身蓝，挽着袖面儿在这儿坐着。这俩人就是大魔庄的庄主。上垂首那位，花面魔王袁金标；下垂首这位是铁面魔王袁金豹。在袁金豹的肩下坐着个大个儿，就是小丧门袁玉，长得很寒碜。挨着上垂首袁金标坐着的就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采花羽士陈道常。

他们喝酒的这个小村儿叫三家店。那酒店的老掌柜的姓王。这次小丧门到三家店来买酒，巧遇陈道常他们。小丧门袁玉才把他们引到家中。

进大门奔里走寻到客厅。马俊见了两位叔叔行礼。袁金标问道:“哎哟，贤侄快起来。我那老哥哥马老义士怎么没来呀?”“我们爷们在保定府行刺赃官年羹尧未曾得手，我们在风云庄分手了。我往这么儿来，夏九龄一直追赶，追到此地。我跟袁大兄弟碰见了，才来面见二位老人家。”“贤侄，只管在大魔庄住下，只要不声张出去没事。这位呢?”“他姓陈，叫陈道常。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袁金标、袁金豹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得了，既是马俊带来的，就别再问了，照样款待。

晚上，都在客厅这里坐着。袁金标说:“马贤侄，你和陈道友到我家来了，好好地住着，引不来外人。你们也不要往哪里去，也不要往村口去遛达。好好在这儿住着。”正在这时候，张方跟夏九龄可就到了。

张方这个人聪明，袁氏弟兄是武林道上了不起的人。就凭咱哥俩儿的能耐，拿不住贼人。便道:“师哥，看见没有?这是大魔鬼头，那是二魔鬼头，贼人可全都在这儿呢。您跟着兄弟我先出去。”“干什么?”“咱们得设法请高人，就咱们俩可不成。”夏九龄年轻气盛:“师弟，你这叫什么话呀?有道是祸到临头须放胆。咱们哥俩儿出来是拿贼人，见到贼却不拿，难道说我们胆怯怕死吗?”夏九龄说到这儿，一拔腰儿站起来，抖丹田一声喝喊:“呔!大魔庄贼人听真: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在保定府清苑县行刺钦差大人，你们窝在家，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九龄说完了，一抹身就下去了。张方一听，得!心说:九龄哥哥，我看你有点找瘪子。

这大厅里的灯“扑扑”全灭了。屋里头一片漆黑。一挑帘

子，打里面全出来了。爷儿五个：袁金标、袁金豹、袁玉、马俊、陈道常，站在堂阶下。袁金标问："什么人？到老夫的家中扰闹。来呀，看我的军刃。"说话，有家人呛亮亮抱过一对军刃。夏九龄一瞧，这是护手双钩。三尺六寸长一个大钩纯钢打制。这身子跟宝剑一样，两面是刃，到了护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月牙儿型的峨眉枝子护住手，后头是个宝剑尖。可人家袁氏这护手钩后头不是宝剑尖儿，是个鱼尾巴。两道锋，这叫鱼尾双锋钩，大喝一声："你叫何名字？""随行委员多臂童子夏九龄，贼人通名受死！""问某家，乃大魔庄二庄主铁面魔王袁金豹。娃娃大胆！竟敢来到某的家宅。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真是送死！"

夏九龄往前赶步，"哗啦啦"亮银链子槊涮起来，直奔袁金豹的顶梁就砸。

袁金豹跨左步，一闪身，右手钩反腕子这么一别，"哗当"一声响，人家那护手钩上下这么一划圈儿，就把夏九龄的链子槊缠上了。左手钩往回一带，摘钩撕捋，就这么一捋，九龄闭眼等死。说真的，这一下能把脑袋给捋下来。袁金豹可没有，只是卧腰一脚。这一脚就把夏九龄踹出一溜滚儿去。脚尖一踏腰眼儿，"捆！"家人过来把他捆上了。九龄心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唉！风云庄就来这么一下子，那时候有师父搭救，现在有师父吗？全恁这小师弟了。人家师弟不让我动手，我逞什么能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的能耐就这个份儿上了，刚照面一下就趴下了。

袁金豹一看，把夏九龄捆好了，把这链子槊围在身上，搭到北房的台阶下面。"下来！"他拿鱼尾双锋钩，往房上头搭。张方站在中脊上，一晃这大帮子头"哎——好魔鬼头，伤我的兄长。现有病太岁张方在此！"飞身形，捂着大夜壶就下来了。脚

扎实地，一伸手，把三楞瓦面吕祖锥亮出来了。“你是二魔鬼头吧。你认识小爷张方吗?”一抖三楞瓦面锥，照着袁金豹的胸前就扎过去了。袁金豹双钩往起一搭成十字，那双钩就把那瓦面锥给锁上了。“嘿！撒手!”张方一瞪眼:“我不撒手!”“噌!”袁金豹错了。那大三楞面是后粗前细，你怎么锁也锁不住哇。张方夺出来:“好你个魔鬼头!”轮起来三楞瓦面吕祖锥就砸。袁金豹一合步，双锋钩往下一震，张方这三楞瓦面锥就撒了手啦。“呛啷!”落在地上。张方一调脸儿,“噌”地一下拔腰上南房了。“小畜生，你往哪里走!”袁金豹脚尖一点地，长腰也上了南房。张方扭头往下一看：这魔鬼头也蹦上来啦！现在他是手无寸铁，这么一着急，把夜壶抄起来了,“着法宝!”袁金豹的脑袋都过了房檐儿了，张方照他脑袋上“啪”地砸过去。这夜壶砸上问题不大，要命的是尿壶里的酒往下一流，把袁金标眼睛给淹了。咕嚓就从房上掉下来，把地都砸了一个坑。于是张方飞身形跃后坡，长腰跳越，离开袁宅。

张方出离了大魔庄的东口，再往东，借着月光进了袁家坟儿，跃过了花瓦子墙来到祖坟前头，一骗腿儿上了供桌，脸儿冲着南，两条腿耷拉着坐在那儿:“哎哟！可完啦。”张方思绪万千，真没想到，原指望跟师哥一起，拿住采花羽士陈道常、马俊立点功劳，帮着我的师叔、师哥们下四川。事情完了，论功行赏，我得个一官半职，也可以荫子封妻，耀祖光宗了。没想到，自己的时运不济，大魔庄师哥被擒。师哥跟贼人水炭不同炉，忠奸不并立。看来活不了啦。如果贼人把师哥夏九龄这么一宰，我的官儿，哪做去呀？他越想越难受，就哭起来。

张方哭得还真是够悲惨的，谁听见也得跟着掉眼泪。哭着哭着一想,“你哭什么?！没出息！遇见这么一点小事你就没辙了，这大丈夫的眼泪绝不轻弹！哪能随便掉泪呀！再说我那三

楞瓦面吕祖锥虽然被打掉了，这也不算什么。我还有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我是三清教掌门欧阳爷的弟子，少剑客爷难道说我连两个贼都拿不住？我拿迈门弩进去，魔鬼头一个一个全甭活！把我师哥一救，完了事儿拿住马俊陈道常，把陈道常送往镇江，给死难者报仇。我跟年大人下四川。照样将来能做高官，能得厚禄。显耀门庭！哈哈哈！”嘿，小细脖儿子往上这么一晃悠，就乐上了。越乐越高兴。“啊？我还乐呢，有这工夫儿，师哥夏九龄都叫人宰啦。”他想着想着，心里一烦，他又哭上了。

一阵哭，一阵乐，不觉得两只脚脖子叫人家攥住了，一拉他，张方一个狗吃屎，“呱叽！”扔地上了。“哎哟！这是谁呀？把我从供桌上给攥下来！”他折起身一瞧。“哟，我眼前这是谁呀？”黑暗里站着一个人，三十岁挂零儿，细条的身材，形神潇洒，倜傥不群。这是谁呢？原来是他亲娘舅，银钩太保尚义尚二爷。

上面说过，大魔庄东北四里地，就是张方他姥姥家，姥姥、姥爷全没有了，只有舅舅舅妈在。

那么尚二爷这么晚了，怎么来到这里？原来他在石家镇教了个女徒弟，白天没工夫儿，得晚上教，这是教徒弟去。走到这儿，发现张方从村里出来。心说：这不是小方儿吗？这小子十二年了，我听他爹说，他在广东学艺回来了？怎么到了我这家门口儿了，不来看看我？跑到大魔庄干什么去了，心里想着，尚二爷就跟上了。再看张方坐在供桌上，哭一阵，笑一阵，喜怒无常，就想看个究竟？

这爷俩儿起小见面儿就闹玩儿，尚二爷往这儿一站：“小方儿。”“你干什么？”“哟，舅舅！您好哇。”过来给舅舅叩头。尚二爷一看，心说：这孩子长大了、知礼了。这样儿说，我这舅舅

倒有点不对了。"算了算了。叩什么头。你打哪来?""我打家来。""你爸爸不是说你到广东学艺去了吗?""是呵，学出来啦。""学多少年?""您还不知道？连前带后十二年哪。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一支三楞瓦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舅舅，你服不服？你要不服气，嘿，咱爷俩儿比划比划。""好好好，你有能耐，这大黑天儿，你跑到大魔庄来干什么？你怎么不回家啊？你又不是不认得。""唉！舅舅，是这么回事，我回到家中，就赶上张开李豹出事，他们是镇江府里的班头。可那儿出了十八条命案，孩子我有这身能耐，身为少剑客我不能不管。我这么一访案，在金山寺访着了。我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赶陈道常，我把陈道常赶到这儿来了。走到灵佑三皇观，碰到我师哥多臂童子夏九龄。我师哥是我叔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的弟子，他现在是随行委员，奉圣命保钦差大人查办四川。要说我叔叔童林的事儿你大概也有个耳闻。""我倒是听你大爷提过，他是个新出世儿的人物。头下南七省请国宝，两次杭州擂，敢情跟你爸爸是好朋友。""没得说。那说一不二。还告诉您呐，他是王府的教习，站着王爷的势。有点大事小情儿的，一句话，过得去!""你先甭吹，你这个人还是免不了你小时候的毛病。""你提这干什么？我拿的是保定府行刺的要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拿来拿去，他们跑到大魔庄袁金标袁金豹这儿来了。我们今天晚上去了。我师哥夏九龄，唉！一个不留神叫人家拿住了。我当场一动手，还真不含糊，我的三楞瓦面吕祖锥叫袁金豹给打掉了。我上房跑出来了。唉，怎么说呢，我是惊一阵喜一阵，怪难过的。""哦，是这么回事儿。""可不是么，舅舅，你可是我舅舅，来到姥姥的家门口儿，外甥可叫人欺负了，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吧？要不咱爷俩儿就玩儿命!""哈哈，你寒碜不寒碜哪？还要跟我玩命儿。""那没法子，谁叫我在你

家门口栽了跟头呢！我大老远地来叫人给揍了，你这当舅舅的不管，多差劲哪！”“嘿嘿，你呀甭跟我耍贫嘴，从小时就满嘴没实话。”“舅舅，外甥这回都是实话，我都急死啦，您给管一管吧。”二爷一想：“得啦，不就袁金镖吗？我去就是。”

银钩太保尚义年轻气盛，让外甥张方在这里等着，跃花瓦子墙出来，就进村儿了。尚二爷这么想：我外甥在我家门口儿叫你们给欺负了，那怎么成？我可不干哪！尚二爷遛遛达达，来至在袁家门口儿。袁氏兄弟一愣，赶紧跑出来迎接：“哟，尚义士爷，弟兄有礼了。”尚义挺冲：“二位，大晚巴晌儿的，我来找找二位，是有点事情提提。”“哦，义士爷，有什么事儿呵？”尚二爷一指马俊、陈道常：“这二位是谁呀？”“您要问，都是我儿子的朋友，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采花羽士陈道常。”“噢，刚才我碰到我的外甥张方，大概齐你们也知道他。他父亲是镇江瓜州风流侠铁扇仙张鼎，是我的姐夫。也是我死去的先父的得意门生。这次张方和夏九龄捉拿的是马俊、陈道常。这个陈道常是镇江府十八条命案的正凶，杀害少妇长女。袁金标，你们大魔庄可不能容留这种人。马俊在清苑县行刺奉旨的钦差，是国家的要犯。你们把随行委员夏九龄给捉住了，把我外甥的军刃也给打掉了，我到这儿来跟你们二位见个面儿，把夏九龄给我放出来，把三楞瓦面吕祖锥给我拿出来！把马俊、陈道常给我捆上，咱们呐，还是好朋友。”袁金标听完了，说：“这个，尚义士，按理说，你说的不错，你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办。陈道常是什么人，我们哥俩儿不知道。没想到您比我们知道的还详细。这么办吧，明天清晨，我们兄弟二人亲自把夏九龄给送到你府上。同时，我们也把这两个人捆上，一并送去。你看，容半宿好不好？”“那可不成！一会儿都不能容！”铁面魔王袁金豹听完勃然大怒：“尚义！我们哥俩儿拿你高看，想不到你

说话这么不讲理，难道说我弟兄二人惧怕于你？看我的军刃！”“哈哈哈，袁金豹，好吧。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亮家伙试试吧。”

尚二爷一伸手，把包袱皮儿打开，往腰上一围，“嚓”一声响，把亮银护手钩亮出来了。袁金豹鱼尾双锋钩左右一分:“来吧！姓尚的！”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银钩太保尚义心里有底儿，你们哥俩儿跳多高、蹦多远，我明白呀。你们俩人过来，都不是个儿。尚二爷双手一分钩:“袁金豹你进招吧。”

袁金豹往上一赶步，鱼尾双锋钩这么往前一板，这叫搬钩献月。大月牙子冲上，钩冲后，这两个鱼尾冲前，对准尚二爷的前胸，“唰”地就来了。尚二爷左手钩一横，月牙子往上一顶，右手钩一带，“唰”仙人解带，对准袁金豹的腰眼就搂来。袁金豹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双钩走上盘。尚二爷双钩走底盘，二个人四条钩并举，打了起来。

银钩太保尚义知道自己十八趟钩比他们袁家的钩强得多，一动上手，尚二爷一看心说:“坏了，我这钩丢了。”

原来袁家这鱼尾双锋钩，远远不如尚家台的十八趟形钩，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趴下。袁金标袁金豹这么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哪？他手下有个徒弟，姓张叫张玉，这个小孩儿很聪明，他说:“师傅，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到尚家去偷钩。”“怎么个偷法呵?”“只要弟子我可头顶门生帖儿，给尚均衡尚老英雄叩头拜师。三节两寿，可得多给他送礼。这样买动了老英雄，等他把十八趟形钩教给我，我回来之后，再教给你们哥俩儿。你们二位是高人，把他的钩招拿过来一穿，咱们的钩招可就比他们的钩招强了。”袁金标袁金豹一听，这主意不错。

张玉头顶门生帖儿，就来到了尚家台儿。老英雄尚均衡把

十八趟形钩，三年的时间都教给张玉了。他一点、一点都教给袁金标、袁金豹。他俩把十八趟形钩和自己的十二趟鱼尾钩这么一碴，碴出二十四趟鱼尾双锋钩来。今天尚二爷这么一瞧呵，钩丢了。赢不了人家啦。结果，他这么一愣神儿，叫袁金豹“啪”地一钩，打掉了单支亮银钩。尚二爷一长腰出去，脸儿一红:“袁金豹！别打了，我输了，我走。”他刚一出门，人家“咣啷”就把门关上了。

尚二爷往东看，拿着单支钩，越想越后悔:“我们家的钩招怎会丢了呢？唉！”低着脑袋往东来。刚到东口儿，对面有人喊:“舅舅，怎么样啊?”尚二爷一抬头，见是自己的外甥张方。张方在袁家坟儿呆不住了，出了坟院往村口儿走，见舅舅低着头出来问:“舅舅，怎样呵?”“唉，回去说去。”二人进了坟院，尚二爷把一支钩，往供桌上一放。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地一说，“回去让你舅母给你弄点饭吃，先休息休息，我请人去。”“请谁去?”“唉，也不好请。我只好去石家镇请你大爷。”噢，张方明白了，他要去请神掌地佛仙石宝魁。爷俩商量好，张方出树林，绕走大魔庄，请出石老侠，宝枪打二魔，掌震三尺鬼！

第六十二回 石宝奎掌震三尺鬼 夏九龄招亲石家镇

上回书正说到大魔庄张方巧遇亲娘舅，银钩太保尚义的亮银钩被打掉，张方万般无奈，才奔石家镇而来。

二人从东村口进来，遛遛达达往前走，一眼看见路北临街的民房当中有一条栈道，一直通到镇口外。栈道的西边就是一条大墙，墙也高也远，也通到北村口。张方一琢磨，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到我石大爷家来过，仿佛这房子就是神掌地行仙石宝奎石大爷的，张方还认得出来，广亮大门，门口两边有八棵门槐，枝叶茂盛，就在这么个工夫，咣朗一声响，门分左右，打里头咳嗽一声，出来个白胡子老头，大个儿，赤红脸，皱纹堆垒，顶都谢了，白剪子股小辫垂于脑后，一部大白胡子占满前胸，蚕眉朗目，两只眼睛不亚于两盏金灯。哦，正是神掌地行仙石宝奎。老侠来到门口，伙计把门开开，老头出来，遛遛达达往西走，走出不太远，路南里有个两层楼的小饭馆，早晨起来卖包子，老头儿一想，得了，在这儿吃点东西吧。石老侠扶着扶手，腾腾腾的上楼梯，来到楼上看前后窗户开开，过堂风很凉快。老侠石宝奎坐好了，让伙计给送过来包子，一碗粥，还有一碟白糖。老人家就吃上了。瞅眼之间，二十个包子，粥也下去了，吃饱喝足，伙计们把家伙都撤下去，把桌子擦抹干净。“老三呐！给我写在帐上吧。”“老爷子，今儿个别写帐了。”“啊哈哈，为什么？”“有人请您的客，把饭帐给付了。”“胡说，到咱们的家门口来，让人家付饭帐，咱们只能付人家的饭帐，您怎么随便胡来呀！”“您看，他说了是您的侄子，不是外人，

有些年没瞧见您了。”“哪儿呢?”“您看啊!”老三拿手这么一指,有人说话:“大爷,侄子我付了您的饭帐。”老人家右手一推胡子,扭项观瞧,“这是谁?”“哈哈,大爷您连我都不认得了,我家住在镇江瓜州,我爸爸张鼎是您的兄弟。”“噢!你是方儿啊!”“可不是我吗。”“我听说你不是广东学艺去了吗?”“大爷,我是学艺去了。”“你从家里头来呀?”“啊。”“你爸爸跟你妈都挺好的吗?”“托大爷福,都很硬朗。”“那么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怎么大清早儿就来到我家?”“大爷,我有点事儿,我不好意思跟你提呀。”“孩子哎,咱们爷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有什么不能提的,孩子你坐下。”张方也知道老头的脾气性如烈火,这种人拿话一激他,他的脾气就上来,“大爷,我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跟我师爷欧阳爷学艺十二年,大爷,可不是我吹呀,三棱瓦面吕祖锥一条,六只枣核儿镖还有三只迈门弩,师爷起的外号叫病太岁,南七北六十三省练功夫的,他要能在我的跟前转仨圈,那就算他不辜负平生所学,几十年的力气没白费。”“啊哟,这么好的能耐呀!”“大爷,得把您刨出去。”石宝奎心说,还真不错,跟别人这么说,跟我还得把我刨出去。“好,往下说。”张方接下道:“我奉师命下山回家了,没想到我们镇江出了十八条命案,这个采花贼叫采花羽士陈道常。我顺便拿这十八条采花命案的主凶,蒙圣恩,钦封我为随行委员伴差官,保护年羹尧年钦差,查办四川开仓放粮。”“噢!方儿你做了官儿?”“可不嘛,大爷,但是水涨船高,不管我张方的官儿多大,您也是我大爷呀,您也跟我爸爸是朋友啊。”“哈哈哈,好孩子,对。后来呢?”“大爷您听我说,我跟我师叔童林带着我几个师兄,我们一块儿保着大人由打北京城出来,没想到到保定府清苑县,有大胆的贼人行刺。贼人是谁呀?一棵苗秃子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爷俩为首带着一百多

贼，进了清苑县公馆，孩儿我全凭三棱瓦面吕祖锥一条，跟我师叔童林我们爷儿几个把贼人全打跑了。可是大人十分震怒。这么多的贼人来到公馆行刺，你们没拿住一个，这怎么成呢？准备了公文一份，让我师哥多臂童子夏九龄跟我私访，分头追赶捉拿贼人。没想到我们碰上了，不但碰上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而且还碰上采花羽士陈道常，不想到他们逃奔大魔庄。两个魔鬼头，把这钦犯跟淫贼留在家中。”“咳！这两个东西可恨，怎么能容留这样的贼人呢？”“是啊，孩儿我夜晚之间跟我师哥夏九龄就去到他家，大爷，真没想到啊！这花面魔王袁金标、铁面魔王袁金豹两个魔鬼头这么大的能耐。当场一动手，我师哥夏九龄叫他们给逮住。孩儿我真急了，刷啦啦一伸手我把三棱瓦面吕祖锥亮将出来，跟贼人这么一战，哎哟！这一场凶杀恶战呐，无奈双拳难抵四手，猛虎不敌群狼，他们人太多，上百口子人围着孩子我一个呀，一不留神我的三棱瓦面吕祖锥叫魔头袁金豹给打掉在他的院中。孩儿我好容易跑出来。”石老听了后，心想：见着我先说山，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海子城门，骆驼象什么大说什么？闹了半天，叫人家给打败了。便问：“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您听着啊，来到村口外头，我可就发了愣，大爷，我、我、我在姥姥家的门口，叫人欺侮了，我寒碜不寒碜呐？哎，对。这寒碜，可我姥家门口的人不寒碜嘛，大爷连您都在内呀，孩子我叫人欺侮了您不管？”张方这么一说，老头一托胡子。“哈哈哈哈，哎，小子啊，你怎么不找我来呀？”张方心说有门，这一句话把老头子的火儿激上来了。“大爷，我不能找您呐。”说着就哭起来，石宝奎却劝道：“你先别哭，别难过。你怎么不找我呀？”“我想这个，大爷，我没孝顺过您呐，我拿二两点心三两茶叶我孝敬您，算小子我一份孝心，我来到家门口，我就应当拜望拜望您，我给您磕个

头，没想到我刚到这里遇上这事，我没孝敬您，我有什么脸儿上您家里头呀，我又一想得了，离尚家台儿挺近的，我找我舅舅去吧。”老侠石宝奎点了点头。“您找你舅舅去了？”“咳！不找我舅舅我不生气，一找我舅舅我真生气。”“孩儿啊，你生什么气？”“我趴在地上跟我舅舅舅妈磕头，我舅妈耷拉着脸子不大好看。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就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说，我舅舅这就穿衣裳，拿军刃，没有想到，我舅舅给他们打趴下了。”石宝奎眼一瞪，“这还了得！我给你捞面子去！”说罢就走。张方心里想笑，嘴上却说：“大爷，你先等一等。常言说的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年少，老人家九十高龄，一世的英名，倘若为这件事情被二魔所伤，孩子我吃罪不起，也把老人家的一世英名给葬送，您老人家岁数太大了。”嘿哟！张方这小子真能做戏嘿！他用两手捋着老头的白胡子一个劲的哆嗦。老人家一托颌下银髯，用手点指，仰天狂笑，“哈哈，孩儿啊！我闻战国廉颇年逾百岁而为将，东汉平津年近古稀而为相，他们一文一武都有超人头地的本领，何况老夫，虽然年迈，老马嘶风，雄心未减，孩儿啊！随我来。”张方高兴得直想跳高，我把老头激得连南北都不认得了。爷儿俩一前一后下楼，出离了小饭馆来到自己家门口。石宝奎乓、乓、乓一拍门，伙计把门开了。石宝奎道：“你上后头去，让他们告诉姑娘，把枪给我拿前边来，我要带着我这小侄子走趟大魔庄。我揍袁金标、袁金豹去。”伙计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往里走，一直到后面绣楼前，有婆子拦住。伙计把事情一提，婆子赶紧来到楼上，面见姑娘给圣手嫦娥女石素兰把这事情说了。姑娘当时可就一愣，爹这是为什么啊？这双魔有多大胆子，又得罪老头子！来到里间屋门后一伸手，把老人家的枪拿出来，交给婆子下了楼，交给家人，家人拿着一直来到大门口外头。张方一瞧九尺长的枪杆，

一尺八寸长的枪头，鸭儿嘴式锃明瓦亮，枪杆是腊杆的，比镜子面都亮，紫亮紫亮的，这是大枪。老人家把枪拿起来，"方儿啊，走!"直奔大魔庄去了。

这个时候太阳都老高了，爷俩走近村口外头的树林里头，有人往外探头，张方就瞧见了:"哟! 我舅舅来了。"尚二爷不放心，知道哥哥石宝奎的脾气性如烈火，自己的外甥张方这嘴一点把门的没有，万一爷俩再吵起来，这个就麻烦了。尚二爷不能在东村口袁家坟呆着了，他转到大魔庄的西南树林边上来，一看哥哥石宝奎提着枪，气哼哼地往前走，张方在后边跟着。张方一眼就瞧见尚二爷了，说:"大爷，您瞧，那不是我舅舅吗!""哎，我瞧见他了，他怎么又来了?""哦，我，这是觉得不合适了?""对! 嘿、嘿、嘿，仔细看看他，他的膝盖上有土没有?"爷俩往前走，可就来到了切近。尚二爷很佩服张方，这小子鬼迷三道的，他真把老头子给捋出来了，要我请去，我准挨几口唾味。便赶紧出来:"哥哥，您来了。"老侠石宝奎面沉似水，一捋颌下银髯:"啊! 我来了，我不来，等你来呀! 哼，你受累了。"尚二爷听他说替外甥打贼受累，道:"唉，哥，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啊!"老头的眉毛都立起来了，"咳，我真没想到啊，兄弟，你，你会这么不争气。"尚二爷一听啊，可能因为自己护手钩叫袁金标、袁金豹给打掉了，"哥哥，嗯，谁让咱没能为呢。哥哥，小弟我跟人家一动手我才知道，我们家这十八趟形钩原来在我爸爸那个时候就丢了，人家袁家都给偷去了，把咱们的钩招给化在里头了，我心里头这么一不痛快，这亮银钩叫人打掉了。我们爷俩没法子才出来，到了现在，我只能说到石家镇找您。""尚老二，哥哥给你们爷俩挣挣面子去。你们爷俩顺他们大门口一直往东，由他东墙进去，设法寻找，他叫什么? 夏、夏九龄啊。""我师哥呀，随行委员伴差官呐，我叔童

林的徒弟呀!”“哎，你们爷俩去找他，我从他的正门去，找魔鬼头儿。”老爷仨商议已定，老人家石宝奎一伸手，“刷”的一下，把镶牛皮的枪帽摘下来，往自己绒绳上一掖，右手提着大枪，带着这爷俩打大魔庄西村口进来。大清早起，街上没人，路净人稀，这爷俩顺着袁家的门口往东奔他马号大门。石宝奎来到袁氏弟兄家门前，喊道:“开门!”门道里有家人坐着，听到叫门，赶忙站起来，哗啦一声响，门分左右。一看老侠来了，谁不认识啊。“哟! 石老侠客爷您来了，小子们给您请安。”“起来，起来，告诉袁家弟兄，就说老夫我来了。”“老爷子您请进，我们给您通禀。”请着石老侠往里走，这大门可就开开，往里进二道门，再往里到屏风门转过来，底下人已经通知了袁家弟兄。袁金标、袁金豹一见石宝奎来了，袁金标跟袁金豹说:“看来，咱们惹了祸。”袁金豹问:“哥哥，惹什么祸?”“因为你把尚义打了。”“唾! 既然能打尚义就能打石宝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哥哥，别害怕，没关系，越怕，他就越吓，哥哥咳，您沉住气，这回，尚义咱们不在乎了，咱们还怕谁呀，石宝奎扔下八十奔九十的人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他还能活几天呐。”这时候，老侠石宝奎已经进到当院。袁金标赶忙一躬到地。“老人家，清晨起来您就到了寒舍，恕我袁某未曾远迎，您多包涵。”老侠一笑:“袁金标、袁金豹你们俩人出身绿林，还懂得绿林道德规矩，在我石宝奎眼皮底下，不能越礼胡为，这样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别说我石宝奎高抬贵手。你们在这安然自在的住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现在你们越理胡行，竟敢打了我的小弟尚义，哈哈，老夫岂能容你。”石老头子这一声长笑，笑得双魔起鸡皮疙瘩。袁金标又一躬到地，道:“老侠客爷不是这么个意思，我的孩子袁玉的朋友，您看就是他们二位，这位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位是陈道常陈道爷。我们不能不

招待，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个姓夏的跟姓张的两个人来了，到这就要动手拿他们二位。我们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们哥俩怎么着也不能让人家在我家里当场拿人呐，一动手我们把姓夏的给捉住，我们把姓张的也赶跑了，没想到银钩太保尚义，尚二爷也来了，爱屋及乌看佛敬僧，有老人家您在头喽，我们敢跟尚二爷无礼么，我们不敢，我们说了很多好话，这尚二爷一瞪眼，不但要救人，而且要拿他们二位，这我们就不让了。我们把尚义尚二爷给赢了，老侠客，您怎么到这里来又说这话呀？”“哈哈哈，尚义是我的小弟弟，谁要动他一根汗毛，我就让他们给立根旗杆，你打了他，就等于打了我，相反的，陈道常在镇江有十八条命案，你们为什么容留这下贱的贼人在你的家里，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他是国家的钦犯，你们不守绿林道的规矩，你们这俩魔鬼头就找死！老夫也绝不能容，交出人来吧。”袁金标还要对付，铁面魔王袁金豹嚓楞楞楞一翻鱼尾双锋钩。“姓石的，素常素往我们尊敬您，没想到您越来越厉害，得寸进尺，现在跟我弟兄瞪眼，难道说我弟兄二人惧怕于你。来！亮你的枪，二爷袁金豹跟你讨教讨教。”往前一赶步，唰！鱼尾双锋钩嚓楞楞一响，对准老侠哽嗓咽喉就来了。老侠石宝奎左右手一合大枪，“哈哈哈，你个二魔头，你敢骂我，你长着几个脑袋！”他一瞧这钩到了，就微然一下腰，前把一带自己的枪头，扣把一携，坐下腰去就横枪杆一个扫荡。袁金豹脚尖一点地，长腰刚一起，老人家又一背身，叫霸王甩枪式，就抽在袁金豹的后腰眼上，当时袁金豹的后腰就起了个大肉岗。他撒手扔了双钩，应声而倒出去一溜滚，袁金豹输了。袁金标这个时候把鱼尾双锋钩抄起来，照着老人家的后脑海脑后摘筋儿，唰！双钩就剁下来。老侠客爷腰腿特别的灵活，鹞子翻身就看这大白胡子一仰，唰一调脸，这枪就对准袁

金标的两只手的手腕子就拍。袁金标往后一撤步，老人家平枪一扎，枪走一条线，就在袁金标胯骨轴上捅了一枪，血下来了。石宝奎刚要说话，猛然间屏风前头转过一个人来。“什么叫石宝奎呀？什么叫地行仙呐？我全不懂，你是鸡蛋我打出蛋黄来。”石宝奎一听，噢！这是谁呀？在老夫面前飞扬跋扈。唰！把大枪扎在地上，左手一推颔下银髯，扭项观瞧，这个人从屏风前转过来。有四尺来高，是个矮人，但是横下里有二尺，胳脖腿挺粗，一身蓝，绢帕缠头，刹着绒绳。一张脸面似黑锅底，一双蛤蟆眼，眼珠努到眶外，大狮子鼻，大鼻头，大嘴岔。石宝奎真不认得他。原来这大魔庄正东，不远有个小村叫尤家庄。这人是尤家庄的，姓尤叫尤龙，有个外号叫三尺鬼尤龙。大爷袁金标的妻子，小丧门袁玉的母亲，就是尤龙的姐姐。尤龙没有多大的能耐，但是他能耐不成，可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本领，脑袋上长着一层癞皮疙瘩，很厚。这称什么本事啊？唉！他这个东西痒痒起来，你拿刀砍，他都不怕。说他痒痒之后想拿手挠挠，这没用，那皮太厚了。他用一个木头板，把钉子完全都钉在这板上，叫钉板，这尖都冲外这么一层，他得拿钉子板朝脑袋上拍，乓乓乓！甭说你拿刀砍，他什么也不在乎，所以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三尺鬼尤龙。今儿个一清早上姐夫家来，刚到家门口，大门口开着呐，因为石老侠进来，他也进来。听家人说，“看来咱们袁家就要败家，人亡不人亡的不敢说。”尤龙一听，只气得怪叫如雷，噔噔噔，直奔里跑，打屏风里转过来，一见是个胡子老头，“哈哈哈，什么人物？原来是个糟老头子！”往前一赶步，伸左手窝里发炮，当就一拳，照着老侠的胸口来了。石宝奎右手推银髯，往左边一推，左脚跟着往前一迈步，伸右手一按腕子，噗！把三尺鬼尤龙这手腕子就攥住了，顺手牵羊，往自己怀里一带，尤龙往前一栽身，石宝

奎左手腕子这么一翻，就扣过来了。插着五个手指头，掌心照着尤龙的脑瓜顶上，啪！就是一掌。尤龙心说，我要不把你这巴掌给震坏了，哪才怪呐！哪知道老侠石宝奎单掌开碑击石如粉，这是气功啊。打肾眼一提这口气上来，运在掌心，啪！硬把三尺鬼尤龙的脑门给砸塌了，结果倒地身亡。

袁金标、袁金豹一见这个阵势，撒腿就跑，尤其是采花羽士陈道常，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两人更跑得快。顺着箭道一直往后，到西北大墙，越墙而过，到了村口外头。马俊跟陈道常站住。你别看马俊，这是保定府清苑县行刺钦差的要犯。但是，他不愿意跟陈道常一块儿，嫌陈道常是臭贼。对陈道常说："得了！咱们俩这一道，你帮我，我帮你，也不错了。看起来，咱们俩从今天就得分手了。"马俊说完了，也不等陈道常说话，就走了。陈道常也不愿意跟马俊在一块。怎么？如马俊在一旁，你胡作非为不行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的，你想办坏事能行吗？陈道常一想，我也去吧。脚底下趱劲，就往西南去了。

这是在大魔庄的西北村口外。往西南没有几里地，眼前头黑压压，雾尘尘，出现了一个村子。走着走着，就听见大墙的里面有妇女又说又笑。一听姑娘说笑，陈道常魂都要飞了。他往东墙靠，靠着东墙，跷着脚，隔着墙头往里瞧，哎哟！真瞧见了，里面是一片楼房，看不甚真。靠楼房的东山墙，有一个窗户，窗门开开。露着半截身一个姑娘。啊！这姑娘长得这个俊呀！乌黑的发髻，迎面高挑一个银片子，上面镶珠嵌宝，金丝高挑，一个粉绒球，突突乱颤。这姑娘长得这好看。瓜子一张脸，两道弯眉，一双大眼，双眼皮，长睫毛，有点吊眼梢，眼睛都会说话。鼻如玉柱唇似涂朱；一对圆宝耳。上身穿玫瑰紫紧身小袄，扎着粉汗襟，葱心绿的散脚水裤。两只大红缎的

南绣凤头小鞋。这姑娘左手摁着这个窗台，往东北方面瞧，在姑娘的南面一点，露着一个小丫环的半身。这小丫环也长得非常俊。身穿一身鹦哥绿；外罩青纱大坎肩；腰里系着粉汗襟；也是乌黑的头发，瓜子脸；很俊呐。陈道常看着眼睛发直，“无量佛！喔唷！”他在墙外一念佛，直勾勾这么一看。姑娘一瞧，就把窗户门关上了。哎呀！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陈道常再想看人家姑娘一眼，就办不到了。无精打彩，他往南来。可就是东西向的一条街。他抹过头来往西。路北的广亮大门，过街的影壁，八棵门槐。再往前走，路南有个两层楼的荤铺。唉，我吃点东西去。他进了饭馆。伙计赶紧迎接过来，“哟，道爷！今天吃饭可还早点，您怎么，您要用点饭吗？”“不错，楼上有地方吗？”陈道常就上了楼。来到后面的楼窗前头，要了四个菜，一壶酒，四张家常饼，一盘老虎酱，一碗鸡血酸辣汤。伙计在旁边侍候着，“道爷，您有什么事呀？”“贫道打东村口进来，看见了路北的大户人家，是个财主？”“道爷，您好眼力，这是咱们这一带的首户财主。”“噢，他家里都什么人呀？”“家里头没什么人。只有一个老父亲，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噢，无量佛。”伙计吓一跳。“道爷，您喊什么呀？”陈道常这个美呀，今夜晚间，我到他家里，跟这姑娘威逼成婚，然后我把这老头子一宰，我是又得人又得钱呐。

看起来，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他看人家姑娘好，有利可图，不但要霸占人家姑娘，而且还要霸占人家的财产。把人家姑娘的老爹一杀，你也不琢磨琢磨，你办得到吗？

采花羽士陈道常出了村，找个大树林，把草拔一拔，往地下这么一铺，盘膝打座，闭目息气养神。一靠大树，哧乎哧乎

他就睡着了。也搭着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这觉儿醒来，半天多都过去了。虽然有点饥肠辘辘，他也不在乎，定更来天，陈道常站起来，在树林里转几个圈，恢复恢复精神，然后，出了树林。抬头看，满天星斗，十分皎洁，清风阵阵，胸怀为之一畅。老道把道袍往后这么一撩，脚底下用力，沙沙沙施展夜行术，顺白天进村的道儿就来了。走到白天他看见姑娘这个地方，他可往南。约走了有半箭地左右，也就是到了这个院里东南角上，再往前可能是前院。这样，陈道常一拔腰起来，单胳膊肘扒墙头往里看。果然往南一排房一排房，还有很多的房子。眼前是个大花园，种了一些奇花异草，争香斗艳，浓郁芬芳，扑鼻喷香。在这北面的绣楼上有灯亮，照射出来，楼下是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坪。南面是一片假山石。往西有房子、有墙、有门通到里院。这个时候，陈道常一飘身，由东墙上下来，蹑足潜踪，攀花扶柳往前走，就来到这绣楼下边，脚尖点地，一长腰，哧——起来了，就抓住二层楼的前檐。脚后跟挂住檐头，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隔着横楣子往里看。果然，一个小丫环站在旁边，迎门的几案八仙桌，上垂首椅子上坐着一位千姣百媚的大姑娘，哎呀，这个姑娘装梳有点改了。迎面的银牌子摘掉，一个粉绸子的绢帕，把脑袋罩住。姑娘两只手，耷在一块，往自己膝盖上一放，在这里坐着。陈道常正瞧见呀。嘿呀！临近一点了，才看出这姑娘比花解语，比玉生香，千娇百媚，国色天香，确实是俊呀。就听姑娘说话："春桃哇，泡点儿茶来。"丫环有点害怕："小姐黑灯瞎火的我胆小。"姑娘把脸一沉："自己家里有什么可怕的，你真气我。"这姑娘一生气，刷的一下站起来一挑帘，奔了里间屋。陈道常还纳闷呢，怎么我刚看这姑娘一眼，她怎么进了里间屋。这会儿，他就觉得有人蹬他的脚。陈道常就知道不好。一个老猿坠枝，嘣的一

下，从楼上可就下来，云里翻个跟斗，脚扎实地。抬头往楼上看。就在前檐，站着这位大姑娘。左手拿着把弹弓，斜插里背着弹囊。正赶上陈道常脚扎地，抬头往上看得时间，就瞧这姑娘右手扣弦，一撒后把，突，这弹真叫快呀，正打在陈道常的脑门儿上。啪，没把陈道常给痛死。“无量佛，哟，喔唷。”他拿着左手一捂自己的脑门，没想到第二弹正砸在他左手手背上。啪！哎呀。左手一撒，他右手又去了，第三个弹飞打在他右手上。哎呀！他抹头就跑。

原来这个姑娘就是圣首嫦娥女——石素兰姑娘。因为早晨外头进来人说，老爷子要枪，到大魔庄打魔鬼头去，这姑娘有点不放心。老爹爹走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带着丫环春桃把东边楼窗的窗户开开，主仆两人往东北方向看，才四里地就是大魔庄，没想到陈道常一念佛，姑娘瞧见老道就把窗门关上，春桃还问呢:“哟！姑娘，咱不是看老爷子吗？怎么又关上楼窗了。”“你没听见那个念佛的。”“听见了，他不是个出家道人吗。”“那是个坏人。”春桃害怕，“呀！那可怎么好呀，一会儿老爷子回来可得说说。”“春桃你不明白，待会儿老爷子回来，你一跟老爷子提这事，老爷子准说咱不好，姑娘家不守闺门之道，私自把楼窗开了往外瞧，这行吗?”“要说可也是，咱们主仆都得挨骂。”“对呀，得了，谁也甭告诉了。今天晚上如此这般，我都准备好了。”两人商定，吃完晚饭，主仆两人，在外间屋呆着。陈道常一来，施展珍珠倒卷帘，往里一看，姑娘就瞧见了。也假装一生气，一挑帘，到里间屋把弹囊挂好，插把弹弓拿起来，从后窗出去，飞身形上房，打算上前檐把他踢下来。结果陈道常掉下来。陈道常撒腿往南跑，弹打连珠，啪啪啪，打得陈道常龇牙咧嘴，疼痛难忍。什么后脑勺儿，屁股蛋儿，后脊背都挨上弹儿了。眼前头就是这片假山。打假山后头转过一个

人来，“陈道常呀！”“啊！”差点儿吓死陈道常，原来正是病太岁张方。

咱们还得说说大魔庄，宝枪打二魔，掌震三尺鬼。袁家的人呼啦啦都奔后门逃跑了。正这个时候，多臂童子夏九龄、太保尚义、病太岁张方，爷仨把军刃都带齐了，由角门过来了。张方把夏九龄叫过来，给石老侠行礼，“噢，噢……”，石老侠赶紧伸手相搀。“少侠客，你们带着公文吗。”“我们全带着公文呢。”“这死了人了，叫我拿巴掌给他拍死的。这样吧，方儿，你跟着你的师哥，你们俩人赶奔县里前去报案。查收袁家的财产，事情办完了，让他们把死尸埋了。然后你们回石家镇，咱们在家里见。”张方点了点头。说好了以后，老哥儿俩先回家了。这小哥俩先把本村地方找来，叫他看了公文，然后让看守死尸，然后才赶奔县里。报了案以后，仵作到现场验了尸，填了户格掩埋了，把袁家的财产完全都查没入官，派地方守着，一切事情办完了，小哥儿俩这才回家。说真的，有半天多的工夫了。等来到了石家，从新面见石老侠跟尚二爷。大家伙儿坐下来，张方这才先说自己的事：“刚才呀，跟您们老哥儿俩前后说得竟是瞎话。”就把自己打下山到家，如何本地出十八条人命案，我和我父亲怎么捉的贼，追赶陈道常的事情完全都说完，老侠明白了。九龄也把自己的事情跟师父的事情以及两次杭州擂，下南七省的事情完全都说了。一直到晚上，才预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这小哥儿俩。爷儿四个坐下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方觉着要解解小手。张方一个人出来，他奔东院的茅房。在这时候突然发现了一条黑影，唰，由大墙后面翻上来，啊！这不是陈道常吗？这小子干什么来了。张方在后面可就跟上了。从假山往北，张方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姐姐石素兰招来的麻烦。就在假山的后头等着。果然这顿弹弓叫姑娘把陈道

常打的亡魂皆冒。张方等着他快到了，猛的一长身，一亮三棱瓦面吕祖锥，“陈道常，你哪儿跑。”陈道常一眼就看见张方了。“唉呀！我怎么在这最危险的时候遇见他呀。”陈道常往东一跑呀，迎面姑娘在前檐站着。

陈道常亡魂皆冒，往东跑越大墙，撒腿如飞，他跑了。张方可喊：“别打，石大姐，我是张方。”张方这嗓子很高呀，猛然间，西边有人说话：“什么人？到老夫的家中搅闹。”这个时候姑娘可从房上下来，张方也转过来了，“大爷，这不是我大姐吗！”这个时候，石大姑娘可就到了跟前儿。石宝奎问：“孩儿呀，你这是干什么呢？怎么上这儿来？”张方把刚才的事都说了。这老哥俩跟夏九龄都在客厅里喝酒，一听这边有响动，让九龄别动，哥俩出来。到现在老头一问，姑娘把事情也说了。“噢，这情有可原，你还认得不认得，这不是镇江瓜州张家庄你叔叔张鼎的儿子张方吗？小的时候你们不是在一块玩过吗？方儿，这是你大姐。”姑娘一瞧，“哟！真是张大兄弟，刚才打着你没有？”“差一点，把我这小辫上水上漂大钱都给打没了，我就是追这个恶贼，从家中追到山西姥姥的家门口，才跟你们爷儿几个见着，刚才发现陈道常，想追他，石姐姐拿弹一打我，我估摸着贼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有一天他会跑不了的。”“大爷，您说的这个一点不假。”爷儿个往回来，重新洗手落座，又喝上了。

老侠石宝奎喝着喝着心事上了心头。由于刚才的事情，使老人家想到男大当婚，女大当聘。闺女素兰不小了。如果说门不当、户不对，人家也不敢要，我也舍不得把孩子聘出去。门当户对的也不容易。喝着酒，看到了夏九龄。这个小孩长得又好，刚才九龄也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他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童侠客的弟子，随行委员办差官。将来真是保着大人

查办四川完毕以后，这小孩也能得个一官半职。家里我又有钱，我又不指着挣钱养家，这个孩子要跟我的闺女结为连理，可是天成一对，地就一双呀。但是，人家这么好看的小伙，这么好的能耐，名门之后，现任官职，人家能没媳妇吗？老侠不好意思提，张方瞧出来了。张方站起来说:“舅舅，您跟我哥哥先喝着酒啊。大爷咱们爷俩外面说句话。”“嗳，哈哈哈，好好好，贤侄九龄，二弟你们爷俩先喝着。”这老爷俩出来，挑帘栊下台阶，往东没走几步，张方站住:“大爷，您刚才喝着喝着酒您不喝了，停杯不饮，我看您有心事。”“好孩子，你聪明得很。大爷真有心事。”“您老人家这心事，我说出来，您一定佩服。您看我姐姐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您看我师哥长得也好，又是现任官，又是将门之后，将来也错不了。您惦记把我姐姐许配给九龄，您又不知道人家有媳妇没有，难以启齿，对不对。”“嘿！呵……”老头乐着朝张方脑门上给了一巴掌，“哈哈哈，小子，真是的，你呀说的全对，但不知道这个话怎么提呢？”“咱爷儿俩回去，这事儿您别管，您交给我张方。”爷俩回去落座。张方保媒，夏九龄招亲石家镇。

第六十三回 小白猿石府学绝技 念旧义奋勇觅金牌

上回书说到石家镇九龄招亲，石老侠张方爷俩来到屋中落座，重新喝酒。

喝了两轮酒，张方又站起来，“师哥，来来来，咱哥俩到外头说句话。”张方带着九龄也下了台阶，往东一拐，九龄问他：“师弟呀，你看这里喝酒呢，你出来进去的什么意思，朋友门前如王府，这不能随随便便呀。”“师哥啊，您教育我都对，人家这事我能不出来进去的。我问问您，您跟这石老头有什么交情吗?”“嗨，贤弟，我跟人家素不相识，有什么交情。一来老人家是成名的武林中的前辈；二来跟我师父也算慕名的朋友；三来主要的不是通过你吗。你的父亲是我的大爷，从南侠司马空这儿说他是我叔叔，在我师父童林这儿是我大爷呀，这没的说。”“话不是这样说，这里，我起小就来过，老头从小时候疼我着呢，您到这来就横吃横喝，嗯，这就不象话，您说对吗。”九龄就知道张方冒坏。把脸往下一沉，“师弟，这话是你说的呀，还是石老侠说的，要是石老侠说的，我得质问质问他。”“唉，别价，师哥呀，我出个主意，这主意要答应了，哥哥，你在这儿连吃带喝，比我张方都硬气。”“那么什么事儿呀。”张方就把石老侠的意思，从头至尾说了。“哥哥哪，这石大姐俊极了，工夫也好着呢，您看我这水上漂的大钱都给我打没了。”“哎呀，你想想，这合适吗。我自己不能作主儿呀，我师父没在这儿。”“虽然没在这儿，可全在你呀。我倒不是说过这村没这店，石老侠客可看得起咱们呀。将来我见着我叔，那个时候

我替你说，您看好不好。”“那好吧，你可兜着点。”“这个没的说。”小哥俩回来了。九龄的脸一红，张方在旁边说：“哥哥啊，你瞧瞧，我舅舅是姑娘的师父，老爷子是姑娘的爹。我张方愿意从中作大媒，把我石大姐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你，至于将来见着我叔童林，那个时候咱们再下订礼。但是现在咱们这事就算订下来了，你看好不好，磕头！叫岳父。”九龄跪倒了磕头，然后又给尚二爷行礼。尚二爷年轻。说：“快起来吧，快起来吧，这可是一件大喜的事呀。”“哥哥，我得给您道喜呀。”“哎，呵呵呵，同喜同喜。”男女仆听说以后，都到屋中来道喜，颁发赏金。这个时候姑娘也知道信儿了，自是欢喜。

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擦脸、漱口，喝茶，又预备一桌丰盛的酒席。石宝奎问：“你们小哥俩打算从我这到哪呀？”“我们从这奔山西太原府，想大人也就快到了，在那里和我叔童林见面呢。”“好吧，你们走，我们也派人打听着，让你舅舅尚义也打听着。如果打听着童海川童侠客跟大人到了太原，我跟你舅舅我们哥俩去一趟。”张方也明白老人家的意思，说：“好吧，咱就这么办了。”饭吃完了，老人家派人拿出黄金五十。九龄赶紧给拦了，“老人家，您看咱们在这里到太原也不远了，您给我们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俩人都是官人，有官盘缠钱呐。”“你们真有你们的。”张方搭腔说道：“哥哥，您真是的，老丈人给姑爷钱，给多少拿多少，掖起来。”小哥俩告辞出来，老哥俩在后面跟随，一直到村口，说了几句珍重的话，这才告别。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距离太原不太远了，出现了一片山。叫阳光这么一照呀，哎哟，就好象鱼鳞金甲似的，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张方说：“师哥，您看这山怎么样？”“挺好看的。”“对，山里有人，是贼不是贼咱不管他，准有人。”“你怎么知道？”“这么好看的山，那能没人占据呀，不过也不见得，这

两天不瞒您说，我手心有点痒痒。”九龄也是个好生事的孩子，“好吧！咱们就奔前山转吧。”小哥俩就顺着这片山往南转下来了。越距着南山口近了，越听见山口这方面人喊马嘶。等小哥俩到这里一瞧，嚯，这山口有很多人。拉着马的可很多，一眼望不到边，起码有个二三百口子。夏九龄一瞧，靠西边儿有三间芦苇棚，芦苇棚头里站着十几个垂手侍立的人，四个人亮家伙，当场动手，有两条镔铁虎尾三节棍，使三节棍的岁数大，有五十多岁，花白胡须功夫很好。有一个年轻的，青胡子茬，大个儿，跟两个人动手。这两个人奇装异服，每人一条镔铁四棱方头冲。两头都是四方的，跟棍子一样，当中儿是圆的。打了个难解难分呀。猛然间，九龄往东面一瞧，就在他们动手的这个地方旁边，有一块大石碑。这个石碑有六尺来高，半尺多厚，二尺多宽。上头有六个大红字，“彩凤山祥云岛”。在石碑的南边一溜站着几位。头一位中等身材，有点怯了巴叽的。二一位二十上下岁，一双大眼睛，皂白分明。第三一个也是二十上下岁的一个小伙。瓜子一张脸，长得跟大姑娘一样，面白似玉，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闪闪夺神。张方问：“师哥，谁呀，我一个也不认得。”“我告诉你，这三个里头我认识俩，第一位你瞧他挺怯的吧。”“是呀。”“那就是你的叔叔，我的恩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呦，我这童叔怎么这么怯呀。”“对了。二一个也是我的师兄，复姓司马，单字名良，人称玉麒麟，我们俩从小在一块。”“呦，那么这三一个呢？”“三一个我也不认得，咱们过去吧。”擦着山根儿，在人群的后头挤来挤去，挤到了跟前。九龄过来。“师父，您好呀。弟子给您磕头。”跪地下就磕头。海川把夏九龄搀起来，“你从哪来的呀，怎么到今天才露面呀。”“是呀，说起来很长。”转身叫张方过来。海川一瞧，这人怎么这么寒碜呀。九龄一笑：“他是镇江瓜州张

家庄我师大爷风流侠铁扇仙张鼎之子病太岁张方。师弟，这是你叔。”张方立即行礼，“叔叔您好呀。侄男张方给您磕头。”海川心里话，我哥哥张鼎都六十多岁了，那老头儿，又干净，又利索，想象他年轻时候一准漂亮。我虽然没有看见过我那老嫂子，我琢磨着也长得很俊，不然的话，我哥哥张鼎看不上人家。怎么他们俩口子会养活下来这么一位尊容的少爷呀。嘴上却笑道：“哈哈哈，贤侄呀，快起来。”海川这一笑，什么想法呀。张子美是大英雄，我也不能往别处想，这要是别的人我该说，这孩子是我哥哥的儿子吗？他这一乐，张方明白了。“叔，您这一乐可不大好。”“唉，怎么了？”“您是说我爸爸跟我妈都长得很俊，怎么养活我这么一个儿子，你还认为我不是我爸爸的种。”童林是个老着脸的人，没想到让张方给闹得很抹不开。只好找话说：“哎呀，方儿呀？听说你作媒。”“嗯，叔，是这么回事儿，我爸爸也跟我都说了，虽然说这一次我把我师哥救了，我们哥俩总算见着了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了，虽然我们没拿着，但总有一天能拿着。没别的，见着大人您一定要保举我也当个随行委员办差官，我就不回去了。”海川说：“可以。既然你给你师哥从中为媒，把石老侠的千金小姐许配给你师哥，你们放下订礼之物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呀？”“您想想，我大爷跟我舅舅那意思得见您，所以，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只要您到太原府，双方的父母老家儿见着，自然把庚帖写好，再下订礼，这算正式的订婚。我再问问您，叔，这里干什么呢？你们爷儿俩到这干什么来了？”“好吧，我借着这个机会跟你们提提。”海川就一指这个小孩，才说出一番话来。

本来从保定府清苑县钦差大人大轿一起，备下两份公文，九龄一份，司马良一份，让他们一路之上访查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结果没走出两天去，司马良就跟上大轿了。说这两天也没

查着这个马俊的结果。但是，夏九龄没回来。爷几个兢兢业业保护着钦差，按官站直奔太原府。一路之上进州州官接，过府府官迎。什么事也没出。

来到太原府东门外，十里接官厅，这太原府知府刘成是两榜进士出身，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青天。他带着全城的文武官员，有名的绅商来到接官厅，迎接钦差。大轿落平，刘青天跪倒了给大人磕头。年大人把手本收下，"贵府，公馆打在何处?""禀钦差大人，东门里临时的一个大店，请大人多屈尊。""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前呼后拥直奔太原府东门里。东大街北大店，悬灯结彩，上垂首贴着泥金纸报:"查办四川钦差大人——年。"亲兵一到马上接岗，本城守营的兵丁就退到二线。大炮三声响，鼓乐齐鸣，来到二层院子。四坐亭子放好了，大人从轿里头出来，挑帘走进正厅。迎面的架几案，八仙桌两旁边有椅子。在西面是单间，是大人办公的地方，后头院儿单有寝室。大人来到里间屋，马上洗脸洗手，吩咐一声:"请三宝。"海川、刘俊、司马良，师徒三人捧着三宝往里走。

刘俊捧起了宝剑。就是尚方剑，它是权力呀，五王八旗、龙子龙孙，国家重臣、各路要员犯法，可先斩后奏。接着海川捧起金牌，司马良捧着圣旨，爷仨进来，完全都交给了钦差大人。大人一样一样安放在中厅，然后把檀香炉点起来，亲自参拜了三宝。然后坐下，把所有的手本完全都看了看，叫差人进来，把手本完全都避回，满城文武举监生员，还有大小的官员一律免参免见。单有太原府知府刘成从公馆门外遵命而进。撩袍端带往里走，蹬堂阶挑帘栊到屋中，抬头观看，呀！三宝在上，刘成赶紧正冠往后一撤步，掸了掸身上的土，抹下瓦行袖面，行罢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然后重新给大人行礼:"钦差大人在上，太原府知府刘成拜见。"大人用单手一接，"贵府免礼平

身。”“多谢大人。”“来呀！赐座。”旁边有人端过来座位。太原府知府刘成一躬到地：“钦差大人在此，焉有卑府的座位。”“坐下好讲话。”“谢大人。”其实这个坐着比站着也不怎么舒服，跨着半拉凳子面，凑凑乎乎半站半坐在那儿。钦差大人上下打量太原府知府，中等的个，方面大耳，三缕墨髯，头上带着红缨帽，顶子挺亮，青巾石的顶子，身上穿着两截褂，四方四品云雁补子，这人长得修眉大眼，确实长得很端正，看着很清廉的样子。大人也知道他，外号叫刘青天。“贵府，这次本钦命奉圣旨四川放赈，蒙圣恩，赐本钦命金牌尚方剑，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可以代理民事，贵府你在本地很有政声，这个本钦命早有耳闻，如有倚仗官府势力的顽匪刁民，贵府治不了他，可以跟本钦命提一声，我替你做主。”刘成赶紧往起一站，躬身施礼：“禀大人，自从卑府到任以后仰仗着圣天子的洪福，老大人的虎威，本地面倒也安然如常，确实没有什么不法的贼匪顽民，请大人放心。”“好，贵府很会办事，你下去侍候，明天本钦命就走，因为四川的事情十分紧急，如果贵府办事很得力，将来本钦命一定要保举于你。”“多谢大人的栽培。”说完，就退下去了。

刘成一下去，大人立刻换好了便服，管家年福年禄，小书童福儿跟杨师爷等都上来伺候着，海川等众人就下去了。第二天五更时，公馆的门上就忙乱起来，所有亲兵完全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司其职。太原府知府刘成以及城守营的守备总镇这些人，可就全来到，伺候着大人起程。海川等众人进来行完礼，年大人站在八仙桌角边儿，伸手把圣旨捧起来，一转身，交给海川，海川把圣旨接过来，安放在头座黄亭子内。二一样当然就是金牌了，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年大人往前一探身，嗯？大人就愣了。“海川，等一等。”海川都快到门口儿了，

一回身问:“大人，有什么吩咐?”“你看，这金牌因何不见了?”海川他们爷几个一抬头,“哎哟!”真吓坏了，果然金牌不翼而飞。再瞧大人伸手从金牌的紫檀龙座上拿起个字笺来，大人看完了发愣,“海川，你瞧瞧这个。”海川接过来一看，本来是紫脸呀，这一来成了紫茄子了。上头有字儿:夜至三更天，来到府太原，盗牌回山去，庆寿上西天。海川寒碜透了，我堂堂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头次下江南，能人甚多，我都会过，怎么这一次，贼人大胆夜入太原府盗走金牌，我们爷儿八个十六只眼睛，一夜不闭，为什么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金牌盗走?“大人这是童林的疏忽。”大人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请师爷，马上把这个字柬眷写几份。”又转身喊:“来呀! 传太原府知府刘成。”刘成在下边正着急呢，恨不得大人一时上了大轿，平安无事离开太原府，这不就完了吗? 怎么大人不下来呀? 暗着往里打听，知道出事了。就在这个时候，管家年福出来:“大人谕下，太原府知府进见。”刘成就哆嗦开了，跟着年福往里走，一直来到中庭，挑帘栊进来，伸手把帽子摘下来跪道:“刘成拜见大人。”年钦差沉着脸，虎目含嗔，用手点指:“贵府，昨天本钦命来的时候也曾问过于你，你道本地面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一夜之间竟有大胆的贼人盗走金牌，留下字笺?”啪，把这四句诗的纸条扔下来,“本钦命赏限十五天得回金牌，把盗牌之贼拿住杀一儆百，如果逾限不能办到，贵府你听参吧! 把制度升起来!”制度升起来就是把帽子带上没有罢官的意思。刘成伸手捡起字笺，连连的叩头碰地:“谢大人。”刘成站起身形告退出去了，退至到了屋门口外头，这才转过身来，往外走。一摆手，哗的一下子文武官员全散了。刘知府赶紧奔府衙，没敢呆住,“来呀，击鼓升堂。”咚咚咚咚，鼓声如同爆豆，三班人役站立两厢，八班总役，一个叫陈龙，一个叫贺虎，这是把兄弟哥俩。刘成打屏风

后头转过来，往这儿一坐，怒容满面。“陈龙，贺虎。”“在”“老大人驻马太原府，昨晚间有大胆的贼人夜入公馆盗走了金牌，大人赏限十五天，本府赏你二人三天限，把贼人拿住，金牌请回，一定加官晋级，如期不获，留神你二人的狗腿，下去。”叭一伸手把这字柬就扔下来了。陈龙贺虎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谁都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是大人的随行委员伴差官，竟有这样的贼人如走平地盗走金牌，这个东西好往回要吗？但是陈龙、贺虎他不敢分辩呐，接字柬转身形下去。

陈龙、贺虎下去，来到班房，所有的头门伙计呼啦啦过来一大帮：“陈头儿、贺头儿，怎么样？”“众位兔爷掏耳朵歪泥了。”“怎么回事，您哪？”如此这么这么回事一说，“众位兄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素常素往咱们一点儿事儿没有，我一再跟大家伙提过，要有了事儿就没有小的，这回不是丢差事，大一点儿就得掉脑袋！把眼明手快的官人全都叫来！”有的穿官衣儿，有的穿便衣儿，陈龙、贺虎带着人就下去了，在太原府城里城外大小庵观寺院、旅店、客栈等热闹场所，暗访明察，哎呀！黑白日不敢闲着，这一晃儿三天就过去了，可是音信皆无。第四天一清早儿，刘大人坐了大堂：“来呀，带陈龙、贺虎。”不用带，陈龙、贺虎进来了。“下役陈龙、贺虎拜见知府大人。”“给你们三天限，访查贼人进展如何？”“禀大人，下役们这回可用上心了，没想到城里城外象篦子一样篦了一遍，也没发现贼人的踪迹。”刘知府面沉似水：“分明你二人办事不力，来呀！每人重责十板。”这皂班头儿也得打呀！但是打的轻，打重了，他们俩还怎么捉贼去呀。啪啪啪，用完了刑，刘成说：“再给你们二人三天限，必须将贼人拿获。”“是”俩人瘸着腿儿，慢慢往外溜达，离开大堂。回到差官房，这些人都老实了。“陈头儿，干了吧！”“众位，别泄劲儿。是加紧，接茬访。”一连气

儿，又是三天，这眨眼之间，六天就过去了，陈龙、贺虎的屁股伤刚好一点儿，刘知府升大堂了。陈龙、贺虎来了往这儿一跪："大人，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还是没访着贼人，请大人宽限。""陈龙、贺虎你二人大胆，再给你们二人三天限，如果还访不着贼人，将你二人的全家满门上至老、下至小，一口不留，完全押入监牢。"陈龙、贺虎下去了。来到班房儿，伙计们都过来了。"哎哟！二位班头，这怎么办呀?"贺虎说："众位，都出去，都出去。"把这些人都轰出去了。"哥哥，看了没有，咱们哥俩素常素往在太原城一提说大班头，嗬！咱们哥俩人人尊敬，上至爹娘，下至妻子也总算跟咱们哥儿俩享两天福。这回可要连累全家了。哥哥，今天您别出去，我贺虎一个人访。"陈龙说："老三哪，就你这两下子，你还访案哪。""您别管，您瞧着，我碰碰运气能访着。"贺虎果然走了。陈龙听他的，这一天也没出去，直到他晚上回来。陈龙忙问："兄弟怎么样啊?"贺虎咧着大嘴笑了："哥哥，访着了。""访着了，在哪呢？赶紧吩咐官人准备单刀铁尺咱们拿人哪。""别忙，这个贼，非得到时候他才去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还得到时候咱们伸手一拿，才能拿住。哥哥您应当高兴，走啊！咱们哥俩今天到大饭馆晋阳楼吃一顿。""还有心吃呢?""贼人有了，你怕什么哪，到时候我领你去，伸手就拿贼。"俩人来到太原府城里头最热闹的晋阳楼饭馆。两位班头一进来，连先生带掌柜的，哗啦一下子围上来，点头哈腰，把哥儿俩请到楼上。到了楼上，先是伙计侍候着："二位班头，听说有人把大人身边的东西偷走了，满城风雨呀。""噢，现在正在抓紧找啊，你们千万千万别往外瞎说。"说着，哥俩划拳行令，推杯换盏，吃起来了。吃完了以后，哥儿俩给了饭钱，酒足饭饱脸儿通红，打晋阳楼出来。陈龙说："兄弟，回家吧。""回什么家呀，我早买好了戏票，咱们听戏去，

山西梆子，十七生的打金枝好极了。”“你不回家，还有闲心听戏?”“我怎么说，您就怎么办。”哥儿俩真听戏去了，散了夜戏，各自回家。一清早起来，陈龙刚梳洗完毕，要上衙门去，贺虎来了。开开门一瞧:“您干嘛去呀?”“啊，上衙门呀!”“别去了，咱们哥儿俩遛遛，咱们上晋祠逛一逛。”“瞎，一天到晚的瞎逛什么?”“瞎，您听我的，咱们去逛。”陈龙无法，哥儿俩逛去了。逛到中午，哥儿俩进饭馆，下午又玩去。到了晚上吃完了饭馆，哥儿俩回家。到了第二天晚上了，陈龙吃不住劲了，“兄弟，明天可就第三天了，怎么办哪?”“哎，您听我的，明天一清早儿，咱们哥儿俩就拿贼去，到那里准拿住。”“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害我。”“哎，咱们哥儿俩把兄弟这么些年了，我害您干什么?咱们哥儿俩不是一样的罪过。明天一清早，您跟我上衙门，到了衙门，咱们哥儿俩就带着人拿贼。”果然陈龙听他的。第二天老早，贺虎来了，带着陈龙来到衙门班房儿。有官人侍候着:“二位班头，今天可又到了限期，这可麻烦。”贺虎一摆手:“没事儿，着什么急呀，一会儿把贼就给你们带来，你们别管了。”陈龙说:“那么你不让管了，咱们哥儿俩怎么办哪?”“哥哥，拿贼。”“拿什么贼，上哪拿去?”“我先把拿贼需要的东西带上，咱哥儿俩这就走。”贺虎一伸手从床底下提出一个包袱来。贺虎提着包袱，陈龙跟着贺虎，哥儿俩出来，一直出了太原府西门，离城八里地，有一大片树林儿，正在道边儿上。陈龙问:“兄弟，贼在哪儿?”“哎，在树林里头哪。”“哎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我前三天发现的。”“前三天发现的这贼他还在这树林儿里哪。”“没错。嘿!我是傻子?”“你是不傻，可有一样，他能总在这儿呆着吗?”“这个您别管，瞧我的，哥哥进去。”哥儿俩进了树林儿了，到树林儿里头一看，一人儿没有。走到一棵树底下，贺虎一拦，“哥哥，坐下。”陈龙一愣:“你干什么让我坐

下，不是拿贼吗?”“是呀，到时候再拿呀!”陈龙坐下了。贺虎说:“哥哥，这拿贼的东西咱们得打开您瞧瞧。”“我看看，怎么回事?”贺虎打开包袱，陈龙一瞧，有一大瓶子山西老酒，一大包子酱牛肉，都切好。“喂，你这是干什么?”“吃啊!”“噢，拿贼不拿贼跑这儿吃来了。”“瞎，真糊涂，不吃饱了，不喝足了怎么拿贼?”“那也不能喝这么多的酒哇。”“二哥，您真是的，人家武松醉打蒋门神，景阳岗醉打猛虎，不喝醉了怎么办事呀!”“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酒瓶子盖打开，哥俩吹着大喇叭，一口酒、一口酱牛肉，哥俩吃饱了喝足了，剩下的拿包袱皮一卷，叭叽一扔不要了。接着，贺虎往树上头一指，陈龙抬起头来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问:“你瞧什么哪?”“这不有棵歪脖树吗?”“干什么?”“咱们哥儿俩在这儿上吊。”陈龙可急啦:“呸!你胡说八道，拿不着贼就死?”“不，哥哥，我问问你，有句诗:夜至三更天，来在府太原。盗牌回山去，庆寿上西天。就凭这十六个字，咱们拿贼呀?甭说咱们拿不着，咱们就是走在贼的眼前头，这贼说了，我是贼，咱们哥俩这能耐也办不到。”“这是为什么呢?”“瞎，他在哪偷的金牌呀?钦差大人的公馆，随行委员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震动武林，有这样的人物在公馆，贼人敢深入公馆，盗走了金牌，他连童林都不怕，他能怕咱们吗?可是，这金牌一丢，是要咱哥儿俩的命。我前三天就到这来了，我瞧见这棵歪脖树，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咱哥儿俩当了这么些年的班头，咱死以前也要痛快几天，我们哥儿俩对老的，对小的，老的儿孝过，小的儿疼过，但是要因为咱哥俩的差事把老小全家都押入大牢，那咱就犯不上了。”“兄弟，你是?”“我呀，我就惦着约您到这儿来，咱们一死，一了百了，这些年当班头，挣的家业也凑合着老的能养几

年，小的能长大成人，咱们就算可以了。”“你早跟我说呀，兄弟！我家里还有好些事呢！你嫂子还让我给她买花呢。”“得了，别提买花了，还买花哪，上吊吧！”陈龙也真没辙了。“想不到兄弟你来这么一手，这也痛快，你的话我听的进去，确实是这么回事，来。”便把刹腰的绒绳解下来。哥俩把刀放在地下，把绳扔上去，脸儿对脸儿把绳扣系好了。刚要上吊，树林的外头，从道上由南往北过来一个人，正走到这里，听见树林儿里喊要上吊，往里看见了：“二位，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们为什么要上吊？”哥俩抓住了绳子，回头一看，打外头走进来一个烧香还愿的。这个人有二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细腰乍背，瓜子脸儿，长得象个姑娘脸儿，面似六月荷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红粉相间。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双眼皮，长长的睫毛，一派英雄气概。陈龙贺虎这么一瞧：“哎哟嗬！这位少爷，你是个烧香还愿的，那你赶紧还愿去吧，你的老娘在家里还盼你早早的回去呢！我们哥儿俩的事儿你也别问，我们也不说，即便我们非说不可，说出来你也救不了我们哥儿俩。”这年轻人听了一阵大笑：“哈哈哈，二位，这也不见得吧，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我既然要问，我就敢管，我要想管，我就管的了。天大的事儿都没关系，二位说说吧。”“少爷，这不是小事，你管不了。”“管的了，即便我真管不了，我师父也能管。”“那您师父是谁？您怎么称呼？”“我的师父离这儿不远，往正南小王家砣姓石名铎字金声，江湖人称银面仙猿铁臂昆仑。”“啊！您是大名鼎鼎太原府三杰之一，九十六岁威镇山西老侠客石铎的弟子，那么您怎么称呼啊？”“我姓王名字叫王环，师父起的外号叫小白猿。”“噢，王环，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快手王能是你什么人呢？”“那是我先爷啊，已然去世多年了。”贺虎这么一听：“你是环儿啊！”王环一听这什么意思？

你找我便宜，有点不乐意。贺虎忙解释道:“你即是快手王能之子，就没听你母亲说过，你有俩叔叔，一个叫陈龙，一个叫贺虎吗?”“啊！我娘提过。”“他就是你二叔陈龙，我就是你三叔贺虎。”王环这么一听敢情是两位叔父，忙施礼相见。

原来王能、陈龙、贺虎是把兄弟哥仨。太谷县的班头，.在王环五岁的时候，快手王能访案在太原府东南。离太原府六十里地；有个七星山狻猊寨。王能无缘无故的被人给乱刀剁了。当陈龙贺虎知道信儿后，再到七星山，连哥哥的尸体都没找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谁干的。陈龙、贺虎大哭了一场，回到了县里，禀报了太谷县的县太爷，县太爷也知道王能很能干呢！王能活着，那是自己一条膀臂，这样带着陈龙、贺虎拿着一些银子，到了王能的家，把事情这么一提，王环的母亲一听说丈夫叫人家给害了，哭得死去活来。越想心越窄，说:“孩子，跟着娘到村口外头玩儿去。”五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娘啊，我跟您去。”其实老太太把自己的衣服完全都缝上，抱着王环娘两个打家里出来。小王家砣西村口外头大道的路南，有一大片树林儿，树林的南边有一个死水坑，这坑有好几丈深，经常的淹死人。王氏安人就抱着小孩王环，母子来到这坑边儿坐下，王氏左手捂着孩子，哭起来，一声高，一声低，抖肺搜肠。哭半天，往起一长身，抱着王环，噔噔噔，紧行几步就要往坑里扎，北边树林儿有人喊，声音苍老:“大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吓得王氏抱着王环扑通就坐在地上。王氏这么一瞧，站着一位白发苍苍八旬往外的老人家。老人家捋着胡子，脸可沉着，说着话往前来，王氏认识这位是本村的石老侠。石老侠干什么来了？没事，出来遛个弯儿。听见哭声，这才闻声从北面顺着树林儿过来，一瞧王氏这意思，老侠石金声就明白了，你死了，你把你几岁的娃娃也带累着死了，你可对不起王

能，老人家这才喊。王氏赶紧起来，掉着眼泪，给老人家磕头行礼，“老人家，侄女给您行礼。”“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哪？”“哎，环儿啊过来给爷爷磕头。”“爷爷，我给您磕头了。”“孩子，起来，起来。”王氏就把自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说了一遍。“我母子二人没有进财之道，我又是个懦弱的妇人，我怎么能把孩子养大成人，我心地狭窄，只有跳坑寻死。”“姑娘，这你可不对啊，快手王能孩子他爸爸访案在七星山，叫人家给杀了，此仇此恨就不想报了吗？你不想报了，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也不想给他死去的天伦报仇吗？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尽管再困难，你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哪怕沿门乞讨，你也要把孩子王环养大成人，给爹爹报仇雪恨！哎，你也算王家的恩人哪，这样一来你把王环这孩子带着一跳坑，孩子一死，斩断你王家后代香烟，你就是王家的罪人呐。”“老人家，可是侄女我无法活下去呀！”“这也是实情，你带着孩子回去，从今天起，我派人年供柴，月供米，一定供你母子二人生活，这孩子今年几岁了？”“五岁了。”“噢，你带着孩子回去，到孩子八岁，你把他送到我家去，老夫我教给孩子一点儿本领。将来也能养活你。”母子这才擦着眼泪回家去了。

石金声溜溜达达在前走，哎呀呀！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叫着自己的名字：石铎呀，石铎呀，你办的这件事情太孟浪。你今年八十一岁了，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怎么能够管人家母子二人？到了时候，我一死，我的话难以实现，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我可就对不起人家寡母孤儿了。嘿！老头儿想着懊丧不已，急忙回家，把总管石福找来了，嘱咐道：“今后我不再提，告诉你一遍，每月给王环他们母子供柴供米，每月给十五两银子，让他们娘俩好活下去。到了时候给他们娘儿俩添衣服，直到王环长大，记住了。”石福马上准备把

柴米油盐，而且拿着十五两银子给送去了。书要简短，眨眼之间就三年。王氏让王环穿好了衣服，来到石老侠的家中。石金声道：“姑娘，从今天起孩子到我家了，你回去，不管你多么想，你不准到这里来看望孩子，我也绝不让孩子回家看望你，直到他艺成之后，我打发他回家。姑娘，你听见了没有？”“老人家，我听您的。”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十二年，前后十五年，老侠石金声九十六岁依然健壮。王环的能耐也学出来，小巧之艺，蹿高纵远，拳脚先不用提，只说这口刀，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九手闪手尽命连环刀，所向无敌，还会打六只亮银镖。吃完早饭，老侠跟王环说：“孩儿呀，你到我家多少年了？”“师父，弟子没记着，只知道寒来暑往就跟师父练功。”“噢，你想你妈了吗？”这一句话使王环悲从心中来，扑通跪下，哇哇的直哭，泪如涌泉：“师父，母子天性，怎么能不想、您教给我武艺功夫，教给我文化，难道我都不记着吗？我想娘啊！怎奈师恩难报！”“孩子，别说这个，我当初救你母子，教你能耐，都为一件事，给你的天伦报仇。在教你这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已经打听出来你爹爹王能死在何人之手。但是，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也暂时先不告诉你。你得有今日，要感念你的母亲，我送你个外号叫小白猿，师父我不是叫银面仙猿吗？这就说明你是我教出来的，希望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来到江湖路好好的干，勿忘为师的教导，门户之中有五戒你要牢牢记住，犯五戒为师不容。这里有镖囊一个，六只亮银镖，一口单刀，都是为师所赠。孩子，你回家看望你母亲去吧。”王环感激得掉眼泪，趴在地上磕了头，把镖囊佩到自己的身上，把刀也佩好，然后告辞出来，到了东口自己的家门前，景物全非。喊道：“娘，娘啊！孩儿回来了。”噔噔噔往里跑，挑帘栊进到屋中，

“扑通”跪在母亲的跟前:“娘啊!”老太太伸手把孩子的脸捧住，眼泪哗哗的流:“孩子，你是谁呀?”“娘，不孝儿王环回来了。”老太太用袄袖儿搌了搌自己的眼泪，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用手点指:“奴才大胆啊，你到师父家中前去学艺，你想念为娘，就不奉师命，私自回家来探望为娘，你是王家的不孝之子。快快回去，听师父的吩咐。”“娘，孩子是奉师命回家了、师父给我六只亮银镖，一口钢刀，而且给我起个外号叫‘小白猿’。娘，我不是私自跑回来看望您呐。”“此话果然吗?”“孩儿王环怎么敢欺骗老娘啊!”老太太这才欢喜了，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问这十二年学艺的经过。娘两个有说不完的话。一连气三天，从第四天开始。“环儿，你打今日起沐浴斋戒。”“娘，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自从你到了教师的家中，为娘我在西关吕祖阁许了宏誓大愿，只求吕祖爷保佑你把艺业学成，将来能给你天伦报了仇，我让你从家中一步一个头磕往西关吕祖阁。”王环一听，暗含着一咧嘴，这好几里地呢?但是娘的话，自己又不敢驳回。“娘，您放心，娘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办。”“好吧，你还愿回来再带着娘到师父的家中，再给老师道谢。”到第四天的一清早儿，王环系上绷腿带儿，扎上绷腰带，把刀和镖带上了。老太太一看，问:“你烧香还愿，孩子，你带这个干什么哪?”王环说:“妈，我师父跟我提过，师父给的镖，给的刀，就等于师父在身旁，不管上哪里去，一时一刻不能离开。”“那好，师父的话要听，你磕头吧。”王环这才至至诚诚，毕恭毕敬在祖先桌前磕了头。转过身来，往前迈一步，哐叽磕个头，站起来，再往前迈一步，哐叽磕个头。王环心说:这可坏了，十几里地，我一步一个头啊。能一步一个头，一步一个头，一直磕到自己的家门口。“妈，不就这么样磕到吕祖阁还愿吗?好了，您回去吧。”“不，娘要把你送到村口儿。”王环一听，得，只得接茬

磕。磕来磕去，磕到村口儿了，老太太点了点头道："孩子，你半道上可不能欺神欺祖啊！你要知道，离地三尺有神灵，祭神如神在，你可磕呀。""这您放心，我保险一步一个头，我绝不两步一个头，我对不起妈啊。"老太太这才慢慢地回去了。王环看着母亲进了院，王环心想，可饶我了，走吧。左手一按刀把，右手拿起了散香，这一气就跑奔了西关。正走到这个树林边上，听见里头要上吊，这才进来跟陈龙、贺虎见面。叔侄三人抱头痛哭。陈龙把事情由头至尾说了。"孩子，我们哥儿俩不能连累全家老小，事到如今只有一死。"王环听了摆手："您别着急，不就是拿盗金牌之贼，这么点儿事吗？行了，行了，你们哥俩在这等着别死，我马上还愿去。你们哥儿俩把我带往太原府，面见刘青天，就说我要出头管这件事情，你们哥儿俩办不到，我不管，我师父还要管呢。刘青天也知道我师父是保障一方的武林前辈，关着面子也不能把你们哥儿俩怎么样。还有就是大人的公馆那方面儿，你们刚才提那公馆的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是呀，他是侠客，我师父也是侠客，我师父九十六，他没我师父大，听说挺年青。那就是我叔儿。这公馆的事情也可以让刘青天转告大人。有本地的老侠客之徒少侠客王环小白猿出头管这件事情，大人也不能紧着追究。"陈龙一听："贤侄的主意倒挺好，可是一样，你还到吕祖阁还愿？""那我妈让我去还愿，我不能不还去呀！"贺虎来精神："你娘让你还愿啊，瞎！祭神如祭天，你连圣人的话你都不听吗？来，把佛爷玛揪下来，把这红带儿解下来，就这刨坑拿香一烧，你呀，就冲着西北吕祖阁八叩头，哎，吕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如果吕祖降罪，降在三叔我身上。"陈龙也说："贤侄呀，我看你三叔这主意不错，何必非上吕祖阁呀？"王环这么一琢磨：可也对，得了，咱们就这儿还了。刨个坑，把这佛爷玛银红带

儿解下来，往坑里一搁，拿香一烧，一会儿，忽忽忽忽，着了。等到完全都烧成灰了，用土一埋，拿脚一踩，这儿完了，爷三个来至在太原府府衙。官人都急坏了:“二位班头，哪去了，刘大人坐堂立等。”陈龙答应，“就说我们哥儿俩来了，不过，请大人书房讲话。”差人进来，禀报刘青天，刘青天这气呀:“我这坐堂等候，你们俩人不进来，不上堂，让我到书房讲话，好吧，散堂。”刘知府吩咐散堂，刚回到书房，陈龙、贺虎带着王环进来，趴地下磕头:“下役陈龙、贺虎拜见大人。”王环过来:“草民拜见府台。”刘成问:“这个年青人是谁呀?”陈龙答道:“这是我拜兄快手王能之子，小白猿王环。本地小王家砣银面仙猿铁臂昆仑侠石金声之徒。他要出头，帮着我弟兄二人捉拿盗牌之贼，请回金牌。他要办不到，他师父石老侠一定出头。因此我们把他请出来了，我们哥儿俩实在没这能为。”“哎呀！公馆要追究下来，又当如何?”王环一抱拳:“大人，公馆追究下来无关紧要，他那随行委员伴差官童海川童侠客跟我师父是最好的朋友。”“噢，要是这样，少侠客，你也是本地人，当分本府之忧。你请坐。陈龙、贺虎下去，你马上取来纹银四十两，然后备一份海捕公文。”陈龙、贺虎下去了，取四十两纹银，备一份海捕公文，让王环带好了。王环出来，照样密访明察，无奈，哪里访去，一眨眼就是四五天，天已经黑下来了，离太原府的东关也就在十几里路，有个大镇甸，叫赵家楼。赵家楼东口路南有个大店叫双和老店，王环这么一想住店吧，王环往里一走，伙计就过来了:“爷台，您住跨院呀，您是住正房单间啊?”“正房有吗?”“正房已经有人住了，您就住东厢房三间，也很宽敞，没人打搅您。”“那好吧，咱就东房。”把王环引进东房。王环正准备要饭来吃。院里头有人喊话:“店里头的伙计，有我们山上的人吗？明天就到了正日子，寿诞之期，瞧瞧

有咱们的人呀，我们要同走，如果不愿意今天晚上去呢，明天一清早去，你记住了，哪屋的店饭账，给我们老爷子记上账。”王环这么一听，这个字柬上，夜至三更天，来至府太原，到了太原，盗牌回山去，我们把金牌带走了，带到山上去，干什么？庆寿上西天。怎么这位少寨主要给他们老寨主祝寿啊！一看就是绿林人啊。这俩人一位高个，胖胖的，一位矮个，瘦瘦的，有一个特点，这俩人的脑袋上都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的大秃子。王环挑帘栊出来站在东厢房廊檐下，见南正房的廊檐下，门口外头站着俩人，一个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猿背蜂腰，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光头没戴帽子，紫灿灿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好精神。下垂手，肩下站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王环这么一瞧，嗬！你别看自己俊，这小伙还俊，长方脸，面白似玉，一条大辫儿很庄重。王环问伙计："这南正房屋里头这二位怎么称呼？""哎呀！我可不知道哇，少爷。""你给我打听打听，人家要问你为什么打听，你告诉他东房里头有您位朋友，要打听打听。"

这爷俩一位是紫面昆仑侠镇八方童海川童侠客，一位是二弟子玉麒麟司马良，爷俩也带着公事，丢了金牌，打发刘成走了，限期破案，海川他们爷儿几个都在这儿站着呢，脸上有点不好看。二话没说，带好海捕公文，腰里掖着落叶秋风扫，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一提，只带着二弟子玉麒麟司马良，让刘俊在公馆主持全盘。爷儿俩也是各处密访，好在爷儿俩都穿着便服，谁也不知道。访了几天，可没访着，今天也住在双和老店。外头这人一说话，爷儿俩也出来了。爷儿俩刚进屋，伙计进来："你们爷儿俩该吃饭了吧？"海川说："不错。"伙计在旁边站着："爷台，您贵姓啊？""噢，我姓童，名字叫童林。""这位爷呢？""这是我徒弟叫司马良。""噢，是是是。"转身形就出来了。

海川还纳闷呢：老伙计问我们爷儿俩干什么哪？挑帘栊到东屋跟王环一提，说："你这样吧，你带着我到南屋去，跟这爷儿俩见个面。""好吧您哪。"带着王环就奔了南屋，挑帘栊进来。伙计一抱拳："这位童客爷，现在有您的朋友来拜望您。"海川这气，我哪来的朋友在这儿。不是没有，有，我们也没工夫见他呀！伙计一闪身，王环过来，一躬到地："叔儿，您好啊，侄男给您行礼。""嗯？你，你是谁呀？""叔儿，您老人家不认识我，我是本地小王家砣人，我姓王，名字叫王环。有个外号我叫小白猿。提起我来，您不知道，提起我的师父来，您跟他是朋友。""谁呀？""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铎石金声是我的授业恩师。"于是王环报出师门，与海川才相逢见面！

第六十四回 报父仇王环施英勇 劈杨山镖打段世宝

上回书正说到小白猿王环巧逢童海川，来到屋中行礼，提出老恩师的名姓，海川一听:“哎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我可知道，我哥哥西方侠长臂昆仑飘叟于成早就跟我提过，他们太原府有两位朋友，一位就是这位石老侠客。还有一位神拳地行仙石宝奎，贤侄你快起来，我跟你师父是慕名已久的朋友，因为我的哥哥西方侠于成上次就跟我提过。”“于老侠，那是我师大爷。”“我知道，你过来良儿，你们哥儿俩见个面儿。你叫王环哪?”“对，我叫王环。”“那你给你二哥行礼，这是我徒弟，玉麒麟司马良。良儿，以后跟你兄弟多亲近。”又问王环，王环把自己的经过全都提了。“我想您跟我师父一定是慕名的朋友，你们都是成名的侠客。我给我二叔陈龙、贺虎的事儿揽到自己身上，我才替他们哥儿俩访案，访到这儿。”“对，我跟良儿，我们爷俩也是这意思。公馆丢金牌也是咱爷儿们的责任。这样咱们爷们在一块访吧。”王环问伙计:“刚才院儿里来俩人是哪的，叫什么名啊?”“噢，这二位是师兄弟，高个胖子姓孙名字叫孙亮，有个外号叫海底灯。那个瘦子姓何，名字叫何端，有个外号叫闪电光。”“他们俩人是哪的呀?”“打咱们这往东南，不足四十里地有一片大山，这山叫彩凤山祥云岛。”“对了，祥云岛里头住着一位成名的老侠，您别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打家，不劫舍，行侠尚义，姓洪名字叫洪勋，江湖人称‘金头寿星’洪勋。掌中一口虎头墨鳞刀，能为高强，艺业出众，到现在年到花甲。明天是洪老侠客寿诞之期，打发他们俩徒弟到这

来打听打听有没有明天去上寿的人。有，今天去也可以，明天早晨去也可以，让他说一声，我们好不收钱。完了事，跟他彩凤山祥云岛有一笔帐算。”“噢，这么回事啊，你下去吧。”伙计走了，爷仨吃着饭这么一琢磨，庆寿上西天，金头寿星洪勋，外号又有个寿星，看来与这金牌有关系。王环在旁边说：“叔儿啊，这金头寿星洪勋我们没见过，我听我师父说过，他跟我师爷是挺好的弟兄，他们是把兄弟。总是我师父上他家去，也搭着这十几年来在功房里头练功，不让我陪着师父一块接待客人，即洪勋到了我家，我也见不着。我听我师父说过。”“噢，庆寿上西天，是不是这贼人没有上寿的份礼，他把金牌给拿去了，有没有可能？”“还是的，咱们爷仨明天一清早，借着上寿为名，咱们也去一趟。”爷仨商定了。第二天早早的起来，爷仨可就按伙计所说的道路，往东南方向走下来。

太阳刚冒嘴，就来到彩凤山祥云岛的正山口，再往南，一座大山叫两界山，两界山过去还有一片大山就是七星山狻猊寨，这两界山就是彩凤山祥云岛跟狻猊寨交界的地方。海川他们爷仨一到正山口一瞧，这是怎么了，人喊马嘶，一阵嘈杂之声。堆集的人足有上千口子。在西边的山坡上，有这么两间小席棚。这地方，有两对儿动手打架的，一个使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五十上下岁。跟他动手的是个大个儿，晃荡荡身体足有一丈。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旁边那对儿，他是使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粗眉大眼，二十多岁。另一个也使一条镔铁四楞子方头冲，四个人打两对。海川一看，堵着山口的这些人，大部分都认识，两次杭州擂，九月九重阳会，双方的朋友，各镖局的镖主，完全都在内。但是这些人一看童林都不敢说话了。童林不跟他们说话他们不说话，因为知道童林现在是官人，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的随行卫员伴差官，仿佛又听说太原府

出了事，人家穿着便衣儿，干什么来了，所以都不跟海川说明。与海川临近的，双方用眼光，海川一乐，点了点头儿，都不说话。王环在后头可说话了:“叔儿，咱立这边来吧。”他爷仨在后头跟着，从人群儿后头转到东面，擦着这山口，可往里来。正是四个人动手的眼前头，这儿有一座石碑，这大石碑足有半尺多厚，七尺多高，一尺多宽。上头六个朱红大字，彩凤山祥云岛。借着晨起的霞光，往这山上一照，刷啦啦，金光万道，瑞彩千条，真象一条大彩凤凰一样。

金头寿星洪勋能耐很好。掌中一口虎头墨鳞刀，一生济人之急，救人之难，终日里浪迹萍踪，与人排难解忧。洪爷在这儿开出不少山荒来，现在六十多岁，不愿贪什么外务，想抱着胳膊根，在家里这么一忍，以乐晚年。可惜手头拮据，跟两个徒弟孙亮何瑞商量:“我想着，今年我做一次封刀大会的大寿，把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同道全请来，我今后金盆洗手退却绿林。大家伙来了，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能给我凑这么三万五万银子，我呢，到老了也就够了。没有媳妇没儿没女光杆一个，剩下的都是徒弟。”孙亮跟何瑞一听也不错。爷儿几个商量好了，就上中下三等朋友全请，把请帖写好了之后，根据多少人定多少桌酒席，除刨净剩，也能剩几万银子。这倒不错，结果派人分下去，南七北六十三省散请帖。

在彩凤山祥云岛的北面三里地有个小村，叫吴家村。吴家村有位员外姓吴叫吴钧，外号赛尉迟，是个大财主。他跟洪爷是把兄弟。吴钧听说这事有点不乐意，可就亲自来到彩凤山，顺着山口往里走，过了头道寨门，奔里寨有兵丁报告了洪爷。洪爷出来了:“哎哟嗬！贤弟，你接着我的请帖了吗?”“哥哥，我接着了。”接着哥俩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献上茶来，喝了一碗茶，洪勋道:“兄弟，到了日子你可得捧捧哥哥，替哥哥支应

支应啊。”“哥哥，您这一次做寿，做封刀大会，您是打抽风吧？是不是要撒大网，您要来一笔。”洪老侠脸一红：“哎，兄弟，你这叫什么话？哥哥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吝惜钱财，我到晚年了，手头紧点儿倒是真的，但也不至于打抽风。我做封刀大会当着群雄，告诉大家伙我封了刀离开绿林，今后不再用刀。我乐老林泉，这里边也包含着我得点份礼，到了晚年，我不至于手头拮据。你看怎么样？”“哥哥，我可不是说，您办的不怎么样啊！我听说您这一次请的朋友，高人的您也请，差点劲的您也请，您请的这些朋友，他们要给您上寿来，不远千里，能拿十两八两，三五十两银子上寿吗？出手就得一百往外，您是能剩下三万两万。可是有一样，人情大如王法，您的请帖到了，他手头没钱，他要怎么办？是不是他要做案呢？他要一做案，甭说他还杀人越货，就说他偷人家的，这缺德可就在哥哥您身上了。我是您的兄弟，我才敢说这个，我跟前就一个儿，您就那一个侄子，我家里头趁不趁，您说要多少？您要十万八万两，我马上给您送来。您还不够花的吗？”“兄弟，我要花你的，我就跟你要去就得了吗。可是有一样，我能那么办吗？我做个寿也应当嘛，我跟你要了，我自做寿吗？那是我跟你要哇，兄弟这你甭管！”“您看您可不听我的。”“我不能听你的。”“我拿大车给您拉银子。”“你别拉，我不要。”哥俩越说越僵，气的赛尉迟吴钧老头子作了个半截子揖：“我跟您告辞！”吴钧就回家了。

吴钧有个儿子今年二十四岁，浑身横练，骨硬如钢，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父传子授，很有本领。他得了个外号叫浑胆义士吴禄。到家，老头儿就把洪老侠的意思都提了，说：“孩子，你瞧瞧，我拿好心没好意了，我想着给你大爷个十万八万的，在咱们家拿出去也不算什么，可是你大爷还不干，非要做

这份缺德封刀大会，万一来的这些绿林道，嘛咏吧喳，在本地一做案，到那个时候，招一脖子狗蝇，你说怎么办?”“爹呀，您想的这个是挺好，咱们给我大爷个十万八万的，他也用不了。可大爷不乐意，他那算伸手跟咱们寻钱。不管你们哥俩多好的交情，孩子我也不在乎，您愿意给我大爷多少就给多少，可我大爷人家心里头不落忍，他做一次封刀大会，他做寿大家伙给攒个份子，这个好说好听。可就应了您这句话了，万一人家在咱们周围做案，偷了钱到彩凤山上寿去，这将来我大爷不好办。”“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跟他提，他不乐意呀。”“他不乐意，孩儿我有个办法，咱们把一切东西都准备好，够搭两间小棚的就得，不是我大爷正日子是十五吗？咱们十四，天一黑，咱们带着人，咱爷俩拿着军刃，就去，在山口里头，在西山坡搭起两间小棚来，咱晚上就在棚里一待，如果有上寿的他晚上来了，咱们就亮家伙把他打回去，你赢的了我们爷儿俩你就过去，赢不了我们爷儿俩你就别过去上寿，直到第二天天亮，这上寿的一来，咱爷儿俩横军刃这么一拦，天气这么热，我大爷他们家里预备的肉菜，预备的酒席，让他预备的这些东西啊，都腐烂了。他想得钱，让他赔钱，咱们把他这拜寿封刀给搅了。完事之后，咱爷儿俩拉着银子，往我大爷山里头一送，我大爷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咱不就把这事儿过去了。”赛尉迟吴钧，还真听他儿子的锼主意。爷俩商量好了之后，把搭棚的杆子席，都准备齐了，吃喝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渴了喝茶，饿了吃点心，到正日子晚上天黑了，搭起两间小席棚来。搁上两张竹床，爷俩等到天亮，来了三十多个人，有骑马的，有骑小驴儿的，是汉口利胜镖局，两位镖主陆地仙狐上官伦，玉面小灵狐上官瑞，这哥儿俩都很年轻，也很漂亮。吴钧跟吴禄这爷儿俩，各自一样镔铁虎尾三节棍，嘎楞楞一声响，把山口堵

住。上官伦上官瑞哥儿俩纳闷儿，从打湖北来山西上寿，怎么到了山口出了劫道的了？哥儿俩各自从马上跳下来。吴禄一瞪眼：“喂！干什么的？”“二位辛苦。我们是汉口利胜镖局镖主，上官伦上官瑞弟兄二人来彩凤山祥云岛给老寨主洪勋洪七侠客上寿。二位起开，让我们过去。”“不行。”“怎么回事？官儿还不打送礼的呢，您是干嘛的？”“干什么的你别管，想上寿也不难。”“啊，怎么着您哪？”“赢得了我掌中军刃，放你二人过去。”“您是干什么的？”“横打鼻梁儿，不让上寿！”上官伦、上官瑞一想：好哩，随人份礼还要先玩儿命，我们躲在一边瞧着，我们不敢惹你。拉着马，带着人躲到一边去了。他们这拨刚躲过去。苏州镇海镖局的巡海镖主石伦，常州镇南镖局镖主长臂仙猿陆永杰，绍兴府镇远镖局镖主黄灿洲，嗬！全都骑着马来了。刚要下马拉着牲口带着底下人往里走，吴钧老头一抖三节棍，嘎楞一声响：“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给洪老英雄前来上寿。”“上行，要想上寿，赢了我掌中镔铁虎尾三节棍。”好，咱们跟上官弟兄那边忍会儿吧。这会儿，营口永发镖局的神枪张凯，还有辽阳远东镖局的边老乔，金老寿，侯老佩带着不少的镖师伙计全来了，也照样给人拦住。来一拨；挡一拨，来一拨，挡一拨。最后，来了二位，云南澜沧江乾渔洞主野人熊车立山，挟山都督车立达。上官伦喊：“车洞主。”车立达跟车立山哥俩下来，“哎，众位镖主，都干什么呢？”“哎呀您瞧这乱，我们来上寿，这不让进去。”“我们由云南来的，怎么着？既然有请帖，又不让进去，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要想进去，就得胜了这爷儿俩的掌中三节棍。”“好了，我们哥俩去，走。”车立山，车立达各自在马上头把四楞方头冲拽出来，来到近前。吴钧一瞧：“你是什么人？”“野人熊车立山。”“到此何干。”“前来上寿。”“赢了掌中军刃，放

你过去。”“来呀！你我一战。”车立山蹦起来举四楞方头冲盖顶就砸。吴钧闪身形摆三节棍急架相还，两个人连磕带砸打起来了。浑胆义士吴禄一亮镔铁三节棍，过来跟车立达打上了。人越聚越多。海川他们爷儿几个站在这石碑旁边，也瞧着热闹。心说：这得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呢？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喊：“师父，您好。”海川这么一看，正是多臂童子夏九龄。九龄把自己的事情一说，这才给张方介绍。介绍完了，张方才问：“叔儿，这儿怎么回事啊！”海川把太原府丢金牌的事儿说了，张方一听：“叔儿，这庆寿上西天，那就跟这山里头的金头寿星洪勋有关系了。”“对。”“爷们儿您听我的，到这山里头，我让您打，您就打。我让您杀，您就杀，咱们准把金牌得到。”海川一听，心想，我哥哥张鼎张子美，这一辈子老实巴交，怎么生这么一个比猴都灵的孩子呀。便道：“方儿，我听你的。”

这个时候，就看这山上头，从头道寨门一道线儿似的闪出一个大白胡子老头。眨眼之间，就到了石碑的旁边。王环一见，高兴道：“叔儿，我师父来了。”石金声今天也来上寿，但是，他可来的挺早，可惜他没走这个山口，如果走的正山口，也把老侠石金声给拦住了。老侠走的后山，抄近路上来的。等来到前庭一看，搭着硬轲天棚，当中奔大厅的一条走路，两旁边一溜一溜的金漆八仙桌，周围摆着椅子，上头都泡得了茶，四个帐房，收钱的，写帐的，一共就十几个人，净等着亲友来了上份子。金头寿星洪爷忙迎出来，“哎呀，哥哥，年年总是您老人家头一位，兄弟我真是不敢当，哥哥，我先给您磕头。”“兄弟，都是这么大的岁数，算了。起来，起来，起来。”搀起了金头寿星洪勋。老侠一伸手，拿出纹银二百两，孙亮拿到帐房给上帐。老哥儿俩手拉手才到屋里来。帘栊挑起，往大厅里看，迎面挂着金头寿星洪勋的行乐图，身穿便服拿着一本书，

坐在椅子上，二目凝神在读书。好手工，绣的栩栩如生，跟真人一个样。上下首一幅对联，上首是福如东海长流水，下首是寿比南山不老松，迎面是一个大供桌，插着万字头的长寿香。香烟缭绕。在这香炉的后头，有一个小木架，木架上头放着老侠的虎头墨鳞刀。老侠石金声一抱拳："贤弟，我给你拜寿啊。""哥哥，只有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我给您磕喜头。""啊哈哈哈，谢谢兄弟，谢谢兄弟。"老哥儿俩行完礼都坐下了。喝着茶，问了问洪爷，撒了多少帖，预备多少桌酒席。哥儿俩说着话儿，老侠心说怎么一份没上来。"这请帖都按户撒到了吧？""没错，全撒到了。预备好了吃喝，天挺热的，亲友们应该早来，怎么到现在还不上人呢？""是呀，我也纳闷，真是置酒容易请客难呀。如果下晚再来，咱们这东西不搁坏了吗？""孙亮，你们这是怎么闹的？""我也不知道啊。""瞧瞧去！"孙亮跟何瑞两个人奉命往外走，来到寨门往下一看。这么多上寿的全被堵住进不来。噔噔往里跑。"师父师大爷，我师弟跟我叔儿他们爷儿俩把上寿的都给堵住了。"洪勋二目发直："哥哥，他们搅我！""你别着急，我去看看。"老侠石金声迈步往外走，顺着山口来到彩凤山祥云岛的石碑旁边，用手点指："吴钧，吴禄，怎么把上寿的给拦住啊！站住！别打了！"怎奈这四个人已经打红了眼了。不见生死，不分胜负，他们决不罢手。"吴禄，你要听我的！有什么事咱们完了事再说，你们要再搅，我可不答应！"老侠石金声不管怎么说，他们这四个人根本不罢休。石老侠勃然大怒，一捋颌下银髯，残眉倒竖，虎目圆睁，一伸右臂："你们四个双方听着：让你们住手，你们不住手，你来看，我要再说话你们不听，有如此碑。"老侠右手往回下这么一带，一横身，照着这石碑上半截"啪"一声，把石碑给打两半了。老侠扇完了石碑往这一站，不亚如坠角的苍龙，落牙的猛虎啊，吴钧

吴禄这爷儿俩撤军刃也下来了，吴钧把军刃交给儿子吴禄，往前来一抱拳:“老哥哥哎！您听我说说，”“吴钧，不管什么事，不管你多委屈，你也不准搅这场事啊！”“哥哥哎，我得跟您提提。”吴钧就把这件事情由头至尾说啦。石老侠点头:“你哥哥洪勋不对，有个事情过去。你们爷儿俩马上拆棚带人回家！完了事以后，我带着你哥哥洪勋到你家去。自然让你过得去，你要不听我的，我可不干！”“老哥哥，我不听您的我听谁的？吴禄，拆棚回家。”爷儿俩拆棚回家。“乡家们、朋友们、请吧！耽误众位的时间很对不起！”老头儿石金声连连地作揖，这些人呼噜呼噜呼噜走了，老侠石金声可没动，等着这些人进了一大部分了，王环才过来:“师爷！”“哎！你来啦，我正要派人找你呀，你来了太好了，这些人都是谁呀?”海川过来一提，石金声道:“哎哟！我听咱们的哥哥于老侠客说过你不止一次啦！总想着让你到山西来，我们弟兄见个面近乎近乎，没想到你们真到了，听说你们保着钦差，已经到了太原，我呀，总没工夫。”“哥哥，这回，可要有事要求啦。”把这四句诗念叨一遍。老侠听完了说:“洪勋也是我的朋友，一生行端履正，海川，咱们弟兄虽然说初次见面，但是一见如故，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人格我敢担保，至于上寿来的这些人，都是武林中人，你让我担保我也不敢担保。到了时候看事做事，环儿，你知我等你干什么?”“我不知道哇。”“孩子，当年你爹快手王能，访案在七星山被人家给乱刀剁了，趁你学艺这些年，我给你打听清楚，你出艺的时候我告诉你。刚才这里头，就进去你家仇人的后代，七星山狻猊寨两家寨主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二寨主叫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你可听透了，你爹爹是段国柱二寨主，带着两位巡山寨主，望月牡丹董玉，追风牡丹杨山，现在杨山董玉跟这段老寨主的三个儿子金粉蝶段世铃、银粉蝶段世贤、

墨粉蝶段世宝，我可告诉你，这段世宝就是二寨主段国柱的儿子。你爹就死在段国柱的手里。杨山、董玉也来了，到了时候，我给你介绍，我想法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报仇就在今天。”“师父，孩儿报仇之心绝对有增无减，您说今天报仇，咱们就今天报仇。只是洪老侠是您的朋友，咱们在这儿报仇，方便不方便?”“报仇要紧，管他什么方便不方便。来，换刀!”老侠一伸手把五金折铁刀就摘下来了。“把你那刀给我，到了时候我主你练刀。照着你的仇人，孩儿啊，别手软，杀!”小英雄王环点了点头。回到山寨，份子上完了，接着行礼上寿，在大厅前，全都坐下，喝茶的喝茶，又说又笑，海川爷儿几个找了一张桌，张方说:“叔，您坐当中。”海川也不客气，正面一坐，把包袱往桌上一搁，司马良、夏九龄、张方这几个孩子在两旁这么一陪。哟! 有点心吃点心，有水果吃水果，吃完了嗑瓜子，喝着茶，爷儿几个倒美上了。张方这乐呀:“叔，您别看，咱一个钱不花，您瞧着，到这儿一通又吃又喝，回头拉家伙动手，咱们就打架，搅闹他的寿堂。”海川也乐了:“方啊，这架可听你的。我听你爹跟我说过，你在广东学艺，看来你这个孩子受剑客的亲传，本事是错不了。”就在这时，石金声石老侠冲着大家伙儿一抱拳:“众位，朋友们，哈哈哈哈哈，请压一压声音，在下有两句话说。”老侠石金声这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有精神有份啊，再说这绿林道，前边坐着的这儿百口子人，差不离都认识，厨茶两行暂时停住，大厅前声音压住。老侠石金声作了个罗圈揖:“朋友们! 有认识在下的，有不认识在下的，老夫我祖居此地太原府城西小王家砣，姓石名铎表字金声，闯荡江湖蒙朋友捧场抬爱，送给我一个小小的美称，银面仙猿铁臂昆仑，我今年还小嘛，九十六岁，嗬嗬嗬嗬，我这个兄弟金头寿星洪勋老侠客，他年过花甲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一

口虎头墨鳞宝刀，五金折铁，千锤百炼而成，闯荡江湖一生干干净净，没叫人踹过一脚，没叫人打过一拳，没叫人家捅过一手指头，到现在年过古稀，应该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净胳膊净腿的，自己忍了就算完了。又搭上是他的寿诞之期，遍撒绿林帖，恭请众位宾朋，不远千里，来到彩凤山，为了封刀祝寿，当着众位，对天明誓：虎头墨鳞刀封刀以后不准再用。如果言不应典，口不应心，对不起众位远来之意。一会儿咱们就举行仪式，众位，哈哈哈哈哈，您看我兄弟洪勋，办得好不好哇？”大家伙儿异口同音：“石老侠客爷，太好啦！”“哈哈哈，兄弟，你看，大家伙儿也都乐意，兄弟今后一忍，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厮杀之危。你看看你前后左右栽的是各种果木树，到了时候绿叶成荫果子满枝，绿油油的庄稼，靠天吃饭土里求财，五风十雨皆为瑞。兄弟，你这后半生可太好了！兄弟，你也当着众位宾朋说两句话吧。”老侠石金声说完，洪爷也来了：“众位，我的意思我哥哥都替我说了。今天呐，古人云人生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年岁老啦，才明白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头脑发热，办了不少的错事，这叫闭门思过。想我洪勋，没有多大的能为，出身卑贱，直到现在我六十多了，混得总算不错，功成业就了，可无奈一节，回思以往，使我自己不寒而栗呀，没有朋友捧场，没有我今天的洪勋。我应当急流勇退，见好就收。趁着贱辰，做一个封刀大会。为此，我给众位磕头道谢了。”大家伙儿这么一听：“老侠客爷！何必如此！您老人家德高望重，您是我们大家伙儿的榜样！您不必客气啦。”“兄弟，你听见没有？连大家伙儿都是这意思，你何必客气呢，吉时已到，举行封刀盛典呀。来呀，伺候。”孙亮跟何瑞带着几个底下人，马上把这脸盆连脸盆架都拿过来，往里倒上一点温水，让老侠客洗洗手。这就是一种仪式。因为这就算金盆

洗手啦，从今后弃绝绿林不干啦。然后老侠洪勋来到了桌子前头，伸手拿起一股香来点着了，插在香炉内，跪在那儿，这叫对天明誓:“今后不再使用虎头墨鳞刀。”说完，磕完了头，行完礼站起来。老侠石金声连连的抱拳:“兄弟呀，全始全终可很不错呀。可喜可贺，道喜道喜。我看这件事就是这样吧。请众位，咱们东西两面分成回汉两教，大家伙儿随意坐，马上酒宴开始。”

酒宴上来了，冷荤热素。大家伙是开怀畅饮。石老侠跟洪勋挨着排地走了一个儿，“众位多喝多喝，喜酒多喝。”让一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人家石金声就把洪勋叫到大厅里了。洪爷就要问，石爷一摆手:“贤弟，我跟你说点事。”“您说什么事?”“愚兄我最近这十年来，收了个小徒弟儿，这孩子姓王，名叫王环。今天来了。”“在哪呢，哥哥?”石老侠一指，“你看，就那张桌。”啊！洪爷这么一瞧张方道:“哥哥的朋友那就没的说了。”“你想，孩子才十来多岁，哥我九十六啦，风烛残年，有今天没明天，桑榆晚景。如果哥一口气上不来，在江湖路上什么人给孩子撑点腰，壮点胆啊。趁着哥精力还够，有兄弟你今天这大好的日子，我把这孩子叫过来，当着大家伙儿，挨着桌的我给介绍介绍。借花献佛，拿你的酒让孩子给众位斟斟酒，完了事以后，练趟功夫，让大家伙看看印象深一些。又是愚兄我的弟子，我想在江湖路上大家伙关照着，你看好吗?”金头寿星洪勋听了听，说:“哥哥，这当然好。不过，哥哥，介绍介绍还可以，那又何必练功夫呢？眼前头这些人都是武林同道，谁都会个三角毛四门斗的，您要让孩子这么一练，大家伙又都喝了酒，借着酒兴，你也要练，我也要练，大家伙全都要练。哥哥，那兄弟我今天这寿诞之期，不就变成把式场了么？哥哥，您别看大家伙又说又笑的，多年的绿林生活，您知道谁跟谁有

茬有过节啊？万一言语不合打起来，杀了人，流了血，哥，您说这怎么办？依我说，哥哥，介绍介绍，功夫就不用练了，知道是您的徒弟，您的亲传，这还有错嘛。”石爷心说，那哪成啊！“不练练功夫，叫人家说这孩子自幼儿一出世，就仰仗着师门，将来在绿林道不好混哪。再又说回来了，有愚兄在这镇着，谁敢？”石老侠说这话并不是放份儿，“我在这呆着，我徒弟练功夫，谁敢起来滋事生非，我拍死他！”“那么既然如此，我就听哥哥您的吧，我想哥哥怎么着也不能给我洪勋瞎马骑，不能让我洪勋为难，我从起小就认识哥哥。”“这个不假，嘿嘿嘿，没错，来吧，众位乡亲们，宾朋们，绿林道的好友们！厨茶暂时停住。刚才我石金声跟大家说了几句话，绿林道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提起我这小小的名来，还是捧我的场，助我的威，今天我兄弟封刀大寿好日子，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的眼前头讨个欢喜说句话。我老了老了的，教了个小徒弟，这个孩子姓王，名叫王环。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小白猿。环儿，过来！”

王环的个头是不太高，但是也比师父的个高，相反的，您瞧石爷挎着这口刀，也搭着它年头也太多了，一点都不显。王环挎着这口刀是显着别扭。他使的是压把翘肩厚背雁翎刀，这是削金折铁刀，刀也宽也长。来到师父的跟前。石金声面向众人道：“众位朋友，请看吧，就是这个孩子，我岁数太大了，风前之烛瓦上霜，有今天没明日，万一将来我一闭眼，请众位在江湖绿林道借着我的老面子关照关照我的孩子。我石某感恩不尽。现在我带着孩子，咱们是挨着桌的介绍介绍。到了时候让我孩子练趟功夫，让众位给指点指点。当然是练不好。啊，请众位多包涵。”石老侠还真象那么回事，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当中，两面都是桌子，靠角路的西边紧挨着有一张桌，是座西

面东，到了跟前老侠捅王环，王环就注上意啦。老侠石金声拉着孩子走到这张桌上道："哈哈哈，众位早来了，辛苦辛苦，我给我孩子指引指引。"用手一指正面的黑大个，"孩子，你不认识，这位是三公子爷，弟兄三个排行在三叫墨粉蝶段世宝，这可是二爷的儿子少寨主。你们二位多亲多近。"墨粉蝶段世宝一抱拳，一撇嘴："喳，哦，你好你好。"王环规规矩矩地道："以后求您多照应。"老头又一指南边冲北的这位，"这是大爷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大爷的长子，叫金粉蝶段世铃。"一指北边脸冲南的这位，"这是他的二公子银粉蝶段世贤，他们是叔伯弟兄三个，记住啦。"王环躬身行礼，然后一指北边这位："孩子你记住了，这是七星山的巡山寨主追风牡丹杨山。"然后一指南边脸冲北的这位："这是二寨主望月牡丹董玉。"然后拿起酒壶来，斟斟酒，接茬再让。一直让到东边，连海川这张桌都让了。

这个时候，段氏三弟兄没往心里去，杨山董玉这可是了不起有经验有阅历的贼呀！心说："这石金声带着徒弟给大家伙介绍，哪张桌都是潦潦草草，这是什么地方，姓什么叫什么就完了，怎么我们这张桌连哪位大爷二爷的儿子都介绍得这么清楚，可能这里头有事吧，我得加点小心。"杨山一伸手把刀就捅出来了。连洪爷也纳闷儿，怎么让到我街坊七星山众家寨主这里，这么仔细呀？洪爷可就再拦："哥哥，都介绍完了赶紧吃饭吧，就不必让孩子练了。""不，还是让孩子练趟功夫好。"转身一作揖道："众位！这孩子我教了十几年，不过能耐可还不成。尤其在众位前辈的面前，更不敢说成。我教给孩子是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环儿，你练一下，让众位看看，给你指点指点。"王环一伸手，一按刀柄，嚓楞楞，四尺二的刀苗子，把刀鞘交给了师父。老侠石金声一伸手，把刀鞘就接过来了："孩子，你可要好好练。""是！师父您放心吧，洪叔叔，您给我瞧

着点。”洪爷就不乐意，你什么时候来的，练那玩艺干什么？但是没法拦。王环顺着台阶下来了，倒提着刀，作了个罗圈揖：“众位，人有失手，马有乱蹄，我今年才二十岁，虽然说师父教的时候十分严厉，但是我用功不够，功夫还不到家，众位我要练错了，您可不要见笑。啊，我现在开始就练了。”右手持刀，往下一矮身，唰一扇刀就一道立闪相仿，野战八方藏刀式，跟着往前一上步一变招叫刀走钓鱼，然后一招一式地练。开始练的慢，从南往北，一边走一边练，一边走一边练，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哎哟！大厅前这些位武林同道看得都直了眼了。刀光闪闪，步履沙沙，练来练去就象一个大圆球一样，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把王环罩在当中转来转去。练到四十几手，王环可就距离七星山的几位寨主爷的桌子也不过一丈五六了。就看王环往前一劈刀，“叭”一掉脸，这手刀叫长河斩蛟。唰一刀在底下往上这么一翻，“叭”再变脸回来，就这么一掉脸，这口刀从自己的左胳膊肘“唰”一反脚尖一点地，“噌”这一下就是杨山的身后。其实杨山也冲东北看呢，冷森森的宝刀插着花盖顶，对准杨山的脑瓜就下来了，杨山一伸手把刀拿起来。见王环冷森森的五金折铁刀盖下来，他只能是一反腕子，拿自己的刀刃接人家王环的刀。“嚓——”坏了，杨山这口刀两截了，挡不住五金折铁刀往下走，正是杨山的脑瓜顶，咔—！嚓—！跟切萝卜一样，一切两半，鲜血迸溅，“哇—”这一下就乱了。王环一刀下去劈了追风牡丹杨山，一瞧血出来了，嚓！小英雄雄心陡起，就势长腰往南蹦，宝刀交于左手，一伸右手就掏出一支镖来。“唰”的一下，就这么一坐腕子一抖手，咔！他这支镖打的是董玉的哽嗓咽喉。董玉一瞧，忙往桌上一趴，镖就打空了。虽说打空了，方向可就对着这段世宝来了，正是段世宝的哽嗓咽喉，噗！这一镖就打上了，仰面倒下。大厅前虽说都是

绿林，可是突然间发生这么一件事，一下就乱了营啦。桌椅板凳乱倒乱飞，碟盘碗叮当乱响，流了一地滚了一地。金头寿星洪勋这么一瞧，哎哟，唰地一下，老头子脸色就变了，须发皆张，看起来这件事情是定规好了上我这杀人来，我跟你多少年的弟兄。别人不搅我，你带头搅我。洪爷“叭叭！”一跺脚，“想不到这场事我叫我自己的哥哥给搅啦！”一转身飞身形进了大厅，刚起完誓封刀，这回这刀封不住了。伸手把虎头墨鳞刀抄起来，刀鞘上的黄钱完全都揪下来不用了，刀往自己肋下一佩，一按刀柄嚓楞楞一声响，虎头墨鳞刀亮将出来，往前一赶步，嘭！把石爷的胸口给抓住了。“哥，嘿，您把我这场事搅了！我跟你拼命啦！”石爷一笑：“嘿嘿，你呀什么毛病？我告诉你，这孩子跟他们段家有仇。”“什么仇？”“这孩子是我村的，他父亲当年是太原县班头快手王能。访案到七星山无缘无故叫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带着杨山董玉把王能乱刀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孩子五岁的时候，他母亲带着他要跳坑寻死，为这个我救了他。到八岁跟我练艺，十二年卧薪尝胆，今天才算报了仇，虽然说董玉没死，段世宝跟杨山死啦，这是他正儿八经的仇人哪！”“噢，这董玉、段世宝是王环的仇人。”“对呀，这没错，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吗？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得报啊！”“应当报。”“还是的，应当报你还着急。”“什么我着急呀，他跟谁有仇啊？”“七星山。”“七星山在哪儿？”“七星山就在你这南边。认得不认得？”“我，我当然认得。”“认得，你领着你徒弟上他们家报仇去，甭说宰俩，宰六个十个我管不着啊！您怎么跑我这宰人来了。”“嘿嘿嘿，时逢恰巧。”“不成！我跟你老头子玩命啦！你们家孩子有仇不上仇人那去，跑我这杀人了，我跟姓段的我们俩这也多少年的交情，几十里地的街坊，你也知道，段世宝可就这么一个，这是段国柱的千顷地一根苗，你给

宰啦，哥哥，我跟你完不了！”张方可跟海川商量：“这事您得过去，他要问您姓什么叫什么，您绝对不提，您就说我是助拳的石老哥所约，石老哥哥所请，你跟我石老哥这样不行，您记住了没有？”“我记住啦，打包袱亮家伙。”海川一伸手把包袱皮往腰上一围，紫母鸡爪鸳鸯钺往怀中一抱，张方一拔腰就上了八仙桌了，劈里叭喳一踩，好个爆羊肉焖扁豆，完全都给踩了。劈历叭喳一见响，“呔，大胆的洪勋，你敢在你的家中招引人当场杀人，你还跑得了嘛？给我过去！”海川垫步拧腰“噌”就过来了，这人群里认识海川的多了，看来这里头有事。海川来到跟前，紫母鸡爪鸳鸯钺嚓楞一摆，“姓洪的，撒手！”石金声心里头说：“洪勋，你跟我怎么都成，你拿刀宰我都成，你可别跟他动手，你别瞧这位是怯老杆，这位是太原府年钦差公官的随行卫员伴差官，你只要跟他一动手，你就算拒捕钦差，到时候就得砍头。”洪爷这么一瞧，怎么还出来人了？“你是什么人？到我这又吃又喝，你还要帮着我哥哥石金声跟我打架？”“老寨主，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跟石老哥是朋友。我是他所约，他所请。打架不恼助拳的，你别走啦！”“哥哥！你连助拳的你都约来了！好好好！”洪勋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斜肩带背就砍海川，海川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用右手钺一点，左手钺麒麟吐书就到啦。金头寿星洪勋的能耐差的远哪。侠客跟侠客里头尺寸也差的大极了。海川好大的份啊。叭叭六十四式八法神钺施展开了，唰唰唰一加紧，海川想：反正让我听方儿，我就听他的，那么对于金头寿星洪勋人家是好人我怎么办哪？咱们访的是金牌，访的是贼呀，我不能赢他，我赢了他岂不把他一世英名付于流水？那我不赢他我跟他打到什么时候？一边动手一边看张方。张方就明白了，“加紧！加快！把洪老头子累趴下！”洪勋心说这还有参谋官呢？果然海川嚓楞

楞双钺这么一夹紧，刷啦啦变更门路，不亚如雨打梨花，三百八十四着尽命连环钺招如泉涌，就把这洪爷围上了。石老侠客在旁边站着为难，王环薦不劲儿的跟张方，司马良，夏九龄，他们小哥几个跑到一块儿去了。大家伙才知道，这几位呀白吃，白喝，白打架来了。段世铃、段世贤、董玉瞧事不好，赶紧搭着死尸带着家人、离开彩凤山祥云岛。童海川招术一加紧，一会儿就趴下。果然，金头寿星洪勋有点嘘嘘作喘，鼻凹鬓角见汗。海川正在招术加紧围住老侠洪勋的时候，猛然间有人说话:“哥哥，今天您的好日子怎么会出现了杀人流血，什么人胆大，跟您动手?”洪勋就势趁这机会，纵身形下出去。刀尖一拄地，并着嘴，呼哧呼哧直喘。海川分双钺，大鹏展翅一瞧，来了俩人，都顶三十多岁。前头这个也是个圆乎脸，一脸的横丝肉。后头这个也差不离。过来行礼,“哥哥，我们来给您拜寿来啦。”这俩位全姓仉，是山西石岭关的两家寨主。头里这位是哥哥，飞天猩猩仉仁杰，后头这位是兄弟，陆地猩猩仉仁义。仉仁杰，仉仁义过来行礼道:“哥哥，我们来晚了。”“贤弟，谈不到早晚了。哥哥家里头被人家搅了。”“哥哥，您先沉住气，不要紧。”伸手把刀就亮出来。飞身形来到了童林的跟前。“你是谁?我们也知道，想不到绿林道就任你脚踩，任你欺辱。金头寿星洪勋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威振一方的侠客，你也不能容，飞天猩猩仉仁杰我要你的命。”左手一晃面门，刀就到了，海川心说，这小子，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来，一看仉仁杰的刀到，往下一矮身，弓左步一绷，右手钺反腕子一压，左手钺的大钺牙子跟刀似的，斜着照仉仁杰的太阳穴上，嘣，这大尖就剁进去了，微然一拧，咔叭，把额节骨就给崩开了，花红脑子往外一流，仉仁杰嗷的一声，咕呼，躺那就绝气身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陆地猩猩仉仁义一瞧他哥哥，大老远

的由晋北刚到太原府啊，这就完啦?“呸！好小子！”就看他血贯瞳仁，目眦尽裂，要与海川拼命!

第六十五回 年钦差夜审梁妙兴 七星山三侠讨金牌

上回书正说到王环彩凤山刀劈杨山，镖打世宝，童海川踢死飞天猩猩仉仁杰。仉仁义眼睛都红了，他往前扑身过来，钢刀“嚓棱棱”，迎风摆柳，盖顶就剁。张方在桌子上高喊：“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块儿吧，叫他们哥俩前后脚儿，搭伴走得啦。”海川一想，得!咱办啦。一瞧刀来了，右斜身儿，左手钺一翻，拿鸡爪一叼这刀盘儿，“呛”，一甩腕子他刀就飞了。右手钺往前一推立，着，大钺牙尖子正在他小肚子下扎上，往起这么一抬，“扑”！可不得了，大开膛儿，仉仁义当时死于非命。一瞧这个阵势儿，金头寿星洪勋要哭哇，“哥哥，您瞧您约来的人可真宰人哪。”又往前一直步，高声喝喊：“朋友，你倒是谁呀?”“老侠客，您要问，我是石老哥哥所约，石老哥哥所请，打架不恼助拳的，你对我哥无理，我就要对你无理！”上左滑步，一摆钺，急架相还，两个人又打上了。倒下来的桌子，倒了的板凳，倒了的死尸，一流血，血又滑，万一绊到哪儿就一个跟头。老侠这么大岁数儿，怎么能顶得住海川猛攻呀。老侠客叫海川给累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一边流着汗一边喊，一边动着手，石老侠真为难，这怎了哇？只听张方站在桌子上喊：“噢呀！把洪老头子累趴下。”海川正要双钺加紧，由外头撞进五个人来，都是蓝粗布一身，绢帕缠头，肋下配刀，斜插柳儿背着小包包儿，喊道：“老侠客怎么您老人家的寿诞之期，院里死了人了?”洪爷知道再动手就得趴下，我借着这个台阶下吧。虚点一刀长身出去。海川分双钺抬头看，哦，真

是口外的，归化城北大青山董家山的五虎：蹿山虎董仁、跳涧虎董义、过街虎董礼、拦路虎董志、吊睛白额虎董信。蹿山虎董仁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按刀把子顶崩簧，一声响，后背雁翎刀亮将出来。高声喝喊："你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大青山的董仁我与你较量三合！"张方一想，这个人怎么办？聪明的多呀，他觉着时机到了，猛的一声喝喊："吠！你们知道你跟谁动手吧？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是驻马太原钦差年大人的随行委员伴差官！你要跟他动手，叫拒捕钦差。"董仁要过来，张方这一嗓子可吓得董仁收回刀一摆手"跑！"都是贼呀，见官人来了，"哗啦啦"撒腿就往外跑。老侠洪勋这么一听，"哎哟"一声叫道："他是童海川，哥哥哎，您可真有出手的，您把官人给我引进来了，这叫干什么呢？""啪"一伸手，把虎头墨鳞刀"当啷啷"一声响，扔在地下，双手往后一背，"哥哥您真好哇，您让官人上我这里抓我来了！"石爷心说，我哪是这心哪，我碰上的呀。张方从桌上飞身形下来，"来！先把这罪之魁，祸之首洪勋捆上！"司马良过来把老侠客倒剪二背捆了。张方一指老侠："石金声，你纵徒行凶！你也是罪之魁，祸之首，给我绑进来！"石爷心想，还有我呢？坏啦，那也过来绑上了。"王环，持刀行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绑起来！"哟，怎么刚才说着好好的话，现在又绑上了？司马良过来道："兄弟，你受点委屈。"也把王环捆上了。张方的眼睛往西处瞧，"我看看，还得找几个见证人哪。"剩下几个没跑的，撒腿就跑，绿林道的贼，到官府当见证人去，谁敢做证呢？全跑了。孙亮，何瑞等本家的人都在这呢，顺着秃脑门往下流汗。张方喊道："你们这俩秃子过来！""是是是，是是是，大人，大人。"张方心说，我算什么官人哪。"嗯—你师父洪勋今天这场事要赔吧。""也赔不了什么，人家都给了份子了，您看死的这二位都给了二百两银子了。"

“啊，对对对，要象他们这俩人多好，连一杯茶都没喝，弄二百两银子！本应当把你们俩人也押往公馆，但因你家里头有这么一片事，快给人家落忙的道谢开钱，你们俩人把这死尸掩埋，把地上的镖擦擦！”孙亮一想，擦擦吧，把王环这支血镖给擦干净了。孙亮咬着牙的恨王环，我们家的这场事叫你们给搅了，什么事啊！又听张方喊：“你们俩人把死尸掩埋，血迹打扫干净，办理善后，完了事不准出离这彩凤山祥云岛，随传随到。”“是是是，是是是，谢谢您哪。”转过身，张方押着他们回太原府。

一进东门，来到路北的年公馆，往里走一直到差官房。刘俊他们都过来了。“师父，师父怎么样了？”海川把这事情简要说一说。大家都坐下。张方过来把石金声的绑绳解开。“石老爷子您甭说了，对不起你们爷仨，象王环我兄弟就甭说了，捆就捆了。就是捆你们老哥俩提提。”海川这才过来行礼，“您多原谅，我是石老哥哥朋友，因亲至亲，因友至友，我们都是朋友，不到万难，不敢惊动哥哥，杀几个人没关系，尤其这样的贼人，杀了就杀了，大人也绝不怪罪。我海川有大事相求哇。”“啊，兄弟，你说吧，什么事呀，到底为什么？”海川如此这么一说：“大胆贼人深夜入馆，盗走了‘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留下字，他说庆寿上西天，您又叫金头寿星，您又赶上做寿，您又是山寨的头目，我们不能不对您起疑心。”王环也是奉着公事捕贼的。他已经答应陈龙贺虎和知府刘成，一定要设法请金牌拿贼人。因说道：“你们老哥俩祖居此地多年，有这么句话，土居古十载，无有不亲认。你们哥俩给我们指出一条道来，只要有了一条线索，什么事儿没有。我人再设法拿贼，你看怎么样？”老侠石金声摇了摇头道：“哎，海川我们是一见如故，有什么说什么。不错，在这一方洪勋的名，要比哥哥我小得多。按

理说，你这么一问，我就应当给你指出贼人在哪儿。无奈几十年我不出家门，不入江湖、涉足绿林。贤弟现在还干着，他比我清楚。”海川点头：“那么洪老哥您就提提吧。”“唉呀童侠客，要说有人在我的家里杀了人，您给我什么罪名我都领。但是金牌之事，我一概不知啊。”张方一摆手说：“别提了，石洪二老跟师弟王环既然来了，我想请他们爷仨到上房见大人，把今天的事情禀报一下。”到上房，年大人问道：“有线索吗？”海川摇了摇头，就把这一次彩凤山祥云岛的事情全提了。年大人听了很赞成，忙与爷仨赐座。爷仨跪倒了磕头。石铎道：“罪民石铎拜见钦差大人。”年大人伸手相搀，转身问张方道：“你呀，怎么到这里来啦？”张方回禀道：“我是为捉拿采花羽士陈道常来到这里。现在我还带着镇江府海捕公文。大人是否让太原府知府打公事派专人交回镇江，公事就算完了。请大人也赏我一份差事，我也当一个随行卫员伴差官，跟您一块上四川得了。”年大人笑着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我一定替你办。”张方高兴了。这时，年大人又转身安慰石铎和洪勋：“二位老侠客，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这一次把你们爷仨捆到公馆，你们爷仨受屈了，不捆可不好。如果让贼人认出您跟随行卫员伴差官童海川有交情，这金牌就不容易找，所以还求你们老二位设法帮着海川把盗牌之贼拿获。”停了一下，又对海川说：“你下去陪着你们爷仨饮酒用餐，替我盛情款待。”爷仨忙谢过年大人下去了。

这个时候，天可就快黑了。老侠石金声感激地道：“洪老兄弟，大人待我们弟兄恩重如山，只恨哥哥我足不出门多年，对现在绿林道的事，我确实知道的不太多，你比哥哥我知道的多得多。请问兄弟你还有什么顾虑吗？咱们可是朋友啊，你要知道点线索，就应当说出来。”说着话，酒宴也摆上来。洪爷看了看海川道：“童侠客，大人待我们爷们恩重如山，我怎么能知道

不说呢，可有一样，盗牌之贼是谁，金牌盗走放到哪儿？这您杀了我，我也不知道，我也跟这种人不接近。但是，有一个人跟这种人接近。咱本地有一个坐地分赃的头目，只要你在他的管辖地界做案，不管你偷些什么，不管这东西多值钱，你必须把东西给他销掉，他要三成帐。他要三成帐管什么呢？在本地你犯了案，在本地你出了事，有他给你一手遮天。这个人我认得。我看哪，贼人盗走金牌，也一定按绿林道的规矩该这么办。”石老侠点头：“现在丢金牌已经十来天了。你提出这个人来大小是个线索。”海川问：“老哥哥这个人是谁呀？”洪老侠这才说出来：“由太原府出东门，顺着城墙一直往北，走到东北角往东北方向走，二里多地有一座大庙。”石老侠一听：“你说得这座大庙，是九转还阳观呀？”“对，对对对。”“观主梁妙兴。”“对，他外号叫九转还阳道梁妙兴。”“哎呀，他的岁数也不小啦。”“他也六十多岁，过去他发卖熏香，蒙汗药，后来我劝他，他不卖了。按理说，贼人按绿林道的规矩，他要把金牌从公馆偷出来，必先搁他那。咱们是不是设法把梁妙兴找到公馆里来。”海川道：“请都可以，您介绍的人我们决不能慢怠，这个哥哥您要相信。”洪勋说：“是这样，我去一趟得了。咱们把梁道长请到公馆，跟他商量商量，他如果知道提供一点线索，我们顺藤摸瓜，就可能把金牌得回来。不过，海川咱们得说一件事，只能把金牌得回来，如果把盗牌之人一块找，那算人家梁道长出卖绿林，他这饭锅就砸了。”“哎，咱们可以说他畏罪潜逃，或者是拒捕钦差，叫咱们给杀了。你再派俩孩子跟着，一来多一个人多一心路。二来这也可以证明哥哥我，万一到那没有，他不知道，他又不在家。这些事情我不用说，你带着人去自然好说话。你这替哥哥我着想。”海川点了点道：“那派谁去呀。”旁边转过俩人来：“师父，我们哥俩去吧。”海川一瞧，是插翅鹤杨小

香，一个叫杨小翠，这是亲哥俩。说了，杨小香、杨小翠、老爷仨全都带着军刃，由公馆出来，出东门过了吊桥，顺着河沿来到东北角，往东北走二里多地，密林深处，真有一座大庙。红长墙，三层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孤零零一座庙。来到西角门，洪爷“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点灯亮，接着传出话来：“谁呀?”“啊，道童你开开，我是从彩凤山祥云岛来。”道童把角门开了。洪老侠问：“道童，当家的在家吗?”“我师父在家呢。”还没等进去，就听院里有人念佛，“无量佛，哈哈哈，今天小弟事情太忙，有失远迎，请兄长原谅。”小道童掌着灯光，呵，这老道是一位有六十岁的大高个儿，肩宽背厚，蓝道袍，左肋下配着一把武刃双锋，鲨鱼皮鞘的宝剑，垂着灯笼穗儿，穿灰色的中衣厚底云鞋，水袜过了膝盖，背插大白马尾的蝇。四方大脸，一脸的横丝肉，大三角眼，大鹰鼻子，花白的髻用杨木道冠扣着，金簪别顶。只听老道说道：“无量佛，老兄呀，我真对不起您哪，我想着明天给您祝寿，不想您倒先瞧我来了。”又指着杨小香哥俩儿问洪勋，“这俩小孩是谁呀?”“这是新近我收的两个小徒弟。杨家的两个孩子，他叫杨小香，他叫杨小翠。过来，见过你师叔。”小香小翠紧过来一躬到地，“拜见师叔。”“哎哟哎哟，贤侄，我可不敢当!”说着，来到二层殿的东配殿，挑帘进来了。里头灯火通明，架几案八仙桌上放着许多的经卷，两旁边摆着椅子和木凳，经架子上一摞一摞的经书，很讲究。请爷坐下，小香哥俩个在老师的背后一站，梁妙兴也坐下问道：“哥哥，今天热闹吗？朋友到的多吗?”“哎呀，山南的，海北的，凡是哥哥我认识的，宾朋今天全到，大杀风景就缺你呀。”“是啊，我头两天就把礼物给您送去了。”“我知道，你不去我真不高兴。”“哥哥您也太客气了。哎，您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朋友们都走啦?”“哎，只是今天出了点事。”就把彩凤山

祥云岛闹事儿的情况全谈了，“人家随行卫员大人们把我们弄到了公馆，年大人不但不加罪，而且温语相劝和颜悦色。不瞒你说，兄弟，你别记恨我把你提出来了。要知道金牌的话，您可别送哥哥吃官司。”

“无量佛，哥哥您这算对了。人家钦差大人年羹尧干什么去呀，奉圣旨直奔四川开仓放粮。兄弟我是个出家人，我要知道这事，我要不提！四川省的父老，多一天就多死多少，那不全死在兄弟我的身上了。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怀，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哥哥您别再往下说了，这金牌可能有八寸椭圆，上面有两条龙，有一挂金链，一共八个朱红大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中间是御宝，是不是这样。”“嗨，兄弟，我没看见过，我哪知道呀。”又指指杨小香：“他们是钦差大人手下的随行卫员，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我也跟年大人夸下了海口，把兄弟你要请到公馆去。你要尽一些绵薄之力！”“小弟我应帮忙，愿把它说出来。一会咱们一块走，不但把金牌拿到公馆，我还到公馆请罪。”“兄弟何罪之有？别说你这点事，哥哥我那今天几条人命。年大人说了，既往不咎。兄弟，你把金牌献出的功劳就太大了。咱们走。”“哥哥，先别忙，我这饭已经得了，多少咱们得吃东西。”“公馆吃去吧。”“不！这怎么能成呢？咱是干什么的，咱跑人家那吃饭？吃点东西，咱们就一块走。来呀，赶紧准备。”八仙桌往外抬。一会，一样一样的素菜摆将上来，一个大黄砂酒壶，四个黄沙酒碗。没想到一气喝了三碗酒，爷仨个就觉着头重脚轻、再看梁妙兴、也是一样。啊呀！一晃悠两晃悠，“噗哒”一声，四个人全趴下了。正这个时候，一挑帘一个小老道在头里，提溜着一把凉水壶，三个小老道在后头。进来之后，先含了口凉水，照着梁妙兴的脸上，“扑”一喷，连喷两口水，一会儿的工

夫，梁妙兴缓过来了。伸手把脸水往下抹了抹。喝道："把这爷仨都绑到椅子上！"五花大绑捆好了，拿过解药来给这爷仨一闻。金头寿星洪勋猛然间自己醒过来，一睁眼，哎呀！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想不到我洪勋多半辈子的人了，到老了栽这个跟头！我姓洪的死无关紧要。我对不起海川的两个弟子！便问道："梁道爷。""哎。""你这是怎么了？""哈哈哈，老侠，我梁妙兴是吃绿林饭的呀！你把我出卖给官府，我说出金牌，我出卖了绿林宾朋！你出卖我可以，我梁妙兴决不做不仁不义之事。你明白了吗？""看起来你是惦记要我洪勋一死呀，与这两个孩子可没关系。"小香小翠也明白过来了，一看这么回事呀。既然被擒等死而已，一低头，一句话不说。

"洪勋你不用多说了，你投降了官府，出卖绿林。你既然来了，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你那里的事情，朋友全告诉我了，我姓梁的岂能不知。得了！"一伸手从洪勋身上"察楞楞"把虎头墨鳞刀拉出来了，"咱们俩人也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干什么的你也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洪老侠大笑："哈哈哈，梁妙兴呀，老夫既然一时不察，被你捉住，大丈夫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我洪某不过一死。"梁恶道点头："那个，算你认得事，你想活也办不到！"一伸手刷的一下子，把虎头墨鳞刀就举了起来，照着老侠洪勋的顶梁就劈，猛然间，就觉得有人掐他的脖子。梁妙兴个头儿可不小啊，那人一坐腕子，伸左手一托他的屁股蛋，"当啷啷"一声响，先把虎头墨鳞刀扔了。跟着磕膝盖顶腰眼，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把梁妙兴捆了个结结实实。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前来搭救。

这事儿真巧极了。金寿星洪勋带着小香小翠爷仨一走，

老侠石金声说道:“海川哪咱们爷几个吃着等着吧，都有点饿了。”爷几个坐好了，酒菜齐上。推杯换盏喝了两盅酒，张方把酒盅往这一撂，道:“哎，我说洪老头这人到了九转还阳观，他准没命了!哈哈哈，他死了咎由自取，那算活该！可惜，把我们两个好哥哥的命也给搭上了。”老侠石金声一听，“你这是什么意思?”海川也问:”“方儿，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就是说自己无能，没金钢钻你揽什么磁器！到了九转还阳观他准没命了!”“你别瞎说了，洪老侠确实跟梁妙兴有交情的。”“再有交情也是冰炭不同炉哇！过去，老侠跟他是一行，现在老侠跟咱们走了。尽管梁妙兴今天没上彩凤山，难道说彩凤山祥云岛的那些贼不认识他？所以他们爷仨去了就有危险。叔，这么办，咱们爷俩打个小赌，现在别吃饭了，您问问石老侠，到九转还阳观这条道怎么走，您去一趟。如果说没事，那不更好吗，咱们不能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梁妙兴他不是个好人，您说我想得对不对?”老侠石金声点了点头说:“孩子呀，你想得很对。你帮着你叔父查办四川有大用途。海川，这个孩子想得没错。勿临渴而掘井。你去了没事就回来，有事不正好吗。”海川说:“要是那样，我瞧瞧去。”说了。海川可就出了城按着指明的道儿，过了吊桥一直往北。海川一边走一边想老侠和梁妙兴本是朋友，即便他不乐意，也不至于陷害呀！等到了还阳观，一见四处无人，海川一拔腰，就上了这山门，扒中脊往下一看，黑暗暗雾沉沉可就看见东配殿的灯亮了。正听见这里边喊洪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海川心说，我再晚到一步就大错铸成。忙飞身形下来，“叭”一挑帘，梁妙兴的刀都举起来了。只好掐住他的脖子一举屁股，扔了出去，救了洪勋。海川忙去挑开洪老侠的绳子说:“老哥哥您受惊。”“哈哈哈，海川，真没想到，终朝打雁叫雁给

啄了眼！嗨……”洪老侠备叙前情。“贤弟呀，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啊？”海川一瞪眼，把小老道全叫过来。“你们四个人领着搜查金牌，如果你们要不好好的帮助我们把金牌拿到手。你们四个人虽然年轻，也跟梁妙兴一律同罪。”“无量佛，这您放心，大人，我们一定帮您找。”连着搜查了三次，金牌没有。海川狠狠地道：“好吧！把他们四个人五花大绑起来！把梁妙兴给他下上脚绳。”押着恶道直奔公馆。

到公馆，直奔差官房。把这五个老道重新捆好。海川来到上房，面见年大人，把刚才的事情都说了，“幸亏张方料事如神，那么我才到了九转还阳观，把这爷仨儿救了。”“海川哪，那么金牌呢？”“三次搜查这座庙，梁妙兴说的不是实话，庙里根本没有金牌。当然，他知道金牌是什么人偷的，金牌落在何处。不过这个贼人是江洋大盗，恐怕审不出实话来。”“啊，海川，你这是什么话，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你传话，让太原府知府刘成，带着三班人役，把刑具全都拿来，本钦命要夜审恶盗。”海川来到差官房，马上让爷几个准备。刘俊直奔知府衙门，刘知府赶紧传话，三班人役，陈龙、贺虎，一个是八班总役，一个是八班总带班的，完全都准备好。马上各持鞭、牌、锁、棍，带着刑具，来到钦差大人的公馆。

往里这么一通禀，把梁妙兴砸上脚镣，锁好脖链，有差人看住了。然后，年大人吩咐一声“升堂！”眨眼之间，大人升坐大堂。快、壮、皂三班人役，往两旁一站，喊喝堂威。“来呀！带贼人！”带班头拉住了脖链，“哗楞楞”脚踩黄瓜架，梁妙兴跟在后头，一直来到堂口。“啪！”脖链一使劲，“哐叽”他就跪在地下。“啊，犯人梁妙兴拜见大人。”“梁妙兴金牌现在何处？盗牌之贼又是哪个？现在何方？如能帮助官府把金牌请回，将功折罪。如其不然，二罪归一，焉有你的命在，讲！”年大人沉着

脸,“啪!”惊堂木一拍，两旁边的人役齐喊,“讲讲讲讲讲!”夜静更深，梁妙兴也真有点儿含糊,“啊，大人，罪民只知奉公守法，与人无侮，与事无争，我是个出家人，只知拜佛烧香，金牌之事一概不知，盗牌之贼，出家人跟他素无往来。请大人量情超生。”“梁妙兴你真是顽贼，量你不招！来呀！重责四十大板。”带班头立刻一架梁妙兴，往下一撤,“啪”！一掉脸，脑袋冲外，该垫的垫了，垫好以后，把中衣脱下来。

皂班头一抡大板，叫青龙绞尾，就这一板子下去,“噔”一下，这肉就起来了。二一板子,“唔”！金凤夺窝,“啪”，肉就开了花。“啪啪啪”！这四十大板，打得梁妙兴皮开肉绽，鲜血迸溅晕过去了。立刻准备草纸门儿点着熏他，也不着急。一会儿的工夫，熏过来了。“啊呀，无量佛!”马上把他中衣稍微的收拾一下，掉过脸来，就势就跪在这原处,“你要知道官法如炉，真如炉啊！实话实说，有你的命在，不说实话，我将你活活打死，立毙杖下，豁上钦命的乌纱不要，讲!”“哎呀!没什么招的呀！大人，我是一个良民，我是一个良民，我是一个安份守己的三清弟子！决不敢越理胡行！我确实不知道啊!”嘿，年大人一咬牙,“梁妙兴你敢滚堂抗刑不招！来呀！夹棒伺候。”夹棒是五刑之祖哇！一长两短，三根无情木，带皮绳,“啪喳喳”往梁妙兴眼前头一搁，皂班里管用夹棒的全过来了，在旁边站着伺候。“来，动刑!”三根无情木立起来，把两腿的腿腕儿当中一根儿，边上一边一根，有个圆槽，整搁在梁妙兴里外所有的踝子骨上。一堂夹棒下来你不招，你这人也就废了。执行人一勒梁妙兴的头顶，梁妙兴脑袋就往上了。左脚横着一揣他的脖梗子，两只手一拽辫子，不能让他脑袋回去。要回去用上夹棒，他就得吐血。两边两个官人把他的两个胳膊给架住，一条木杠压在他的腿肚。然后，把这夹棒上好，拿皮绳套住了，看着这

大人。年大人用袍袖一挡脸，伸出四个手指头，用四分刑，把这格儿往上打四个格。一个格你都受不了啊！甭说二格、三格、四格。年大人喊了一声："收刑！"两旁边的官人一揪这皮绳，躬蹬步的架式，两旁边一拽，夹棒底下里这么一收，一紧，当中一根木头，一边一个槽，是里边的两个踝子骨，外皮儿的两根短木，里边一个槽，把外皮儿的踝子骨也扣上了，底下就这么一紧，梁妙兴哼死过去了。等把梁妙兴熏过来，他可就骂上街了。"赃官哪！我没什么招的。"哎呀，这四分夹棒，梁妙兴都没有什么口供。杨师爷在旁边，汗可就下来了；啊！年大人是帘内的官，也就是在皇上周围，属于内部官员，不是外省府地方官员。当着太原府知府刘成，万一大人一恼，接茬一用刑或者死在刑下，可没有口供，那个你做官的可就要丢官！这时大堂上连一个敢出大气的都没有。刘成也低着头，不敢看年大人。海川这些人都在两旁边站着。这时候，张方过来了，单腿一打千，"张方拜见大人！""噢呀请起，你有什么话说？""犯人显然是江洋大盗，他一身的贼骨，只凭大人手下的这个刑法，看来无济于事。""依你之见呢？"张方有意越俎代庖，"大人我要替您审审案。"大人点了点头，他正愁问不出来，心里头恼着呢。见张方讨这份差事，总算给自己个台阶。便道：，"好吧！上差，来呀，给上差看座位。"张方单腿一打千往这一坐。"梁道爷？""无量佛。""哈哈哈，你认识我吗？""嗯，不认识。""梁道爷，我姓张名叫张方，有个外号我叫病太岁，蒙大人恩典，提拔我为随行卫员伴差官。你逃的过大人的眼睛，大人是佛心，对你下不了狠手。我呢，也是心肠挺软的，跟豆腐一样，依我说呀，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伺候你一人，你呀，乖乖的招出来，你也省事，我们也省事。可是有一样，你逃得了官刑，你逃不了私刑。如果你要不招，告诉你老杂毛，那我可要

整你。”梁妙兴瞧这位尊容，可够凶啊！“啊，张卫员大人，我确实没什么招的呀！”“好!你不是不招吗，我给你上点儿刑。”张方起来可就奔梁妙兴的身背后了。转了一个圈儿，“梁妙兴，还是说吧！”“我没什么说的。”“好!我对付对付你。”转到梁妙兴的身背后，他一伸手从袖里拿出个东西来，长把儿，挺长的一个大鬃刷子。“梁妙兴，你招吧！”“没什么招呀！”“好来，那你瞧我的。”梁妙兴屁股蛋子肉完全都打烂啦。他就拿着大刷子照着烂肉上刷，“啪”就一下，这都是烂肉哇，拿着大硬鬃，就这么一刷，梁妙兴咕嗵就死过去了。

又拿草纸门儿一熏，一会儿就熏过来，梁妙兴破口大骂：“好小子，你要我的命啊！”他浑身栗抖，体似筛糠，哆嗦成一个团儿，鼻洼儿、鬓角、额角都是豆粒大的汗珠子往下掉。“哎呀，好畜生！”“嘿，不但不招，你还骂我。”“刷刷刷刷刷”连着就四五下。“哎呀！”又死过去了。连三次，没口供。张方在旁边这么一展眼，“小子，你真是不招哇，我还有主意呢?”他转身走了，又到外面藏了个东西回来。他搬过椅子，往梁妙兴身后一坐，“梁道爷。”“哎呀张大人。”“上回咱们这马刷子剁烂肉你感觉怎么样？不好受吧，你瞧见没有，我可还有高的呢？你赶紧说出来，你要不说，我可再给你点儿厉害看看！”梁妙兴心说，我说了就得死啊！我都受了刑，就得顶着！说道：“我没什么招的，屈打成招，也不算是你们有本领。”“嘿，杨师爷，准备录供，来呀！把他的鞋袜子扒了去！”差人过来，把鞋袜子一扒。张方伸手拽住他的脚腕子给提了起来，往自己的腿上一搁，脚心冲上。张方把袄袖里的大刷又拿起来了，张方笑道：“既然你不招，我也没有什么出手的啦，小子，我刷你。”拿着刚烤完的软毛刷老道的脚心，让老道痒痒。就这么一刷，梁老道含糊了。”吭吭吭一笑。他有这满身的刑伤，再让他乐，他乐得出来

吧？比哭都难看。“好小子，你让我乐呀！得了，我服了你了，我招了。”大家伙都不敢乐，连大人都不能乐。刘成心说这个书本没有的东西，人家这位张卫员大人，真有出手的。

梁妙兴确实在九转还阳坐地分赃。他以前卖过熏香、蒙汗药，他后来就不卖了。只要是他管辖的地面，有贼人做了案，必须在他那搁三天。那么这回金牌到底是谁人偷的呀？

前文书咱们表过，剑山的军师云台剑客燕云风，三月三亮镖会之后，第一批他就派了俩人行刺钦差。一个就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一个就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马亮是马俊的叔。这个老贼年岁也到了，老奸巨猾。马亮知道下步再行刺，就不好办啦。怎么不好办？打草惊蛇，人家防备了。马亮一直从保定府跟到太原，到了太原以后，夜晚之间，他没法进来，躲开海川爷儿几个的监视。他是准备行刺，但是他不认识大人。最后，他来到中厅，见了金牌，找个没人的地方摸着黑，就写了这么几个字。他把金牌揣起来，把纸条放在这里，他飞身出了公馆。

真按着绿林道的规矩，马亮来到了九转还阳观，面见梁妙兴，把金牌拿出来啦。梁妙兴一瞧，这可也是个大事，因为是钦差大人的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问:“马大哥，你打算怎么办?”刚要把金牌收起来，就这么个工夫，小老道进来了，“师父，外头来人了。”“谁呀?”“七星山狻猊寨采盘子伙计，您的一个朋友，叫野鸡子刘华，刘师叔来了。”“哟嗬，请进来。”马亮说:“等等，谁呀?”“这是我的朋友。”一会儿，刘华进来行礼。梁妙兴道:“起来，起来，起来，无量佛，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可是你的前辈，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刘华一听，“哎哟，您是师父。”“趴地下就磕头。马亮一撇嘴，“你是干什么的?”“七星山狻猊寨的采盘子伙计，我姓刘，叫刘华，有个外

号我叫野鸡子。”“哎哟嗬，久仰，久仰，快请坐吧！”“你干什么来了？”“我这是公事啊！隔不几天就到这儿来一趟。因为梁道爷在这个地方早说出去的。绿林人办了案，都得要经过梁道爷。一来到这儿歇歇腿，喝点，吃点东西。二来，打听打听有什么俏买卖。”马亮一乐，“有俏买卖呀，你们敢接这号吗？”“什么事儿？”“哈哈，我姓马的走到太原府，深夜入公馆，把年羹尧的金牌拿出来了。只望年羹尧丢了金牌，吃三过五，御史言官，知晓此事，一定要罢免他的钦差。他一丢，咱们再把金牌给送回去。姓马的就要这意思，哈哈哈哈！”“哟，金牌在哪呢？”“当然在这儿呢！”“咱还是老规矩，三天后……”“噢，好好，好好。”一块吃着饭，一块说了会儿话，野鸡子刘华，离开了九转还阳观，就回山了。

二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寨主已经没有老伴了，只有个独生子，就是墨粉碟儿段世宝。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名字叫受贤女段银娘，文武全才好能耐。儿媳妇还有一个五岁的小孙子，名叫墨儿。段国基的两个儿段世龄、段世贤都娶了。没生儿育女。隔辈就这么一个，十分娇惯。段国基、段国柱听了一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剑山蓬莱岛，这不是奇功一件吗！想到这儿，他写了一封信，让刘华拿着这封信，回来见梁妙兴，恳求梁妙兴同着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兄来到七星山，这个面子在这儿呢！梁妙兴不能不送啊！一问马亮，马亮也乐意。这样，连同刘华带着金牌就往七星山狻猊寨。

梁妙兴惹不起张方的私刑，从头至尾都说完了。张方问：“你说的是实话吗？”“我不能蒙哄您，张卫员，您只管放心，我说什么是说一不二的，不然我就不说。”“那好，对你一定优待。钦差大人，您看，是不是让他画供啊？”大人点头：“啊，画供。”供拿过来，给他念了念，他认为都符合。让他画了供。派

医生给他看看棒伤，看看夹棍伤。然后，把梁妙兴他们爷儿五个，就掐监入狱，押起来了。

年大人等知府刘成带着差人全走了。大家伙儿都回到了客厅。老大人坐好了，夸奖张方一番。张方得脸，洋洋得意。却说："梁妙兴有了口供，金牌有了下落，盗牌之人有了，这个事情可不大好办哪！""噢，张卫员，你说说，怎么个不好办？""您想想啊，今天在彩凤山祥云岛，师弟王环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杨山是七星山的巡山寨主。段世宝是二寨主段国柱的独生子，千顷地一根苗儿。两条人命，现在我们准备要到他那里去要金牌。您想一想这事儿好办吗？"年大人细一琢磨很有道理。"石老侠客，海川哪，你们爷儿几个商量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没想到把这事情搅到一块儿了。"老侠石金声一摆手，"大人，草民我跟段国基、段国柱也有个不错，这是两码一事，段国柱二十年前，把我的弟子王环的父亲快手王能，无缘无故给杀了。孩子五岁随母亲跳河寻死我给救了，教出能耐来。卧薪尝胆，总算孩子报了仇了，这是一件事啊。金牌，金牌是金牌的事，碍不着这件事。""老侠客，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一个人去，那还是有危险的。""对，哥哥，大人说得对，事情是我的，哥哥，我陪着哥哥您去。"石老侠一瞧海川，道："兄弟你要帮着哥哥就更好了。"老侠洪勋也说："你们哥俩去，别把我落下，我也牵着呀！因为彩凤山祥云岛，他们七星山的人在我家里死了两条人命，我也得跟着去呀！"年大人说："成了，不必再带别人了，就是你们老三位到趟七星山狻猊寨，看看结果如何？如果他交了金牌，盗牌之贼，拿不拿的倒也不吃紧。有了金牌就得。"商量好之后，大家伙儿都下去歇息。第二天，天光大亮，老三位准备好，年大人梳洗刚完。老三位到上房辞别大人。海川把张方、

刘俊叫过来，道:“刘俊、方儿我跟着你两位师大爷到趟七星山。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也不能预料。我走之后，大人万金之躯，十分珍重，你们俩得多加小心。如果公馆出了事，我可拿你们俩人是问。”“您甭管了，这里的事情我跟我师哥俩商量着办。”海川子母鸡爪鸳鸯钺不带了，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宝刀。金头寿星洪勋佩着虎头墨鳞刀，石老侠佩着五金折铁刀。老三位出公馆，奔东门。金头寿星洪勋洪大爷在前头引着道路。远远的六十多里地，老哥儿仨脚底下一攒劲，没有多大时间，来至在七星山。

第六十六回 童海川斗胆闯三关 小白猿如愿捉董玉

上回书说到石老侠海川哥仨来到七星山下，抬头一看，嚯，山连山，岭环岭，山岭环抱，绵亘不绝。各种桑、柳、榆、槐、松树林，漫生于山坡之上，怪石嶙峋，好不险恶。西山口，坐东朝西，大片的树林里有暗哨。猛然间，传来风吹皂旗声。就在山口里头，有一杆大旗杆。上面有一面皂绸旗，上头有字“七星山狻猊寨”。三侠到了，一阵锣响，“呛啷啷”出来四十名兵丁，卒巾号坎儿打裹腿，搬尖洒鞋，腰里刹着绒绳，坎肩前边一个“勇”字，后头一个“兵”字。每人抱着一口刀。为首一个头儿，“呼啦”一下子过来拦住了老三侠。

“众位，别往前进！”老侠石金声一抱拳问：“众位，辛苦，辛苦。”“哎，好说，好说。您老怎么称呼？”“在下住在本地太原府西关外小王家砣，姓石名铎表字金声。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银面仙猿铁背昆仑’。”“哎哟嗬，大名鼎鼎的石老侠。啊哈哈，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赵五这厢有礼了。”“呵，不敢当，不敢当。赵五你瞧他了没有？”“啊，这两位是？”“这是你们街坊，两界山岭的后头，彩凤山祥云岛的老寨主，金头寿星洪勋洪老侠。”赵五双膝跪倒：“哎呀，洪老侠客爷，老街坊，小的给您行礼。”石金声一指童林，“这位是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的随行卫员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童海川，童侠客！”“啊！”赵五一哆嗦，“哎哟嗬，原来是三位侠客爷到了，恕子赵五未曾远迎。”海川一伸手，“您起来吧！童某今天跟着两位兄长来到七星山狻猊寨，原为拜望段家弟兄，你给通禀一声。”“啊，三位

侠客爷，您待着。”

赵五往里通报，来到大寨厅，单腿一打千儿，“报！”上垂首坐着段国基，下垂首坐着二寨主段国柱。大寨主段国基用手点指：“赵五，报将上来！”“启禀老寨主，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金头寿星洪勋，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三位前来拜见两位寨主。”段国柱一听，立时火冒三丈。“嘿呀”一声，“嘎啦啦”就好象半空中响了个霹雳。非要下山找老儿石金声报仇雪恨不可，为什么让你弟子王环杀了我的儿子？幸亏大爷段国基慢慢地劝着。段国基想啥呢？

石老侠能耐大，他要一瞪眼，你给我滚，我们得走。尤其是童海川金牌在这儿呢！童海川是随行卫员伴差官，咱惹得起嘛！只好传话，“准备二百名兵丁，鼓乐三奏，出山迎接。”段国柱一拉，“哥哥，您先等等。”“二弟啊，你我赶紧出山迎接三侠，有什么话，到里头再说呀，咬人的狗不露齿。就是仇再大，见了面以后，也不用瞪眼，吹胡子。”“哥哥，那也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李军师！”旁边过来一位瘦小枯干、獐头鼠目的李吉李军师过来了，“大寨主，我看二寨主说的很对呀。”“呵，怎么个意思？”李吉对着段国基耳朵唧咕半天道：“我们应当这般对待他们仨人，尤其是童林。”段国基听完了，点点头道：“李军师，照计而行。来呀！摆队迎接！”狼狈李吉调遣一切。段氏弟兄带着一部分人摆队相迎，一直到山口外。转眼之间来到切近。段国基笑道：“恕我弟兄未曾远迎，当面请罪。”石老侠伸手相搀：“这次带着我的兄弟来到贵宝山，前来拜望，哈哈哈哈，冒昧造访，还望二位寨主海涵。”“哦，石老侠，太客气了。”又对金头寿星洪勋一抱拳道：“昨天是老兄你的封刀盛典，只因我弟兄二人穷事多忙，未能前往，只是打发几个孩子前去祝寿。哈哈哈，没想到在你那儿出了点儿事儿。我的侄子段世宝被人

家给打死了，我的巡山寨主杨山，被人家给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说属于我七星山的错，人死了算白死，我弟兄正要前去赔礼道歉。没想到您来了。”洪老侠行礼道：“我跟着哥哥兄弟这一次来到宝山，也为了说明此事。”“哦，哈哈哈哈，好好好，失迎失迎，这位呢？”海川一抱拳，“二位寨主，在下家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北高峰献艺贺号得了个小小的美称，我可不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段国基道，“唉呀，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童侠客，听说您当初头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两次杭州擂，献艺贺号威镇武林。此番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路过太原，童侠客，您是大人，贵足莅临贱地，就应当摆队相迎，来，请吧。”往前一赶步，伸手抓海川的胳膊。拉着童林往里走，海川明白，要试试我的劲头啊，段国基一伸手，抓的是海川的脉门，寸关尺。脉门要让人家抓住，这可就危险。但是，海川面带笑色道：“请吧，哈哈哈哈！”那意思，随便抓。大寨主段国基扣住海川的脉门，打肾眼一提真气，这么一用力，他才感觉到海川的肉皮儿，直顶他的手指头。一股大的力量在手指上，打算往下扣劲，就跟扣在钢棍上，扣在石头上一样。段国基吓得一哆嗦，赶紧把手撤回来了。“哈哈哈哈，童侠客，请请请。”就领着三侠往里走。顺着山道上来，走到半山坡上，就是正寨门。一进寨门，往里走，走出不太远，一大片树林后头，“呛啷”一阵锣响。海川一瞧，呵，刷的一下，转过一百人来，每人都是一口双手带锃明瓦亮的长把短刀。五十对儿，脸对脸儿，双手往空中一举，刀对刀搭成一条人字胡同。段国基来到跟前儿，一抱拳，“童侠客，请吧！”海川仰面狂笑：“哈哈哈哈，大寨主，隆情盛意，迎接童某，感恩不浅，二位老哥靠后。”海川迈着四方步，就奔这刀子阵来了。真的，往下一低头，亮出脖子来往里走。嗨，谈笑自

如，面不更色，满不在乎，往里这么一走，走到一半儿的时候，段国基一摆手，“唰”的一下，这一百兵丁就撤了。“童侠客，好胆量，哈哈哈！”“大寨主，夸奖了，请！”走出没有多远，一阵锣响，打树林后头转过来一百兵丁来，每人端着一杆蜡杆枪，枪尖对枪尖成一条枪胡同。“童侠客，请！”海川点了点头，迈步往前走，海川大摇大摆，顺着他的枪阵往里来。这叫过枪阵钻刀山。连石老侠和洪老侠都竖大指称赞好样的。再往前走出不远儿，“呛啷啷”一阵锣响，树林后头又转出一百名兵丁。海川一瞧这个可悬，这一百名兵丁可不是人对人，一对儿，一对儿的，犬牙交错，而是每人一张弓，认扣填弦，全部拉圆了。上头有箭，叫引满待发。如果海川走到这儿，一撒手，箭刷的就出去，只能射童林，射不着别人。那枪也好，那刀也好，要想暗算海川是不容易的，这弓箭可撒手不由人啊！大寨主段国基一抱拳道：“恭候童侠客，请吧！”海川把心一横，迈步往前走，“唰唰唰”从弓箭阵里头往前钻。段国基一摆手，“唰啦”弓箭阵撤了。段国基竖大指：“童侠客，盛名之下绝无虚士，罢了，不枉您年轻轻的享此大名，果然胆略过人啊！哈哈哈！”大寨主，二寨主跟三侠这才合在一起，赶奔大寨。顺着大门往里走，来在分赃大厅。大寨主段国基一抱拳道：“三位侠客，请来上座。”老侠石金声赶紧把海川一拉，“二位寨主爷，这是您的座位，常言说的好，帅不离位，你我还是便坐一谈吧。”大家分宾主坐好。段国基施礼道：“不知三侠来到鄗山有何公干？”老侠石金声一抱拳：“二位寨主，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一次，我的兄弟童林保钦差到四川放粮，路过太原府，一时的不慎，有人把大人的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盗走了。我们打听到金牌落在贵宝山，为此我弟兄三人前来寻讨。我想大寨主是聪明人，隐匿金牌，分明是陷害四川父老。大寨主，我们也

不打听是谁偷的，可以任其逍遥法外。主要的您把金牌赏下来，赶紧让大人到四川放粮，事情就算完了。”大寨主段国基听完了一阵大笑：“哈哈哈哈，石老侠，您放心，金牌在我这儿呢。不过您要让我们弟兄献金牌，也可以.不但献金牌，窝主的官司，我们哥俩跟着一块到馆领国法受王章。不过有一件事情要问问石老侠。”“噢，大寨主，有话请讲当面。”“老侠客，昨天我打发几个孩了，还有两位巡山寨主到彩凤山祥云岛洪老兄台那里拜寿，不想在拜寿当中，您让您的弟子以练刀为名，刀劈了我巡山寨主杨山，镖打了我的侄男段世宝。您老是本地的人，道高德重，江湖路上您也是了不起的前辈侠客，我段国基小小的名誉，和您比起来，那就差得太远了。驽马难比麒麟，乌鸦难比鸾凤，萤火之光比不了你这天心的皓月。话虽如此，您也不能依仗您的威名，欺压我弟兄！再又说回来了，我弟兄在七星山这儿占据这么多年，离您的府上不过几十里地，您也可以打听打听，我们犯过什么法？我既然没犯法，您无故杀人，我倒是不明白了。您这是为了什么呢？”老侠石铎抱拳道：“大寨主责备甚是，不过，我这弟子叫小白猿王环，今年二十岁，十五年前他父亲太谷县大班头快手王能，访案在七星山，被令弟段国柱段二寨主带着巡山寨主杨山、董玉把王能乱刀剁了。说官人同我们绿林冰炭不同炉，为什么七星山依仗着势力，就把王能无故杀死？他母子二人无奈，要跳水坑自杀身死，被老夫看见。我听了一时愤怒，我把这孩了收留在我们家下，奉养他的母亲。这个孩子跟我练艺十二年，卧薪尝胆，为报父仇。我到彩凤山祥云岛前去祝寿，我的孩子也到彩凤山祥云岛前去祝寿，时逢凑巧，让这孩子练艺，才杀了杨山，段少寨主。这可是人家子报父仇啊！有道是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焉能不报！再说这件事情，是我石铎所为。我让弟子报的仇。你

们哥俩要认为不应当，要认为这里头我姓石的欺负人，你们哥俩拍我的家门找我去。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既敢让我徒弟报仇，老夫我等着你们弟兄拍我的家门找我！可这个时候，金牌的事情出来了，落在七星山。大寨主，咱们是冤有头债有主，谁的事情谁承当。我今天陪着海川兄弟与二位寨主要金牌，这是一回事，请二位寨主不要往一块搅.我就问您一句话，咱们先办理金牌，咱们今天就说金牌的事。您要说咱们解决王环的事，咱们今天先解决王环的事。”大寨主段国基一听，哈哈大笑:“老侠客，您是人间的侠客，手一份，脚一份，文一份，武一份，这个段国基也明白。您要说是两码事，就是两码事。实际上这两码事也是一码事，此话怎讲？您要让我们献金牌打官司，成！我们也不怕死。但是您得把王环给我送来，我把王环杀了我就给金牌。石老侠，您不把王环送来，金牌我不能献！”“哈哈哈，大寨主，刚才不是跟您说了么，你献金牌不献金牌，您跟海川去说。至于王环的事情，您划出道儿来，我们师徒当河走！您说怎么办，官私两面，我姓石的不在乎！您不能往一块搅和！”“这件事情是双方搅起来的。您要金牌，您先把王环给我送来！”“您先把金牌交给公馆，王环的事情咱们单说。”海川在旁边一拉:“石哥哥，您看兄弟我说两句话成吗？”“噢，兄弟，你是正差呀，你说吧。”海川一抱拳:“大寨主二寨主，我童林年轻，没有什么经验阅历。我说出话来，对与不对，你们二位寨主多多原谅。我听了这么半天，只不过是两件事，变成了一件事。我哥哥石金声一定要求金牌的事情办金牌的事，王环的事办王环的事，您是把两件事挽在一块儿。献王环，金牌就交到公馆，如果王环不到七星山，那就是说纵有风流随和的善辩，浪子陆贾的奇才，口似悬河，舌如利剑，你在七星山也说不出去金牌！是不是这个意思？”段国基点头:“童侠

客圣明，就是这么个意思。”“二位寨主啊，比方说我们不献王环，你再画出一条道儿来，说你们不献王环也成。你们能办到这一条，我们把金牌拿回去。我童林本着交朋友的心，您要有主意您说出来。”大寨主段国基看了看自己的兄弟段国柱，然后一乐:“哈哈哈，童侠客，这是您说到这儿，我们也本着交友之心，我在后山修建了一座七星八宝转心亭，金牌就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咱们定个日子，你们能进了七星八宝转心亭，也就是说破了这个亭子，金牌自然到手，我弟兄打官司。如果你们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金牌当然不能到手，我们也不给。童侠客您看怎么样?”海川听了，想起当年沅江金银乱石岛破达摩堂，立刻有底了。其实这是两回事，达摩堂那是武术，不是走轮消息。武术你破的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可不成，都是西洋八宝转轮消息，蹬上死，撞上亡。“寨主，原来贵山有七星八宝转心亭，很好很好。您没让我们看见，我们不知道七星八宝转心亭是什么意思，怎么跟您定日子呢？您带着我弟兄到七星八宝转心亭看一看，顺便我们瞧瞧金牌。”“好好好，好好好，三位侠客，请吧。”金头寿星洪勋知道七星山有座八宝转心亭，石金声也知道，到底什么样，谁都没看见过，不如乘此机会，开开眼。随着二侠可就站起来了。从大寨一直出寨门，打西墙外头往北转，随着又高又阔的寨墙，转来转去，一直转着七星山的正北方向。远离大寨了，穿过一片大树林，进了一个山口一瞧，七星八宝转心亭就在眼前。四面都是山，可有一样，东边的山临着七星八宝转心亭近，也不过四五丈远，那你也不容易打这山上蹦过去。北面、西面、南面完全都离得远，周围是一片开阔地，绿草红花。地面修得很平整，连块石头子都没有。巍峨壮观的七星八宝转心亭，三层滴水檐，画栋雕梁十分好看。正当中有金顶在最上头，朱红的抱柱，抄手的游廊，分五

面有门。每面每个门是九层宽台阶。段国基跑到一个地方，把整个的总弦关了。段世铃过来行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段国基这才吩咐："铃儿，来吧，头前带路。""是，请三位侠客、父亲、叔叔随我来。"段国基在后头，段世铃在头里，一个兵不带着，都站在这草地儿上，从西北角这九层台阶上来。迈门槛进来，里头地势宽阔，迎面有这么一个大牌楼，这牌楼的上头蓝地金字写着四个大字，叫五霸争雄。牌楼冲着北面有一只老虎，唉哟，这老虎可跟真的一样，头圆，耳小，尾巴摇，虎坐坡张着嘴，硫璃泡的眼睛。虎是假的，毛梢是真的。这虎怎么个厉害法，如果在夜晚之间，把总弦一开，你往里一走，老虎的嘴里头就打出三支毒药箭来。北面有楼梯、三十六层，有扶手到底下，有一根柱子，上头有个将军帽。众人"噔噔噔"顺着楼梯上来了。等来到二层楼上，唉哟，一看，满地的胡椒眼儿，就是那四方块儿的，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里头有什么，也有一个牌楼，蓝地金字，写着西方胜境。靠东面有一个板门，段世铃进了板门，有个蜈蚣软梯。大家伙完全登软梯上来，来到第三层。到了三层上边，这里大八仙桌有三张，桌围子五供蜡阡，居中神坛，神坛里头有个佛爷是藤子的，带着五佛冠，穿着袈裟，左手掌心托着黄澄澄的金牌，"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段国基扬扬得意："你们三位看清了么?""噢，看清了。""好吧，我们大家伙回去。"顺着原道又下来了。下来之后马上就把总弦给开了。你再往回去，别说是人，鸟都飞不过去。段世铃段世贤带着人在后头跟着，一直来到前山，依然到大厅分宾主落坐，献上茶来。段国基道："哈哈哈哈，童侠客，你们老哥仨都看明白了，那么咱们就订个日子，不管长，不管短，订这日子就是个限期。在订的日子以内，破了七星亭，得金牌，我弟兄打官司，前勾后抹一天云雾散，我家死多少口人不再提

了。比如说到日子你们破不了，金牌你们可就不能要了。再想要金牌，得把王环给我们送到七星山。你看怎么样?”海川点了点头，“你看多少天为限呢?”段国基笑道:“童侠客，那就凭您说吧，您说多少日子?”“等一等，我们要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来时候，您把您的进山之路完全掐断，不让我们弟兄接近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怎么破呀？牵延日久，到了规定的这一天破不了，大寨主，是算我们赢啊，还是算您赢啊?”“哈哈哈哈，童侠客，你太多虑了。您要破七星八宝转心亭，订出日子来，您不愿意离开七星山，我给您准备房子，早午晚三顿饭，如果您不愿意，您可以派人专门买干粮，自己买吃的。如果您不愿意在山里头住，您可以到山下去住店，我们给店钱。什么时候打？黑天也成，白天也可以。您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出来伸手一拦，我们就算输！你瞧这好不好?”“好！要是那样，您就说个日期吧。”段国基一想，他是不愿意说呀，便道:“好，咱们就以一百天为限，您看怎么样?”海川大笑:“哈哈哈，大寨主啊，我童林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赈济灾民，大人晚到一天，父老多死多少！这一百天，我耽误不起。”“老侠客为国忧民，真是好样的！咱们六十天。”“哈哈哈，六十天用不了吧。”“六十天多点。好，童侠客，咱们以一个月为限，你意下如何?”海川那意思还多。老侠石金声拦住道:“海川啊，大寨主提到一个月，我看咱们就以一个月为限，你说怎么样?”童林心说：哥哥，当初我们哥仨在沅江一夜之间破了达摩堂，还用一个月？有一天就成！但是哥哥既然说了，不能驳回。“好吧，大寨主，咱们就以一个月为限。”说完，三击掌，击完了掌以后，弟兄三人站起来。海川说:“大寨主，我们可跟您告辞了。”大寨主段国基说:“别忙，迎你三侠进山，送你三侠出寨，摆队相送。”“呛啷啷”一阵锣响，队伍备齐，鼓乐三奏，把三峡

送出七星山，然后分手。

哥仨往回走，天就快黑了。进东门已是万家灯火。等到公馆，老哥仨擦脸，漱口已毕。海川道:“良儿，你跟你师弟王环哥俩在这屋里呆会儿，余剩下的咱爷几个全到上房见大人。”老少群雄一同来到上房，挑帘栊进屋中，见大人行完礼。年大人问:“你们老哥仨去了一天，到七星山怎么样?”海川就把事情都说了。大人听了道:“少侠客王环年轻气盛，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们老哥仨去了一天也累了，下去休息用饭，有什么事明天再议论。”等来到前院墙角这里，一看司马良站在墙角还望北屋里听呢。海川问:“良儿?”“啊，师父。”“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我到这听听。”“你师弟呢?”“他在屋里。”等爷儿几个嘭啦啦来到前厅差官房，坏了，原来大家全去了，司马良那意思也想去。王环瞧出来:“二哥?你瞧见没有，就不让咱们哥俩听。我要去不合适，您可以站在这房后头蔫蔫的听听，到底为什么。”“不是让我看着你么。”“您看着我干什么，我上哪去。”“兄弟你可千万别动。”“我当然哪也不去。我也等着听听怎么回事。”“那好吧。”司马良前脚一走，王环把刀拾起来，然后打屋里头出去，飞身形上房，他从东房奔后院北房，蔫蔫的拢住了神一听。噢，不献王环人家不给金牌!王环叫着自已的名字，王环哪王环，二十年父仇得报，都是老师石金声的成全啊!到了现在，为了金牌让我师父这么大的年纪着急，那可不是我王环的本意。我杀了人家的人，人家能给金牌么!我王环现在就应当赶奔七星山，面见段氏弟兄，说明此事。小太爷绝不怕死!你给金牌，你把我姓王的乱刀剁了，我决不含糊!小英雄思索到此，就撤身奔东院，又由东院翻墙而过，穿大街过小巷，赶奔东南城角，施展狸猫蹬树的功夫，上了城墙。越过了护城河，脚底下攒劲,“唰啦啦”快极了。王环虽是本地人，打

八岁学艺，到二十岁出艺，没离开过家门，他根本不认得七星山在什么地方。他应当往东南啊，没想到他往正南下来。出去将近六十来里地，他约摸着该到了，怎么还不到呢？突然，从打东面顺着大道，“沙沙沙”，半猫腰跑着个人，身背后斜插柳背着一口刀，五十上下岁。王环趴在小道上正看这人，借着月光，嗯，这人我怎么瞧着眼熟啊！噢，他想起来了，狭路相逢冤家路窄，正是我的仇人七星山巡山寨主望月牡丹董玉。彩凤山祥云岛刀劈的就是杨山，镖打的是段世宝。喝！这可该着啊，小子，你这是上哪啊，我得抓你。

望月牡丹董玉从彩凤山祥云岛回来，他可琢磨啊，这个小孩刀劈了杨山，拿镖打的可是我董玉啊！看来这小孩和我有仇，是我躲过去了。但总有一天还要把我给弄死！嘿，看起来七星山是是非之地。于是他找到段世铃道：“我从彩凤山祥云岛回来，浑身发紧，有点发烧，病了，你能不能跟大寨主提提，我请几天假，下山就医。”段世铃是忠厚人，就批准他下山了。

第二天，他溜溜达达从七星山往西了，走出去有二十几里地，眼前头出现一个大村子，东西一趟正街。到了村口，路边上有一个石碑，石碑上有三个大字叫耿家庄。一进耿家庄，路北里有个大户人家，一看就是个大财主。正走到这家门口，猛然间后头有车马声音，董玉回过头来一看，前头是一匹马，后边是辆车。马上骑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细高挑，圆方脸，粗眉大眼好精神。领着十几个家人，也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都在后头保护着车辆。马一站住，车也停住。望月牡丹董玉是行家，车里头坐的是女子，因为这把式连头都不回。车一停住，大门咣啷啷开开，门分左右。由打里头出来几个婆子丫环来在车辕的外头，一个婆子把接脚凳拿下来，往外首一放，把车帘儿撩起来。董玉这么一瞧，真是魂飞千里，叫姑娘

的美容把他的魂都给勾走了。千娇百媚的一个大姑娘。荆钗布裙，长得俊极了。婆子丫环搀着姑娘由打车上下来，登上接脚凳下了地，簇拥着姑娘进了大门。进了大门一回身，咣啷啷关门了。董玉心想：我让这姑娘嫁给我。想到这儿，他可就往街里头来了。走到十字街，他一抬头，见是个两层楼的小饭馆。就挑帘栊进来。楼底下的座位差不离都满了，董玉只好上二楼坐下。要酒要菜。时间不大，酒菜全都摆上来了，一个人自斟自饮，越想这姑娘他越迷瞪。哎呀，国色天香啊！嘿嘿嘿——该着我董玉有造化。喝着喝着酒，一瞧伙计在旁边侍候着，忙问道："伙计贵姓啊？""我姓李。""噢，李伙计，你大名字怎么称呼？""没有，侍候人的，排行第三。""哎哟嗬！李三伙计，你是本村人吗？""祖宗三代都在这村住。""对于这村里的街南街北，铺户住户你全知道吗？""这您放心，没有我不认得的，全认得。""那我问问你，一进村东口，路北这家人家是本村的大户。""哈哈哈，不瞒你说那是咱们耿家庄的财主，是庄主爷。""他们有功名？""好嘛！您没看见门口的旗杆吗？旗杆代刁斗啊！那是两位举人老爷。大员外爷姓耿，名字叫耿文，一肚子好学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人家没有不懂的，那是一位文举人。还有一位二爷，马步箭，弓刀石都有一套，姓耿，名字叫耿武，那是我们二员外爷。""噢，家里还有什么人呀？""两位举人老爷的父母都没有了，有一个小妹妹还小，今年大概其是十八岁，名字叫玉香姑娘，待字闺中还没嫁人。哎？客人您问这干什么？""没有事，我刚才从村口路过，瞧见车马人辆的来了不少，有男有女，我一看男女仆妇侍候着，很够意思，我才打听打听。"说话饭吃完了，董玉让伙计算帐。给了钱，由打这小饭馆出来，再走到耿家的门口，他看了看四下没人，他做了个暗记儿，可就出了村了。一

直往正东，出去了有几里地，在一座破庙里头，躺倒睡下了。他心里还是折腾：得了，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去耿家庄。待一睁眼，天可就黑下来。打破庙里头出来，大月亮地儿一直往西，脚底下趱劲，“沙沙沙”直奔耿家庄，万没想到叫冤家对头小白猿王环看见。

王环趴到地下借月光一看，嗬，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杀我天伦的凶手也有他，王环暗含着可就打后头跟上了。董玉一直往正西，待来到耿家庄的村口，他往街里头瞧，万籁无声。路静人稀，也没听见什么狗咬，老百姓的窗户也映不出灯光来，看来人们都睡了觉。董玉一拔腰起来单胳膊肘跨墙头，往里头一看。他瞧见了二员外爷耿武正带着家人巡夜。同时，小白猿王环高声喝喊：“董玉，哪里走！小白猿王环在此。”王环也拔腰上墙头要揪他。家人王三爷也喊上了：“来人喽！别让他跑了啊。”这些个人，董玉不怕。王环一说话，他一摘胳膊肘，刷一下就下来，撒腿就往北跑。有人喊哪：“不是一个贼，是俩贼，一块拿！”开大门，由耿武带着巡夜人也往北追下来。他们再快也不成啊，董玉王环多快呀！王环压着刀追赶董玉，高声喝喊：“董玉，你往哪走吧！”董玉一边回头一边跑，一前一后二人出了村。越过护村的树林儿，大片儿大片儿的庄稼地，董玉脚底下趱劲，“沙沙沙”飞跑。王环他更快呀！眼看着就追上，前头一片高粱地。王环怕他钻进去，他跑到暗处，我在明处，再想拿他可就不容易。在彩凤山祥云岛一镖没把你打死，我后悔了。一瞧这贼人真要往高粱地里钻。这王环使个诈语：“董玉你钻高粱地？我哥哥在那蹲着等你哪！”吓了董玉一跳。再瞧王环，三窜两蹦到跟前儿。董玉没法子；我也不能让你就这么样把我逮住！我也得往这高粱地里钻，他往前这么一跑，王环高喊：“哥哥，您出来别让他跑了。”董玉一想：你使诈语，我不听

这套。董玉就到了这高粱地边上了。王环又喊:“哥哥，别在那蹲着了。”董玉就一愣神，高粱地里噌蹦起一个人来，哗楞楞一抖亮银链子锤:“你喊什么，我蹲这你瞧见就得了。”王环一看是玉麒麟司马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第六十七回 小白猿夜进七星山 遭凶险得遇爱贤女

上回书正说到王环夜走耿家庄，巧遇望月牡丹董玉，父子之仇，不共戴天。王环把董玉追出村外，怕贼人钻入高粱地，一使诈语，果真司马良蹿了出来。原来海川责备几句司马良丢了王环，要说师父责备徒弟，这个没的说，但是司马良自己要强的心特别大，师父一说自己，脸上下不来，一个人可就走出公馆，串大街越城墙，过了护城河。司马良不是本地人，他知道七星山在东南，就奔东南方向来了。他不认道，全是青纱帐，往哪看都是庄稼，出来几十里地，忽然间听见前边喊："恶贼人，你哪里逃走！"他正从高粱地的边上穿过，就势蹲在这地上，借着月光往前看，哎哟嗬！师弟在后头压着刀正追望月牡丹董玉。司马良认得他呀！嘿！小子，你是我师弟的仇人，我还能让你跑了吗？伸手把链子锤钝出来，套好了皮腕手，往这儿一蹲。小子，你来了，我就照你腿上一锤，把你腿砸折了！见董玉要钻，司马良心说合适，你来吧。没想到王环这时候喊上了："你往高粱地里钻，我哥哥在那等你呢。"嗨！司马良就生气了；你瞧见我，你别喊哪！你要一喊，他还往这里钻吗？果然，这么一喊，吓得董玉一愣神，王环就追到了。董玉没法子，还要往里钻。司马良高兴了，小子，你来吧，反正你跑不了。没想到王环又喊上了："哥哥，您出来，您别在那蹲着了。"司马良一生气，噌一下就站起来了。哗啷一抖链子锤："师弟，我在这蹲着你喊什么？"董玉一瞧，"哎哟"一声，撒腿往西就拐下去了，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司马良道："你瞧

你，你看见我，你就别喊了，你这一喊不要紧，结果贼人跑掉了。“王环一边跑一边说：“我哪瞧见您了，这么黑的天气，我瞧不见，我使得是诈语。”说着，两人一齐追下去。董玉心想，我钻谷子地吧，别净在道埂上跑了。道埂上他们得眼，又有月亮地儿，看的见我，我跑不了。我一钻庄稼地，他们就不敢追了。果然他往北一拐，就奔了谷子地。司马良一瞧要坏。王环说：“二哥您瞧见没有，他钻进谷子地可麻烦呀！”司马良高声喝喊：“董玉，你钻谷子地吧，我师父在那蹲着呢。”董玉一听，他师父是谁我不知道，比他能耐大是真的呀！吓得董玉这么一愣，小哥俩一攒劲可就追下来。董玉一想：我还管那个呢，我钻呗！司马良见他钻进去，喊道：“师父，您别那儿蹲着了，您出来。”董玉可就到了。“师父您快出来吧。”就看有人一长身：“良儿，为师在此，你喊什么？”司马良这乐，“师父！”王环也瞧见了：“叔叔，别让恶贼人董玉跑了。”董玉抬头一看，由谷子地钻出一个人来，空着手什么都没拿，正是海川。

原来爷儿个在差官房商量，正在这么个工夫，张方进来。海川忙问：“贤侄什么事？”张方道：“我这么一眨眼儿的工夫，您瞧见没有，二哥司马良又走了。他准追王环去了。若是一前一后奔了七星山，可有危险。”海川急道：“好吧，我瞧瞧去。”嘱咐张方、刘俊好好的看守公馆，然后自己带好了子母鸡爪鸳鸯钺，腰里围着落叶秋风镗，打公馆出来了。不愿意叫城门，一直往东南城角，越城墙护城河，脚底下用力，直奔七星山而去。海川虽然来过一趟七星山，但他不认道。因为都是庄稼地，结果，他也奔南来了。刚从谷子地出来借月光一看，正见司马良王环追赶望月牡丹董玉过来。海川心说：成了，我就在这蹲着吧，来了，我一伸手就把你给拿住。就听司马良喊哪：“你钻谷子地，我师父在这儿蹲着呢。”海川这么一听，嗨！我

这二徒弟长能耐了，黑天这么远就能瞧见。果然，等董玉到了，他一长身：“为师在此。”望月牡丹董玉一瞧前头一个后头俩，这可怎么办？得了，我给你一下子吧。董玉蹦起来就给海川一刀。海川金丝缠腕，一吊他的腕子，右手吊着了，横着一腿，“啪”的一下，把董玉就踹在地上，脚尖一踩腰眼儿：“环儿过来，捆！”王环说道：“叔儿，别捆他了。”一捧刀，“我扎死你！”照董玉后腰就扎。海川一拦他：“别，让他领国法、受王章给你爹爹报仇。已经把他逮住，仇就算报了，捆上他！”王环把刀入鞘，就把董玉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刹了个结结实实，又把刀拿过来给他插入鞘中。正在这时候，南边又来了一大群。海川心想：嗬！这贼怎么这么多呀！原来耿武带着王三爷等家人，点着灯笼，拿着叉把扫帚，忽啦啦来了三十多位，到了这里。海川高喊：“干什么的？”耿武过来道：“朋友，是这么回事。家中闹贼，我们追贼追到这儿。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为何到了这里。”“噢！贼人已经拿着了，望月牡丹董玉是七星山的贼人。你要问我，太原府钦差大人公馆的随行卫员办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童海川。”“噢，童侠客爷，卫员大人，在下给您行礼。您要问我，离此不远。我是个武举，叫耿武。我哥哥名字叫耿文，是个文举。我们在耿家庄住了多年，父母没有了，只有一个妹妹。”就把今天的事情都提了。彼此见了礼。耿武说：“侠客爷，您打算怎么办哪，把这贼是不是解往太原呢？”“对，可是现在都这么晚的天气，不如明日天亮再说。荒舍离此不远，您不如到我家中，稍事休息。明天我准备车辆，把贼人送往太原，让他领国法，受王章，您看怎样？”海川连连道谢：“耿武，那可打搅你了。”“哎，童卫员大人您到我家去不是给我家增光露脸吗？来人哪，把这个贼人搭起来！”王三爷立刻拿杠子一串派人把董玉搭起来。海川、王环、司马良

爷仨跟着耿武说说笑笑赶奔耿家庄。一直来到客厅，把董玉“叭叽”往地下一拽。耿文哆哩哆嗦的由打后宅出来；“兄弟，怎么来这么多人哪？”耿武给介绍完了，耿文连连给童侠客爷行礼：“侠客爷您来了，给我们壮了胆，不瞒您说吧，把学生我给吓坏了。”海川一笑：“这个贼人十分凶恶，明天再送往太原，不过您派人好好地看守，别让他跑掉。”耿武一喊：“王三哥，别让这贼跑了。”总管王三爷过来：“哎！员外爷您放心，绝对跑不了。”于是王三爷让家人四马倒攒蹄重新捆好，把刀摘下来。他来到自己的屋中，把修理鞋的一套工具大布兜子拿了出来。又让底下人找了很多的劈柴棍，削成了一头儿尖。就围着董玉四周往地上钉，连衣裳穿肉钉在一起。这一圈一钉，就把董玉钉的龇牙咧嘴，爹妈怪叫，一身的鲜血。钉好了之后，拿缝鞋的长绳子在木头上，围着董玉周围绕。绕完之后，拿大针串好麻绳，往这绕的绳子上缝董玉。他不管你肉不肉的，胳膊、腿有肉的也串过去。这一回疼得董玉奶奶爷爷乱叫：“您饶命吧！您别缝我了。”把他给缝在地上了。

王三爷把东西收拾好，进了客厅，道：“侠客爷您瞧瞧去，我把他给缝在地上了。他要打算跑也成，他就背着地跑，那谁背的起来，能背起跑吗？”等大伙出来一瞧，海川哈哈大笑，说：“你们总管这办法还真不错。”王环痛快了，总算给爹爹报了仇。说话间夜宵准备好，这才把公馆的事情全提了。吃着半截饭，王环就琢磨了，明天一清早，耿家备车辆，把董玉放在车上解回太原。我叔叔童叔父还让我亲身涉险，奔七星山吗？司马良师哥他当然不让去，我就更不让去了。针尖对了麦芒，明明知道我王环到了七星山就得死，他决不让我去。莫若趁这个机会，我离开耿家庄。王环思索至此处，吃着半截饭他出来了。谁也没有留神。他来到门口就问：“哎！你们这厕所在哪

呀?”“啊，您打这顺着箭道往后，第二道院往东有个跨院，您到那就可以解手了。”其实呀，王环没有解手，顺着箭道往后，越墙出去，顺箭道胡同往北，出了村口，他可就往东奔七星山了。脚底用力，沙沙沙出去四、五里地。走来走去，他一看旷野荒郊，大树林儿里头有一座破庙，庙墙坍塌倒坏，破烂不堪，山门楼儿还有。可两边的墙已经都坍塌了。砖头瓦块扔了一片，没人管了。荒草丛生。他拢目看了看山门，这块蓝额金字也都坏了。不过还能看得出来“敕建太极观”。他迈步进来，一直往北破殿里走。来到北殿，隔扇门没有了，神像有一个掉了半个脑袋，胳膊腿也全没了，露出木头棍子来。破供桌围子上头净是土。得了，我就这里吧。王环把这破桌围子拿下来，抖落抖落，土抖落净了，王环把自己的军刃一顺，往桌上一躺，跷着二郎腿，他就睡了。迷迷糊糊的一睁眼，天就大亮了。王环坐起来缓劲，出了破庙，转了转又进了破庙。耗来耗去耗到午时，王环出来找了个村庄，有卖吃食的，自己买了点吃的，喝了点儿水。哎，食水调合没事了，可就到了下午，他又回到破庙，一直耗到夕阳衔山，晚风四起，倦鸟归林。王环一想：成了吧，英雄就从太极观破庙里出来，一直往正东扑奔七星山。实际他走到七星山的西北山角两界山了。两界山上有座大庙，叫西风寺。西风寺的长老就是西风长老秋禅。这位就是四大名剑的二爷闭目金睛佛姜达，姜老剑客爷的弟子。王环就走在这西北角山坡前。这时候天色晚了。他没法进山，就在这里来回的转悠。转了老长时间，瞧见山怀草木深处出来一头膘满肉肥的大青牛，在牛的后胯上偏身坐着一位牧童。看上去也就在十六七岁，面赛粉团儿，瓜子一张脸。梳着双小辫儿，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颈。弯眉大眼，鼻如玉柱，唇似涂朱。野调无腔信口吹，唱着山歌就出来了。牧牛童自在身，走横桥

卧树荫。短蓑斜篙相斯衬，夕阳鞭影垂柳处，春雨笛声红杏林。卉上最好骑牛稳，日夕沉，归家晚饭稻粥香，扑鼻喷喷。唱着歌，吹着横笛，悠然自得。王环可就过来了，躬身道:“这位大哥。”没等话说完，就瞧这小孩从牛背上一出溜，刷的下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王环。咱们可得表一下，这个小孩是小姑娘，可不是小小子。这个姑娘的父亲坐过一任知府，这是知府的孩子。从幼小父母都没有了。身背血海深仇。现在已经学了一身的绝艺，她从牛身上飘身下来，问:“你有什么事呀!”王环一想，别叫大哥了，他一躬到地说:“这位大兄弟，您对这个山里的道路熟吗?”“当然熟啦! 七星山狻猊寨呀，谁都知道，周围都是大山呢。”“我打算进趟七星山，可惜我不认道。”这个小孩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王环。“那你为什么不走山口，那有兵丁把着，不管黑夜白日你可以进山。”王环心说小孩聪明，便道:“因为我有个舅舅在这个山上头当份差事，是个小头目。过去每年往家里捎一次钱，最近这三年了，没捎钱，也没有音信。舅母放心不下，打发我来打听打听。如果我要到前山一打听，万一我舅父在山里头出了什么事，那多麻烦。我打算暗中探一探。”小孩恍然大悟，点点头:“噢! 这么说你打算暗中探山，你会点武艺吗?”“我会点武艺。”“你要会点武艺可不行啊! 你得会的比较好一些。”“哎，这位大兄弟，不瞒你说，我上个山还凑合。”这小孩一笑:“也不见得。这山可不大好上。你一定要进山，我告诉你这条道吧，你瞧见没有，东南上这片大树林儿，过去之后，你瞧着好象是绝壁山崖，其实不是。有一条山道可以进去，就是窄一点，难走一些。只要你有武功，走着不难。你过了这个山梁以后，再往前这个地方叫卧虎湾，就跟一只老虎一个样，你可以顺着卧虎湾的山脊盘上去。盘来盘去没有山道了，你看上头下来一条葛藤，你甭害怕，那个葛藤

很结实。你两手倒着葛藤爬上去。再到上边，往前走有一个山窟窿，这个地方叫‘一线通’。你穿过‘一线通’就是他七星山的后山。”王环一听，心想这个小孩怎么这么熟啊，要看这小孩弱不禁风，他怎么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啊。问道：“这条道您走过吗？”“啊，不累的时候一天走个十趟八趟的，累的时候，一天走个三趟五趟的。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就按这条道走吧。”用手一拍牛屁股，冲王环一笑：“回见！”就这么一斜身，跟燕飞的一样，“刷”的一下，就轻飘飘地落在三丈远的牛背上了。

王环看着小孩的后影，慨然长叹：唉！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个小孩也就在十几岁，就从他一长腰往牛背上一蹦，甭说我，连我师父都办不到。我王环是老恩师的亲传十二年的弟子，我总认为我王环的本领还是不错的，今天看见人家这小孩的身法，我王环跟人家比起来，实有天壤之别。得了，此番前来为的是讨金牌，我就按人家这小孩指引的道路走，刀山油锅，枪林剑树，我姓王的也得闯一闯。王环想到这里，可就顺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前头是一片大树林，遮住了满天的星月。黑森森，冷气嗖人，显得那么怕得慌。穿过树林再往前走进山湾，果然来到卧虎湾。顺着卧虎湾，盘着山脊上来，过了一片小树林，身逢绝路，是个峭壁。王环就按小孩说的，来到峭壁近前一瞧，果然垂下来一条葛藤。其实王环摸到手里才感觉到不是葛藤，是一条绳子。什么人拴的，拴这绳子干什么用？谁也不知道。王环就顺绳而上来到上面。往前走才发现这大山崖很高很高，在上面影绰绰有三个字，叫“一线通”。王环一猫腰就顺这山洞钻进去。发现在前边有点亮光。王环心中高兴，顺着山洞钻出去，也就到了狻猊寨。他低着头一钻山窟窿，刚往外一探身，就觉着有人在他脖子上用力一提，把自己提拉起来。接着那人左手一拢小腹，王环就横过

来，脑瓜冲前腿冲后，王环想挣扎，也挣扎不了。王环就觉着耳旁生风，这位施展跑字功夫，脚下微有声音，沙沙沙，又是黑夜，又是山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平坦，但是感觉不那么大起大落。就知道这位好功夫。突然有了灯光，两人就钻进去了。

这是一座山洞。墙上挂着一张苏武牧羊画。苏武头发都白了，在这山坡上看着羊在吃草。洞中有八仙桌椅子，旁边有一张床，这位伸手就把王环放在床上。王环发怔一折身坐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刀把。抬头一看，眼前一个白胡子老头，赤红脸，有点谢顶。白剪子股的小辫，米黄色的长衫，扎着绒绳，左肋下配着宝剑，脚底下福字履鞋，白绫的高鞡袜子，非常精神。老头坐在椅子上笑容可掬，看看王环道:“娃娃，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夜走一线通，暗入七星山，你长着几个脑袋?”王环一看这老人的意思，不象坏人，王环也一抱拳道：“老人家，您把弟子我提到此处，非常感激。您一定是个武林的前辈，风尘的侠隐。这么大的年纪，我想您不能是非不清，黑白不辨。看老人家的意思，行端履正，您是位正人君子。为什么在七星山助纣为虐呢？七星山狻猊寨的段国基、段国柱打家劫舍，他们是贼。如果老人家认为自己能管，您就应该除暴安良。如果您要管不了，您又何必贪恋吃喝，一定要在人家这里住着呢？我小子虽然年青，也认为智者不取，此事实实费解呀。”老头听了一笑:“嘿嘿嘿，你责备老夫，责备得很是。我乃受人之托，才到这里来的。谁是谁非，老夫自然明亮。我只是嘱咐你一件事，你这是由卧虎湾走一线通进来，暗入七星山，前面就有七星八宝转心亭。山孔都是活的，内有埋伏，无意碰到，非死即伤。你不是本山的人，你走到这里万一撞上，轻者带伤，重者丧命呀。我看你小孩不错，我才请你到

这里来，你是谁呀?”王环听了才知道老人的一片好心，这才把姓名道出来。老头一听，道:“你是石老侠的高足，怨不得有这么好的功夫，能进入一线通，这可不简单。这个……唉呀，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唉！老人家，您既然与我恩师认识，我也就不必再隐瞒了。”就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段氏弟兄不给金牌，阻住大人不能起程赶奔四川，那就放不了赈，晚到一天，百姓就要死去无数。不错，我刀劈了扬山，镖打了段世宝，王环来到七星山，前来请死，让他们献金牌。”老人一听笑道:“好样的！我叫你一声老贤侄，我不是高攀。你呀，赶紧回去，头一件事，山里头消息埋伏重重，难保你不疏忽遇险，这是一。二个七星山里头都悬出赏银来，拿住太原府一个普普通通的官人，赏白银一百两，拿住一名随行卫员，赏白银五百两。如果拿住三侠，就你师父和金头寿星洪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要赏白银三千两。说真的，要拿住你呀贤侄，赏白银一万两，立刻升为三寨主，七星山的财产就有你一份。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孩啊，你到七星山来，九死都没有一生。你回去吧。”“老人家，您是为了我好，您跟我师父有交情，您让我回去，我也听您的话。可我回去又怎么办啊？他不就是要我王环一条命吗？仇我已经报了。母亲将来有人送她黄金入框。我别无挂念，我只是请死而来。他们把我杀死，让他们献出金牌。”老人听了，连连摇头:“唉，贤侄呀，你要去了可太危险呀！不过，你愿走就走吧。”“等等，老人家，您把我领到这来，您提醒我，您跟我师父也有交情。在贼人的窝巢之内，会有您老人家这样的尚义之人，真是出淤泥而不染。敢问老人家，您怎么称呼?”老人大笑道:“暂时不用问，如果老夫不死的话，日后自能知晓，你请吧。”“好，小子多谢，就此告辞。”王环行完礼，老头把他送了出来。曲曲弯弯山路崎岖，转来转去，又把他送

到一线通这个山窟窿的下面。“你从这儿进七星山吧，一直奔内寨。穿过内寨之后再往前，才是前山。现在你还是在大寨以外呢。你看，东南上的七星八宝转心亭，刚才咱们打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对面山后头转到此处，这你知道了，你走吧。”王环道了谢，脚下用力就往前山下来了。越过一道大墙，他发现一块大石头，石头旁边有人一转身，顺这片山地就往西去了。王环一想，这人瞧见自己是个麻烦，我得把他追上杀死。王环想到此处，雁翎刀“嚓棱棱”就拔出来，刀鞘往腰后头一别，脚底下加力可就追下来。头里这个人不慢，但是也没多远，追到一片树林里。等王环追出树林一看，哟，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有院墙，一溜五间算一个院落。眼瞧着这人进角门了。等来到角门一瞧，角门上有横匾写着西二十五间仓房。这个人进了院，王环隐蔽着身形也进去了。这个人已经进了北屋，王环就往北屋来了。到了屋门，王环一挑门帘往里看，屋里头有很多的摆设，靠后墙有一张桌，桌上有文房四宝，桌后头有把椅子。这里坐着个人，王环想看他的前脸，看不真。因为桌前边站着刚才引自己到这里来的那个人，向坐着那人报告。王环瞧到这里，就一攥刀，一个箭步蹿过去了。他惦着拿刀把前面那人杀死，再把坐着的那个人杀死，不料他的左脚刚一点地，坏了，就感觉到自己的左脚往下这么一沉，忽悠的一下。王环就势猛的一提气，把左脚抬起，往身后这么一扎右脚，哪里知道左脚隔不下去，这是虚的。实际上右脚一拿桩，正是块翻板。“咔嚓”一翻个，王环撒手扔刀，就坠落在翻板底下。这个翻板底下是个八尺见方，有一丈二尺深的大坑，里头撒着一层白灰。这是人家七星山存粮的地方，全都有消息埋伏。每二十五间仓库一个头目，带着四十人。分前后，分白天，分黑夜，前后看守。看守西面二十五间仓库的头目叫韩志，有个外号叫赛兔

虎。什么叫赛兔虎呀？这个兔虎是一种鸟，专门捉兔子。意思是他绝顶快。韩志这人精明极了，今天夜晚他把所有消息埋伏全开开。没想到今天晚上值班，消息全开了，正在屋里坐着，海阔天空侃大山，突然间墙上走线铃响了，转牌儿“叭哒”从匣里头掉下来。便道：“西二十五间仓房北屋里拿住探山的了。诸位，我这造化来啦。”伙计们“呼啦啦”都站起来，拿杠子的拿杠子，拿钩子的拿钩子，掌灯的掌灯，拿绳子的拿绳子，军刃也都拿上。韩志一伸手，把机关一拧，这一拧，西二十五间仓房那里所有的机关都停住，然后四十一个人高高兴兴奔西二十五间仓房。来到北屋挑帘栊进去，翻板挑开，灯光掌起来。韩头吩咐“拿钩杆子来。”韩志亲自从陷阱口往下送。王环借着灯光一瞧，见钩杆子到了，怕它钩到肉上，伸手就把钩杆子攥住。韩志“啪”一抖腕子，就把王环给抖出来了。捆好以后拿起灯来看了看王环；“你这人好大胆呀，夜入七星山，竟敢到西二十五仓房窥探，说说你的名姓。”王环这么一抬头：“哼！你问小太爷，小太爷无名氏！你们认为七星山刀山油锅，小太爷不在乎！靠这种机关埋伏把小太爷拿住，小太爷死都不服！”韩志把嘴一撇，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伙计们过来，拿杆子把他搭上，问他姓什么他不说，一定是无名之辈，怕死贪生，既是无名之辈，把他扔到西二十五间仓房的后头山沟里头，喂狼得了。”韩志是高人呀，他一瞧王环长得挺好，这么横，就知道有来历。便心想拿激将法把他的名字激出来。果然，王环火了：“呸！胡说八道，小太爷就是你七星众家贼人赏银一万两的小白猿王环！”唉哟，韩志一高兴一晃秃脑袋，噌一下，蹦起来有七、八尺高。“咕唧”往地下一坐。哎呀，我就是三寨主爷了，一阵哈哈哈大笑，又“嘣”坐起来，让人抬起王环，灯光照路往外走，由打西二十五间仓房一直来到小寨，到了小寨里头把王

环放下，然后把自己的银子包打开。唉哟，不容易啊，省吃俭用这二百银子，拿了出来，“诸位分分吧，也甭找天平了，差不离就得。”分完了，韩志后悔，明儿到家我媳妇跟我要钱，我一个子没有非离婚不可。又一想没关系，到前山不就得银子嘛。韩志虽然不懊丧，也觉得这事没把握。我银子是给了，万一半道出点漏子怎么办呢？我再往回跟人家要这银子，谁给我呀！“哎！快点走，哥们少说话多磕头。我给诸位作个半截子揖，大家伙既然都分了钱，我韩志可一个子都没有了，咱们赶紧到前山，把王环一交，银子就到手了。”“韩头儿您放心，没错。”搭起王环就直奔前山而去。王环叫他们搭着往前走，眼前头像是个大花园，星星点点的灯光透露出来，正往前走，突然间，秃头韩志一回头：“诸位，看见没有？”他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一揪右边的耳垂：“这主过来了，大家伙都停住。”果然，红灯招展，前面两个挑着红灯，后面两个丫环陪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这个大姑娘中等身材，十分窈窕，上身穿玫瑰紧身小袄，下身穿着葱心绿的散脚水裤，两只三寸金莲，豆青色的袜子，凤头小鞋，鞋帮上纳着各种草虫，讲究极了。青丝发上高挽着美人髻，瓜子一张脸，面似出水芙蓉，两道眉弯似新月，一双大眼睛，上下睫毛很长，两只眼睛很有神采，皂白分明，通红的嘴唇，牙白如玉，嘿！这个姑娘长得这个俊，犹如亭亭玉树，香莲带露开，名字叫段银娘，今年十九岁。不仅会打镖，会使刀，而且文学最好，她父亲给她取的闺中美称叫爱贤女段银娘。银娘的父亲就是七星寨的二寨主，劈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亲哥叫段世宝，嫂子陈氏，闺名月娥也出身于武林世家，一身的好能耐，跟姑娘和得来。姑娘最喜欢自己的亲侄子黑儿。没想到亲哥哥段世宝被王环一镖打死。哎呀！我哥招你惹你了，叫嫂子这么年轻忽然间棒打鸳鸯两分离！哥哥的尸

体运到七星山内寨，我嫂子哭得死去活来，哭死过多少回去。我跟哥哥起小在一块，他憨憨厚厚，怎么会叫人家一镖给打死呢？我不是个男儿汉，真要我段银娘是个七尺男儿汉，我势必下山，寻找王环，定要将王环这个小畜生碎尸万段！姑娘睡不着哇，越想越难过，自己悲伤了一阵子，想起三嫂子不是更难过吗？就让四个丫环掌起灯到嫂子院里去劝劝三嫂。来到三嫂子的房中，一看嫂子正在床上拍着孩子睡觉呢。小胖小子已经睡着了，陈氏独对孤灯，黯然下泪。姑娘劝了一番："得了，天也不早了，你睡觉吧，别净难过哭啦，哭个好不好的自己受。"说罢，让丫环掌起灯来，由打嫂子的房中出来。这个时候，碰见秃韩志押着王环往前寨走。有个丫环看见了，道："小姐，你看北边那有灯光，我看好象抬着人呢。小姐，听说今天前山三侠来了。难免有他们的人到山里来呀，你看这是不是呀。"姑娘一看，吩咐春桃道："去，过去问问是哪的，让他们到眼前来。"小丫环春桃转身形可就迎上去了。"秃韩爷，姑娘要问一问，你们搭着什么人，上哪呀？""噢，丫环姐，你回姑娘一声，我们这次在西二十五间仓房拿住了咱们七星山的仇人王环。现到前山去领赏。""哟，把大仇人王环给逮住了，好！您等着呀，韩爷。""好嘞，丫环姐，我等着。"韩志心里嘣、嘣、嘣一个劲的打鼓，可别给我劫去，劫去您给钱吗？你能提升我为三寨主吗？小丫环春桃噔噔噔跑过来。一说，姑娘一听，满腔怒火上撞，一咬牙王环呀王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天趁人愿你叫我山里拿住了！我一定看看这个恶贼人如何的凶狠。姑娘思索到此处，随着就往前来。老远的韩志迎了上来，跪倒磕头："韩志给姑娘请安。""韩头目，你请起。春桃说你把王环拿住了，这可是你韩头目的奇功一件呀。""姑娘不瞒您说，老寨主有话，要拿住咱们七星山的仇人王环，赏文银一万

两，提升三寨主。看来呀，姑娘，我要升官发财了。”“韩头目，理应如此。让我瞧瞧。”一转身，伸手从春桃手里把红纱灯拿起来一看，四马倒攒蹄，脸冲着地，辫子耷拉着，身上还背着刀呢。一声不言语，十分狼狈。段银娘到这里用手点指，“王环呀，你小小的年纪，我段家与你何仇何恨！彩凤山祥云岛劈了杨山，我管不着！千不该万不该，用镖打死我的兄长段世宝！”说着，蛾眉倒立，杏眼圆睁，咬牙往前一伸手，“砰”把王环的辫子揪住了，猛的一使劲，一拧王环的脖子，恨不得这一下子把王环的脑袋给拧下来。嗨！姑娘一看王环的脸，心里“嘣”一跳，哎哟！这小孩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乌黑瓦亮的一条大辫子，长得比姑娘都俊。这左手不由地松了下来，心想：用这么大的力气，把人家的辫子揪住那够多疼啊。我总认为王环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其貌不扬，面目狰狞可憎，原来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俊美少年。看起来在彩凤山祥云岛，万般无奈才杀了我哥哥。姑娘想到这，轻轻地把手松开。“韩头目，王环是杀哥哥的仇人吗？我要把他带到房中仔细盘问，问个究竟到底因为什么杀我哥哥段世宝，来呀！把王环接过来，搭到我的屋里去。”韩志一听，心想我二百两银子都没了，您给弄走？“哎呀姑娘，这可不成。”“什么不成呀？”“姑娘您别着急，我们还没见着寨主爷呢，如果见到寨主爷，寨主爷说要把这小白猿王环搭到您屋去，我们一定给您搭去。”姑娘粉面通红，秀目含嗔：“嘿！他是一个二十岁的男子汉，搭到姑娘我的屋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看起来你是找死吧！”韩志知道姑娘武艺高，心说别宰了我呀，二百两银子我找谁去！韩志要哭，只好把王环轻轻地放下。丫环接过肩儿，把王环搭起来，红纱灯照着路，分花拂柳，直奔姑娘的闺房。

姑娘迈着碎步，来到自己的房内，一进门挑帘栊进来，把

王环放在外间房的地上，马上把杆子撤去，拿过布弹子来，丫环轻轻地把王环身上的白灰面抽打干净。丫环们这才过来把王环的下腿顺下去，往椅子上一坐又给绑住了。把刀摘下来往八仙桌上一放，王环一瞧，眼前这位千娇百媚的大姑娘不知道什么意思，丫环们在两旁站着，姑娘可就在下垂手椅子上坐下，脸色一红："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姓王呀?"王环点头："不错，我姓王，单字名环，师父起的外号叫小白猿。""彩凤山祥云岛你劈了我家巡山寨主杨山，镖打了我的兄长段世宝是你不是?""姑娘你要问，绝对不错，杨山段世宝皆是某家一人致死。你们要杀便杀，要剐便剐，若要皱一皱眉头，俺王环不是英雄好汉。"

第六十八回 爱贤女释嫌许终身 司马良遇险转心亭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小白猿王环夜上七星山。在西二十五间仓房的翻板内被擒。韩志押着王环，抬起来奔前山走。没想到在内宅的花园，巧遇姑娘爱贤女段银娘。她一听说，这就是镖打自己亲哥段世宝的仇人，亲兄妹能不难过吗？过来拿灯光一照，才知道王环是个年轻的小伙儿。这样，从韩志的手里头要过来，一直把王环搭到自己的闺房，把他绑在椅子上头，细问王环。王环实话实说："我王环的父亲，太谷县快手王能王班头，访案在七星山附近，被本山的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带着巡山寨主杨山，董玉，把我父亲给乱刃分尸了。那时我王环尚在襁褓呀！母亲无力养活我，为此，母亲带着我前去寻死。不想，被我恩师，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发现，才将我母子救下。九十岁的老人，呕心沥血，教我王环一身的武艺，十二年卧薪尝胆，也为了给我死去的天伦报仇。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我焉能不报呢？为此在彩凤山祥云岛刀劈杨山，镖打了段世宝，原为给我死去的天伦报仇。既然被擒，我王环不惜一死。不是说，你们山上若献金牌，必须有我王环这条命顶着，你们才换！现在，我来了，让你的天伦伯父，把我王环杀了。金牌送往公馆，这是实情。请问你是谁呀！"姑娘听了就一阵发愣，长叹一声，说："哎哟！我乍一听说，你把我哥哥杀了，我是万分的难过。不想到，你满腹含冤。现在，杀我的兄长，不能埋怨你呀？为报父仇，这么多年你也是不容易呀！可是，我再问你一句，现在，你王家的人，杀了我段家的

人，将来，我段家的人，再杀你王家的人，子子孙孙，辈辈往下传成了世仇，到那个时候，如何是了呢？如果，这样长此下去，生生杀杀，为子孙多留后患，做长辈的可就大不应该。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公子，你要问，我是谁，我就是大寨主的侄女，二寨主火眼狻猊段国柱的亲生女，你打死的段世宝，是我的亲兄长。”王环一听，上下打量：“哟！你是段家的姑娘啊？”“不错，咱们应当想个办法，使咱们段王二姓不但不成仇，将来能化仇敌为朋友，化仇人为亲人。你看，这个好不好哇？”

王环这么一想，等等吧！这个姑娘，长的俊美，她可是我仇家之女呢？看她刚才说这些话的意思，我王环能不明白吗？可有一样，我能跟仇人之女结为秦晋吗？此事万万使不得，即使我乐意，母亲恩师也不答应。王环想到这里，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说：“姑娘。方才我已经跟你说过，为报父仇，来到七星山，既然被擒，我决不怕死。你不如把我带到前厅，有什么话到那再说，杀剐存留，就任凭他们。”

说完了以后，王环不言语了。姑娘脸一红，微有点笑容。说：“王公子，你也不用这么强横，我这里有个条件，要死，要活，由你嘴里说。要死，是很容易的；要活，也不难。”

“哼？姑娘，你这叫什么话，什么条件呢？”“你要打算死，我就把你送到前厅去，交给我伯父、父亲，给我三哥报仇。不过，到了前山，二话没有，按照山里的规矩把你推到外头，就杀了。”“我要活呢？”姑娘微然一笑，“你要愿意活？就很容易了，我问问你，你家里头都有什么人呢？”王环一琢磨，来了，是这么回事，“你问我的家里，只有老母在堂，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形单影只，我是孤身一个。”姑娘听了脸色绯红，欲言又止，点了点头说道：“噢！那么，你订亲了没有呢？”王环很不以

为然:“姑娘，我是被擒之人，你问这个何用?”“我有我的心思，刚才的话，你没听明白吗？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告诉你吧！只因为家境贫寒，尚未订亲。”

姑娘一听到这儿，心里可就乐了，我要跟他成亲，这不就是天生一对，地就一双的美满姻缘吗？时逢恰巧，他又没有订亲，看起来，这是天作之合呀！自己想到这儿，便道:“公子啊，这话我可跟你说，杀了我们本山巡山寨主，追风牡丹杨山，这个仇可不小，你敢到七星山来，是祸由自取呀！我很钦佩你的为人。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会文武绝艺。不是我这么大的姑娘不顾廉耻。刚才，我跟你说了，如果段家王家做成了世仇，子子孙孙，生生杀杀，一代一代，杀起来没完。那么，这就不是祖宗的本意了。所以，我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愿意，唉！怎么说呢?”姑娘一背脸,“如果，你要乐意的话，你我年貌相当，不弃蒲柳之姿，情愿侍奉箕帚。有这么句话，坟中有骨是亲戚。如果，我们两家成了亲戚，那么，就不至于再结世仇了吧!”

王环心想，这个女子，当面求亲，真是不顾廉耻呀！有失闺门之礼。可是，我要不应她，恼羞成怒，她还不杀我。不如我应了她，假意诓她，把我解开，设法逃走，再设法盗走金牌。王环把主意拿定，又看了看爱贤女段银娘。“唉！姑娘，说句良心话，姑娘你貌似天仙，文武全材，我真要得你这么个媳妇，这一辈子也没有别的所求了。”

段银娘一听，这是夸自己呢？王环又说:“可有一样，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可不敢答应呀！再说，有你的伯父，有你的父亲。说真的，我把你们家的少爷段世宝给打死了，即使姑娘你乐意，那么姑娘你的伯父，天伦也乐意吗？我看，这个事你还得慎重，跟你的父兄商量一下吧。再又说回来了，我

王环家境贫寒，日无隔宿之粮，你要过了门，能随着我的寡母过日子吗？”段银娘道：“哎！王郎，你这话就错了，嫁鸡随鸡。你家里头穷，我可以多带钱呀！使你们母子能过上比较宽裕一点的日子，这不就行了吗？什么一定要君子安贫哪。”“唉！可是姑娘！你竟这么说了，你还没把绑绳给我解开呢？哪能捆着，谈论亲事的？”姑娘这么一听，“哟！慢待了王郎。”跟着就往前走。小丫环机灵，“噔噔噔”跑过来，就要给解绑绳。姑娘拿手一扒拉她：“慢着！男女受授不亲，你懂不懂呀！这个活不是你干的，你赶紧到厨房去，让大师傅做十个八个的精致的菜。我和姑爷一起喝两杯。”小丫环答应，如飞而去，心说：“哟！这么一会儿，就成了姑爷了，嘿！”

姑娘亲自把王环解开，用手把王环身上的白灰，全都给撣掉，又让另一个小丫环，准备一盆洗脸水，让王环洗了洗脸，借着银灯一照，真是容光焕发，更显得英俊。姑娘的眼珠都不错位，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爱。两个人一前一后，可进了里屋。

小白猿王环，这么一瞧，喝！自己长这么大，也没住过这样的房子，真跟金銮殿似的。陈设不俗啊！靠西山墙，有一张八宝逍遥自在床，大红洋皱的幔帐，黄澄澄赤金如意钩倒挂，绣得百蝠留云的床围子，闪缎褥子，闪缎被子。这个帐顶上，挂着一个大鲜花篮茉莉，晚香玉扑鼻喷香。一个个大箱子，哎哟！足有四五个，顶天立地摞着。再有，梳妆台，穿衣镜，没有一样不甚讲究的。王环上了脚踏，坐在床沿上，马上有小丫环把茶泡好端来。床上放着一个小桌，段银娘让王环收上腿去坐在里边，脸冲南。姑娘也收上脚去坐在南边，脸冲着北。就隔一个小桌，两个人喝着茶，王环把自己的经过从头至尾，都说完了。姑娘也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不瞒你说，王郎呀！我

想，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止住咱们段王两家的世仇。不然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王郎，你出身名门，是石老侠的弟子。可是，我家呢？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如果妾身愿随君去，不知道老母亲那方面意下如何?”王环一听这丫头想的周到:“啊！姑娘，这个你放心，到了时候，我可以把你领到家中，拜见老母，老母一看你像貌娇艳，也没有不乐意的。再不成，我给老母磕头央告，老母一定能成全我们。”说着话，酒菜摆上来。姑娘亲自给斟酒布菜啊。王环这么一想，我要把她给灌醉了，然后，我把刀镖拿起来，我一走了之。不然，我诓过刀镖来把她杀了，我再上前山。好在他家是我家正式的仇人。这时候，王环就一个劲的劝姑娘的酒，越喝越多，俩人的话，也越说越近乎。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猛然间，外间屋有人说话。“半夜三更的，你跟哪个男的在说话呀?”“唰”一挑帘子，段银娘不由得就回过身来，王环也抬头瞧见了，借着灯光一照，是一个俊美如花的少妇，身形苗条，体态轻盈。常言说：男子俏一身皂；女子俏一身孝。这位少妇穿着一身重孝，更显得俊俏。正是墨粉蝶段世宝之妻陈月娥。

原来姑娘劝三嫂子回去，陈月娥怎么也睡不着。独对孤灯，潸然下泪。自己哭了半天，又一想丈夫已经死去不能复生，怎么着我也得打起精神来，抚养我这个孩子呀！银娘妹妹知道到这里来劝我，大嫂二嫂，人家就不来。一来隔着一层，二来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也睡不了觉，不如到妹妹房中再说会儿话，熬到困了，回来再睡。陈月娥想到这，就站起来去了。

没想到来到妹妹的当院，就听见屋里头又说又笑，心里就想，你是没出闺阁的十九岁的大闺女，深夜里，你在闺房当中跟一个男的又说又笑，这象话吗？再说你哥哥刚死两天尸骨尚

且未寒，你跟人家又说又笑，好象你们家没死人一样，与礼不合。这样，陈月娥就进来说话了，“妹妹，你招待谁呢?”见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儿，长得很俊，风流萧洒，倜傥不群，不觉一愣。“妹妹，这是谁呀？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又说又笑，挺大的一个姑娘，你就不知羞耻?”“三嫂子，咱们姐俩最好。你来了，我就跟你说说吧！你要问这个人是谁？小妹已经把终身大事，许配于他。就是他在彩凤山祥云岛，刀劈了巡山寨主杨山，镖打我的三哥，您的丈夫段世宝。他就叫小白猿王环。王郎啊！你赶紧见过三嫂子。”

没等王环见礼呢，陈月娥就把脸沉下来了。“妹妹，你真乃大胆、大伯父和公公钻木取火，轧沙求油，寻打仇人王环，为给你哥哥报仇雪恨。这王环，既然是飞蛾投火，自寻死路，来到咱们山中，你就应当仗大义，为兄长报仇，把这个人送到前山，亲手交与伯父、公公。任凭伯父、公公把他处治！开膛摘心，给你兄长祭灵！这才是你做妹妹的道理。怎么你无缘无故，私定终身！恬不知耻！置兄长的深仇大恨于不顾，你丢尽了我段家的脸面。”

银娘听完了，可不大乐意了。“三嫂子，你这人好糊涂呀！我怎能无缘无故嫁与仇人呢？你问问王郎，人家是无缘无故的杀人吗？他和三哥有什么仇，三哥和他房不连檐，地不连边，素不相识。为什么俩人动手？三哥叫他杀了，祸因结在老一辈人的身上。当初，我的天伦，你的公公，带着董玉，在山下遇见王郎的父亲，太谷县的班头快手王能，无缘无故，不问青红皂白给人家乱刃分尸。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王郎的母亲，抱着王郎一起寻死，被小王家砣，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看见，救了他们母子。石老侠教给王郎本事，卧薪尝胆，艺业学成，在彩凤山给自己的天伦报仇。三嫂子，你知道吗？人家王

郎为他父亲报仇，当年你的公公，我的父亲，又为给谁报仇，杀了人家王郎之父。嫂子，事遇反诸己。不管什么事出来，先得问问自家，自家乐意不乐意啊！你怎么过来就说王郎，要杀我三哥呢？我听了王郎为报父仇，含辛茹苦实非不容易，我敬他一片孝心。而且，又是一位将门之后，石老侠的弟子，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为这个，我才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王郎。坟中有骨是亲戚。今后，也不会再有杀人流血的事情发生了，你说，我怎么不对呢？”

陈月娥听完以后，把脸沉着，用手点指，“妹妹呀妹妹！你还跟我强词夺理！不管是怎么回事，也应当把他交到前山，任凭伯父、公公做主。哪怕伯父、公公认为这人好，把你终身大事许配于他，我决不多说。走吧，你跟我上前山吧！”说着，拉着姑娘就要走。

段银娘的功夫比陈氏强，并不怕她。段银娘把脸往下沉，道：“我可告诉你了嫂子，咱们姐俩的感情不错，谁要打算破坏我的婚姻，拦阻这件事，别说是你，就是前厅的二老来了，我可野麦子——不分垄，酸枣眼青红不分！依我说，你赶紧走。”陈月娥见银娘破被窝——不赁，喝道：“走！你认打，认罚？”“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任打，我拉着你们俩人到前山，让二老把你们俩人全杀了，让你们结个鬼缘。”“噢！要认罚呢？”一说到认罚陈月娥面泛红云，脸儿“忽”的一下就红了。“妹妹，你要认罚，嫂子我说一件事，你听听，你三哥已然死了，嫂子我今年二十三岁呀！哎呀！棒打鸳鸯两分离呀！试问问，我这后半生又怎么能活下去。我看，我和王郎俩人倒很般配，你不如把王郎让给我，我和王郎结为夫妻。妹妹，你是个姑娘，而且有一身好本事，长的俊美，玉洁冰清。你要择夫事主儿，不乏其人呀！你要打算嫁人，什么好样的，你都嫁的着！

比王环好的，俊的都能。我就不然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哎哟!”段银娘一听，我长这么大，也没听说过这事，跑这跟我争爷们来了！这象话吗？王环一听，嘿！两位先争上了，你们知道我乐意不乐意呀！他也不言语，坐山观虎斗。

“嫂子，嫂子！你说的这叫什么话，真是衣冠的禽兽！你怎么不知羞耻！我哥哥段世宝死后这才三天呀！尸骨尚且未寒，你就惦念着改嫁！再说，你还有孩子呢？那五岁的黑儿怎么办呢?”

“哟!”陈月娥一晃娇躯，花容失色，一提到孩子了，她把牙一咬，好吧！看了王环一眼，转身形就出去了。脚底下用力“沙沙沙”，一直来到自己的房内。

挑帘栊进去，小黑儿正在床上睡呢。睡的很香。就在这床边上，排山的柱子上，挂着一把轧把翘尖厚背雁翎刀。这是陈氏三少奶奶自己用的刀。她一伸手够着刀把，一顶崩簧，“嚓楞楞楞”把刀就亮将出来，准备杀了段银娘，带上孩子嫁给王环。但是，她这一拉尖刀，把黑儿给震醒了，也许是尿憋的，他爬起身子就站了起来。见他妈就在眼前头站着，喊道:“妈！我要撒尿。”说完了，他就往下迈步。陈月娥怕自己的孩子从床上一脚登空摔下来，就往前一接。“哎呀!”坏了，这孩子往下一扑，这刀也到了，“扑哧”一下，正扑在这刀尖上，扎个正着。小黑儿“哎哟”一声惨叫。当时，死于非命。陈月娥撒手扔刀，当下跟疯了一样，往前一扑，就扑到血泊之中，双手紧紧的把黑儿抱住了。哭的死去活来，落泪如雨，抖肺搜肠一声高一声、摄人心胆。没有几天的工夫，丈夫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心疼难忍，咬牙，伸手攥起刀来，就象凶神复体一个样，把孩子一挟，朝姑娘段银娘的房中奔去。

段银娘一看陈月娥气喘吁吁进来。忙问:“哎哟，三嫂子，

你疯了。”陈月娥一身的鲜血，把孩子往床边上一放，道：“银娘啊！银娘，我把孩子杀了。”段银娘一看，“哟！千顷地一根苗，你把我们小黑儿给杀了。”段银娘眼含着痛泪，打床上蹦下来，伸手抄刀，大骂：“贱人，我要你的命。”陈月娥也豁上了，道：“丫头小贱人，你给我出来。”两人一前一后纵出北房，来到院中。王环一想，借这机会我跑得啦。于是一拔腰下了地，来到外间屋，把刀佩好，把镖也带好，挑帘栊出来，站在台阶上观看。

陈月娥的功夫也很不错呢！段银娘扑身过去，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唰”的一下，就奔陈月娥的腰际来了。陈月娥往下一矮身，金牛拱地，缩颈藏头一躲，刀走扫堂。段银娘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两个人双刀并举，当场动手就打上了。

王环站这儿瞧着，嘿！这大武戏可有点意思呀！段银娘越杀越勇。约二十几个回合，陈月娥往下一矮身，刀走扫堂。段银娘飞身起来，闪到了陈月娥的背后，把钢刀一举一咬牙，斜肩带背，“嚓”陈月娥再想躲也躲不开了。在后头把陈月娥一劈两半。段银娘往后一撤步，往这一站：“陈月娥！你敢杀了你的儿子小黑儿，我要给我的黑儿报仇，我杀了你。”

几个丫环，在旁边吓得目瞪口呆。抖衣而颤。正在这时候，院门外头“忽啦”一下，灯光一亮，“噌”的一下，蹿进几个人来。

“妹妹！哟！这是怎么回事呀！”王环一眼看见了，正是金粉蝶段世铃。段世铃就在姑娘的闺房的东面，今天段世铃巡山走前夜，好在没有什么事故，将近三更天，返回自己的住房。走到妹妹的院门外，突然间，听到里头喊道：“我给黑儿报仇。”正是小妹银娘的声音，这下子可把段世铃给吓坏了。“嘿哟！怎

么回事？妹妹，谁呀?”兵丁不让进来，段世铃到了院中。看三弟妹陈月娥已然死去，妹妹满脸怒容，在院中一站，廊檐下站着仇人小白猿王环。

段世铃三十多岁，一瞧这意思，就全明白了。看来妹妹段银娘和仇人王环贴了心。段世铃一按刀把，“嚓楞”把刀亮出来。“妹妹！怎么？把你嫂子杀了?”段银娘怒气冲冲，“大哥！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你了。廊檐下站着的是你妹夫小白猿王环，我不愿意，姓段的和姓王的结成世仇，才把终身大事许配王郎。没想到陈氏，到这里跟我争风来了，她要嫁给王郎，你说这象话吗？我一说她，她扭头回去，把五岁的黑儿给杀了，我能不杀她吗?”

段世铃一听说这小胖侄子死了，他可真急眼了，“妹妹呀！妹妹，你知道姓王的是咱们段家的仇人。不想到你干出这个事来，架着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拧，你也太不象话了。我杀你!”“大哥，我可告诉你呀！我要办的事情，我一定要办到！你要一拦我，我认识大哥，我的刀可不认识大哥。”段世铃气往上撞，脸色苍白:“呸！丫头，你胡说八道!”往前一抢身，仙人解带，刀就到了。大姑娘段银娘闪身形躲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打上了。忽然间，段世铃斜肩带背一劈，大姑娘段银娘向右一叉步，用左手一搭他的腕子。段世铃往后一撤步，银娘裹手一刀，“唰”的一下，奔段世铃的脖子就来了，段世铃往下一哈腰，缩颈藏头一躲，“砰!”一刀就捎上了脑袋瓜，削下去烧饼大小的一块肉皮，这血“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

“哎哟！好！丫头。”段世铃把刀还鞘撒腿就跑，飞身形打院门里蹦出来。正赶上段世贤值后半夜班。忙问道:“大哥！怎么了?”“哎呀！兄弟你要问，这不能嚷嚷，你赶紧到前山送信去，这丫头反了。”就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段世贤就急了，

垫步拧腰，“噌”一下进来了。“妹妹！你怎么把哥哥也伤了，把你嫂子也给杀了，你疯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哥你要问，我告诉你，妹妹我心意已决，以身相许王郎，哪个要拦我，就不是兄弟，那就是仇人。依我说，二哥你的本事也不行，你快走、你别管，如果你非要管，那可别说我对不起你！”段世贤一听，“呸！你真不要脸，你办的这叫什么事！仇人来了，你不思给你三哥报仇，你还要嫁给他，你还有脸往外说！为这个孩子也死了，你三嫂子也叫你给杀了。你快跟我到前山去，不然的话，我对你不客气！”“哟！二哥！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过来进招。”段世贤回手拉刀，往前一赶步，扑身过来，举刀就剁。不到二十个回合，姑娘一抬腿，段世贤“嘭”的一声，应声就滚出一条去。

正在这时候，“忽啦”一下，段世铃领着两位老寨主进来，段国柱大怒：“好贱人！”段国柱一来，段银娘心里也含糊，连连的往后退步，“爹爹你要干什么？”“好贱人！你真乃大胆，小小年纪，做此不才之事。我问问你，你怎么把你哥哥伤了？把你三嫂子给杀了？”“爹！女儿长这么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你做父母的不问问女儿的终身大事。我娘不在，我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我已许配给小白猿王环。”段国柱这个骂呀！“把我的儿子一镖给打死！到现在，你给我介绍，这是我姑爷，我不承认！”“当初，你把人家王郎的父亲王能，无缘无故的给杀了，你杀人的时候，你想过人家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妻子吗？你也想过人家王郎就是快手王能之子。人家要给他爹报仇，你说应当吗？镖打我三哥段世宝，父债子还！不也应当吗？”

“好丫头！好丫头！好呀！”气得二爷段国柱暴跳如雷。“贱人，你胡说八道，气杀老夫！”银娘气哼哼地说：“今天我疯了！

谁管我的闲事也不行。”“好贱人！赶紧给我把刀扔了，服从家法。”段国柱回手就拉三节棍，段银娘也怕呀！往下一退步就来到北房阶下，“王郎啊，你看看，这事情越闹越大了，不如咱俩个逃之夭夭，回到小王家砣。”王环用手点，“银娘啊！你口口声声要把终身大事许配给我，你我两家本是仇敌，我王环乃是奇男子，大丈夫岂能要你这山寇之女！”

段银娘一愣神，王环手里扣着一只亮银镖呢，“嘭！”一镖，正中姑娘段银娘的哽嗓咽喉。哎呀！一句话没说出来，撒手扔刀，花容失色，往后一躺，当时身死。这才是，断送落花三月雨，催残杨柳九秋风。

段国柱生气呀，孙子也没了，儿媳妇也死了，儿子也没了，眼前这闺女也死在自己的眼前，段国柱的心里头，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小畜生呀！”王环打死了段银娘，摸腰把镖捡起来，“你不是段国柱吗，当年你杀了我的父亲，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我王环卧薪尝胆十二年，随老师学来技艺，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原为给我天伦报仇。三侠前辈来到你七星山，金牌不献，打算要我王环一死。按理说，我王环不来。我报仇和你们藏金牌，这是两回事。但是，我王环来了，绝不怕死，你马上把我姓王的乱刀剁，希望你话应前言，献出金牌，请大人立刻赶奔四川，开仓放赈，救济父老百姓，来吧。”说完了，倒背手一站。段国柱怒道：“好小子！还敢跟我说三道四，我一家老小尽皆命丧你手，这个仇焉能不报，绑起来！”段世铃，段世贤就把王环捆了。“叔叔，您意下如何？是不是杀？”段国柱做不了主道：“把小冤家押奔前山，盘问明白，再做道理。”

把王环带到前厅，段国基的心“噔”的一下，就到嗓子眼了。闺女招引王环才出这么大的事呀！如果，王环往这里一站，怎么来，怎么去，我和你闺女在后山已经住了好几个月。

她不干了，我们才打起来。她才把这些人杀了。这样儿让我们名声不香，有玷闺门，如何是好？有点为难。但是，段国柱顾不得这个啊！“叭啦”一拍桌案，用手点指：“好畜生，杀我女儿，你何故至此？”段国基一听，哎！你怎么还给人递话呀！再想拦也拦不住了。段国基的心，噔的一下就到嗓子眼儿。

王环一阵的冷笑，“哈……段国柱，小太爷名唤王环，当年，我父王能，访案在七星山，被你带着杨山、董玉，将我天伦致死。我们寡母孤儿无以为生，我的母亲抱着我跳河寻死，被我恩师所救，教艺十二年，我今年二十岁，赐外号叫小白猿。彩凤山祥云岛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原为给我天伦报仇。老三侠来到七星山，跟你们讨要金牌，你们不给，要我王环前来，有王环，你们献金牌。现在，我王环来到，杀剐存留，任凭尔等，爷皱一皱眉头，就不是王能之后！可有一样，话应前言，杀了王环，你们可得献金牌，那才是英雄所为，话已说明，你传令吧！”

段国柱一听，哇哇呀怪叫如雷。“我一家人尽丧你手，来呀！将小冤家推到厅前，乱刃分尸。”大爷段国基在旁边瞧着，伸手一拦：“刀下留人，且慢！”段国柱都纳闷呀！我这传了令，要把他乱刀剁了，怎么哥哥拦住了？“哥哥！阻令为何？”“贤弟呀！忙什么呀？难道说就把他乱刀一剁，就算给我一家人报仇了吗？不如暂时把他押入土牢，迟三过五，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事情一完，然后咱们设计把他凌迟处死，好给咱们一家人报仇。”段国柱点头：“哼！全依兄长！”正这个时候，由打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二寨主，您先等一等。”段国柱一看，这是本七星山的军师李吉。李吉悄声地对段国柱说：“唉！刚才我问过大少爷他们了，才知道后山之事。二寨主呀！您瞧瞧死的可全是您的人呀！您的孙子，您的女儿，您的儿媳妇。怎么到了现在您要

宰王环，给您全家报仇，大寨主还不乐意。这可不大好呀！”段国柱是个糊涂人呀！捋着自己的花白胡子，哼道：“哎，对呀！孩子，我要给你们报仇，伯父尚且不允呀！”段国基一听，“等等，李吉呀！我二弟性如烈火，您不是不知道，想不到你竟敢在我弟兄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我弟兄不和，离间我手足之情！李吉！我拿饭喂狗好不好呀！哼，咱们的缘份已满，得了。我这庙小，容留不了你这大神仙！”把李吉赶出七星山。

把狼狈李吉赶出七星山，咱先不管，后边有交待。段国基微然一笑：“二弟！您又何必如此，孩子们是你的骨肉，也是我的骨肉，愿意杀就杀。”弟兄二人同传命令，推出去杀，这回王环有命难活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跑进一人报道：“启禀大寨主，二寨主，七星八宝转心亭，蝎子孔内拿住了探山之人。”“好！真来了嘿！二弟，你我赶紧到后山观瞧，暂时把小白猿王环冤家押进土牢，等拿住仇人一块杀！”这才把王环压入土牢。

小白猿王环在耿家庄，不是晚半晌吃饭的时候，他走了吗？耿文道：“童侠客爷，您甭着急了，就是现在你们爷俩追也追不上。青纱帐，您知道他藏在哪？但是，有一样，今天说话天亮，他进不了山。明天白天，他也进不了山。你们爷俩呀！到明天快黑之前，从我这里再走，直接奔七星山，等着他去。我想王少侠客爷一定奔七星山。”司马良一听，“我看耿庄主这话还是，咱们爷俩到山上等去。今天也甭去，明天白天也甭去。我师弟白天能进人家七星山吗！”海川也只可耐着心的等候！

第二天，天光亮，梳洗已毕，让王三爷派专车把董玉送往太原府。直到下午天快黑了，海川、司马良带着军刃，跟耿文、耿武告辞。爷俩按指点的路走到了卧虎湾山口这里。一瞧，一个人没有。只听北面的树林有人说话：“海川！海川，你

跟良儿怎么在这里呢?”打树林里出来俩老头，前面走的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金声，后头跟着金头寿星洪勋。爷四个见面行礼。海川把昨天的事情都说了:“我们上这等环儿来了，可直等到现在，环儿没见踪影!”“嗳！这个孩子很任性，大人也很惦记，谁知道你们到七星山来。让我们哥俩儿来追你们。海川呀！咱们爷四个回去吧，不管小冤家了。”“哥哥！这可不行。咱们已经到了七星山，无论如何咱们也得进趟山，到山里探寻一下，再回去。我们爷俩儿正看呢，不知道要不走山口，这七星山有没有道路？老哥哥，咱们破的了七星八宝转心亭破不了，咱们只暗暗的先看一看。您想，咱要直呼直令，走人家山口，万一虎头蛇尾，叫七星山段氏弟兄耻笑我兄弟无能。”石老侠点点头。海川又问:“洪老哥哥，他后山可有一条道，您知道吗?”“知道，叫卧虎湾。”石老侠也说:“对了！我当初给王环打听他父亲的时候，我就是从卧虎湾走一线通进去的。事不宜迟，咱们爷四个要去，还走这条道，不过难走一点。”

石老侠带着路，顺着卧虎湾进来，爬上了山就是那条大绳，然后走一线通。进来以后，站在高岗之处往东南山看，才发现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哥哥啊！七星八宝转心亭就在眼前。”“不错，咱们瞧瞧去。”“兄弟！瞧去可以，不能妄动。”这么着，爷儿四个就来到七星八宝转心亭下。

啊！周围的灯光，里面的灯光，照如白昼，三层滴水檐，巍峨壮观。夜晚之间，看着就更凶。

海川瞪着眼就要进去。老侠石金声一拦，“你先等等，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准妄动。”“哥哥，咱已然到了这儿，咱不能不进去，金牌就在里面，咱们得设法得金牌呀!”“对，如果段国基、段国柱知道象你弟兄这本事，随便出入七星八宝转心亭得金牌，那我就问问你，他还跟你打赌干什么？既然打赌，他就

知道，你我弟兄的本事，进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人家才跟咱打赌。你进去，进去也得死！”海川也说：“我不进去，老哥哥那咱们就耗着，耗到一个月该怎么办呢？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哥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咱们也得干哪！”石老侠摇头：“那不行！你我弟兄得有今日，谁能怕死。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轻生丧命，不是真正的英雄。干，得分怎么干！就这么干，那是蛮干！这不是瞎闹吗！”洪爷也拦，石爷也拦，海川非得要进去不可。司马良在旁边过来了。“师父！二位大爷，我看我有个万全之策咱们爷四个把扎腰绒绳全解下来，绳子头接绳子头，咱们接成一根长绳。一根二丈四，要四根呢？那就九丈六呀！咱把这绳子结得实实的，在徒弟我身上绕一绕，我在头里走。老哥俩在后头揪着绳子，师父您在旁边看着点。万一有了危险，您说一声拉，老哥俩一绷劲，把我就能拉出来。您看这法子行不行。”石老侠摇头：“不行！”“因为什么不行？”“等我们发现出了问题了，一喊出来，我们再把孩子拉出来，那孩子早就涉险了。”“加点小心就是了，行！”石老侠只好答应：“哎！好吧！”

这样，爷四个的绒绳都接上，让司马良把长衫脱了，好利索一点，海川给拿着，让洪大爷把虎头墨鳞刀借给司马良，司马良把刀拉出来，刀刃冲前，刀尖冲下，老哥俩绷住了绳子，盯住了海川。司马良慢慢往前走，后头绷住绳子跟着。走来走去就走到台阶这里，一点事没有。司马良拿着虎头墨鳞刀的虎头，蹾着石头台阶。司马良上右步，往下踩一踩，这石头纹丝不动，上了第一层，然后拿这虎头墨鳞刀触第二层，“嘣！嘣！嘣！”听声是实的了，然后左脚单脚上去，加力往下踩，踩住了，确实不错，左腿收上去。

海川在旁边瞧着真麻烦，何必呢！一拔腰“噌”的一下上

去，不就得了吗。这样一蹬一蹬往上走，再往上就七八九蹬，就差不离上来了。人都是这样，开始注意，越来越不注意。拿虎头墨鳞刀蹾两下，上右步左脚就跟上去了，一踩挺实着、左脚就跟上去了。就在这第七蹬上，蹾两下就跟上去了。石头台阶，猛的这么一立，人在上头，从外手往里手这么一翻呢！那么你这人还不是滑溜下去吗？唰的一下，就到司马良的脖子了。海川一喊："不好！"石洪二老就"唰"的一下，一绷绳子，就把司马良从台阶里头给拉上去了。等老哥仨到跟前一瞧，"哎哟！"吓的三侠都不敢看了，怎么回事呀？都是二寸的大青蝎子，把整个人包了起来。海川拿大褂往下抽，老哥俩劈哩啪啦的用脚踩。最后全踩完了。抖了抖褂子、裤子，确实没有了。再看司马良全身浮肿，气如游丝，就这么一点呼吸之气了。海川喊了几声，司马良不声不响。石金声说："兄弟，你还喊哪，喊有什么用，快走！"老侠石金声这么一伸手，把司马良就挟在肋下。洪勋洪老侠把刀拾起来，绒绳解开。完全都分好，各人系上。剩下司马良的绳子和大褂，海川手里头一攥，"沙沙沙！"老三位可就出来了。

他们由打一线通穿过去，老侠石金声真是有办法，来到这断壁之前，先让海川下去，然后老侠石金声把这大绳提上来，把司马良捆好了，又给放下去，然后老哥俩才从上面下来，海川又说："哥哥，我抱孩子吧。""不！还是哥哥我来吧，这段路不好走。"出离卧虎湾，来至这山口下。"海川呀！孩子中毒十分危险，要从这回太原府，起码有六七十里路的路程，可太远。海川！咱们邀就近就是耿家庄，近十几里地，别处咱们不熟。""好，就奔耿家庄。"这么着，老哥仨就带着孩子奔了耿家庄了。

到了耿文家，天已经大亮了。耿文一见司马良昏迷不醒，

浑身浮肿，吓坏了。说道:“哎哟！就叫蝎子蜇得这么厉害呀！俗话说，一个蝎子蜇了不要紧，两个蝎子蜇了不得了，三个蝎子蜇了三沟子，人就有性命之忧。我看，事不宜迟，赶紧请几位先生来。”王三爷马上准备了车辆请大夫，不知司马良的性命如何？

第六十九回 莲花观弟兄巧相逢 西风寺寻找摆亭人

上回书说到司马良遇难蝎子孔，三侠来到耿家庄，立刻请大夫会诊。时间不大，请来四位大夫，都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四位老先生立即取过脉枕，各自细心号脉。哎呀！司马良已经肿得不象人样，顺着汗毛眼儿往外流黄水，腥臭难闻。怎么喊怎么叫也没回声。四位老大夫号完脉，一个劲儿的摇头。他们四位咬咬耳朵，低声商量一下，这才跟耿文说：“耿庄主，这位是谁呀？”“这是钦官年羹尧查办四川的随行卫员办差官，司马良。”“噢哟，这是叫蝎子蜇了呀。说真的，比方说什么疑难杂症，脉象里显的出来。他已被蝎子毒遍全体，我们不会治这种病。”人家连车马钱都没要就走了。哎呀！海川可抓瞎了。

老侠石金声心里说；你能耐，你非得要去七星山八宝转心亭不可！良儿这孩子要死了，你看怎么办好！难道说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吗？说：“咱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也别说，附近是有一位。他来了可能把孩子治好。但是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别扭。”海川忙问：“您说谁？”“太原府正南四十里地有一座大庙，是三清庙，庙号叫玉瓣莲花观。玉瓣莲花观的观主姓韩叫韩景和。他也是个绿林人，脉象很好。这不是洪贤弟在这么，我们哥俩跟韩观长都有个不错。不过，他这脾气太古怪，不好请。”海川一笑：“哥哥，他来了能治，那咱们哥仨去一趟。”海川又到司马良跟前一瞧，心里头急啦，孩子一会不如一会儿，南侠司马空道兄看得起我童林，人家把眼珠子摘下来交给我，比方这孩子真死在此地，那我怎么对得起我道兄司马空呀！老人家这

么大年纪，费了多少心血，肯把俩孩子交给我，我对不起人哪！海川站在床边上一动不动。老侠石金声说：“你甭多想了，快走吧。”心急脚快，老哥仨直奔太原府南门，来到玉瓣莲花观。

这座庙周围都是大树林，树木荫荫，围着这么一座庙，前后四层殿有跨院，三座山门关的挺严，一杆大竹竿上葫芦金顶，有一杆杏黄旗，在上头随风飘摆：玉瓣莲花观。

老侠石金声上前去轻轻地拍打角门。就听里头有人道：“无量佛，哪位呀？”“哐啷”一声响，门分左右，出来一位小老道。哟！这不是石老伯父洪老伯父，你们二位这是从哪来呀？”说着，小道行礼，“哎！善哉，善哉。”“小仙长请起，我们哥俩有点事，来找韩仙长，不知道韩仙长是不是在庙中。”“他老人家在庙里呢。”“哦，你给通禀一声，就说石金声洪勋陪着一位成名的年青兄弟少年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前来拜访。”小老道往里走。一会，陪着老仙长出来。“无量佛！啊！石老兄，洪老弟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童侠客，恕过山人未曾远迎，请罪啊，请罪啊！无量佛！”海川一看，哎！韩仙长可真有个象啊！大高个细条的身材，身上穿着蓝绸子道袍，卡青口系水长丝绦，左搭丝扣，又垂着灯笼穗，银灰色的中衣，厚底的云鞋，白袜子过了磕膝盖儿，往脸上一瞧，顶都谢了。大约有七十多岁，白鬓苍苍挽着发髻，杨木道冠，金簪别顶，颔下银髯，背插拂尘，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呀！老侠石金声一躬到地，“韩仙长，久违久违！您身体是好呀！老朽托您的福呀！”“石老哥您干嘛这么客气。”过来彼此行礼。海川过来一躬到地，“韩仙长，末学后进，小子童林拜见！”石老侠心说：应当这么说话，自称末学后进，这个人家韩仙长听着痛快点。只听韩道长道：“哎哟！童侠客，久仰阁下的大名已非一日呀！您的大名在我的耳

朵里可灌满了，总想拜望拜望阁下，可惜无缘相见。今日一阵香风，把阁下吹到草观，嘿！一见童侠客，真是三生有幸呀！”“韩仙长，您太客气了，我童林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全仗宾朋捧场，仙长夸我童林，实在不敢当。”“无量佛，童侠客，太客气了！盛名之下无虚士，请请请！”石老侠总提着心，这提什么心呀！海川说得挺客气，你别认为客气就行，也不行，你说的话他得中听，万一哪句话不顺耳，也许就砸锅。三人都进屋喝茶哩，石老侠还一直担着心。韩道长道：“石老哥哥，你们老哥俩有什么公干？为什么陪着童侠客来到我的小庙呀！二位有什么吩咐吗？”海川一听，这人多讲理呀！说出话来多客气呀，怎么哥哥说他这个人品秉性古怪呢？石老侠抱拳：“啊！韩仙长，你我弟兄多年的交情了，现在有点为难事打算请求请求你。这一次海川贤弟从北京城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开仓放粮，没想到了太原府丢了金牌，大人不能走了。”刚要往下说，韩景和一横眼，“啊！老哥哥，咱们弟兄有交情，虽然跟童侠客爷初次相逢，也是慕名的朋友，童侠客奉圣命保钦差奔四川路过太原府，丢了金牌，那是童侠客的事呀！老哥哥，您这话好象跟我说不着。”海川一听，毛病来了，你得听人家说完了呀！石老侠赶紧摆手，“韩仙长，事情并不算完，最后发现金牌落在七星山。”“哦！金牌落在七星山，那你们为何不上七星山找金牌去，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唉！韩仙长，您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到了七星山，七星山金牌不献，把它放在七星山八宝转心亭内，定了日子破了亭他们给金牌，破不了亭金牌就不能要。我们老哥仨带着一个孩子，昨天晚上就去了，没想到掉进蝎子孔内，成千上万的蝎子把孩子给蜇了，已经没有什么气了。群医束手，而老仙长咱们彼此是朋友，精通歧黄，如果能宏施法力，把孩子救好了，不但身受者感激无涯，就是我弟兄

也承恩不浅。为此前来恳求仙长拨冗前往，谅您不能推辞吧？”“哈哈哈！老哥哥，不就是把孩子蜇得全身浮肿吗？哎呀！再有成千上万的蝎子蜇了，只要贫道我去，略施手术很快痊愈。这么点小事，无量佛，何劳石老侠你们弟兄三人的金身大驾，来到我的小庙呀。您不用派人来，您要写个纸条贴到狗脑门上，这个狗到这里，唉！贫道我看见纸条准就去了！”童林一听这个杂毛老道，这无形中骂我们哥仨呢。啊！老侠石金声有涵养，还乐哪！海川心说，哥哥，我办不了您这样，都被人骂你脑门上了，你还乐，象话吗？海川拦住石老侠要说两句话。老头心说糟了，这一句骂你的话都吃不住，怎么请人呢。童林道：“韩仙长，如果狗到这里来请您您都去，那么我们弟兄三人可是人哪，老仙长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佛敬僧，这个孩子是我的徒弟，您怎么看也应当到耿家庄去一趟，能把我孩子救好了，我童林感恩不尽！”“童侠客，有您这句话，那我就非去不可！您放心吧！我去！”“哦！那我谢谢您了。”心说，怎么又顺当了。“不过，你们老哥仨稍微候一候，我这有点事，我把事一办完了，咱们几位就一块走。”“哦！仙长您到底有什么事呢？”“哈哈哈！小事一桩不多大工夫呀？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样吧！有个七八年我这事情就办完了。”海川一听，噢！好悬呐！他要笑我弟兄，您七八年的工夫，那算小事呀！七八年我徒弟的骨头都烂了，海川一拱手，强压心头火，谁叫我徒弟要死呢！“那么老仙长办事需要七八年的光景，救人如同救火！我孩子等不了呀！您现在去最好，回来再办。如果仙长您办不了，我童林愿意大力协助，您看怎么样？”“无量佛，童侠客，我这人呢有点脾气，我告诉您等我个七八年就必须等我个七八年，不到七八年，尽管我到那就好，我也不去，哈！这是我的这么一点小脾气。”“哦！韩仙长，您知道我童林也有个小脾气吗？”

“我没听说过。”“哈！韩仙长，我告诉您得了，让你去你就俯首贴耳乖乖的给我去！你要不去，我姓童的扛你也得把你扛到耿家庄给我徒弟治病去！这是我的小脾气。”“您的脾气就是让我去我就得去，不去不行！”“对了。”“我的小脾气就是我要说去就去，我要说不去我就不去！”石金声一听，这可针尖对了麦芒了，这怎么办？韩道长挺别扭。“童侠客你放心吧！日从西起，山人也是不去！”啪，左手一按茶几，他站起来，就往里屋走。海川急了，往前一赶步，伸手抓韩景和脖颈。这老仙长一挺前胸，一弯腰，挑帘进了里屋。可把海川吓坏了，里头站着一个人。这正是玲珑岛大寨主仇人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当初，四剑客会战玲珑岛，于洞海深江擒二寇，司徒朗逃走，就在商家林劫我童林的囚车，险一险他把我杀了，我也差一点把他宰了，我们有互不两立之势，那么今天他还能帮我的忙吗？他一定要从中作梗，大概我孩子司马良活不了。那么，司徒朗怎么跑到玉瓣莲花观来了呢？原来司徒朗商家林劫囚车，被童林战爬下以后，站在桑林内，二目发直，叫着自己的名字，“司徒朗啊，刚才你动手的时候，你要打掉了童林的钺，你能饶他吗？你必要置童林于死地。相反的，我可八十多啦，人家才三十多岁的青年啊！人家怎么能够有容人之量，我怎么就没有容人之量呢？也难说，人家三十来岁的一个孩子闯荡江湖，就能落出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我闯荡江湖八十多了，我怎么外号叫九尾宗彝呀？我怎么就落了九个尾巴的猴哇。我跟人家差得太多了，我要再跟海川为仇作对，我在人间活这么大的岁数。得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痛改前非！这个地方人直隶，到北京还很长很长的道路哪，万一有别人跟我的兄弟为仇作对？我后头跟着吧！”

这样一来，海川保着囚车，老头司徒朗保着海川了。无非

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海川他们爷几个到了北京，老义士司徒朗也来到北京城。找了个地方住下，没事的时候，就围着雍亲王府和海川的私邸转个圈，打听着海川在家里都干什么。海川在家里所经的事，老义士爷全知道:“怎么出的前门，怎么遇见铁三爷，怎么遇见金鱼胡同王子延，怎么有人领着海川一次溜城墙，二次溜城墙，三次溜城墙，一直到公主坟三月三亮镖会，掌打燕子坡，海川吐血。哎呀，急得义士爷跺脚，不能看兄弟，不但自己的师父，师叔们全露了面了，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这儿露面了，“海川吐血，也不知道有好医生给海川瞧病没有？我不能去呀！因为我跟海川从心里头合了，我知道，海川不知道哇。我要贸然间到海川的府里，把人家爷几个得吓坏了。”就这样，老头每天在海川家周围转，听说海川好了，但是，好了不久，哎呀，我兄弟的漏子来了，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剑山蓬莱岛来了一些高来高去的人物，把北京城搅得地覆天翻。亮镖会不但我师叔尚道明，何道源来，我师祖父都露了面，这件事情总算化险为夷。海川保着大人，就凭海川的能为也确实真不错，可有一样，能把西川路踩平吗？能保大人平安无事吗？这怎么可能啊？得了，我也跟着离开北京。年大人大轿起程，老义士爷司徒朗在后头可就跟上了。果然，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到太原府丢了金牌，大祸来临了。大海茫茫的无头案，就留下这么几句诗笺，谁偷的呀？我不管他，我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说第二步，我得设法帮助我兄弟把金牌找着。可住哪儿啊？哎！太原府南门外四十里地有一座庙叫玉辨莲花观，观主叫金针道长韩景和，我跟他认识的年头可太多了，干脆，我找他去！老头司徒朗这才来到玉辨莲花观，而且每天晚上就奔七星山。这些韩景和都知道。成功与不成功，韩景和不敢多问，但是两人坐下来，不管是茶余还是酒后，谈起

话来老头就说童林好。而今天小道童进来通报，小王家砣的石老侠，彩凤山祥云岛的洪老侠，还带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前来拜望。”司徒朗一听，“哎哟，韩老道哎，我跟我兄弟还没见过面呢，这怎么好?”“无量佛，在这儿见面不好吗?”“在这儿见面好是好，没有人能给我通容，见面能吓我兄弟一跳，还认为我还跟他为仇作对呢。什么，我躲躲吧。”一挑帘，老头子跑里头去了。韩道爷说:“你这老头子，跑里边藏起来，我非叫你们两个见个面不成。”这样才出去把三侠迎接到鹤轩。

海川赶紧往后一撤步;“哥哥，小弟童林大礼参拜!”趴到地上就磕头。

“嗨!”韩景和点了点头，“老头子，这些日子你尽跟我说海川这么好，海川那么好，我到底看看海川见到你以后是什么意思？还是记恨前嫌有介心，当场亮家伙就得跟你打起来。还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不管咱俩有多深多大的仇，你也是我哥哥，该磕头我得磕头。嗨!这青年还真磕了头，罢了啊。怨不得你小小年纪，身为侠客。仔细看海川，满面春风。从外表上瞧，海川确实没有什么出手的。但是，待人接物，韩仙长可瞧出来了，称个侠客。而且二目光华乱转，确实是两盏明灯，他深通古今，博学多闻，将来在武林中出人头地，不可限量。海川一磕头，司徒朗不好意思了:“兄弟，别磕了，哥哥可不跟你为仇作对啦，哥哥我八十多岁，以前办的事，没有一样是东西的事，我太不是东西了。”韩景和口诵佛号，“无量佛!”司徒朗明白，他这声佛号对自己的话很有讽刺性，他冲韩仙长一瞪眼:“你再念佛？你再念我宰你。”嗨，他跟韩景和急了。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马上一边行礼，一边忏悔。这海川怎么敢当呢，搀扶着老哥哥起来。海川纳闷，这个人能学好吗？我师伯庄道勤都管不了他，叫我给治好啦。见着我怎么这么亲呢？年

过知非，到底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海川感激的心里怪难过的："哥哥，我童林对不起哥哥，我给您磕头了。我听说两个孩子韩宝、吴志广已经从南衙越狱了，看来两个孩子活了，哥哥您就放心吧。。""兄弟，他们两个陷害你，应该领国法受王章，越狱就等于罪上加罪。哥哥我不袒护他们。兄弟，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你我弟兄生死相共，同舟风雨。韩老道哎，你别瞧我司徒朗，你看我兄弟待我姓司徒的怎么样？""无量佛！老哥哥我就瞧这一下，罢了！倒不是您这人的人头怎么好，实际上是人家童侠客爷知礼。""不管怎么说，也是我兄弟，他好就是我好。"

石洪二老也进来了。海川说："这么办吧，哥哥，我给您介绍，您还得叫声哥哥。太原府小王家砣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金声，石老哥哥。""老哥哥老弟兄啦，我也八十多啦，您见笑。""哈哈哈，司徒大弟，你这人我早就有个耳闻，听说你这人脾气很不好。前者的事情我也听西方侠于老哥哥跟我提过。""老哥哥，您老人家多见笑，多见笑，我司徒朗就是这么个人。"洪爷早就听出来了，赶紧往前赶步："老哥哥，小弟洪勋拜见！""请起，请起！"洪大爷站起来了。韩景和说："你们哥俩既然已经见着了，咱们外头吧。"重新来到外头，彼此见礼。司徒朗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海川一听："哎哟，哥哥，您老人家既然在金针道长韩仙长这住着，您跟韩仙长有交情，您的侄子，我那小徒弟司马良被蝎子蜇了，堪可丧命。大概您也听见了，韩仙长他不去，他一定说有事得办八年，您看，您给说个人情吧。""别理他，他不去，今儿个我就摔死他！把他庙给烧了！我让他什么都不剩。"说着就问韩景和："你去不去？""无量佛！有三侠的面子我就得去，更何说有司徒老哥哥您的话呢。您说去我还敢不去吗？"说着，韩道长到里间屋子准备东西。海川问

司徒朗:“您既然在韩道长这儿住着，此地离着七星山也不远，七星八宝转心亭十分厉害。以前我不信这消息埋伏，自从在玲珑岛被困，险些要了我的命，我才知道消息埋伏厉害。您能不能帮帮忙，金牌就在转心亭内。”“兄弟，别提啦。哥哥我栽了，我早就知道金牌落在七星山了。最后我在这西北角后山的山环内碰见一个放牛的小男孩，他指引我卧虎湾这条道，走一线通，我才进的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我进不去呀。人家这消息埋伏十分深奥，比哥哥我高得多呀。”“哟，老哥哥您精通消息埋伏都不成。”“咱可不知道谁摆的，这个东西可凶恶的狠，哥哥我到了里头等于什么都不会一样，海川呐，千万千万别再冒险，咱们得设法寻找摆亭之人，不然的话，谁进去谁得死。司马良侄子这件事呵，就是给我们敲了一下警钟啦。”“对，对，对!”金针道长韩景和提着包袱出来了。道:“事不宜迟，咱们快走吧。”“走！老哥哥您给我看庙。”“我给你看庙？我得看着你，到那儿不好好治，我就提了拐子把你摔死。”海川忙道:“不，老哥哥，您不能在韩道兄这儿住着了。您也这么大年纪，咱们哥俩到一块儿。再说，这一次兄弟我保钦差查办四川，我才感觉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小弟我不寒而栗。我防不胜防。其实丢金牌的夜晚，我带着七个徒弟黑天白昼的上夜值更，贼人能在我眼皮底下把金牌拿走，能不能刺杀大人哪？我害怕了哥哥，您得帮我的忙呀。”“兄弟，谈不上帮忙，你要愿意的话，我就跟你一块儿去。”韩景和一笑:“无量佛！您在我这里住了几天哪，不瞒您说，我黑天白日的提心吊胆，总要防备点，怕您偷我。”司徒朗这个气:“好啦，你恶心我，我也恶心你，完了事，我把你这庙给点了。”大家伙哈哈大笑，一块儿出来赶奔耿家庄，一同来到客厅。韩道长一看，哎呀，司马良真不像样了，脸都憋紫了，气更显得微了，瞧不见出气，就

跟死了一样。海川瞧着着急，司徒老义士爷更着急:“牛鼻子杂毛哎，你怎么尽看哪，我侄子光着屁股在这儿躺着，有什么好看的？你快着，赶紧给治啊。”韩道长拿过孩子的手来，觉得四肢有点儿发挺，仔细地号了号脉，然后让底下人过来，取来文房四宝。韩道长立刻开方子，“不要紧，您沉住气，一会儿我就让这孩子起来，欢蹦乱跳的。”“你真有这个能耐吗？你这个老杂毛。”“你们众位看着。”就立刻派人买药去了。

老道长吩咐一声，用半斤花椒放在一个大锅里头，对上清水，马上去熬花椒水，然后老道长把自己的包袱打开，把药拿出来，一样一样掺对好了。伙计到街上药铺把药买来，韩道长马上准备制做。大号的盆满满当当的一盆，所有的面子药都对在一块儿，然后剩下的草药该熬的熬煎，熬得了也倒在盆里，把大锅的煮开了花椒水，放到一块儿，拿个棍子这么一搅。哎哟，满满当当这么一大盆，比浆糊稍微的稀一点。叫管家王三爷把这盆药端到床沿上去，拿刷子蘸药，凡是蝎子蜇的地方就刷，刷得了以后，他就顺着汗毛眼往外流黄水，然后拿凉水一冲，接茬再刷，所有受蝎子蜇的地方一律刷三遍。那么这一盆药也就全完了。随着刷，司马良的全身浮肿就往回里消。刷完，又给他盖上被子发汗。没有多长时间，司马良就出了一身汗，慢慢慢慢把眼睛睁开了。童林过来了:“良儿，你感觉怎么样了?”“师父，我这是在哪儿呢?”“孩子，你在耿家庄两位耿庄主的家里呢。”老侠石金声跟洪爷都过来了:“良儿。”“二位师伯，我好啦。”“可不是嘛。你叫好几千大青蝎子给蜇了，说真的，不是韩仙长妙手回春，焉有贤侄你的命在?”“我谢谢韩仙长。”“无量佛！不用谢。这没什么。”大家伙儿这才放心，一块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海川就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事情说了:“韩道兄，这个七星八宝转心亭，听我哥哥这么一说，

十分厉害！看来，我们哥仨儿跟人家打赌，这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我们哥仨儿非栽不可。”“童侠客，这个亭子是谁摆的？贫道我不知道，因为贫道我跟他们这行人也不太接近。但是我可以告诉介绍摆亭子这人，因为他也是出家人，我们是朋友。”“哟！众位哥哥，韩道长说出这事来可要紧哪，您只要把介绍人提出来，我们把介绍人请出来，请介绍人转请摆亭之人破这亭不就成了嘛。”大家一听也对，石老侠一抱拳：“韩道兄，这人是谁呀？”“不过这人可不大好请。”海川摇头“不要紧，您说吧。”“这个人就在七星山后山两界岭上住，两界岭上头有这么一座大庙叫西风寺，它是皈依三宝秉教沙门的一个和尚，西风寺的住持，西风长老秋禅，这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年岁也大了。他的贵老师就是离此地不算太远的太原府正东寿阳县姜家屯的人，那位老侠客爷姓姜名达字本初，人称碧目金睛佛。大家伙都知道，姜老剑客爷他们僧道俗弟兄是四个，这可是大清国的四大名剑客，姜老剑客爷排行在二。“海川一听道：“这没问题，西风长老秋禅跟我师父是师兄弟，他是二爷的徒弟，我师爷就是三爷，二爷是和尚，三爷是老道，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观主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老仙长，西风长老秋禅就是介绍摆亭的那位高僧？”“不错。”“好啦，咱们请去。”“哎呀，这不大好办哪。”“为什么不好办？”“你不知道，海川哪，这老和尚脾气也挺古怪。”“不要紧，和尚不来，我把他扛来。”金针道长韩景和一听：“无量佛！”哈哈哈一笑，“噢，你西边到我的庙里去扛老道，现在嘛，你又到东边和尚庙里去扛和尚，你怎么这么大能耐。”海川感觉到不大好，我当着哥哥们，哪位不比我强，我这么年青，尽说大话，幸亏这些老哥哥们都原谅我，不然的话人家说我太口诳了。海川站起身来，出了大厅门口。来到东院东墙，一拔腰越墙而过。好在今天有点月亮，往四外看还挺清

楚。一伏腰就出了村口，脚底下一蹬劲，就奔七星山西北角卧虎湾方向下去了。走到两界岭的山口，从这儿上去就是西风寺。正想往上爬，北边树林有人说话，“叔，您上哪儿?”“哟，师父!”海川一瞧，头一个病太岁张方，二一个多臂童子夏九龄，三一个蛮子孔秀孔春芳。问:“你们仨人怎么来了? 方啊，临走的时候，我把重任可交给你和你师哥刘俊了，你是主要人，你怎么出来了?”“唉! 叔叔您别提了。先走了王环，后走了司马良，您又走了。石洪二老等了一天，着急，跟大人一说，把石洪二老也打发出来了。可是一拨一拨只管走，没有回音。这大人能不着急吗? 所以我们几个商量，让知府刘大人调来守城兵丁三百名，各持军刃，派一名守备高升，一名千总代领王顺，保护公馆，我们哥仨就按着这个方向奔七星山来。没想到碰到师父您。”海川就把暗中到西风寺请西风长老秋禅，好破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事情说了。“唔呀，师父，这个西风长老秋禅是好人吗?”“你放心，这是我二师祖闭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姜老剑客爷的弟子，跟铁扇寺的水晶长老亚然和尚他们是师兄弟，跟三月三亮镖会，梅花圈上动手的那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他们都是师兄弟，总而言之，都是我的长辈。怎么着也不好意思不提出这摆亭之人吧。”“唔呀，师父您的想法是对的，不过不太好办。他这庙坐落在七星山后山，他一定和这七星山的众家寨主是个朋友，解铃系铃，出乎尔反乎尔，这不大好吧? 恐怕他是不干的。我们得设法让他见咱们，咱们再把这道理讲出来。”“对! 我看孔秀师弟说得挺对的，事不宜迟，咱们走着。”

爷四个顺着山路上来，转眼来到西风寺的山门前。山门开着，借着月光往里看，东西左右，两边的两座钟鼓楼，当中的庙宇有个大月台，月台后是一道短墙，一边一个月亮门，再往后走，才奔头层殿的穿堂殿，再往后一层一层，这个庙很大。

月台上，月亮下有两个人都在十五六岁。这是西风长老秋禅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青龙和尚法如，一个叫白虎和尚法来，这两个人在月台上擦拳练呢。孔秀老惦记着算计张方，:“唔呀，师父，这两个小和尚在这旮里练功呢，不如派一个人去抖抖机灵，设法把西风长老秋禅诳出来，这样吗，您如果见了面，秋禅长老就不好意思了。如果您一报名姓，小和尚往里通禀，人家说不在，这可就麻烦了。”海川一听，孔秀说得对。“孔秀。”“唔呀，师父。”“好吧！那么你就过去吧。”“唔呀，让徒弟我去？”“你去吧！”“好哉，好哉！”孔秀一想：嗨！我没害上张方，这可要了我的命啦，师父派我去嘛，我是不能不去的，可是我要过去，我要诳不出西风长老秋禅来，也是很大的麻烦事。孔秀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转眼之间来到月台下:“唔呀，混帐东西两个小秃驴，不要练了，怎么老人家到了这旮里还不迎接呀？”法如和法来立刻纵身形出去，一看孔秀，问:“你是什么人？弥陀佛！你有什么事啊？”“混帐东西，怎么连老子吾都不认识了？吾是你师西风长老秋禅的师父，我是你们的师祖！”“啊，你是我们的师祖？”“对了，我嘛姓姜名达字本初，有个外号叫碧目金睛佛！”法如和法来一听:“弥陀佛！师祖来了。”过去就要行礼，法来不干:“等一等。”“怎么了师弟，这师祖来了还不行礼。”“你没长眼睛啊，咱们的师祖，那是出家的高僧，皈依三宝秉教沙门，跟咱们一样，是和尚。你看这人是和尚吗？你冒充我师爷爷，你是什么东西？”孔秀一听:“混帐，你们是混帐王八羔子！当和尚，我不愿意当了，吾还了俗了，这个嘛，吾这么大年纪，谁来管吾。混帐东西，把你师父叫出来嘛，看一看我嘛。你师父自然认识吾，马上去！”“你瞎扯，我师祖年岁大了，得道的高僧，满部的银髯，一大把胡子呢。你一根都没有，你怎么能说是我师爷呢，你是冒充。”“混帐东西，王八羔

子！老僧我吗，由于胡子吃饭碍事，我把胡子割了去了，这有什么关系，为的是吃饭省事。”“师弟，这没错了。咱师爷刮了脸。”“你瞎说，我不信。”“你胡说！我师祖父刮脸？那么大年纪老和尚，美髯好看？好不容易留起来的胡须又刮了去？再说我师祖是本地人，说话是山西口音，你是哪儿的人，你是江南口音，你胡说八道。”“唔哟！”孔秀一想，嗨，这两小和尚还真鬼。“唔呀！混帐东西，把师祖我给气坏了。老僧我身为剑客，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哪旮里都去过，哪旮里的话都会说，我说江南话，我也说山西话，我还想说两句山东话，这有什么关系呢？”“慢怠了师祖，师父怪罪下来，那还行啊，看来老人家说的话是对的，想说哪儿的话就说哪儿的话。”“不！不能听你的师哥。我问问他，你是什么东西，你冒充我的师祖。我师祖是碧目金睛佛，绿眼珠。你是贼，你是黄眼珠。这怎么能一样呢？”

“混帐东西！”孔秀想这不对呀，这眼珠哪儿能随便换呢？“混帐东西！我的眼睛跟猫一样，那是随便换的吗？竟敢随便藐视老僧，我要你的命哪！”“看起来，他不是咱的师祖，他上这儿冒充找咱的便宜。师哥，打他。”法来一说，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恶狼扒心“当”就一拳。孔秀一瞧法来的拳来了，往左一赶步，一瘪肚子一吸气，伸右手揪他的腕子，顺手牵羊，麒麟吐珠，把法来给打出一溜滚去。孔秀乐的蹦高：“唔呀，吾也会动武，吾也会打人，我不竟去挨凑了，哎哟，这可太高明了。”

就在这个时候，法如在后头一揪孔秀的脖子，孔秀一掉脸，鹞子翻身，右脚扎根抬左脚“噹”一下，嗨，又把这法如踹了一溜滚海！“混帐东西，跟师祖动手，哪儿有你们的便宜。还不赶紧叫你的师父出来给我磕头，还要跟我动手吗？”嚯！两个

小和尚摔了个跟头，险些哭出来。

正在这个时候，猛然顺着东月亮门出来人了。“阿弥陀佛！什么人？黄夜之间，来到老僧的庙中前来搅闹？真乃大胆。”小僧纵身出去：“弥陀佛，师父您快来吧。”老和尚一拔腰上了月台。

借月光，孔秀一瞧：哎呀，大个儿的老和尚，灰僧袍，圆脸阔胸，煞绒绳，灰中衣，黄僧鞋，白绫的高鞠袜子，赤红脸，六块受戒的香疤拉，颌下一部白胡须，扇满前胸。老和尚确实是了不起的三宝弟子——西风长老秋禅

“你们两人在这里干什么呢？”“他说他是我们的师祖父来了，让您出来给他磕头，我说我师爷爷有胡子，他说他吃饭碍事刮了去了，我说我师爷爷是出家的和尚，你是俗家，他说他不愿意当和尚，他愿意还俗，他还俗了。我说，你说话是江南口音，我师爷爷是本地山西口音，他说，我想说哪的话就说哪的话，后来我们说，你是黄眼珠，师爷爷是绿眼珠。他没的说了，他上月台就打我们，把我们哥俩儿都打了。”

老和尚给两个孩子身上的土掸一掸，“啊，你们两人站在一旁。”小和尚擦干眼泪，站到一边去了。

西风长老秋禅过来道：“哼！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到老僧的庙中来找老僧的便宜。你姓什么？”孔秀心说，啊呀！我可把西风长老秋禅诳出来了，既然诳出来了吗，师父你就应该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呀。海川刚要往里走，张方拦住了：“叔，您等等吧！”“方儿，怎么了？你要干什么，这不是孔秀把西风长老秋禅诳出来了嘛，咱们就应当过去呀。”“师叔，这孔秀用的什么办法诳的人家西风长老秋禅哪，找便宜，冒充人家的师祖，到现在把人家两个小和尚都打成这样了，这个时候，秋禅长老出来，正有怒气的时候，您要一过去，绝对不成。”海川一想：

“对，那你说呢？”“您别忙啊，孔秀过去跟西风长老叫横，西风长老秋禅便要揍他，等西风长老秋禅把他打成了烂酸梨，到那个时候，西风长老秋禅已经把气消了，您再过去就合适了。”海川一想：“你这是成心让他挨揍。不过孔秀这东西呀也真可恶，他冒充我的师祖姜本初，他把人家两个小和尚都打了，我看方儿这文章不错，让老和尚狠狠地揍他几下，人家秋禅长老那么大的剑客，也不至于把他弄死，还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呢，到那个时候我再过去，这多好啊。海川问夏九龄。夏九龄跟张方是一头的，夏九龄的媳妇是张方给说的，张方的媒人哪！他俩能不是一头的吗？有跟媒人作对的吗？“师父，我看我师弟的办法还真不错，应当好好地管教管教孔秀，这也太不象话了。再前者，您也不是不知道，他尽捅漏子，在北京这么多日子，漏子虽然捅的小一些，但是他嘴太讨人嫌，哪有冒充姜老太爷的亵渎之甚，应该让西风长老秋禅前辈好好的揍他几下。”“叔，您听怎么样？”海川一想：好吧，那咱就不言语了。

第七十回 童海川月台战秋禅 慧斌僧学艺山神庙

上回书说到西风寺请秋禅，孔秀戏耍小僧人，秋禅长老来到月台之上，心中十分恼火，问孔秀叫什么名字？孔秀道:“你要问吾的名字，你要站稳了，吾家住在江南，姓孔名秀字春芳，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他说到“物”字儿、抽冷子蹦起来，用手指头照老和尚的眼珠子就抠。老和尚用左手往下拂孔秀的手腕儿，孔秀的手往下一耷拉，老和尚的右手，照着孔秀的胸口窝上，“嘭——”就是一掌，孔秀应声而倒:“唔哟！打了我了！”一折身起来:“坑了吾了，害了吾了，打了吾了，我要你的命了，老和尚！”蹦起来，泰山压顶，双拳就打下来。老和尚右上一滑步，立左手一穿他的腕子，顺手牵羊一拉他，右手照着孔秀的后脊背“啪！”就一掌。孔秀在月台上来个狗吃屎，鼻子也抢了，嘴也抢了，嘴唇也肿起来了，很快牙花也破了，门牙也活动了:“唔呀，打了我了，我跟你完不了的。”说完，蹦起来双拳照着老和尚的胸口就是一下。老和尚转步一闪身，这右胳膊轱辘翻车一压，左手反背一掌，就在孔秀的脑门子上“啪！”俩小和尚乐了:“该！该！师父，狠劲打他，狠劲打他。”

“唔呀，师父。”这回小和尚一叫师父，孔秀也把师爷想起来了:“唔呀，师父哇，我成了烂酸梨了。”“孔秀，真来大胆！”张方、九龄一边一个，当中的海川转眼之间来到月台的南面，这个时候，孔秀蹿下来，捂着腮帮子，“唔呀，唔呀……”这通唔呀。张方过来:“哎，孔老爷。”“唉呀，我说张方啊，我明白

了。”“你明白什么?”“我叫老和尚打成这样，我师父为什么不过来，你嘛，一定给我说了坏话了。”张方很机灵，“孔老爷，你这话算对了，你把人家小和尚打成那样，人家小和尚不会武艺，你冒充人家小和尚的师祖，你要知道，小和尚的师祖姜老剑客爷也是师叔的师祖啊，你找你师爷的便宜，你还不该揍嘛?”“哟，我没想到这旮里，看起来我挨揍嘛，是一点也不多的。得了，好歹没有伤筋动骨，挨揍挨揍吧。”三个人站在月台下瞧着。海川一拔腰来到月台上，深施一礼:“高僧在上，末学后进，晚辈童林，大礼参拜!”秋禅借着星月的光华看着海川。小伙子往这儿一站，真跟一只小老虎一样。西风长老秋禅点了点头想：盛名之下无虚士。你是童林，是师兄尚道明，何道源的弟子，我们是一家子。无缘无故地带着人到我这儿搅闹我的西风寺，童林，你是什么么意思?你小小年纪对于本门的长辈就如此的无礼。西风长老秋禅有点怒；不管你是谁的徒弟，你是我们师兄弟的徒弟也不成，再说，前头的事我也不是没听说过，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你在我师兄亚然和尚那儿也折腾的够戗，你把我的师侄济慈、济源都给打了，这些事情老僧我也知道。于是，秋禅道:“噢！童侠客，免礼，免礼！老僧不敢当。童侠客，久闻你的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见缘在三生。请问，童侠客，无缘无故，寅夜之间，你来到贫僧我的西风寺，所因何故啊?”

海川一瞧就明白了，老和尚有点恼怒。海川赶紧一躬到地:“前辈，晚生童林有下情告禀。”“有话，请讲。”海川就由头至尾把自己的事情全都说了。“这一次跟七星山打赌，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得金牌，大人起程奔四川开仓放赈。听说这摆亭之人是高僧您老人家给介绍的，因此不揣冒昧前来请高僧驾赴耿家庄，您给我们写上一信，如果能够把摆亭之人请出，帮我

们破了七星山八宝转心亭。四川的百姓父老全都感谢您的好处，这是您的最大功德。高僧啊，您能不能把摆亭之人说出来？我们好请去。”

“弥陀佛！童侠客，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不错，七星山的七星八宝转心亭是老僧介绍人给摆的，但是，我跟七星山多少是个街坊，还有一些交情，出乎尔，反乎尔，解铃系铃，这就不是英雄所为吧！我即要把这摆亭人介绍给您，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如果那样一来，绿林道耻笑我西风长老秋禅，无始无终，作为朋友不能全信，这个老僧可不干。童侠客，你有能为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得金牌，保大人上四川，没有能为，我想阁下你就不应该答应这么重要的差事。你说我说得对吗？你要叫我老僧请这摆亭之人出来，鼎力协助你，老僧可不干！再说，你是惦着请我来，请我还派你的打手，把我两个孩子打成这样。你这幸亏是请我来了，你如果要是叫我来呢？八成把我两个孩子的腿都打折了。童侠客，难道说这也是交友之道，敬人之方吗？童侠客，这件事情老僧不管。”

秋禅说得这些话，海川明白，但不敢着急啊，一躬到地：“前辈，您老人家责备童林甚是。无奈，我童林出身草莽，被困王府，蒙王爷抬爱知遇之恩才有我今日的童林。想我童林是大清国的子民，受国家雨露之恩，当须涌泉答报。甭说我童林还有一技之长，就是我没有这一技之长，奉君之命也要保钦差奔四川，哪怕死在四川，乃是我海川的命该如此。食君禄，当报王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宾莫非王臣，我想我童林是这样，高僧也是一样。您也是大清国的子民哪，您也应该协助官府，铲灭奸佞，得金牌到四川放赈。如果高僧不管，得不了金牌，大人就不能起程，晚一天，四川省的父老就多死多少？高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高僧，怎么能因为一时

的气愤，您就不管，拒我童林于千里之外呢？相反的，我这弟子孔秀本没有能耐，他出的主意。我童林本是到这儿拜访您来的，他说把您诓出来，让我童林再跟您讲话。我想，让他去吧，诓出您来也好说话。他不听我嘱咐啊，他到月台上胡说！当您出来，我就应当过来，我知道您有气在心。我不过来，我让您把他打了，消消您的气。不想到高僧您还是盛气凌人！请问高僧，您画出一个道，我童林办到，您能把摆亭之人说出来吗？”老和尚一听笑道：“哈哈哈……，好！童侠客，你这是手一份，嘴一份那。好吧，老僧可以把摆亭之人说出来，只求一样，你我在月台上当场较量三合五式，你把老僧我赢了，老僧我就管。”“高僧，您是前辈，我赢不了您，您要把我赢了，您管不管？”喝！童林这年轻人是有两下子！“弥陀佛！我知道你是我师侄，你是我师兄尚道明、何道源的徒弟，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一旦叫我两位师兄知道，恐怕这事儿也不成。不管输赢胜负，一战之后，我一定把摆亭之人说出来。”“如此，童林遵命！”海川转到下垂手西面，脸冲着东，左脚一虚，右脚扎根，双手一合，抱腕当胸：“高僧，您请吧！”

老和尚秋禅往后一撤步，一捋颌下银髯，“弥陀佛，童侠客，请来进招。”海川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麒麟吐书，刷的一下，掌不离肋，肘不离胸，龙骧虎坐，右手掌就到了。秋禅也看得出来，海川一下手，掌挂一团风，内力甚足。他不敢疏神大意，上左一滑步，立右手一穿，他“啪”的一翻腕子，进步摔掌，奔海川的面门就打。海川滑右步，往右面，伸左手，立手一穿，往前一抢身，叫叶底藏花，奔和尚的软肋。秋禅左手坠肘沉肩，一支海川的胳膊，左脚扎根，右脚“刷”坐下腰去，就是一个扫堂，旋风一个样。海川一点月台长腰出去，一抱拳，合掌打问讯，彼此道请，当场动手，打在一处。

西风长老秋禅就为看看童林的能耐到底怎么样？三十岁的人，其貌不扬，为什么下江南能享这么大的名？只见海川把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盘龙掌施展开了，脚踩八门。喝！那还是真不错，大褂兜起风来，如同蝴蝶相仿。

西风长老点了点头，像我西风长老秋禅这个人物，三招五式，十招八招也赢不了人家，确受尚道明、何道源弟兄的亲传。听说当年四位师兄弟共同研究，最后，请出我三师叔张鸿均来，老人家把自己的精华揉进去，成了这一门八卦掌，这青年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可真够啊！海川跟人家秋禅一动手，海川也瞧得出来，要想把人家赢了，这也根本不可能。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猛然间，这山门洞里头有人念佛："阿弥陀佛！兄长，何人在月下与你动手？暂时住招。"海川撤身形出去，回头一瞧可就愣了，前边是个白胡子老头，白发苍苍，精神矍铄，面似银盆，白胡须，白小辫，顶全谢了，约有八十多岁，身上穿着银灰色的绸子长衫，腰里煞着绒绳，左肋下别着一个蓝绸子的长包袱，银灰色的中衣，寸底的福子履鞋。老头笑容可掬，捋着胡子，文绉绉的形神萧洒。就这老人的身后，喝！这人的个头就快把这山门洞给堵严了，比头里这个老头得高二尺多，前胸宽，背膀厚，虎背熊腰，好棒的身子骨！身上穿灰僧袍，掐黄口，腰里煞着骆驼绒绳。灰中衣，厚底的黄僧鞋，是个方丈。一脸大黑麻子，花绞的浓眉斜飞入天苍，吊着眉梢。脑门子左额角上搭拉着一条子有三四寸的黑肉，铁头皮，露着六块受戒的大香疤拉。手伸出来跟蒲扇一样，手指头都跟胡萝卜似的，一攥拳，拳头就像大铁锤子，五十多岁。

这是亲弟兄俩儿。陕西风翔府城南有座山叫金凤山，金凤山北十五里，有个村子叫北凤庄。金凤山南十五里，有个村子叫南凤庄，金凤山西十五里有个大镇店叫西凤庄，又叫四节

岭。在金凤山的正东十五里，有个大村子叫东凤庄。东凤庄西村口里路北住着一家大财主，就是前边这个老头，姓方名奎字伯林。娶妻刘氏，他的妻子刘氏就在东凤庄的东北十里地刘家村。小舅子就是方大爷的内弟，叫醉尉迟刘雄。方奎自幼儿好武。金凤山上头有座大庙叫玉皇观，是个老道庙。玉皇观的观主，三清教长教的道门门长复姓欧阳单字名修。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北宋年间有一位官居宰相，后称为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老先生是欧阳修。这位老人家是文班之首。欧阳修想做武艺里头的最高人物欧阳修，所以自己半路上改个名儿叫欧阳修。方奎从起小就拜在欧阳爷的门下，学习文武两科之技，教给方奎一双银装锏，十八趟锏法，艺是出众。方奎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又生下一个兄弟来，起名叫方杰，号伯生。没想到方杰六岁，父亲去世了，又出了天花，还抽风。这一来孩子可就够戗了，把本地有名的大夫都请来了，也不见轻。方奎夫妻两口子挺急。老太太倒不怎么着急，“你着什么急呀，你弟弟这样，谁也不乐意。他长这么大，你也不是不疼他。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听说南凤庄昝凤会瞧疑难症。你请他来一趟看看。”

“噢！我快去。”方奎骑上马，就奔了南凤庄。没走多大工夫，方杰抽起疯来了，哎呀！几个人都按不住他。抽着抽着风，没气了。老太太掉了眼泪，赶紧把王三爷叫来说：“老三哪，你们大爷在家，看见二爷这样，他非疼死不可。他已经死去，投爹投娘他来了一场不容易，但是他坑我，他是讨价鬼。我也不给棺材，你呀找一领炕席，把他一卷，拿绳一煞，你拿铁锹到东村口咱们那菜园子外头边上深深的刨坑，把你们二爷埋了吧。”醉鬼王三找了半领炕席，搁到上头一卷，把二爷方杰给卷起来，拿麻绳一系，左手一夹右手拿着把铁锹，嚓啦嚓啦，他就由家中出来一直往东，走到他们家的那个菜园子的篱

笆墙外头，刨个坑把方杰往坑里头一放，准备往里头铲土。正在这个时候，从村里出来两匹快马，前头是方奎，后头是昝凤。一出村口，方奎就大喊：“别埋！昝凤来了！”喊着，方奎也就赶到了。飞身下马，上前一抱，回家了。老太太和方大奶奶，婆媳正在屋里头哭呢，婆子丫环们也都掉泪。进来以后，老太太一瞧：“这怎么了。”“娘啊，老二还没断气呢。”马上给放到炕上，让昝凤给治疗。真是偏方气死名医，三付药下去一投黄，慢慢的缓过来了，可惜落了一脸的大麻子。过了几个月，到七岁了。方杰跟哥哥商量：“哥哥。”“干什么呢？”“我愿意出家。”“什么？”“我愿意出家。”“出什么家？”“我愿意到金凤山上去，你不是把我带着去过吗？师父不是说我挺好吗，我愿拜他为师，学点儿武艺，我要出家当老道。”“胡说！爹没有了，娘还健在。不通过娘，你要出家，出家要你干什么，要你将来娶妻生子继续我方门后代香烟往下传，作为我一个好帮手。你出了家，还剩下我一个人哪。”“我不愿意在家呆着，我瞧见什么都烦！只要我一出家，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我这么一烧香一念经，那我就全好了。”方奎不干，方杰就磨母亲，后来把母亲给磨烦了。当初出天花大难不死，他一定要出家，也不错嘛。老太太答应了。方奎到南凤庄跟昝凤商量：“你看他非要出家不成，把娘的心都说活了，当初出天花没死，也许他命犯孤独。”昝凤说：“他愿意出家，那把他给送到金凤山，送到欧阳师父那里。”这样商量好了，哥俩儿来到金凤山玉皇观，面见老剑客欧阳修。

行完礼之后，方奎道：“这孩子在家呆着，看见什么都烦。一定要找您，拜您为师，学武练艺，要出家。”老仙长看了看方杰，问：“你愿意出家？”“弟子愿意出家。”“我道门之中不收你。我有个侄子，大清国护国四大名剑姜达姜本初的弟子，在四川

天海庄天海庙，姓窦名叫窦瑞，他是皈依三宝的和尚，我想替他收你。武艺嘛，可以跟着师父我学。”这样，正式的磕头拜了师。给他起了个和尚的名字叫慧斌。又给窦瑞去信，没有多少日子，窦瑞来了。见到老人家行完礼：“您唤弟子有什么事？”“我给你收个师弟，僧袍都换好了，都剃度为僧了，就是还没有受戒，名字叫慧斌。慧斌哪过来，给你师兄磕头。”“哥哥，给您磕头。”七岁的小和尚，窦瑞看着挺好。接三两月由打四川到陕西来教给兄弟念经，一边教着经，一边练着艺。欧阳爷教慧斌，开始就教硬功，金钟罩、铁布衫、铁沙掌。这功夫完全都是硬功夫，不教给他小巧之艺。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就十年哪。慧斌到了十七岁了。哎哟！这个长像，身体强壮，大高个，宽肩膀，往这儿一站，就跟黑塔似的。

这一天，老剑客爷欧阳修派人把方奎找来。道：“僧道不能并峰，和尚老道怎么在一块儿住啊？我把这数百年清静古观送给他，你可以拿出一笔钱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归三宝管辖。改个名字叫古刹玉皇顶。你兄弟从打七岁出家，胎里素，这座庙三尺女子不准入内。初一、十五不开山门，很合乎你弟弟的性格。现在他本事已学出来了。方奎啊，你肯得花俩钱吗？”“弟子愿意。那么改和尚庙，您怎么办呢？”“我就归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我归我的下院。我把这庙给你兄弟。”“噢！那我谢谢师父。”一切嘱咐好了，也嘱咐慧斌，又派人写信让窦瑞也来。玉皇观改成玉皇顶，塑了神像，就让慧斌执掌。欧阳修飘然隐匿回广州。慧斌等师父走了以后，庙修好了，开了光。自己也招了几个小和尚，在庙里头一住。回到家中看了看母亲、嫂嫂，然后要俩钱，闯荡江湖。

光阴荏苒，转眼间就三年。方杰二十岁了，练得骨硬如

钢，浑身发僵，三年就创出一个号来，叫金鸡好斗双钢掌。慧斌高兴了，回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这么一撇嘴，有人可就说了:“慧斌师父，您的把式再好，您是半个把式匠。您瞧瞧，三尺高的墙头您上不去。小巧之艺您一点儿都不会，真成了一个武术家，您的内外两家具臻绝顶，那才叫英雄哪！您这叫什么呀?”慧斌一想，对呀！我得访名师去。或者再到广东找师父去。不行，师父当初既然不教，我白找。那我自己访！南七北六十三省，就这么一访名师，三年什么都没访着。哎，这怎么回事？嘿，窜高纵远的人有的是，可是碰上慧斌，他两下提了拐子给扔房上去了，人家怎么收你为徒啊？就无精打采的回来了。回到家中才知道母亲去世了，哎呀，自己到坟上哭了一场，就回庙了。

小和尚告诉慧斌说:“师父，您离山访师这三年，在咱们后山挡僧岭下，那里来个老比丘，打柴的，打猎的全都看见过，听说这老比丘不吃不喝在这儿住了三年，您说新鲜不新鲜。”慧斌一听,“什么老比丘啊？这我不信。可能是个高明的武术家，前来访我。好吧，等会我瞧瞧去。”吃完了晚饭，打发小僧人全去休息，慧斌一个人从东角门出来了，转到庙墙后面，可就往西北方向下来。快出山了，西北方向有座庙叫山神庙，山神庙的西边有一个大山坡，荒草丛生，一块石碑上三个大红字叫:挡僧岭。顺着挡僧岭过来，往西北岔道出山，那儿有一座下五门的黑龙观，观主叫黑龙道长韩玄教。下了挡僧岭，盘着山道往右手里头拐，拐来拐去，拐到挡僧岭下。只见疏疏落落的松林内，透出来两盏星光。慧斌不由得一阵发愣，仔细一看，唉呀，真在挡僧岭下，有这么一个山洞，山洞不大，果然山洞里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人。赤红脸，顶都谢没了。两道残眉斜飞入天苍，长眼睫眉呀，遮住了眼睛，长到了嘴唇下边来。鼻

如玉柱，唇似涂朱，一对元宝耳。慧斌和尚一瞧，唉呀，这一定是武林的前辈，风尘的侠隐前来帮我呀。他慢慢慢慢的往前来。这老头的眼睛很亮，跟那星光似的一闪一闪的。但是一见慧斌，这老头慢慢慢慢地把眼闭上了。慧斌紧行几步，来到且近，合掌打问讯，躬身施礼:“阿弥陀佛！老人家，是哪方的高人前来金凤山，贫僧慧斌拜见了。”老头却盘膝打坐把眼睛闭上了，慧斌说话跟没听见一样。

“阿弥陀佛！贫僧慧斌就居住在金凤山上，请问老人家上姓高名，仙乡何处？晚生慧斌拜见了。”连说三遍老头都没听见。慧斌就明白了，老人家见我，哪儿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相见了。您不是不说话吗，我慧斌有能耐，让您开口。想到这儿，就这硬山石头子地上就扑通一声跪下了。老头闭着眼睛不言语，慧斌在山洞外头跪着也不言语。本来这是头天的晚上，也就是二更天左右，慧斌这一下就跪到天光闪亮。慧斌跪那里纹丝不动。嘿！把老头给跪含乎了。老人微然一睁眼:“哎哟嗬！和尚，你什么时候来的？跪得工夫不小啦。”慧斌心说，老爷子还是您不行，我这一跪，就把您的话给跪出来了。和尚慧斌点点头:“弟子昨夜前来跪见老人家。我跪在这儿等着见你。”就见老头肩头一晃，“刷”的一下，由山洞里出来了:“和尚，起来吧！”“多谢老人家。”等慧斌站起来，老头抬头细看慧斌。慧斌一瞧，老爷子，你也就到我胯骨轴这儿，你太矮了呀！

“和尚，老夫在此隐居，与人无侮，与世无争，只望老死于户牖之下，埋没在山谷之间，终此一生，也就是了。和尚，您为什么到我这儿来？你有什么话说呀？”

慧斌扑通又跪下了，“老人家，弟子慧斌出家在金凤山上，先拜老师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神慈观观主，道门门长欧阳老剑客。我只学得是硬功，不会软功。为此下山访师三年，没

有成就。回山之后，听说老人家隐居于此，将近三年，因此弟子不揣冒昧，来到挡僧岭下拜见老人家。如果老人家不以弟子为朽木之材，弟子愿效子房圯桥纳履，杨立雪于程门，仰赡时雨之化，弟子当包再造隆恩哪。”慧斌这篇话说得十分婉转。老头听完了捻着胡子一阵大笑：“哈哈哈，噢！你叫慧斌哪。”“不错。”“你要学一学张子房圯桥纳履，拜我为师对不对呀？”“正是此意。”“好吧，今天天都快亮了，不用说了，你回你的庙，明天晚上，你白天养精蓄锐，晚上到山神庙去，自然有人在山神庙接待于你。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商量，我愿教你愿拜，那么咱们就是师徒。如果你愿意拜师我不愿意教或者我愿意教你不愿意学，这还有个学得了学不了，咱们另作别论。”“弟子谨遵老师之言。”

“好！你看谁？”这老头拿手往慧斌身后一指，慧斌和尚就往后一回头的工夫，再看老人家踪影不见了。蹬着树枝，捷似飞鸟，转眼走远。慧斌一瞧，身法之快，无与伦比，看来这位老人家定是武林的老前辈呀。“哈哈！”慧斌高兴了，站在这里，冲着西面挡僧岭的山根磕了个头，回庙去了。

推角门进去，直奔功房。自己练完功，回到禅堂，由小僧人侍俸着，白天休息吃饭。到晚上定更来天，打发小和尚全走了，然后一个人把角门就给开开，回身再把角门带上，一直往北来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东北墙角。可就往西，还是昨天晚上这条道，通往挡僧岭东西的山神庙。当然，山神庙也没有失修，里里外外还是干净的，就是没人住。

慧斌来到山神庙的东角门，“啪啪啪”一拍角门，时间不大，就听里头问：“谁呀？”慧斌一听，嗯？口音不对？挡僧岭遇见的老人口音是本地人，这回听里边说话呢，就靠北了，属于陕北人的口音。慧斌可答应道：“噢，弟子慧斌。”“噢，师弟

呀。”还没见面呢，里边就说话了。呱郎一声响，角门开开。慧斌一看，这个老头是细高挑的身材，身上穿着青长衫，腰里煞着绒绳。青中衣，五分底的青靴子。脸蛋也不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赤红脸，一脸的草纸眉儿的疙瘩，白眉毛大三角眼，黄眼珠子可特别的亮。小鼻子头，菱角口，一对锥把子耳朵，白剪子股的小辫，一字齐口大白胡子。嘿！老头是挺精神的，看出来是清真大爸。慧斌一想，既然人家老头管我叫师弟，那一定我得叫师兄了：“弥陀佛！师兄在上，小弟方杰慧斌大礼参拜。”“哈哈哈！……兄弟，起来，起来。师父让我在这儿等你呢，跟我来吧。”慧斌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二人一前一后，来至在正殿。这就是头层殿，东西有配殿。一进这层殿，慧斌知道，因为这庙属于慧斌管辖，他能不知道嘛。当中是个大肚弥陀佛，又叫欢喜佛呀，见人总是笑。海灯点着，外屋也有点儿亮。转过这大肚弥陀佛，就是护法神——韦陀。由打这后殿门出去，还有一个二层殿。海灯点着，屋里显得亮，五供蜡钎全份。靠这西面，好像拿木板钉起个扇间来。慧斌心说，这是那位办的，怎么跑我这庙里钉隔扇来了，要住人啊。果然挂着一个新的茶青色门帘。师兄一挑帘：“师弟，进来吧！”慧斌点头答应。迈步往里走，抬头一看，是要住人。垒了一个炕，有炕席，有几个棕团都在炕头上立着，单有一个棕团放在炕的正当中，老师就在棕团上坐着，跟出家人一样。慧斌躬身施礼，跪倒了磕头：“恩师在上，弟子方杰大礼参拜。”

老头把眼睛睁开了：“哈哈哈……，慧斌，你来啦。”“噢，弟子来啦。”“站在一旁，你给我磕头了，叫我一声老师，咱们现在还不定规，因为我不知道你练得了练不了。”“老师呀，弟子练得了。”“如果你要下得辛苦，我教什么你肯练，你听话，咱们回头再拜师。哈哈哈，慧斌，你练得了哇？”慧斌一想，干

嘛死死的问我这个练得了吗。“弟子练得了。”“那么好，叫你师哥带着你，咱们爷仨儿到后面。”老头一飘身从炕上下来了，爷仨儿一前一后由这屋里出来往北一拐，往东一点儿就是韦陀神，顺着韦陀神的前头往北，就推开了门。这是二层殿，北大殿内供着三世佛，东西配殿各三间，院里头收拾得十分干净，有点草也完全都拔净，有个小石头子也全捡走了，洒着清水，用土夯砸得很结实。慧斌心说，我自个儿的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拾掇了。特别在东配殿的廊檐下，放着一张竹床，竹床上有褥有枕头有被子，旁边还放着一个小木凳。慧斌想，这是干什么呢？再看西配殿的廊檐下一丈一二尺长、二丈三四的羊白毡，都是新赶的毡子，一共三张，戳在那里。慧斌一想，大热的天，这羊毛毡干什么使啊？慧斌再一看，中殿的后头，二层殿的西殿的南山墙后头，这有锅灶。底下夹着火，上头有一个新编的大盖帘盖着锅。锅里一定是水，哗……烧开了翻起来，顶着盖帘了，哐郎哐郎直晃悠。还有一个小锅，也夹着点儿火，好像里头熬得是粥。单有这么一个小碗架，也有碗也有筷子笼，还有咸菜丝，还有水缸什么的。慧斌只顾贪看，老头插话道:“慧斌，你真要练?”“练，弟子一定练。下山寻师三年未遇，弟子都不恢心。”“那么好！恐怕你练不了哇。”慧斌一想，您怎么又来了，我干什么练不了啊!“师父，不要担心，弟子练得了。”“哈哈哈，真练得了啊?”“练得了!”“那好，把煞腰的绒绳解下来，把僧袍脱了。”慧斌一想，一个师父一个传授，教我嘛，就得脱衣服。好吧，煞腰的绒绳解下来，师哥接过去，大僧袍脱了，师哥也过去给叠好了，往这个小木凳上一放。慧斌问:“师父，您看行了吗?”“不行啊，慧斌。”“啊，怎么还不行啊?”“对啦，哈哈哈，你还得把这个短僧袍，衬袍脱了。”“师父，您看行吗?”“这不行，真练，得脱个光膀脊梁。”慧

斌一想，嘿，这可新鲜！怎么练功还脱大光膀啊！唉，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好吧！把里头的衣服完全都脱了。慧斌的肉皮啊，跟煤球那么黑，一身的大麻子坑可不少呢。“师父，您看行了吗？”“嗯，上边行了，鞋袜子扒了。”哎，怎么还扒鞋袜子啊？只好把鞋袜子扒了。老头又说：“把裤子脱了。”慧斌一想，怎么练功还脱裤子啊？“师父，裤子脱了？”“嗯！让你脱你就脱。我问你来着，怕你练不了，你看怎么样？”慧斌一想，脱就脱吧，解腰带把裤子脱下来。“师父，您看这回成了吧。”“哎，成了我就不说话了，把你这裤叉也扒掉。”嘿！慧斌这大麻脸蛋子汗都下来了。慧斌一想，哎呀，这两个老头不是拿我慧斌开心吧？练功有脱光眼儿赤条条的吗？再看两位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须发斑白，正严厉色站到自己前头。唉，甭说二位老人家对我没有嬉笑之意。即便是有，我这个在人家眼前头，不亚如人家的儿女，甚至至于孙男弟女吗？我才二十多岁的人，人家两位老人家胡子都白了。问：“师父，让弟子把裤叉也脱了？”“对！这样才能练呢。”“好吧，弟子遵命！”咬了咬牙，狠了狠心，脱一大光眼儿。

老头上下一瞧：“慧斌哪！”“师父。”“这才象个练武的。”慧斌这个气，我长这么大，没听说过，光着屁股练武，那除非是练水性，练水拳成了。“好啦，你在这儿等会儿，事不宜迟，快准备。”就说了一声准备，人家爷俩儿动作很麻利，这快劲无法形容。就瞧师兄来到西配殿下，伸手把大白毡子拿来，往地下刷这么一铺，嘀！手法快极了。再看老头，一个健步蹿到锅台且近，把开水锅的盖子揭开，旁边有一个小水瓢，老头站在锅旁拿着小水瓢，舀起这水来，往白毡子上泼，刷刷刷一点儿不漏，匀极了，而且不往起溅水点，完全都泼在大白毡子上，越泼热气越大，忽……，就撞到硬架天棚上。头一张毡子泼满

了，师兄伸手把第二张毡子拿起来，跟这头一张的毡子错开，老接茬泼，刷刷刷，第二层毡子完全都泼满了。师兄一伸手，又把第三层毡子拿来错开，这可就更长了。接茬再泼。满满当当一锅热水，一点儿没剩，全都泼到毡子上了。热呀，临近了蒸得慌啊。老头过来一拉慧斌："慧斌，快着点，往上躺。"慧斌一听，怎么着，这是什么功夫？往热开水的毡子上躺。不错，自己有横练，但是我这横练是怕烫啊。"慧斌，趁热快躺，等会儿凉了躺上可就不管事啦。""弟子我往毡子上躺？""别废话，快往上躺。"老头一拽慧斌的胳膊往前一推，慧斌站在一头的边上，老头一推他，慧斌也豁出去了，一憋气，烫死我都躺。往下一躺，老头并食中二指，就在他腰眼上猛一点他，慧斌这么大的人，多大分量，蹬一下子就起来了。可了不得呀，等慧斌这么一躺的时候，就看这老头拿手一抓白毡子头，刷的一下，把慧斌裹到里头了。老头拿右脚隔着毡子啪的一蹬，"轱辘辘……，"整个毡子卷起来。老头儿两只脚不闲着，单脚一踢，"蹦蹦蹦"这个快呀，呼呼呼就在院子里滚开了，可不是吓唬你，每一脚下去，脚尖踢上毡子，热毡子往里这么一缩，就挨上慧斌的某一个穴道。可不是瞎踢那，踢的都是穴道，前后心全有，啪啪啪……呼呼呼……就在这院子里转上了。等毡子都凉下来，这才许可慧斌整个身子挨上这毡子筒。毡子停了，老爷儿俩一块儿过来，师兄把毡子一打开，哎呀，慧斌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是热气呛的，脸啊跟香灰一个色。这个时候可怕受风啊。爷俩儿一搭，就把慧斌搭到小床上，拿被子就把慧斌连头带脚全蒙严了。然后师兄把三张大毡子全立起来，卷好了放在西廊下。爷俩在这里瞧着，老半天的时间，慧斌才从被子里头哼哼出来了。慧斌这一哼哼，师兄把慧斌的被子撩开了，只见慧斌出了一身汗，感觉到浑身发软，没有力气："哎呀，师父，师兄。""慧斌，缓过来啦？"

"是。"慧斌心说，真是跟死了一样啊。这个师傅教功夫怎么这么教啊？确实我慧斌有恒心，立志练艺，不然的话，真受不了啊。毡子卷里热气满着，人往上一躺，多难受啊！"来吧，先把衣服穿上。"一样一样穿好，想站起来可费劲了！师哥在这么个工夫，大碗的小米粥，切的细咸菜丝，倒点儿明香油，端了上来。

"你喝粥吧！"慧斌早被折腾饿了，这通喝呀，一碗一碗接一碗，感觉到有点儿力气了。老头说："来吧，后边的事情你别管，咱们爷三个到前边去。"爷三个来到前边，挑帘笼进到屋里头。老头坐下，让慧斌也坐到炕沿上。"慧斌哪，今天不用说了，你先回去吧，明天在庙里休息一天，后天一天，大后天时间不可浪费，你晚上就来，听见了没有？""弟子听见啦。""你知道为师我刚才拿着热毡子烫你，为了什么？""弟子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欧阳修教你的都是硬功夫，七岁开始练艺，十年之久，骨硬如钢，你要打算学习小巧之艺，哎呀，你那骨头缝都死住了，你不活动，怎么练小巧之艺！腰没有，腿没有，小巧之艺根本无法练。我给你蒸了骨，拿热白毡子裹你用脚踢，这热气往里走。把你的骨节，穴道都给你踢活了，才能练小巧之艺，不然的话练不了。"慧斌这才明白："哎呀，我骨硬如钢确实不能练小巧之艺，不是师父这样通玄的本领，弟子根本练不了。""你明白了，就回去吧。"师哥给送出来，来到角门开开："师弟，多保重，咱们大后天见了。""师哥，你好好的替小弟侍奉老师吧。"

哥俩儿分手，慧斌半路上休息几次，才到前山，推角门进来，角门关好，来到自己的禅堂。慧斌脱了衣服躺下了。打学会了艺业那起，慧斌没有躺着睡过觉，现在不成了。第二天早晨，把几个小徒弟都吓坏了，怎么师父今天没有练功啊？进来

以后，慧斌在那儿坐着，小僧人们一看："哟，师父，您这脸怎么了？您昨晚上干什么去了？""噢，没干什么去，怎么了？"拿过一面镜子来："您照照。"慧斌一看，瓦灰色的脸，不象往天那么黑的发亮，"昨天我可能受了风了，感一点儿风寒，夜里觉得不合适。""您看是不是请大夫瞧一瞧。""我看这倒不必了，我是一个练武的，到时候练练功，发出点儿汗来，也就好了。""是！""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慧斌吃了点儿东西又躺下了。

一天就这么样过去了，第二天还是这样，就感觉到身上有力了。第三天的白天基本复原。到了晚上，督促着小和尚念完了经，打发着小和尚都睡了觉，就直奔山神庙了。师哥带着慧斌一直来到北殿，挑帘笼到屋里，借着灯光，老头在棕团上坐着呢。慧斌行礼："恩师，弟子参见。""慧斌哪，你还是真有恒心，就是前天晚上施展蒸骨之法，换个人他受不了。看起来人贵有恒，你应当坚持下去。也搭着咱们爷俩见面有缘，我看你年轻人不错，因此破例收下你。今后，凡是你喜欢练的，为师定要倾囊相赠。把供桌前头收拾好了，让慧斌正式拜师。"敢情人家爷俩儿都准备妥当，武圣人牌位桌上放好了，老头先行礼，跟着慧斌行礼。起来见过师哥，趴地上给师哥磕头之后，爷三儿打今天起可就用上功了，给慧斌盘腰屈腿站架子，教给他六十四个大气站桩法，慧斌外操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天不闪亮，不让慧斌回去，天一黑慧斌就到了。

练着练着，慧斌能窜能蹦了，可就让慧斌越墙进庙，那可就更有功夫了。哎呀，慧斌的功夫与日俱增。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就十多年哪！嚯！慧斌的这个能为可就了不得啦。"师父！""哎，慧斌。""您看您教给弟子这十三年的功夫，传授给弟子一条十三节鞭，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窜高纵远的本

领，各种小巧之艺。那么您说以前我跟欧阳师父练的这个硬功夫还回得来吗？”“什么事没有，只能对你有辅助。十三年，咱们爷俩再利用两年的工夫把你的硬功全部找回来，那么也就差不离了。从这天起，一边练着小巧的功夫，一边练着硬功。前后十五年，慧斌三十八岁。嚯！这身功夫可就了不得了。

这一天晚上，慧斌见着师父，行完礼往旁边一站："师父，今天晚上咱们爷俩练什么功哪？”“慧斌哪，你追随师父十五年，为师敢说，我把身上的能为十分之四、五全都教给你了。为师本应当继续教你，孩子，我说出来你可别难过呀。”“师父，怎么啦？您为什么不教弟子了？”“孩子，为师明夜子时，就要撒手西归，离却尘寰，我该死了，明晚半夜我就要死去，我没法教你了。”慧斌一听，哎呀！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心翻船。“师父，弟子真没想到，指望师父把弟子传授出来以后，把老人家您请到金凤山庙中，让孩儿我好好侍奉恩师三年五载，让您老人家娱乐晚年，没想到大限来临，师父啊……”慧斌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流，老人家一摆手："慧斌哪！不必如此。为师死后，你只要恪守僧门之规，武林之戒，行端履正，在江湖路上享有大名，你就算报答为师的恩德。人生百年也有一个死，悲伤无意。慧斌，我告诉你一点事儿。”“您说吧，师父。”“明天一清早，你亲自下山，带一点银两，买一口大一点儿的棺材，你放上一根长绳，拿着两把铁锹，明天晚上二鼓，早了你可别来，到二更天你再来，不要哭泣，使死了的人心乱不安。只要为师我一咽气，让你师哥帮助你把为师盛殓起来，远抬深埋，上面也不要立什么痕迹，立个桩子吧，种棵树吧，都不要，死了就完。你记住了没有？”“弟子，完全谨记心下。”“孩子，今天功夫就不练了，你回去吧。”说完把眼睛闭上了。慧斌不走哇，“师父，您怎么让弟子走啊，我就在您的跟前，多

奉陪您一会儿。”师哥过来了:“师弟呀，师父怎么说还是怎么办吧，你回去吧。师父说的你完全都照办，明天二更天你把棺材带来，需要的东西也带来。”“唉，好!”又给师父磕了个头，慧斌掉着眼泪走了。回到庙中，可睡不了觉，连功夫都练不下去，辗转反侧坐卧不宁，一直耗到天光大亮。有心赶山神庙观看，可无奈师父不让，自己也不敢。带着钱下山了。到镇店，买了一口四、五、六、大放样的棺材。那棺材可不轻啊，小起码得有个几百斤。慧斌给了钱，棺材铺掌柜的说:“给您找辆车拉回去吧。”慧斌摇摇头说:“不用。”就一伸手一挟棺材。嘿!跟挟个小孩似的，就这样的回庙了。

慧斌一白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过去，一直到了天黑，盼到二更天，挟着棺材可就来到山神庙。哥俩儿一头一个，搭进了角门，放在了前殿的台阶下，然后把绳子、铁锹取下来，棺材盖好，角门关上。

“师兄，师父在么?”“在呢。”“许可小弟进去吗?”“哈哈哈，你来了怎么能不进去瞧瞧师父呢，随愚兄前来。”哥俩一块往里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抬头，“啊!”可吓坏了，土炕上四个棕团，连师父在内，坐着四位老人，有僧有道有俗，并不是一位。慧斌心里纳闷，这都是什么时候请来的呀?看师父坐在正中的上首最尊贵的地方，那慧斌就明白了。在老人家的右肩下，也就是第二位，棕团以上坐着一位老和尚，赤红脸，明显显的光头，露着九块受了戒的香疤。慧斌看了看这个和尚，再瞧瞧师父，老人家耷拉着眼皮，闭目吸气养神，还是一身蓝粗布，依然故我。唉!看着师父不觉得悲从中来。再看看老恩师的左肩下，是一位出家的道长。这位道长爷是个矮个，身上穿着杏黄色道袍，配宝剑。黄中衣，寸五的粉底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面似三秋古月。金簪别顶，背插着绳刷。再

看和尚的右肩下，棕团上坐着一个俗家，也跟师父的个头儿差不离，五短的身材，瘦小枯干，不大点的小辫垂于脑后。四字海口，一对元宝耳，山羊胡子黄焦焦，蓝粗布大褂，煞着绒绳，这位老人坐在那就瞧着厉害呀。

慧斌躬身施礼，跪倒了磕头:“恩师在上，弟子方杰大礼参拜。”趴地下磕头。老师把眼睛睁开了，微抬眼帘，眼神还是那么足。“慧斌，你来啦?”“是! 弟子谨尊恩师之命。来到庙中侍奉恩师。”“慧斌哪，在场的僧道俗，你可认识?”“恩师，弟子一位不识。”“那么着好，我就告诉告诉你。”一指和尚:“慧斌你记住了，他是你的二师叔，他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姓姜名达字本初，江湖人称碧目金睛佛。”“哎哟!”慧斌一听，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十五年来不但听见师父经常说，师哥也经常提呀。其实这位就是四大名剑的二爷，姜二爷不是个和尚，姜二爷开始有媳妇，有个儿子有儿媳妇，儿子死后生下一个孙子，孙子又生下了重孙。为什么出家当了和尚? 就因为自己的儿子让人家给打死了，老头一恶心。他原来叫碧目金睛客姜达姜本初，后来才改了碧目金睛佛。

慧斌赶紧跪倒磕头:“二叔在上，侄男慧斌大礼参拜。”“弥陀佛!”姜二爷眼睛一撩，绿眼珠放光，“弥陀佛，听你师父说起你来，刻苦用功，是一位好徒弟。我门户将来发扬光大全靠你了。”“谢谢二师叔的夸奖。”“起来，起来，起来。慧斌哪，你看这位道长你认识吗?”“弟子不认得。”“这是你的三师叔，家住在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身为观主，姓张名叫张鸿钧，江湖人称太极八卦庶士，排行在三，这是我的三师弟。”

“哎哟，弥陀佛! 弟子早就久仰三师叔的名子了，侄男慧斌参拜。”“无量佛! 起来吧，你师父说你很用功，功夫也很好，功夫虽好也不成，得有才有德，将来发扬光大门户全靠你

等这样的。”“三师叔夸奖，弟子谨记三师叔的教训。”“起来，起来，起来，”老头一指边上一位老头，“你认得吗？”“弟子不认得。”“他家住在山东莱州府城东南三十五里地董家铺，是为师的四师弟，你的四师叔，姓董名瑞，江湖人称珍珠佛，上前见过。”慧斌过来了赶紧磕头：“四师叔在上，侄男方杰参拜。”“哈哈哈……”老头一乐把眼睛睁开了，黄眼珠子亚赛明灯一般，射在慧斌的脸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师父提起你总是夸，今日一见你倒也不错，孩儿，四师叔可老了，走到街上你可先叫一声，不然的话，我可瞧不见你。”慧斌一瞧，二师叔，三师叔都很慈善，唯有这四师叔可凶得很，怎么见面瞧着害怕呀。您看，从这儿慧斌就怕上四爷董瑞了。老人家又用手点指：“慧斌哪，我教了你十五年了，为师的名姓你可知道？”慧斌扑通跪下了，十五年，耳鬓撕磨，恩师以绝技相传，总想问问恩师的名姓，可无奈，老师不言，弟子不敢动问。“老师，离别在际，您老人家还不告诉告诉弟子您老人家的名姓嘛？”老人家一托银髯，笑道：“哈哈哈，我么？好，我告诉你。”

第七十一回 童海川月下会三侠 骆驼岭智诓赵小乔

上回书说到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慧斌山神庙学艺，最后问师父的名字，老人家一阵大笑："哈哈哈。慧斌,我与你是近邻,凤翔府西门里姓董名乾字化一、人称镇古侠和你一起伴读十五载,陪伴着你读书习武十五年的师兄你知道吗?""弟子,唉！我跟师兄这么多年在一块儿,我不好意思问。""告诉你,他家住在陕西延安府东门里姓胡名叫胡林,这是我的大徒弟,本门本户他最大,他叫飞天金精鼠。他有一手绝活,就是缩骨法。只要脑袋过去了,这人就过去了,就这能耐。耗子本身就没骨头,鼠天骨嘛！有个缝隙就钻得进去。"慧斌趴地下给师兄磕头。老人家董化一问慧斌："慧斌哪，你的能为是很不错了。为师死后，你师哥和你的三位师叔经常来到金凤山看望于你。""我谢谢师兄,谢谢三位师叔。""门户中的五戒为师不愿多说,希望你谨遵五戒门规,在江湖路上行端履正。你呀,做一个好武林弟子。如果你是一个和尚,你要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犯了门规五戒,你三位师叔都可以来到金凤山要你的顶上人头,六阳魁首!"

慧斌这么一听,哎哟,我说我师父把三位师叔请来干什么?这是给我请来的刽子手啊。将来我好好的不用说了,如果不能够恪守门规就宰我！嗨！师父您可真有出手的。

姜二爷念佛："弥陀佛！慧斌哪,你师父的话你听见了吗?""弟子听见了。""那好极了,谨记你恩师的铭言。"董老剑客招手："慧斌哪,进前来。""是!"慧斌往地下一跪,就势老人家一伸手,撩

自己的蓝布衫,“哗啷啷”拿出一条家伙来,慧斌一看,嚯! 这是什么东西呀? 通体雪白,“刷”地冒宝光,十一节,头里是个六寸五的铁鞭穗,浑铁的,就跟那小甜瓜脑袋似的。黄绢线的穗子包着,使的时候铁鞭穗就露出来。后头是铁鞭把,两边是八宝灯疙瘩,当中有黄带子勒着把,黄挽手,黄色灯笼穗儿,这十一节都有透眼,穿着鹿筋绳,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都有算盘疙瘩挡着,三个算盘疙瘩上头有三个钢环儿, 一摇哗啷啷的响。“慧斌哪,我教给你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那是为师我的绝艺。你瞧见这条鞭你喜欢吗?”“师父,弟子当然喜欢。”“噢,告诉你,这条鞭连穗儿带把共有十三节,叫墨鱼骨鞭。此鞭难得啊,在你师祖身上佩带多年,出师的时候,为师我喜欢,我从你师祖手上要过来,在我的身旁佩带也已多年。今天咱们爷俩临别再即。我就把十三节墨鱼骨鞭相赠与你,以示纪念。”慧斌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师父,天不暇年,您老人家先弟子而去, 使弟子痛不欲生,这是您老人家心爱的东西,弟子我怎能有心要您的鞭!”“孩子,不必如此,宝鞭虽好,也是身外之物。你让为师把此物带走,那么此宝就不能出世了。你拿这条鞭带在身上,时时刻刻都像为师身在左右,那不好嘛?”“是。”趴地下磕头。老人家把这拾三节墨鱼骨鞭叠好了往前一递,慧斌伸手一托,老头把鞭又拿了回来。慧斌一想,师父怎么又舍不得了。“慧斌哪,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上中下走三盘,只要你将来勤习勤练,南七北六十三省,只要使鞭的得让你过去,你是第一条鞭。倒不是说你这条鞭就无人能敌了,只是在你这一辈子,在你这个时代里的把式匠,你算第一条鞭。可有一样、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你要认为你的功夫尽善尽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谁也瞧不起,功夫日见消退,你可记住了。广东龙门县青龙街东口有个药铺叫八卦堂,八卦堂药铺掌柜的姓王名唤十古,有个外号叫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这个人算为

少林寺入室弟子,此人幼年三入嵩山少林寺,大殿的匾后头巧得人骨宝鞭,老方丈一圆僧普静和尚有意成全王十古，后阁佛楼放好了天罡鞭图，暗示于他。他在后阁佛楼得天罡鞭三十六路活把鞭的鞭图，拿到自己的家中无师自通，按图习练。这个人能为高强，艺业出众，教朋友血心热胆。南七北六十三省，群侠之首。将来你见着这个人，这个人才是你的劲敌呀。”

“恩师之言，弟子谨记就是了。”“好吧，你把鞭带上吧。”慧斌这才把十三节墨鱼骨鞭接过来围在身上。

“你们爷儿个还有事吗?”问了几遍，没有谁答话。老人家董化一点点头:“得了，让我一个人好好的在屋里呆会儿吧。”爷儿几个没有一个说话的。耗来耗去，耗到交了子时，就看老人家脸色一变，从鼻子眼里头“刷”出来两道长鼻涕，都过了嘴唇，往下一低头，敢情老人家去世了。慧斌不敢哭哇。姜二爷托着老头的这个鼻涕头，慢慢地又给老头托到鼻子眼里去。姜二爷赶快派人把棺材盖打开,“慧斌哪，咱们爷俩拿着铁锹走，咱们刨坑去。现在先给你师父入了殓。”有几个人把老头搭出来，给老剑客爷入了殓，棺材盖也盖上，不打楔子，不钉钉，单摆浮搁。姜二爷带着慧斌，老爷儿俩拿着铁锹去了，深深的刨了一个大坑。刨好了，铁锹放到那儿。然后爷儿俩回来，一看这儿，念经的念经，祭奠的祭奠，爷儿俩也到棺材头里，念完了经，然后告诉慧斌,“慧斌哪，把棺材挟起来，走吧。”慧斌总认为师父的尸体在里头，分量要重一些。等慧斌挟起棺材来，他有了感觉；嗯，怎么里边没分量啊？怎么把我师父盛殓起来，我挟着，还跟空棺材一样。慧斌满腹狐疑，又不敢说师兄咱们把棺材打开瞧瞧。慧斌挟着棺材来到坟地，放到旁边，拿绳子把它套住了，爷几个四吊角，把棺材慢慢放下去，稳好了以后，调正了，立刻把老师掩埋了。埋得很结实，不留痕

迹。时间一长，您找都找不着。

爷几个都回来了，来到山神庙内。姜二爷说："慧斌哪，你师父跟你说的话，刚才我可都嘱咐你了，你要牢牢切记。看得出来你师父就拿你做了衣钵传人，将来为我们的门户发扬光大。你要身染下流，玷污门户，坏了门规五戒，那时可休要怪你师叔们没有叔侄之情。"慧斌一听，您这叫多余，我一个出家的和尚，有什么犯门规的地方哪，我干嘛去呀，我既不图名也不贪利。"师叔，您们放心吧。""要是那样，好啦！我们可都得回家了。""哎呀，三位师叔，办完了事情，我想请三位师叔在庙里头住上几天，再走不迟。""不行！你我后会有期吧。"姜二爷，张三爷，董四爷全走了。慧斌挽留不住。又问胡林："哥哥，跟小弟到前山吧！"胡林摇了摇头："兄弟，师父把我找来，从收下你算起十五年有余啦，哥哥我也有个家呀，我也得回去看看去。"慧斌知道胡林是回回大爸，"唉，师哥，我怎么说呢？小弟我给您道谢吧。"老头一摆手："用不着！师弟呀，咱两个耳鬓撕磨一块儿十五年了，师父临死之际为什么要把三位师叔请来，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欧阳修为什么只教你硬功不教你软功，师父为什么又费那么大力气教你软功，承全于你。哥哥我疼爱你，但是这里头的事情也很多，希望你好自为之。""师哥，您放心，我明白。""好！今后一定要谨守门规。三位师叔此番前来就听咱们师父一句话：要好好的保护你。这好好的保护你里头也有你将来享大名的一面，可也有约束你的一面。""哥哥，您放心吧，兄弟我全知道。"说完，胡林飘然而去了。

慧斌到了东凤庄，面见哥哥把事情一提。天下第一杰方奎很高兴："兄弟呀，你的机缘太好了，一个练武的哪有你这样的福分哪？能遇见两位名师。"看了看十三节墨鱼骨鞭："价值连城啊，但鍾棍之将不可力敌""师父都教给我了，我要辞别兄长，

闯荡闯荡。”方大爷答应。慧斌一走三年之久，落出个外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回到金凤山，立起杆子来广收挑李。转眼间就十几年。慧斌三十八岁出师，四十一岁回山，到现在五十四岁，他哥哥方伯林八十一岁。

最近有点儿不痛快的事情，很让慧斌心里别扭，为这个就跟哥哥提了。方奎直劝道:“我劝你你不听，我也知道你这个人倔强。咱们到两界岭西凤寺看看你师哥秋禅去。让你师哥替你出个主意。应当怎么办?”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高僧慧斌点了点头:“哥哥，我也不是想不开，不过，这件事情您两头为难。那头么是您哥哥，这头是兄弟我，一般远。好吧，咱们到西凤寺跟我师哥西凤长老秋禅商量此事。”军刃带好了，老哥俩打庙里头起身形。直奔两界岭西凤寺。顺着山道可就来到西凤寺的门口，山门洞开着嘴。哟！大月亮地里一瞧，那月台上有人动手，师哥西凤长老秋禅大僧袍撩起来会斗一个年轻的壮士，看这个人出手不俗。慧斌也看出来了，这是本门本户之人。月台下头还有几个年轻人站着观阵。

“哥哥，咱们看看去。”方奎这才高声喝喊:“高僧啊！月下与何人动手?”海川纵身形出去，双手一合看住门户，大和尚秋禅也往后一撤步，合掌打问讯，张方、九龄，孔秀这些大可看真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笑容可掬，十分忠厚。后头这个大麻脸和尚，面门上这条子肉扑噜噜乱颤凶极了！

海川一瞧，哟，这都是谁呀？老哥俩一拔腰上月台了。秋禅长老跟方奎哥俩见面。慧斌和方奎都给秋禅长老行礼。秋禅伸手相搀:“起来，起来，你们哥俩怎么这么闲在呀?”“噢！我们哥俩儿到这儿瞧瞧您来，很长时间没有来。想师哥您了。这个年轻人是谁？您怎么跟他们打上了?”

“咳！我给你介绍介绍。童侠客你请过来，这位是陕西凤

翔府东凤庄的庄主，三清教长教的道门门长欧阳修，欧阳老剑客爷的嫡传弟子，天下第一杰方奎方伯林。这位是我的师弟，姓方名杰字伯生，出家的名字叫慧斌，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他们是亲哥俩。”

童林一听，哎呀！本门本户啊，急忙抢步进身躬身施礼道:“高僧，晚生童林拜见。“童海川这人就这样好，不自大。慧斌就这样不好，十分自大。慧斌知道：童林是我三师叔的师孙，江西卧虎山老观主尚道明，何道源的弟子，我的师侄。彼此行礼，各道寒暄。才细问经过，西风长老秋禅都说了。方奎一听，道:“哈哈哈，童侠客。你们哪儿有这么请人的！你是请人家西凤长老秋禅介绍摆亭人，按理说你是官人，这是公事。可有一样，你们是恳求人家来的，哪能到这儿把人家徒弟打了。”

海川到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来。说:“方老前辈，您说得对，这是我弟子的一时无知。事情已经过去，我给高僧赔了礼，无奈高僧不乐意，非要动手一战不可。所以我跟高僧勉强的奉陪奉陪，并不是要分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

方奎听了:“很好！童侠客，你小小年纪奉师命兴一家武术，武功一定有独到之处。听说你在北高峰献艺贺号，得了镇八方这么大的一个美称。我八十一岁了才得了一个天下第一杰，我跟你比差得远，刚方高僧跟您动手，我瞧了半天。一时的技痒难挠，我也斗胆打算请教请教童侠客。咱们也是点到为止，谁胜谁负本无关。童侠客你看可以吗?”海川一想，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我在人家金针道长韩景和眼前说下了朗言话，我请不来秋禅长老，那怎么算呢。“老前辈，您是前辈，弟子是末学后进，既然如此，我愿奉陪，不到之处请多多原谅！”“哈哈哈……童侠客，你太客气了。这么办吧，你

们爷几个都往后。”慧斌，秋禅这些人都往后退。张方可为海川担心哪。这仨行吗？您瞧这大铁塔，麻和尚一定厉害，他哥哥也不含糊。

月亮地下边。天下第一杰方奎方伯林往前一抢身，左手一个引手，上左步跟右步，脚踏中宫，右掌反过来往前一抢身，叫进步撩阴掌，海川就势上身双手不动。左脚扎根，右腿抬起来，拿脚后跟一挂人家方奎的右臂，唉！踢、弹、扫、挂。方奎往回一拽手的时候，海川往下一落右腿，双拳走双风贯耳，对准方奎的左右太阳穴就来了。方奎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右脚一个坐腰扫堂。海川脚下一点，长腰起来，双方彼此看住门户，当场道请，打在一处。虽然说不是仇杀，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当着这么多人，谁来个屁股墩，来个趔趄也不大好看哪。都是各自用心。海川八卦绵丝盘龙掌施展开来，脚踩八门，招随身进，掌法神出鬼没。方奎一瞧，人家童林小小的年纪有这么好的武功，可真是不得了哇！自己不往里进招，只好封闭躲闪，看管定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耐战三合。

慧斌见哥哥赢不了童林，迈步往前来：“啊哈，童侠客武术高强，内功充沛，青年有为，兄长绝非敌手，请哥哥暂时退过一旁，待小弟会一会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方奎趁这机会虚点一招纵身形出去。海川往后一撤步。方奎一抢拳：“童侠客，现有舍弟方伯生打算跟你讨教讨教。”张方也瞧得出来，我叔父别跟人家动手，就冲这块头，跟人家一比就比下去了。慧斌往这儿一站，跟半截大黑塔一样，海川就显得单薄多了。“高僧，您请哪！”“弥陀佛！”海川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海川的麒麟吐珠，右手就到了。慧斌一看海川的掌到了，这可不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更不是铁背罗汉法禅

僧，也不是九月九重阳会的铁面伽兰佛济源。这是大和尚慧斌哪！慧斌一立右手，伸了没动地方，拿右胳膊就这么往外一封海川的右臂。哎哟！海川就感觉到和尚慧斌胳膊骨硬如钢，就跟这大钢棍子一样。海川心说，可糟了，我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我非栽到慧斌的手里不可。海川没进去招，把右胳膊又退回来了。和尚慧斌就势一反腕子，拿右手掌心向上，手指头冲前，就往海川胸前一戳，刷的一下就到了。海川也知道封不住他，上右滑步一躲。和尚慧斌一反腕，右手掌冲下，左手掌往前一出遛，奔海川的两肩头就打来了，正搭在海川的肩颈穴上，海川只能童子拜佛，双手一合往外一分。慧斌两只手往回下一带，嘭！正把海川两只手的手腕给攥住了。慧斌还没使劲呢，海川的身上就觉得不得力，如果慧斌这个时候双手一抖，金鸡抖铃，手腕子一颤劲，海川就得来个大跟头，非摔倒不成。但是慧斌没有，这是谁的徒弟？谈笑清居无机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的徒弟，这是我师哥的徒弟，师侄啊。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我们可是一家人哪。我要把童林抖个跟头。童林后半生在武林之中就闯不出去了，那你这门武术还闯什么呢？我不能自残骨肉，把我哥哥的徒弟给打了。再说回来了，我真把童林给打了，尚道明、何道源还不找我来呀，我惹不起呀，咱别找麻烦。慧斌想到这儿，他就轻轻地一松，往后一撤步，“弥陀佛？承让、承让。”海川知道慧斌捧自己，脸一红，一抱拳：“高僧，我输了！”慧斌：“哈哈哈！胜负未分，何得为输？”“唉呀，高僧哪，您也是前辈，承让于我，童林感恩不浅。高僧，咱们今天的事情算完了吗？万总归一，我还得恳求西凤长老秋禅长辈，把这摆亭之人说出来呀。”慧斌对秋禅道：“师哥，咱们不如帮帮海川的忙，师哥我说这话你可别不爱听，您给七星山介绍摆亭之人，您贪人家什么了，给他摆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海川是官人，拦阻大人不能起程，本身也有过。不如啊，您将功补过，把摆亭之人说出来。”秋禅长老也乐意，说：“这么办吧，咱们爷儿几个都回禅堂吧。”海川过来叫孔秀给两个小和尚赔礼道歉，安慰安慰青龙白虎法如法来两个小和尚，然后秋禅也安慰安慰孔秀。孔秀心说，不要安慰了，反正把我给揍成了烂酸梨，咱们叫两够本了。这才一同来到后院禅堂。西凤长老秋禅把事情全说出来了，“摆亭子是山西寿阳县袁家屯百灵先生袁化摆的。在咱们江湖绿林道所有的消息埋伏上，他这儿算一门。这是南阳卧龙庄诸葛化老先生的弟子。这样吧，袁家屯离姜家屯相隔二里半地，老人家跟袁化关系最好，我写一封信，回去之后，海川你们爷几个研究研究，派人赶奔姜家屯把信交给老剑客爷，交给我的恩师，然后由我恩师出头，让袁化来，袁化准得来。你们要直接请恐怕不好办。”马上把这封信写得了。海川装好信告辞出来。带着张方，九龄，孔秀爷四个往回走。来到耿家庄越墙而过，赶奔大厅。来到大厅外。金针道长韩景和跟受气的儿媳妇一样，坐在那低着头，一声不言语。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跟他翻儿了：“你没事乐什么？我兄弟说扛，扛就扛，你这一乐不要紧，他准是上西凤寺，直到现在不回来，他要有点错，碰倒了他一根汗毛，韩老道唉，我让你老杂毛给立旗杆。”连石爷、洪爷、司马良爷几个一个劲的在旁边说好话。司马良说：“大爷大爷，得啦，我师父上西凤寺，也不见得有危险。”“好孩子，这老杂毛不地道。”哎哟，司徒朗这顿骂呀。耿文耿武怎么劝也不成，海川一挑帘进来了。

“哈哈哈……，”韩景和说，“您瞧见没有，可来啦！您先查查童侠客爷身上汗毛，有倒了的没有。”海川挨次见礼，“哥哥，您干嘛哪？”“你老不回来，我不放心哪，我要跟老杂毛算账

哪!”“哈哈，放心! 那么和尚来了吗?”“来了。”“在哪儿呢?”海川一指怀里,“我给扛来，我给揣来啦。”

海川就把西凤寺月下会三侠的事情都提了，原来八宝转心亭乃是百灵先生袁化摆的亭子，离着姜家屯只是二里半地，咱们只要见着老剑客爷姜达姜本初，把信交给他老人家，这事就算成了。”爷儿个坐下来研究这件事。信既然有了，咱们派谁去? 海川那意思就得自己去，显得庄重。张方一摆手说;“您不能去，您是掌舵的人。现在公馆这儿一堆儿，耿家庄这么一推儿，这七星山还有一堆儿。师弟王环到现在还不知道下落呢。咱们这么办得了，我去。我也是随行卫员哪。”“方儿啊，你去是成，一个人不大好。”“唔呀，要是随行卫员得去嘛，我看，弟子可以前往吧。”海川想了一下,“孔秀去吧。”大家伙一瞧，就他们俩人就成了。因为良儿刚好，九龄在这儿侍候他。

孔秀和张方哥俩儿去。海川一伸手把信拿出来要交给张方。往前刚一递，孔秀伸手接过来:“师父，把信给弟子吾吧。”海川一想，得啦，我做师父的处处贬低徒弟也不像话。“孔秀，信你拿着是可以，但是，随时随地要跟张方商量，得让你张方师弟点了头，不然的话，事情不好办。”“这个可以，弟子吾知道。怎么样，师弟咱们走吧。”孔秀把信藏好了，两个人带好银两路费，各把军刃带着，离开了耿家，就奔寿阳县姜家屯下来。

这天天黑了，来到寿阳县地界。他们是由西往东，满天的星斗。突然间前头发现了一条白线，快如电掣风驰“刷”在大树林儿的西边往北了。“嘿! 孔老爷，你看那是什么?”“混帐东西，这一定是狐仙老爷爷。”“什么狐仙老爷爷?”“那不是嘛，为什么驾着风啊，走得这么快呀。”“追!”两人一前一后，脚底攒劲，沙沙沙……可就往正北追去了。等走到大片树林的北头，

把这道白线给追没了。小哥俩一瞧啊，北面是个大村子，就在这村子的南头，有大片的庙宇。并排好几个大门。这就是二爷姜达姜本初他们家。又是庙又是住家，孙男弟女一大帮，全这儿住。“哟！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大庙。”“胡说！你看看这大庙有匾额吗？这庙叫什么啊？这是住家。”“混帐东西，你们家的房子跟大庙一样吗？五脊六兽的房子吗?这是庙宇嘛！”“不管怎么说，这白线是不是进了这家儿啦?”“唔呀，吾看是的。”“那么，我们就上去看看。”两个人一拔腰，可就上了房，各处窥探，哪一个院里头全都是黑黑的，唯有往里第三道院的正厅，嚯！可显着灯光很亮。小哥俩上了南房，奔了中房，扒中脊往大厅内瞧，银灯招展，八仙桌上头搁着一个棋盘，经纬纵横，有两人在那里下棋呢，黑白两子可落下来不少了。上垂首座一位大个的老和尚，右手在棋子的盆里头抓这棋子，哗楞哗楞的响。对过是个俗家，也就在六十挂零，花白胡子可就是白的多，黑的少了。神形潇洒，跟一位神仙似的。也聚精会神的看棋。张方、孔秀这两人都是棋迷，张方的师父欧阳爷下好棋。洪利洪炳南跟欧阳爷在一块儿，经常下棋。张方伺候棋局，所以，日久天长，熏陶渐染，他也乐意看。孔秀他师父，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跟罗汉铁臂禅师普照，南侠司马空都是爱下棋的主。从小时孔秀也伺候下棋。孔秀一飘身从墙上下来，慢慢往前走，来到北房上台阶一挑帘进来，他站在和尚身背后，瞧上下棋了。他也瞧入了神。张方这个气，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啊？你跑屋里看下棋的去。张方一飘身也下来，也上台阶挑帘笼进来，站在这位俗家老先生的身背后探着脖子瞧下棋。这工夫可不小了，没走几招棋，这俗家人不下了。“老师，拿棋罩子给他罩起来吧，我看您明天上我那儿下去，咱们明天记一记也就成了。这盘棋没完。”“弥陀佛！哈哈哈……不错。”“那弟子

我可就跟您告假了，明天我在家中竭诚恭候也就是了，咱们爷俩还要继续下这盘棋。”“可以啊，我们记的住。”这位站起来往外走，老和尚送。张方，孔秀跟着一块往外送，送到大门口那人出去往东走了。老和尚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们俩，老和尚进来，他们俩也进来了。关上大门一直奔客厅，挑帘栊进来，老和尚一回头这俩人还没走呢。“你两个奴才，大胆。”“唔哟，老爷子，我们俩个人胆是不小的，跑您府上这旮里来看下棋的。”“胡说，你二人另有使命，你们俩人不是到这里来请百灵先生袁化来了吗。”张方一听，说：“是啊。”“那么见到袁化你们俩人怎么不献书信呢?”孔秀说：”我不晓的呀。请问您老人家是谁呀?”“贪僧就是姜达啊。”“老剑客爷，我们哥俩给您磕头啦。”张方、孔秀重新见礼，“老爷子，我把事情给耽误了，我现在是后悔的。”“噢，后悔？哈哈，早有人给我送信了。”

原来西方长老秋禅写了信，在西凤寺童海川他们几个不是拿着信走了吗？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高僧慧斌跟天下第一杰方奎老哥仨坐下来，叫小和尚告诉厨房，挑开炉灶，准备点素斋素菜和酒，老哥仨喝酒谈心。秋禅问：“你们哥俩怎么这么闲哉?”方奎叹了一口气：“唉，大师父，二弟方杰在家里头遇到了一点事。”就把事情的经过跟西凤长老秋禅谈了。那么什么事情，您往后听，现在不能提。西凤长老秋禅可劝了劝慧斌，然后就把海川的事情跟他们哥俩提了提，慧斌想了想：“唉，师哥啊，救人救到家，帮人帮到底，您就写一封信还不成，百灵先生袁化这个人，是个读书人，绝不是三天请两天叫一提溜就来，我看您明天派人打听打听，到底派什么人到姜家屯我叔那里去请袁化。必须请我二叔，求老爷子帮帮忙，这事才能好办。话又说回来了，您是个出家人，虽说七星山是您的近山，近邻，您也不能拿过来就给他们介绍这个，现在七星山的人拿

着七星八宝转心亭阻挡住年钦差了。您本身就有罪，赶紧把这事情办完了，比什么都强。"慧斌和尚说话很明白，赶轮到他自己他也不明白。秋禅一想对，到了时候老三位休息，小和尚给他们俩安排住处。老早的西凤长老秋禅一个人就奔耿家庄了，村口外头，连溜弯带看着点，果然张方孔秀两个人奔寿阳县姜家屯走了。秋禅一想，怎么派这么两个人哪。秋禅和尚赶紧回来，来到西凤寺，面见方家弟兄把这事情一提。慧斌一想不成，"师兄啊，这么庄重的事就派两个孩子去，不管两个孩子在这公馆担任什么职务，被人家袁先生看不起。您那多辛苦，到寿阳县去一趟吧。"这么着，西凤长老秋禅走的急，脚底下攒劲，那可就比他们俩快多了。再说是轻车熟路经常来，来到姜家屯就把事情跟老师提了。"您说打发俩孩子来，这可不大好啊。""这两个孩子什么样?"秋禅把张方跟孔秀的长相都说了。看意思他们到不了天黑就来到姜家屯。"你甭管了，你回去吧。"西凤长老秋禅才告辞走了。老剑客爷姜达吃完了中午饭，亲自到袁家屯，啪啪一叫门，底下人出来把门开了。"哎吆，老剑客爷，我们给您行礼了。"二爷姜达口诵佛号:"弥陀佛，免礼、免礼，你家员外爷在吗?""在，您老请进。"袁化一见，赶紧过来行礼:"哎哟，老师，您怎么有工夫来，您快进来吧。""袁先生，贫僧闷得慌，你把家里的事情稍微归置归置，咱俩一块上我那去。沏好了茶，贫僧请你下一盘。"敢情爷俩经常在一块下棋，但是袁化绝对不是对手。袁化说:"好吧。"请和尚进来，把家里头的事情归置归置，爷俩一同来到姜宅。等来到姜二爷家时，沏上茶爷俩可就下上棋了。这盘棋下得时间长啊。老半天。天都黑下来。姜老剑客爷中间出去瞧过一次。远远的看见这两个孩子溜溜达达的来了，二爷姜达晃动身形，奇快无比，远远一瞧才象一条白线，把他们引到这里来。老人家翻墙而

过，来到屋中接茬跟袁化下棋。对张方、孔秀说:“哎，既然让你们俩请人，你们俩人必然认识，一瞧袁化在这里，赶紧进来一行礼，书信掏出来，我在旁边一说，这事不就妥当了吗。好，你们俩人进来看上了歪脖子棋了，这叫什么事呀！我认为你们俩人认识袁先生呢。”“哪认的呀，我叔父童林让我们俩人来请，我们俩人就感觉到，在大人那里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也不该派我们俩人来，可是我叔父童林离不开。老爷子，这事您说怎么办?”姜老剑客爷想了一想，“你二人过来。”如此这般一说。孔秀笑道:“哟！老爷子，您这主意真不错！老人家呀，吾谢谢您了。”孔秀趴地下给姜老剑客爷磕头。接着，给他们俩人准备点吃的。吃完了打发俩人睡觉。第二天起得早，梳洗已毕，爷仨在北屋吃了点素点心，然后老爷仨收拾好了一切。“把信带好。”这回孔秀不拿着了?“唔呀，张方，把这信给你吧，我是不能办事的，我是不在饭桶以上的也不在饭桶以下的人物，我是正在饭桶上啊，”张方接过掖起来。爷仨溜溜达达来到袁家屯。二里多地，稍微一走就到。长街一条，东村路北，老剑客姜达上去叭叭叫门，底下人把门开开。“哟!，老爷子你来了。”又看了看张方孔秀，“老僧，到这里来看袁先生。”“我们俩人昨天晚上有约会，今天还要接茬下棋。”“您随我来吧。”袁化一见，“老师，弟子未曾远迎，请老人家千万千万恕罪。”“弥陀佛，起来，起来。”也不给张方、孔秀指引。袁化一瞧，这俩位昨晚上就到姜老剑客爷的家里头，怎么今个又上我这儿来了。问:“噢，这是您的书童啊?”“啊，是我的书童。”张方一想，得了，嗨！我跟孔秀又降级了，当了书童。张方一看人家院里栽种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院里头干净极了，真是隐士居住的地方，一点声音也没有。进了客厅迎面的架几案八仙桌两旁有椅子，啊，墙上挂着不少的画，很够意思。老二位坐下了，马

上让底下人把茶泡好。姜老剑客一笑:“袁先生，咱们还接茬下那盘棋啊?”姜老剑客爷使白棋，袁化使黑棋，接茬下上了。哈，这盘棋开始姜老剑客爷就受制了，最后下完，百灵先生袁化赢了。“弥陀佛，老僧输了。”乐的袁化手舞足蹈。“唉呀老师呀，四十年来弟子我跟您下棋，没胜过你，这可是头一次。”“哈哈，你的棋长了，咱们再下一盘。”结果二人把棋子分开，接茬又摆上，摆着摆着姜二爷又输了。“哟，老师，您又输了。”“啊，袁先生，您的棋长了，再下一盘。”下着下着，没有三招五式，姜老剑客爷又输了，连输三盘，还要下，袁化不下了。“老师，我看出您这棋来了，您不正经跟我下呀，要是这样下棋，下一百盘我也长不了。老师，您还是用心跟我下，您这是教我能为。”姜老剑客爷把棋子一推，“袁先生，还别说下棋一道，天文地理诸子百家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文武两科，内外两家，可不是老僧我说句大话，你还差的多呢。”姜二爷长这么大，永远虚性若谷，没跟谁说过一句大话，想不到今天跟袁化说了大话，甭说下棋你不成，那样你也不成。百灵先生袁化听完愣了半天:“唉，老师呀，我从起小认识你，自从跟您成了朋友以后，我总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老师是武林之中的前辈，真是的，内外两家，文武两科您是无一不好，无一不精，我总拿您做我的榜样，拿您做我的老师。但是多年来，弟子也知道远远的不如老师，可是老师从来没跟弟子说过这样的大话。”“唉，哈哈哈……，袁先生，我说的不是大话，我说的是实话，袁先生你说，你哪样比我强，你拿出来我看看，你没有啊!”哎吆，可把袁化的火给激起来了:“好吧，老师，我拿出点东西您瞧瞧。”他转身形，挑帘拢奔里间屋，姜二爷坐这里也不语。张方孔秀把棋盘棋子收起来，往案头一放，棋盘也归置起来，八仙桌上什么都没有。老半天工夫，百灵先生袁化拿出一

个东西来，“老师，您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学生我亲手所作，呕心沥血描绘的，您瞧瞧。”姜二爷接过来一瞧。什么样啊，就好象八月十五中秋节吃的个团圆月饼一样，足有二尺见圆，但是一劈八瓣，就这么一角，上头有各种的颜色。写的蝇头小楷。姜二爷看完了：“袁先生。”“老师。”“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不是个完整的东西，让贫僧得窥全貌，哎，如果胜似老僧，老僧赔礼。”“那好吧，”袁化一赌气，又进屋了，不是姜二爷今天跟袁化说这么大的话，伤了袁化的心，袁化不会往外拿。又拿出一块来，挨着放到桌上；“您看看。”“哈哈……，老僧看不懂，无头无尾，就这么两块，你让我瞧什么呢。”“好，我再给你拿一块去。”又拿一块对上了，还不成，拿着拿着，拿出四块正一半。“袁先生，你真要让老僧折服，你把另外一半也拿出来，老僧看看。”“好吧您哪。”袁化可气坏了，心说，您什么时候也疼爱我，拿我当弟子，拿我当朋友，我什么时候也敬重你，我拿您当师父，怎么今天跟我说这么大的话，再说连输三盘棋也不象话呀。一赌气全给您拿出来。四块摆上，整整一个大圆的。“您看看吧，”姜达心里说，袁化，你这个人聪明绝顶，就我贫僧姜达这两句说，你就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全图拿出来。就是到时请你，你不去，有这图，稍微懂得消息埋伏也能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袁化看了半天，还以为姜二爷要把亭图递给自己，没有。姜二爷一伸手揣起来了。“嗳，老师，您怎么给我拿起来了。”“哈哈哈，袁先生，拿起来。”一指张方：“把信拿出来。”张方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了，道：“袁先生，我是钦差大人公馆的随行卫员姓张名字叫张方，有个外号叫病太岁。袁先生，请您看看信吧。”袁化把信拿过来，一瞧西风长老秋禅，托师父转请袁先生，来趟耿家，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帮助破了。因为当初我请您给摆的时候，这是朋友之交。没想到段氏弟兄

拿这七星八宝转心亭，藏了金牌，跟官府为仇作对。看完了，袁化道:“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你要问哪，是这么回事，当初秋禅介绍你摆亭的时候，贫僧我就跟他说过，你别以为这个地方你是向着袁先生，让袁先生展展材。实际上错了，一旦七星山拿着这个东西，窝藏一些物件，与官府为仇，不但你有罪，袁先生本身也有罪，你看怎么样，袁先生，你跟着俩孩子去一趟吧。”“您让弟子去,何必有西风长老秋禅师兄的信呢，您说一声弟子我就去呀。”“哈哈，那好啊。”“可有一样，打昨天您就忙活，您忙活什么呀，”“唉！是这么回事。”把西风寺月下会三侠的事都说了。“我怕你不去。”“是您让弟子我去，我怎么能不去呢，相反的，去，我害怕呀。”“袁先生你害什么怕呀?”“唉！老师呀，有这么一句话，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愿意得罪一个小人。象段氏弟兄他们都是绿林道的贼呀，我要帮着童卫员大人，帮着众位一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就把他们给得罪了。我得罪童海川童侠客没关系，您派人请我来，我不去，童侠客不会加害于我。相反的我要得罪了段氏弟兄，段氏弟兄可就要害我呀，你也知道，晚生家中有八旬老母，儿孙满堂，一大帮人，也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我得罪了绿林道，我袁化防不胜防，您看，为这个我也有点害怕。”二爷姜达一摆手，“你错了，解铃系铃，你应当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破坏。不要紧，如果段氏兄弟有一天要打算害你，老僧自然要管，你记住了，他们要把你害死，我也给你报仇。有我呢！”“要是那样，那么什么时候走?”“袁先生，您收拾收拾马上就走，时间有限，再说大人是到四川放赈去，走不了多着急。”“那好吧。”把家务事归置归置，到里面禀明了母亲。老太太没说什么:“好吧，完了事就回来，免得为娘惦记。”袁化又跟自己的老伴交待清楚了，袁化把链子镢带好，随着张方孔秀姜老剑客爷，一块

来到姜家。告辞姜本初,这才奔太原府。天都快黑了，他们三位来到耿家庄。在村口上远远的瞧见有不少的人呀，银面仙猿铁背昆仑老侠石金声，海川，金头寿星洪勋，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郎，金针道长韩景和还有司马良，夏九龄全都在这里。等百灵先生袁化到了，大家嗯啦啦过来，挨次的见礼，各道寒暄。耿文、耿武一躬到地。”袁先生是咱太原府管辖地面的人物，不要在这里讲话，有什么话咱们到家中再说吧。”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灯也就点上来。袁化擦脸喝茶休息。海川这才抱拳拱手把事情全提了。“没有别的，袁先生拨冗至此，使童某感激不尽。当然，这也是西凤长老秋禅前辈的脸面，也是大家伙的脸面。袁先生，您既然来了，怎么样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就是这些人，请您分派。”百灵先生袁化点了点头。“童侠客，我们都是慕名的朋友，一见如故，我也不客气，七星八宝转心亭并不难破，在下到山里伸手就破，但是他七星山后山，紧挨两界山岭这个地方非常隐敝，有一条暗路，这条暗路叫骆驼岭，这个地方原先没人把着，现在有人把着。七星山两家寨主把洞庭湖的老寨主父子爷俩请来，带着四百名长箭手在骆驼岭驻扎。他这个长箭手十分厉害，硬弓硬箭。老寨主叫多头太岁赵远峰，少寨主叫癞头太岁赵小乔。爷俩每人一条镇铁虎笔三节棍。这四百名长箭手最凶，如果我们一但去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段氏弟兄一定知道消息，他们要让赵家父子带四百名长箭手，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团团围住，说真的，我们在亭子里很是危险。我们应当先派人把骆驼岭赵家父子给抓住，把他这四百名长箭手给他赶散，这样咱们才能破亭免去后顾之忧。现在咱们兵分两路，一部分要破亭，一部分要到骆驼岭把这父子治住。您看，童卫员你们爷几个瞧瞧谁去合适呢。”旁边有人答言，“袁先生，老朽不才，愿效犬马之劳。”百灵先生袁化一

看，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郎。“噢，如果司徒老义士爷去，那当然就没什么问题。”海川也说：“哥哥，这么大的事情您一个人去，我们也不放心哪，要不您带两个孩子去吧。”司徒郎一听也好，“我带谁去呢？”“唔呀，师大爷，侄男一定要跟老人家一同前往，我是吃不了亏的。”“大爷，我也跟着您去。”嗨！老头司徒朗一瞧，是病太岁张方跟蛮子孔秀。说：“你们两孩子这么老远把袁先生请来也没休息。又接茬跟我干这个去，多辛苦哇。”“您这是哪的话呀，为国还能说什么辛苦不辛苦啊！咱们要是把七星八宝转心亭一破，金牌得了，爷们，我们一点也不累。”“要是那样，我们先走了。”老义士司徒郎把五行轮的包袱提起来，张方、孔秀也把军刃带好了。爷仨可就打耿家庄出来，一直来到卧虎湾下，顺着两界岭七星山当中，爷仨可就奔了骆驼岭。这地方十分幽避，非常险恶，快到啦，孔秀又冒坏。“唔呀，师大爷。”“哎，孩儿。”“赵远峰、赵小乔这两个坏东西吗，我是晓得的。”“你怎么知道？”：“老爷子，您不记得九月九重阳会吗？当然您没去您不知道，事情您听说过，双猛闹重阳，铁扇寺山下在蜜峰岭前，管辖头道山口的就是这两个混蛋王八羔子，叫我们的傻师弟虎儿小子甘虎把这父子爷俩揍个不亦乐乎。想不到他们又跑到这旯里搅闹。其实赵远峰、赵小乔当初叫甘虎给打了，您不记得这茬了吗？他们没有脸再上山里去，这爷俩带着四百名长箭手暗含着撤了。因为人家请他们到铁善寺是为了要害童林、侯振远，没想到把黄风鬼给射死了，而且还叫甘虎给打了，不认字的；蒙不认字的。父子俩一害臊回洞庭湖去了。刚到洞庭湖段氏弟兄的请帖就来了。爷俩又带着四百名长箭手奔山西。段氏弟兄让他们爷俩带着长箭手把守骆驼岭。一旦七星八宝转心亭失了势，你们爷俩带领四百名长箭手包围七星八宝转心亭，不准走漏一个。当然，这四百名长

箭手愿意在这里，在洞庭湖自己的寨内每月发薪发不了多少，一两八钱银子，有时候就给几吊钱，可是要跟着他们在七星山，人家多给钱，所以都愿意在这里。”孔秀到现在把事情都说出来了，“这两个混账东西吗，我们都认识他，但是他们俩十分厉害，您不如派一个人去，把赵远峰、赵小乔诓出来。”张方一听，这小子怎又奔我下手啦。老头司徒郎明白。坏孩子，让我支使张方去，我偏不支使，“孔秀。”“唔呀大爷。”“好啊，既然把他诓出来合适，你去吧，我在这准备拿人。”孔秀一听，“大爷知道侄男我是没有本领的饭桶，”“你没有本领这是自然，可有一样，你诓还诓不下来吗?”孔秀一想，我又搬砖砸自己的脚了，只好说:“好，侄男遵命。”一伸手把摇山洞小刀拿出来。这摇山洞有尖没刃，是挖人家墙偷资用的。说着一抬左脚就在自己的眼前头搬起个朝天凳来，右手拿起摇山洞的小刀，“噌噌噌”，还背背刀呢。然后一抱拳:“师大爷，您就在这旯里站着等候拿贼吧。我马上把贼给诓下来。”喝，孔秀就提着摇山洞奔骆驼岭的山口了。刚到山口，由树林里噌噌窜出好几个人来:“干什么的，站住。”“唔呀，众位兄弟辛苦了。””你干什么的?”“我吗，我要找你们少寨主，哎，癞头太岁赵小乔。”“噢，你找我们少寨主，你是哪的，你姓什么?”“吾嘛，吾是从洞庭湖咱们家乡来的呀。”“噢，从家乡来，你到这找我们少寨主有什么事呀?”“这个吗，吾找他吗，一定是有事情，没有事情吾也不找他，既然找他就有事情。”“废话，问你有什么事，你说!”“唉，吾找他吗，吾是跟他要帐来的。”孔秀没词儿啊。“找他要帐，你是干什么的?”“吾嘛，吾在洞庭湖嘛，是卖豆腐的。”“卖豆腐，你卖豆腐找我们少寨主干什么?”“他短我的豆腐账啊。”“嗨!”这兵丁险一些乐出来?”“朋友，你贵姓啊?”“我姓孔。”“孔掌柜的，打洞庭湖来到山西，千里迢迢，你要账你要的出路费钱来吗？我

们少寨主短你豆腐钱，那能短多少？吃豆腐能吃多少?”“不对的，要是三两二两银子吗，我不会来的，数目字实在太大。不来吗，豆腐铺子就要关张了，我这本钱都倒不过来了。”“那么短你多少钱哪。”“哎，一个大数。”“十两?”“十两银子不够路费。”“难道说还一百两，吃豆腐能短你一百两银子吗?”“一百两是少一点啊，报告众位，真是不多不少，整整的一千两。”

第七十二回 骆驼岭巧得赤金牌 碧霞僧行道黄土坡

上回书说到骆驼岭孔秀智诓赵小乔，他说自己来找赵小乔要豆腐账，兵丁听了心里纳闷，我们少掌柜的怎么这么能吃豆腐啊 一短一千两。说:“你候着啊。”说完，兵丁顺着山道噔噔噔往上跑，一直赶奔骆驼岭大寨。赵远峰跟赵小乔带领一部分小头目都在北大厅坐着呢。赵远峰责备赵小乔。原来他自从来到七星山之后，人家段氏弟兄按月发饷，总要多给些银子；这笔银子由赵小乔来领，赵小乔这个人有点财黑，银子领下来之后，他不给所有的兵丁发钱。所有找老寨主反映情况的刺头，他全给发了钱，老实巴交的他不给。他在这里时间一长，认识了七星山的一些人，便往外放阎王账。你借我银子，什么时候归还，多大利钱，赶到了时候老压着走，这拨饷银下来，我放出去，那拨收回来。时间一长，人家兵丁都有怨言。这一有怨言，慢慢地就吹到老寨主多头太岁赵远峰的耳朵里。赵远峰老头还挺细心，暗含着一调查，除了刺头说赵小乔好，老实的兵丁都有意见。赵远峰把一部分头目找到大厅里，把赵小乔找来训斥:“你这孩子怎么办这个，眼前这四百名兵丁都是咱们的乡亲，每个人都撇家舍业，离乡背井，跟随你我父子来到山西，他们不为多挣几个钱，他们为什么来!？你总克扣饷银，万一人心离散，他们一开小差，把咱们爷俩就搁在这啦。”赵小乔一听，心说坏了，这谁给我捅了。“爹，哪有这事，咱们总是一手来一手去，公平合理，一手托两家。我在前山领了银子来，回

到后寨马上就发饷，从来没扣过。”“你呀，嘴强牙硬！不是一个人跟我提到，我也调查过，我也到前山查了，明明有这个事，你还不承认，你还气我！”“爹呀，这又算什么！”“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带着人都是自已的乡亲，远亲近邻全有，你不发人家钱你还说这个，你不在乎难道说他们也不在乎吗？”

这个时候，兵丁跑进来了，单腿打扦，“报告，启禀老寨主，山下来人找少寨主。”“你看，山下来人，咱们在这住的时间并不长，没有什么朋友，谁找你？”“我不知道呀！他说从洞庭湖来，是卖豆腐的，跟您要豆腐钱来了。”赵远峰听了大怒：“小乔啊小乔，你真把为父气死！你吃人家豆腐，当时就应当给人钱！人家小本经营，你不给人家钱，这叫什么事呀！”赵小乔一听，哪有这事？克扣军饷是有的，可我短过谁的豆腐钱？“简直胡说！我短谁豆腐钱！”“孔掌柜的豆腐钱。”“孔掌柜的孟掌柜的，我不认得他！”“你看，你吃人豆腐不给钱，叫人家记账，到现在人家老远要来了，你还说你不短，你这就不对！”“唉，爹，我真不短呀。再说我短豆腐钱我能短几个钱。”赵远峰一想，对呀，难道人家大老远的就为要这三吊两吊钱吗？“到底短多少钱呢？”“启禀老寨主，我也问了，他说短一千两银子。”“啊，冤家，你真不学好。背着为父，你胡作非为，豆腐钱还能短这么多？你一定在外头吃喝嫖赌，你把钱都花亏了。”“爹！我哪有这事啊！”气得他怪叫如雷。伸手就把三节棍抄起来，顺着骆驼岭跑下去了，转眼之间来到山口。“小子，你是卖豆腐掌柜的？”孔秀一瞧，赵小乔啊赵小乔，我就晓得你是赖账的，你还拉着三节棍，我这旮里也有军刃的。孔秀也把摇山洞的小刀抽出来，“好小子，你赖账，老子要你人命。”赵小乔“哗楞楞”一抖三节棍就过来了，孔秀撒腿就跑，“我是豆腐坊的

伙计，我们老掌柜的在那旮里呢！你短与不短，欠于不欠，你跟我们老掌柜的去说！”又向不远处的司徒郎喊道，“我说掌柜的，你快过来吧！我把短咱豆腐钱的人喊来了。”司徒郎一见把赵小乔诓出来了，忙把包袱打开，“嚓楞楞”一分五行轮，飞身形过来，“小子，豆腐钱不给，你还要赖账，亮家伙打人，天底下还有好人走的道吗？老太爷我要你的狗命。”“啊，你是哪里开豆腐坊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开豆腐坊，有这事吗：”司徒朗一瞪眼，“短钱不还你还要盘问我？我宰你。”赵小乔大怒，“哗楞楞”一抖三节棍，插花盖顶对准司徒朗顶梁就打。司徒朗上左一滑步，跟右步，立轮一点他的腕子，左手轮奔他的脚面。赵小乔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司徒朗左脚扎根，抬右脚里合一腿，啪，一脚就把赵小乔踹出一溜滚去。“捆。”张方，孔秀俩人过来，掐了绒绳，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把赵小乔就给捆了。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您哪。”“九尾宗彝世界妙手老大爷我叫司徒朗。把你拿住，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取金牌，我们是得金牌来的。”刚说到这里，就瞧北面树林里出来一个人。“弥陀佛！老人家，你要得金牌吗，金牌在此。”顺着树林里头出来个大和尚。左手托着黄澄澄的金牌，星斗之光一照，刷刷的冒亮。爷仨一瞧这和尚有点意思。大高的个，宽肩膀，肚大腰圆，短脖挺，太阳穴有点瘪，但是大腮帮大嘴叉，真跟蛤蟆一样，身上穿灰僧袍，圆领扩袖，煞绒绳配戒刀。往脸上观瞧，脸色发绿，两道花角的眉毛，一双怪目圆翻，那真是绿眼珠，大秤砣的鼻子，火盆嘴，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牙，明显显露着三块授戒的香疤。左手托金牌，道：“弥陀佛，老人家，你要问贫僧，家住在井陉大道娘子关核桃园关帝庙的庙中，贫僧叫水底金蟾碧霞僧。”这个和尚看岁数，也得有六十挂点零。其实水底金蟾碧霞僧跟司徒郎他

们是师兄弟。当初核桃园关帝庙的方丈，就是前回书上北京城亮镖会咱们提到的生铁牛扑鹿的老师，大战燕普的宝镜禅师青云长老，就因为青云长老收了这个徒弟把核桃园的关帝庙给了他，老和尚才回到长安，到长安关帝庙去当主持。碧霞和尚跟师父学了十几年，他这个人的功夫也挺硬棒的，但是有一样，都学的是硬功。有一年水底金蟾碧霞僧跟人打听，他要练鹰爪力，但没有找到老师。有人告诉他，就跟他开玩笑，你练抓大肚坛子，一边一个，里面装上铁沙子，每天没事，这两只手抠住坛子口，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空坛子抓熟了，觉得手指头上用点力就掉不下来，拿这空坛子不算什么了，就抓把铁沙子放在坛子里，提着到那头，到那头之后，再抓上两把。你走他三月，老这样继续，日久天长你这鹰爪力的功夫就有了。把这坛子里头的沙子你装满了，你还随便提着走，运用自如，你手上的鹰爪力的功夫就练出来。水底金蟾碧霞僧还真这么办。真是的，铁梁磨成针，功到自然成。五年的光景，吃饱了没事，就抓坛子，他这手上的劲头可就太大了。夏天，自己在这里依然抓坛子，快到半夜，好象葡萄架上有人说话。“碧霞！”水底金蟾碧霞一抬头，叭嚓，吓得把两个坛子扔在地下，全碎了。里面的沙子都流出来。“我说，你这是哪位啊？”葡萄架上人说：“站住，听我说，你练鹰爪力呢？”“对，我练鹰爪力呢。”“哈哈，你这么练练不出来。”“那么要怎么练呀？”“我告诉你。你呀，买一张全牛皮，你拿着这张牛皮到皮作坊里头，让他给拉出整条三分宽的皮条来。然后把他截成十段，每一段你没事就系死扣，系一个系两都系成大圆疙瘩，系好了之后，你买他十斤鱼鳔。”“买那玩艺干什么？”“把它熬开了之后，把这十根皮条疙瘩放到鱼鳔锅里，让鱼鳔给它粘了，然后把它阴干起来，等这鱼鳔把这牛皮疙瘩都晾干了，就用十个手指头，耐下

心来把疙瘩解开，连续把这十个疙瘩全解开，你的鹰爪力的功夫自然就成了。”“嗳，我听您的，您是哪位呀?”他往葡萄架外头走。突然间，就看葡萄架上面腾一下掉来一个圆球，甩出去几丈远，落在花丛之中，踪影不见。跟着，就买了一张全牛皮，买了好几斤鱼鳔。然后就把它熬上，把十个牛皮疙瘩都搁在锅里头。拿铁筷子扒拉着，让这鱼鳔都钻到牛皮疙瘩里面去。然后一个一个捞出来，找个不见太阳的地方就阴干上了。将近四个月，鱼鳔就干了。拿起来一瞧，跟铁的一样。没法抠哇。他可耐心啦，就这样地解开就费了十年光景。全解完了，他也觉出手指头有劲了，可惜也作废了。十个手指头都跟大胡萝卜一样，掰不开缝了。这怎么办呢？我找师父打听打听有治没治！于是就奔昌黎县青云山青云寺。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走到直隶山西两交界地方，天到已四分时，和尚有点饿，见有个大镇甸，村口上有个饭摊。嚯！人还真是不少，好几个长条桌，基本上都满着呢，单有一个桌好象好一点。和尚就找个地方坐下来，要饼要面要菜。吃完了，准备出发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在和尚的旁边有人说话。一听声儿挺细，挺婉转，好象是姑娘说话，“掌柜的给我们算算账。”碧霞这么一瞧，看这意思是主仆二人。里手一个外手一个坐对脸，说话的小男孩解开包袱放在桌上。碧霞僧一瞧，包袱皮里头全是钱，大部分都是金子，银子很少。唉呀！这两个小男孩没出过门，这叫露白呀！青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大庭广众之下一露白你有钱就能招来图财害命，给你自已招来杀身之祸。碧霞和尚这里正瞧呢，就听旁边好象有点响动声。啊，在这主仆二人旁边不远的地方，也坐着一个男孩在那里吃饭，长得也很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一身蓝，煞着绒绳，薄底靴子，肋下配着刀，两只贼眼直勾勾地盯上这两男孩子。嗨！这还有错吗，这主仆招来横祸

飞灾，我和尚焉能不管？果然，旁边这小孩也赶紧算账，给了钱，在后头跟着主仆二人出来，一直往前。走出十几里路，天也就黑下来。前头有个村叫德福镇，一进德福镇的村口，路南有座店，这店叫双和老店。前头主仆进了店。后头的这个年轻人也进店。碧霞僧挑着担也进店了。一看这主仆就住在正院的北房，那个年轻的就住在跨院，他告诉伙计要住在南房。来到屋里头，把两个筐摞在一块。嗨！碧霞僧为什么单单要住在南房。因为主仆住在北房。晚上休息吹了灯，在北面的窗户上捅个大窟窿，坐在那里顺着窗户眼往北房看，不是看的真切吗。老和尚果然把戒刀佩好，就在北窗户前头一坐，嗵，就捅了一个窟窿，和尚一瞧，啊，满天的星斗，微风阵阵，夜静更深，凡是店客全都睡了。正瞧呢，嗯，就瞧见从东院刷的一下，过来一条黑影，和尚纳闷，这是谁呀？说象白天那个年轻的，可有一样，怎么是个女子呀。一张瓜籽脸，一身夜行衣，斜插柳背着钢刀，身形苗条，两只小脚。蹬在房脊上，沙沙沙，身轻似燕由东院过来。又一瞧北房，灯没吹呢，主仆正坐在那说着话呢。不过这个女贼，那确实是目不转睛，不往别处瞧，瞪着眼就隔看横眉子往里瞧。和尚蔫蔫的站起来，把屋门开了，一转身出来，他蹲在墙根房檐下观看。这时候，女的一飘身下来，脚扎实地一点声音没有。上台阶她用左手一问，按刀把顶碰簧，把刀拉出来，用这刀尖拨这门插棍，转眼之间把这两道门插棍完全都拨开。蹲下来，一手拿刀一只手托这门，轻轻地就把门托开了。她一闪身，跃门坎就进了屋。碧霞僧一个箭步，飞身行过来，也到了北房外，他也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隔着横眉子往里瞧。女贼刷的一挑帘子，扑的灯苗儿一晃，主仆二位可吓坏了。仆人往主人那边一靠，把主人抱住，心里嘣嘣乱跳；“你是干什么的，寅夜之间，你敢到店房来搅闹。”主人在

旁说道:“别跟她这位大姐发火。”主仆也认出来了，白天吃饭的时候，她是女扮男装。“大姐你要没钱花，我这包袱里有的是钱，你可以随便拿用，希望你给我们主仆留下一点，好在我们从这里奔北京投亲也没有多远，有个十天半月就到了，我们也用不了多少路费。大姐，你要用钱你就拿走吧。”说着把包袱打开,“你赶紧拿钱快走吧，不然的话，人家店里头的先生，掌柜的、伙计觉察出来，再搅动住店的，你一个女流之辈，深夜之间到男子的房中来。哎呀，名誉可不好听！那时候与大姐你多有不便，脸上无光，你，你快走吧。”这个女贼嗤一笑，脸都没红,“这位公子爷，我这一次到你的房中来，可不是为了你的金银哪，如果要为你的金银那我就不来了，我就看着你公子爷年纪轻轻的二十多岁，长得很好。我是一个姑娘，今年二十一岁，又深通武技，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都可以帮助你。你上北京投亲我也能帮助你。可有一样，我跟你女貌郎才，天生一对，地就一双，我愿意将我的终身大事许配与你。但不知公子你意下如何?”

这个女贼到这里来是求人家男的收下她做个媳妇，这又怎么可能呢？这个女贼呀，在江湖路上还很有名。她娘家姓王，名字叫王丽娥，有个外号叫送子郎。她们姐仨，父亲叫王通，有个外号，叫净街虎王通，直隶通州人。她父亲王通，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大贼，生下她们三个姑娘。大姑娘叫多媚娘王鸾姣，这个王鸾姣咱们到凤翔府有交待，她身入下五门，是黑龙道长韩立教的女弟子，后来叫人给杀了。这王丽娥她嫁过人没有，唉呀，这个女人可嫁过不少人。这些男人，大部分由于一言不和都叫她给杀了，据说她已经嫁了十一个。总而言之，她现在没有嫁人。孤身一个人儿，就在眼前这个连漪镇东村口路北，三间房，自已一个院。那么说她吃什么？就指着偷。王通

还有个三女儿，后文书也要出世，她叫多情女王贵娥，暂时先不表。这个净街虎王通，可是个惯贼呀。后来由于在林清地面把解任知州李文惠给劫了，结果叫官府把他拿住，就地正法，把王通就给杀了。王通是把大伞，遮着这姐仨，虽然是亲姐妹，谁也见不到谁了。咱们先说这王丽娥吧，她不作好事，胡作非为，瞧见美貌男子总是劫人家，如果你要不应允，就把你杀了。这一次她在面摊上吃饭，发现这主仆也住在这双和店。晚上她来了，说出了很多调情的话，但是这位公子敢比柳下惠坐怀不乱哪，"我自幼读书粗知礼义，受父母之教，不敢越礼胡行。你是一个孤身的女子，来到我主仆的房中，说了这么些个不好听的话，如果我要是个坏人，姑娘你的名节何在呢？你身为女子，应防物议，我虽系男人也畏人言，以我相劝你还是走吧。"这个女贼还是不依不饶，攥着刀过来："你要依我还则罢了，你要不依我杀了你。"可把主仆吓坏了。碧霞僧见状，忙打房上下来，"弥陀佛，女贼你出来，人家主仆不应你，来来来，老僧我娶你，做个女和尚。"哟，这女贼提着刀往外走，转眼之间来到院中。一出来拢腰上房，和尚也上房。一前一后来到旷野荒郊，"你是干什么的，宁拆一座庙，不破一门婚，我一个独身的姑娘，高门不成，低门不就，父母双亡，我看这小孩好啊。我打算把我终身大事许配他，从一而终，你这和尚破坏你家姑奶奶的好事，我要你的命！""哈哈哈，你非要嫁给人家不成，咱俩结亲岂不是好？""你胡说。"女贼往前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给碧霞僧一刀。"弥陀佛，还没结婚呢，你就要谋害亲夫。"这可把女贼给气死了，照和尚就是一刀。碧霞和尚用左手一叼她的腕子，右手四个手指头，就照着王丽娥的左胸前戳上了。嘣，一下子就把她戳出去一溜滚。"哟，这和尚手指头比脚趾头都硬。"女贼撒腿就跑。和尚一见跑了，只好回店。

他越墙而过，好在住店的都没醒，只有主仆从屋果出来。碧霞和尚过来道:“弥陀佛，你们睡觉吧，我把这女贼赶跑了。”主仆跪到了磕头,“我们给您道谢，您请进来，没有大师父您，焉有我主仆的命在。”碧霞和尚到了屋里头坐下,“你们主仆二人没出过门吧。这是从那来呀。”“我们是远在四川，至北京城前去投亲。”“噢，噢，千里迢迢就是你们两个年轻人哪。”其实碧霞和尚的眼力不成。这两个男的是女的，这个伙计，就是丫环，名字叫春桃，那么这位小姐主人呢，提起来可了不起呀，咱们提出四川剑山蓬莱岛，剑山蓬莱岛水陆全权大帅厉胆侠谭天谭桂林有两哥哥，大爷叫谭田，二哥叫谭璧。谭桂林行三，虽然是亲弟兄，从武术来说，谭桂林的老师，那可高的不得了。谭田跟谭璧那可就不成了。他们的父亲，姓谭名英字如升，坐过两任成都府知府。谭知府这人还真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好官，后来告老还乡不作官了。老夫妻不仅仨儿子，跟前还有个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名字叫谭灵仙，今年二十七岁，武学可不会，但是自幼儿家学渊源，她一肚子好学问，那真是中国的英豪啊。但是有一样，为姑娘婚事把二老夫妻跟三哥谭桂林急坏了。其实这件事情要是论罪过的话，那还是谭天的罪过。当年英王富保臣来到四川，三顾茅庐请出了谭桂林，当了剑山蓬莱岛的水陆全权大帅，成了反叛头了。他妹妹的婚事怎么办?人家冲着姑娘本人或者冲着二老父母愿意啊，可是一打听，姑娘的哥哥是反叛头，在那个时候，按大清律说话，象谭桂林这样的造反头，要灭门九族啊。连姑娘婆婆家都得论罪，您琢磨琢磨谁敢要。姑娘这么大了，每在花前月下，未免愁怅。这二老夫妻也瞧得出来，但是姑娘最尊敬三哥谭桂林，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就这个自己最尊敬的人，他当了剑山的反叛头，姑娘怎么说呢。谭家有一件家传至宝，就是两个半边的赤玉莲花，

两半对在一起是一个整的，拿开是一边一半，价值连城。谭桂林手里有半段，这半段就是为了给妹妹将来找个合适的做订亲之物。这一天。二老夫妻商量，就将半段莲花交给了姑娘自己，让她带着一个丫环，女扮男装到北京投亲。您说那年头从四川到北京也确实不容易，一个二十七岁，丫环今年二十三岁，这么年轻的姑娘，如果有一丝办法的话，谭知府谭大人也不能这么办哪。让姑娘带着半段赤玉莲花到北京，投奔白大将军白国坦。白大将军白国坦是姑娘姨夫。想在北京城给姑娘找个主。万般无奈，为了自己的终身，也决定长途跋涉，遵从父母之命，带着半段赤玉莲花到北京来。主仆一路上总拿绢帕缠着头，耳朵眼叫白蜡捻填上，小心翼翼，没想到都快入直隶了，却出了事。“唉，多亏碰上您，没有您我主仆的命就没了。”碧霞和尚听完了道:“两位少爷都很年轻，鬼蜮的江湖，不能拿谁都当好人哪。你们当着这么多人就在大道边上把这金银亮出来，这叫露白呀，这可不成呀，甭就坏人，有的那种人，他本是好人，就你这一亮金银，他也敢图财害命。你瞧，赶走这个女贼，就是样子啊。你们睡觉去吧。”和尚出来，人家主仆关好了门，吹了灯休息。

和尚来到自己的房中，把门关好，不敢睡觉，还在这窟窿往外瞧，我给你们打一夜更吧。为什么，恐怕女贼会回来。和尚直到天闪亮合眼休息，就听外头喊送客人。主仆算还了店饭账，离开双和小店。碧霞和尚一想，干脆我也走吧，挑起了挑子也离开了双和小店。主仆二人出了东村口往东北方向慢慢地走，想起昨天的事来，真是胆颤心惊啊，没有这位皈依出家的师父，拢刀相救，焉有咱们的命在。丫环可说道:“还是我错了，小姐我不应当露白，这一露白出了事了。”姑娘明白:“春梅啊，你真糊涂，是你露白的事情吗，她不是为了钱哪，你瞧她

昨天晚上的话，拿着刀逼着让我答应亲事，我怎么能答应呢。”“可不是呢，就是那么回事，快走吧。”离开这个小村，也不过二里之遥。眼前头出现了一片树林，大道两旁边都是沙土，这个地方叫黄土岗。前面有一个小山梁，猛然间，就由小山梁上窜下一个人来。来到近前，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蹦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绵羊孤雁也要留下买路的金银。”主仆二人吓得魂不附体，抬头一看，哎呀，这个人好凶恶，短矬，横下里头宽，四方一张大麻子脸，怪目圆翻，塌山根翻鼻孔，大嘴叉，青胡茬，右手一口金背鬼头刀。这贼人是谁？这个贼跟昨天的女贼有关系，他姓蔡外号叫麻面分水鳖蔡虎。他的父亲叫蔡方，有个外号叫勇金刚。蔡方有个拜弟名字叫韩成，外号叫青面瘟神韩成。他在这一直往东，顺着潇河走，不到四十里地，在河当中，四水团围有个孤岛叫盘石岛，勇金刚蔡方青面瘟神韩成就占踞盘石岛，手下有二三百名娄罗兵，专门使镖打家劫舍。在船上拦劫过往船客，十分凶恶。麻面分水鳖蔡虎就是蔡方的儿子，依仗他父亲叔叔的力量，在外面胡作非为。送子郎王丽娥想在本地呆下去，就得有个靠山。她知道蔡方韩成这两个人是水贼，杀人不眨眼。就跟蔡虎姘靠在一起。俩人就是这么一对二五眼的，不合法的非礼夫妻。蔡虎今天晚上就来到连漪镇王丽娥的家。等进来以后一瞧，王丽娥对着灯哭呢，抽抽哒哒拱肩缩背，抖肺搜肠，哎呀，哭得那个可怜劲儿。蔡虎一瞧就愣了，“我说丽娥呀，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么哭呀。”王丽娥能看的上他吗？一脸大麻子，咧着大嘴叉，两个獠牙支于唇外，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牙，要哪没哪。一瞧蔡虎来了，更难过，抽抽哒哒才跟蔡虎说:“少寨主我真是苦命，一个女的走到哪里都不方便。”“唉，你怎么说这话，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

说。不要紧，谁要欺负你，你告诉我。”“是啊，谁又敢欺负我呢，可是我真的叫人给欺负了。少寨主你瞧瞧。”他把自己的前胸露出来，把衣服扒开了，就在奶头的上边有四个大黑肉包，每一个包都跟小鸡蛋这么大，差点儿没把她给痛死呀。蔡虎心痛啊，“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嗨！别提了。”就把这事由头至尾给说了，“这两个男的很趁钱，吃面的时候他们把包袱打开了，里面足有几百两黄金，我一想这可是肥猪拱门，一号好买卖，夜晚之间就住了双和店了。我晚上要偷他的钱，也不知哪来个和尚，手指头都跟胡萝卜似的，说话翁声翁气，挺大嗓门。他把我喊出来，我们一动手，他就杵了我一下，把我杵出去一溜滚儿。幸亏我跑得快呀，我要慢一点，命就没了。”“噢，这两个孤行客什么样? ”“很年轻，都在二十多岁。”“那和尚哪里去啦?”“我跑了哪知道啊，可听那两个说，他们要去北京投亲。”“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啦。”

第二天起来，吃了点东西，蔡虎就出来直奔黄土岗而去。果然没有多大时间。”谭灵仙主仆就到了。蔡虎一横金背鬼头刀道:“哼！你们走的了吗。”谭灵仙主仆扑通就跪在哪里道:“大王爷，我二人奉父母之命北京投亲，您要打算要钱，我们这里有得是，您随便拿。只求好汉爷爷贵手高抬，饶我主仆一命啊!”“嘿,！不能饶，昨个晚上我的妻子要劫你们，被坏和尚给搅闹了！今天我要杀你们俩人，给我妻子报仇!“他说着话一举刀，主仆吓的扑通坐在地上。树林里头一溜烟的就出来个人。“南无阿弥陀佛，麻小子，你真乃大胆，老僧在此。”水底金蟾碧霞僧挑着挑就赶到了，顾不得亮家伙，“弥陀佛，好大胆麻小子!”“嘿！和尚，昨天晚上，你伤了我的妻子，今天你家少寨主在此，焉能给你留命，哪里走!”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就给和尚一刀。水底金蟾碧霞僧伸左手嘭的一下，把蔡虎

的手腕抓住了，往回下一拉，这右手立起来照着蔡虎麻脸蛋子的脸上，扑哧给插进去。蔡虎一声惨叫，扑通撒手扔刀就躺下了，鲜血流了一地。把这主仆的脸都吓白了。“哎呀，大师父，您又救了我们的命了。有生之日既是感戴之年，我主仆给您磕头啊。”两个人跪在那里磕响头啊。和尚一拦，“别磕了，老僧这手劲大，把这贼人给插死了，你们呢，也不要往心里去，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蛇蝎之乡，不可久留，赶紧逃命去吧。”“大师父，我主仆应该怎样谢您?”“不用，出家人方便为本，慈悲为怀，救你主仆是份所应当，岂能望报，你们赶紧地走。”主仆给和尚磕了个头，脚步踉跄地就走了.按理说，这已经就到了井陉大道，再往那边就奔直隶啦。这主仆可到不了哇。怎么啦，连惊带吓，到店房里头就病了。主人先病，很长时间好不容易好了，丫环又病了，姑娘反过来侍候丫环，这日子可就长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麻面分水鳖死了，碧霞和尚一瞧四下无人，得啦，他一看东面好象是个坟地。拿起刀来，拉着蔡虎的死尸可就奔了坟地，在祖坟的坟头根底下，拿刀刨了个窟窿，就把死尸搡在祖坟的坟头里头去了。一路上的血泥，他都给掩盖起来，最后连刀也不要了。和尚刚要走，就听树林东边有人喊。“好和尚，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草菅人命，你还不打官司吗!”吓得水底金蟾碧霞僧撒腿就跑，到了道边上挑起挑来往南就下去了。谁喊的，暂时先不提。碧霞和尚一想，这可糟了，哎呀，我埋死尸叫人瞧见了。跑吧，一路狂奔，挑着挑跑出十几里地去，可就到了潇水河。潇水河往东四十里地就是盘石岛，河北面一大片树林，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但是本地的小孩儿不在乎，人家就生长在河边上。和尚把这两个圆笼柜子摞起来放在树后头，自己站在树林边上看河水。河边水里有大小十几个小男

孩，全脱光了，正摸鱼呢。柳条穿了十来条。和尚看着高兴，他可就坐在大树旁边啦，看着看着他睡了。嗤呼嗤呼也不知过了多大工夫，孩子们一嚷一喊，“和尚， 和尚你别睡啦!”水底金蟾碧霞僧可就醒过来，一瞧，怎么这样？一圈小孩，都光着屁股，把和尚围在了当中。和尚问道：“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你偷我们鱼，你偷我们鱼干什么？你给我们，我们好容易捞的。你这和尚不是吃素吗，当着人吃素，背着人吃鱼呀。”和尚有点生气，“这叫什么话，我贫僧吃素，当着人吃素，不当着人也吃素。你们这些小孩，大热的天把我围上，这干什么?”“你偷我们鱼，我们好心好意捞的鱼，全没啦，这地方没人，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你给我们。”“嘿！这是哪的事，老僧看你们几个小孩儿捞鱼还真有点意思。我看着看着就坐在这里睡了，你们一吵把我吵醒了。我若大的年纪，还怎么能偷你们的鱼呢。再说，我真的吃素，我也不吃鱼。”“我们不信，这里没别人。”和尚说没偷，小孩们不干，硬说偷了。正在这时候，由树后头转过一个人来，“和尚，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偷人家鱼啊。”这些小孩一瞧，这位是向着他们的，就闪开了，把这位露出来。水底金蟾碧霞僧一看，这是个大孩子，有二十岁挂零，中等身材，细腰窄背，四方一张脸，白润白润的，白中透红，红粉相间，真是苹果脸，好看极了。乐呵呵的问和尚道：“你这么大和尚怎么偷人小孩的鱼。”碧霞和尚气大了，“你先等等，你看见没有！眼前这些光腚的小兄弟他们都小，我在这里高兴看着他们摸鱼，我睡着了，我醒了他们说我偷他们的鱼，他们说我什么，我也不往心里去，因为都是岁数小，你就不然了，你有二十岁了吧。”“哎，你猜对了，我二十岁。”“你怎么也说我偷鱼，你看见了我偷几条鱼啊，我偷了放哪啊，你怎么看见的，你给我说出来?”这些孩子可说：“大哥，你要看见了，你给

他打个执对，让他可得赔我们鱼。他那么大岁数，小偷儿，三只手真不象话。”和尚的脑筋都蹦起来，“你说吧，我跟他们不说，你看见没有?”“你让他们搜搜。”“搜搜，这怎能随便搜人哪。”“随便搜人倒是差点，可要是万一搜出来呢。”“好吧，我愿意跟你打个赌。”“怎么打个赌。”“让这帮孩子搜我，真搜出鱼来，老僧拿出十两银子作为赔礼。“可是要搜不出来呢。”“那你说怎么办？，”“搜不出来，你拿出十两银子来给孩子们分分，你看可以不可以。”“好吧，搜不出来我拿十两银子给这些小兄弟。”打开圆笼盖，翻了个儿底，没有。跟着把底下的圆笼盖一打，刚一打就支楞起一个柳树叶来。和尚一哆嗦。哟！我那圆笼里头怎么会有柳树叶呢？把圆笼盖打开一瞧，欢蹦乱跳的十来条鱼。孩子们呼啦一下就围上了，“这你还有什么说的?”这大个年轻人拦住道:“小兄弟们，有理讲倒人，和尚，这圆笼是你的不是?”“是。”“圆笼里的鱼不能自己蹦进去吧?”“对!”“那么就是你自己偷的。”“哎哟，我没偷呀？嗨！好，我认输。”就拿出十两银子来。和尚一害臊，挑起挑来撒腿顺着河岸就跑。和尚一边走可就害怕呀，我碧霞的本领在师兄弟当中比我高的有的是，可是在武林道里头，我碧霞的本领就算很不错。但是什么人把鱼给我装到圆笼内的呢？我旁边有点响动，我堂堂的水底金蟾碧霞和尚就不知道，看来这个人能耐可不小。这个大一点孩子是谁呢？这小伙长得挺俊的，从他的眼神里头看，他武功很不错。嘿，我这么丢了十两银子，当然我不在乎。但是我心里有点窝囊。和尚越想越生气，他可就顺着潇水岸就走下来。眼前河边上出现了一个大村庄。一进西口，路南里就有个大饭馆，字号是迎宾楼。和尚正往前走，想奔饭馆吃点饭。就在这个时候，饭馆旁边有个人在这里站着，穿着一身蓝，系着围裙，肩膀上搭着块汤布手巾，“哟！大师父，我可等您一会了，

琢磨着您快到了。大师父，您有点饿了吧?”和尚一想，还真有这么和气的人，“朋友，你是谁?”“您瞧，我是迎宾楼的伙计，姓王，名字叫王二。”“噢，王二伙计。”“不敢当，大师父。您是核桃园关帝庙方丈爷，您叫水底金蟾碧霞僧，对不对?”“嗯！不错，是啊。”“您瞧，瞧您这短脖蛤蟆脸，您这外号真是名符其实。”碧霞和尚一想，你管的着吗？我蛤蟆脸不蛤蟆碍着你什么了?“王二，你这什么意思?”“大师父我跟您说，饭在楼上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上去吧，您饿了。”“哎，我饿了你怎么知道?”“倒不是我说的，您师叔说的。”“师叔?”碧霞一想我哪个师叔？我有不少呢，叔伯的师叔，可有一样啊，我没见到过，“噢，我师叔在上头呐?”“他吃完已经走啦，他说您一会就来，让我等着您，给我二两银子。我给您准备了一斤素汤面，这素汤面香极了。说您吃完了以后，愿意上那就上那去，他就不管了。哈哈哈，要不我下这么大精神等着您。”“既然我师叔给钱，我就吃吧。”和尚挑着挑进来，把两个圆笼放在下面，就上了楼。碧霞一笑：“噢，王二呀，你赶紧把素热汤面端来。”一会，把素热汤面端来。和尚吃的可挺来劲。吃完了，一抹嘴；“王二呀，你们这素热汤面还真有点味道。”“大师父，您师叔来不来的，您再打这过，您只管进来，只要您找我王二，我一定伺候您这碗热汤面。不过不见得您准给我二两银子。”“钱多钱少我不在乎，只是吃着对味就成。王二，我师叔多大岁数？是和尚啊还是老道，是俗家呀?”“哟！大师父，怎么说呢，您别怪罪我，您师叔是个小孩。”“啊！”碧霞的脾气不好。“什么小孩?”“大师父，您别着急啊。他也就二十岁左右，长得挺俊，一身蓝、脚底下穿着薄底的福字履鞋，背着个长条包袱，一条大辫，长得好看，您要有这么个小师叔还真不错。”“去，这师叔也能随便认吗？二十岁冒充我的师叔，他候我的饭钱也不

成。”气得和尚蹬蹬从楼上下来，挑起挑来出去，顺河沿出村可就往东去了。“嗯！这个孩子不是刚才树林里头，吆喝那些小孩罚我十两银子那位？他也是一身蓝穿着薄底的福字履鞋，也是一条大辫，也是别着一个长条的包袱。嘿！小娃娃找我的便宜，我的师叔差不离都得八九十岁啦。我哪有这么小的师叔？我师父多大岁数啦？怪呀。谁？”走着想着，眼前出现了摆渡口，摆渡口岸上插着不少的桩橛，每一根桩橛都拴着缆绳，一只小船一只小船，起码有六七十只船。和尚一想我雇只船吧，只见从船上顺着跳板上蹦下一个人问道：“大师父啊。您老人家是井陉大道娘子关关帝庙的庙主，水底金蟾碧霞师父吧？”碧霞和尚一想，不错啊，是我啊。“你怎么认识我呀？唉！我跟您房不连檐地不连边，怎么能认识。说真的，咱们二位也没在饭馆一起吃过饭、茶馆喝过茶，说的再近乎点，我也没有跟您茅房里头蹲过对坑。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叫我的名字？”“我认识您。”“你怎么认的老僧？”“这是您师叔说的。”“哟！怎么着，我师叔又露了。”“你师叔说您累了，给了我们五两银子。您到这里愿意上船您就坐船，您不愿意上船？船钱就赏给我们了。我姓李，行三，我叫李三。大师父您坐船走吧，您什么时候不累了想下船，您就说话。”“嗯，李三，那我上你的船。”和尚一想这小子找我的便宜？我不坐船，钱都花了。我要坐，我就承认他是我师叔啦。小冤家又不跟我见个面，又不说明白，再说我确实确实没有这么年轻的师叔呀。七十了出来二十岁的师叔，这象话吗？伙计挑着挑，水底金蟾碧霞僧一按戒刀的刀把顺着跳板上来。船头上放个马扎，浏览两岸风光。这船走的可真叫快，顺风顺水。眼看着日薄西山，太阳西坠了。这片水势很大，往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云雾迷漫，山峰隐隐。李三的小船慢下来。和尚问：“李三呐，这船怎不走啦？”“大师父，

我得问问您，你是抄近道，你是走远道?”“近道远道什么意思?”“近道您瞧见没有，走这弓弦直接往东的水路，近着三十多里地，就绕过眼前这片山了。但是有危险。”“有什么危险?”“这个地方叫盘石岛，盘石岛上有两家寨主，大寨主叫勇金刚蔡方蔡老寨主，二寨主青面瘟神韩成。不瞒您说，就咱们这摆渡口一带的船跟他们山上有勾结的不是没有，你要是携带金银珍宝就直接把您送到盘石岛，人家劫您。不过最近这二年好多了。您要是怕有危险，就顺盘石岛正南走这弓背，擦着江堤走，但是得远几十里地。您看怎么样?”“我一个和尚怕什么东西。再说人家劫道，人家劫有钱的，劫我一个穷和尚干吗？甭害怕。”“他们这个劫人可有点损。”“怎么回事?”“他们先把船底钻了，我不知道大师父您会水不会水，真要把船底钻漏了，您看，四面都是这么大的水，水流又急，水势又深，我不怕把我船毁了，我只能跳水逃生。大师父您怎么办?”碧霞心里说，爷们，你别弄这事了。还告诉你，我到水里就到姥姥家了，我随便呆，不过不跟他说这个。“伙计你甭管，咱们就抄近道走。”和尚站起来，站在船头看着前面，越走越近，山峰隐隐。这座盘石岛的山势耸处立在水中，四水团围，十分险恶。这只船距离山口，从水路上说有半里之遥。这个时候水手李三一瞧，“哟！坏了，大师父，咱们这船漏了。”就觉得这船底下嘭嘭嘭有人凿船底。“坏啦，有劫船的啦。”“嗯，弥陀佛！”水底金蟾碧霞僧还有一个挑，衣钵戒牒装在里头， 还有经卷呢，他不管了。碧霞就把自己的僧袍往起一撩，往绒绳一掖，一伸手嚓啷一声响，把戒刀亮出来，一瞧伙计李三，嗵的一下，就跳到水里，奔岸上跑，跑到岸上去了。

第七十三回 莽和尚大闹盘石岛 花子羽搭救碧霞僧

上回书说到碧霞莽和尚路过盘石岛，有贼人行劫，船家李三从水里跑到岸上，船也给捅漏了。莽和尚气往上撞，亮出刀来，长腰下到水里。开目视物。嚯！船底下还有不少的水鬼子兵。十个一排十个一排得有三四排，每十个人里头有一个头目。每人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样是纯钢打制的一支架，象个笔尖，特别特别的尖，也叫禹王砸。攥着把，就等于攥着胳膊一样。右边这个手上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拿着一个小锤，这个小锤跟一个甜瓜头一样，这叫金瓜。那么，禹王砸是干什么的呢？传说是当年大禹治水留下凿船用的。水鬼子兵在水里看不清东西，所以手里拿着个小鼓，在水里头一摇，波唧波唧响，能传声，要不然在水里头你什么也听不见，他就作为号令，说船到了，拿这东西一摇，九个伙计听到信号就知道奔哪个地方，摸到船底下攥着禹王砸，就凿船底。这个鼓叫诸葛鼓，为什么叫诸葛鼓呢？因为是诸葛老先生留下的。看起来，贼人是有计划的要把碧霞的船凿漏了。水底金蟾碧霞僧能不着急，能不生气吗？敢情这里头有事，确实要找碧霞和尚报仇。水底金蟾碧霞僧不是把麻面分水鳖蔡虎捅死了吗，为救这谭灵仙主仆二人，治死麻面分水鳖蔡虎，那么蔡虎这个女朋友，就是送子郎王丽娥，并没在她家里。她尾随也出来了，藏在小树林里一个黄土坡前。大和尚碧霞把麻面分水鳖蔡虎给戳死，而且还把他埋到了松林以内的坟里，她全看见了。唉！王丽娥一阵难受呀，眼泪汪汪，切齿咬牙，愤恨和尚。你把我的丈夫蔡

虎给杀了，我自己没什么能耐，我报不了仇，可是我也得设法报仇呀！我不如赶奔盘石岛前去送信。这样，送子郎王丽娥从连漪镇起身，换上素衣裳奔了盘石岛。有一个头目，叫刘成，带着几只小船在了望一切，一看这个女的长的又挺俊，便摧船过来，“嘿！干什么的？慢往前进。”刘成一喊，王丽娥这船慢慢的停住，“众位大哥多辛苦，我到这来要面见老寨主勇金刚蔡方。”“哟！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位？”刘成这么一喊，船可就过去了。王丽娥道：“我就是本寨蔡老寨主的儿媳。少寨主蔡虎之妻，”王丽娥说话眉目含情，死乞白赖地看着刘成。刘成一想，哟！我们少寨主长的那寒碜，嘿！这小媳妇长的那么好，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哟！原来是大嫂子，我是小头目刘成，我请问你，你到山里头干什么来啦？”“我找我的公爹前来报信，我丈夫蔡虎被人给杀了。”“什么啊？”刘成这么一听，心里可乐，“哈哈哈大嫂子呀。”王丽娥这么一琢磨，我丈夫死了，他怎么这么乐呀？刘成道：“大嫂子，我刘成今年可都二十六啦，说真的，在山里头当个小头目，每月发一两五钱银子，我连蒙带诈的每月能收入三两多。这些年我可没少攒，我攒了有二百来两的银子。大嫂子，想不到我们少寨主蔡虎大哥叫人家给害了，大嫂子，看来你是居孀守寡了。”“啊！不错呀，我丈夫死了。”“哎嘿，大嫂子，不要紧。那少寨主蔡大哥死了，我还盯着吗？”王丽娥心说，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自己，我闭着眼摸也摸不上你的脑袋呀。哼！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自己不愿意得罪他，怕他得罪了不给往里通禀，“唉，自从我丈夫死后，我心绪不宁，真的，刘大兄弟，等我把事情办完以后，我再找你，咱们再商量，有死的有嫁的，这也不算什么。”刘成一听心里这美呀，“好了大嫂子，我给往里通禀。”转身驾小船往里走，来到这山口下了小船，就飞奔大寨，进厅单腿打扦：“报！

岂禀大寨主，外头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妇人，她自称是少寨主蔡虎之妻，前来给您磕头，拜见公爹来啦。”“哼？”蔡方心想，我儿子蔡虎离开山寨好几天了，不知他上哪去，没跟我提过他外头成过家，怎么突然间儿媳妇来了，这叫什么话？“叫她进来”“是！”刘成转身形往外走，一直来到山口。一招手小船过来。“大嫂子，我看老爷子那意思可不太高兴，大嫂子你要进去可加点小心。”“好吧，再不高兴我也要来。”送子郎王丽娥跟着刘成往里走，进三道寨门，一直来到大厅前，挑帘笼进来。刘成往这里一站：“大嫂子，赶快过去行礼，上垂手老爷子就是您的公公，下垂手就是您的叔叔，二位老寨主。”送子郎王丽娥假装着心酸难忍，扑簌簌掉下眼泪，跪下道：“儿媳王丽娥拜见公公、叔叔。”蔡方一瞧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好人。“你叫何名？”“儿媳名唤王丽娥。”“我儿并没婚配，哪来的儿媳。”王丽娥虽然是没羞耻的女人，她脸都红啦。“公公，您老人家不要这么样说，我虽然跟您的令郎蔡虎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但是我们早已是夫妻啦。”“哼！来此何干？”王丽娥就怎么来怎么去，怎么碰上一个有钱的公子，我想下手作案劫他，由我丈夫来帮忙，不料想在黄土坡前，有个和尚赶到，要行侠仗义，要保护这有钱的公子，我丈夫蔡虎过去跟他一动手，他把我丈夫一掌打死，公公啊，小女子我没有多大能为，我丈夫想不到死在凶僧之手，您一定设法找凶僧给我丈夫报仇雪恨。”“唉呀！”蔡方一阵难过。蔡虎呀蔡虎，我劝你在山里头忍着，不要在外头胡作非为，你充耳不闻，执意不听，到现在命丧黄土坡，“贤弟。”他转向青瘟神韩成道：“你侄子死去，凶僧如此猖獗此仇焉能不报？”“哥哥，报仇是应当的，不过这个女子，让她到哪里去？”“贤弟，愚兄自有安排。”王丽娥你跟我的儿子蔡虎不是正式的夫妻，念其你报信有功，来呀，把她轰出盘石岛。”“哟！怎么我

报信有功把我轰出盘石岛去?”不容这妇人多想，有兵丁过来“你走吧王丽娥。”刘成搭茬了:“众位甭管了，我把她送走就得了。大嫂子，您跟我来。”两个人出了大寨,“大嫂子，您有地方住?您要没地方住，您上我家去，我家就一老妈，房子只是一间，这不要紧，我把我妈轰走，你就在那住，你看好不好?”送子郎王丽娥一听，就知道刘成不是好东西。“谢谢您吧，我自己有家。”王丽娥离开盘石岛清水河，回到连漪镇家中，稍微的归置归置她走了。上哪了?她姐姐给她来信，她奔了晋北宋家峪，后文书自有交待，暂且不提。

勇金刚蔡方不由地勃然大怒:“好凶僧，杀我孩儿，来呀!”把精明强干的小头目叫过七八个来，各带利刃下山寻找凶僧。

在山口往四外寻视着，远远的就看见船头站着个和尚。刘成心说，这不是杀蔡虎的那个凶僧呀?看这意思可像，他马上来到大寨内，报告了勇金刚蔡方。蔡方传命令，嚓啷啷一棒锣响，带着韩成众头目兵丁就冲到山口，立刻派下五队水鬼子兵，下水凿船底。水底金蟾碧霞僧一看这水手跑掉，这船是完了，碧霞僧亮刀就下水了。好嘛!七哩扑哧……他就这么一宰，哗，红了一片。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叫他宰了有十几个。小头目一瞧，这个和尚可凶，立刻一摇诸葛鼓唰啦啦全退。碧霞和尚踩着水就过来了，露着半截身举着刀,“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尔等竟敢抢劫于我，老僧要你们的命。”来到大船一抠船弦，蹭一下就上来了。勇金刚蔡方，青瘟神韩成各亮军刃，蔡方把镇铁虎尾三节棍也抄起来。高声喝喊:“凶僧，你叫何名?”“弥陀佛，好贼寇，老僧乃大道娘子关核桃园关帝庙的主持，水底金蟾碧霞。贼人，你是哪个?”“老夫勇金刚蔡方，这是我二弟韩成，我问你，是不是你今天在黄土坡杀了一个人哪?”“啊!那麻小子，尽办坏事，狗男女意欲行劫，老僧身为

侠义，焉能容得？一掌击死他。那个女贼跑了，老僧来到此处，与你何干?”“和尚，那是我儿麻面分水鳖蔡虎。”“养不教父之过，是你的儿子你不让他学好，让他断道劫财，老僧也不能容你。”勇金刚蔡方一瞪眼:“好凶僧啊，治死你凶僧，给我儿蔡虎报仇雪恨!”哗啷一抖镔铁虎尾三节棍盖顶就砸，水底金蟾碧霞僧多大份呀，上左一滑步，跟右步刀背一挂，往下一矮身，刷就是一个反背扫堂。蔡方脚尖一点船板，长腰起来纵身行出去。两个人在大船以上当场动手就打上了。勇金刚蔡方这个老头本领也不小啊，哗楞楞连声响，三节棍上中下走三盘。水底金蟾碧霞僧不管一身的水，功夫展开，这口刀神出鬼没，当场动手，十几个回合。韩成可瞧的出来，我哥蔡方绝对赢不了碧霞。相反的，如果我哥蔡方赢不了他，那我青瘟神韩成过去也是白搭。只能智取，不能力敌。韩成马上派人准备。有人就坐小船回去啦。蔡方也害了怕了，喝！愿不得我水鬼子兵被他扎死了那么多，这凶僧能为这么好，凭我蔡方的能为可不行，这麻烦了，这怎么给我儿子报仇呀！想着棍走仙人解带。碧霞和尚脚尖一点船板，长腰起来，用右手的戒刀斜砍蔡方的左肩头，刷的一下，刀就来啦。蔡方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和尚就势把刀抽回来放在背后。右脚在船板扎根，抬起左脚来，由胸前出脚，正是蔡方的胸口窝上，嘭一脚就把蔡方踹出一溜滚去。“弥陀佛！老僧焉能容你纵子行凶。”往前这么一赶步，他就惦记把蔡方扎死。青瘟神韩成在后头搭茬了:“好凶僧，现在二寨主韩成在此。”韩成一举青铜刺照着和尚就扎。和尚鹞子翻身，一调脸拿刀背一挂，顺水推舟就抹。韩成一矮身，缩颈藏头走底盘，青铜刺扎和尚脚面。和尚碧霞脚后跟一点船板，纵身行往后一退虎坐坡，出去有四尺，两人动手当场就打上了。没有几个回合，韩成可就喊上了:“哥哥，马上传命令，船只后

退，咱与他江岸上一战。”蔡方什么事都听韩成的，马上传命令：“船只后退。”退到了寨门前，船只都靠岸了。大家伙纷纷下船，韩成一纵身也下船了。“凶僧，敢与你家寨主爷山内一战？”和尚心说，我两个圆笼也没了，衣钵戒牒也没了，人家水手小船也叫你们捅漏了，我跟你们完了？绝对完不了。“弥陀佛！畜牲你往那里逃跑？”压刀就追，韩成还是真快呀，顺着头道寨门往里跑，没人敢拦，进二道寨门就奔了大寨，但他没奔大寨，他就顺着寨门进来往东。东面有房子，青瘟神韩成走月亮门，他踮步拧腰噌的一下就窜进去。和尚也是一样。“弥陀佛！你哪里走。”他一进月亮门，脚尖一点地，坏了。一块翻板，卡嚓就把和尚扣在这里了。嚓啷啷一声响，刀扔了，扑通，就摔下来。好在这是净坑，净坑里头没有什么弩弓，没有什么别的埋伏，只是干石灰面，一呛，和尚一身的水，一沾石灰，满身皆白。勇金刚蔡方派人用钩杆子搭。水底金蟾碧霞僧睁开了眼睛，见钩杆子下来，他知道，他有心不让钩杆子挨着自己。碧霞一想，别价搭不上去，就把我扣在这里，不见天日也不好受。这样他两只手抓住了钩杆子头，把他给搭上来了。搭上来就把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押着碧霞僧一直赶奔大寨。来到堂阶下，灯光早已点上，里外通明。蔡方韩成两个人进来，换了衣服同时落座，一拍桌案：“来呀，把凶僧给我带上来！”碧霞和尚真不含糊啊。竖目横眉往这一立。蔡方喝问：“我儿与你无仇无恨，为什么将我儿一掌击死？”“老匹夫，你儿蔡虎勾结一个女淫贼，黄土坡前要害寻亲之人，老僧见此事不公，这叫道路不平旁人铲。老僧用的力气大了一点，把四个指头杵到你儿蔡虎的面门上，当时把他击毙。我把他已经埋了，不让他暴露在三光之下。他作恶多端，理应处死，你不教训你的儿子，你儿子撞出祸来，你又埋怨别管理此事，姓蔡的，你也出身绿

林，老僧那点不对！象你儿子蔡虎这样的人，能不宰吗，能不除掉吗？”“碧霞，我儿不好，自有老夫管教，你是何人？多管闲事。不杀你，老夫心中的忿气难消！来呀，把他推出去杀了。”哗的一下，上来兵丁把他推着往外走。青瘟神韩成一看：“刀下留人。”“贤弟，你怎么还给和尚讲情呀？”“哥哥你错了，我根本不给他讲情。但是离查山日子可快到了。”他一伸四个手指头，“如果他们来到，要知晓此事可怎么办？咱们这里杀人，咱们堵住谁的嘴不能说呀。哥哥，等过了日子以后，再杀他不为迟晚。”“哼！只是为兄怒气难消。来呀，把他押入死牢。”把碧霞押着，一直往东院奔后院，有这么四、五间房子挺坚固的，正居中的拿钥匙把锁头捅开，把镣吊儿放下来，把碧霞推进去，里边有将军柱，把碧霞和尚捆在将军柱上。嘿！这道好嘿，倒剪着二背，腿也捆在上边，纹丝不动。碧霞和尚倒不在乎，就是身上有点难受。和尚一想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死活不了。我呀，困了，睡觉吧。一低脑袋，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大工夫，一阵凉风进来，把他给吹醒了，就看脖子后头有人吹气。“谁呀？弥陀佛，弥陀佛。”和尚心说，我是庙里的主持，我是出家人，鬼神之事我一概不信，怎么回事，你是谁呀，跟老僧开玩笑，嗯？我还告诉你，我和尚皈依三宝，秉教沙门，念经守法，长处不提，短处不掐。不杀生，不害命保护良善，你是神你就归庙，你是鬼你就归坟，如果你不是神不是鬼，你是五大门，胡白黄柳灰，在此戏耍老僧，老僧就要胡骂你。刚想到这里，身背后转过一个人来。“碧霞你好大胆量。”碧霞和尚一瞧，正是窜掇好些个小孩，赢我十两银子，管我热汤面，候我船钱，冒充我师叔的那个小孩，乐嘻嘻地站在眼前。“啊，你又跑这来啦？两次三番冒充我的师叔，你

是谁？赶紧说出来。”“哈哈，碧霞，我是谁？我是你师叔；我是谁呀。乖乖地叫我三声师叔，解开你，磕个头救了你。不叫，我不管你。”“嘿！你胡说八道，你胎黄未退，乳臭未干，掐两头你没人啦，老僧已经奔七十岁的人了，怎么能叫你师叔，弥陀佛。”“碧霞你敢不叫我，你要知道，我年小辈大，你不叫师叔还敢骂我？以小犯上，你好大胆，将来我好好叫你师父管教于你。”“你，你说此大话，我师父什么岁数，你怎么能跟我师父论弟兄，老僧也比你大上五十多岁，你这是怎么的，你找我便宜。”“看来碧霞你是绝对不叫？”“我不能叫，我叫了你我多寒碜。”“我要拿出点东西你可别叫，我要拿出东西来你要一叫，我可不干。”“你拿什么东西，你拿出刀来，搁在我脖梗上，那我也不能叫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要拿东西啦。”这年轻人一伸手就把长条的包袱拽出来，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军刃怀中一抱。“碧霞，叫不叫？”碧霞一瞧：“我叫师叔哇，快快救命。”“真叫啦，真叫师叔，那么我就救你。”

原来这个年轻人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寿阳县花家寨，姓花名纯表字子羽。师父给起的外号叫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清真大爸，他父亲排行在四，叫神枪花旺花逢春，花四爸。也是祖传的能耐。跟前门外东光裕镖局，镖主金光小二郎李国良哥俩最好。花四爷当然要比李国良大上十几多岁，可有一样，花四爷很早就在东光裕镖局保镖。花四爷跟花四奶奶两口子没有女儿，千顷地一根苗，只生了这个男孩。有一次，花四爸保镖到太原府，由北京奔太原，要路过自己的家门，当然要进家看看，这一天来到寿阳县姜家屯，天已经快黑下来，正往前，猛然间前面吱喽喽喽喽一声呼哨响。一根包头箭，刷的一下就落在这个镖车前头。镖师伙计嗯啦一下，二十多人都收拾好了，

枪去下枪帽，刀去下刀鞘，把军刃都亮出来。神枪花四爸由马上下来，马鞍桥上把自己的花枪摘下来，踮步拧腰往镖车头里一站，花四爸说我是本地人哪，怎么乡亲们不给我个面子，在我家门口要劫我的镖。果然一会儿的工夫，哗地一下出来二十多个人，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手里有军刃，往这一站截镖。花四爷横着枪挺身而立。一抱拳:“众位，辛苦，我在下就是本地花家寨的人，我保的是北京城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贯市李的镖。乡亲们，贵手高抬，让条道吧。”这些人一瞪眼:“我们是吃生米的，不管你这一套，谁的镖我们也不管，我们也照样劫，哪的人我们也管不着。我们也要劫。”花四爷一想，那就打吧！叭一颤枪，“行啊，想劫镖，赢得了花某手中枪。”这些贼呼啦啦往上一围，花四爷难免要吃亏。人单势孤，双拳难敌四手，猛虎不如群狼啊。就在这个时候，松林内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什么人胆大，竟敢拦路行劫？老僧碧目金睛佛姜达在此。”嘿！真没想到，碧目金睛佛老剑客爷姜达姜本初来了。这些人贼呼哨一声，全跑了，转眼之间踪影全无。花四爷一想，嗨呀，幸亏是姜老剑客爷到此啊，不然的话，我花旺今天非现眼不成。赶紧把枪收拾起来，赶过来请安。“老人家您好哇，弟子花家寨神枪花旺拜见老人家。”老人家赶紧伸手相搀:“你是花四爸呀?”“老剑客爷，正是弟子花旺。”“这怎么到自己家门口了还被劫了?”“可说呢，我跟他们一说话，他们不懂，他们说谁的镖也劫，谁的棉袄不挡寒啊，硬要劫我。”“得啦，你到我家吧。天都黑了，别往前走啦，有什么话明天再说。”花四爷答应，把镖车赶进去了。用了饭休息，一夜无事。第二天花四爷道谢，整顿镖车走了。从这以后，差不离花四爷只要是往山西这边走镖或者回家，必要到老剑客爷姜达的府上拜望。总承着一份人情，这一次保镖又到了寿阳县姜家屯。镖

车停在姜家门口，上前去一叫门，时间不大，府下人出来把门开开:“哟呵；花四爷来啦，您找我们剑客爷?”“不错，我给他请请安。”“您候着。”转身形往里走，不大会儿，飞天小白龙姜云姜天瑞跑来。这是姜二爷的孙子。姜二爷就一个儿，还是死后生得他。姜云姜天瑞这个名字，还是镇古侠董化一董老剑爷给起的。姜云过来给花四爷见礼:“我爷爷在后头，这就出来。”随之二爷姜达出来:“弥陀佛，花四爷。”“唉呀，老人家，晚生给你请安。”“起来，起来。”“您看，我还带着孩子哪。”姜老剑客爷一瞧，这小孩可不错，长的特别俊，挺好看的。问:“这是你跟前的?”“不错，孩子今年八岁啦。名字叫花纯，晚生给起个号叫子羽。”“进来进来。”姜云头前带路把他们爷几个都带进去，来到北房，挑帘笼进来，几位都坐下。小孩花纯过来给二爷姜老剑客爷请安，往旁边一站。姜老剑客爷问:“你们爷俩这是打哪来?”“唉，您别提了，他跟我上北京住着呢。这一次呢，我保着镖上太原，他非要跟着回家。这样我就把他带着，没想到他走到这呢。他又不愿回家了，我说都要到家门口，你又不愿回家这成吗?这样呢，我又打算叫他住在您这里，等我交了镖回来，我再领这孩子回家。就是让您老费费心管两天。”“弥陀佛，把孩子放这里我看几天，想着回来把孩子领走。”花四爷又嘱咐孩子这几天别惹老祖宗生气，就带着镖车走了。走后，老剑客爷又感觉到费事。他是一个清真回回，搁我这一天，我给他煮煮鸡蛋也成。虽说不几天回来，可没日子。这怎么办?就凑和着往街里头清真饭馆给他叫点吃。唉，一晃就过了几天，老人家姜本初就感觉到这个孩子很勤俭，就跟书童一个样，伺候的老人家无微不致，能作到眉听目语。哎，爷俩还越呆还越近乎。可就这一气就过了半个多月。吃完早饭以后，爷俩在屋里坐着。“花纯哪。”“老人家!”“怎么你父亲还不来呀?”

"老人家，我爹爹上哪?""你父亲不是上我这来把你带走吗。"花纯摇头:"不来了。""啊，为什么?""哎，这话怎么说呢，有一次，我爹回家来就问我，花纯你这辈子愿意露脸，你愿意现眼？我说我当然愿意露脸。我爹跟我说，孩子，为父我这能为，一生碌碌无为上也够不上，下也够不上，叫上下够不着，我就在你叔叔李国良那里凑合着过了大半辈子，说话我就老了。孩子你出身在武林世家，从你爷爷到我这全是练把式的，如果你一下武艺不会，怎么能说你是衣钵传人呢？但你要想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就跟爹爹学。孩啊，爸爸这两下你也知道。我一招不留不藏私，我倾囊相赠你，能练到我这个份上，看你的聪明看你的天资都很好，为免有点屈材呀。你要打算不出家门跟我学，那将来可就现眼。总打败仗。""对，您说得对，我还是愿意露脸。""你要是愿意露脸，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前头我保镖路过姜家屯，叫老剑客爷姜达把贼人给赶跑了。我们爷俩有这一面之缘，我要瞪着眼让孩子你去，到那拜师人家决不收，不但老剑客爷不收，人家弟子都不干，人家弟子们都七八十，八九十，人家能收你吗？人家不，但是把你寄存姜府我就不去了，凭你的能为让老人家教你个三招五式，三年五载，孩子，那你就算露了脸啦。比爹爹我就强多啦。"二爷姜达一听,"噢，合算你爹把你搁在这就不来啦。""可不吗，让我跟你学能为。""噢，你怎么不早说，我就给你现打个炉灶，现请一个清真大师傅。好吧，既然你父子有这份心，老夫我没事，我就教教你，解个闷吧。"把西院收拾出来，单请一个清真大师傅，现盘的灶，锅盘碗都是新的。又花钱雇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人，就伺候花纯一个人吃吃喝喝，洗洗涮涮。选个好日子正式拜师，这才开始教。花纯有腰有腿又会小拳，姜二爷在这个基础上可就教上了。一教这孩子，把老剑客爷的高兴逗上

来，这孩子又聪明又伶俐又知道刻苦用功。老人家越教越高兴，这才把二五更的真功夫，内外两家的真本事教给花纯了。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十二年半。这孩子都二十了。老人家原有三对鹿角棒。姜二爷自己留一对，大弟子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有一对，这一对就给自己这小徒弟了。给他起个外号叫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子羽啊。一晃你爹爹把你交到这十二年了。”“可不是嘛。”“直到今天他也不来。”“这个您放心，在家里头我们爷俩就商量好了，他们不会来的，怕分散我的精力。不能专心致志的跟师父学本领。”“对，可有一样啊，孩子啊，在我的门户之中你是个小孩，你才二十岁呀，我那师孙子都有上百岁的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人家承认你啊？”“师父，常言说，萝卜小长到背上了，谁叫您把我收下了。三炷香两支蜡，我给您请安啦，我总算拜师啦。”“对，我有主意。”二爷姜达撒请贴，大部分都是弟子一辈的，或者在往下孙子一辈的。主要飞天金睛鼠胡林得来，胡大爸来了，到这之后。噢，给老剑客爷姜达一行礼，您说这就不少呢，一二百口子呢。一辈的，两辈的，三辈的，能来的，作师傅的都给带来了。不知道老剑客爷姜达有什么事。给姜二爷行完礼说，“您给我们都找来有什么事呀？”“想你们啦，我这么大年纪有今个没明个，你知道那天圆寂啊。请你们吃顿饭。”“噢，您请我们吃素饭啊。”“不，我这回请你们吃荤的。”摆上酒饭一瞧，全羊席，都是清真席面，牛羊二肉。大家伙一吃还真香。这顿饭吃完了。姜二爷道：“我跟你们说点事。”“什么事您哪？”“我收了个小徒弟，今天跟你们见见。”“啊？”大家伙一听，都愣了眼了。“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您师孙都七八十岁了，”说真的，谷道远没把北侠带进来，北侠多大岁数了，象童林都三十多岁了，这也是花纯的师侄。“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又给我们找个小师叔，这什么

事呀?”“那也没法子。胡大爷把花纯领出来了。凡是同辈的师兄弟，第一个先得给胡林行礼，这是真正的大师哥。由胡林给介绍，花纯挨次的给师兄们行礼。这毫不客气，二爷姜达这里瞧着，“给你们可都行礼了，你把你们自己带的徒弟过来见礼。”行礼叫师叔。这里都见过礼了，二爷姜达可跟大家伙说了:“你们本人来了，你们的徒弟下一辈有没到的，你们给送信，必须把信送到。不管在哪里，我徒弟花纯只要一亮鹿角棒，就得爬地下磕头，该叫师叔叫师叔，该叫师祖叫师祖，咱甭管岁数，就以这鹿角棒为准?可有一样，到了时候有不认得，我这老徒弟回来一告诉我，我也不找他的徒弟，我就找他师父，我跟他师父算账。大家一听这老爷子又犯脾气了，跟着说好的:“您放心吧，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是咱本门的人啦，谁敢不认哪。”事情就算过去了。

花纯带着鹿角棒，师父给了一百两银子，离着不算太远。等到家才知道，老爹爹神枪花旺已经不干啦。金弓小二郎李国良呢，就愿意让哥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李国良认识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为什么一个东裕镖局的一个镖主，身份那么大，何必认识一个王府的总管?在那个年代，你要认识大总管何吉二总管何春，你就打安定门打着滚走，滚到永定门，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拦您。一跺脚，北京九城乱颤。说四贝勒府的大总管是我的朋友，那还得了吗。李国良跟何吉何春就是朋友，这样，就把花四爷介绍到北城根四贝勒府当教师爷。那个时候不叫雍亲王府，因为康熙皇上还没给他加封亲王呢。没想到，没几年的光景，来了个更头童林童海川，五小闹府，神枪花旺花四爷没保护了王府的财产。您是看家护院教师爷，可叫人家更头来把这偷盗的贼打跑了。花四爷一害臊，留了个纸条，走啦，到东光裕镖局把这事跟李国良一提，卷铺盖回家，

花四爷就回山西，童海川由更头就升任了教师爷。

花四爷到家呆了二年，没想到花纯回来了。老两口子当然高兴，一瞧儿子也长大了，坐下来细问。花纯实话实说，花四爷一听:“你别给我吹，不错，是剑客爷教给你，既便是剑客爷教给你，你本身是有点本事，可你说的天花乱坠我不服。”花纯一笑:“您要不服，咱爷俩到院里比划比划。”花四奶奶一听，道:“你们两个别比了，你们俩比什么劲呀，儿子把爸爸打了娘也心疼，爸爸把儿子打了娘也心疼。”花纯说:“没关系，我们爷俩不是真打，点到而已。”“我得在旁边看看，我不放心。”花四奶奶出来瞧着。花纯下了场子，往这一站，花四爷往前一滑步，嘀溜儿一转身，伸右手，竖掌一穿，这左手就到了。黄鹰掐兔，奔花四爷嗓哽，刷一下就到了。花四爷躲不开了。花四爷哈哈大笑:“好小子，你这功夫可成了，有两下子。”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就在家里侍奉父母，叙天伦之乐。有人告诉了，就说盘石岛的韩成、蔡方这两个人，在盘石岛打家劫舍，尽办坏事。花纯和爹商量:“爹，咱们爷俩找盘石岛去。”“唉呀，花纯哪，这盘石岛的蔡方、韩成盘踞多年，你何必惹他。”“不，他在咱爷们眼皮底下胡作非为。咱们爷们是干什么的，不行，把他赶跑。”这么着爷俩雇船去了，来到山口，往里一拜山，说花家寨的神枪花逢春带着自己的儿子少剑客爷银面仙童花子羽拜见。”蔡方，韩成摆队相迎，把爷俩接进大厅。落坐之后，献茶也不喝，摆东西也不吃。蔡方一躬到地:“你们父子爷俩来到敝寨一定有事吧?”花四爷刚要说话，花纯就接上茬了。说:“蔡方、韩成啊，你们两个人住在我父子的眼皮底下，你们也知道我父子行侠尚义，我的天伦久在外面，最近几年回家。我花子羽的老师是寿阳县姜家屯碧目金精佛四大名剑的二爷姜达姜本初。我也刚出艺，听说你们弟兄在此盘踞，多有不法，常言说

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作为你们来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们竟敢在此处打家劫舍，对乡亲们不利。我父子今天前来，就是为这事，望你们在盘石岛七十里地以内不准胡作非为，更不准水面作买卖，要想作买卖，七十里地以外去。是这么着，那我就贵手高抬，饶了你们！不是这么着，少剑客爷就把你们打出盘石岛，不准你们在寿阳地界胡为！”花四爷这么一听，儿呀，你有这能耐吗？你怎么说这么大的话，果然蔡方，韩成不干了。“嗯，少剑客！三十年前看父敝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你是剑客之徒，这我弟兄也承认。但是你小小的年纪，就出此朗言大话，你到底有几何勇战？就凭你一句话，我弟兄不干，要打算我弟兄不在盘石岛胡作非为也可以，亮你们的军刃。你我大厅前一战。战胜我弟兄就唯命是从，要战不胜我弟兄盘石岛之事你要少管。”花子羽仰天冷笑：“哈哈哈，好蔡方，真敢无理，少剑客要亮家伙把你们赢了，那个，有辱我的师门，就你们俩个这点本事，我空着手你们也不是个！”神枪花四爸的心“噔”这一下就到了嗓子眼。儿子，爹爹一辈子没吹过牛，怎么你把爸爸的牛都一块给吹啦。行吗？人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寨主。只见蔡方，韩成全出去了。银面仙童花子羽把鹿角棒的包袱交给他爹。“爹，您拿着，我会会这二位寨主。”“孩子，多加小心。”“您别管。”花四爸这里瞧着，青瘟神韩成一伸手，把青铜峨嵋刺就亮出来。“少剑客，韩成无礼啊，”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往起一竖，金龙吐须，刷的一下，对准花子羽的哽嗓咽喉就扎来。花纯把自己的脸从右往左低下头来一躬身。从左往右，左脚往里插，这青铜刺就快到花纯的脑门上头。花纯伸左手一托他的脉门，伸右手进步搓掌，啪的一下，把韩成搓出有一丈多远。叭唧摔倒，青铜刺也扔了，摔的青瘟神半天没动地方。脸色也白了，嘴唇也发青

了。瞧见花纯就哆嗦。“哎，好厉害好厉害。”花四爸这么一瞧，哎哟，我练这一辈子武，闯荡江湖也多半辈子了，我跟人家动手，我就没使过这样的好招，也打不了人家这么疼。哈哈！看起来花纯出于名师之手，确实比我强。勇金刚蔡方一瞧，兄弟遭此惨败，他哗楞一声响，把镔铁虎尾三节棍就亮出来。叭，把棍头一甩，往地下一砸，一摇起来，奔花纯的太阳穴打来。花子羽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往前一赶步，在三节棍底下手就到了。蔡方就势拿三节棍往下一压他，花纯左脚往后踹，往下一探身，这右手就到了蔡方的左腿的踝子骨上了，啪的一拍，把勇金刚蔡方就啪了个大跟头，叭唧就栽到大厅前。蔡方脸一红，有兵丁过来就把蔡方搀扶起来。捡起三节棍，别好了，看了看韩成。唉哟，这俩人多惨哪，过来跪倒磕头：“少剑客，果然名不虚传，我弟兄服气了。”花四爸过来了：“你们二位快请起来，我们是清真不受礼。你快起来吧，孩儿这如何办理？”“咱们爷俩进屋跟他们一起说去。”一同来到客厅内二次坐好。蔡方说：“得了，您把我们哥俩制服，你要让我们离开盘石岛，我们跺脚就走，如果少剑客贵手高抬，能赏我们一碗饭吃，我们哥俩感恩不尽，您划出道来，我们走，您指到哪，我们就办到哪。”花纯点头：“蔡方、韩成从今以后，七十里地以内不准作案，更不准杀人越货，杀人绝对不成。要想作案七十里地以外我不管，但是我初一、十五必须查山，可也不见得准是初一、十五来，也许过几天，也许不过，到时候把账目给我拿出来，必须一清二楚，所做的案子什么地方都给我写清。你们如果不这样，你们在盘石岛里头也可以打鱼，开垦山荒种地都能吃饭，就是不能胡作非为，记住了没有？”他二人连连答应“记住了。”“还有，我听说你儿子，麻面分水鳖蔡虎在山下多有不仁不义之举，你们俩人可要严加管住，不然遇在我的手底下我可

不客气，我说把他打死就把他打死。”“全凭少剑客您说得办，我们哥俩记住就是。”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跟着爹爹花四爷在这里告辞回家。从此，差不离一个月要查两次山。蔡方、韩成也老实多了，约束蔡虎也少办坏事。前几天，突然间胡大爷来了，往里面一通禀。花纯可跟花四爷说：“爸爸，我师哥来了。”“谁呀。”“陕西延安府我大师哥飞天金精鼠胡林胡大爸。”“哟！胡大爸那是我的老长辈，不能这么论。”花纯摇头：“不错，他岁数是比您大点。”花逢春说：“大的多得多，多得多。”“但是他倒底是我的师哥，嗳，咱们先迎接吧。”等老爷俩出来，胡大爸在门口站着呢。一抱拳：“花四爷，您是前辈。”花四爸说：“您是前辈。”花纯一想，这叫什么话。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他是我师哥，您就是长辈，他岁数再大也是我师哥，也不能迈过我去。“哥哥，我给您行礼。”就这样胡大爸非要给花四爸请安，花四爸可不敢当，爷俩陪着胡大爸来到客厅内，献上茶，喝了一碗茶，吩咐厨房准备饭。“哥哥，您从哪来呀？”“嗨，您别提了，我到了一趟江西，我又到了一趟山东，又回了一趟山西。唉呀，我走的日子不少啦，我这一次累也受得挺大的，这么大年纪总不出门，出门之后，还真有点想家。”“哥哥，您真有出手的，干吗去啦？”“将来你会知道。”胡大爸这话，可包含着几百条人命啊。您往后听，咱们暂时不提，这就跟慧斌跟着哥哥到西风寺一样，也不能提那件事，其实这两件事是一件。请胡大爷在这住了几天，胡大爸一定要回家去。花纯一边送兄长，一边溜溜达达地走。没想到胡大爸一拉花纯，进了树林啦。“你看这人，”用手往外一指：“哥哥，他是谁呀？”“你不认得，老人家下请帖，把他师父请去了，他没去。但是他虽然没去，他师父也已经给他写了信去，就说老爷子收你的事，他是你的师侄。”“哟！这一位怎么也有七十岁。”“不错，他七十岁了。这就

是关帝庙的主持，现在青云山青云长老宝镜禅师的弟子，水底金蟾碧霞僧。”“噢，他就是水底金蟾碧霞僧。”胡林点头花纯一瞧，可不是呢。挑着挑，那手指头掰不开，胡萝卜似的。那么您说他这是干什么去呢。”“不用问，他找他师父去，他师父在哪，他也不一定知道，也许他跟人家打听知道了。他师爷在昌黎县，问问他师父这手指头有办法没有，不然的话就废了。”“哥哥，有办法吗?”“有啊。”“用什么办法?”“每天早午两遍，熬得了豆腐浆把手泡在里头，泡这么半个时辰以后拿出来，用热豆腐贴，时间一长，他这手就发软了，起这么一层厚茧子。这厚茧子一脱，复旧如初。但是鹰爪力的功夫依然存在，就成功啦。”“噢，这么回事。”咱们哥俩溜溜达达跟着他。跟到黄二坡碰上两个男孩，胡大爸一瞧，就瞧出来了，这是一对女孩。出来一大麻脸要截她们，碧霞僧赶到了。胡大爸可跟花纯说:“咱瞧瞧。”碧霞僧到这里把圆笼挑了一放，三招两式，啪嚓一下，把麻面分水鳖蔡虎给杵死了。逗得胡大爸这笑啊。“你看见了没有啊。”“我看见啦，他这功夫可真不错。”“是啊，你瞧他怎么办。”碧霞僧把那死尸拉到树林里，用刀刨了坑把麻面分水鳖蔡虎埋啦。花纯花子羽故意喊了一声，“好和尚，草菅人命!”吓得碧霞僧撒腿就跑，挑起挑来，往南下去，哥俩在这里也就分手了。

哥俩一分手，花纯花子羽一想，我到底瞧瞧这碧霞干什么去?花子羽在后头可就跟上了。来到潇水河岸，他看人家小孩摸鱼，他躺下睡着了。花纯这个气，你是练家子，跑这树林睡觉来。万一有仇人给你一刀你都不知道。趁这小孩下水扎猛子的时候，花子羽把鱼给偷出来，一撩圆笼盖把鱼放里面了，转到树后瞧着，果然一会，这孩子们都唿啦一下全过来，把碧霞惊醒。花子羽戏耍碧霞僧，罚了碧霞十两银子，还叫小孩埋怨

了一顿，结果碧霞走了。花子羽多快呀，花子羽先走下来。饭馆给的饭钱，又跑到摆渡口，给雇了船，这样才到了盘石岛。现在碧霞僧叫人家给捉住。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也找了一只船，从盘石岛旁边贴了岸。上来心说蔡方，韩成？你把我师侄给拿住啦。真乃大胆。花子羽在房上隐敝身形看着，蔡方，韩成要杀，韩成一比划，日子可快到了，这主儿要来，怎么办，暂时先押起来。这样花纯花子羽看着他们把碧霞和尚押到土牢。全都走净，候了一会，花纯才来。拿出十三太宝的钥匙，把锁捅开，转到碧霞身背后去，故意吹他脖子。爷俩才见面。花纯说："我要亮出东西你可不准叫。""噢，我不叫。"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鹿角双棒这么一亮："你看这是什么。""唉吆，师叔唉，师叔，我给你磕头，我这绑着呢，师叔，您救我吧。""起来吧，碧霞。"花纯把自己的事情都说完，包袱皮包好啦，往自己腰里一插。"你都损失什么东西啦？""啊，我损失的东西多啦。我那圆笼里头有四百多两银子。"花纯心里说，我翻圆笼时我都瞧见啦，你总共就三十多两银子，怎么这一会。噢，我讹了你十两，怎么这一下你要在这里发财呀。"还有什么呢？""还有经卷不怎么值钱，衣钵戒牒也不要紧，鱼还在我身上揣着呢，我丢了一把刀。""那不要紧，可以给你补偿一把。""师叔，咱们爷们可叫这贼给欺负了，他们把我给捉住。掉在翻板以内，而且还要杀我，您既然是我师叔，那您就应该给我做作脸。"您瞧这碧霞也嘎咕着呢，我给你磕头叫师叔。你得给我找脸，给出气呀。花纯心说，爷们啊，在别处这脸很难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的能为大小，人家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唯有盘石岛，我瞧见他们俩，他们俩就酥骨头。"碧霞，你不是要找脸吗？""对呀，他得赔咱东西。""你跟着叔我到前厅去，你就瞧着他们俩人见到叔是什么劲。"碧霞心想你有什

么出手的？你才二十来岁，我不相信。“叔，我跟您一块去。”“走走走。”爷俩一前一后从土牢出来赶奔大厅。大厅门口有兵丁，一眼就看见花纯，心说要坏，赶过来磕头：“拜见少剑客爷。”“起来，蔡方、韩成呢？叫他们出来！”“是。”这和尚心说，我能耐不小啊，我到这来他们跟我掐啊，怎么我小叔到这里，瞧这兵丁怎么俯首贴耳磕头呀。蔡方、韩成正在北大厅研究这事呢，没想到花少剑客爷到了。蔡方，韩成一听可坏了，我先杀人就更麻烦，赶紧往外走，挑帘笼下台阶一看，哟！这和尚怎么跑这里来啦，“少剑客，蔡方，韩成拜见！”花子羽故意不拦，让自己的傻侄子傻老爷们看看，呱唧呱唧磕响头。“起来，这是我师侄，水底金蟾碧霞，上前见过。”蔡方、韩成过来行礼，“大师父，您跟少剑客爷既然有交情，你怎么不提一下，我们得罪了请你原谅。”和尚口念佛号，“弥陀佛，起来。”无可奈何，请他们爷俩都进来坐下。然后，蔡方、韩成也都坐好。“蔡方。我跟你们有约法，不准你们七十里地以内作案，可是你们今天就大水面劫了我的师侄，你们欺负我师侄，这可不行。”蔡方、韩成赶紧站起来。“你们坐下，你说。”“我，嗯，少剑客爷，您的师侄把我儿子给杀了，父子之情啊，现在我们知道您跟大师父没得说。我们再也不找大师父的麻烦，就是事情过去了就算过去吧，您说怎么办？我们一定遵从。”“你们俩人认打认罚。”“认打，认罚您说说我听听，怎么个认打认罚。”“认打，大厅前亮鹿角棒击碎你弟兄二人头颅。”“不！你别把我们杀了，我们还是认罚。”“认罚那好办。碧霞呀。你有多大损失都说出来，让他们赔偿。”“那好，首先他们把我雇的那只船他们都给凿漏了，人家船家也不容易，他们赔人家一只船。”花纯问蔡方：“这条怎么样？”“我们应当赔船，立刻派人到岛外找这水手去，找不到他，到摆渡口也能找到。”“碧霞，你呢？”“这船上

有我的衣钵戒牒，这也不算什么，有几本经卷，也不值什么，不过我那圆笼里头有银子。"蔡方、韩成的心也都揪着，心说，你说多少就得是多少，我们不能驳回，我们也没那胆子。花纯问："你有多少银子掉到河里去啦?""唉，大概齐有一百五十两银子，把银子赔我，把那口刀赔我吧。"派人到翻板内把那刀捞上来给和尚。马上把和尚带到后面，让和尚沐浴沐浴，把僧袍内衣全都脱了，僧鞋僧袜完全都给洗净烤干。等和尚洗完了澡，重新换了僧衣再到前庭坐下，给了二百两文银。蔡方、韩成摆队相送，送到山口上了船，然后到了河岸，爷俩上了岸。"碧霞啊，天已经到这时候啦，你是不是跟我回家，你住到我那去。""不，我不去，我还得去找我师父。""听说是在青云山青云寺，路途太远，你找你师父干什么?""嘿！我找我师父治手去。"花纯道："别去啦，这手我给你治。"

第七十四回 见金牌真假难分辨 遇王环火焚转心亭

上回书说到，盘石岛花子羽少剑客搭救师侄，水底金蟾碧霞，这回和尚把脸可就露足了。爷俩一块回到这潇水河的河岸，打发盘石岛的船只回去。少剑客花纯才问："你有位师伯父陕西延安府飞天金睛鼠胡大爷吧。十年前你在葡萄架底下练鹰爪力，有人告诉你让你解皮条瘩疙。你知道是谁？""我不知道？""那也是你师大爷。哈哈，结果你现在解了？""好象是功夫出来了，可这手指没办法，掰不开镊子了。拿筷子都费劲。我打算找我师父问问怎么办？""你师大爷跟我提了。我告诉你，你回家去，你甭找你师父了。""哎，那么你说有办法吗？""回去啊，每天早午两遍，用热豆腐浆泡手，泡半个时辰。然后就用热豆腐片贴手，把你的手指头都包过来贴上。这样用不了一个月。那么，它们就全软乎了。但是你的功夫依然保存，你记住。""师叔啊，我全记住。怎么我师大爷没跟您一块儿来啊？""他有事，他回延安啦。你不如上我家住下，明天再走。""不！咱爷俩就此分手。"碧霞和花纯分手之后，没有回庙。就奔太原府南边一带来了，连走带逛。今天他就走到七星山后山。正是夜晚之间，他突然发现一条黑影，唰啦啦在眼前头过去了。碧霞和尚一按刀把，掀僧袍追下来。碧霞能耐是不错。转眼之间，追了个首尾相接，嘭！腾身脚把贼人踹倒在地。然后一按刀把，一顶绷簧，嚓楞楞，把戒刀亮出来。"夜晚之间，你施展夜行术，鬼鬼祟祟定不是好人。贫僧虽然出家人也本着除恶人即是善念的宗旨，我把你宰了。"这人可吓坏了："大师父，您等

等，您先等等，小子有话说。”借着星斗的光华，碧霞和尚攥着刀一瞧，这人也就在三十来岁，斜插柳背着个小包袱，问道：“嗯？你是干什么的，今个晚上你干什么去，你跟我说实话。”“大师父，您要问，小子我姓刘，我叫刘善。”“嗯，刘善，你在哪儿住呀？”“我就在七星山当个小头目。侍奉我家军师。我家军师姓李，名字叫李吉，有个外号，人称狼狈。我是他手下的采盘子的小伙计。”“你说下去！”“不瞒您说呀，在咱们山西太原府的东北角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庙，这座庙的道长姓梁，名字叫梁妙兴，有个外号叫九转还阳道。他有个朋友，也是我们老寨主的朋友，这个人在西川路那是了不起的一个大人物，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江湖武林道的好人坏人大部分都认得他，都跟他有交情。”“别废话，说！”“哎，我说。他呀在太原府城里头夜入公馆，乘人家官人不防备的时候，他偷出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好！偷大人的金牌。”“这个您放心，跟我没什么关系，结果这件事情被我家寨主知道。我家军师李吉跟寨主说，必须把金牌要到七星山。不瞒您说，这个事情您不知道啊。我家老寨主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二寨主劈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都是陕西长安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地白沙江里的万龙藏风岛的人，有意反叛国家，想着把金牌得下来，送往陕西万龙藏风岛。这样呢，他只好带金牌同梁道长一齐来到七星山，当时远接奉迎说好的。过了两三天，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一瞧你这七星山无险可守，小小的山寨，保钦差大人年庚尧的有一位随行卫员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就你这小小七星山，驾不住人家童侠客爷给你一脚就踩碎了。当时，他把金牌交给老寨主，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没想到他又要。当然，我家寨主爷不给。两方面就争执起来，愈演愈烈，险一点都动了手。狼狈李吉最后还是把这金牌给了他。一棵苗秃头义

士马亮也是老绿林。跟人家山里头已经不和了，金牌也给你了，你就走得了，你干什么还要在人家山里住着。我家李军师就跟我说，马亮没安好心，他要设法把大寨主跟二寨主这老哥俩儿给杀了。我一听怪生气的。我家老寨主待你不错啊，人家不为金牌，干嘛把你接到七星山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侍奉你呀。到现在把金牌给你了，你还不走，还要刺杀我家两位老寨主。我就借着侍候他为名，到晚上他睡觉了，我就给他用了熏香，我把包袱给他一搜查，结果把这金牌搜出来了。当时我刘善想：这个金牌不能再放在七星山，七星山有意要狭钦差大人，他们要送往万龙藏风岛。干脆我呀，请个假出去，把它送往太原府公馆交给年大人，我要将功折罪。这样，我才暗地里离开七星山，从后山骆驼岭旁，我打算奔太原府。不想，您这大师父脚程很快，结果把我逮住了。此是以往实情，还望大师父贵手高抬，饶小子刘善一命，我感激不浅。”“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我怎么能蒙哄大师父您呐。”“既然是实话，金牌在哪儿呢?”“金牌在包袱里头包着呢。”和尚把刀还鞘，包袱给他打开，翻了翻一瞧，可不是黄澄澄赤金如意牌，上头有朱红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您别看碧霞心眼挺细，翻过来调过去掂着分量，把金牌揣起来。回手把刀“嚓楞”又拉将出来。刘善一哆嗦：“怎么啦，大师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我把屠刀放下了，您干嘛又拉刀惦着宰我呀。”碧霞和尚道：“刘善，您有这一念的好心，贫僧怎么能杀你，希望你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金牌归我了。”和尚拿出二十两纹银来：“得了，给你当个路费，回到家里做个小本经营也能吃饭，在七星山当贼终非了局，我说得对吗?”“罗汉爷，谢谢您，您说得都对，小子给您磕头。”把银子带起来，“得了，大师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小子刘善跟您告辞了。”抱头鼠

窜，跑得无影无踪。

碧霞和尚把刀入鞘，自己从怀里把金牌拿出来，一边走一边看。在树林里头，突然间就听见有人乐:“哈哈哈，逮住你，把你拿住，然后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取金牌。”碧霞一听，金牌在我手里，怎么有人要得呀？树林里头往外一瞧，一老二少拿住了一个人。和尚一高兴就喊上了:“南无阿弥陀佛，老朋友，你要找金牌呀，金牌在此。”碧霞和尚噔噔噔噔走出来。

九尾宗彝世间妙手司徒朗带着张方孔秀，这不是把赵小乔给诓下来，老人家司徒朗正捆赵小乔呢，果然打树林里出来一个蛤蟆脸的和尚，托着黄澄澄的金牌来到且近。张方孔秀出愣了:“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弥陀佛，老朋友，你们要得金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张方就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我们到这儿来，就为把骆驼岭的赵小乔赵远峰治住，大家伙好奔七星八宝转心亭，破亭子夺取金牌。”“噢！是这么回事，你们众位是官人，老朋友，你怎么称呼?”“九尾宗彝世间妙手老夫司徒朗。”“啊？我听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您的老师姓庄叫庄道勤，对不对?”“啊？和尚，你怎么知道老夫的授业恩师啊?”“哈哈，我师父是青云长老宝镜，我师伯庄道勤的师弟。”“那么，您也是师弟啦。哎哟，您怎么称呼?”“核桃园关帝庙的住持。我叫水底金蟾碧霞僧。师哥，那就没的说了。老师哥在上，贫僧拜见!”“哎哟，师兄弟！起来起来金牌你怎么得的，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碧霞僧就把事情由头到尾都说了。“老哥哥，既然如此，我把金牌给您吧。”“大兄弟，咱们是一见如故啊，这是你奇功一件。”“哎，师兄啊，咱们是一个出家人要什么功劳。但愿金牌得到，让大人早日起马奔四川开仓放赈救济灾黎。老哥哥，我跟您告假就走了。”“别价啊，你跟我们一块儿走。”“不不不，师兄小弟急于回庙去医治我的双手。”张方孔秀

也都拦，怎么也不成，说罢就走了。张方道："咱想取金牌，结果金牌在这里得到，您说这事多巧。""哎，小子，刚才我看了，我琢磨这金牌不见得是真的。既便是真的，怎么能得来这么容易呀。"张方点头："以您之见呢?""依我，咱们赶紧通过卧虎湾到七星八宝转心亭，也许你叔他们同着袁先生到了。咱们见着他，把这金牌交给你叔，是真是假，让他们去鉴定。""大爷，您说的太对了。"老爷儿仨把金牌带好，把赵小乔不管了，撒腿往西来。老人家司徒朗多次进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他也去过多少趟，所以这条道他很熟。按原道通过一线通，赶奔七星八宝转心亭。

赵小乔还在骆驼岭下捆着呢。有兵厂随着老寨主多头太岁赵远峰下来，嗯啦啦过来，把赵小乔的绑绳七手八脚的给解开。"儿啊，卖豆腐掌柜的呢?""爹呀，什么卖豆腐掌柜的！他们是前来杀你我父子。""好呀！"多头太岁赵远峰气得是哇呀呀，怪叫如雷。带着儿子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而来。

司徒朗他们爷儿仨到这里，百灵先生袁化已经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周围的外围消息完全都关掉，爷儿几个都在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台阶下站着。百灵先生袁化正给指指点点在讲，大家还没进亭子。烟笼雾绕七星八宝转心亭，灯火齐明，照如白昼。老人家司徒朗高声喊："海川，等一等！"把金牌掏出来，海川伸手把金牌就接过来。"哟！你们爷儿仨怎么得了金牌?"老人家司徒朗就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问道："你们看看这金牌是真是假。"海川掂了掂分量问："良儿，你看看。"司马良过来拿起金牌，掂了掂道："师父，我琢磨这金牌是假的，没有原来的金牌分量沉。"百灵先生袁化点了点头："海川，不是袁某要居功，七星八宝转心亭如果不把它破了，终久是患，这是一。金牌是真是假，我们也应当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破了，到里头看看。果真

没有金牌，也可能是真的，你说呢？”就看百灵先生袁化一拢腰，噌的一下就上了台阶。到了左边这根抱柱底下，看着好象是大块石头，上头是柱子。其实，这石头里头有一块假的，是多少块石头对的。表面看是石头，实际上拿手一抠就下来，是木头片钉的，跟石头一样。把这个东西扒拉下来以后，里头有一个铜拐子。袁先生拿起铜拐子，就跟钟表上弦一样，卡卡卡，一共上了九扣，重新把石头再安放上。说：“你们爷儿几个跑吧。随便在台阶上下没事。”果然爷几个上了台阶没问题。司马良瞧着：嗨！老人家司徒朗几次就找不着机关，看来人家百灵先生袁化要胜司徒朗一筹，其实呀，老头司徒朗在外国学的消息埋伏，要跟咱们中国的消息埋伏比差得远呢！他是从西洋学来的。实际上在武林道有两个门户专门做消息埋伏。一个门户是百灵先生袁化受业于南阳卧龙庄诸葛华老义士。还有一个门户，出在山东泰安州。您往后听，就是海川将来的二大舅子，那是单一门的消息埋伏。大家伙赞叹了一番。海川这才知道消息埋伏不是武术所能敌呀！武术不管事。唉！这不是达摩堂啊。怨不我哥哥石金声一再的拦我。英雄想到这儿就注上意了。站在门口里头往里看：有只老虎在夜晚之间叫灯光一照，两只眼睛跟琉璃球一样。喝！好凶啊！“海川，你们老哥几个看看，这只猛虎可非常凶。一般的说，我们到了这儿，打算进七星八宝转心亭。上了台阶迈步就要进这门。只要你一进门，你登上门里头的这块方砖。老虎一张嘴，上中下叭叭叭，打出三只弩箭来，这三只弩箭都是毒药箭，见血封喉，天罗神仙也逃不出去啊。不是打完了三只弩箭就完了，它还有一扑之力，非常凶恶。”“那么，袁先生你看这个消息埋伏怎么破呢？”袁先生跟金头寿星洪勋借虎头墨鳞刀，老侠洪勋一伸手把刀就摘下来。往前这么一递，百灵先生袁化一顶碰簧攥刀把，把虎头墨

鳞刀拉出来。往下一矮身，施展了一手功夫，脚尖一点地，轻身提气“噌”！这手功夫叫蛇行纵，跟一条长虫一样，一道直线向上，从老虎的肚皮底下钻出去，“叭”！一反身叫大蟒翻身，落在老虎的胯骨轴上。左手一揪，“卡吧”一下，把老虎尾巴就砍了下来。原来老虎尾巴里头有个三尖的大钥匙，顺着砍下来的痕迹，把钥匙杵里头一拧，老虎“咕嗵”就躺下了，纹丝不动。百灵先生袁化脚尖一点地，下来站稳，一招手，群雄都进来。司徒朗老头一瞧，道:“袁先生，您这消息埋伏好精明好厉害呀。我在我的玲珑岛修得全山都是山窟窿，都没有您这么一份最精致的东西。”“老义士呀，您夸奖了，那是室外的东西，这个属于室内的东西。您再看这五霸争雄。五霸争雄大牌楼的椽子头，全都是毒药弩。如果你从牌楼底下一过，这毒药弩就万弩齐发，跟下雨的一样，你躲不开。而且这个毒药弩都是用毒药喂过的，十分厉害。剐上一点，蹭上一点，只要肉皮一见血，毒气就进去。”袁化来至在这大牌楼的底座边儿，往这儿一站，拿起刀来，顺底下一拧，拧下这个盖来，把手伸进去，里头有机关。就听这牌楼里头“咕碌咕碌”一响，一会儿的工夫，袁化把手缩回来，把盖儿盖上。“行了，这个牌楼没问题了。”牌楼过去，是个人熊，这人熊不但站立而行，嘴里头肚脐眼里头也能打出毒药箭来。袁化飞身行来到人熊的背后，就在他脖梗子上拿刀“拍嚓”一切。这人熊的脑袋一咕碌，就看见腔子里头“刷”的一下出来一个横拐子东西。袁化拿刀“啪”一削，人熊倒下。大家随着袁化往里走，到了楼梯。这个楼梯三十六层，梯上头有三十六把鳝鱼刀。袁化就拿这虎头墨鳞刀一点楼梯，“叭”一见响，“嚓”！随着第二层的底盘就出来一口刀，“刷”！就是一个扇子面，碰上两条腿全折。就在扶手的将军桩头上有个桃形的帽子，溜尖溜尖的，底下是圆的，这是螺丝口。袁化把

螺丝口拧开，里头露出铜拐子来，拧了三十六下，这才全都不动了。大家齐聚在楼梯口。百灵先生袁化顺着楼梯“登登登”，一直往上走，快到楼梯口儿，袁化没往上走。猛得一伸手，揪住一根皮带子往下拉，起来一块方板，正在袁化的脑瓜顶上头，这楼梯口就拉严了。拉严了以后，就听见楼上头“噼里扑碌叭叭叭”的山响。这功夫可不小。百灵先生袁化下来。“众位，咱们大家伙都稍微的捂鼻子啊，恐怕有熏香烟顺着木板缝下来，把咱们大家给熏倒。”众群雄都捂着鼻子，袁化上来，把木板推开。请大家都顺着楼梯上来。到二楼上一瞧，哎哟！这是什么呐，都是假小鸡做的，却跟真的一样，都在小鸡的屁股儿带起弦来。地板上的胡椒眼都开开，整个二层楼的墙上，楼窗不算，都打开了，全钉的是弩箭。每只小鸡嘴里头打出三只箭来。一共七十二只。百灵先生袁化请大家站在这里，说：“这楼梯还不能上。咱们得转到楼梯后头去，这有蜈蚣软梯。”大家伙都随着在蜈蚣软梯上一个一个上来。推开了木板，也就是三层跟二层，都不透气，严实极了。老少群雄站在第三层一瞧：四面的楼窗满开着，正当中的神橱，神橱前头就是佛爷。头戴王佛冠，身穿锦兰袈裟，左手托着黄澄澄赤金金牌。百灵先生袁化用手指海川：“你看看这个金牌跟司徒老义士得的金牌一样吗？可能不一样吧，这个才是真的呢！”“啊，海川呐。你赶紧请下金牌。我们大家伙好给金牌磕头请圣安。”海川刚要往前走，就瞧佛爷站起来了，哈哈大笑，“众位！金牌在此！”大家一瞧佛爷怎么活了？只见佛爷从上头跳下来，伸手把五佛冠摘下，锦兰袈裟脱下来，托着金牌往这儿一站，正是众位老少英雄最惦念的小白猿王环。

到这里，王环咱老没提了。王环不是姑嫂争风杀孺子，大闹七星山，被段国基段国柱给拿获，王环不抵抗，就是为了请

死让你们给金牌。结果在前山要杀王环，赶跑了狼狈李吉，把王环押入土牢。这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总认为王环不但有品德而且有人格。人家不败坏我弟兄的名誉，明明后山这点事，连儿媳妇带闺女都不怎么样，可是王环到前庭当着这么多宾朋只字不提。“二弟呀，咱们先到蝎子孔观看。”他们才到蝎子孔。这时司马良掉在蝎子孔，被三侠带到耿家庄，这才请金针道长韩景和跟司徒朗哥俩见了面，西风寺月下会三侠，这才请百灵先生袁化来破亭。那么，这王环怎么跑这上来？原来王环土牢内被绑在将军柱上；心想：我死没关系，我决不怕死！最使我难过的就是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抚养我这么多年，将我养长大成人，母亲还在呢。我今天恐怕活不了，不能在母亲堂前尽孝，我算不孝之子，对不起母亲。同时又想到自己九十六岁的老恩师，教自己十二年，艺业学成，帮着自己报了仇，我对老师也算不孝。王环想着想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大工夫，这土牢门开啦，一阵凉风袭面，王环醒过来。一睁眼，眼前头站着个白胡子老头，听声音，就是在一线通口上把自己捉拿，带到一个地方，有一张苏武牧羊画的那个老头。老头不让我往里山来，让我回去， 我没听老人家的话。西二十五间仓房才被擒。“哎呀，您是老前辈。”“哎，王环，嘿……，小伙子，有点胆量。”过来把绑绳结开。王环活动活动之后行礼:“感谢老人家救命之恩！”白胡子老头把王环搀起来，由土牢出来，依然把土牢门关好。拔腰二位上房。蹿纵跳跃，隐蔽身形，由土牢越后宅，跃大墙出去，赶奔七星八宝转心亭。从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北面往东，进了一个小山环。王环一瞧，好象刚才老人家就把自己带到这个地方来过。活竹子编的篱笆圈，紧挨着山根，有这么一个小院落，篱笆上爬满了花，院里头栽种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这山根子底下山洞里

有灯亮，窗户纸挺亮。一挑帘走进来。噢，王环一瞧，不错，就是这儿，刚才来过。王环进来，躬身行礼:“老人家，两次搭救弟子，感恩非浅。请问老人家上尊姓高名啊，受晚生一拜吧。”“哈……，快起来起来坐下！少侠客，我知道你的一切，你跟我提了。至于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老夫我家住在直隶省涿州城东门里姓赵，名字叫赵谦，闯荡江湖有个绰号叫火德真君。我的能耐不算太大。但有一种绝艺会配放火药。这药有黄豆粒般大，如果拿起这块药来，叭，一弹，弹到水里头都着，还甭说弹到易燃的东西上了。弹哪儿哪儿着。所以叫火德真君。”

赵谦老头一世成名也仗着这个火。没有这点放火药老头也是抓瞎。自己有一顷多地，由老家人赵洪掌管，还有两三个下人，只是老两口子没儿没女，都七十多岁。有次，老两口子在一起说闲话儿。赵爷就跟赵二奶奶提过:“老伴呀，你看你我夫妻一生也算不缺吃不缺喝，仗祖宗的保护，我有这点能耐，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总算不错。绿林道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宾朋提出来，能为大小不说。老夫的人格，大家还是钦佩的。可是咱们老两口子都这么大年纪了。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跟我商量什么呢？男儿志在四方，你从打年轻的时候就在外头飘流，一出去十年八载不回来。你回来咱们还是那样，什么都没埋怨过你，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哎，对，为识性者可以同居。老伴呀，我想出家。红尘上这么多年又有什么意思呢？当初唐朝有一位大诗人李白就说过：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者梦啊！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意思。你我夫妻又没儿没女，我看你呀，掌管这个家业，到老了让赵洪他们把你一埋。剩下这点财产就归他们一分。咱们又没有本家，没有亲朋，就是你我。我这次走啊，我可就不定准回来

了。”老太太听了也怪难过地，说:“你去我不拦你。你有工夫，还是回来。回来一趟瞧瞧我怎么样。如果我死了，就任凭与你。你不愿意回来，那个我也不管你。”赵爷说:“好！就一言为定了。”这么着老两口子分手，赵谦带着宝剑放火的药，搁在小瓶里头，用小包袱一包，银两路费带好。嘱咐家人赵洪:“咱们可是这么着，你二奶奶死了要丰丰盛盛地埋葬。我没有三亲六故，就你们几个人，咱们也别再雇人了。等死了以后，你们就把家财一分。嘿嘿嘿，赵洪啊，你拿头一份，你愿意给他们几个人多少，我就不管了。我的家也不要了。”老赵洪一听可不乐意:“二爷啊，不是老奴我劝你，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你要说玩玩逛逛，咱们涿州有八景，你也一样能逛。您为什么非上远处去不成啊？二奶奶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算好。您何不跟二奶奶老夫妻两口子在一块儿。”“不，赵洪，我这人，我在家里待长了不成，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办，听见没有？”“二爷，老奴听见了！”这样赵二爷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哎，一晃就几年的光景。

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来到山西太原地面。他也知道山西太原地面有很多的能人。比方说寿阳县姜家屯碧目金睛佛老剑客姜达姜本初，这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吗？还有太原府西门外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锋石金声石老侠；太谷县于家庄西方侠长背昆仑飘然叟于成于涧海于老侠；还有马坊石家镇神掌地行仙石宝奎。这都是人物啊。老人家走到这太原府的东南六七十里地发现七星山狻猊寨，跟本地的老百姓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七星山狻猊寨的寨主段国基段国柱弟兄的山寨。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想：眼皮子底下就有三侠啊，西方侠于成、石金声、石宝奎，这都是绿林道了不起的老前辈呀。怎么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出现这样的山寨，他们怎么不管哪？一来是段氏弟兄能为高

强，艺业出众，非三侠所能敌。一个就是段氏弟兄虽然在绿林道不打家劫舍，不掐花不捏朵不危害百姓。三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让他们在本地待下去，这也有可能。要说他们两人能耐大，三侠不敢管，我看这条我想得多余啊。哈……不至于不至于。要不我到这山上看看去。这么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溜溜达达的来在西山口下。果然从树林里头出来二十几个喽罗，伸手一拦："这位老爷子，身佩宝剑一定是一位武林同道。请问，你一个人到这儿有事吗？""唔，众位多辛苦辛苦。老夫我家住在直隶涿州城东门里姓赵名叫赵谦，排行在二。""噢，原来是赵老英雄赵二爷儿，你有什么事？""我久仰你们贵宝山的寨主段氏昆仲，是武林道的英雄人物。我打算到山里头来拜望，不知道可肯赐见，烦劳通禀一声。""老英雄，您太客气了。我们两位老寨主也喜欢绿林道的宾朋。您稍候，我们给您通禀一声。"有头目撒腿奔里跑，眨眼之间，来到大厅前，挑帘笼进来，单腿打千，禀报二位寨主。山外来了一位白胡子老英雄，有七十多岁，自称是涿州人，姓赵名字叫赵谦，排行在二，久仰二位老寨主，肯其赐见吗？""噢，二弟啊。""哥哥，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也是绿林道了不起的人物啊。""是啊，怎么来到咱这里？要说因为我们弟兄办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我们弟兄是不干。其实就为慕名而来，我们要摆队相迎。""哥哥说得对，摆队相迎。""呛啷啷"一棒锣响，让三个儿子段世岭段世贤段世宝，那时段世宝还活着，带领兵丁，陪着老哥俩，父子五人下了山，来到山口。段氏昆促来到且近，一躬到地，"哎哟嗬，您是直隶赵老英雄，贵足莅临蔽山，恕我弟兄末曾远迎，当面请罪。""哈哈哈，二位寨主，远仰大名非只一日。今日冒昧造访，还望两家寨主多多海涵，你我还是一见如故，老夫有意到山中小住两日，不知道二位寨主意下如何。""哎呀，如果老英

雄肯其住在郦山。你我多多的攀谈，使我弟兄多增教益，求之不及，请!”把赵二爷请到山里，嗬，摆宴席，给赵二爷接风洗尘。吃完了以后，领着赵二爷围着山里转了转，最后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周围看了看，段氏兄弟把这个亭子是谁摆的，有多大的厉害都跟赵二爷提了，老英雄心说：你一个贼窝，里头你还摆这么个亭子，你说，你这叫么事？但是赵二爷表面并不显露。回寨给赵二爷找了两间房，住了两天，认为赵二爷还不走嘛。可火德真君赵谦却道:“大寨主呀，我看你七星山这地方还真好，真的有意在你这儿常住下去，不知你意下如何呢?”段国基段国柱本不想请赵二爷在山里常住，可是他们两人有点不敢惹。“哎，老英雄，您愿意在我这儿常住下来，这地方您真看着美，您到后山去,我后山有一个幽僻之所，您住着最合适了。”赵二爷一听，好呀！这样才把火德真君赵谦请到这儿来。后来大寨主提出来:“得了。老英雄您在我这儿时间长了，我山里的情况您也都知道，您给我保护保护七星八宝转心亭。”赵二爷满口答应下来，所以赵二爷代管后山七星八宝转心亭和一线通一带的地方。三侠打赌大破转心亭这些事情，赵二爷全知道。也知道国家的金牌被段氏弟兄放在转心亭里，这次王环来，赵二爷劝他说:“你也赶紧回去，你既是石金声石老侠的弟子，是少侠客，我对你尊敬，你真的要上七星山我不敢放你，因为有危险。”结果，王环被赵二爷放了以后，他真奔了七星山。

赵二爷可就暗暗地跟上，又想他小小年岁，胆量过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心里很钦佩。西二十五间仓房被擒，赵二爷心说:“小伙子，嘿嘿。你人性命危险哪。”没想到韩志押着王环，从后寨经过，被大姑娘爱贤女段银娘发现，把王环带到段银娘的房中。姑娘提出来，要跟王环结为姻亲，赵二爷一想：这不是坏事，这个姑娘我赵谦都肯担保。如果真的跟王环

成了亲，坟中有骨是亲戚嘛！仇再大也能解开。人家的姑奶奶埋在你们王家坟地里头，有多大仇不能解呀！结果三嫂子陈氏一来，三言两语说翻了，当场一动手，姑娘刀劈陈玉娥，王环标打段银娘。哎呀，老英雄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是个无儿无女的人物，象王环段银娘这样的姑娘小伙他都爱，老头心说："把这俩孩子全给我，我都要，没想到王环这样的无情打死了姑娘，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王环看中段银娘的美色，一定要娶段银娘置父仇于不顾，这个也不足取。得，打死了，看着怎么样吧，好么，结果人家王环说出一篇话来，你们要献出金牌，不是要我一命嘛，我就来献命。把王环捆上，押到前山。赵二爷暗含着来到前厅，趴到瓦脊上头往下看。按赵二爷想：玉环要当着这么多人一败坏段氏弟兄，段氏弟兄有个地缝都得钻进去。你儿媳妇怎么着，你闺女怎么着，可是玉环只字不提，嘿。赵二爷心中高兴，这小孩儿品德高尚，将来定成大器。把王环押入土牢。赵二爷始终没有离开过土牢，万一有个人来给杀了呢？老段家底下人很多，老的不记仇，难道说年轻的也不记仇吧？后来耗到了三更来天，没人来了。赵二爷这才掏出十三太保的钥匙，把锁头捅开，把王环救出来。现在老头实话实说："孩子，我爱你胆大而且心细，美色当前无动于衷。孩子你处处好，不愧是侠客之徒，将门虎子。这样我才从土牢把你救到此处，孩子你明白了吗？"王环听完了，一躬到地："老人家，孩儿我还是个年轻人，没想到老人家如此的爱护于我，两次相救。有生之日，即是感戴之年！"赵二爷一笑："哎，孩子，说真的，我二老夫妻，年过古稀,无儿无女，瞧见你这样的英雄之子，我心里头十分羡慕。孩子，我挺喜欢你的。"王环多机灵地说道："老人家，您真的喜欢孩儿吗？您家中没有儿女吗？""没有！""那个，孩儿我打算给您磕头，拜您为义父，我愿作您

的螟蛉之子，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呢？”“哈哈哈。啊？什么？你说？”赵二爷跟没听见一样，都乐晕了。“我愿意在您的跟前，作为义子，将来养老送终，报答老人家救命之恩。”“孩子，那我高攀的上吗？”“看起来，您是乐意了，爹爹请上，受孩儿一拜。”有人管赵二爷叫爹，乐得赵二爷巴掌都拍了。顿时血压都高了，赵二爷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真的不敢当，好孩子，咱爷俩初次见面，我给你点钱不算什么，我给你点东西。”把包袱打开，拿出一个瓷瓶来，这个瓷瓶还真是大明朝的青花瓷，青花白地珊瑚盖。“孩子，这个送给你。”“爹，这是什么，您给我？”“哈哈，我别的没有长处，我就是祖传秘方配放火药，你瞧这一个瓶里头，全是放火药的药粒。拿出一块来，不论往什么地方一弹，见风就着，所以这个盖，盖得十分严密，有风就能把他给引着，如此的厉害，你把它扔到水里都着，我送给你一瓶放火的药吧。”王环把它揣在身上，赵二爷说：“孩子呀，你是七星山段家的唯一仇人，他们不能不找，孩子，你在我这儿待着没事，他们不敢来，但是，你不能出去，你要一出去，就有危险。”“爹您放心吧，孩儿我就在屋里待着，我哪里也不去。”王环在屋里待着，待一天成啊。时间稍微一长，三两天，就腻味了，吃饱了没事，老让人要屋里待着，多难受啊！他就坐在屋里头一个人看这个屋子，看来看去，他就看见西墙上苏武牧羊的画。嘿，王环纳闷：怎么这羊毛都鼓起来了？看着看着越看越好奇，他一拔腰，上了八仙桌，再一迈腿，上了架几案，他来到这画前头，用手从画的表面上来回摸摸，嗨，这羊真是鼓的，就用手一按这个羊，他手指头一点一按，嘿。这羊真往里这么一缩，“咔吧”里头就一声响，吓得王环“噌”一下，打架几案上就蹿到地上来了。啊，就看这轴画“吻噜噜”转眼之间卷起来。王环一瞧，就在画后头，有这么一

个角门。这羊往里一缩，好象是带着什么东西，正插在小门的锁眼里，两扇门开了。里头黑洞洞往外冒凉气。王环心想，这个什么地方？就一拔腰上了八仙桌，站在八仙桌上往里瞧：里头黑洞洞是一条暗道，开始由于外头的亮能照进来，看得见越走越看不见，越走越看不见，觉得越走越深。王环就试探地走，走着走着，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横着走，累了就稍微的休息休息，不累他就走，走来走去，他好象觉得往上来，到上头没地了，横着一瞧，透出亮来，王环可就顺着这个地方往外钻，钻来钻去，钻到前边一瞧，在一张八仙桌前头，露出了磕头垫，一边一个棕团，这个棕团上坐着两位和尚，上垂首和尚肩宽背厚，灰僧袍，黄僧鞋，白布袜子。红扑扑的一张脸膛，浓眉阔目，鼻直口方，一部白胡，扇满前胸,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下垂首个头差不离，就是脸蛋有点发黑，穿的是青僧鞋，两人年纪都有六七十岁，一瞧王环从桌底下往外一钻,“南无阿弥佗佛。娃娃你是何人，竟敢到此处，前来窥探！”王环一躬腰出来了，按着刀把一瞧，这两位和尚是谁呀？王环瞧得出来，要想凭能耐赢这二个和尚，恐怕自己办不到。那么这是哪儿？等王环站起来一瞧：桌子上头五供蜡签香炉全有，香炉的后头是神橱，神橱的前头是个佛爷，头戴五佛冠，身穿锦兰袈裟，左手托着黄澄澄赤金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啊？这是七星八宝转心亭，因说道:“二位高僧，您怎么称呼?”这两个和尚起来。一伸手把旁边的方便铲抄起来，卡楞楞，掌中一合,“娃娃，你是哪一个？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其不然要你项上人头。”王环一想到这份上我不敢说管什么。把自已的来历由头至尾一说。然后问道:“二位高僧你们是干行么的?”两位和尚才报名姓，续了前情。

这两个和尚就是保定府清苑县龙虎寺的两位方丈，降龙罗

汉宝阔，伏虎罗汉宝月。您还记得张方跟夏九龄和浮云仙长马宗续庙外头动手，九赶陈道常的时候，不是降龙宝阔帮着张方跟马宗续动手，张方跟九龄他们两个人可就追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采花羽士陈道常，一直追到大魔庄石家镇，才来到太原府，那么树林里头念佛的这声佛号是谁呀？嵩山少林寺的方丈赛达摩元修长老。咱们已经说过去，本来元修长老不是少林寺的弟子，他是一元僧普静告老之后，请出来的方丈。可巧济慈济源到少林寺来学礼，这是王爷的命令，济源养好了伤，到了少林寺，帮着赛达摩元修整理庙务，元修才有点时间出来游历游历，走到这儿,他跟降龙罗汉宝阔，伏虎罗汉宝月都是朋友，出来把这事情给说和了，宝阔和宝月跟赛达摩元修浮云仙长马宗续告辞，他们两人奔山西太原府七星山，是七星山请他们俩去的，当然段家弟兄远接，把两位高僧请到此处，如此这么这么回事，我们现在正跟官府闹着事呢。金牌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我们还不放心，就请你们哥俩到趟七星八宝转心亭给我们看守金牌，即便真的有破亭之人到这里，凭你们哥俩的能耐，破亭的人他也得不到半点便宜，这么就把宝阔宝月带到楼上，人家都走了，把消息埋伏可开了。由走线人送吃送喝，完了事你放在原处，自动拿走，有马桶随便撒随便拉，都由走线人往下送。但是，第一顿饭的时候，就给宝阔宝月来了个条，希望您别动了，也别跳楼窗,跳楼窗下去，准死无疑,周围都是消息埋伏。宝阔宝月这个骂呀，原来你大老远把我们哥俩找了来，诓在七星八宝转心亭上，软禁起来了。但是这也没法子呀，没想到王环来到。王环把事情一说。宝阔宝月也把事情说了。“哎呀，你是石老侠的弟子，老贤侄，你怎么到的这里？”王环就把认义父的事情都说了，宝阔宝月一听，“孩子，你能不能在这儿保护金牌？”王环说：“我能啊！”“那么你要能，我们哥

俩可就走了。”“哎呀，二位高僧啊，我可不知道我义父的屋里的情况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这一路上，这山道很不好走，看起来是由东边的山根子底下穿到亭子边上，在亭子的夹壁墙里头我钻上来，这里头道不好走哇!”和尚说:“那没关系，我们哥儿俩跟你一样都能对付，高了矮了窄了宽了我们都能凑和过去。”“那样，我吃什么喝什么呢?”“这你放心，到时候走线铃从那边一响，你端进来，想吃什么，用纸笔你写上，你随便吃，你不愿意吃素你吃荤，要什么来什么，解大手解小手旁边有净桶，随便。你看这好不好?”“那好极了。”这两位老和尚带着方便铲，摸腰钻到八仙桌底下，顺着王环这条道走了。走到这头，赵二爷还没回来。打山洞的角门钻出来，到了八仙桌上，“咔吧”一见响，门也关了，这苏武牧着的画又落下来，两个和尚一瞧，赶紧用僧袍的袖子连几案带八仙桌给人擦抹干净，老哥俩出去，赵二爷回来找干儿子，怎么找也找不到。老英雄着急，咱先不管，王环在这里一待，到时候有吃的有喝的，尽管闷一点，自己可以练练刀，就看守七星八宝转心亭的金牌。后来王环一琢磨：不行，怎么不行啊？万一段氏弟兄要来了呢？我在这儿，金牌我也护不住。而且我还许叫他们给钉了。王环又一想：有主意，把五佛冠摘下来，把锦兰袈裟摘下来，把僧袍也脱下来，把佛爷放到八仙桌底下去，藏到里面。王环把僧袍一穿，把锦兰袈裟一扣，五佛冠一戴。他盘膝打坐，在这里一忍，手托金牌，他冒充佛爷。今天，有人来。底下一阵大乱，再一会儿的工夫，楼板一开。噔噔噔噔，上来这么些人，王环早就托好了金牌，这儿愣着呢，一见有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直到海川取金牌，王环哈哈大笑，“噌”一下跳将下来，把五佛冠摘掉，把僧袍，锦兰袈裟一脱，现露出自己的本人来，挨次一行礼。海川才道;“孩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我们

都急坏了，你干了些什么？”王环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海川很不以为然，海川的意思：姑娘既然很好，十分的贤惠，人家自己提亲家也未尝不可，你怎么给人家杀了？老侠石金声就不然，认为孩子办得对，美色当前，无动于衷，敢比柳下惠坐怀不乱，成为英雄。再说他是仇人的女儿,海川把金牌拿过来一瞧，跟自己手里的假金牌一对，这个分量差多了。

这时候，七星八宝转心亭下面一阵大乱，哗哗哗哗，梆梆梆，一阵梆子响震人耳鼓，四百名长箭手一下子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团团包围。张方一瞧：“哎哟，可了不得了，四面的弓箭手打梆子，一定是赵小乔赵远锋所为。”司徒朗这老头儿可真急；人家袁先生算计到了，我没赵小乔赵远锋父子二人杀掉,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祸事，他带着长箭手来到。嘿！这是我的事啊。老头打包袱，箭翎耳这么一忽闪，嚓楞楞，把五行轮亮出来，“随我来！”爷几个顺着三层楼下到二层楼，顺着二层楼往楼下走。这可就有危险了，因为四面的门开着，四面都有弓箭手。司徒朗刚要往外冲，梆子一响，乱箭齐发。老人家司徒朗不顾死活，一分五行轮，拨打雕翎，准备往外一蹿。就在这个时候，这长箭手的身背后来了人，扑哧扑哧，拿宝剑就这么一挑。，这人是谁？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

赵二爷这几天尽找王环，就是找不着。晚上他知道有人来破亭子，就收拾东西，把放火药掖起来，也到七星八宝转心亭来，梆子一响，赵远锋赵小乔带着弓箭手一围，赵二爷心说可了不得，把这些位都给围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我呀，对不起你，蹦过去摸着黑，在后头一阵大砍。长箭手叫苦哀哉！司徒朗早就蹦出来。赵小乔一看，卖豆腐的掌柜。哗啦一声响，锁铁虎尾三节棍盖顶就砸，老人司徒朗跨步闪身，就在这赵小乔的肋窝子上扑哧一下就扎了进去。赵小乔撒手丢棍，一声惨叫

，咕咚就躺下了。赵远峰一看，千顷地一根苗，我就这么一个儿，怒从胆边生。“老小子，你把我儿子钉了。”赵远峰飞身形过来，一收虎尾三节棍。啊，老人家司徒朗跨步闪身，左手轮立着一穿右手轮，就到了他的脖子，吃！一轮扎死赵远峰。司徒朗把这爷俩全扎死，所有洞庭湖来的长箭手，一看赵小乔赵远峰完了，嗯啦下子，全跑了，司徒朗高声喝喊：“快出来呀！”爷几个嗯啦上就撞出来走了。赵二爷可没看见王环，王环也没看见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赵二爷把赵远峰赵小乔一个一个的死尸搬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内，然后把所有的长箭手死了的人也都搬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内。赵二爷一想：我在这儿住了几年，人家段国基段国柱待我也真不错，又把这七星八宝转心亭托付给我，我现在要回家，得了，我也送给你点礼物吧。赵二爷一伸手把放火药的药瓶拿出来，打开盖，手指头一粘就是一块，往四面一抹。一会儿的工夫大火就着起来，赵二爷看了看，没错了，老头回山下收拾收拾东西回家了。

赵二爷走，咱们先不提，爷几个打七星八宝转心亭出来往西走，三侠在头里，袁化袁先生这些人在后头，走到西山坡，再往下走有二道寨门，再往下还有头道寨门。这是三道寨门的一拐弯。这个地方十分平坦，就听“当当当 ”锣声响亮，响彻连天，原来大寨内自鸣钏一响。知道七星八宝转心亭有人给破了。忙派人到后边一看，立刻报告大寨主。段氏弟兄邀请诸位，足有一二百子。各持军刃，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由打大厅里头一出来，刚往北一拐，人就到了。老人家石金声来到且近，一躬到地：“大寨主，二寨主，老夫石铎有礼！”“石老侠，真想不到呀。你把我七星八宝转心亭给破了。”“大寨主，当初海川在大厅前与大寨主你三击掌，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金牌我等拿走，你弟兄束手到案打官司，哈哈哈，没别

的，这场官司你们哥俩打了吧。”“等等。”段国基飞身形过来，用手点指：“石老侠，人敬人，鸟拾林，你们弟兄太不仗义。”“大寨主，你让我们一个月内破亭，屈指算来，也不过数日之功，七星八宝转心亭已经破掉，怎么算我弟兄不仗义，老夫九十六岁，不义之事，我长这么大没有办过！”“石老侠，我问问你，我们跟谁打的赌一月破亭？”“当然跟我弟兄打的赌。”“对，亭子是你破的吗？是童侠客破的吗？”“是袁家屯百灵先生袁化破的，袁先生在那边站着呢。”“西凤长老秋禅当初介绍百灵先生袁化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亭图画出来。我准备了一万两黄金，才把这七星八宝转心亭修齐噢，袁先生给我摆的亭子，你们请出袁先生破亭。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不是你弟兄三人的本领，我弟兄不服。”“哈哈哈，大寨主，不是石某强词夺理，如果你们要说不许可摆亭之人来破亭，那你就应当讲在前面。说话说在前头是话，你们并没有说出来。当我们把袁先生请来之后，把亭子破了。你这个时候再说，岂不晚矣。”“那袁先生可就不对了。当初，我请袁先生给我摆亭，袁先生怎么又来破亭呢？这叫什么事，为人谋而不忠。”“哈哈哈，段大寨主，你这话很不合乎道理，”袁先生一想：人家怎么不合乎道理呀。我给人摆的，现在又给人破了，出乎尔反乎尔，我真是对不起他。这石老头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哈哈哈，大寨主，袁先生给你摆亭，其目的何在？就是你段家有一些贵重的财产，贵重的东西，珍宝等物，怕人家偷你，给你摆这个亭子让你存这些个珍宝，所以袁先生才给你摆亭，而今天你用七星八宝转心亭做了什么了？你把钦差大人的金牌，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里。你利用七星八宝转心亭，阻住年钦差不能起马直奔四川开仓放赈，与朝廷为敌，是十恶不赦！那袁先生就担不起了，甭说袁先生还是我们邀请出来的，既便袁先生自己知道他是大清国的子

民，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他也应当挺身而出，来破此亭。难道说你段国基不法，袁先生也跟着你不法吗？依我说，话应前言，金牌我们已然得到。你跟我们规规矩矩的到趟太原府。在大人面前请罪，全始全终，童海川销票无事。大人斟情形，爱惜武林，也可能贵手高抬，饶你不死啊。因为我石金声为弟子报仇，刀劈杨山，镖打了段世宝，对不起你弟兄。今后你们消声匿迹，闭门思过，也就是了。不去不成！”段国基勃然大怒，亮出刀当场拚命，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第七十五回 童海川双钺败三寇 西方侠铁掌打五虎

上回书说到大战西山坡，段国基三言两语跟石老侠说翻了，事到如今，只有凭本领决一生死。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火往上撞，一伸手把镔铁虎尾三节棍就拖出来。“姓石的，依仗你能力高强，艺业出众，欺压我弟兄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他一摇三节棍。猛然间，身背后念佛：“无量佛，大寨主，贫道来到你贵宝山这么多的日子，蒙你的抬爱，加意的款待。您起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贫道服其劳。我将老儿石金声致死，报答阁下的款待之情！无量佛。”按剑把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飞身形过来。段国基一瞧，唉！瞎掰！这人是采花羽士陈道常。您还记得张方九赶陈道常在石家镇把他给追跑了，陈道常就跑到七星山这儿来了。如果他看见张方在那边呢，他就不过来。树林这儿挺黑的，这边灯火通明啊，光亮也达不到，他没瞧见。张方一瞧，“大爷，这道是采花羽士陈道常，我这带着公事，我拿他呢！您可别让他跑了。”陈道常一眼瞧见张方。老侠石金声说道：“孩呀！放心，他跑不了！”一按刀把，顶碰簧，嚓楞楞。五金折铁宝刀离鞘，刀鞘子往旁边一放，“恶道，你近招来！”陈道常要跑也觉着怪寒碜的。他一想：我动手，打一下就跑。左手剑诀点面门刷一剑，白蛇吐信，刷一道寒光直奔老侠石金声而来。石金声向左微然一划步，银髯甩在左肩，拿刀往左面这么一扇。呛啷啷，把陈道常的宝剑就给削折了，反腕子反背就是一个扫堂刀。陈道常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老侠石金声左脚摆莲外合腿，拿脚面往外

一抽，往左面踢他，“方啊，接着。”嘭！这一脚把陈道常踢起有一丈多来。老头一喊，张方往前一上步，陈道常就过来了。啪，就摔在张方的眼前。哈，张方这美呀，一上步把陈道常就给踩在那里。张方一伸手把包袱皮打开，三棱凹面吕祖锥亮将出来，照着陈道常的脚后跟这条懒筋，嘭，扎进去一挑，这懒筋就折了。然后，四马倒攒蹄，把陈道常就给捆上了。张方往他肚子上一坐，噗的一下，“喝！小子我拿你先当板凳吧。爷们！你想跑，你等等。”哗，眼前的贼人一阵大乱。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一瞧，“啊呀。哥哥，老儿石金声如此猖狂，待我来。”哗楞楞，一抖镔铁虎尾三节棍，飞身行过来，单手一摇棍，照着老侠石金声脑瓜顶就砸。石金声就势往下一矮身，从他三节棍底下钻过去。卧看巧云式，右脚扎根，左脚起来一踢，就是段国柱的小肚子，他撒手扔棍，叭唧就扔在那儿了。石金声折身起来一捋银髯：“哈哈哈，段国柱，想跟老夫动手，你还得练个三年五载呀！”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一瞧，嘿，飞身行过来，三节棍掌中一合。哗楞楞一声响，他这手可厉害。往前一赶步，“好你石铎！”双手合住当中，双摇风火轮，哗楞楞楞，两边两节随着环一转，往前一抖腕子，双风灌耳，对准石老侠两面的太阳穴就来了。石老侠上左一划步，躲他双摇风火轮。接着段国基又左手一搂棍尾，反棍仙人解带，奔老侠石金声拦腰就打。老人家脚尖一点地，张飞大骗马，刷，一下起来。接着段国基左手棍又抡过来，就是老侠石金声的顶梁。石老侠见棍下来，长腰出去，段国基往回一带棍，道：“石老侠，你怎么三招不还手呀？”“大寨主，你和段国柱不一样，你段国基占踞七星山这么多年，你没祸害过谁。不瞒你说呀，象你这样的人物，在我石某眼皮子底下占山为王，你要办坏事，我石金声早把你赶跑了。第二，你段国基没杀快手王能，那是

你们老二段国柱办的，所以我让你招。好象这一次与你无干，也不过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哈哈哈，连累上你了。那么这第三招呢？当场动手，你不行啊，一定要伤你，到那个时候，你多多的原谅我石金声九十六岁，腹不能容物，我要伤你。”段国基听得恼了，往前一赶步，哗楞一声响，三节棍第四下就到了。老侠上右一错步，见三节棍来了，顺手一穿，单臂如铁，刷的一下，这手功夫叫回身捉蟒，把段国基的三节棍攥住了。说拿这刀一推，刷的一下，把段国基的脑皮削下小烧饼盖那么大一块来。老侠石金声刀交左手，捋银髯往这儿一站。正在这个时候，了不得了，后山七星八宝转心亭大火起来，烈焰飞腾，浓烟冲空，黑云遍地，照红了半边天。段国柱抬头一看，七星八宝转心亭这火起来了，咬牙切齿！一万两黄金修造的亭子完了哇。“众家兄弟，为我弟兄出一臂之力，与他等拚了吧。”所有的人员各自持军刃，嚓楞楞亮将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顺着山口往上走来三个人。沙沙沙沙，这个快呀。高声喊道：“段家兄长，且慢哪，且慢！”老侠石金声刀在左手，扭项观瞧，这三人就来到近前，头里这位矮身材，小胳膊小腿，大耳朵，溜肩膀，一身蓝，紫绒绳，攥着一口刀，两边有刃。在他护手盘这里刀把上有个月牙的蛾嵋支子护手，叫龙形刀，使起来可了不起。往后还有两位，都是大高个，宽肩膀。前头这位一脸的白圈癣黑脸蛋。后头的这位，由打左额到右嘴角一半发红一半发紫，长得十分凶恶，高声喊道：“段寨主休得惊慌，我弟兄来也！”说完话，飞身过来，彼此见礼。这三个人一抱拳：“段寨主，我们弟兄三个人来了。我们弟兄要跟公馆这些人较量较量。”段国基段国柱正不行，来这么仨，给大家伙精神又提起来。“既然如此，有劳三位贤弟。”就矮个的一撇嘴：“二位兄弟，你们谁先过去？”“大哥，我先来！”就是一半脸发红一半脸

发紫的那位拧腰过来，一按刀把，嚓楞楞一声响，把刀亮出来。老侠石金声刚要刀交右手，身背后有人说话："哥哥，您打了几仗，身体劳累，且请休息。待某来！"老侠一看，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海川心想：这么多的贼，你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去？让贼人对老哥哥石金声车轮大战，自己在旁边看热闹，这不象话呀。既然这贼是生贼，我就不能再让老哥哥轻身受险了，海川踮步拧腰过来。那位攥着刀，往这儿一站，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啊？也敢过来动手，吾刀下不死无名之人，通上名来！"海川一阵冷笑："贼人，问某家，家住在直隶省京南坝州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嘿，海川一报名姓，很多的绿林贼人都是一愣。海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通上名来！""问某家，四川人，姓裴名唤裴武，江湖人称阴阳判官。"

原来那个一脸花白圈癣的是他亲哥哥，叫花面判官裴文。那矮个儿使龙形刀的那位，叫矮脚兔子佟威。前者咱们已经表过，云台剑客燕普从北京城走的时候，打发下几拨人来。这第二拨就是他们仨。这三个贼也是由四川起身往这边来的。不知道云中凤韩猛，南宫利，魏九成三个朋友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下了手。这三个贼今天就走到七星山下，突然间发现这把大火。段氏弟兄并不是剑山蓬莱的人，但和岛也有关系，他们是万龙藏风岛的人。而且裴文裴武跟佟威这三个贼，跟段氏弟兄还真不错，怎么七星山会起火呢？这才来到七星山下。借火光一看西山坡，人声呐喊，灯火通明。他们才顺着山道上来，跟段家弟兄见面。裴武一听是童林。道："嗬！好你小儿童林，哪里走！"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刷的一下。裴武的本领并不错呀，往前一抢身，刀奔海川的顶梁就劈，海川微然变脸，上左一贴身，右手钺这么一支地，拿着鸡爪一搭他的刀盘。

咣！搭上刀盘，这么一坐腕子一拧，裴武的刀就撒了手。海川左手钺裹手就是一捋，巧摘天边月，把裴武的绢帕就给挑下来，就身抬左脚，啪！一脚把裴武就踢翻了。裴武起来也找不着刀了，扎着两只手站着，俯首贴耳，这寒碜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花面判官裴文踮步拧腰过来。咔楞一声响，把刀拉出来："小儿童林，伤我的兄弟，认识俺花面判官裴文吗？"猛然一长腰，到了海川面前，左手一晃面门，刀走拦腰斩，海川脚尖一点地，张飞大骗马躲过了刀，右手钺堕肘沉肩往下一戳，用牙子一架他的刀，往外这么一推他，左手照着他的胯骨轴上，嚓—钺就到了，正把他胯骨轴连长衫带裤子全给刮破了，刮了足有半尺长的串肉皮儿，血刷就下来。"哟，妈呀！"疼得他一咧嘴都叫了妈了。海川一想：你还有什么出息！双钺这么一变，右脚一抬，扁踩卧牛腿，嘭的一声，正踢在裴文的小肚子上，出去一条儿，咕咚摔在地上。张方高声喊："好腿，这是人哪，要是鸡蛋，把黄儿都摔出来啦！"众人听了大笑。这俩贼前后都输了，头儿有点挂不住了，右手攥着龙形刀，飞身形过来。"好你姓童的，认识老太爷吗？"海川一看他这口刀，知道他是内家门的功夫，矮脚兔子佟威往前一抢步，左手食中二指一点，右手龙形刀往前一赶步，叫麻姑献寿，一翻腕子，刀尖挑海川的哽嗓。海川知道，这种内家的军刃实有独到的功夫。于是，海川叉右步，右手钺，走底盘，这手功夫叫玉蟒翻身。刷，这钺就到了。佟威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海川左手钺奔佟威的右面，右手钺反过来，一个扫堂，左手钺往前一支，掉过脸来，这叫金猴戏月。这手功夫太漂亮啊，叭一甩脸，这钺就到了。佟威要想躲就躲不开了。刷一下子血就下来。矮脚兔子佟威噔噔噔倒退出七八步去，总算站稳了。哈，海川力胜三寇，都不怎么费劲。正在这时候，顺着山道往上来人了。"海川

哪，你们尽顾了这儿动手，可就忘了家里。”海川听着耳音很熟，扭颈观瞧，来了两位大个白胡子老头。前头这位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贲儿头，坠子脸，厚嘴唇，面似银盆，皱纹堆垒，顶都谢没了。手里拿着家伙，乐嘻嘻的一边走一边喊。后头这个老头比前头的老头有点壮，米色长衫，四方大圆脸，一部白胡须苫满前胸，肩头扛着一杆大枪。紫红紫红的枪杆，一尺八的鸭嘴式枪头，犀牛尾的大红缨。海川认识前头这位，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一百零三岁的老侠客于成于洞海。后头这位夏九龄认识，是老岳爷神掌地形仙石宝奎。这两位和石金声是太原府的三杰。老侠石宝奎跟银钩太保尚义哥俩让张方为媒，把女儿许配给夏九龄。临走的时候石老侠不是提过吗?“方儿啊，你们哥俩到太原府，我们也打算到太原府去。”为什么他要到太原等着童林哪？石宝奎原来这么想的，我闺女给了你徒弟，怎么着我也得跟你见个面。所以等他们俩人走后，老侠石宝奎就告诉尚义，“老二啊，你打听着，我也打听着，大人要往太原府来总会有信的。不过大人公务在身，不能为了咱们孩子的事情在太原多住两天，咱们得提前动身到太原等着。”银钩太保尚义听完说:“我也想到啦。”哥俩就这样说定了。

这一天，尚义打听到年大人已到了太原府，急忙回家告诉自己的内人，收拾好东西就奔了石家镇。面见石宝奎说:“哥哥，坏了，我在家里碰上个人，他说大人已经到了太原府。”“哎哟，这多耽误事呀，咱们哥俩赶快走吧。”老哥俩带好银两路费，就奔太原了。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时间不长，就到了太原，跟本地人一打听，才知道大人没走。进了东门，一看路北的公馆，尚二爷说:“哥哥，咱们来了，也不知方儿跟九龄他们哥俩回来没回来？咱们去公馆吧。”石老侠摇头:“别去。上人家公馆去好吗?”

对，既然大人明天也走不了，咱们先找个店住下，明天早晨再去。”公馆的西边有个店叫仁义老店。老哥俩刚到店门口，伙计出来:“老爷子，你们二位住店吗，正房可没有了。”“不客气，咱们跨院里头有个单间就成，我们哥俩只住一夜。”“哟，您二位奔里来吧。”伙计给带到西院的南房，灯光点亮，屋里倒是很干净。老哥俩擦脸漱口，喝茶，又让伙计到厨房准备饭菜。老侠石宝奎向伙计道:“贵姓啊?”“我姓王。”“噢，王伙计，您隔壁不是钦差大人的公馆吗?”“不错不错，年钦差，北京下来的大官。”“噢，来了多少天啦?”“嗬，不瞒您说，来的日子可不少，有半个多月。”石老侠点头:“这位大人从这里路过要上哪儿呀?”“到四川放赈去。”“怎么还不走?”“咳! 可甭提了，满城风雨谁都知道，急得我们太原府的大班头都快上了吊。”如此这般把丢金牌的事情都说了。石老侠一听，怨不得咱们哥俩会追上大人呢，原来大人根本没走。哥俩喝酒谈心吃饭，吃完了。也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见东边一阵大乱，声音鼎沸。呛亮亮，院里噔噔噔跑出来个人，“老客们千万别出来，有贼人搅闹公馆。留神误伤。快着，赶紧上大门。”尚二爷一听，“哟，哥哥，怎么会公馆闹贼?”“我也说呀。不知海川这些人在公馆没有。”伙计噔噔噔跑进来了:“啊，老爷子，你们老哥俩千万千万把灯吹了睡觉。您今天来到太原府还是真赶上热闹，公馆闹贼。”“噢，公馆闹贼呀?”“对了，老爷子，哈哈哈，看你们老二位也都是练武的，可有一样，这贼人可杀人不眨眼，十分厉害。据说，来一百多贼呢。”石老侠一听一百多贼，就把枪抄起来。“尚义呀，快着，咱们走!”哥俩出来了，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出块银子来。“伙计您别跟着，如果我们不回来，这块银子给你结了店账，然后剩多少钱，你买双鞋穿。”“老爷子，我谢谢您。您这么大年纪，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呀。到了外头，连人挤带马踩

呀？它且踩能把您踩死。”石爷心说，踩不着我呢。等老哥俩紧行几步，来到大门口。大门口外头就过上队伍了。石老侠道：“伙计，你先等一等，我得出去。”“老爷子，听您的口音离这儿远不了，公馆闹贼，您老人家攥着家伙从这儿出去，人家要拿你当了嫌疑犯！这可麻烦。”“哈哈哈，不要紧，你放心。”“再说这贼可来了不少呀。老爷子，您这么大年纪，您行吗？”“行不行的，我也要看个热闹。”“嘿，您怎么看这热闹！”店伙计拦不住，老哥俩挤出去，嘿！满街的人，城守营的兵丁，由打东西两路，鱼贯而行往公馆里头撞，里面喊杀连天哪。石老侠他们出去跟着兵丁一挤，就进了公馆，一直顺箭道往后走，果然里面灯火通明，打起来了。石宝奎个儿高呀，一眼就看清楚，这可能是钦差大人年羹尧。虽然穿着便服，光头没带帽子，右手持着剑，目现威慑之气。有儿个孩子当场动手。

现在公馆就剩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还有插翅鹤杨小香，铁腿鹿杨小翠。刘俊一看师父们都不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刘俊可派总官年福跟刘成说了一声：“万一真来了贼人搅闹，请知府立刻传命令，让城守营的兵丁前来支援。”这天吃完了晚饭，刚交初更。刘俊带着小香小翠玉耳，哥四个把军刃带好了，就来到上房保护大人。小哥四个进来，跟大人说了会儿话，天不足二更，大人要睡觉，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房上头喽喽一声呼哨响。大人立刻回里间屋，伸手把宝剑拉出来。年大人是个武的，他不太怕事。但是，他知道公馆空虚，贼人乘虚而入。等刘俊这小弟兄四个由打北房出来，大人跟着也出了大厅，抬头往南房上一看仨贼。当中是个青脸，黑胡子茬，绡帕缠头，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手里攥着一口手。上垂首这人长得很俊，身形很苗条，一身夜行衣，手里头攥着一口刀。下垂首这个也是一样，黑碜碜的脸膛，绢帕

缠头，一身夜行衣，掌中攥着一口金背鬼头刀。所有的城守营的兵丁也敲上锣了，呛啷啷，一阵大乱。城守营的兵丁分四面，奔公馆而来。刘俊吩咐，兵丁就到角门为止，不准进来。刘俊心想：兵丁来得多，只是喝喊助威就可以了。这仨个贼正是第一拨被军师燕普所派，除去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回山以后，就是这仨儿。刚才海川动手的那几个是第二拨，这是第一拨。云中凤韩猛，风中芙蓉南宫利，榭瓣莲花魏九成。杨小香飞身过来，用手一拉刀："好贼人！吞了熊心，咽了豹胆，竟敢到公馆行刺，还不下来送死，等待何时！"这个时候，公馆的声音鼎沸，所有的兵丁蜂涌而入往里灌。南宫利踩中脊飞身往下走，夜战八方藏刀式往这一站。杨小香往前一抢身，左手晃面门，蹦起来就给南宫利一刀。南宫利向左一滑步，刀一挂，卧腰一脚把杨小香就踹出一溜滚去。南宫利往前一赶步惦着杀小香，铁腿鹿杨小翠飞身过来举刀就扎。南宫利调脸会战杨小翠。小香拔腰而起，不顾一切扑向南宫利。两口刀把南宫利一个贼围上。榭瓣莲花魏九成一压刀飞身下来。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长腰过来，亮左背刀跟魏九成动手。魏九成这个贼可不软那，跟玉耳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刘俊能不着急吗？云中凤韩猛飘身下来，一压金背鬼头刀，又凶又狠。刘俊一伸手，哗楞一声响，亮出链子镢往前一抢步："好贼人！"涮链子镢盖顶就打。韩猛摆金背鬼头刀急架相还，跟刘俊就打上了。年大人先是一惊，一看这四个孩子奋勇个个当先，又沉住气了。可是贼人实在太猖狂。也就这个时候，猛然间在西角门兵丁堵上，后头有人喊："请问您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在公馆吗？"年大人一看，一个大高个白胡子老头，攥着扎枪。问："您哪位？海川不在公馆。""那么，病太岁张方在公馆吗？""不在呀。""啊，多臂童子夏九龄在公馆

吗?”“也不在呀。老英雄，您是哪位?”石宝奎一身弓腰，噌的一下过来，来到大人跟前:“敢问，是钦差大人吗?”老侠把枪搁下，把大枪交给尚二爷。年大人道:“不错，正是本钦命，请问老英雄，您是哪位呀?”“我是张方的伯父，您的随行卫员夏九龄的岳父，神掌地行仙石宝奎。”“哎哟，石老侠客，这件事情海川，跟九龄张方都跟我提了。这门亲事本钦命力保。想不到老侠客在本钦命危难之际亲自前来，太好了。这一位?”“这是张方的亲娘舅，银钩太保尚义。”“原来是尚义士。好! 既然如此，你们哥俩设法把贼人拿住。”“尚义呀，你先过去。愚兄在此，保护大人。”尚义把自已的军刃包袱接过来，把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护手亮银钩左右一分，飞身过来。“众位少侠客，且请退下，待我来。”银钩太保尚义尚二爷过来，一分护手双钩:“好贼人! 还不掷军刃遭擒等待何时，领国法受王章是你三人的出路。”云中凤韩猛一瞪眼:“呸!”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金背鬼头刀剁下来。尚二爷往旁边一闪，用右手钩刷就一捋。韩猛往下一矮身，尚二爷绷尖脚，嘭就踢在韩猛的下巴颏上。险一点把他下巴踢掉。南宫利，魏九成急忙亮家伙，俩吊角跟尚二爷打上了。韩猛起来揉揉下巴，仨贼围住了尚义。但是人家尚义二爷打了个四平八稳。石爷一想:这可不成。我一个一个都让他们带点伤。石宝奎石老侠那意思是要过来。就在这个时候，顺着西箭道的南边，蹬着人的脑袋往这里来个老头儿，一边蹬一边喊:“闪开，闪开，我可蹬脑袋了。”蹬着兵丁的脑袋眨眼到角门。“海川哪，别害怕，哥哥来啦!”兵丁们心说:“哎，您不走道，您怎走人脑袋。”年大人一看，哎呀，放心了。老头往这儿一站:“啊，大人!”“于老侠客!”石宝奎这儿也喊:“哥，你在哪来呀?”“噢，你在这儿哪。你要在这儿，我就不来了。”老头子说出心里话。原来于老侠已经在北门里开了个

镖局，双龙镖局西号。亮张的时候，很多朋友没到，只是送点礼来，挂个红。但是小孟尝黄灿跟咸震长江潘龙潘宏鼎他们可从杭州镖局来了，来了之后，于爷当着亲友练了十八趟通臂掌。练完了以后，买卖就算开了张。还真是那句话：开张就挺风光。潘龙跟黄灿在这儿应了几号买卖，看着走几趟镖没事。可跟于老侠商量："大爷，我们就回去了。""回去吧。见了你大爷，你师父他们都问个好。"潘龙黄灿带着几个人回了杭州，老伙计都留在这里。于老侠并不经常到这儿来。开始小莲花于秀走镖，那么老侠倒很精心。时间稍微一长，过了几个月，平安无事，老侠客也就不长来太原。这一次来碰巧年大人驻马太原。老侠于成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大人从此路过是行官，今天晚上住下明天就走，我也不挑哪位的眼，哪位也别挑我的眼。公馆我不去，我不攀官亲。要按理说于爷到公馆还是应当的，随行卫员伴差官童林是我好兄弟。我于成去了得冲我磕头，本地面的知府将来对自己也有个高看。于爷可没有这么想。但是于爷不能回家。没想到第二天听说丢了金牌。于爷心说：童林，你要来了给我磕个头，我一百零三岁的老头子还得蹶着腚给你找金牌去。这个我忍了。老侠客就在这镖局里听消息。因为于秀不在家，老头得在这儿顶着。今天二更来天了，镖局子门口外头一过兵，也听见东南方向喊杀连天，有人禀报子老侠客，开开镖局子大门，老侠客于成出来心想：这可麻烦。如果是仨俩贼没什么问题，一百多贼，这怎么得了。海川顾前难顾后，顾左难顾右，顾拿贼保不了大人，这我要再不去和海川算什么交情。我去一趟吧。老侠客进来，把自己的鸡爪链子抓围在身上可就来了。走到大街上走不动了。幸亏老侠于成有份儿，人们见到都躲，赶到公馆这儿就成了人粥了。老侠于成一飞身，蹬着人们的肩膀头就进来了。顺着箭道往前走：

"闪开，闪开，我蹬脑袋。"噌的一下进院了。石宝奎过来，赶紧行礼。老侠于成伸手相搀。"你倒好啊。"于老侠过来见大人行礼。年大人连连的作揖，"老侠客，本钦命我可不敢当。我们有半年多不见面了。您老人家身体倒好?""托福！托福！"刘俊等众人可都很高兴。老侠于成一看，道："宝奎呀，你瞧见没有，嘎子的能耐我有几年不见了，这能耐没长啊。"叫尚二爷的小名，"嘎子，你尽贪玩了。你这能耐不长，你给我下来！"尚义这气，什么事呀，我都娶媳妇了，见面叫小名。尚二爷没办法，虚点双钩，纵身形下来。老侠客于成就过来了："好贼，还用我费事吗？赶紧乖乖的伏手贴耳跪下，我把你们捆上。""嘿，哪有这事呀。"南官利往前一赶步。呸！左手一晃面门，刀就来了。于老侠高喊："我让你趴下，你就趴下。"右手一揪腕子，左手一托他的小肚子，弓左步，就这么一斜身，就把南官利提了起来，就势往刘俊的眼前头一拽，咕嗵趴俯在地。魏九成飞身过来一刀，老人家伸左手一叨他的腕子，伸左手一横他的小肚子："你也给我躺下吧！"啪！正倒在杨小香杨小翠的跟前。云中凤韩猛往后一撤步："啊，你是什么人?""哈哈哈，老夫乃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哟，我的妈呀。""噌！"一下云中凤韩猛上了房，撒腿就往东跑。底下这熬粥的兵丁高声喊："烫他！"云中凤韩猛飞身行一上墙，"叭叭叭"就这几斗子小米热开粥呀，全撩到韩猛的脸上身上了。疼的他嗷嗷怪叫，折身出去，撒腿就跑。西方侠于成到房上看看，贼人去远，这才下来。见大人重新行礼。于老侠抱拳道："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听说大人来到太原。我家里事情太忙，没工夫来。要不，早给您请安来了。我今天才到。怎么听说丢了金牌?"年大人就把这儿的事情都说了。"海川他们几拨人都奔了七星山。直到今天，黄鹤无音。还有石老侠洪老侠老二位帮忙协助。可他们老哥仨前

头走了，都没回来。”于老侠听完点头：“嘿，人多瞎胡乱，他都九十六了，办事这么没根基。这样吧，尚义在这儿保护点大人，我想贼不至于再来。宝奎，咱们哥俩到七星山去看看？”老哥俩由打公馆出来，公馆派人到东门叫开了城门。老哥俩出城上了大道，脚底用力往东南走。没走出多远，东南上这大火就瞧见了。于老侠说：“宝奎这着火的地方不是七星山吗？”等老哥俩到这儿一瞧：啊，灯火通明，打起来了。老哥俩往上来，正赶上海川把矮脚兔子佟威阴阳判官裴文、花面判官裴武，这些人打败，正往回走，双侠就到了。一路之上，石老侠把定亲的事情也跟西方侠于爷说了。于爷说：“这太好了，海川是咱们的小兄弟也真是朋友。前者我在江南也帮过他的忙。”海川赶紧抢步进身跪下磕头：“哥哥，您倒好？”“兄弟，快起来。”夏九龄这些人也过来，一瞧老丈人跟大爷来了，马上见礼。最后张方过来行礼。于爷大笑：“哈哈，听说你是张鼎的儿子？”“啊，是啊。”这个时候，韩景和、司徒朗都过来行礼。老侠于成一瞧，说道：“大兄弟，学好啦。我可不知道海川跟你提了没有，你那玲珑岛一棵草都没动。那是田家老八让兵丁拿着火把晃起来围着玲珑岛的山头转，成心迷惑你。你认为烧了你的山。你什么时候回去不成问题。想娶个后半截，那洞房都新着呢。”“得了，哥哥，您别刺打我了。”神掌地形仙石宝奎一想：贼人这么多，说我不来不用说了，我既然来了，我就要替海川我们亲家卖膀子力气，再说我侄子姑爷全在这儿，我也得让他们瞧瞧啊。”老侠一伸手把镶牛皮的软枪帽摘下来。耀眼生寒。老侠把绒绳一掖，“叭”一抖枪，飞身过来。紫红紫红的蜡杆枪杆，说真的，象石宝奎的身份还甭说拿着扎枪，拿根秫秸杆都可成为万人敌。石老侠托着大枪往这儿一站，高声断喝：“段国基，段国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你盘踞七星山，到现在你行为不轨。

老夫不能容你。”段国基一瞧：我也真倒了霉，怎么管我的人都来了。段国基刚要拿三节棍，也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头窜出个人来，“段寨主，我弟兄来到你你的贵宝山。这么多日子，您高的桌子矮的板凳，对我们如此高看。事到万难，我们弟兄也要给您出一膀之力。”这个人姓何名叫何奇文，外号铜旗杆，飞身形过来。石宝奎一瞧：“好小子，我早就憋着宰你和你弟弟何奇武！你们两人不是好东西，采花作案，伤害妇女。”何奇文往前一赶步，一压刀，左手一晃面门，斜肩带背，给石老侠就是一刀。还真叫快，“唰”的一下就到了。老侠客压后把抬前把，把大枪头子往起这么一滑，何奇文往回头一撤，老头一扣前把，转后叭一斗，“噗噜”大枪头子抖起来，乌龙穿塔，噗一声，就是何奇文的胸口尖上。在枪头上就要出一丈多去，咕嗵！死尸躺下，这血“刷”一下就甩出去了。他的兄弟铁板凳何奇武一攥刀：“好你老儿石宝奎，杀我的兄长，兄长死后英灵走之不远，小弟……，”他的意思：小弟给你报仇血恨，他一着急说错了：“兄长英灵走之不远，小弟随后就到。”“哈哈哈，何奇武你想不去哪成啊，近招来！”何奇武往前一抢身，左手一个引手，小片刀走缠头裹脑对准石宝奎的底盘就来了。老侠一踹左腿，大枪的枪头往下一支地，拿枪头一支他的刀，何奇武往后一撤步。老侠就势上左步跟右步，枪头往后，照着何奇武的脑门子上，拍！加枪带棒，耳轮中就听叭嗒，万朵桃花开，脑浆子迸裂，打死何奇武，所有贼人就乱了营。“不得了，何氏弟兄，全死了！”老侠往后一撤步，鼻孔之中一省力：“哼！段国基，赶紧被擒，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让你二人在老夫枪下作鬼！”段国基段国柱能不含糊吗？立刻低声告诉段世岭段世贤如此这般，快快逃走。段世岭段世贤遵父命可就回里山。正在这时候，从段国基身背后转过几个人来：“老儿石宝奎，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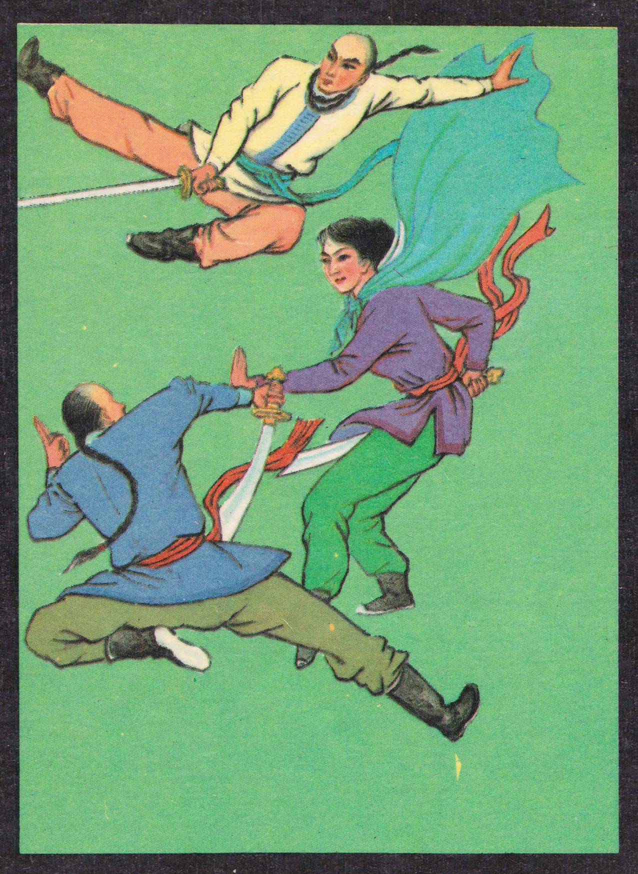
年纪，你如此的残忍，某家在此！”石爷托大枪一抬头，刚要过来动手。老侠客于成在后头上来。“宝奎，你下来，这过来的人你不认得。”石宝奎见好就收。老侠石金生说：“你呀给他提了醒。”石爷说到这儿，一指西方老侠于洞海又说：“你弄死俩，他得弄死六个。”石宝奎乐了。老侠于成捋着胡子道：“哎，你是归化城北大青山董家五虎的老大董仁吧？”您还记得在彩凤山祥云岛吗？不是他们去了，没动手啊。”大爷董仁飞身行过来，按刀把，顶碰簧，嚓楞一声响，把刀亮将出来，用手点指：“不错！正是你家大寨主爷董仁。于成，你想动手吗？”“哈哈哈，董仁，当初你在本地作案。老夫欲置你于死地，你兄弟五人往大青山，当了寨主。虽说是躲灾避祸，打关南到了关北。但是，你们恶习不改，故态复萌，不念乡里之情，在大青山专杀关南人。哈哈，我早就惦着把你们收拾了！今儿个巧了，过来吧！”“哎哟”董仁这个乞：“老儿于成，你还记当年之事。”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这刀“刷”迎风劈柳，刀奔老侠于成的顶梁就劈。于成一伸左手，嘭！董仁想跑都跑不了。抓住董仁的腕子顺手牵羊，往自己怀里一带，一立右手，拿右手的掌子就当了刀刃了，照着董仁的脑门上，啪！就这一掌，把脑门子就给砸塌了。董仁一声没吭，栽在那儿就死了。老侠脚尖一窝：“一边去！”噔！一下把董仁的死尸就给踢到一边去了。老人家一捋胡须往这里一站，一发威：“你们还有四个一块过来！”董义一看哥哥遭此惨死：“老儿于成啊！”往前一抢身，“呼”的一下过来，举刀就剁，刀奔老侠脖子方就来。老人家上左一步，立右手一叨他的二棒子，伸左手顺着他上半截胳膊，照他胳肢窝一叉，叉进去左脚扎根不动。右脚起来，拿这脚对准董义的裆中。叭嚓，脚尖儿立着，在底下往上踢，叭嚓一下，当时把董义活活踢死。董礼一瞧：“老儿啊，打闪认针，伤我两家兄长性命，你

哪儿走!”飞身形过来，照着老人家后脑海，脑后摘筋，这刀就到了。老侠于成一捋胡子，迈左腿，鹞子翻身，伸左手一掳胳膊，右手就对准他的面门，“扑”一下，这五个手指头，都抠到董礼的脑袋里去了。左手往前一推，右手往回一拉，“嘎吧”把前脸给揪下来。张方一瞧：哟！这寒碜呢。脸上是一个大血窟窿，眉毛眼睛鼻子嘴都看不见了，给揪了下来。董智飞身形过来，眼睛都红了“好你老儿于成!”“刷”，刀走拦腰斩就到了。老人家托胡子一抬左脚，“当”！一脚就踢到董智的胳膊腕上。当啷啷，一刀就撒了手，往前一赶步，伸手一揪他二棒子胳膊，伸左手一托他的小肚子，叭嚓，这一下把董智给摔死了。没等老头转过身来，董信飞身过来，一声没言语。张方可喊：“呀”！那意思您留神。张方刚要喊，老侠石金声一拨拉他：“别喊!”“我得告诉我大爷!”“用不着你。等你说话他听见了再还招，他就叫人家宰了。这叫临大敌勿多言。你说话反倒他分的神，爷儿们你就瞧着吧，你大爷死不了。”“咳，我不是……”“啊？”那儿撩倒了。董信的刀到，老人家就这么一扬大胡子，一下就跟好象一个纺车跟头一样。可不是那意思，右肩一沉，胡子一摆，哗一转身，右手就拍在他的刀上了，“啪”，这一掌把他刀就拍落了地。左脚一踮脚，右脚起来。胸口窝上叭嚓拿脚一蹬，这一下把肋窝子腔完全都给踹碎了。董信“啊”的一声，咕咚躺下死了。哎哟，整个西山坡腥风血雨笼罩住，血染长空尸横地下，前后就七条人命。掌震了董家五虎啊，老侠于成一托胡子，“我不让你活。”一听口气我非宰你不成。你有多少钱给也宰你。老侠于成早在几十年前就惦着找他。今天见面，我还能让你跑掉。你得死在我于成手里。同时，我弄死几个，你们这儿好几百口子，这叫连拍带吓，杀一儆百。你们一跑，剩下段氏弟兄一孤立，这事情就好办了。又听有人念佛：“无量

佛，于老侠您老人家现在百岁挂零，应该面软心慈啊。董家五虎弟兄与您房不连檐，地不连边，您为什么一巴掌一个都给打死了。未免有伤天理，有悖人情啊。”老侠于成一看这三个人都认得，原来是青竹山竹节岭的三家寨主：大寨主名字叫司马敬修，江湖人称赖麒麟。第二个是他的兄弟司马敬如，也是个老道，有个外号叫卷毛象，司马敬如大个，也很有能耐。三爷是个俗家，叫铁霸王陈通，两膀一晃有千钧臂力。老侠于成只顾掌震董家五虎，刀给自己招了祸。招祸就在这仨人身上。司马敬修过来，老侠于成一瞧：“哟，这不是司马道长？”“无量佛，正是晚生。老前辈，我跟您是几十里路的街坊，只有在您的卵翼之下，贵手高抬。我们弟兄在山上才能住下。什么时候贫道也感念前辈您给我弟兄赏饭吃的好处恩德。可是老人家您一巴掌一个打死董家弟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看着难过。老爷子，您一百多岁了，您怎能办这个事？”“哈哈哈，治死董家五虎是老夫当年的心愿，你原谅他们五个人要犯在我的手底，我决不能饶。道爷，你可是个行端履正的绿林人，你刚才说得对。你行为不正，我可把你轰出太谷县。”于老侠于成早想把他赶跑了。不让你在人家侠客爷的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道爷，你怎么跑到这儿助纣为虐来了。你呀，赶紧回山！走吧，别在这儿待着。”“无量佛，我跟董家五虎没什么交情，只是绿林道的朋友，您让晚生走，晚生也应当俯耳听命马上走。不过我瞧着您这么大年纪实在残忍，贫道司马敬修想跟您讨教三合两式，输入了我们就走。您看可以吗？”“哈哈哈，司马道爷，要想动手，确也不难。不过，不是老夫说句大话，你们还是这么走为是呀。让你走，你走就行了，您别让我揍您再走，那就遭寒碜。”司马敬修摇了摇头：“那么，好，来吧！”老侠于成一捋胡子，往这儿一站，卷毛象司马敬如过来：“无量佛”。这人的

头发都打着卷，挽着牛心发纂，金簪别顶，深蓝色通袍刹绒绳，右手攥着一对镔铁双镢，左右一分:“于老侠，亮你的军刃!”二道爷，哈哈哈，不需要吧，你近着来试试。”“恭敬不如从命。”左手镢一晃面门，右手镢盖顶就打下来。老人家一捋胡子，往下一矮身，右弓步又回来。两下双镢金龙吐须奔面门，老人家往回一倒腰，出去顶六尺，托胡子往这里一站，三下没还手。”“无量佛，老侠客。怎么弟子跟您动手，三下您不还手?”“二道爷，你们弟兄在青竹山竹节岭，开垦山荒，种地纳粮，不打家不劫舍不胡作不妄为，我于成尊敬你弟兄的为人，才让你们弟兄在青竹山竹节岭待下来;老夫不才;身为侠客。侠客就要有容人之量;这个人不该杀;绝对不能杀;你看看;石宝奎杀的这俩;老夫杀的这五个;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好绿林。何氏弟兄祸害人家少妇长女不计其数;他们是武林中的败类;董家五虎在大青山专杀咱们关南人。既便老夫不知;难道说二道长，你们弟兄也不知道吗?为什么还要揣着明白把糊涂拿出来呢?既然你执意非要跟我动手不可。老夫身为有名的武林前辈;你尊敬我;我让你一招。”“唔;无量佛;那么这第二招呢?”“咱们俩人都是一个地方人;本乡本土;当场动手叫人家耻笑;万般无奈我让你第二下。”“好好好。”“第三下呢?”“三招让过;咱们以一招决胜负;就一下，赢不了你，我于洞海抱着脑袋滚回于家庄，永不出世!赢了你就有伤贵体;哈哈哈;让你第三招。”石爷这气啊;跟海川说:“你瞧瞧;他的毛病就是这个。你不用说让人家一招两招。你说让三招?你两招赢他也可以;多大能耐?干吗把这弓拉得这么满。”海川说:“哥哥;您说得对，这手我还真是跟我哥哥学的。我在金银乱石岛打赌斗志大破达摩堂;就不知这转心亭有多大来历;我也是一夜。”“那还行啊;给自己留点余地。”司马敬如可有点不挂，让我三

招，再一下我就趴下。不趴下，他就抱着脑袋夜回于家庄。其实人家司马敬修在旁边听见了。就抓住了于老侠的弱点。他要把于老侠置于死地。



责任编辑：张凤洪

封面、插图：赵光明

ISBN 7-80505-323-5

I ·299 定价：19.00元

（全三册）